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7/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九九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八卷

〔明〕王畿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尚論齋刻本

一

王侍御集一卷

〔明〕王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隆慶間刻盛明百家詩本

二六八

寒邨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蘇志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許應元刻隆慶增修本

二七三

期齋呂先生集十四卷

〔明〕呂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鄭雲瑩等刻本

三二四

孫文恪公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孫陞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袁洪愈徐棧刻本

六一七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  
語錄鈔八卷

〔明〕王畿撰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尚論

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龍谿語錄  
八卷》提要

龍谿王先生集抄序

溫陵李贄曰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唯恐易盡何也蓋先生

序

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蓋逆料其決不能條達明顯一過於斯也而刻板貯于紹興官署印行者



少人亦罕讀又先生少壯至老一味和柔大同無我無新奇可喜之行故俗士亦多不悅先生之爲人而又肯讀先生之書乎學無真志皮相相矜卒以自誤雖先生萬語千言亦且奈之何哉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州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爲鄉

序

三

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熟讀先生之書已久矣意欲復梓行之以嘉惠山東河北數十郡人士卽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載兩船書一時何處覓索泰寧乃約是龜專人來取而命予圈點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誘之令讀然後梓

其全以付天下後世夫先生之書一字不可輕擲不刻其全則有滄海遺珠之恨然簡泰浩繁將學者未覽先厭又不免有束書不觀之嘆必先後兩梓不愔所費然後先生之教大行蓋先生之學具在此書若苟得其意則一言可異何用二十卷苟不肯讀

序

三

則終篇亦難又何必二十卷也但在我後人不得不真其如此而讀如此而終篇又如此而得意於一言之下也泰寧之言如此其用意如之何秋九月滄州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

付之計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覽新刻  
矣將見泰寧學問從此日新而不能  
已斷斷乎其必有在於是斷斷乎其  
必有在於是時  
萬曆戊戌歲冬孟日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

李贄聞

龍谿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  
告之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白  
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將何  
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  
以一往而超詣中升河西夫子之坐  
祭龍谿文  
遂至歿身而不替要以朋來爲樂今  
不以不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  
之宗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  
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  
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  
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  
經五陵之間多繼世以傳業遂令良

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  
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  
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  
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南兒孫布  
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  
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  
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  
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  
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  
孫陷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  
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  
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  
嗟我先生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  
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唯

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  
風則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  
失命也此先生付託之重所不能已  
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  
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  
所爲凝眸而注神傾心而悚聽者獨  
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子將  
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  
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  
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  
賢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  
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  
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



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  
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  
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  
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  
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  
先生也夫尚饗

附卓吾先生與徐敬甫書

世間講學諸君莫不尊古至今未有如龍  
谿先生者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及  
中峰廣錄亦又難惟讀龍谿先生書無不喜者  
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又云龍  
谿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  
足觀也蓋近溪語錄須領悟者乃能觀於言語  
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  
解脫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

證入也

附

龍谿王先生語錄鈔目錄

卷之一

天泉證道紀

冲元會紀

與梅純甫問答

維揚晤語

復陽堂會語

三山麗澤錄

撫州擬峴臺會語

斗山會語

水西會約題詞

道山亭會語

淞陽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書休寧會約

書婺源同志會約

龍谿先生語錄目錄

松原晤語

宛陵會語

白鹿洞續講義

書進修會籍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桐川會約

卷之二

宛陵觀復樓晤言

九龍紀誨

周潭汪子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金波晤言

答南明汪子問

答中涓吳子問

書累語簡端錄

過豐城答問

東遊會語

留都會紀

答楚侗耿子問

卷之三

蓬萊會申約

敦德業

崇儉約

恤患難

嚴約規

明世好

申約後語

鷄鳴憑虛閣會語

慈湖精舍會語

頴賓書院會紀

龍谿先生語錄目錄

天柱山房會語

書同心冊卷

與陽和張子問答

萬松會紀

致知議略

致知議辯

格物問答原旨

與存齋徐子問答

答五臺陸子問

卷之四

南遊會紀

華陽明倫堂會語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白雲山房問答

書太平九龍會籍

與浦庵會語

大學首章解義

中庸首章解義

先天後天解義

河圖洛書解義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艮止精一之旨

天根月窟說

性命合一說

孟子告子之學

致知難易辨

意識解

三戒述

憤樂說

書

天心題壁

政學合一說

卷之五

書

答聶雙江

與聶雙江

答鄒東郭

復劉獅泉

與魏水洲

與魏水洲

與李原野

答李克齋

與李克齋

與孟兩峰

答章介庵

答李彭山龍鏡書

與潘笠江

答萬履菴

與呂沃洲

與呂沃洲

與潘水簾

與陸平泉

與陸平泉

與陶念齋

與陶念齋

答趙尚莘

與趙尚莘

答茅治卿

與諸南明

與屠竹墟

與李中麓

答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羅念庵

與孫淮海

與羅念庵

與孫淮海

與耿楚侗

與耿楚侗

答耿楚侗

與馮緯川

答馮緯川

答吳悟齋

答吳悟齋

卷之六

書

與馮南江

復顏平泉

與沈鳳峰

答洪覺山



答毛瑞泉

答王鯉湖

與胡栢泉

與唐荆川

與唐荆川

與譚二華

答譚二華

答李漸庵

答李漸庵

答劉凝齋

與劉凝齋

答劉凝齋

答劉凝齋

答王敬所

與莫中江

答孟會源

與汪周潭

與張陽和

龍溪先生語錄 目錄

五

答張陽和

答張陽和

與朱金庭

與李見亭

與祝成吾

與林益軒

答宗魯姪

與田竹山

答劉抑亭

與鄭石淵

與李見羅

與李見羅

與殷秋溟

與林介山

與吳中淮

答程方峰

與陳書堂

與完璞會中諸友

答梅純甫

與梅純甫

與周順之

與吳從本

答沈宗文

與沈宗顏

與沈宗顏

與鄧子和

答周居安

與張叔學

與張叔學

與張叔學

卷之七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龍溪先生語錄 目錄

六

重刻陽明先生文鈔後序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精選史記漢書序 歐陽南野文選序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王瑤湖文集序

讀雲塢山人集序

國琛集序

三錫箴贈宮保梅林胡公

贈梅純甫

贈黃泉陳氏

送王仲時北行序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壽鄒東郭翁七泰序

壽史玉陽年光七十序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壽近溪羅侯五泰序

壽東丘吳君七泰序

西川朱君壽言 壽商明洲七泰序

報恩卧佛寺德性住持序

龍溪先生語錄 目錄

卷之八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跋名賢遺墨漫語

易測授張叔學 圖書先後天跋語

法華大意題詞 葦航卷題詞

調息法 自訟問答

天心授受冊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若贊 趙麟陽贈言

別言贈梅純甫 別言贈周頤之

別曾見臺謾語摘略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書先師過欽齋

書見羅卷無贈思默

書顧海陽卷

書陳中閣卷

書查子警卷

記說

疑道堂記

太極亭記

龍溪先生語錄 目錄

三教堂記

不二齋記

悟說

藏密軒說

拙齋說

詩

謂包孝肅公祠用韻

題王鳳洲小祗園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贈天池立禪次韻 五曲謁朱文公祠

卧雲林用韻

宿洞庭夷山次王守溪韻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登西天目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卽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共參之

襲封行并引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祭戚南玄文

祭唐荆川墓文

祭羅念菴文

龍谿先生語錄目錄

九

祭貢玄略文

祭陸與中文

祭胡東洲文

說人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一

新安後學

吳可斯 吳可善 校正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之心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此謂無善無惡存心存善存惡則意動於物非心之流行著於外也此流行者動而無動者也



有善惡  
安得根  
基隨處  
對治安  
得入根  
實法  
非實法  
實見也

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盡相與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願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談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眾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之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為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于一云

冲元會紀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說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

說只此知便是本體。是工夫便是致自。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終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文障。益工夫不離本體。本體即是工夫。非有二也。今人講學以神理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財貨為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是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性命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清精粗粗其機甚微。非真實用工之人不易辨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

三十四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因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譬諸樹木被藤葛牽纏。若非剪截解脫。本根生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翻滋見解為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子為善學。吾人既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淨。不然只是瞞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為戒懼工夫。經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內外。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戒懼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為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為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定脚跟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箇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知心體是淡便無許多濃醲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清脫不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說他便是聖人了攷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葢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狷者雖能

謹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于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艷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用不求知于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于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淪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于鄉愿之似

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  
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其弊猶有可救可變  
之機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即可以入于狷一念  
知克即可以入于狂一念隨時即可以入于中  
行入者王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  
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于其所思者亦獨何  
心哉

維揚晤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已有病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八

三百四

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海防之計一日退  
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  
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  
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  
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  
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  
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  
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欄截發揮  
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

非真良知也譬如某處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  
何設備某處如何起釁便引證古人做過勾  
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爲各家一點圓明反  
覺滯滯此是攙入與要便不神非真良知也  
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  
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  
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  
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  
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九  
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  
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  
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  
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  
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  
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  
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  
物使人人各得其情能則能柔弱機而應迎  
亦而解更無些子攙入之弊鏡當臺如始自

辨方是經綸手段終不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見光明反爲所蔽山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其成格美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荆川慨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爲之業者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惻然泫然生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一

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克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涉節之患其在今日爲學乎聞發耻心有耻始能急往事而與善鄰所耻耻近乎勇力行

以求之近仁之方也先生曰然哉耻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克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爲虛會友輔仁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 三山麗澤錄

遵嚴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一

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爲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鴟鵂鵂身獨行自以爲高則又非



予之初心

遵嚴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教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依時即學有厭處成已即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真語也若于此悟得及始可與言聖學

遵嚴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恥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于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于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如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只六

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矣

遵嚴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為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為下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于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克周不動于欲便與靜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坐一般况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為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遵嚴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六言逆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

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耳以神用目有開闔  
口有吐納鼻有呼吸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  
通觀順逆釋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  
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  
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  
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龍先生語錄 卷之五 古  
導巖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  
至有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為同好惡公是非

以問于先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麼聰明何未  
之早達也吾人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  
嘆所貴于隨緣順應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  
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安只見在不平滿處  
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超脫受用纔有  
悄然怫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吾之所自  
失者多矣况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已自修一  
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  
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

能同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  
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  
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  
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  
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龍先生語錄 卷之五 古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  
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  
然若是真行路入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  
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

消講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  
節自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  
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  
如自已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  
改今人憚于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  
勘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導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癡癡然  
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法

予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強爲須得其  
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  
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  
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夫終隔一壘蓋吾儒  
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慎恐懼是  
存神功夫神住則氣自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爲  
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  
神氣含育終是有作之法

龍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十六

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  
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慌惚或至牯亡  
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  
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  
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  
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  
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  
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  
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龍潭子問然

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  
而已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七  
龍潭萬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  
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  
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  
養方發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  
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  
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

一點元神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  
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七  
龍潭萬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  
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箇入處只成見  
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  
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美精魂從言而入非  
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  
來左右逢源不爲人門戶不爲知解只從良知  
曰中實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間久久自當

有得不在欲速強探也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于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爲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

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沈埋既久一時難爲超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旨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終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笑也夫僂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卽其宗派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啻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笑也已先問嘗有屋舍二間之喻焉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九

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有家當集許董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採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客義以氣魄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揄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于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傳子偕所陳子率南華諸同志扳瀝擬峴臺之會諸生執禮獻詩曰撫焉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爲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

議起晦且數百年及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于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勝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精蘊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略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啟之扁達乎無敵之境固乎無藤之絨曾子孟子猶爲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無異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縱涉意見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為實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大處千古聖學只有箇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外德性別有問學即是泛問即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

無伎倆象山問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

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

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學原為下自己性命然默自修自證總有立門

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為己之實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為有

悟不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方扶世教

以師道為己任明道自以為有所不及不知

道乃是異言以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

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為兄亦無如之

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  
典要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于世是謂迹似  
情非所以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  
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  
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量  
入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爲攻補先後淺深方  
爲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  
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  
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卽非謙受之益縱使博學多聞進退  
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  
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  
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

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  
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衆  
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  
成泥裏洗土塊彼此皆無清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  
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淺深  
輕重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  
已纔有別路可走卽是支離之學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  
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贏得  
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穽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笑學  
者須務實勝義以爲質自無所貪著方是惺惺

韓退之何似了蓋欲因文而見道這話論却  
將這話做什麼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性  
了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  
豈可與氣質之性相混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  
于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調之  
儒者不是爲人爲利篤信謹守依仿末節細行  
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箇小家伎倆所以  
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一  
人儒卽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  
可察也

伊川解頤復屬過在失不在復極是

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爲卦  
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舍  
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爲休復三不能仁守  
故爲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爲獨復五當  
位得中故爲敦復上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至  
爲迷復故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復則非

名卦之義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  
無藉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  
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爲法  
華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  
不察也

古人純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  
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

行之耳

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  
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  
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  
却只是利害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  
堂舍蓋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  
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

象山掌鹿三年所學大進此方是執事敬

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

山巨野。友是泛然問。夫大不是泛然答。

學者實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

爲已求益之道只成閼閼度耳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

有病

龍谿王先生語錄  
卷之二

天

論語一書多出子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

義聞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

象若是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

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

情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已見是無師承恣情欲是

無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之

अभिहितम्

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定規模只要事成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

學所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介甫自謂知學

龍谿先生語錄

无

莫枉他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

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

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

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開鑿的學問

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湊泊處方是刀鋸鼎鑊

工夫佛也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

滿人點檢亦是人若議主顯檢是奴僕存養亦是奴僕主人從人不來不

此門不見聲色也

愛事骨董不友朋不須知其知所好者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入

不好淡却只好閑熟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肯

關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章

義為證為靠

只是呵喉下不肯着此一乃捨不得性命所以

牽引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為姑容便

是人微功夫全是佛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笑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

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笑穩底人

有難救者

笑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為

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

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多過却有為聖

之志若肯克念慎終便可幾也

師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

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

發方是發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孟酒湯武征

誅一局棋須知三孟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

棋亦却用征誅精神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

排否

此即是良知無思無為自然之神應

皇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書也

皇陶兢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皇極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問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體

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

新奇玄妙

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

耐聽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

音變之不能詳于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

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

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舜之智不如周公  
古之聖賢更相繼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  
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既竭利欲  
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  
而爲機變之巧者又爲魍魎魍蜴其間後世耻  
一物之不知亦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  
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人生而不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  
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  
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  
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  
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  
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  
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

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

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

矣有謂良知無見成自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

在鑛非火符煅煉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

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

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

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

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

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繆乃至千  
里不啻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  
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  
子而惻隱見孺蹶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  
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  
後全饒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  
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  
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  
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

率之用學爲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  
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  
得而別別則支矣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爲道  
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已優游則不滯物  
爲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  
少光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  
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水釋怡  
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滯於言語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也 其大者一  
句公案雖因言而入所得者多矣其論格物  
知在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爲人要有大志常  
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  
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

開闢時有異者皆此類也蓋象山之學得力  
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  
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見須知涓  
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所  
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  
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斗山會語

慨惟離索之久思求助于四方乃者千里遠涉  
歷釣臺登齊雲涉紫陽止于斗山之精廬得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新安諸同志爲數日之會其意固不在於山水  
間也諸君各以用力之疎密受病之淺深次第  
質言以朶歸于一是之地予不肖何足以知之  
夫學一而已矣而莫先於立志惟其立志不真  
故用功未免間斷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  
於牽纏是未可以他朶也諸君果欲此志之真  
亦未可以虛見襲之及以勝心朶之須從本原  
上徹底理會將無始以來種種嗜好種種貪着  
一掃而空使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

佛語

此處心  
少天日  
上蓋也

乾淨淨從混沌中直根其此天生地生大  
業方為本來生生其命脉耳此志既真然後工  
夫方有商量處譬之真陽受胎而收攝保任之  
力自不容緩也真種投地而培灌艾鋤之功自  
不容廢也管顏子之好學惟在于不遷怒不貳  
過此與後世守書冊資見聞全無交涉惟其此  
志常定故能不遷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  
沌中直下承當先師所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者  
是也顏子之學既明則曾子子思之說可類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水西會約題詞

嘉靖己酉夏予既赴水西之會浹旬相告歸  
量諸友地理遠近月訂小會圖有終也乞予一  
言以識心期夫道有本原學有要領而功有次  
第真假毫釐之機不可以不辨也予與諸君旬  
日相會此等處言之亦已詳矣未審諸君果能  
信得及否水漸木升積累之次第固非一蹴所  
能至然由萌蘖之生以達於千尋由源委混混  
以放于四海其本末源委長養流行之機實非  
有二物也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然能實致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三

重一分爲世情之心自然輕一分譬如魚之於水相濡以沫相啗以吻終不若相忘于江湖之爲愈也且今日之會非有法制可以防閑惟藉區區道義以爲之聯屬二三百人之內豈能人人盡發其志盡有信心亦藉中間十數諸友舊有所聞者虛心樂取招接翁聚以爲之倡耳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已而和之者益衆雖欲此會之不興不可得也苟爲性命之心不切不能包荒隱惡涵育成就以全吾同體之愛徒欲以勝心相高甚至忿爭訐戾動氣奮顏而猶傲然以爲知學地族敗群莫此爲甚雖欲會之不能不可得也吾人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既爲此學一切凡情俗態良知有未安處便須破除斬截不可假借通融放令出路石翁有云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鮮有存者語若分析自今視之未必非對症之藥亦圖終之一助也

道山亭會語

嘉靖辛亥秋太平周子順之訪予山中因偕之西遊將歷觀東南諸勝遇同志之區則隨緣結會以盡切劘之益過蘇直抵沙方大夫開府吳中聞予與順之至集同志數十輩會於道山亭下延予二人往蒞之夫吳中多豪傑聲華禮樂之盛甲於東南况雙江緒山沃洲及齊諸公有事茲土貞教闡化後先相聞流風有存者登壇說法則予豈敢當若曰群處質言相與訂舊學而覓新功以就正有道則固不肖之本心也既龍峯先生語錄卷之十一

如會諸生懼其既別而或離也乃圖爲月會之約而屬予言以導其所志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略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是雖老生之恒談然約古今人品高下而論之要無出於此者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奚嚮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徐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恥於明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



富貴則察知利害之變使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然震掉一世方且以大丈夫目之要皆非自然者也世降學絕士鮮克以豪傑自命聖賢不世道德之風益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否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否乎是未可知也所趨既卑故所見益陋依傍倣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一 甲

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為者而卑為之所趨益已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於此時而倡為道德之說何異秦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惘然不吝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譬諸寶器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之

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乎然而世之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惘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德之歸譬諸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魍魎自無所逃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一 甲

矣此志苟立自能相應自樂於親師取友所以博習而論學者自專且久而無有異物之遷是猶爭名者之樂趣於朝爭利者之樂趣於市勢使然也不然則日講時習適以增其假竊之資而已矣於身心竟奚益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說者謂周末文勝孔子欲損文以還於質故其放之問致辨於魯魯魯之盛似矣苟槩以從先進



之說得無在所損乎。否耶。千葉之花無實。九層之臺易圯。此無他。崇飾太高。而發榮太繁故也。予聞之。淡薄所以明志。紛麗技巧。易失其本心。世未有浮華不黜而能完養其精實者也。嘗者餒夫偶食穀而甘。卽欲與衆嘗之。以其免於飢困之患。而其腹尚枵然。未嘗飽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吾人不以其偶食而遂忽其欲共嘗之心。不以其未嘗飽而并疑穀之不足以飽。則知所以養生矣。夫穀之味冲腴而淡。異於肥甘。竊恐吾人厭飫之餘。溺於所養而於此。或有所不察耳。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望

滁陽會語

予赴南譙。取道滁陽。拜瞻先師新祠於紫微泉上。太僕巾石。呂子以滁爲先師講學名區。相期同志。與其雋士數十人。大會祠下。諸君諫不予鄙。謂晚有所聞。各以所得相質。以求印正。余德不類。何足以辱諸君之教。而先師平生所學之次第。則嘗聞之矣。請爲諸君誦之。而自取正焉。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三

先師之學。凡三變。而始入於悟。再變而所得始化。而純其少稟。英毅凌邁。超超俠不羈於學。無所不窺。嘗泛濫於詞章。馳騁於孫吳。雖其志在經世。亦未有所縱也。及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至於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爲若於聖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築洞天精廬。日夕勤修。煉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及至居夷處困。動忍之餘。恍然神悟。不離倫物。感應而是。是非天則。自見徵諸四子六經。殊言而同旨。始嘆聖人之學。坦如大路。而後之儒者。妄開逕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宜乎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自此之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亦復以此立教。於傳習錄中。所謂如鷄覆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

不復知有其他顏子不遷怒武過有未發  
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道德言動大率以  
爲主發散是不得已種種論說皆其統體耳一  
時學者聞之翕然多有所興起然卑者或苦於  
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  
動玩弄疎脫之弊先師亦稍覺其教之有偏故  
自滌留以後乃爲動靜合一工夫本體之說以  
救之而入者爲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此  
自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

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乃是孔  
門易簡直截根源蓋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知  
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即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  
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至於收斂此  
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  
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  
篤實處即是行真切是本體篤實是工夫知之  
外更無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明覺是本  
體精察是工夫行之外更無知故曰致知存乎

心悟致知爲盡矣述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  
益化信而從者益衆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  
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麗  
空而萬象自照如元氣運於四時而萬化自行  
亦莫知其所所以然也晚年造履益就融釋即一  
爲萬即萬爲一無一無萬而一亦忘矣先師平  
生經世事業震耀天地世以爲不可及要之學  
成而才自廣機忘而用自神亦非兩事也先師  
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四

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  
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鉄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  
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  
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  
嘗請問平藩事先師云在當時只合如此做覺  
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  
夫良知之學先師所自悟而其煎銷習心習氣  
積累保任工夫又如此其密吾黨今日未免傍  
人門戶從言說知解承接過來而其煎銷積累

保任工夫又復如此其疎徒欲以區區虛見影響緣飾以望此學之明譬如不務覆卵而即望其時夜不務養珠而即望其飛躍不務胸育胎元而即望其脫胎伸化益見其難也已慨自哲人既遠大義漸乖而微言日湮吾人得於所見所聞未免各以性之所近爲學又無先師許大鑪冶陶鑄銷鎔以歸於一雖於良知宗旨不敢有違而擬議卜度揜和補湊不免紛成異說而其最近似者不知良知本來易簡徒泥其所晦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聖六

水西同志會籍

寧國水西之有會期於四方久矣予惟君子之學莫先於辨志莫要於求端志者心之所之也之端一也而越而越距步毫釐南北千里不可

不慎也夫志有二有道誼之志有功利之志道誼者純乎天則無所爲而爲功利則雜以世情有所爲而爲也蓋自聖學不傳道誼之風日衰功利之毒漸入於人之心髓千百年于茲世之豪傑慨然自命以爲有志於道誼而終未免於功利之雜者無他醞習既久則拔除爲難消緇既深則澄濾不易勢使然也君子欲爲正本清源之學亦求諸其端而已端者人心之知志之所由以辨也夫志有二一知亦有二有德性之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聖七

遠而後復純乎道誼一毫功利之私無所櫻於其中所謂知之上也子貢子張之徒雖同學於聖人然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從多聞多學而入觀其貨殖于祿已不免於功利之萌所謂知之次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子張之學相沿相習淪浹于人之骨髓亦千百年于茲矣吾人生于千百年之後欲一洗千百年之陷習以上窺絕學之傳亦見其難也已夫道誼功利非爲絕然二物爲道誼者未嘗無功未嘗無利但由良知而發則無所爲而爲由知識而發則不能忘計謀之心未免有所爲而爲本源既殊支流自別道誼功利所由以判君子於其有所爲無所爲之義辨之學斯過半矣吾人今日之所講固自以爲道誼若猶未免於爲功利之私是餒夫說食凡民擬聖水西之會聞于四方將反爲貽笑之資可惧也已雖然良知之與知識其端甚微其辨甚精非夫豪傑之士超然于二見之外能轉識爲知者何足以與此是在不肖與諸君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一

栗

終始共圖之可也

書休寧會約

吾人爲學所大患者在於包裹心深擔當力弱若夫此學之脉路本來易簡有志者一言可以立決正不必以爲患也昔吾陽明先師講學山中時一人資性警敏與之語易於領略因其請引以入見先師漫然視之屢問而多不答吾惑焉一人平時作事過當不顧人非毀見惡於鄉黨因其悔請亦引以入見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若有意於斯人者吾惑焉間以請問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捷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鮮愈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適足增其包藏而益其機變爲惡將不可復悛矣某也作事能不顧人非毀原是有力量之人特其狂心偶熾一時銷歇不下所患不能悔耳今既知悔而來得其轉頭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予所以與其進也後二人作如所料乃知先師教法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栗

如秦越人視疾洞見五臟真神醫也不肖千里  
遠來求助于四方承諸君不鄙相會數日中間  
豪傑之士能不包舉能擔當世界者不敢謂盡  
無人試平心各各自反如前之說亦或有一二  
似之否乎不可不深以爲戒也予之爲此言心  
亦良苦追憶曩相會時復八九年矣今所進益  
復何如若不及時發憤以圖遠業竊恐後之視  
今猶夫昔也若夫此學之易簡本心之靈不容  
自昧一念自反未有不自得者惟諸君立其志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十一

書婺源同志會約

或者曰婺源爲紫陽闕里今日之論不免有異  
同盡諱諸子曰噫鄙哉是何待晦翁之薄而視  
吾道之不廣也夫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  
學公言之而已今日之論不能免於異同者乃  
其入門下手之稍殊至於此志之必爲聖人則  
固未嘗有異也蓋非同異不足以盡其變非析

異以歸於同則無以會其全遂固如是學固如  
是也使千聖同堂而坐其言論風旨亦不能以  
盡合譬之五味相濟各適其宜而止若以水濟  
水孰從而和之哉今所論不同之大者莫過於  
大學之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  
致誠正分知行爲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  
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既分  
知行爲先後故須用敬以成其始終先師則以  
誠卽是敬既誠矣而復敬以成之不幾於綴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十二

乎孔門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慎獨者  
是格致以誠意之功也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  
之和是正心修身之事中和位育則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事也若分知行爲先後中庸首言慎  
獨是有行而無知也後分尊德性道問學爲存  
心致知是有知而無行也一人之言自相矛盾  
其可乎哉晦翁既分存養省察故以不親不聞  
爲已所不知獨爲人所不知而以中和分位育  
夫既已所不知矣戒慎恐懼孰從而知之既分

中和位育矣。天地萬物從而二之。此不待知者而辨也。先師所以不悅不聞爲道體戒慎恐懼爲修道之功。不視不聞卽是隱微卽所謂獨存省一事。中和一道位育一原。皆非有二也。晦翁隨處分而爲二。先師隨處合而爲一。此其大較也。至於大學致知中庸未發之中。此古今學術尤有關係不容不辨者也。夫良知之與知識爭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良知者不由學慮而得德性之知。求諸已也。知識者由學慮而得聞見之知。資諸外也。未發之中是千古聖學之的。中爲性體戒懼者修道復性之功也。故曰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譬如北辰之莫垣七政由之以效靈四時由之以歲運乎周天無一息之停而實未嘗一息離身。故謂之未發也。千聖舍此更無脉路可至。術之同異尤不容不辨者也。然此特未定之見耳。逮其晚年超然有得。深學虛內遂外至謂誰已誰人謂延平。

先生嘗令體認未發已前氣象。此是本領功夫。當時貪着訓詁未暇究察。辜負此翁耳。其語象山有云。所喜邇來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語門人有云。向來全體精神用在故冊子上。究竟一無實處。只管談王說霸。別作一項伎倆商量。諸凡類此者。所謂晚年定論。故在全書可考見也。學者救於舉業無暇討求。徒泥早年未定之見。揣摩依倣。瑕瑜互相。使不得爲完璧。其薄待晦翁亦甚矣。夫晦翁平生之志在必爲聖人。而其制行之高如太山喬嶽。一毫世情功利不足以動乎其中。故其學之足以信今而傳後亦以此也。吾人未有必爲之志。未免雜於故習。行不足以率於人而曉曉然於分合異同之迹。譬之隋和之寶。不幸綴於窶人垢衣之內。人孰從而信之。雖然此猶泥於迹也。今日之學。惟以發明聖修爲事。不必問其出於晦翁出於先師。求諸其心之安而信焉可也。學者不因其人之囊而并疑其寶之非真斯善。



學也已

松原晤語

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行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均役之勞自與間役之人執冊布算交涉紛紛其門如市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王西

往復証悟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着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是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念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此是淨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

矣蓋兄自謂終日應酬終日收歛安靜無少不

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難道工

夫不得力然終是有收有制之功非究竟無爲

之旨也至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

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

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在良知與堯舜不同必

待功夫修整而後可得則未免於矯枉之過曾

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

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王西

入不同從頭入者即本體爲功夫天機常運終

中就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

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

體終日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

爲累所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而復其

性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

遠而足性之說子仲雍居敬強恕邦家無

怨德之樣子吾人將何所法守耶世間重

天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也

往往假托現成良知語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書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襮益有慨于吾道之衰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于成仙不固形役世則無功此二人者皆不可以偽爲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其世間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宛陵會語

近溪羅侯之守宜也旣施化于六邑之人復冀六邑之彥聚于宛陵給之以館餽陶之以禮樂六邑之風颯然震動甲子春暮予以常期赴會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長幼千餘人聚于善堂中先命歌童舉樂合歌以興衆志侯離席率衆作而言曰昔良山訪晦菴于南康開講曰

鹿發明義利之辨聞之至有感悟流涕者今幸先生辱臨于茲大衆雲集宛陵之勝不減於白鹿先生之學淵源有自幸斷一言以詔多士焉知不有聞而流涕者乎予避席愧不敢當侯請之再三且曰孟軻氏有云萬物皆備于我與孔門一體之義何所當也予辭不得命請以一體之說與諸士共籌之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于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萬物之聲備于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殺鯨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于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疑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者不能無物欲之間



強以推之知周乎萬物以達一體之良故曰求仁莫近焉是仁學雖有仁恕之分安勉之異其求復吾之虛體以應萬物之變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青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泯其聰明之體其不至于瞽且聵者幾希今世學術之弊亦居然可見矣陽明先生生于絕學之後首發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學者苟能不泥于舊聞務實致其良知去物欲之間以求復其虛體其于萬物之感當體具足虛中而善應不屑屑于典要而自不過其則如目遇色而明無不見也如耳遇聲而聰無不聞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幾希云者良知之微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美

白鹿洞續講義

予赴吊念菴回舟過彭蠡白鹿展謁先生之祠歷露臺陟虎亭周覽風景雲壑之勝時霖雨初霽四山飛瀑勢如游龍餘霞浮空長林滴翠夜集諸生縱談玄理灝氣滋生卧聽溪流瀉瀉沁徹心脾達旦泠然若有神以啟之者明發出洞諸生復集城隅別館信宿証悟興意超然臨別諸生請于予曰昔晦翁奉延象山開講白鹿發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數百年傳以爲美談今者則何以異此其言所喻由于所習所習由于所志蓋因學者亟于進取舉是以批其弊其於求端用力之方未之詳及也敢斬一言究竟斯旨用示嘉惠亦古今並美也顧予不肖方期取法未能敢云上下其論以抵弗類無已請述所聞與諸賢共籌之先師云心之良知謂之聖良知者性之靈也至虛而神至無而化不學不慮天則自然揆其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要其至聖人有所不能盡譬之日月鹿天貞明之體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美

終古不息要在致之而已致之之功篤志時習不失其初心而已苟不失其初心蘊之而爲神明之德發之而爲光輝之業可以配天地橫四海而垂萬世真修實悟使自得之非有假于外也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義利之辨辨諸此而已矣是故怵惕于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不屑不受于嘽嘽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官室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則失其初心而爲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其于爲小人而不樂于爲君子特徇于其習而不自覺耳有人於此毀以爲小人則拂然怒是小人之不可爲夫人而知之也譽以爲君子則忻然喜是君子之不可不爲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在于利將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十

逃小人之名不可得是猶惡焉而居下也年三十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所習與喻乃不在于義將欲成君子之名不可得是猶羨喬而入谷也象山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辨予顧切切然原其情之喜怒而論之者蓋欲學者實致其知卽夫情之所安而不溺于習之所勝盡以君子望于人人而不忍以小人薄待之也夫心性虛無千聖之學脉也譬之日月之照臨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不虛則無以周流而適變不無則無以致寂而通感不虛不無則無以入微而成德業此所謂求端用力之地也學者不能實致其知究夫義利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趣則所謂志者或未免泥于典要所謂習者或未免涉于思爲而所謂喻者或未免徇于識解億測皆非所以爲自得也終亦滯於形器而已矣求其神化自然與貞明同體而不息不可得也不肖感諸賢所懇之誠聊述所聞以爲交修之益若曰以是並美前修而修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十

究竟之說則予豈敢哉

書進修會籍

蓮峰葉君嘗作見一堂銘蓋取見道於一之意君素抱經世之志而化始於家嘗欲示法和親以敦睦爲已任限於年未就公既歿二子茂芝獻芝乃作見一堂於雲莊之麓謀於父兄子姪倡爲進修會以會一族之人相與考德而問業以興敦睦之化承先志也歲丁巳夏予赴新安福田之會二子既從予遊復邀入雲莊集其會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三

中長幼若干人肅於堂下而聽教焉舉族興義好禮顯顯若是可謂盛矣二子因出會籍乞予申飭一言用示將來予惟進修之義蓋取於乾九三之文言而所以爲進修之的更無待於他求取諸庭訓而足矣夫道一而已學一而已乾之爲德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天之德也惟有欲以間之始維而二忠信也者無欲之本心也惟無欲則可以達天德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必有善始能有所持持善之則惟在言行而

言又行之顯也故修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誠卽忠信也是進德之業次也非有二也此卽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也然欲誠意必本於致知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知也致知則其幾常審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者良知之不息也終之者不息其致之之功也乾乾不息於誠則其幾常審而安故曰可與存義也此卽格致之旨也一也自後儒分內分外始分終而學始二而雜也予誦君之言曰蔽于多岐非所謂道溺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三

支離非所謂學又曰心之精一學有緝熙知行並進罔蔽與離可謂契聖學之宗而得我心之同然者也二子欲圖進修之會含庭訓更何求哉人心本一有欲始二古人云所欲不必聲利實只心有所向便是欲苟審於所向而窒之以禁于未發之豫是謂復其心之本體以達天德斯爲不悖於見一之訓耳

建初山房會籍中約

新安舊有六邑同志之會予與縉山錢子更年

蒞會以致交修之益初會斗山後因眾不能容改會於福田今年秋仲予復赴會屬休寧邵生汝任輩爲會主馳報讓溪覺山周潭諸公及六邑之友相期十月九日會於建初山房予以趨歸之亟不能待諸友因出會籍祈予申致一言用助警策予念甲子與諸君相會復七年於茲矣七年之中反覆進退得喪好醜萬有不齊諸君用力此學精神念慮果能打併歸一不從境上分擾漏泄否乎講論規切果能遜志敏求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奎

勝心浮氣之雜否乎所行所習果能日著目察無意見臆說之濶否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天則昭然千古入聖之學脉也夫學貴精亦貴虛尤貴正倘精神或有所紛念慮或有所擾則爲不精纔有勝心則爲不虛纔着意見則爲不正千里毫釐不可不辨也易云七日來復朋來無咎相違七年今始復來正得朋無咎之時也請以復之時義與諸君籌之夫有失而後有復聖人無復以其無失也今者之失既既

不免於今復還之爲病則克復一言正所謂對病之藥不可以不講也易爲君子謀復其見天地之心良知者造化之靈機天地之心也復之六爻皆發此義初復者復之始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一念初機不待遠而後復顏子之所以修身也學貴近仁二比於初謂之休復學務于恒三失於中正謂之頻復四處群陰之中志應於初謂之獨復敦復者服膺勿失篤於復也故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迷復者非迷而不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奎

欲克復而失其所主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資有純駁故復有遠邇功有難易學之等也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藏於無有無之間靈機默運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造化之全功也立此謂之真志証此謂之真修了此謂之真悟此致知格物之實學吾人外此亦無復有正端用力之地矣初復則吉迷復則凶吉凶之機可以立辨若復頭出頭沒悠悠卒歲不思挽回造化以收泰定之功生死到

來何處度脫此吾人終身之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新安福田山房六邑會籍

嘉靖丁丑春暮予赴安福田之會至則覺山洪子偕六邑諸子三三兩兩然候予久矣舊在城隅斗山精舍改卜於此蓋四月十八日也蓋明大會于堂夜則聯鋪會宿閣上各以所見所疑相與質問酌答顯証默悟頗盡交修之益平生風風然有所興起可謂一時之盛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末

而會解臨別諸友相與執簡乞言申飭將來以爲身心行實之助且使知此學之有益不可以一日不講也嗟乎世之人所以病乎此學者以爲迂濶臭腐縱言空論無補于身心也甚或以爲立門戶崇黨與而侈譁諱無關於行實也若此則此學如懸疣附贅假途借寇謂之不謹也固宜而其實若有未盡然者蓋吾人在世不能爲枯木爲愚民必有存心之發目之施以濟日月不能無感應之迹

迹有性情而不知節則將和蕩而淫矣有耳目而不知檢則將物交而引矣有人倫庶物之交而不知防慎則將秩而焚頽矣此近取諸身不容一日而離則此學固不容以一日不講也且吾人之講學誠有迂濶而假借者也然此特染習之未除未可因此而并以此學爲可鄙也世間豪傑之士亦有不待講學挺身而解矢者矣然此特天資之偶合未可恃此而并以此學爲可廢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况吾儕乎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末

前之說是懲噉噉之傷而欲廢其食由後之說是恃捷馳之足而欲棄其樞策也烏乎可哉然吾人今日之學亦無庸于他求者其用力不出於性情耳目倫物感應之迹其所慎之幾不出於一念獨知之微是故一念戒懼則中和得而性情理矣一念謹持則聰明悉而耳目官矣一念明察則仁義行而倫物審矣慎於獨知所謂致知也用力於感應之迹所謂格物也千古聖賢舍此更無脉路可入而世間豪傑之士欲有

志于聖賢亦或不能外此而別有所事事也竊念斗山相別以來於今復八九年立志用功之說千古豪傑相期之說謀于諸君者屢矣八九年之間所作何事古人之學九年雖離師友而不返今諸君自謀果能離師友而不返否乎不肖與諸君視此果能無愧于心否乎年與時馳意同歲邁迄今不知早計復爾悠悠豈惟有負諸君規勸之意切恐聰明不逮初心謂何此身且無着落處其自負亦多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本

桐川會約

桐川有會舊矣自吾同門友東郭鄒公判廣德時肇建復初書院爲聚友講學之所予嘗三過桐川與諸友相會其後興廢不常人情向往亦不一茲予赴水西斗山之期寓徑桐川州守中淮吳君篤於向學多方挽留傳檄遠近諸友凡百餘人大會於復初書院既畢會使君惧其久而復廢因圖爲月會之期乞言於予以爲盟約且爲諸生叩初學入門工夫予惟良知兩字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一

六

千聖從入之門自初學至於成德只此一路惟有生熟不同更無別路可走良知人人所同具無間於聖愚只緣動於欲蔽於欲包裹蓋藏不肯自悔自改始或失之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貨好色良知未嘗不自知將計已所受之病一向大賢面而陳說不作一毫包藏態度所以孟子惓惓屬意於王以爲足用爲善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譬之病人不自諱忌明醫有可用藥處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人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照緝真脉路無待於外求也此學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一日相離便成枯涸每月定爲月會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虎心相受共成遠業若牽於習染或至動氣

亢勝非所望於吾黨也

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一

龍谿先生語錄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二

新安後學 吳可期 校正  
吳可善

宛陵觀復樓題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孳孳爲善爲利之義先生曰孳孳之義助於堯典鳥獸孳尾是生身受命之根細細準化皆欲廻旋機不容已但視其所主以爲聖凡之分古者虛明湛然之恒軀也利者晦濁黯然之容形也主於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二  
善爲陽爲公主於利爲陰爲私故爲善而不孳孳則善不積爲利而不孳孳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善利之間所爭毫髮舜蹠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孳孳爲善自鷄鳴而起以至於日晝所爲常虛常明而無所汨乎抑或未免入於利而有所待亡也自一日以至於歲月之久果能孳孳機不容已常如平日之時乎抑或夫絕矣復待亡而夫其初也自吾善學先生而後始知愛吾心之仁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顏子大勇顏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孳孳也古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顏子之勇是未得爲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胎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爲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牾故能屢空不遠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

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爲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爲異學真所謂認賊爲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超凡入聖之機豈不能保任舊習棄之頻失頻復且將復入於凡矣可不慎乎

九

先生赴... 先生質問之携諸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廼先生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蒞之弗果往爰錄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束佩服云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箇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皆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忘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遯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靜坐亦甚難方坐時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即落方所無所著則墮頭空不守之字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心指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 先生曰... 先生曰...



聚處順之請予言曰悅受吾師之教多年一切行持不敢自怠但此心尚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聲喧宇宙至誠格上下些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問昔者溫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些子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將奈何順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虛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實修實證不爲世套浮囂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善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

人只求日減不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覓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知解不離世情只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會于敬亭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尚以氣弱爲患時有所滯扣予所聞以證交修予惟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歛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卽所以爲收歛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卽所以爲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歛卽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

卽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趨不同其爲未得生機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卽是致良知卽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之生機也時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時懽于心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行克塞無間告子之不動心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致惟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于心不朶于氣之病反將盛大之體壅闕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以不慎也周潭子學道二十餘年爲性命之心無時不切而尚以氣弱爲患得無于生幾之說或有所未盡悉與夫沉空者二乘之學也溺境者世俗之學也周潭子之不爲世俗之學斷然信之但恐二乘之學其辨尤微高明者或有所滯而未之覺耳若能于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察之以究其毫釐之辨則生幾常在我而氣自克于古聖之術盡于此矣

水西精舍會語

卷之三

六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注子偕諸友晨夕周旋浹旬而鮮注子因次集所與答問之詞執簡以請曰寧執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會於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聞幸賜新知筆錄記存夫泥辭失意況不得其詞乎請賜寬教珍收之以淑餘生惟懼體認未真有虛言詮是在小子先生乃於逐條更加轉語以副所請云

生生之謂易生生卽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念寂感皆念也

卷之三

七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朶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慎獨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

是有陰陽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爲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虎狼蛇蝎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爲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略爲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八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如好仁不好學學箇甚麼蓋好仁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爲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爲良知箇千里

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方不

### 落對治

聖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用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

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九

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古人說箇凝命疑道疑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真機透露卽是凝若真機透露前有箇疑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者十

之九矣學念其功則人念其有過前之稱者  
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不務掩飾包藏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顏  
子不違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  
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之學不容說混沌立根則先天而天不  
違矣

或問閒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

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

戒懼如臨深履薄纔轉瞬失脚便會喪身失  
命焉得有閒思雜慮來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奈何曰家庭之  
間思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  
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思義行其中如此方  
是曲成之學

舜爲君禹爲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

益猶以滿損謙益爲戒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雖是人不是便是滿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  
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已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家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荅云真實用功落  
第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  
何曾助得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一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爲有見之言曰是尚未  
免認氣爲道若以清虛一大爲道則濁者實者  
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  
者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卽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  
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卽照何更容照而不隨

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金波陪言

潑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于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反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蔡公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上

年去得一矜字伊川嘆其善學今以名爲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賊証會有廓清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魍魎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爲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知爲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爲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

通是禪  
語極是  
矣

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體反爲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爲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爲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爲已皆是爲義若有爲利爲人之心何足以爲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簡徑徑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絕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重稱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爲無益矣禪家云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

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卽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盤矣吾道一而已矣卽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睿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少哉然而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決之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古

案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繼被鬼神覷破便咎以爲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旣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卽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

祖引佛

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徹不通徹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卽康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卽懂懂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卧輪則爲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卽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盤於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折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豈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卽曾子春風沂水獨當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俱與樂皆情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

則俱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  
王周公之望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滿假邪  
乃今專事戒慎恐懼矜持語樂而至于手  
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  
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洒本無罣礙  
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  
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  
慎恐懼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六

瓢點之春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慎  
恐懼非是矜持卽堯舜之兢兢業業不覩不聞非以  
時言也卽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慎恐懼  
乎其所以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  
便不得其正俱與樂是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  
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慎恐懼之無間樂  
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  
樂至于忘始爲真樂故曰至樂無樂濂溪每令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云

魚躍與必有其理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美精  
魂其旨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爲聖不異而  
異于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已  
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  
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  
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爲時中無意無必無固  
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  
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七

顏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  
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  
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  
謂中孟子各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  
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  
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  
已卽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卽得時中乎其  
未邪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



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言夫人之情得於理  
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  
用意渺况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  
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邈焉疎  
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  
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  
槩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  
孟子歷叙聖賢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  
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一八

總皆是  
夢不用  
拋拾

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等其見解一切功業文  
章世人嘆美以為不可及者會須盡情拋擲等  
如昨夢只今惟此一醒一念靈明直超堯舜上  
繼千百年道脉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  
也

### 答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  
知食見色則知好有痛痒則知拊摩皆出天  
性不可不謂良知也若卽是爲良知與食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十九

性也生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  
不同是二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  
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感物而動動卽爲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  
食見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  
有天則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  
於味目之於色性也然有命焉正所以盡  
天命之謂性若徒知今之爲生之性而

欺心

不欺心  
矣先生  
之為後  
學若心  
何如乎

不知性之出于天將流於欲而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闢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水為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一也不動于欲則為天性之知動于欲則非良矣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別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知致良知功夫性無內外良知亦徹內外心即是寂然之體意即是感通之用常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二十

寂常感常感常寂更無存不得時也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為冥然無覺惛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瑩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何異豈以繼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

于一偏故混言為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日所不得已而姑為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為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為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為善為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為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

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  
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  
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  
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  
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用百  
爲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  
豈非太公順應不與已私雖紛紛擾擾而心  
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

如爲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王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  
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王靜之靜實無動靜之  
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  
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  
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太公順應非是見成享  
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私須學  
個太公用智須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爲  
定性性無內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此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王

子聖學脈也

書累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  
之就正于余斷得一言即可庶不謬於所從因  
爲漫書簡端以答其意在石居不爲無見時有  
未融不妨隨時証悟若其篤信謹守耻爲綺語  
以滋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爲敦行君子可以爲  
難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王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  
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  
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  
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  
通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  
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  
知命之上上一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

別未知天命也。順理而無分別心。夫子曰。吾得子路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已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躡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之次第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二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泥於居方是爲典要。不器便是變動不居之學。器爲方圓不器是爲無方圓之規矩。主敬行恕正是。不器功夫。非可以器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道器合一。文章性與天道不可見者。非有二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

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醯。儘是委曲。蓋美之也。朱子以爲掠美市恩。非旨。若謂物我兩忘。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孔門之學。惟在忠信好學。是主忠信。若忠信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臨民。皆南面。繫言之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又從而止焉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躋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機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非有非無卓然如立于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爲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爲效雖欲從之無與違六相渾一似非本旨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爲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此家邦無怨于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若此家邦無怨成卿愿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無定主抱不決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爲證似不切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

生猶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爲疾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爲疵似過拘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無智巧無技能神氣日足智慧自生才能自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竅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適入省不遇先期遣

人之堯峰約敬吾魏子出市汊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謂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然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平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入方爲有本之學不然只成美精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最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

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蕩時時照管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先生曰此總是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爲道義名節所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不得真小人爲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十一

信得良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性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冊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魏子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

一日千里當有望也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覺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得在試相與密叅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耿子校文宜興晨啟堂吏入報覆然離座曰異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懽懽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晚著得訟之錄日利見大人不別步大川此何兆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十一

也心疑徵之忽報先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其百年彼此傾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何也以剛乘險恐傷子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叅互究繹闡揚

承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脈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

果然  
果然  
果然



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  
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此仁便是孔氏學脈  
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爲害尤  
甚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提出箇義字非義  
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子學脈梁晉  
而下老佛之教滯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  
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  
學脈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  
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  
學脈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  
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  
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  
貫也故知之充沛處卽是仁知之斷制處卽是  
義知之節文處卽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二  
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  
言喚醒人心尤爲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  
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  
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  
加得一毫有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  
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  
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  
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  
是氣身心兩事卽火卽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  
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  
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  
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  
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  
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  
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  
至德盡萬卷冊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

是不忘不爲念事。然變化云爲如鏡之照物。我之容心焉是致。然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夫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卽性卽命卽寂卽感。至虛而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美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卽是同德。異此卽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造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淵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

至于食息微歟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爲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各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略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一根上克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盡精微卽廣

廷之唯精與道心之微也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爲善學與孔門之教不同豈以時有古今教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教人之法見于禮經其言曰辨志

樂群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殆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于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于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為何物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嘆以為善學蓋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

小學一段功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著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着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蓋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教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恥舍不是妄動便是着靜均之為不得所發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楚侗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揔次其中默默克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鑒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為七竅之所鑒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酬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酬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瞋目一些做得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著故無可用力處立

至切

人云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為真覺不知之知始為真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撐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清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昏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卽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子曰海內如公與念菴雖身處山林頂天立地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菴冬遊記句句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三八

出肝肺針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解纏繞其心甚虛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真精神相逼迫當機不放空箭時時中的能使之然繼讀二夏遊記反覺意思周羅未免牽于文義泥于見解殊少灑然超脫之興心亦不甚虛信受處亦覺少緩或是公之精神放鬆些子時有不中的所在感應之機甚神衛武公年九十猶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血誠信公之心無他故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真聖人令吾黨永有所歸

呼聲可

依正

先生曰一病無方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若以為無病不知漸成墮落誠為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似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譽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慙托大之病只起於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覆剝艾會有收攝之期今聞警戒益若有省此學不能光顯于世皆是吾人自己精神漏泄則至一毫不敢歸咎于人也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九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爲仁堂上下古今叅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方云

學須當下認。六百倍尋求研究始能  
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  
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  
可兩言而決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  
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  
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  
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  
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  
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轉泊皆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十一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  
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  
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  
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  
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  
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  
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  
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  
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為一體明明德於天  
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  
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  
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  
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  
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即仁覆  
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絕有一毫昏  
昧間隔便是痿痺便是吾人有未盡處一體故  
也

楚侗子送先生之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  
為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  
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  
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皆神機  
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  
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  
處也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儘收歛精  
神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四

在京師開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  
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陪奉  
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  
持此正吾兄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酌  
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  
事皆是障道因緣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  
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  
一般只將自己一點靈明默默參究無晝無夜  
無閒無忙行立坐卧不論人眾應對與棲心獨

處時時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  
不為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為境  
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為情遷緣此  
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  
本無得喪是自己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  
此謂之立命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往來猶  
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  
悲方為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忙  
亂生死且然況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吾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  
靈明做得主方是歸根真消息這一點靈明體  
雖常寂用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  
揮全體放得下方全體提得起予奪縱橫種種  
無礙才為達才不為才使識為真識不為識轉  
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文詞不溺於藝向來  
拋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化臭腐為神奇  
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魄自然百  
倍於前一日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與天

游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愈收歛愈暢達愈沉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傑作用方不負爲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也濂濱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若謂單單只致良知便了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不但後世信此不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聖

用工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已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爲非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且晝特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

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兩路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爲第一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蔽竦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與豈待平時多學而始能克蔽竦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克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克不屑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敬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爲知故譏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濂濱子謂知之爲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爲不知不強以爲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



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學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不知以爲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非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堯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攬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爲不知知得該問便是知之問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鄙譎詐之習賢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變契之

事不取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求之又  
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誨由本旨也學  
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之說略於其所不  
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  
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爬鼻勾當埋沒了  
多少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方且傲然  
自以爲知學可哀也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真性  
流行無可歇于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  
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  
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  
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  
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爲上  
湊泊非竭才也

先生謂曰野般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懶  
接朋友之病近覺何如般子曰近覺獨學悠悠  
無益要接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奈  
支持雖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耐應先生曰終

有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收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晏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豈豈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耽于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嗟嗟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川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觀面相呈語默誠聲色不到雖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合些子不得然此不足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辦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候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觀面相呈時在不必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已則足問於人內外交養之意何如先生曰學問不可離的喫緊話頭

學便有間絕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之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爲求放心道問學只爲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卽是支離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外交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溉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鷄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上含養胸中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充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冀取而得也先生曰涵

養工夫貴在精誠。如鷄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 答楚侗耿子問

楚侗耿子曰。學未見性。則無入手處。見矣。尤慮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執見執見不學。虛見也。見且爲累。世之談學者。類能微入於要。渺大涉于無垠。其見若精深矣。反諸其躬。證諸其應用。與道若背。而馳者何哉。憑籍虛見而木實志于學也。

先生曰。虛見不可執。真見亦無可執。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之見豈不是真。比于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乃真見也。顏子有見于卓爾從之。未由見而未嘗見也。

楚侗子曰。天根月窟之說。曰一念之動無思。爲機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無聲無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猶龍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亦是此意。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動處。卽是天根。歸原處。卽是月窟。纔系和納。交要譽惡聲意思。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吾人應用云爲動作。食息孰非此根。此窟。用事俗人懵懵日用。不知真是虛。枉與禽獸無異。而賢智者又添一番意識。見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

或救於見聞。或滯於名義。或牽於情感。起爐作竈。千條萬緒。頓令此根不得生。此窟不得淨。胸中齷齪幽暗。吃苦一生。更無些子受用。所以賢智之過。與愚不肖等也。若於一日十二時中。息却妄緣。滅除雜慮。并合精神收視。反觀尋識。此根此窟。真有領會。可自一嘯白沙與李大涯書中所云。出入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大涯自思得之。蓋謂此耳。識得此意。徹首徹尾。只是此箇用事。無將無迎。無意無必。便是天根月窟。

閒來往地閒之一字煞有至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一陰初遇陰之姤也是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復而非姤則陽逸而藏不密姤而非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此造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美九公之論於原旨雖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三

七

若未切然于此學煞有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向問之不

任嘆賞此玄宗真諦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心掌卽尼父復生當言此矣

先生曰守中原是理學實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久執厥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性謂之還丹不爲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別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三

七

人立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切夫其新發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籠統承當以爲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豈惟尼父不肯欲二大士皈依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最不相同從風美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履繩蹈矩

不露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謂道統處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其視管晏之與曾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爲各得天地之一用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程非不遠於道而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不可與事桓文可與爲微比而不可以爲箕子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十四

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信借不相凌奪無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遂古無爲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月特其景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非自得也經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以成天地之能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爲同也若曰有可能有不可能猶爲見礙非無可無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爲何事撻市之

耻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籍影響依稀知見以爲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任虛浮不任者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驚然於畝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千駟萬鍾不嬰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仁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耻其痛自不容已非真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二

五十五

已矣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而聖功生堯舜君民事業卽此而在其機慎於一介之取予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疑其篡復辟而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可以空知虛見襲取也吾人之學不求自信欲免於天下之疑於此可以自攷矣

早吾先生此評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二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二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蓬萊會申約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出與處而已出則發爲經綸思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思善其鄉以先細民未嘗無所事事若徒輕肥蕩恣虛生虛死其與草木同朽腐是下流凡夫也能無耻乎吾會長彭山先生年老懸車著述之暇傲於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督賢洛社香山集諸同志若干人爲蓬萊之會意蓋有在也會約凡六條立法之意頗善初行甚肅寡父約弛兼之存歿更代不常漸至於蠱文具徒存儆戒相成之意隱矣識者病焉夫率作興事必屢省而後成蠱元亨而天下治再造乾坤之時也承諸君之不鄙欲有所申飭僭爲一言彌縫補葺闡明六事思與更始以善其後凡我同盟資邁中人志存尚友必不忍以凡夫自處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非諸君之望而誰

望哉

敦德業

原議士夫居鄉難於聞過此會之立正欲虛心受益相規相勸以善補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者由衷遠外一毫無所矯飾喜其得聞而改之也感應之機極神機動於此誠動於彼非人能以有過告之之爲難聞過而喜自有人來人之告之爲難也譬之有疾之人良醫識其致疾之原施之鍼砭投以湯液雖不免有痛楚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臨曉之苦樂而受之方幸其風疾之有瘳也少有不諱疾之心未免生忌雖有良醫亦將見之而走盧扁所以動心於膏肓也自今以後願諸君各發聞過則喜之心以諱疾爲戒時時虛懷務求盡言不以爲忌凡我同盟亦望以一體爲念與人同過誠意有餘而言若不足務盡忠告之益期於改而後已若心知其非而面爲之掩不規於身而退有後言凡非君子之用心亦非立約之初意也

崇儉約

原議越俗素稱雅直近習侈靡每事尚奢今日之會正復古還淳之時會席議定三人一席每席時果四色魚肉六器麪食二品不得過豐近日會者若以爲簡漸加豐腴殊非初意凡我同盟之人自今以始務如初約如過約者仍令再舉如式以示必罰僕從止於一人舟輿夫役盡遣歸食弗令混擾以此類推凡遇婚喪慶會儀節不妨其爲稱量務協于度禮奢寧儉凡我同盟先生語觀

卷之三

三

恤患難

原議吾輩素分守禮諒無一朝之患或變生不測有意外欺凌非所自取者凡我同盟務相體諒維持保護弗令失所此一體休戚之情也人無皆非之理凡患難之來未有無目而致者或利害相交責已常薄而責人常厚或貨財相及

豐於處已而嗇於處人外假名義內藏陰機勢

以相軋利以相圖忿以相爭智以相競黨同伐異尚以爲公是非恣情徇欲尙以爲同好惡此皆自處非理致患之由不從外得不可不自反者凡我同盟有一於此務相規正啟其是非本心使之懲艾悔過以弭其變此卽忠告之道全身遠害之術也夫君子有終身之憂始無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在於憂不如舜舜爲善下爲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凡前非理之由皆鄉人之所爲耻爲鄉人則必志爲古人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乃曾子追稱之辭雍閔由賜諸賢有所不能及也顏子宅心虛無視聽言動無非禮卽是危微精一之傳顏子常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得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以言不校今人於患難之來動欲以犯而不校自處亦見其不自諒也已我以非理於人人人以非理答之是乃報施之常所謂出乎齋

龍先生語觀

卷之三

四



者反乎爾者也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豈可泯然視之而已乎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此尚友之次第一體之實學所謂終身之憂也

### 嚴約規

原議每月之會擇於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內一舉之如遇良辰樂事或選勝出遊不妨再舉期以已前赴會終函而別有不得已者先於報冊內開明毋托辭致罰終日談笑間亦當有益身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心其官司得失他人是非一切不置諸口違者罰自彭山揭背會中無所統一漸失初意每談端一起闕然群和絲牽枝蔓若無了期驗諸人已身心更無纖毫補益徒坐消日力而已孔子有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夫豈不義而孔子言之凡浮談侈說或近於鄙褻淪於狎昵騁能心誇勝見無補於身心無益於人已皆不及義之言也小慧與大智正相反大智者本心靈虛洞徹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爲

萬物畢照夫當其未照也小慧則於飾其容沾自喜出以機心成以機巧發幸中純自愛傷有道者之所羞爲故曰難矣哉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圖爲更始之計起此日力計個生身受命着落處做每值會期訂以辰刺赴會主人別治靜室焚香默對外息塵緣內澄神慮相輪會主啟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折衷或舉古人嘉言懿行以爲資稽論議稍有不合不妨虛心相與徐以俟之毋致動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氣取勝精神歸一氣象冲和歛而不傷於滯泰而不失於縱俯午就席涵行無算久坐神憊間起緩步或命題賦詩或雅歌投壺各以意適不至溺而忘返張弛迭用文武之道只此是學縱恣無檢固爲放心過於拘迫亦爲慎而無禮舞雩沂咏孔子所與此吾輩名教中樂事也人心自有天則知學者當自得之

### 明世好

原議今日之會不徒燕集而已必使身無過舉

子孫有法則互相告戒期于有成繼吾後者相勉相期之意亦如今日古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世衰教弛子弟失其所養不能皆賢雖有聰明智慧世以爲才子弟其受病多在于傲傲因德也以傲事父則不孝以傲事君則不忠卅朱之不肖象之不弟只傲之一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故謙以事父則爲孝子謙以事君則爲忠臣堯之允恭舜之溫恭只是謙到極處謙之六爻

攷鏡取以自淑志同則道同世講之好始不爲彌文耳

申約後語

右申約數條曰彭山會長所立舊規略爲分疏以見此會不爲虛舉若吾人所以安身立命處尚有向上一機不可不煞理會古人以人有五幸幸不爲禽獸幸生中國不爲夷狄幸爲男子不爲女人幸爲四民之首不爲農工商賈幸列衣冠生于盛世此是天地間第一等人不可不

自幸既爲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非待外求即天之所以與我性命是也吾人若不知學不幹辨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與禽獸何異夷狄氣性兇暴無信義無親戚上下之交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女人所處在閨闈房幃所事在米鹽鹽酒所欲在服飾玩好所係念在兒女玉帛丈夫志在四方若朝夕營營

無超然之興與夫子何異士與商賈異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尚不肯空食吾人飽食終日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之間較量盈縮不能忘謀利之心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若是則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而免耳。凡世間功名富貴車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幸致若自己性命人人所固有求之即得無待于外世人於功名富貴不可幸致者念念不能忘情於自己性命所固有者多舍之而不知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九

亦見其惑也已。陽明先師拈出良知兩字乃從生機中指個靈竅與人使知有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為不孝不弟則怫然而怒可見不孝不弟之人良知未嘗亡也。甚至做賊之人指其為賊則忿然而鬪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做賊之人良知未嘗亡也。堯舜之時指為孝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孝弟堯舜之時指為不孝不弟之人後世之人亦以為不孝不弟可見千萬古上下良知未嘗亡也。吾人

真發心為善不論其善之大小及只隨事隨物致此良知便為善。便是終身保命之符不可須臾離者也。世人以致知之學為迂可無事于講者但未之思耳。凡我同盟在踰七望八者有踰五望六者既脫世網下戲臺正好洗去脂粉覷見本來面目之時若於此不知回頭真成當面錯過可惜也已。且人生世間如電光石火雖至百年只如倏忽大限到來定知不免古云證人肯向死前休若信得此及見在世情若欲好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

順逆種種未了之心便湏全體放下將精神打併歸一只從省力處做惟求日減不求日增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古人之學原是坦坦蕩蕩纔有拘攣束縛謂之天刑前已略言之然真假毫釐辨之在早不可不自攷也。諸君果能如武公志好學愚也敢忘膝前之箴文相警勉使人已皆獲其益始足以先細民始信此會之不為虛耳。

鷄鳴愚虛閑會語

先生至留都鳳阿姜子順之周子率六館諸生大會於鷄鳴憑虛閣觀者如堵殷生士望靡靡啟請易乾元亨利貞之義先生默而不答姜子周子爲固請先生曰易爲君子謀此乃揭示學者用功之非徒談說造化而已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行此四德曰元亨利貞夫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伏義所謂乾也剛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也有欲則不能以達天德元亨利貞文王演之以贊乾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一

之爲德有此四者非有所加也元亨主發用利貞主閉藏故曰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天地靈氣非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最初一念即易之所謂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意必固我有一焉便與天地不相似顏子不失此最初一念不違而復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故曰顏子其庶幾乎學之

的也夫學有要務方有頭緒無欲爲要致良知其機也心之靈氣自天之萌發水之源泉語其頭緒之一字已盡其義顏之愚周之靜程之忘非言思所及也語其漸自萌發之生以至於枝葉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於江河洋溢雖非二物要未可以躡等而致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漸法也學至於希天至矣而正端自士始孔門論士曰行已有耻使命不辱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下次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一

此非至  
德真而  
約而發

則中庸俗流無足美也吾人見在試各自反自信果能有耻不辱否果能稱孝稱弟否果能必信必果否脫若於此尚有所未能且湏汲汲以希士爲下學始事苟不揣其本而循其源徒欲以斗筭俗流之心而妄意希天之學是猶入幽谷而美喬木浥潢汚而誇渤澥祇益虛妄而已

慈湖精舍會語

縉川馮子章慈湖精舍集鄉之同志每月六會以求相觀之益時先生至句章值會期相請

會馮子曰聞師宗說先生曰知慈湖不起之意則知其意者本心自然之用如水應之應物變化云爲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爲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不起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不起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爲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中範圍發育之妙用固自若也其覺爲仁其裁制爲義其節文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禮具是非爲知卽視聽言動卽事親從兄卽喜怒哀樂之未發隨感而應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未嘗有所起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滅意先生曰非也滅者有起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不起惡意先生曰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爲至善起卽爲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爲義襲誠僞之所分也馮子曰或以不起意爲立說過高非初

學所能及何也先生曰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譬之行路初學則馴習步趨於庭除之間未能遠涉聖賢則能縱步千百里之外雖遠且險亦無所阻生熟則有間矣然庭除之步與百里之步未嘗有異也此入聖之微機也馮子曰或以慈湖之學爲禪何也先生曰慈湖之學得於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說者因晦庵之有同異遂闕然曰之爲禪禪之學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外人倫遺物理名爲神變無方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象山之學務立其大周於倫物感應荆門之政幾於三代所謂儒者有用之學也世儒溺於支離反以易簡爲異學特未之察耳知象山則知慈湖矣衆中復舉慈湖疑正心清心洗心皆非聖人之言何也先生曰古人垂訓皆因病立方世人之心溺于舊習不能無邪無濁無垢故示以正心清心洗心之方使之服食以去其病病去則藥除矣所謂權法也先師謂慈

湖已悟無聲無臭之旨未能忘見象山謂予不  
說一敬仲常說一此便是一障苟不原古人垂  
訓之意一槩欲與破調則不起意三字亦爲對  
語矣或問大學之要在誠意既不起就從而誠  
之先生曰虞書道心惟微明心卽道微者心之  
本體卽所謂無聲無臭聖人天地不能使之著  
纔動于意卽爲人心而危僞之端也文王不識  
不知故能順帝之則纔有知識卽涉于意卽非  
於穆之體矣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謂王道無作則無起而意自誠正心修身達之  
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大學之全功也  
言之若易而爲之實難視之若近而探之愈遠  
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頴賓書院會紀

以說  
大學  
章亦  
明矣

先生赴新安六邑之會績溪葛生文韶張生懋  
李生逢春追謁於斗山叩首曰某等深信陽明  
夫子良知之學誓同此心以此學爲終始惟先  
生獨得晚年密傳竊愿有以請也先生嘆曰有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三 十六  
是哉苟能發心求悟所謂密在汝邊凡有所說  
卽非密也三生曰請問致知格物之旨先生曰  
此是吾人須臾不可離業次但此件事須得本  
原方有歸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學者最  
初所發大志願吾人原與天地萬物同體靈氣  
無處不貫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  
誠其意各正其心然後爲至只是此箇靈氣充  
塞流行一毫無所壅滯顯見昭明一毫無所間  
隔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天地萬物卽

妙 妙

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仁不然只是獨學只  
 小家當非大乘之法也然功夫須有次第非  
 見所能襲取浮氣所能支撐欲明明德于天下  
 須先明于一國欲明明德于一國須先明于一  
 家欲成齊治平之功非是體面上湊泊得來須  
 從修身始修身便是齊治平實下手處欲修其  
 身非是軀殼上粉飾得來須從正心始正心便  
 是修身實下手處身心原是一體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修身所以勿處却在心身之靈明主宰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七

用力處子貢博施濟衆便不免虛見浮氣承當  
 孔子告以欲立達之旨正是不容已真根子使  
 之近以取譬爲仁之方也諸生最初所發願力  
 有此件事終始保任亦只是保任此而已此方  
 是深信良知方是孔門家法到得悟時更當有  
 印證處非可躡等而求也

天桂山房會語 與張陽和周繼實裴子兄  
 問答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十一

陽和張子自謂功名一念已能忘機不動心先  
 生曰何言之易易也曾有鄉老譏先師曰陽明  
 先生雖與世間講道學其實也只是功名之士  
 先師聞之謂諸友曰你道這老者是譏我是稱  
 我諸友笑曰此直東家丘耳何與於譏稱師曰  
 不然昔人論士之所志大約有三道德功名富  
 貴聖學不明道德之風邈矣志於功名者富貴  
 始不足以動其心我今於世間講學固以道德  
 設教是與人同善不容己之心我亦未能實有



儀象問  
之可以  
外矣

明

諸已一念不誠遂入電算時候頌天之  
一念自反覺得早反得力未至墮落耳世衰道  
喪功利之毒決於人之心髓士鮮以豪傑自命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一  
生幹當古今人所見不同大抵各浮而實下古  
之所謂功名今之道德古之所謂富貴今之功  
名若今之所謂富貴狗偷鼠竊競競刀錐之利  
比於乞墻穿窬有儀奈所耻而不屑為者其視  
一怒安居之氣象何如也吾子看得功名題目  
龍翁先生語錄 卷之三 九

太淺所以如此自信若觀其深必如百里奚之  
不入爵祿於心王曾之不事溫飽始足以當功  
名達如伊傳窮如孔孟立本知化經綸而無所  
倚始足以當道德也  
子克曰先生扁堂曰凝道敢請所扁之義先生  
曰疑是疑翕之意乃學問大基本翕子不重則  
學不固固即疑翕之謂也天地之道陰陽而已  
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  
簡所以配至德也日月者陰陽之聚也其行有

常度故能得天而又照君子以此洗心退藏于  
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  
密密即所謂疑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  
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皆此義也疑非灰  
心枯坐之謂

張子謂世之學者平時不知所養躁心浮念未  
易收攝須從靜坐入路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  
善學象山見門人槐堂習靜知其天理顯矣元  
生曰今人都說靜坐其實靜坐行持甚難非昏

龍翁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二十

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  
頑空此中須有機發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而  
而不滯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子克謂沛時常習靜正坐此二病作祟昔人謂  
不敢問至道願聞衛生之經先生曰人之有息  
剛柔相摩乾坤闔闔之象也子欲靜坐且從調  
息起手調息與數息不同數息有意調息無意  
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  
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

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  
另有此一段功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令可行  
持此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  
此別有他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忽之中可  
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之可  
以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

先生會宿山窩子克見先生酣睡呼吸無聲喜  
曰精神保合氣血安和此壽徵也先生曰未足  
為貴此直後天安樂法耳世人終日營擾精神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困憊夜間靠此一睡始發一日之用一點靈光  
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陽陷於陰坎之象也  
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  
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似先天元神元氣停  
育相抱真意綿綿開闔自然與虛空同體與虛  
空同體是與虛空同壽始為壽徵也孟軻氏指  
出日夜所息示人以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  
不使為旦晝之所耗亡蓋幾之矣若夫生死一  
事更須有說有任生死者有超生死者易曰原

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如晝夜知晝則知  
夜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平時一切毀譽得喪  
諸境纔有二念便是生死之根毀譽得喪能一  
則生死一矣苟從軀殼起念執各生死務求長  
生固佛氏之所呵也列子云五情苦樂古猶今  
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  
乎應緣而生是為原始緣盡而死是為反終一  
日亦可百年亦可忘機委順我無客心焉任之  
而已矣至於超生死之說更有向上一機退以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為進冲以為盈行無緣之慈神不殺之武固乎  
不局之鑰啟乎無轍之途生而無生生不知樂  
死而無死死不知悲一以為厄言一以為懸解  
悟者當自得之然亦非外此更有一段功夫良  
知虛寂明通是無始以來不壞元神本無生本  
無死以退為進者乾之用九不為首也以冲為  
盈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過化存神利而不庸  
是為無緣之慈聰明睿智以達天德是為不殺  
之武無局鑰可守無轍迹可循曠然四達以無

居爲用也千聖皆過影落年如一息又何生處之可言哉

子克曰陽明夫子居喪有時客未至慟哭有時客至不哭陽和終以不哭爲疑敢請先生曰凶事無詔哀哭貴於由衷不以客至不至爲加減也昔人奔喪見郭而哭見室廬而哭自是哀心不容已今人不論哀與不哀見城郭室廬而哭是乃循守格套非由衷也客至而哭客不至而不哭尤爲作偽世人作偽得慣連父母之喪

龍先生語錄

卷三

三

亦用此術以爲守禮可嘆也已毀不滅性哀亦是和悟得時卽此是學  
子克繼實跪而請曰先生轍環天下隨方造就引掖固是愛人不容已之心但往來交際未免陪費精神非高年所宜靜養寡出息緣省事以待四方之來學如神龍之在淵使人可仰而不可窺風以動之更覺人已皆有所益先生曰二子愛我可謂至矣不肖亦豈不自愛但其中亦自有不得已之情若僅能專以行教爲事天賦

痛切

辜負矣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曰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寡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精神自然專一意思自然冲和教學相長欲究極自己性命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相觀法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子以天地四方爲志非堆堆在家可了此生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已分內事若夫人之信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于閑關獨善養成神龍虛譽與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益不忍也

書同心册卷

陽和張子志於聖學有年謂假歸省侍之餘

時處雲門山中修習業三從會商訂舊學頗證交修之益其志可謂勤矣間出京邸諸同志贈言手冊予得展而觀之或發主靜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體之義或究動靜二境得失之機徃復參互要在不悖師門宗教誠所謂同心之言矣張子復斷予一言爲之折衷以輔成所志非苟然也姑述所聞予自取正焉夫主靜之說本於濂溪無極所生真脉路本註云無欲故靜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一爲本極無欲則

之極息矣貞晦者翕聚之謂所以培其固有之良達其天成之用非有加也蒙之象曰山下出泉夫山下之泉本靜而清濬其源疏其流順則達之否則澄之蒙養之正聖功也翕聚所以爲養也故謂夷然盎然不足以盡良知必假學慮而昧其天機之神則非所以稽聖訓作用精誠即所以爲致知而忽夫翕聚緝熙之功非所以徵學善學者默而存之求以自得可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靜之學在識其體而存之非主靜之外別有求仁之功也靜爲萬化之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是謂廣生大生乾坤之至德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遺不見不聞靜根也體之不遺者與物爲體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也世之談學者或謂靜中易至頽墮須就動上磨鍊或謂動上易至蕩搖須就靜中攝養或謂久涉塵勞慮其逐動而易於淪沒久處山林慮其耽靜而易於枯槁須動靜交參始不滯

於偏見夫根有利鈍習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養或動靜中交養譬之地中生木但得生意不息和風旭日固所以爲煦育嚴霜凍雪亦所以爲堅凝以漸而進惟求有益於得及其成功一也此權法也聖學之要以無欲爲主以寡欲爲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爲而無不爲寂而非靜感而非動無寂無感無動無靜明通公溥而聖可幾矣此實際也竊念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爲已任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伊尹先得吾心之同然非意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最初立志便分路徑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外此便是小成曲學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吾人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爲命今吾所謂心與命者果安在乎識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方是一體之實學所謂大丈夫事小根者不足以當之孔孟之汲汲皇皇席不煖轍

不要

不停若此亡子於道其得已也哉天下有

立不與易如欲立於天下舍我其誰非過於自任分定故也區區不足道食飲動息混迹隨時只是世間項輩人妄意古人之學此一路徑似出天牖與人爲善一念根於所性不容自己予亦不知其何心也所望吾子終始此志出頭擔負其臻大業務答諸同志倚待之心方是不求溫飽做人的勾當方是不愧屋漏配天地宰萬物的功程了此一事何事不辦真不係今與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

已與人也玆重玆重

與陽和張子問答

問良知不分善惡竊嘗聞之矣然朱子云良者本然之善恐未爲不是繼之者善孟子道性善此是良知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卽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卽致良知也學者工夫全在于知善知惡處爲之力去之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求自慊而後已此致知之實學也若曰無善無惡又曰不思善不思

惡惡相攻... 念所發皆為良知人欲肆而天理微矣請質所疑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夏善與惡相對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 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所作偽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偽其心便滿假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體有工夫良知良能是知行本體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未嘗不知為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為良知未嘗復行為致良知以知為本體行為工夫反正是先

之見非合一本古人之思善不思惡良惕之說予嘗有書商及此事今述其大略以請彭山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不以鏡惟水亦外夫人心無方體與物無對聖人不得已取諸神喻初非可以比而論也本鏡之喻未為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無迹過而不留自妍自媿自去自來... 是學在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着便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其自然之用吾儒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為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為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其意若以乾主驚惕坤主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夫學當以自然為宗驚惕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俱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小心翼昭事上帝乃其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真驚惕乾坤二用

純亦不已是誠意以先後而論哉慈湖不起意之說蓋謂之夫然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變化意根於心心無欲則念自一念萬年無有起作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也可細細參玩得其驚惕自然之旨從前所疑將不待辯而釋然矣

問孔子教人每每以孝弟忠信而罕言命與仁蓋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但以規矩示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十一

之使有所執持然後可以入道大匠教人必以規矩若夫得心應手之妙在乎能者從之而已一貫之傳自曾賜而下無聞也今良知之旨不擇其人而語之吾道不幾于褻乎且使學者棄規矩而談妙悟深爲可憂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然得手應心之妙不出規矩之外存乎人之自悟耳孝弟忠信是孔子教人之規矩孔子自謂十臣弟友之道有未能而學以忠信爲主本以此立教亦以此徵學

弟忠信夫婦所能及其至聖人所不能費而隱也孔門之學務于求仁今日之學務于致知非有異也春秋之時列國分爭天下四分五裂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以求仁立教自聖學失傳學者求明物理於外不復知有本心之明故以致知立教時節因緣使之然也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即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謂悟也中人上下可語與不可語亦在乎此夫良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十一

之旨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非有所加損也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與門弟子言未嘗不在于一及門之人篤實莫如曾子穎悟莫如子貢二子能傳師教故於二子名下標示學則以見孔門教人之規矩非曾賜以外無聞也孔子告曾子以一貫及其語弟子則示以忠恕之道明忠恕即一貫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大道孔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棄規矩而談妙悟自是不善



病非良知之教使之然也

問狂者行不掩言亦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  
式之類耳必無溺于汙下之事鄉愿之忠信  
廉潔謂之曰似則非真忠信廉潔也矯情飾  
偽可以欺世俗而不能逃於君子襲恥于外  
而終無得于中故曰德之賊也若果所行真  
是忠信廉潔則必為聖人所取何至病之若  
是耶今以行不掩言者為狂而忠信廉潔為  
鄉愿則將使學者猖狂自恣而忠信廉潔之

龍先生語錄卷之三  
行蕩然矣請問其說

狂者行不掩言只是過于高明脫落格套無溺  
於汙下之事誠如來教所云夫狂者志存尚友  
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  
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光  
明特達略無回護蓋藏之態可幾於道天下之  
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  
以進于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  
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

得此之  
真忠信  
似也

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句說謂之似者無  
得于心惟以形似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  
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  
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收缺妻子便得以非而  
刺之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  
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汚染  
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  
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  
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

龍先生語錄卷之三  
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

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  
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  
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  
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  
免致疑於妻子况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  
人之道乎夫鄉愿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  
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  
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駭

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狃俗之情虞廷觀人  
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  
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  
微處密窺而得之譽之泰鏡之燭神奸自無所  
遁其情也

### 萬松會紀

少松滕子率學博諸生會于萬松仰聖祠中首  
舉乾潛之說請聞其義先生曰乾之六位皆乘  
龍御天之學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隱而未見龍之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  
人所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才智易於眩露汲  
汲然求見于世只是不能潛未免於易世成名  
之心不足以達天德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  
是二義遯世而人以爲是如神龍之潛於淵可  
望而不可卽有名可成無悶爲易遯世而人不  
以爲是則非之者衆矣或以爲僞或以爲矯甚  
或以爲取捷徑圖速化無復有名可成無悶尤  
難學至于無名甚至矣古人論學必以此爲極

分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致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語曰人不知而  
不愠皆此意也文言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在  
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洛書之履一一順一逆  
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潛龍之學也復  
問蒙養之義先生曰蒙者穉也山下出泉蒙鮮  
之者曰靜而清也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赤子  
無智巧無技能無策計純一無僞清靜本然所  
謂蒙童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人僞  
害之是爲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是鑒竅於混沌  
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  
知識反爲良知之害才能反爲良能之害計策  
反爲經綸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  
來清靜之體所謂溥博淵泉以時而出聖功自  
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大人通達萬變正是左右逢原混沌剖出  
唯必以通達萬變爲聖人乃是鑒竅於混

沌也

致知議略

徐生時舉將登學敏所君之命奉奠 陽明先  
師遺像於天眞因就十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  
廓念菴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証所學  
三公言若人殊無非參玄演繹以明師門致知  
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夫良知  
之與知識差若毫釐寔實千里同一知也如是  
則爲良知如是則爲知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是  
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  
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  
龍登生語錄 卷之三 三七  
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  
後天矣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發而中節之  
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  
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  
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卽是世儒依識  
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  
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爰述一得  
之見釐爲數條用以就正於三公并質諸敬所  
君且以蒼生來學之意

獨知無有不良不中不偏良知之體顯微體用  
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親  
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  
察者此也知體本空著體卽爲沉空知本無知  
離體卽爲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卽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  
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  
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  
龍登生語錄 卷之三 三八  
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卽寂而感行焉  
寂非內也卽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  
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  
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  
吉而寡凶審幾故過吉而避凶過之則爲忘幾  
不及則爲失幾忘與失所過與不及皆爲不中

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迹故曰不遠復無祇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歿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懼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開然指以爲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

龍龜先生語錄

卷之三

三九

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端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其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滿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

不足以審音而先淆以宮羽其不至於喪失而瞶瞶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正而遂以格物爲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

龍龜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致知議辨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迹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

雙江全集

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  
若爲學者言法惡當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  
庸亦言內外今言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  
先後今日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  
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  
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  
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前  
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  
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  
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  
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  
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  
不離感含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  
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  
功却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却在後天上用明道  
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却於已發處觀之產

先天吟云若說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着工夫  
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  
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  
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  
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  
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機也知  
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  
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  
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  
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  
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  
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  
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末徒以制之於  
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  
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樂先天之學  
是未後天而奉時者後天時行後天而與  
曰奉曰正正是養之之功若外此而求所養  
之豫即是遺物而遺於人情與聖而後之旨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爲有焉矣卽寂而感行焉卽感而寂存焉正其  
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  
以此爲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爲  
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爲內感  
爲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  
爲外以感爲內而於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  
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內外之分則  
寂無內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  
良知卽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則謂良知在人人無不有之性有能一  
念自反卽得人心之體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之  
翳謂之晦其性一而明體卽見原未嘗有所  
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  
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  
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爲妙悟而妄  
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若論實際非但中人以下所不能及雖聖  
人亦不能及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  
於經言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  
字遂調乾知爲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爲獨知七  
德成備爲統天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及下文照之  
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爲乾坤之  
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  
則天下之理得而後天地位萬物生他天曰夫乾天  
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天知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阻險言其變能說能研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聲聲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太始太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爲義本明不須更訓至字下文証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爲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卽所以贊仁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肯爲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說發便屬暗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蓋嘗以學之未能爲憂而乃謂偏於虛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聖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吳

明察爲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爲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爲無形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至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至夫感靜以御乎動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益本卦之止而說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絕念吾儒得之以通感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虛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悅以發其蘊是矣而謂獨知是良知的萌芽纔發便屬暗聞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致虛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內別有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至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未盡契也良知卽所謂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



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  
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  
玄德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  
即是虛明不動之體即是易之蘊致者致此而  
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主  
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悅則應之至不  
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爲發而屬於觀聞別  
求一箇虛明不動之體以爲主宰然後爲歸復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三

四

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  
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絕念吾儒得之以通  
感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  
是人心真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看  
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  
誠神爲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爲人心真  
體用不幾於舍筏求岸能免望洋之嘆乎誠精  
而明寂而凝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

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凝於有也而本體寂然  
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即是爲有無之間亦何不  
可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  
得性常應常定常清淨矣則是以無爲有之幾  
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  
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  
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卽  
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如石焉  
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蓋六二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三

四

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寡貞之疾  
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爲幾也易曰憂  
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  
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  
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  
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  
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爲誠

良知之妙用爲神幾則近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佐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爲義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在以爲之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皆以慎獨爲要獨卽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九

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違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群陰之所能亂却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爲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自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

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克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總是不曾見得故遂信不得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倣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爲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而後爲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一

然之良卽是愛敬之主卽是寂卽是虛卽是無聲無臭天之所爲也若更于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于所主以克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爲坐享之成不幾于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于知之上復取有物以爲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槩柄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槩柄非愚之所知也

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識無以克其自然之良知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併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知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于告人則不敢不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一

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于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爲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

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太心人所固有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卽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卽是虛寂此學脉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盍不觀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十二

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曰可見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所行曰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應而妙不待至之而自無不至今日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政全屬入爲終日與物在對能免牽已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行畜千里兄謂覺無天發亦不可以寂言此覺

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人於茫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謂師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能發而中節便能感而達通感生於寂和絪于中體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攷而謂之茫昧支離則所未解動靜之分亦原於易曰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廣大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闢則專翕之發也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夫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為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鏡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平此喻未為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物無工夫者以爲然

先生曰欲致其知在于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

知卽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著之神卦之知神知卽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卽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卽是神明之德何所歸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工夫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爲贅詞

門爲勸說求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應感之用也天下無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爲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爲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迹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世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斷然於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子物

不過之說亦以爲全屬人爲終日與物在對  
已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懲羹吹竽之過耳寂是  
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  
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  
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  
卽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  
匣在臺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照無分  
於在匣在臺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  
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

龍溪先生龍

卷之三

五

專翕專翕卽寂也直而開卽是寂體之流行非  
有二也自然之知卽是未發之中後儒認纖知  
卽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中故謂之茫昧支離  
非以寂感爲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  
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爲意  
欲之動恐亦求精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  
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爲性而  
不知係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

以當下爲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  
不犯做手爲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  
天地見成之息爲息爲已有而息之也仁者與  
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  
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  
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歛爲主則  
一而已

龍溪先生龍

卷之三

五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卽其生化之元理與氣未  
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  
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昂認爲已物而息之  
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  
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母者儒公之  
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  
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却是名言不敢  
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  
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

也予之所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爲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爲性亦以覺爲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爲有所歸與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于禪定佛家亦是三乘証果之學非卽以虛寂爲禪定也佛學養覺而畜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佛之宗也

格物問答原旨

各敬所王子

展誦來教承示格物問答拈出無欲二字爲聖學第一義足知良工爲道苦心此原是濂溪王靜無欲派頭然卽以格物訓作無欲與先師格物宗旨似尚未契請先發明師門格物之說然

後兄之云云可從所贊也

格物之說是意之用處無意則無物矣後儒格物之說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必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知及至反身而誠又須用持敬工夫以成其知大學將此四二要緊字義失下待千百年後方纔拈出多矣不自量也已夫實心之謂誠誠則一誠是謂敬一則誠非兩事也既說誠意則不須須臾而敬而敬在其守矣故曰合之以敬而益綴大學誠意以下皆有傳而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傳致知格物非有缺也誠意之好惡卽是物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卽是格物毋自欺也不自欺其良知也慎獨卽是致知慎獨工夫在好惡上用是謂致知在格物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是寂感相乘之機非卽其物而格之則無以致其知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要誠意盡之矣故曰補之以傳而益離格物是聖門第一段工夫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是致知所以致其知也天生蒸民有良知則良知是天

然之則物是倫物感應之實事如父子之物  
斯有慈孝之則有視聽之物斯有聰明之則倫  
物感應實事上循其天則之自然則物得其理  
矣是之謂格物

來教謂諸生所問惡外物且不可況欲格而去  
之亦是善問兄必欲以無欲證之謂指惡外物  
之物爲父母人倫亦在其中非吾所謂專以爲  
物欲者也無欲須於人倫事物上磨豈可與惡  
外物之物同乎云云是以一物爲兩解反成纏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繞若如先師本言人倫事物之物即惡外物之  
物本非二義在人倫事物上磨格其不正以歸  
於正正是無欲工夫舜明於庶物之物即是格  
物之物謂之明者致其良知而無所蔽也見徑  
以物字作欲字者從古無此訓釋易曰乾陽物  
也坤陰物也曰復小而辨干物曰言有物曰精  
氣爲物記曰以卿三物教萬民中庸曰誠者物  
之終始曰爲物不貳皆未嘗以物爲欲也即如  
孟子所謂物交物語意在引之然後爲欲云云

嘗即以物訓欲也如顏子非禮勿視勿聽視  
聽物也非禮之視聽方謂之欲勿視勿聽正是  
克己無欲工夫亦非并視聽爲欲而欲格去之  
也克己是修治之義克己猶云修己未可即以己  
爲欲克己之己即己之己本非二義兄援  
爲一章兩解之義謂克己之己不礙由己之己  
無欲之物不礙本末之物夫己無二義物無兩  
解虛心善觀本自明白兄提得無欲話頭煞緊  
隨處與他襯貼故執見未肯盡捨耳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與存齋徐子問答

存齋徐子曰公既高年階明歲八十矣今忽忽  
作別恐後會難必將遂虛度此生何以見教  
先生曰吾人年入榆暮後來光景無多隨身資  
糧作何幹辦一念相應即無生死縱未能超亦  
任之而已公靜中所得幸一一見教庶不辜此  
行也

龍先生語錄

徐子曰竊聞人之良知無聖無凡無古無今但  
能存此即隨身資糧具足何勞更辦幹亦何生



死之不可超俗家所謂當住法身者也吾人年雖已入暮然一息尚存此志不宜少懈請各於此加勉何如

一針

先生曰良知本來具足本無生死但吾人將意識承受正是無始以來生死之本不可不辨也望我公密察弗將魚目混珠吾道之幸也

去人

徐子曰知與識吾人誠未能明辨但其病根却緣只以良知作談論而不會實致其知譬如窠人不曾蓄有本珠故遂以魚目為珠耳今請更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全一

為後學發明致知工夫何如

且顧自記莫曾後

一針

先生曰良知無知識則有分別譬如明鏡照物為明奚啻千里若直下認得無知本體自見應感一照而皆真方不落生死不是識神用事

徐子曰鏡體本瑩故黑白自辨若鏡為塵垢所蔽須用力刮磨以復其本體刮磨正是致知工夫苟執非樹非臺之說只懸空談能辨黑白恐終無益而則其談處先已落想像推測日汨沒

於此而不自知矣

先生曰致知正是去垢工夫不落想像推測若

又二

我公見致誠後學通病不可不深省非樹非臺不說了便休然須認得本來無物宗旨自無

所可意終日行持只復此無物之體若此外加一毫幫補湊泊終日勤勞祇益虛妄而已

徐子曰我公見致終日行持只是復此無物之體甚善甚善蓋工夫本體原非二物故無二用

若以工夫可無則本體畢竟不可復而當應用之時不免求助於幫補湊泊矣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全一

針

先生曰某所請教不是謂工夫為可無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

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然窮其用

不待此便是

萬曆庚辰春先生遇五臺陸子於嘉禾舟中謂  
曰八十老僂生死一念比藕較切究明此學共  
證交脩同心之願也陸子因舉大慧謂若要徑  
截理會必須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頭得這  
一念子啐地折屎地了得生死方名悟入  
將妄想顛倒底心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  
心知見解會底心一時按下只以話頭為拄杖  
不得將心等悟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舉處承  
當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得向意根下  
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躲根不得向語路上  
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不得處在無事甲  
裏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用時無聊賴時莫怕  
落空能知得怕者是誰心頭熒熒轉轉迷悶  
到這裏却是好消息不得放歇提撕來提撕去  
忽然因地一聲見倒斷也此是大慧老婆心  
切拖泥帶水  
合此更無可用力  
先生曰予嘗言此  
此古人不得已權法釋迦主持世教無此法

門只教人在後着二箇心般若所謂智慧也嗣  
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  
及達磨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失其源流  
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  
中如嚼鉄酸餒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  
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  
未嘗有實法與人善學者可以自悟矣先生因  
扣陸子看話頭與致良知公案是同是別陸子  
曰若要了生死必須看話頭若只守定致良知  
再得八九十年也了不得先生曰此盡言苦心  
也本將先師知之一字作趙州無字話頭日用  
應酬時時不昧此一點靈明不作知解想不作  
道理會亦不從知上躲根亦不作玄妙領略此  
便是了了常知宗派否陸子曰公舍不得致良  
知四五十十年精神流注在此已有師承且了世  
間法幹經世事業若要了生死出世間事必須  
看話頭方是大超脫勾當二者不相和會若謂

擇於斯二者先生曰世出世法本非兩事在人自信自悟亦非和會使之一也若教誨我致良知功夫欠誠一真切未免落知解涉義路未能脫得凡心尚以分別爲知未曾復得無知本性不敢不自力若要舍致良知另看箇無字話頭真是信不及且持話頭只爲要見般若本覺真心良知卽是智慧無有二法若教舍了良知所持又何事耶陸子因請問致良知功夫先生默然良久曰子信得良知未深不會在一念入微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五

愛憎四病不出有爲能所凡動氣時皆是我相未忘未離四病學道人未了公案古云打破虚空爲了當不可以不深省也先師良知兩字是從萬死一生中提掇出來誠千聖秘密藏善學者自得之可也陸子曰宋之儒者莫過於濂溪明道只在人天之間亦未出得三界欲界爲初禪色界爲二禪無色界爲三禪雖至非非想天尚住無色界內四禪始爲無欲阿羅漢始出三界天人不足言也先生曰此事非難非易三界亦是假名總歸一念心忘念慮卽超欲界心忘境緣卽超色界心不着空卽超無色界出此則爲佛乘本覺妙明無俟於持而後得也先師謂吾儒與佛學不同只毫髮間不可相混子亦謂儒佛之學不同不可相混其言雖似其旨則別蓋師門歸重在儒子意歸重在佛儒佛如太虛太虛中豈容說輕說重自生分別子旣爲儒還須祖述虞周效法孔顏其究良知宗旨以篤父子以嚴君臣以親萬民普濟天下紹隆千聖之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六

信儒學明佛學益有所證將此身心報佛恩  
道固並行不相悖也

卓吾先生批點龍溪王先生語錄卷四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閏卿漸菴李子互臺陸子臧詞具舟  
迎先生爲南滁之會先生乃以絕妙發錢塘達  
京口適家宰元淵張子比上消舟江壩過訪舟  
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資拜謁與  
聞良知之訓教人立必爲聖人之志親師取善  
龍溪先生語錄卷四

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先生因以  
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  
論當贊決題覆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  
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僞學澣謂奔競本須抑  
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  
所能及若僞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察但當虛  
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  
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異日走全椒訪南玄感子  
之誼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觴

子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  
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  
即超無色界與大眾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  
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况色界與無色  
界乎衆中間之惘然

幽峰孟子問大賢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  
生有。是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无  
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所成。但  
蜣螂先爲之地。則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

先生語錄 卷之四

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  
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  
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  
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  
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  
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  
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

即善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  
靜養則不可見。字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即所  
謂極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  
指良知真頭。而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  
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  
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若是。知其所當然。察  
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  
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

先生語錄 卷之四

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  
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上求  
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見一章之義。  
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  
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  
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  
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爲。必不能盡

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慈嶺借路過來是否

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

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馮山西來意馮

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

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

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

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

却須自悟始為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

龍發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

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

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

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義黃姬孔相傳

之學脈儒得之以為儒禪得之以為禪固非有

所生也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

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

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

生前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

出胎時提出故曰因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瓦

性既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

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

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

性夫以未生時存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

出胎時存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

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

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

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

龍發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

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拈出者未

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

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又說三教一樣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

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

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

無全牛非腴理衆鮮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

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地在物先猶言見天地

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危下見上  
勝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  
調道冲淡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  
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  
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  
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  
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  
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  
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取  
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取之則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而  
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  
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  
在一念便可證取世人妄認四大為身故有生  
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說一念流浪便是水  
來說一念躁妄便是火來說一念掉舉便是風

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為四  
大所拘碍本無離合學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  
丈夫為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  
之旨但稱各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  
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為天下先者謙冲禮  
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為之先  
是用九之無自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常動之說有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七

諸先生曰然莊渠為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  
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  
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  
荆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  
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  
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  
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  
莊渠曰聖學全在至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  
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



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  
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曰否莊渠曰亦是此  
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即天機  
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  
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講心是常靜亦可謂  
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  
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有  
諸已方謂之信子試驗有日逐應感視聽喜怒哀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八

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即天良知即帝  
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  
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櫛柄入手方能獨往獨  
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藏藏不  
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  
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  
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  
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經

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  
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  
得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尤  
日減不尤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  
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  
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  
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  
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閑嘆伎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九

傾盡情拋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  
有用力處故曰爲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  
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  
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  
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  
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  
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  
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  
聖學脉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  
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曰諸生  
曰求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  
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  
請紀其答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  
爲君臣父子左右則爲長幼朋友內外則爲夫  
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  
有序別信是爲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  
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爲教  
下以此爲學而無有外物之遷多岐之惑所以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絕  
民不興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  
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  
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爲學止此矣而不復  
有明倫之事心性之求間有以心性之說招

之來歸者聞然指爲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求  
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  
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  
倫之說將有憬然而悔翻然而悟沛然若決江  
河而莫之禦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  
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  
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  
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已自盡了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  
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  
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  
行爲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  
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正証知之真切篤實  
卽是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  
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  
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成

人以後有許多紛紜辭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欠此赤子之初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發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蘖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爲之主宰知生卽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本未嘗有死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去進必有業次以爲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

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文字便是進場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卽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一

夜氣之養何如先生曰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出箇生機與人看息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蘖之生也平旦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爲旦晝所梏亡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碍斯謂之存

若不知練書特於其之所爲斯謂之亡臂之  
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活  
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橫自無所  
礙若執定舵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  
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或問志伊學顏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  
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窮  
耕叟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學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四

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  
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  
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箇  
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  
只成自了漢調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  
此志必須學以克之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  
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  
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  
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

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爲多上智下愚間可數  
也方諸易道上智爲吉下愚爲凶中人爲悔吝  
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  
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設吾人今日  
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  
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  
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  
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五

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  
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中才之  
士乎

###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爲主五  
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  
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興  
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  
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

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爲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以自慊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懣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太

而知惡惡而知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乎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謂之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卽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方均齊方正此之謂矩矩之道矩卽所謂良知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非執定之謂

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爲旦晝所格所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舟爲喻今復請以操兵爲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十七

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爲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竅子譬如鷄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或問易之爲義宋儒解爲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爲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

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通變所以趨時也易卽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怠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爲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

龍聲生語錄

卷之四

八

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却含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雪詠樂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爲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卽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卽百僚師旅之化舞雩風詠卽明良唐歌之氣象

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緯手段所謂以無用爲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爲尚未教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爲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斬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

龍聲生語錄

卷之四

九

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衆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問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

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  
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  
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  
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或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爲堅白不足  
自試於磨涅何如先生曰天下之堅莫如玉天  
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  
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汚壞所謂器也夫子是從  
無處安身立命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  
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  
侯佛肸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  
命挈而歸之公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  
嚮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知其勢不  
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

或問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於義何居先生  
曰此一點靈明所謂天之性也率此則謂之道  
修此則謂之教灑掃應對是其致用之時也特

遇灑掃不疾不徐時遇應對不阿不激循其  
而不過是爲制事之義宰物之神皆靈明之妙  
應也此易簡直截根源譬之空谷之聲自無生  
有一呼卽應一應卽止前無所來後無所往無  
古今無內外炯然獨存萬化自此而出天以之  
清地以之寧日月以之明鬼神以之幽山川草  
木以之流峙開落唐虞以之爲揖讓湯武以之  
爲征誅大之爲仕止進退小之爲食息動靜仁  
人之所憂智士之所營百姓之所與能盡此矣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龍南山居會語

定宇鄧子將北上渡錢塘訪先生于會稽會宿  
龍南小居陽和張子鹿洲羅子與焉中夜鄧子



擁衾問曰良知。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明。亦是惟法。孰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卽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龍先生語錄卷之四

主一

聖過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予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爲而我無爲。冥樞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爲龍一以爲蛇。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予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叩曰。康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康洲溫而栗。陽和毅而暢。康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爲法。以聖人爲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速說。質明復相與爲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

龍先生語錄卷之四

主一

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  
謂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  
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  
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卽  
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卽旋改故  
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  
後儒訓解悶懣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  
子慨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所以孔門注意  
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知靜  
中所傳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  
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  
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  
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謂威儀所以凝道  
密窺吾兄感應行持尚涉倣作有疎濬若是見  
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  
欠自無安排方爲自信也

白雲山房問答

八

白溪王子嘗語友饒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  
予念諸友與之懷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  
况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  
教憤而後啟非徒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  
之謂之強聒若千五教答問居一焉辟如醫之  
治病必須病者先起其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  
中病不爲徒發望氣切脉終不若自言之真也  
衆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爲學只在理會性情請  
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  
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涼寒熱無有停機  
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  
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  
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  
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  
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是做做生於客氣傲  
矜之別各也敢問去傲之方先生曰此尤切要  
也傲由德緣做意氣便勝於人而自處於上

視人便。惟恐一毫受侮。用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傲字結果。生疏之反爲謙。謙德之精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爲。則酒清雖渴而不敢飲。餽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爲屈。終日自拜而不以爲勞。是爲主之道也。若是爲客。未免易生彼我較量之心。氣便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辦人處。若常能爲主而不爲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已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爲累。不能專志於學。將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爲物。物卽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誦。究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爲出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

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爲有助。不惟有助。卽舉業爲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此亦切問也。何不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晷。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非

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參靜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願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窺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已免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因。不敢作惡於人。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六

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默窺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肯一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為教。但欲借此為諸君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爲從違者。若之而可乎。衆人之情。不負先生之教也。先生曰。非著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怪。善學者。聞之。莫不。恐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臯陶陳謨。尚擬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六

朱戒以漫游傲虐。若命項輩然者。舜皆樂取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爲從違。却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爲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偏根本。皆未有傷譬之昨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爲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消滅。不爲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緣遣釋。不爲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今謙下得來。或平時徇情貪欲。只今廉靜得來。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今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今勤勵得來。寢微寢昌。寢幽寢著。皆緣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協。其觀望以爲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

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以虛名惑石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夢入清都自身却未離濁廬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正氣客氣尤爲聞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資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爲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舉業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致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于玄略周子順之

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爲快學究及庵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爲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卽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十一

後能無過分之尤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

吳浦菴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于興浦山房因置榻園中其修靜業沈子益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予山中乃相與拉張子太華放剡曲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扣關蓮池出迓坐丈室錢子正峰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卽觀也察念始不落空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而黑白自辨此卽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

本體之明不虧此卽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奢摩施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卽誠意觀卽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非有二也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爲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爲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于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



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于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差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差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即本體以為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方能不亂而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為應感所謂處也而有欲如室而不通知止以至于安則有以養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

而能應之云云介于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曰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工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本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工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已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為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



先修其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于耳心本能言發竅于口心本能動發竅于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經欲正心即屬下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此自未而歸之于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為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為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為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一國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則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與于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知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望則衆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于條目者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三而有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汚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爲欲所得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進之事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視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即費而隱之隱微即龍溪先生語錄

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為中庸首章戒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處事守節之和修身處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于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為率性之事以為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敘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慎獨之功似為剽法以不覩不聞為靜存莫見莫顯為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為暗處微為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慎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瘡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慎之內更有可約即為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即為緣物中和原是一箇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效驗求位育此非學本也此

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咨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耶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為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聖

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于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為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為坎離為火西交于坎火主下二而變為

震坎為水東交于離水主潤下而變為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既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既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為乾下為坤離為日生於東坎為月生於西艮為山夷於西北兌為澤滙於東南震為雷奮於東北巽為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即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即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為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旨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為學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聖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歷次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  
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意則  
既聞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  
書以叙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  
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已陰陽之變不可  
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  
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  
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

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  
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  
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于  
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  
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叙之疇絕無關涉  
書曰絛汨陳其五行天不界洪範九疇焉能開  
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河圖  
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以象之如  
洛書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

其瑞理或有之昔儒謂鬼微物也可以起數乃  
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  
盈縮以爲分合湊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  
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  
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  
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  
卦亦可以叙疇洛書固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  
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  
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  
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  
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  
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  
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  
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  
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不仁靈氣  
有所不貫也不違不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

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體乎物而非濤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即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爲與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即著方體不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以至于命一也分爲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易爲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者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聖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根子。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般之用皆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皆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心所

龍

卷之四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聖

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背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背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習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不應也應即應九夫俗學也絕應二乘禪學也應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離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皆爲之輸故曰益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

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  
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  
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為憧憧物交而引  
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  
曰慮慮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  
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  
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庸  
為良知心之良知是為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  
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六

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  
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夫萬  
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  
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  
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  
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  
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  
謂之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

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下  
能使之著是謂之德若曰微者著即昭著也  
睹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  
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  
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  
之形容微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  
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為解也  
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為真  
樂古人之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四九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  
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  
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非與非也叩兩端而竭  
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  
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  
受命以多識為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  
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  
如之與予欲無言之論所以做之者屢矣賜終



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顏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王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生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邇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十

感不涉思爲是卽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闕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十

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卽謂之復成之者性卽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纖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默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九卽師門

所謂良知萬物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卽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卽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卽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爲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爲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外汨逐境流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繼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縱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湏

從發上始見惺惺靈靈之心卽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拯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卽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誘于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其食悅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談于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其食悅色爲生理而其之說之昧于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諉命于遇以白與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

生理使人從事處用力以歸乎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排故欲分而二之也

###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箇不動心學者只是學箇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龍谷先生語錄

卷之四

孟子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即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即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

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舍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求箇正當處先師煮空鑪之驗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戒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

龍谷先生語錄

卷之四

孟子

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與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問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喻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狗與要涉思為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開然指以為異聖學何因而誤乎

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僞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轉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天稟傑之

士無所待而與者皆註與望乎

致知難易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公本收攝保聚之說請正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爲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克然以爲天成念菴子惧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爲收攝保聚之說以掩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後真機回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陰窮矣然後真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豈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計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盍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克然者自畫焉可也此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庵苦心也。雖然良知在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意識解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絕意去識。絕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惚。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四

五

忽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以億中。以學爲識。以聞爲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譬之古鑒。鑒于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兢兢常爲主。不爲境遷。不爲物引。嬰兒而有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闢夫闢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  
藝術與物爲競常懷欲上入之心皆闢也壯年  
血盛氣克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  
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益如群龍之無首如  
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  
一生幹當可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趨  
洩鼓舞已倦少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  
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恤自怨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  
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  
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  
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強蒙養以貞可  
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  
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  
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  
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  
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

萬物此育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  
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  
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  
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  
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己者也  
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從負初志  
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办以收桑榆之功不敢  
以老而自棄也

憤樂說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七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  
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  
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  
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  
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  
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  
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  
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  
礙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



焉日有事學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于目自開自閉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爲些子涉屈所礙便不快活便入于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涉屈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欲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云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脉路問日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昧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爲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歛德愈厚則迹愈混故曰知我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三



者希則我貴。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道。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故明此在上則爲伊傳。明此在下則爲孔顏。各盡其德。業未嘗有所意必而動于境也。

###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飾好也。罰所以飾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太學之道。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爲家齊。公于國。與天下。則爲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 天心題壁

先師嘗有傳物養生。借端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有至者。問其緒餘。可以請專。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剝竊。鉅釘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蔽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喪而業亦不進。勢輕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

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沉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是出之而不知耳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疑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爲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腑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爲說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廢舉業者緣不會在心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地上用功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滿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功不惟有功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

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

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為學之志反為所奪耳看六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膠破為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已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為甚哉所云言不可以偽為乃是不証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詞為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紆徐操縱開闢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

龍先生語錄

卷之四

六

觀之真可一笑

卓吾先生語錄

卓吾先生批評龍先生語錄

新安後學

吳可善 校正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為良知孩提之愛敬今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法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欄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師門大矣竊意良知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此子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僞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之

改過所謂復者復無過者也良知真體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僊佛正在于此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

與聶雙江

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于無欲源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五

二

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爲學真正路徑正是致知真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泰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真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

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郭

歲裏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爲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蓋良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于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曉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掇迺是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况雙江公迺是觀體假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爲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著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爲有補于師教耳其亦有東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五

三

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專

爲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甫不成稿日後光臨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絕無疑貳下筆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而卽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

###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于寂然處自信真有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依傍道理得來念庵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打併未知兄曾與證究否有東達雙江念庵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

致請貞之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橫權實信手拈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涉安排學術事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而傳後耳

### 與魏水洲

歲終匆匆惜別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充裕但中秋結胎之肯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

一種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良知兩字萬劫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總持良知是性之靈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件令其堅固弗使渾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之道古人以日月爲藥物日冕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真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真氣爲種子皆後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 與魏水洲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浣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覲叩爲念近有方外傳園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了性爲宗性是萬劫不壞之真體所謂無漏清淨法身只緣歷劫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自由無所碍滯如

金之離鎖潛藏變化自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連牀默証亦千載一快也

###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衆中未緣細請殊切耿耿知吾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方知不諧于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辭

對症藥

龍巖先生語錄卷之五

六

氣達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亢宛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胸中廓然弗作纖毫疑滯固不容舍規矩以徇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爲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亦是凝滯未釋猶有機在故神馳中氣散逸展轉反側祇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于此否人

云未睡眠先睡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此子掛帶自將類乎其委然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訣亦便是學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睡睡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

龍巖先生語錄卷之五

七

言四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炯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爲緣轉是謂還平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蓋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

行持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  
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已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  
帶來的雖男如金現一此子靠不着况身外種  
種浮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  
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  
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棟此  
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此便宜挨過歲月亦是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五  
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  
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髓徹潔潔淨淨  
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  
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  
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己  
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  
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  
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  
已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魚而欲

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  
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爲千古絕學庶幾  
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  
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己真有箇悟入  
處雖盡將先師口咎言句一字不差一二抄謄  
與人說祇成剩語誑已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  
得於已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爲虛妄只  
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  
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裹陪奉心腸便  
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五  
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  
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已抵北關一路感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  
一點靈明自王自照未至昏憤始信古人毀不  
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  
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  
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濤雷而喪七鬯震及于  
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



徹體掃空真大矣。今人言無復一毫牽纏。閑居時。意安庶不辜負上天一番。凡就至意。此世間原無一物可當情原無此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年的聚頭。從未生已前觀之。亦是假合。和光身外長物。可永保乎。所留會紀數陳梗槩。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念重。不覺纏繞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龍巖先生語錄卷之五

十一

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脈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之樂。又在春雲。不覺念之惘然。老師良知之

肯原是千古絕學。願乎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本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龍巖先生語錄卷之五

十二

衰年行持。亦不出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

答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苦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

以至于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于義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廷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龍谿先生語錄卷之五

十二

得無咎也賢如溫公終身夫能到此只爲良止之意未免爲口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于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答季彭山龍鏡書

今嗣令坦回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踈謏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况久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其致切劘之情耳來教疊疊數百言及與月山所論龍鏡一書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懃懃憇憇時憂衆之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茲據其略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丈云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于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水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

卷之五

十三

自然之所欲爲。人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我  
制之。遂使三千大千天地百萬物。其中和性情本  
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  
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  
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又云龍之爲物。以驚  
惕而王。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  
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  
王。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  
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四

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爲宗。驚惕者。自然  
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  
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  
互根。竭力而不以爲勞。省力而不以爲息。道並  
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迺是真自然。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迺是真驚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  
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此。或者以爲聖人本

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  
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  
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爲之說。以  
誣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  
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  
然無欲。是卽本體。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於  
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  
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  
生。蕭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

十五

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  
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  
而王。變化不若以無欲而王。變化更爲得理。驚  
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  
至于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  
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踪  
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  
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  
如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虛。若便指爲先

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于此便有頓悟之  
則不惟事自自然亦事自乾坤矣 楊慈湖不  
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  
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離念心無  
欲則念自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  
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良言此意之旨終小  
化醇醇而本營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  
有欲而因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成德之謂慈  
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榜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六

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微動  
徹靜徹內徹外徹凡徹聖徹古徹今本無汙染  
本無增損得喪寂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  
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  
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恩可  
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  
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在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卽此知是良知卽此知是致知卽此知  
是本體卽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七

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  
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  
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又  
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王也恐亦未爲定論  
易曰乾知太始良知卽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  
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太始順  
此良知而行無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不義訓  
知爲主反使聖人與草木白話頭含糊昏亂無  
人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

中奏泊幫神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  
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  
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述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  
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日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  
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  
旨祇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術疑良知孤單不  
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  
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  
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  
龍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九

不足以主經綸而神變化檢閉靈竅壅閉聰明  
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  
孔門諸賢訓法孔子皆以聖人爲學雖不免意  
見之雜然未嘗落千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千百  
千萬于此矣蓋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  
染入于人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  
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  
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牢搭支撐假借粉  
飾以任情爲率性以安逸因循爲自然以計算  
龍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九

爲經綸以遷就爲變通以利害成敗爲是非以  
憤激悻戾爲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駕  
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爲知學譬如夢入  
清都自身正在淵中打眠全無此子受用今日  
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  
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  
可強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  
心悟人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築自不在意  
思裏尋途輒只在一念微知處點點又過

萬家昭然總歷千百年之絕學以抵于吾人  
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于夫子始為報答師恩  
耳其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頗真執  
事師門倚頓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  
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  
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  
一變之機矣

與潘篴江

龍巖先生語錄

卷五

手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倦倦款教之  
至情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  
其髓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為生死  
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  
是即所謂歷劫不壞先天之元神養生家一切  
脩命之術只是隨時收攝保護此不壞之體不  
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雜  
所謂神丹也凡銘永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此意  
兩字情來

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  
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  
而中和出焉即久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即宇宙  
在手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  
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為情境所奪不為渣滓所  
染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  
無生死執各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  
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道  
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母謂吾儒與養生家  
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舍望只專心定念  
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  
世一番未脩儒道先脩人道到此辨別神儒有  
無未為晚也

答萬履菴

龍巖先生語錄

卷五

主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  
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  
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尤  
為緊要云云此是發儒通見不足為異其實未

發不以時言心無時無方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于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箇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即本體是功夫天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為功夫若有未發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忘見但既有所分終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曰復顧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為虛幻也執事謂下肖稟上品之資者欲

龍溪先生語錄

與三

見邱

聖心者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齊公同志默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適志玄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過江右與雙江公少初踈山羣衆默証頗受教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也念菴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管較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

切情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永訣人皆以為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一此帶不去可自信者惟惘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為末後了手一著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此乎放不下縱使助業橫四海辯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



無言無事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爲境轉所謂  
通書夜之通而知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弟年來  
于此件事頗覺切己亦頗有悟入處去年白下  
之會草草未盡所謂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  
乃是萬劫不壞真性此性無體易于緣物一切  
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性而已譬  
之日光普照必得月魄爲之收攝始能歛而不  
散疑而不溢相視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  
交自朔至望性歸于命自望至晦命伏于性迺  
龍先生語錄

卷五

五

與呂沃洲

獻歲諱知道履亨泰爲慰去年訟事是吾丈竈  
障所遭但降魔功夫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  
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鋪面只應收攝保愛計  
個受用經此一番狼籍與泰然忘機境象有差  
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  
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

之見剩以此爲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  
一着大轉身處未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爲究  
竟法也不肖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爲嫌吾  
人八十上下該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  
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洒受用方不負大丈  
夫出世一番也

與潘水簾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  
其間煞有機數若不得其機不入其數雖終日

龍先生語錄

卷五

五

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  
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  
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疚於心時常  
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其擬玄作潛虛  
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數也人心本虛本  
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  
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時懽於心是謂集義所生  
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儼然豪傑而  
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善習不察未爲門

好

好甚

通以其本也。曰學者談空說妙無  
 當於日用。不覺其常是之謂。說曰。周孔身尊  
 繼而行商賈是之謂。偽。繼以偽之過而遂以  
 為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其行無聞是  
 之謂。蔽。間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為躬行  
 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曰。陽明先生云。心  
 病雖不同。其為無得。下。曰。陽明先生云。心  
 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良知三字。示人。真。是。于  
 古之秘傳。入聖之徒。徂時時提醒時保。任不  
 龍先生語錄 卷五 云六

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天下之能事  
 畢矣。其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在  
 是。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者  
 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聞之惻惻動  
 心。昔元老論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  
 理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縱之。  
 當事者之心。豈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  
 為戒。魚兔未獲。毋舍。豈未完。毋。撤。將以明之。非有所許。意而欲抑毀之也。

書

吹聲。惟影之徒。巧。於。遂致有所變。置。  
 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內善類之疑。  
 譬之太虛清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照。綴世  
 道汚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  
 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  
 者不可以不慎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教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  
 對之樂。恒不忘。夢寐間。邇來靜中課業。更何如  
 龍先生語錄 卷五 云七

所謂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玄機。虛以適  
 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  
 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思為泥。  
 典要甚至求假于刑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  
 識。以為儒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闕然指  
 以為禪。間或高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  
 之學。在於敘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  
 抑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  
 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感。應千聖之絕。

學也人孰不願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  
句之外者有幾死於言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  
一綫之脉所存幾何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  
有得於禪理同與是庵之問辨之已久幸有以  
終教之夫我公托疾決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  
是非有矯於世亦非優游好道求以適逸薄若  
寵而不顧也既爲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  
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  
等苦心豈士之謬謂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  
龍溪先生語錄

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酒  
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于鄉人卽此便是中  
和位育與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  
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我公靜養多年驟當忙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  
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  
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  
之魔若干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爲

擾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  
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真所謂赤日當  
空魍魎潛消者也

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  
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  
納婦方爲克家之子非有人魔真手段未足以  
與此幸默識之

與陶念齋

天子新祥肅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

責其功貴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內外得人在內所賴全在中官蓋幼主深處宮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此輩伎倆染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耻者方倚以爲進化之術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爲異類若將免已絕不與通則又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手

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辦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輔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不二心之臣圖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倦倦于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卽今尚衣供奉之後虎賁卽今持戟護屏之後正指此輩而言也蒙九二包蒙納媚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親視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三

手

爲一體手足耳目共爲一心之用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不必出于已也彼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心交構忿息上下爭馳于利以相把軋欲成一體之治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不肖隱憂不怠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鑑錄三冊寄麟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爲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適得玩少知勸阻與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與物同體非止爲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揀擇大丈夫爲大事因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

與陶念齋

龍溪先生語錄

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真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泰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法氣態皆是義理王伯誠僞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

微精一之外無間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歸涉幾許程途揣摩依仿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 聖

龍谿先生語錄

卷五

三

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杲中之德臨之于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世丈旣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默誠慢者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清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長明所照默識心

通顏子之學所謂體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十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訂述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廡下而爲宗子者尚泥

龍谿先生語錄

卷五

三

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俎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爲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又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人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惡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

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  
毀譽爲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  
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以庶易嫡是非無從而  
明者則滴血以爲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  
傳真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  
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  
污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  
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手書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  
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  
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  
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  
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  
信本心自有大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  
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敬應不過其則方爲煨  
煨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求而又持下

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見成時便成無忌  
免墮落兩邊其爲六德應子與一而已

與趙尚莘

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  
人習于尚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  
其有不合處要之還是爲性命心未懇切未免  
從見上轉

與趙尚莘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手書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快快如有所失包裹  
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屑屑去盡  
只密察本來真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  
癢上起迴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  
管見則扭捏自除時時是真性直達乃是真放  
下時時是真性流行乃是真舉揚若作二義商  
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上未免有一紙  
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  
人同心其用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爲吾人  
利刃之功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

答趙商

領兄手教知爲這件事甚苦。嗟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或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聞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

答茅治卿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向承以所見錄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聞來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奏。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証謂証是兄真實不誑語。某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即是天地設位而萬物各得其性。其中齊戒神明洗心與此也。而

從耳根入來終歸於心。只今日道

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齊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悟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友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三十一

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真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友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真不假修證。只緣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卽本體便是功夫。所謂性



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力工夫求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不同而于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泯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甘心不學則已學則當以顏子爲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

龍溪先生語錄

卷五

三九

是何學迺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臆識爲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及源以收掃蕩廓清之績是殆壅閉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於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脉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率而闕然指以爲禪

將易簡宗旨又墮于支離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

與諸南明

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感神應真是真非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入之真機世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爲不足蓋天下之變反雜

龍溪先生語錄

卷五

三九

以知解意識或泥于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昧其機而不自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蓋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爲而治千古經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爲用知纔有所雜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爲義襲而民真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

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世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塵而世之所指而仰者不過某某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修聚修散能幾何時自己真性命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嗜欲以來破敗不少古爲強仕之年今爲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樽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

雖有美譽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某不肖不能早覺以孤于悔今以悔心就質于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執事既已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脉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固爲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皆慾自然淡息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 與李中麓

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兄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人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皐稷契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此小精神視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徧其所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

不能徧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真爲性命漢言下便有决烈便須通體放下以求日新寧忍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轉在對筭算口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

格物之學未盡明透。誠見血不涉皮毛。便是其非本來明白。而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當空。容光必照。懸懸。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後儒却被問見知。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口來于此件事。殺有著落。吾道可幸。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良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五

聖

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

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者。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為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内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才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雖有不同。其為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自然有在。也無窮之飛魚之躍。曾存管帶也。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

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提執。而自固。迺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舍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深說。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疑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内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着空。因兄見示。已曾有簡請。廣并達。雙江豈期尚未至耶。有未當心。不惜煩教。求正之願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五

聖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似若不打破。千古學術。王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兄。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

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  
一項提掇學術與曲盡而事功種種應  
迹正是此學下手處使人讀之則可以默証  
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爲何如  
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別  
誌凡兄所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  
一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謾地  
抹過亦吾人之責也均後事歲終想已完結蓋  
爲鄉人作數十年福緣不得不以身任之然此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

亦是一時應迹根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所  
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打破虚空未可盡委于  
外教之寓言也

### 與羅念菴

貴省自廊翁拊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  
甚諸友悵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真  
心未能盡爲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  
斯道者不可無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已  
而倡之者衆和之者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

之義重敘樂求此道之不明不可得也若各各  
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灰息求此道之  
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真純粹白同  
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臥不出于一已  
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真遂生  
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計爲得且見荆川出山  
大業未究遂有所懲益堅遜世竊計此亦過矣  
大乘禪宗尚不肯作自了漢况兄平生種下萬  
物同體真種子世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  
隨處生發豈容自己若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  
休息春秋會時還望爲衆出關將身擔當此事  
以爲之倡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  
說滋長虛見使諸會所燁然脩明有光舊業庶  
不枉大丈夫爲此一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  
老矣不敢不如期趨晤共効切劘之助聞督學  
不喜講學而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  
果人人如兄無係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  
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召真假可立決因循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

徵發可以喻作未必盡彼之過也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痰厥之疾手眼有攤牽處不勝驚  
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  
略妨揮灑豈熙熙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  
忌耶吾兄身雖處于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內同  
志相應不肖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  
但爲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爲此學之  
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以負海內諸兄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六

所用方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爲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近  
見我公應酬諸任其日寂感人心也鮮寂而未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五

四七

嘗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  
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  
則應已不留非擬議形迹可述本體在此工夫  
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後世學術或失則  
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遂吾  
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  
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  
講學之說愚切以爲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  
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  
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痾詞章之陋習  
襲珍二氏之餞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  
人因爲矯跡希寵之具母乃緣堯舜之聲稱作  
桀蹠之嗃矢耶彼偏詖者既不馴於宮牆而廣  
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  
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之不暇况諸公  
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  
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  
道學名號非近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然

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况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慎也

###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適者元老有

帝鑒獨中官無謬似為缺典聞若無事纂輯歷

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為中鑒間

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皆以利害

龍發先生書

卷之五

聖人

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回心向王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浣慰可知古云供千僧不如供一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茲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 與耿楚侗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頓覺明白云云如畫

在人所不免此之謂死也若知盡而不知夜便是歸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道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起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閒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是在也

###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啟稿謂喜怒哀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

龍發先生書

卷之五

聖人

不遷原旨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為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為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惛惛也不肖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落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

見解分疏終未歸一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即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 與馮緯川

此件事須耐心從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摘葉功夫雖使功業蓋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陷須有超逸之足始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爲有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爲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滅歟硬

可與  
功名  
之人

龍溪先生遺書

卷五

五

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入聖之秘藏兄

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即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旨兄之所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爲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即良知之體也塵俗即事好惡即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咏夷猶率爲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卽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兄所呈菴中獨生了了光景只

龍溪先生遺書

卷五

五



是氣機偶息與中章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味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堯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龍先生語錄

卷五

至一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疊疊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恐吾人縹緲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之羞世之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實雖賢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眞如洊雷驚耳令人脩省之不暇非兄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証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兄非捶撻日月一體之初心也敢舉崖略以請

來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略牴牾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朗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執心於行持保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不肯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任也眞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眞知五穀之正味則蒸溲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所汨凡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滑於雜物者不知正味者也

龍先生語錄

卷五

至一

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自己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操勵自信以爲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

只成義襲之學。後世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  
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來教講文公篤信  
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事物之理。訓格  
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也。知識  
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  
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  
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一也。以其  
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  
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  
仁極仁而後為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為窮義  
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  
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聖  
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  
專指格物為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  
惟於繫辭之義有偏。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  
知一也。根於良則為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  
假於多學之助。此即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  
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有本來知識。亦未為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  
舊見。而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謬矣。管千里而已  
哉。來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  
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  
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  
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  
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  
會。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通融附成。已見即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  
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  
於或問兩條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  
但為之有要。而作用不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  
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  
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  
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為。寂而感。以通天下  
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于  
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五

妙妙孰  
問問學

通儒之  
人不可  
以治天  
下國家  
乎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美

則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倫物感應而虛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明應感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脩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 來教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某之格與晦庵陽明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非兄欲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五

美

調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已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即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子云規矩方員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員而方員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員之規矩而天下之方員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機無與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爲之証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是非爲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証聰明塞而磨

知昏其不至於此。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講學。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有不待辨而自明矣。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三。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脩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即是行。一切應迹皆可。及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工夫

龍溪先生語錄

卷五

五九

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染習。與稍有志而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本無修証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証中真修証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即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

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爲足。沒於偽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末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爲過情持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爲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聖

龍溪先生語錄

卷五

五九

會性情。舍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慎獨即致知也。此脩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勇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濫溪王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諸道。

大公順應發大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通  
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脉也文公  
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  
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  
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  
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誰已誰人不可勝贖若  
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教人廢書否不  
然也讀書爲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何  
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  
友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  
書也魚兔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兔是爲  
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  
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兄謂守此進修可  
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其於  
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  
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慎獨道修性復始可謂  
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  
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  
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  
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  
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  
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  
道敢不祇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食牛于主之爲汚也嘗言與鄉黨自  
好分明是兩條路徑學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  
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信自信而非得  
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  
所顧忌以毀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  
自待者疎矣不肖於師門晚年宗說幸有所聞  
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  
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  
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詭爲豪傑者詭  
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倣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  
客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  
義持以爲清脩或籍玄詮負以爲超悟或鄙夫

不是

鄉原

卷之三

卷之三

學之卑陋侈然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蘖之生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可以言而顯者在兄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賜之情亦捶撻相期之初心也

答吳悟齋

卷之五

五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開諭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慰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強爲差排故於不

下不免抵牾有所未合非漫然

異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爲物先師一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脉也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兄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爲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爲心所謂中也當是時

卷之五

五

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唾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爲已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爲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爲天根獨知爲天機是卽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前

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  
心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耶邵子指天根亦  
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及下一陽初動所謂  
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  
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為未發  
之體天機為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  
用其功二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  
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胸中亦且三月其後  
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  
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修鍊不肯豈  
敢以未證為證致讓于兄然竊窺兄之獎尚未  
免以光景為妙悟若存若亡入於恍惚杳冥而  
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  
及良知是斬斷定命真本予若果信得及時當  
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為堯舜不  
肖以為千聖學脈非誇言也何謂知行合一  
有本體有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  
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知謂之行孟子只言知

卷五

五

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  
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真切篤  
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功  
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  
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  
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夫知行  
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  
行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真

卷五

五

指談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  
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  
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  
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  
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所  
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  
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  
字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  
謂實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



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曾行上發明。只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爲二。而謂鄙人之論。繆統反成穿鑿。亦無怪其然也。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於止至善。止至善之則在於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

先生語錄

卷之五

六

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則于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爲善。如惡惡臭。謂之爲惡。戒自欺而求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

所謂慎獨也。舍慎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之功矣。若曰何在不非物。何在不非格。當克已卽克已克已一物也。當窮理卽窮理窮理一物也。當感應卽感應感應一物也。格於上下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心之非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爲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已。應感是誠意真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已

先生語錄

卷之五

六

窮理正是爲善去惡乃誠意日可見之行而繫以當字並舉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于天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所

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

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用之。微妙實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不能無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若先師於格物之旨。則是物理不外于吾心。虛靈不昧。眾理自出。而具萬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員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員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釐千里之謬。不于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員。不以權度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摩依仿。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後。而後為全經也。兄于斯三者果。又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功夫之說。求

仁一貫之說。則齊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知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其於不肖所講之意。有若山蓋之相值。不期合而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為天道復禮。為人道。天道一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聞。非耳聞。聞與不聞存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曾子既唯一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一一者。心也。精察



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然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刺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舍此不成

卷之五

七

宇宙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已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辯其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棄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百年來只是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也

終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六

新安後學 吳可期 校正 吳可善

書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園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顧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却不在此夫天生吾人

卷之六

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歟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脩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腳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奏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

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見覺果何如密  
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不實也悟入處  
不爲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間圖度也辭氣  
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沉和翕歛發  
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  
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  
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  
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  
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

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二

量於聖賢路徑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  
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  
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得自恕乃  
止若是以是隨侯之珠而彈雀持子錦之琴而  
發矍于鼯鼠也豈不重可惜哉臨別之情不嫌  
直致况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忌而不言兄之  
奇節美行登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尚可  
俟弟之獻諷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  
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

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卽望檢賜  
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所諭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  
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  
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  
方人爲者若論于聖學脉自有真正路頭在于  
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

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先師龍場一悟萬外一生中磨煉出來轟轟地  
一根真生意千枝萬葉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  
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亦此後儒臆見  
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  
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真生意非待作爲而後  
有也充曾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亦  
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  
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  
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

是

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天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與沈鳳峰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

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儆不肯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效膜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鑒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忱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屏教章之及聞道復所經汲汲以會友爲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爲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風溼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爲重視萬物爲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更遮瞞此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寢成多欲之累實

龍谿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是无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真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真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真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地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六

莫吾人慎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觀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却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爲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紆紆之中。及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之計。若謂慎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機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

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辯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慎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慎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七

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剝落一番。精純渾澈。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恃一體之愛。率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草可此固出于秉彝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已任顯然有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祟音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此子不得可謂對証真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觀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八

答王鯉湖

承手教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却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慎獨宗旨當不如是大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還不與萬物

作對譬之清淨本地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兢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卽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摩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六

九

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旌鉞蒞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爲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爲有所爲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益然以出者皆有所爲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三

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功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

###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兄齋兄借兵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

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操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于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作見解伎倆遺釋否一切好惡盡能藏藏使人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為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為未嘗學况吾人乎兄既

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為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帶此數百門烏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

###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無意未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愴恍不能快然此其間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一

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疑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久利害反覆毫釐皆決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小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閑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

處在兵中金華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擢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及覺真性流行其帶此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脉路

此此話

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射之有發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此子放這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青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啟候曾入記室否閩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為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時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祇益其斃而已

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筭當不以區區爲干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惠恩至而罰不行固爲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真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爲者也弟于良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疎漏在果能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別之有竊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攪入其間眼前尚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真實受用非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四

解意不能湊泊也所云堅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在理察自見附去所答荆川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較口漫說公乃以爲對病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无礙真金矣公有玉盃還借鉄如意打破總作此念當下印破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苦處入山纔好了手現種種感應之迹又作何勾當耶

答李漸庵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五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情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

答李漸庵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

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卽爲憧憧萬起萬滅。是謂朋從爾思。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原非有二。于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人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責飾。雖使勲業格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一毫交涉處矣。

答劉凝齋

拜公玆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論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

龍龜生語錄

卷之六

十六

龍龜生語錄

卷之六

七

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爲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公于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斂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亡懷。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逃真。醒醉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

一不動心不爲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是色身邊事與本來面目尚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密察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而心領也。夫吾人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八

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脈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爲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妍媸媸黑白以爲鏡體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惺睡無寂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受不暇辯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爲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爲未離見解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真悟一念明定觀體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十九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因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頓闢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爲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吾輩數千百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略疏以請幸教教之尤謂自來學道者端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

解盡屬情識大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偽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爲誠意情歸于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祇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

龍谷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二十

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汚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卽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卽爲凡冥樞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

物不可不慎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像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汚

龍谷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樂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真實語不肖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衆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覆康莊方是起腳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覺然



千里爲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因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肯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紅羅扇遮面意欲看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且道與龍溪之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豈徒優游好遊求以適逸遐覽遠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卽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我則方員不可勝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籍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窠終涉皮膚卽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的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  
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燦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  
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惟兄念之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十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  
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爲聖學之宗  
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  
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真頭面箕  
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  
極平且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  
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  
一體慎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  
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  
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  
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  
者重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  
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  
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  
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  
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  
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  
何所籍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  
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  
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  
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  
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  
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  
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  
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下所感之物也所  
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卽是格物  
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真本諸良  
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見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己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為忘己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已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審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為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為會也。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真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為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繆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為自己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惘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異，雖若隨時而一念默然，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己性命，呼吸不相待也。

沍寒極凍，正吾人來復之時，不因時有所加，聞館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己之心，非徒招朋類助門面為此勞擾也。人生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答張陽和

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其與徐

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况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

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荆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以為諱，且從而從

更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談而平實行庸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師教使然也其謂魚兔未獲母舍筌蹄家當未完母徹藩衛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聲教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毀之也但恐吹聲怖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更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汚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不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宜昭義問以翼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吾道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順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師門一脉不致泯泯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與朱金庭

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儉于心便是集義真功夫一切任名義仗氣倚見解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且學術誠偽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厭彥詩爲心聲字爲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印

體格粘帶詩與字印隨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可以他求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閑隨忙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爲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面前勘得破不爲逆順稱譏所搖腳跟下剗得定不爲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處王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六

无

爲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塗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忘終無日到長安之期也吾人

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通順盜賊之縱橫則次  
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  
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  
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縱遇此小苦境便生退  
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凡既  
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窺窺快恬  
受用內翰清高無苗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  
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區苦  
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漢清方能  
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僂僂而已受此大苦轉  
展磨礪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  
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  
於丈日有望焉東廊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  
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學問之於朋  
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此生可與  
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  
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勳業格天轉  
眼便成空華若真爲性命默然自修自證以學

龍鑒聖語錄

卷之六

三十

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嘗謂吾人在世須享  
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  
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餘年若  
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真  
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  
肖者卽可以此相勉

### 與祝成吾

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歛爲主發散  
是不得已所謂收歛非徒槁心僻處避事之謂  
能于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  
常感常寂內有王而外不蕩方是真收歛幸默  
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  
血脉亦可窺矣

###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于  
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  
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  
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

龍鑒聖語錄

卷之六

三十一

磨荷只是無志。即使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此好事去做。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認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腳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牆傍壁放步。

卷之六

三

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陪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卽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

卷之六

三

淺深生熟是謂凌躡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凌  
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于終而後有權  
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登  
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于三子始終條貫可  
以默識矣邇者屬下士友方興開講之會首揭  
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論以為學的鵝湖之後  
此風寥寥今日之舉豈必人人皆有真志淘金  
于沙亦為之兆焉耳夫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盡  
人物之性只是盡已之性在執事既秉風化之  
權貞教淑人恐不能忘情于振德之助在加之  
意而已

龜谷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授衣昏暮  
乃入無有餘力及於學問夫所謂問學乃見在  
日履不論閑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  
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大禹八年在外三過  
門而不入勤勞如此却只行所無事不鑒於智  
便是禹之問學顏子陋巷屢空不改其樂便是

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便生  
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為同道耶  
昔者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為好但為簿書期  
會所絆不得專業體領先師云千聖學脉不離  
見在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  
非推極知識之謂也格物者體究應感之實事  
非窮至物理之謂也自聖學不明儒者溺於所  
見不能反身陷於支離而不自覺正是古今學  
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師傳習等錄論  
學諸書反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矣

龜谷先生語錄

卷之六

三

與田竹山

內弟張子叔學志於古道博習遐覽興意超然  
聞左右以誌事屬之可謂得人矣夫誌者史之  
流也史貴實不貴華貴公不貴私貴能傳信於  
千百世不貴粉飾鋪張以眩曜一時之耳目史  
固如是惟誌亦然至於賦後尤宜詳且慎焉昔  
太宗時開館擇才將成大明一統誌一人欲詳  
賦一人欲詳科目兩相忿爭不已其欲詳田



賦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爲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於執事也且石子重黃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爲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答劉抑亭

卷之六

三

歲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劫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爲實有依戀營爲終身而不知反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興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登上天憐予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衰齡殘賁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舊頗切古云平時明定臨期

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一念惺惺然自照終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了也

與鄭石淵

卷之六

三

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而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誦著衣冠以爲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踉號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吾執事旣不廢舊學還望羣習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師長分內事也

與李見羅

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參否良知本無知如

意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吹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矣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 與李見羅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宗旨

卷之六

手八

是以修身爲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耳以知是身之靈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 與殷秋溟

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緣被勘驗便是功

任

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已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驅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

卷之六

手九

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 與林介山

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處世人齷齪誹謗如含血噴空固自污染不上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保其心無否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兄處此

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吳管什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為無累與聖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真証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與異風之過耳哉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

卷之六

單

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脈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答程方峰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

下

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具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脩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生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真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操持處自是萬年方是變識爲智方是師門真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蓋常折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通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腳忘意忘見庶幾得之

與魯畫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燥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懷順應坦坦蕩蕩無人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偽爲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慨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己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教但願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四二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四三

答梅純甫

諸賢牢立脚跟默然自脩養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益盈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玉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子鍛煉磨礪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真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真假可以立辨且彼作惡亦是意爲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真脩行自立如周如程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爲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爲出世偉男子耳

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碍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手公案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心悟非見解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卷之六

聖學

與梅純甫

承遣甲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談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痛天則此亦吾弟驗過其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係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衰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夫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

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磨之物耶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立于天地之間須令我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

卷之六

聖學

與吳從本

此學無奇特相無此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卽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倫物感應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卽有所爲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精舍賴同志數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子方自恃以爲至寶

此名何  
曾不修  
行

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爲燕石或莫之與將焉  
賴哉不肖此番至小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磊  
磊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  
卵非氤氲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  
如耶

###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  
勝且聞玄略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旬旬遠  
來深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格鄙懷不意從者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六

祭告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  
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飲靜因  
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  
益之鄉人嘖嘖無不嘆羨以爲榮有識者則以  
爲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庵登第  
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  
衰適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  
務從省約又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  
作行名而遺之鄉黨相仰若儒素之家略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六

四七

###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爲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  
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適者彙  
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  
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  
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  
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幸通

卷之六

早

成遠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于豪傑也近見錄文有談性說命假禪幻以爲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果有假于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自己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是似隱隱約約闢而弗彰此等氣象豈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般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尹之一德說之啟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傳學術方能成伊傳事功若非洗滌心源

卷之六

早

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啟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飾門戶求以矯抗于時也

與沈宗顏

前有啟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迴旋行當返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自除況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往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亡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峰念庵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矣



夫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  
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  
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  
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  
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  
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真脉路吾契已  
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  
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于衆擔荷有人不致  
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

與鄧子和

卷之六

手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  
在脚跟下不肯著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  
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  
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  
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  
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  
貼觀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根徒長騰  
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

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今乾淨  
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此子便宜  
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辜負  
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答周居安

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  
財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斂貞  
下啟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  
輩及今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爲病魔所降若果  
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  
在逆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矣吾弟天質本篤  
厚但入慙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  
不肯與吾弟脩合此方乃是丹砂一粒服之可  
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吾弟資本和平但  
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剛斷種種慙未免纏綿  
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其病原只是

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拈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得失念忝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之往時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清溜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勻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枝頭一點紅主司以此爲進退不可一槩忽過

### 與張叔學

此行受父廬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

進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爲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其純是爲報答此公耳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大抵作詩須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瓊瑣步驟未免涉蹊徑非極則也

卓吾

錄王先子語錄卷七

新安後學 吳可明 吳可善 校正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于終  
稽其中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于孔子  
家語而表其宗傳之自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  
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  
學晦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  
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蓋子思  
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倫而  
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于未發之中一言即處  
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于隱微顯  
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  
而後爲至善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于思  
之門自附于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  
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殆會是自生民以

來真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已任是等  
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  
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  
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  
本諸性情屑屑然耽證于章句章句實防風之骨  
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  
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俛俛然求  
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  
已也我陽明之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  
靈自幼即有志于聖人之學蓋嘗泛濫于辭章  
馳騁于才能漸漬于老釋已乃折衷于群儒之  
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  
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  
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  
雖出于孟軻氏而端緒實原于孔子其曰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蓋有  
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師以  
一人超悟之見默歎其間欲以挽回千百世之

深習蓋亦難矣。然其發微寔著風動雷行  
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  
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  
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  
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不能  
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  
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  
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而臭  
應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  
所謂良知之未忘也  
文詞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  
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  
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  
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  
不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  
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  
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  
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于此夫儒者之學  
務于經世但患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

身以土直治天下是猶泥于內外精粗之二見  
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  
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及生民而不宰其能  
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為而成莫  
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  
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盈出入于大  
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  
知不為空言也先師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  
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  
氏與吾黨二三子慮學脉之無傳而失其宗也  
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為譜以俟將來  
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然亦不敢假  
借附會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理之得于  
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為徒  
作也已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  
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

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  
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  
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  
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  
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  
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  
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  
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  
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  
而中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蓋  
其

五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發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  
於筆端會平過變而慮慮周悉料敵從

其

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  
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  
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  
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雲焰之熾熏灼  
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  
之困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  
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師師  
正色曰此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  
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箇良知豈無  
其

卷七

六

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  
濠始事張樂高會詞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處  
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  
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  
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  
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  
驚馬戀棧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  
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  
焰雖盛恃焚劫之倖未逢大敵所以鼓勇而

輪刀  
上亦  
見之

慮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出未旬日而心阻喪誓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墜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倚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機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休停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品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爲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者及其軍旅酣酣時突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被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毀譽家得喪而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隳天下安能只知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橫小不容若有一

七

夫宜知  
此真宜

毫微作之心此身已成蓋粉飾待今日動必不慎若有毫微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礫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炭煅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脉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識既讀是書并述所繙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爲大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後集繼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其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晉於虛明一察發之非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昔有孔焉兩讀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積實紆徐維開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之徇句句而研之字字而較之模

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明者之一嘆而已予友荆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批抹點裁以爲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爲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荆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音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密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荆川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闕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繁辭某篇似周誥某篇似檀弓某篇絕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拄杖曳履咳嗽僂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苟使童子飭衿蕭履立於公乎其間人自竦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曾以語

荆川子荆川深領之謂可以爲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爲之序其端

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文集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少洲馮君慮其浩博授集于予選其尤有關於學者若干篇屬會稽陽山莊君將梓以傳而門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寄至遂參互校輯其得文若干篇釐爲四卷云序曰通天地萬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脉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將遊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脉之有在於是也海內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



擇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即良知之知識即良知之識聞見即良知之聞見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南野子蚤歲即從先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沉醉慧敏才足以達素爲先師所授記凡振牖淬鍊蓋無所不至而其顯體然究終卒登堂以繼其志亦無所

龜谷先生語錄卷之七

十一

不用其情予不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師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夫嘗不爽然稱快以爲聞所未聞若飲醇醴蓋然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詳於獨知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真機戒自欺以求自慊即所以爲慎獨也集中無非斯義所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蓋庶幾焉儒臣得君自古爲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貞觀之

朝蓋房杜王魏諸賢爲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

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即其所履蓋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不憖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容自己者矣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睦

龜谷先生語錄卷之七

十一

州少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郭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于人久矣初稿刻于廣德次刻于維揚今復刻于睦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爲宗良知者本性之靈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幾也物者其日用見之行觸機而應應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

聖學正統

主一

問之士就其不聞之說不能言之然能實致其知  
守而不變者雖解其偽以先生之方力譽望有  
足自命使其更加一說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  
鳴世而先生之心則有所不忍也夫學之不明  
千百年于茲世之學者沿習于意見者偏溺度  
假借非溺于虛妄則入于支離中行既鮮法守  
無稽而先師首倡良知之說以一人收歟其間  
寢陋浸明僅僅以有今日益亦艱矣所幸良知  
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于意見先橫不然之心  
聖學正統

東有開之而不信者吾人相與一意發明宣暢  
而明其之猶愈者之實而信者之未至况忍  
更加一說以滋其惑乎昔者孔子之問人各以  
其所見為學而後散之四方其相統一故傳之  
不能無弊重其深信不失其宗者顏曾氏之外  
無闕焉是雖同為誦法孔子而意見之私有以  
異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先生服膺良  
知之訓緣聞而修中入于悟察欲以為靜非為  
虛也虛物以為常非為支也故聖學正統以教

聖學正統

主一

學不以所得為有餘而以習見難舍未能通微  
以復完本體為不足其用心可謂勤矣譬之寬  
家之子自幼幹蠱謹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廢  
墜以陷于不孝此正同門之所不能及學之日  
勝于積深而未已也常語學者曰後世講學自  
有染之復言之堪然以聖人為不可及而不察  
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是自畫也或失則假  
其或傲然自謂與堯舜同體而不悟嗜慾汚染  
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則誣皆非所謂善學也  
然則先生之所自信其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聖學正統

儒者之學務為經世學本足以經世非儒也吾  
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間本不容以退托其曰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固儒者經世事也然此  
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要必實有其事矣  
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欲為  
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今吾人  
之心與所謂命者果何物哉道喪于誠忘于德

德大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聯分  
與裂漠然不相聯屬噫嘆也久矣自陽明夫子  
倡道東南首揭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天下之人  
皆知此心之靈貫徹天地而生民之疴癢疾痛  
始與吾人休戚一體相關爲之維持撫摩以重  
盡其心而致其命者始炯然不吝于自己所謂  
生生之仁也夫良知在人聖愚未嘗不同然而  
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毀譽有以救之也吾人誠  
有意于經世豈忍一日悠悠其于退托漠然視  
之而已也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  
容已一切毀譽利害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以求  
盡吾一體之實事隨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  
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所謂格物致知儒者有  
用之實學也豫章瑤湖王君其殆庶幾乎君與  
吾黨同事夫子面承良知之教從事于斯專志  
不貳居官居家隨處發明此意取所以自立其  
官于泰也以州里之休戚爲已任其官于浙也  
以師門之休戚爲已任一以爲慈父一以爲幹

子一切以身徇之不以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其  
退而家居孜孜求友以敦學相長後進多賴之  
時出赴同志之會以車交修之益晚年築室靜  
養益務邃密凡毀譽利害之來不惟無所惕且  
將資之以爲助即其日可見之行庶幾所謂無  
忝于所學者非耶嘉靖乙丑春予赴弔念菴予  
與諸公會于洪都厥于緝錄君遺文一編示予  
予展而讀之多與同志問答觀法切劘之說及  
詠歌酬應之詞與夫當官興華宜民之疏雖不  
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真志發之以重不悖于  
師說非苟然者觀其請贊于師有曰斯道廣大  
無少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但反觀于內猶  
未是天壽不貳根基毀譽利害之關未免脫然  
師手書答曰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  
是良知致此良知以車自憚便是致知矣食鹽  
一匕已知口味生平所得不可繫見已乎因升  
數語于冊授而歸之夫吾人既有見于良知立  
心立命以繼絕學之傳豈分外事耶讀是編者

能逆志以究其所學亦將有炯然不容自己者矣

讀雪塢山人集序

珠川子銳志詞章之學有年既衰然富且工矣一日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恍然若有見憮然嘆曰斯其根本之學也乎吾之所習特枝葉爾已間以其說發爲文詞則衆譁然非而笑之此道學頭巾語也習之將奚以爲珠川子亦牽于舊習未能舍其于良知之說又不忍棄也二者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七

往來于中久未能決今年秋予赴冲玄之會過信江珠川子出雪塢山人集示予予讀之則前之所謂富且工者是已及詢所謂道學頭巾語則曰舊曾有常州集因人之笑弗欲以見也予曰有是哉予于此既不能舍于彼又不忍棄也則如之何夫欲之燕則比其轅而已欲之越則南其轅而已既欲之燕又欲之越是惑也轅將安適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進于是也予何以輔吾志予曰可哉夫君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大

子之學真先辨志未有志于根本而不達于枝葉者也亦未有徒志于枝葉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之所謂良知之學者夫亦通其說而已未嘗實致其良知也名爲根本而實未嘗忘于枝葉也子而果欲實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說而已則當自其一念靈明者專志而求之弗憚于非笑弗眩于多岐必也忘世情忘嗜慾并其詞章之念而忘之而後道可幾耳良知者天地萬物之靈也子而果能實致其良知範圍曲成將于是乎賴而況于文詞之藝乎哉故曰通乎畫夜之道而知語知至也昔有耽于畫者不在筆後筆含墨而在于解衣盤礴以坐之人惟能忘筆畫而後畫始工耳今者則何以異于是世之所謂頭巾者皆泥于良知之迹而未得其精微而求化者也先師之集傳于人久矣子試取而讀之果有頭巾氣否乎然則子之惑可以解矣爾欲致知而務文詞之工是猶以隋珠而彈雀亦末也已是集凡有十卷諸體衰然咸備予既已

志于根本亦將以爲枝葉而忘之矣不然是固詞章之雄也而可少乎因書以畀之且以徵于辨志之學

### 國琛集序

國琛集者予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亦之盛集之以爲世寶者也集凡四科蓋取晉論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以品亦太偏金鑑而陳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於發明此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于方人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九

夫學心學也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能感未嘗不通也虛而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相傳之寶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之學也者學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入於聖小者大偏者全唐子所謂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十

隆慶實主之義存乎本此龍溪之意存乎在脚譬焉蛇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者取而觀之此紀集之本意也則自明興以來學術漸趨於薛敬軒沿於吳原齋胡敬齋而闢於陳白沙敬軒以行修康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證於吳白沙宗吳而尤主於自得學將有所歸矣延綿衍溢至於陽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之學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先蓋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意測不以識求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業則業日富轉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大全也夫自良知之說傳流海內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唐子欲以討真心爲刺贅真心孰從而討之夫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究夫虛寂流行之機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識參乎其間聖學庶有賴也已若曰執權衡以較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淺乎知唐子矣茫茫太

虛極懸一掬其誰幸以助乎此唐子善心也

三錫篇贈官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春官保制帥梅林胡公以平倭偉績受

天子明命署以

南宮之銜錫以國玉蔭以錦衣寵至渥也凡在  
交承之下者咸旅進于庭所以頌公之德表公  
之功彰公之寵殆將無所不用其情矣予復何  
龍先生語錄卷之七

主

言哉竊惟居德者忌居功者忌居寵者危古人  
所深戒也爰述三錫篇以爲萬一之助嘗謂易  
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  
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德荷三錫之命  
則既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  
所宜自盡期以圖報於將來者也夫虧益流變  
福害好惡之應天地鬼神於盈謙之戒昭昭矣  
而爲人者以計其進退之命之重宜無所不  
可而伯益矢謨至有滿損謙益之戒禹又從而

拜受之益深知夫天道之不可違也今天下  
名壽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其  
身者也大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  
是非有心於得之也舜之大德量如太虛未嘗  
有一毫外慕之心其視祿位名壽之加於其身  
與去於其身如萬象交變山沒於太虛之中神  
奇臭腐無所揀擇亦無所增減故飯糗終身珍  
衣固有太虛之體固如是也吾人德不稱量  
不如太虛未能忘乎外慕之心而於外慕之奉  
龍先生語錄卷之七

主

身者乃欲屑屑焉卑備以自蹈於盈滿之戒亦  
見其惑也已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  
且然而況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之大臣善處  
成功之際而能保命以終吉者有幾福盛者耽  
晦於各位尊者或劣於亂各高者或齎於壽而  
壽永者或偷於祿豈惟德之不逮於古固亦氣  
化之漸薄夫人乘之自不容於卑備也與奪倉  
張或衰或益大化默司其柄吾人終身浮沉於  
大化之中特不能以自覺耳公自巡察而轉中

承提督公之命。公於科第才望。勲名。三  
者皆足以自致。通顯。且驟遷同儕。盡屈其  
下。心不能以盡。平權位重。而責愈備。經營  
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六七省之刑賞。而  
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答千萬人之祈  
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天以不平之心。加之以  
求全之意。則夫忌嫉疑謗之來。固宜有所不免。  
而亦非人之所能趨避也。公自任事數年。於茲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抑貶損中心。歟然如不能勝。非惟不當有榮觀  
之萌。而亦不當有求益之望。始足以答人言。而  
即天命所謂君子有終而吉也。公天性本來近  
道。而處城府外。弛邊陲處兵革紛冗之中。亦  
未嘗廢學。居常油然而情。雖暢而不縱。臨變惕若  
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衆。似混而辨。機能料敵  
似顯而藏。至於忙中批答。辭中應酬。即倉遽憤  
擾之餘。可以覆瓿什百。未嘗遺一非其主。宰凝  
定而條畫分明。未易以涉斯境也。公自謂學問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而不與言有而不居也公之其其能進於是亦將與舜爲徒而三命之寵與諸禮之物亦將申錫於無疆矣走也知公最深故望公彌切區區漫述固亦矢謏之意願以冀德于有終也公亦將有以受我否耶

贈梅宛溪擢山東巡撫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車亦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王于事者有王于道者王于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王于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爲王出者爲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爲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撰也昔有京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工畫者也夫知工

妙

畫者不在于吮墨伸紙而在于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子輟其一轍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用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于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鑒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槎之堂施黃以表觀畫封履畝圍其氏于中者殆方千里

不可爲非得國而治矣一切弛弛提舍以政爲學練兵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剖大竅之所批聲光風采矯然振于一時不可謂無所事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塗動于靡闕之門而藏于無禍之鎗優閑容與童冠詠歌出于注措經綸之外隱然若存當于古之往者所謂以無用爲用殆庶幾乎非邪予不肖無足以契乎其中而與子而予之志則遠矣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贈益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循吏傳爲無赫赫之名而有肫肫

之實竊以爲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益泉陳侯之爲政乃知史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宰會稽以憂去邑人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于當路復得宰山陰吾侯之於山陰也約已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于朝以檄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之惠我者哉問其政嗒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爲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于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益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顧本末之序往往至拂其所性此循吏之書于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爲君者莫盛于文景爲循吏者莫盛于西京之世然編史者于文景無可紀之德于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天

母之胞子如春膏之潤物發于至誠泯于無狀而受惠者莫能爲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紆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指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蹟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于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爲功也傳曰肫肫其仁其庶幾乎哉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侯也有志于是是謂經綸天下進侯于古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七

无

###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綱之云惓惓于君子小人閭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者溺于浮華奢泰之習務功利而忘

忠信人心日壞孔子身任傳道之責將以挽回世教而無從也乃志于從先進以求之于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尚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譬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易著白賁而樂貴朱絃以存本也君子于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于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于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于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歟歟焉濱于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始于孟氏而傳之子思卽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己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七

无

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志于學。則其所至知其必為君子。必不為小人無疑也。而幼遭多難。南北奔馳。依依外氏之庇。慮日危且深。殆庶幾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報之典鬱而未彰。茲久將有待也。廼者聖天子推恩賢宰。執贊議直以申錫之命。進吾子于太學。將養之以需其成。茲其兆矣。雖然。吾子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耳目一溺于所好。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識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聒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祛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寧過于野。無寧過于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而不為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慎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善子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迨惟子思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主一

子之家學庶幾有光而無惑。是豈徒不失望于海內之同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十有五。秋九月二十日。值其懸弧。令辰走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首述厄言。一編屬通家門人陸子光宅。洎李兒應吉。往界賓筵。用申觴祝之。敬吾人生于天地間。百歲為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為之紀。日可見之行。惟出與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格于上下。輔世長民。以兼善天下。處則以其道獨善其身。守先王之法。以開來學。若無一善狀。徒以其七尺之軀。久生于世。非有道者之所貴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莫如文王。處而壽者。莫如孔子。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不知老之將至此。壽徵也。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萬物並育。並行而不害。不悖此德符也。德以凝。壽以昭。德夫人之所知也。若夫積德以凝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主一

命爲壽之原譬之北海玄珠得於罔象非人之所知也先師有云心之良知是謂聖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心之靈明謂之知清虛昭曠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此萬化之綱千聖學脉也意者心之用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則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好惡形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生於識心之無善無惡本無是非譬之明鏡之鑑物無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

第七  
識即所謂照也真心無動而意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此知文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文王之德不識不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必意者心之所由以生識者緣之所由以起也意根於心則善惡自無所淆而意爲誠意識變爲知則是非自無所眩而識爲默識無識則知亦忘無意則心亦冥譬諸太虛之體不和諸相而亦不拒諸相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而廓然

無礙文王孔子所以順帝則而達天德也夫意與識非二也識有分別意爲之主意有期必識爲之媒是謂一病兩痛交相成也孔門惟顏子爲善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孔子稱其庶幾以其屢空也子貢而下未免多學而識以億爲中空者虛明之體億識則非空矣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漬染習誠爲子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陷於其中而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良知爲宗孔周之絕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海內學者特於舊見且闕然指爲異學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不佞於公出處之槩重有感焉公深信師門之學力肩斯道爲善類所歸向非一目矣出也以其學行於

朝秉國之鈞承天之寵綬綸密勿定大計決大疑以天下安危爲已任倡明正學淑人心而開泰運視群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屹然無

撓也其處之於家宅心淵默應緣  
滯篤於倫至重朋來之樂徜徉峯泖之墟修身  
以見於世視群小之溫若飄風之過耳漠然無  
所入也尚友千古道合志應其於文王穆穆勉  
勉孔子合德於天地殆庶幾乎慕焉而若有契  
也夫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俛焉而不知年  
數之不足至人不已不厭惟日不足之心有如  
此者走也辱公之愛最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  
僂徒以不肖之齒稍長於公步趨追從絕塵以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七

三

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莘莘疊疊法天之行  
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無盡如神龍遊  
於昭曠之域出則爲見處則爲潛將與孔周相  
忘於千載之下絕意去識啟心之靈以綿道脉  
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百年之期  
有未足多者矣此固區區同心之願也

壽鄒東廓翁七袞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于世世之學養主者務爲異  
術譸諛泥執併老氏之旨而失之是非養生者

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已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生理命  
其所乘之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  
之原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不覩不聞其體也良  
知者性命之則知是知非而微而顯卽所謂獨  
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焉則可以復性矣故存  
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  
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  
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

龍溪先生語錄

卷七

三

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  
餘年于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  
爲立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翕聚同  
志爲已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十數每會必如期  
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并包務期獎掖朋友有過  
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入之意自消辯論有  
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爲分疏使自思得之  
故人皆得盡其所請而樂爲之親擔負聖學卓  
然爲海內儒宗同志賴焉志純履謙所見者日

遂嘗曰吾始也戒慎于事爲已而戒懼于念慮其後則乃戒懼于本體夫戒懼于事爲者照檢形迹所志未矣戒懼于念慮者雖防于發端尚未免於生滅之擾若夫戒懼于本體則時時見性以致于一念慮者本體之流行事爲者本體之發用圓融照察日以改過爲務無復本末內外之可言矣此先生之學也是年先生壽七十春二月某日值其懸弧之辰宣州水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若干輩將旅進于庭以壽先生而屬言于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嘗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神住神住則氣住氣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於是是說也人孰不聞亦曰有爲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渝于異術故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于神守能若是乎而世之養生則異于是裂性命爲兩端分內外爲二物或迷于罔象或滯于幻形甚至顛溷濁亂惟軀殼渣滓

之爲物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并老氏之言而失之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即未發之中性宗也觀竅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肯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功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改倪焉藝華而不知其老者乎雖然得一爲難忘一尤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住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于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任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翕子姓昌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玉陽子志于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爲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晚乃更此幽巖



于句曲之墟作園室若干楹翼以飛樓繚以石  
壇塹以深渠總爲護真堡狀若蓬島聚糧其中  
外內限隔期過七十卽將捨室家絕交遊屏棄  
世緣入室練養以觀無始而求遂其所欲約五  
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述可謂太奇矣夫玉陽子  
之爲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于了性哉而求修  
命之術斲于兩全而得之乎予固不然而知也  
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  
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凡心乘之未免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七

三

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  
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  
也卽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  
于乾身屬于坤身心兩字卽火卽藥一切斤兩  
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于真息真息者性命之  
玄機非有待于外也是故盡性以致命者聖人  
之學也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也及其成功  
一也若謂儒者之學不足以養生而別取于命  
術是自小也且老氏嘗有長生之說矣大都人

生以百年爲壽言壽者體安危古語今也  
百年猶以爲多則所謂長生者目有所指非執  
吝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說未免滯于形骸  
卽爲凡心有漏之因并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  
玉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  
得而捨乎交遊果可得而絕乎世緣果可得而  
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苟凡心未了縱使入室  
未免坐忘而坐馳爲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  
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  
龍巖先生語錄 卷之七

甲

學未嘗外于人道但不爲其所累耳若棄之絕  
之不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之道也哉孔子年  
七十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先之曰五十而  
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動以天無復凡  
心之爲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矩者天命  
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于玉陽  
子惟在益堅爲聖人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爲的  
默識玄機以觀無始不爲後世養生之所溺使  
世之學者曉然知玉陽子之爲人志于學心于

也不務爲奇迹者也不外于人道而能無所累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規勸因書以畀之賓筵

松原晤語壽念庵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爲宗以無欲爲要以良知爲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于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

龍先生語錄

卷七

聖

學不明于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予曷慰學者之望哉良知本虛天機嘗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目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于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爲之累如目之有翳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于人也

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兄于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荆川子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共訂所學至則見其身任

龍先生語錄

卷七

聖

均役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冊布笑交游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研一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康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恓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于自誣

矣苟不...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  
無雜...之根欲根而調即與堯舜  
相對未...者亦幾于自欺矣蓋終日應酬  
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  
習氣乘機潛發此兄歸宗得力真功夫所謂實  
致其知者也其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知非萬  
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  
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成良知與堯舜  
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若未免于矯  
龍龕先生語錄 卷之七 聖

敬強恕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樣子吾人將何所  
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  
念無非欲根而徃徃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  
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  
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  
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荆川子與兄書  
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  
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奮慨于吾道之衰  
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  
于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  
偽爲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  
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  
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荆川子之苦心有  
類于兄也是月十四日爲兄五十九年初度  
之辰因泐次其語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  
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  
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爲學將寡欲以至于無已  
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斂順適耳目聰明一

念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祝兄宜莫出于此者若夫桑榆之景相許莫逆而繼以調笑予焉能也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惟平泉陸公七十誕降之辰，門人陸子光宗謂余曰：陸先生之年稀矣，海內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爲石交，況嗣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不容已，可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聖

以來心戒不爲應酬文，乃者同心之言，非戒例也。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太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淆其志，照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忘順逆也。忘斯神矣，殆至七十始悟，自

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時，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發無不中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即其近似以自名也。以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啟予者。公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聖

自幼有志于學，以孔子爲師，辨之已早，弱冠發崑科，晉陟撫仕，優游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簡在帝心，群望所屬，天下以其出處下世道，污隆不淫于習，不滯于衆，其動以天，不以順逆介於東幾於忘矣。晚年踐履益熟，所得益深，蓋其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躋七十，心苦可以縱矣。公方日以莊嚴自持，兢兢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逸也。昔者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爲善學。若公

者所謂善學孔子非耶公深于竺典余嘗聞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爲魔境衆爲魔黨不居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與魔尚爲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以無心應世魔卽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皆卽觸佛縱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嘗有心以應之也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非非知是非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七

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卽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于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顧同心交修之願非徒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袞序

嘉靖甲子春暮予赴近谿使君之期相會二蛇

凌晨夕證悟頗益交修且得觀菩提之化聞絃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游中阿之曲可謂千載一時矣浹辰復過水西與諸友爲信宿之處貢子玄略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輩率諸友請于予曰近谿公蒞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于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煦養而翼誨之其於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爲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于公尤深且至五月二日值公五袞初度之辰

龍先生語錄

卷之七

四八

諸生稱觴致祝不敢後于六邑之人公之知心莫如先生敢斬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國予之情也既歷天都黃山假館于紫陽之墟方期構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子欲爲羅君壽乎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局府之隔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豁信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于六邑也彥而秀者既

授之館而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爲之約而訓  
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若三  
尺之童垂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高澤而思有  
以自淑也蓋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爲心六邑  
之人有一不化于善使君之心歉然有所未盡  
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  
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爲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  
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 廷試十年庭除唯諾  
諭親以道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于家者植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聖

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于用暢達扶蘇有同于  
甘棠之蔽而不自德之嘗觀使君教人使人當  
下識恥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問以凡心蓋一  
念真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  
議纔涉安排卽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  
卽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爲以  
故六邑之人皆能信使君之心薰炙于道義而  
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  
所以爲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

生果能以使君之學爲學盡去其凡心神機益  
然不犯人力足以倡于六邑之人所謂徧爲爾  
德而壽考願于使君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身使  
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  
訓而心悖之使使君之化聞而不章鬱而不暢  
則雖盛筵筐篚侈歌頌克溢于使君之庭亦徒爲  
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  
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蘊庶幾爲知使君之心  
授而書之以告諸人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手

### 壽東丘吳君七奏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商山隱君子也宋文肅  
公歿之後自文肅追君凡十世世多聞人公天  
性穎異自幼志于古人之學嘗聞學於陽明夫  
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闕  
爲司理期年相繼丁內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  
綢恨服闕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樹花  
不爲逸老之計建書院于里之東丘群友講學  
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爲

期知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方爲不負所生因  
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況表見希聖之意其志  
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十夏六月十七日值  
其懸弧之辰友人 等乞言于予以侑觴祝

予嘗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間知公行履甚  
悉仲子繼俊久從予遊雖微諸友之請固所樂  
道而不吝已也予平生不爲過情之譽請以所  
聞與其所自況者爲公道之輔成其志良知知  
是知非而實無是非無是非者無知也無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于道者只爲根  
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反  
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爲道之質當學敏捷以  
鈍爲道之鄙當學對笑以蒙爲道之塞當學智  
能以冥爲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  
冥皆愚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  
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  
神之所以神不神之神卽無知之知故曰迅雷  
風烈莫不蠢然蠢然者卽所謂愚也審其幾謂

之不睹不聞克其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  
出于一念之微此天之所以與我之真性聖愚  
之所同也顏子之四勿庸而爲愚者也故能有  
見于卓曾子之三省魯而爲愚者也故能有契  
于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約傳區區數十年學  
而未能者也君果自志于此不以世情機智參  
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之源亦不外  
此君居家孝友儉于自奉富而能施與人交不  
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爲長者其  
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多予  
亦不欲以此爲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耄矣于世  
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撥諸一念共進此道固  
千里交修之望也

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 西川朱君壽言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  
之餘縱言及于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  
得而兼旨哉富梁之士宅身繁牕慮危涉患之  
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迺世山澤之臞志若



可以自得而窮其理。每齒于外養以告其生。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斯亦難矣。柴子倪焉若思。起謂予曰。予鄉有朱君西川。龍者。迹其所自立。殆庶幾于是耶。予曰。何甚。請言其凡。柴子曰。朱君髫齡穎異。常習舉子業。傷于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資走齊魯。躋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忠信爲本。爲衆所依。資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龍溪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其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六十。因爲其子乞言于予。以壽其親。且所有以諭之。予曰。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生之基。壽之徵也。子夏果能承親之志。益勉于爲學。是諭親于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以畀之。

### 壽商明洲七袞序

龍溪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客造而問曰。儒者之學。與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而毫釐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于性命。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乃道脉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生之術。各自爲說。道術爲天下裂。而其說始長。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而法象生焉。以乾坤爲鼎器。以坎離爲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爲火候。稱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微旨。不出于身心四字。乾即心也。坤即身也。坎離者。乾坤二用。神氣於心。氣寓於身。即藥物也。

二足無多無位升於六虛之中神氣性來性  
命符合即所謂火德也而其機在乎一息之微  
先天肇基後天造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蒂也  
但吾儒之學主於理道家之術主於氣主於理  
則順而公性命通乎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于氣則不免盜天地竊  
萬物有術以爲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  
能通于天下此所謂毫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  
也志于聖學有年而尤留意于參同契之說每  
龍先生語錄卷之七  
爲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者不啻口出可謂  
精矣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聰神氣不衰豈真  
有得于是也耶仲春九日值其懸弧之辰同會  
者將稱觴以進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爲祝  
夫人至七十隅羸藥耗卦數日消尤不可無修  
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于外近在  
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本而添同之旨也  
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究其所未至  
然虛中不以思慮營擾清其心嗒然忘形不以

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  
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  
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  
常寂然不虧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于是所謂  
深山之寶得于無心者若夫息息歸根默證  
玄理尤伯陽氏之密機予固學而未之能何日  
過予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說固交修  
之望也

報恩卧佛寺德性住持序

龍先生語錄卷之七

王夫

蘇郡有報恩卧佛寺建始於吳煖於唐錢氏有  
國即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  
釋伽殿後爲卧佛閣建炎之難亦燬爲燼元豐  
重建所存者九層即蘇文忠公捨銅龜以藏舍利  
者是也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爲北寺云寺有五  
院爲浙右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矚太湖東南  
巨鎮也正德壬申夏閏五月復燬於火相傳  
火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燼殿閣亦燼所  
存止大士一院劫數也嘉靖甲子鄉之諸大夫

士民始圖興復既乃延請爲衆所信禪僧性空及化主潘思俞實誓於佛前銳意修舉前後共得施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方碑若干衆生競勸工費易集至隆慶己巳九層規制煥然復新前後殿閣漸有修復之機時蔡侯方育才興化延予至蘇與諸士友談學助成絃歌之政蔡侯塔功落成周望遐覽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蔡侯別駕招君司理張君同往觀之予先至乘輿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神恍恍在霄漢

龍峯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師曰登山卽是學人之一身現與魄而已神現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千仞之山而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速之想徐疾輕舉耳不聞履革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如石委地是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卽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本山舊有住持擇行僧通教典者王之焚修接衆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住持亦隨以廢今寺將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爲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爲衆所推服立以住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爲神衆僧欲假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住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爲左券予曰住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回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

龍峯先生語錄

卷之七

五

圓覺而未極圓者菩薩也其足圓覺而住持  
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庠也熒修衆務節之末  
也得予所謂魂載魄之說始可以爲住持也已  
未達爲之解曰夫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  
衆修魂之應迹謂之塵勞而上之者神也能以  
神用則魂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智  
塵合覺一爲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  
終日擾擾而恒瞋然是謂背覺合應位也  
者凡夫也背塵合覺者羅漢也無背無合

卷之七

无

平等無知而無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  
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德性既任住持不可  
不通其義譬之登塔當以修行爲第一步日親  
教典日事焚修日勤衆務不可以爲卮言末節  
而忽之第一步行得穩實便是入圓覺之路頭  
由凡夫可進於羅漢由羅漢可入於佛乘雖入  
層九層以達於相輪可以馴至樹教基續慧命  
振法門可不待外求而得如無忝大衆之綱紀  
始不負上人擇任之盛心也書以勉之

卓吾先生批評龍溪王先生全集

新安必讀

吳期  
吳期  
校正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先師畫像記出於元宰存齋公宮端時手筆先  
師始以平濠功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  
忌誣以持兩端之說竟奪爵公博采異論爲之  
獨見終始按覆盡破其說使久鬱之功燁然復  
集卷之六

陳金華

卷之八

表於世力扶風規示之勸勵有補於名教不小  
先師忠誠懇惻出死力以定大亂不徇形迹不  
避利害無非自信此心公素信其學知其出之  
有本非襲取而倖成者也今世士大夫高者談  
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貪黷奔競以爲身謀不  
墮於空虛則流於卑鄙汚陋皆由忌者訾毀其  
學不惟不與其功且并誣其心事使士類昧於  
所趨無所勸勵其勢不驅入於三者之途不止  
表其功正欲明其所學以見儒者之能立而示

之的此公憂世之心也先師嘗語人口吾於平  
豪之後致知格物之學愈覺明徹良知不學不  
慮天植靈根無間於聖凡人人所同具但不能  
實致其知牽泥攪和自滑其靈所以失之大都  
世間毀譽利害不過一身榮辱一人得喪吾所  
遭誦構以黨逆無將之惡名蒙以滅族無辜之  
震禍幾微倏倏之際間不容髮若不能自信其  
心略爲形迹所滯機稍不密則失身根稍不真  
則債事晦而明曲而理種種苦心只好自知自  
覺先生遺墨

卷之六

二

愜意之微跡口不能宣而况於人乎此先師動  
忍增進之實學所操愈危所履愈熟所藏愈密  
所動愈神吾黨於此可以窺聖之微矣公首以  
像記授門人呂生需因以視予不肖又辱公交  
誼此志相應爰綴數語略陳梗概壽梓以傳見  
儒者有用之學亦所以廣教云

跋各賢遺墨漫語

廷尉鳳洲世丈出我 朝名賢遺墨一卷示余  
自學士宋公景濂至贊善羅公達夫凡若而人

余展玩再三中有太宰海日公先師文成公書  
各一紙一宮詹時所作一考功時所作皆真手  
筆也其他或識或否知皆非偽或以德義或以  
勳業或以辭章所尚不同皆一時名世傾儒蓋  
以人品之高而傳非徒區區以書之工拙爲去  
留也世丈謂物之可傳也在彼而不在此誠名  
言也先師嘗論運筆之法運肘爲上運腕次之  
運指又次之以虛爲用虛始能運實則不能運  
也予平生未嘗學書而頗志於學益不雜學故  
精恐有所分也昔之人因舞劍器悟運筆意予  
因運筆悟學道之方彼此所悟大小不同其爲  
用虛一也智者當知所以自擇矣因世丈索致  
跋語書以貽之

易測授張叔學

叔學子早年與聞良知之教中年志分於舉子  
之習未能專業以需其成慨流光之易邁惕然  
興懷乃繪象爲隱者之服徵言於予曰益也受  
教以來學易有年昔人謂五十而學可以無過

今年近六十矣，業不加修而過日多，其於四聖精微之蘊，先天後天之旨，未免泥於言象，茫乎其未有得也。魏伯陽氏邵堯夫氏二子皆深於易者也，魏有鼎器藥物火候之說，邵有天根月窟之說，皆未之深究。幸先生明以告我，以輔成所志。余惟心之精神，口不能宣，苟不能超於象外，徒欲以言求窺四聖之蘊，不可得而測也。無已，姑陳其崖略。吾子自取證焉。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首列乾坤，以發天地之秘，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陰陽之變也。四象以下六十卦，陰陽所變之節也。周天之度也。故曰：易以道陰陽，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近取而得之，不越乎身心兩字而已。心即乾之陽也，身即坤之陰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坎離之交也。神氣之往來，即六十卦周天之法象也。寂然不動者，先天之體感而遂通者，後天之用。寂而感，即體而用行焉。感而寂，即用而體存焉。一也。變動周流，不可以典要而執，思為而得是故身心

之外無學矣。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準易為萬世升經之祖，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坎離交媾為火候，皆密言也。究其數妙，不出於心息相依之一言。心之依息以神而馭氣也，氣之依心以氣而攝神也。神為性氣為命，神氣渾融性命合一之宗也。身心兩字是火是藥，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長生之訣也。世之假男為鼎器，藉採取為藥物，認烹煉為火候，皆邪偽小術，非所以評於大道也。復者陽之反也，姤者陰之遇也。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乾陽之盛也，而發生始於復，故謂之天根。自一陰之姤積而至於坤陰之盛也，而寄藏始於姤，故謂之月窟。復姤者陰陽消息之機也，知復而不知姤，則陽浮而根不固；知姤而不知復，則陰滯而機不圓。知復知姤，循環無窮，天地迴旋陰陽變化，邵子竊弄造化之微權，內聖外王之學也。嗟嗟易學之不傳也久矣。自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旨，而易道始明，不學不慮，天然靈竅其究也。範

園天地發育萬物其幾不出於一念之微良知之主宰即所謂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謂氣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良知先天而不違天即良知也良知後天而奉時良知即天也故曰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伏羲之畫象此者也文王之辭彖此者也周公之爻效此者也孔子之易贊此者也魏子謂之冊邵子謂之九致良知即所謂還所所謂弄九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乃四聖之密藏二子之神符也世之學者

龍溪先生遺書

卷之八

六

生耳

圖書先後天跋語

甲淮使君素信師門良知之學丁丑夏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桐川予舊同東廓子開

所使君因携諸學傳集新舊諸生數十輩開復初法堂晨夕聚處頗參默悟頗證交修益若自信臨別復舉圖書及先後天之義請質於予斬予一言以發其旨并置二冊列像畫圖彼此手書二義各藏一冊以爲通家傳世之符其用心可謂厚矣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森然是之謂逆知順而不知道則陽知逆而不知順則潛一順一逆圖書之法象也先天寂然

龍溪先生遺書

卷之八

七

法華大意題詞

吾人讀書爲學須先明大意大意既得然細微可從而理若着意精微墮在瑣碎窠臼裏與義相離大處反失非善於學者也孔明讀書惟



觀大旨。觀之見大意在於沂浴風雪之間。古人之學。可見矣。今觀太虛所疏法華大意。若有以啟予者。太虛爲白沙先生。方外交予。昔遊江浦。訪太虛故居。得此卷於石洞中。見其詞近而旨遠。意在歸去。葛藤欲入於言前。薦取向上一機。以悟爲則。可謂全身領荷矣。因持歸出示。月泉。月泉讀而珎之。經凡若干品。原疏缺末後三品。略爲全補。付玉徒刻布。荒林而索予題詞。以道其所因。予惟經中大意。須從言外悟入。譬之

龍谷先生語錄

卷之六

八

葦航卷題詞

達磨泛重溟。入中國。投梁不契。折葦渡江。處於魏之少林。九年面壁。始證聖果。既曰廓然無聖。所證又何果耶。達磨未入中國之前。已能辨世

珠破六宗。共十作用。說無礙法。及至少林。始爲了義。則前所說之法。尚爲未了義耶。識法者。試察之神光。服勤九年。愈安心法。至於立雪斷臂。其志可謂勤矣。尚以爲小根小器。輕心慢心。則所謂大根器。信心者。又將何待耶。吾人學道。可以自省矣。予與敬菴陽和二君。歲晚遊戲叢林。至虎跑時。葦航講師。演華嚴鈔。發明空假中三義。頗悉聽法者衆。其視西來不立文字。是同是別。天法有權。有實。教有三種。道惟一乘。三種者。釋律講也。心悟爲禪。身證爲律。以演爲講。或依實施權。或乘權顯實。普應群品。皆屬建化門。啟道則一。而已於此。泰得透悟得徹。卽空卽假。卽中卽一。卽三卽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終日說法。未曾說着一字。猶如太虛不存鳥跡。無非直指見性之宗。不然其說愈繁。去道愈遠。祇增紛紛葛藤耳。二君皆有偈乞予一言弁首。號表葦航。殆有取於折葦之義。故述達磨得法傳法因果以貽之。

龍谷先生語錄

卷之六

九

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一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為調相坐時莫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息雖無聲亦無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坐時無聲不結不滯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資冲融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戾守氣則勞守息則密前為假息後為真息欲習靜坐以調息為入門使心有所寄神氣相守亦權法也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一

自訟問答

或曰子之自訟以所著為外物不以動心似若累朝誥軸圖書典籍及陽明夫子遺墨乃人倫之所重入道之所珍未可槩以外物少之也予曰然誥軸者祖父相傳之告身君之寵命敢不貴乎昔者孔氏世有明德三命益恭發祥於孔子子孫傳世千百年未艾者乃其世德之積慶未必專以三命存亡為重輕也於此輕一分便是無君之心於此重一分便是微寵之心此可為知者道也士夫告身冀以傳後子孫不肖不能自守至有鬻為衣食之資者所貴果安在哉圖書典籍學問筌蹄累葉珍藏一朝灰散固為可惜自念衰年精力無多倍宜蓄養況別有用心處非復守書冊記故事之時或者天意假此以示至教未可知也唐虞之朝所讀何書魚兔苟獲筌蹄可忘於此參得透放得下得其不可得之秘六經亦糟粕耳先師墨寶一字千金神龍之遺灰也豈可置之意豈與人殊因念至人心畫原能太虛中來至寶鬼神所護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六

十一

不能久留於世復還太虛亦是常理古德傳授  
有得其皮者有得其髓者爪亦皮耳果得其髓  
何惜其他若徒以爲墨妙襲而珎之則與玩器  
等耳奚足多哉

或曰多口之憎聖賢所不免子務自反不以人  
言爲非可謂得止謫之道矣學術不明交道日  
衰世人不肯成人之美不信其心而疑其跡使  
爲善者懼可爲世道惜也予曰不然心迹未嘗  
辨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昔有

龍溪先生遺集

卷之六

十一

士人謫先師以爲難講道德只做得功名之士  
先師聞之曰此士人非謫我乃見稱也古之人  
志於功名則不動心於富貴予雖日講聖人之  
學少有不謹墮落富貴之念或時有之况功名  
乎蓋其心尚有所未能信也自信此坐决無盜  
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  
功名富貴之心與决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  
相信自將不言而驗矣不肖今日自反亦若是  
多口之憎正吾求以增益之地豈敢以爲謫而

止之也若夫學術不明世之學者未有不以  
毀譽爲是非故迹易疑交道日衰相與者不皆  
原其心而徒泥其迹故謫易興此誠可爲世道  
惜也昔者鮑叔之知管仲分財多而不以爲貪  
謀事不中而不以爲愚戰敗而不以爲怯受辱  
而不以爲無耻蓋信其心也故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豈易易者  
哉在不肖惟有自反益求自信以守師門家法  
不敢以此望於人人也

龍溪先生遺集

卷之六

十二

或曰名者造物所忌予之名重海內同志宗盟  
今日之變或者天將以此示哀益之道也予曰  
有是哉名爲實賓况名實未副尤造物之所忌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以爲耻如耻之莫如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易大畜畜之厚謂之實德  
以篤實也小畜能畜而不能久謂之繫文傳其  
猶有爲賓之意乎觀此可以知學易寡過之義  
矣

或曰子之自訟切切以禍福爲言始爲常人立

教之權法聖賢之學無所爲而爲恐不專以禍  
福爲警肆也予曰然聖賢之學根於所性雖不  
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  
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  
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之  
情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  
禍聖賢之學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  
類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跡  
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

卷之六

五

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  
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  
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  
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  
之際其機甚微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  
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意安得玄機之  
士相與論禍福也哉

天心授受冊

天心精舍門人陸生光宇所建後爲尊師閣以

予久從陽明夫子頗能傳其晚年精義謬以此  
面之禮屬予群習四方同志共明此學其志可  
謂遠矣又念群處之聚天克玩愒無歸擇其中  
質粹志立終身可信托者八人相與焚香對越  
定爲盟約而吾兒應一馬出處顯晦達通  
散無常此志相應務期不逾復屬予一言以輔  
遠業夫致良知三字吾人保命之符精微深  
不以一毫見解意識攪入迺是日用之功  
但吾人凡心習氣未易融化明道是難之甚十

卷之六

五

年未忘不可不懼也諸友既定爲終身之盟務  
須略去形骸赤心相與見有凡心未除習氣未  
消各宜隨時規勉或制於初或防於漸共置此  
身於無過之地方爲潔淨精微之實學今日之  
盟不惟諸友以得所歸依爲喜予亦深藉諸友  
以得所考證爲幸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於弟子惟在共進此道各各自盡其心而已此  
心之靈各各完具無有授者無有受者一切  
諸凡習迺其助道資根本靈之心

增損也古人謂父子兄弟不責善以責善歸之朋友者爲不同志者也若文王之於周公明道之於伊川卽父子兄弟爲師友家庭唯喏尤一毫躲閃不得此志荷同千百年之遠尚得相應志苟不同竟降之於朱均亦徒然耳予晚得友於與中選擇同心其紹宗傳此學深爲有賴復得吾吉兒與盟欲以繼吾之志尤吾之大幸也今此同盟僅得八人據見在所推擇然非以此爲限也昔者孔門四科傳道之曾不與將來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六

果有卓然自立者繼入此盟愈多愈善此八人者脫或狃於所習始勤終怠不能自立卽係敗盟之徒且將鳴鼓而其斥之不得以私心阿所好也不肖謬爲盟主托於諸友之上尤有懼心所望不忘箴儆其成交修之益此固一體之情也爰書以爲左券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復之請問操心之法予曰操是操鍊之操非執定把持之操也良知者人心之靈體平日虛明

之氣也操心卽是致知之功操則存者隨時處鍊習此心復其本來活潑之機而已不操則便泥於時滯於方心便死了故謂之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指本來真體示以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只此便是常存他虛明體段只是養心之法

趨庭謾語付應斌兒

金波園中連日聚處應酬見汝精神尚多散緩未有歸著因舉傳習錄中戒慎恐懼亦是念之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十七

說以諭之夫今心爲念念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念克與罔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君子之學以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傳能承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證不作些子漏泄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有事時王宰常寂自不至逐物無事時王宰惺惺自不至著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克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為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其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技率則非善教矣途中可將一切紛擾習心併歸一念只携取傳習錄及會紀晨夕展玩體究字字句句反覆人心

龍溪王先生全集

卷之六

六

到得精神平滿時天下事自當迎刃而解無俟安排也此予一生料理學而未能瀆行叮囑之言念念不忘於懷南還時更須有以復我只此是學只此是孝無若伯魯之簡可也

若贊 先生像贊也

志若運而自信行若蹇而自強才于千而若拙識混混而若藏處世若汗若潔聞道若存若亡卽其見若將洞照千古而不逾於咫尺克其量若將俯視萬物而不異於尋常盡丘幻身若且

示之天壤方臯神相若或眩於驪黃

趙麟陽贈言

麟陽趙子質和而毅素有志於性命之學臺端孤鳳以直道鳴於時遵晦旣久蓄極而通茲受天子簡命以御史中丞總憲南臺世方以桓典之馬朔州之鷹目之未足以觀其深也趙子之志終始於學吾黨相觀而摩亦不能外此別有所規頌也趙子於學已得大意然密窺所見尚依識神融解其所履尚涉意象莊嚴未能透

龍溪王先生全集

卷之六

九

得生死毀譽好醜機竅護得性命未能捨得性命愛心未忘尚未離世間豪傑作用夫愛生者可殺也愛譽者可毀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一愛不除百魔盡集河上公所謂外其身而身存是要妙語若是出世間大豪傑一語之下便當了然本無生孰殺之本無譽孰毀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直心以動全體超脫不以一毫意識參次其間淵泉溥博是真融解恂慄威儀是真莊嚴是非獨往獨來超然

而獨存者何足以語此。養生家不超不脫不能成冊。吾儒不超不脫不能入聖。區區爲此言固非。循守世界入於拘攣。亦非破除世界蹈於猖狂。蓋吾人本心自證自悟。自有天則。握其機觀其竅。不出於一念之微率。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至命。譬之明鏡照物。鑒而不納。妍媸在彼而鏡體未嘗有所動也。欽而不滯。縱而不溢。此千古經綸無倚之實學。于此便是達天德意識云乎哉。

別言贈梅純甫

顏子沒而聖學亡。此是千古大公案。曾子孟子傳得其宗。固皆聖人之學。而獨歸重於顏子者。何也。喟然一嘆。何異談禪。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悟後語。譬如黃葉之止兒啼。實非金也。顏子竭才於善誘之教。洞見道體活潑之機。而難以開口。姑以一言發之。謂之如有則非實也。謂之卓爾則非虛也。仰鑽瞻忽。猶有從之之心。既悟之後。無虛無實。無階級可循。無途轍可守。惟在

默識。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真見也。曾子孟子雖得其宗。猶爲可循可守之學。與顏子所悟微涉有迹。聖人精蘊。惟顏子能發之。觀夫夫子之慟其所致意者深矣。謂之曰聖學亡。未爲過也。吾人從千百年後。妄意千百年以前公案。何異說夢。但恐吾人不能實用其力。以求覺悟。又增夢說矣。

別言贈周順之

粵自水西之別。與順之相違者兩年。於茲今年秋。順之裹糧千里。復訪予會稽山中。求所以請益。因與探禹穴。躋龍山。沿迴鑑湖之曲。覓梅隱之故墟。尋蘭墅之遺跡。徜徉浹旬。相觀彌切。而順之依依默默。若超然於名利之外。不以所履者爲已足。而以其所造者爲未至。方自視歛然也。復送之西遊。延訪隱淪。將窮三江五湖之勝。翹然遐覽。寄興益幽。蓋非徒區區山水間而已也。出關止宿於湖墅山房。偶舉敘典名利行道四不住之說。若有以啟予者。夫不住於名利



者豪傑之所能不住於行與道者非聖賢不能也慨惟聖學息而霸術倡士鮮克以豪傑自命其所汲汲而趨者不在於名則在於利以世界論之自古至今爲千百年漸染以人身論之自少至老爲一生薰習承沿假托機械日繁就其能脫然於此者蓋寡矣而況於行乎而又況於道乎順之天性冲教耻累於習染志於聖學者有年行履卓然已有聞於時而且過爲貶損引慝欲然以未得聞道爲憂是豈直不住於行其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三

於道也蓋亦幾矣予聞之道無方所而學無止極淵然而寂若可卽而非以形取若可知而非以知索若可循而非以力強也夫非以形取則爲忘形之形非以知索則爲忘知之知非以力強則爲忘力之力惟忘無可忘斯得無所得得且不可而況於任乎若此者存乎心悟未有所悟而求得與未有所得而求忘皆妄也雖然習染之入人亦微矣漸漬薰蒸滲乎心髓循景竊發而不自知故凡應感順逆之間稱議交承

之際未免矯揉持飾顧忌諱避以爲者皆習染之爲累也而在六四亦曾言之焉年之間作何體會若非深察而默爲之證所謂超然者未免終涉於興而欲然者終未能有以副也故君子之學以悟爲則以遺累爲功累釋而後可以入悟悟得而後其功始密而深是謂真得真忘非言說意想之所能及也予不肖妄意聖學蓋亦有年因循受累業不加修而道日遠多過以來頗知省惕思以求入於悟而未能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八

三

也惟是一念求友之心若不容於自棄故以千里遠來之情亦若不容於自默其所切切爲順之言者雖非悟後語庶幾同心之助彼此相益之義也然則吾人將何所求哉道不可以言說意想而得則離言說絕意想之外將何所事悟也者聖學之幾微無所因而入遺累之說亦豈耳譬諸夢之得醒曾有微於言說意想與否此可以默識矣今日之學但恐夫徒夢說耳果能真體諸夢將自除又何夢之有哉

志弗怠益薦其所履而深其所造期於悟而  
已使天下將因而益信其所學余亦庶藉此以  
免於夢說之罪也

別曾見臺謬語摘略

見臺問有念無念予謂念不可以有無言念者  
心之用所謂見在心也緣起境集此念常寂未  
嘗有也也有則滯矣緣息境空此念常惺未嘗無  
也無則槁矣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聖狂之  
分克與罔之間而已千古聖學惟在察諸一念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之微故曰一念萬年此精一之傳也

見臺問良知知識之辨予嘗謂良知與知識所  
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根於良知則為德性  
之知因於識則為多學之助知從陽發識由陰  
起知無方所識有區域陽為明陰為濁陽明勝  
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陰陽消長之機也  
子貢之億中因於識孟子之驟識根於良知回賜  
之所由分也苟能察於良知之故則無難也  
即良知之用皆在是非天機發陽合德矣

池陽謬語示丁惟寅

予與惟寅相別十年形迹雖疎此志未嘗不相  
應也今年春暮予赴水西之期得相會於宛陵  
且相隨為黃山天都之遊聚處十餘日默契顯  
證頗盡交修之情惟寅有壁立萬仞之志不撓  
物誘人皆信之但未免有意氣承當過時與習  
性一滾出來硬作主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時一切應感未免起風作浪近來風浪漸息尚  
未免動於微波未見有風恬浪靜時總要受用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六

五

風恬浪靜世界又未免倚傍見解將氣魄改頭  
換面默默蓋將過去到底未離氣魄窠臼動盪  
精神鼓舞世界得力處在此不能神感神應以  
盎然出之其受病處亦在此惟寅自謂隨身規  
矩不敢一毫放過自謂心事可對神明此是真  
實不誑語若從真性流行不涉安排處處平鋪  
方是天然真規矩脫入些子方圓之迹尚是與  
要挨排與變動周流之旨尚隔幾層公案其可  
到鬼神尚未免以氣魄勝之非客符天文也

人但患不知病痛實既已知得去此亦非難事但恐別後主張太過正貼秦時不肯認作天然規矩此病又發耳同心之言不妨直致勉之勉之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予赴水西之會道出桐川界牧伯中淮吳使君一見惟若平生謙抑由來無所矯飾所謂傾蓋如故者非耶使君天性純毅志於聖學深信良知宗旨一切感應益然而出以貞教育才爲已

龍溪先生遺墨

卷之六

三六

任漸成絃歌之化偶出先師遺墨一卷見示丁亥過釣臺手筆也未紀從行進士王汝中卽予賤字五十年相從之迹恍如昨夢而僊踪渺不可攀矣豈勝感傷言念流光迅邁倏成衰儂業不加修徒負空志猶故吾也豈勝愴悔追憶嚴陵別時申誨之言有曰我拈出良知兩字是是非非自有天則乃千聖秘藏雖昏蔽之極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可以立躋聖地只緣人看得太易反成玩愒如人不見眼邊毫髮以其太近也然

中間尚有機竅良知知是知非其實無是無者萬有之基冥樞密運與天同遊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也因使君好學述此以助成遠志使君勉乎哉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嘉靖甲子春比部見羅李子在告南還訪予金波園中得爲湖上浹旬之會往復證悟頗盡交修臨別出卷授予索書緒言用徵贈處予受而藏之因循至今未有以應也秋仲庫部思默萬

龍溪先生遺墨

卷之六

三七

予復以差事過武林三宿而別因憶所授之卷欲追述數語托以携歸欲言之而忘其所以言夫見羅任道之勇好善之篤隱隱在心目間但無從着筆耳思默以見羅多識所畜已大仍特空卷歸之未必非忘言之助也予笑曰有是哉雖然意不可孤今與思默三宿之談其所證悟不減於見羅之時而加密焉尚能指其崖略二君固同心之言也因誦書以畀之見羅必有以復我矣

思默曰：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吾儒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予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即吾儒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慮思之審也，未起云者，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非不思不慮也。易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即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即為妄。鬼神便可測識，非先天之學也。人心一點靈機，變動周流，為道屢遷而常體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來無停機而未嘗有所動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此千古聖人經綸之實學，了此便是達天德。

書顧海陽卷

古人之學，惟在理會性情。性情者，心之體用，寂感之則也。然欲理會性情，非可以力制於中而矯飾於外，其要存乎一念之微。人心本自中和，一念者，寂感之機也。致謹於一念之微，則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中和由此而出，中則性定，和則情順，大本立而達道行，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收位育之全功，聖學之的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者，學為聖人也。束書不觀，游談而無主，獨學無友，孤陋而寡聞，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譬之行路之人，有必至長安之志，舉足便有三叉可疑之路，不得不審問過來之人，與查考路程本子，審問過來之人，即所謂質諸先覺，查考路程本子，即所謂考諸古訓，無非成就此必至長安之志而已。此古人為學之端緒也。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

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觀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觀着他從何而學。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人真工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證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誠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卷之六  
三十一

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尚友千古意味超然豈暇區區與鄉黨作對法耶。人品不同如九牛毛吾人可以自考矣。

書陳中閣卷

吾儒與二氏之學不同特毫髮間須從源頭上理會。骨髓上尋究方得相應。非見解言說可得而辨也。念菴子謂二氏之學起於王靜似矣。但

卷之六

三

謂釋王空明老主歛聚其於真性咸有斷絕恐未足以服釋老之心。斷滅種性一乘禪與下品養生之術或誠有之。釋老尚指爲邪魔外道釋老主靜之旨空明未嘗不普照歛聚未嘗不克周無住而生其心原未嘗惡六塵並作而觀其復原未嘗離萬物吾人今日未須屑屑與二氏作分疏對法且須究明吾儒本教一宗果自能窮源方可理會彼家之源頭自能徹髓方可研究彼家之骨髓毫髮不同處始可得而辨若自

已不能究明此事。徒欲從知解湊泊。言說比擬。以辨別同異。三心同者未必同。異者未必異。較來較去。終墮葛藤。祇益紛紛耳。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言乃是千聖之的。範圍三教之宗。非用戒懼慎獨切實功夫。則不可得而有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工夫。只在喜怒哀樂發處。體當致和正。所以致中也。內外合一。動靜無端。原是千聖學脉。世之學者。口談未發之中。而未嘗實用戒懼慎獨之功。故放心無從收。而使夜氣無所養。若是實用其功。不從見解言說抹過。由戒懼慎獨以出中和。正是養夜氣收放心實際理地。正是動靜合一真脉路。若因世人口談無實。并其學脉而疑之。是亦因噎廢食之過也。

書查子警卷

子警於良知之旨。大槩已信得及。通者予過本西先期出候。晨夕合併相證。以爲更覺親切。當下有可用力處。此是子警深信所在。千古聖學

何處是  
爲對法  
忘之

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聖真根。子時時保守此一念。動靜弗離。便是緝熙真脉。路更無巧法。子警嘗有養生之好。予亦嘗傷於虎者。最易擔誤人養生家。以還虛爲極。則致知之學。當下還虛超過。三鍊直造先天。不屑屑於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子警謂自今只從一路尋討。究證更不踏兩家船。予笑曰。如此行持。猶屬對法。豈能歸一得來。須信人生宇宙間。只有此一隻船。更無剩欠。乾爲心。心屬神。所謂性也。坤爲身。身屬氣。所謂命也。乾坤爲器。器心中一點真陰之精。身中一點真陽之氣。調之坎離藥物。藥物往來調之火候。故曰身心兩字。是火是藥。真息調之性根。命蒂一切藥材。老嫩火候。衰旺往來消息。皆於真息中求之。密符天度。以火鍊藥。而成丹。以神馭氣。而成道。非兩事也。若方外之術。泥着安排。牽合諱戾。皆屬後天渣滓。各爲養生實則戕生之因。不足學也。

記

疑道堂記

易曰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之所寶器之重也故取象於器以主天下之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言聚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為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用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啟萬物且然

集卷之六

圭

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疑矣疑目精始能善萬物之色疑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良知者離明之體天聰明之盡致良知則天命在我宛然無思無為不出其位而萬善皆歸焉所謂凝命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位居體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為主本忠信者疑之質也世之學者不務其本而襲其於外以輕浮失之者多矣良之連山坤之歸藏乾之潛龍易道之密機皆所

謂疑也成湯之昧爽詔譴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夙夜基命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興神農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一而三三而九昂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門之時義大矣哉

太極亭記

吾友思平程子志於聖學有年嘗建考溪書院以聚同志周渾子之記可考也復作太極亭于

集卷之六

圭

尚友堂北記于予夫太極之說濂溪周子發之詳矣予復何言後世解者尚若未盡其立言之旨略為釋之夫千古聖人之學心學也太極者心之極也有無相生動靜相承自無極而大極而陰陽五行而萬物自無而向於有所謂順也由萬物而五行陰陽而太極而無極自有所謂歸於無所謂逆也一順一逆造化生成之機也粵自聖學失傳心極之義不明漢儒之學以有為宗仁義道德禮樂法度典章一切執為典要



有可循守若以爲太極矣不知太極本無極可以言也佛氏之學以空爲宗仁義爲幻禮樂爲贅一切歸於寂滅無可致詰若以爲無極矣不知無極而太極胡可以無言也一則泥於迹知順而不知逆一則淪於空知逆而不知順拘牽繆悠未免墮於邊見無以窺心極之全學之弊也久矣濂溪生於千載之後默契道原洞見二者之弊建圖立說揭無極太極之旨以救之說者以爲得千載不傳之秘信不誣也人之言曰自古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不知孔子相傳已敘皇極之嚆皇極卽太極之義孔子特從而衍之耳孔子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不知易有太極易無體無體卽無極之義周子特從而闡之耳其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尤示人以用功之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卽謂太極而主靜卽所謂無極也故曰人極立焉靜者心之本體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後儒分仁爲陽之動義爲陰之靜以中正配之其失

也支聖人本之于靜衆人失之于動而以時鶴之其失也妄矣與妄聖學之所由晦也周子數百年後陽明先師倡明良知之教以覺天下而心極之義復大明于世寂然不動者良知之體感而遂通者良知之用常寂常感忘寂忘感良知之極則也夫良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大易之旨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極也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五行之秀萬物之宰良知一致而三極立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夫周子學聖以一爲要以無欲爲至以寡欲爲功而其機在乎一念之微無欲者自然而致之者也聖人之學也寡欲者勉然而致之者也君子修此而吉也多欲者自暴自棄不知所以致之者也小人悖此而凶也是故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

### 三教堂記

此篇  
方見  
不心  
言語

三教之說其來矣老氏三言道人之學亦曰  
虛佛氏曰寂聖人之學亦曰寂孰從而辨之世  
之儒者不揣其太深以二氏爲異端亦未爲通  
論也春秋之時佛氏未入中國老氏見周末文  
勝思反其本以禮爲忠信之薄亦孔子從先進  
之意孔子且適周而問之曰吾聞諸老聃云未  
嘗以爲異也象出云吾儒自有異端凡不循本  
緒欲求藉於外者皆異端也孔子曰吾有知乎  
哉無知也言良知本無知也鄙夫問於我空  
如也空空卽虛寂之謂顏子善學孔子其曰庶  
乎屢空蓋深許之也漢之儒者以儀文度數爲  
學昧其所謂空空之旨佛氏始入中國主持世  
教思易五濁而還之淳圓修三德六度萬行攝  
歸一念空性常顯一切聖凡差別特其權乘耳  
洎其末也盡欲棄去禮法蕩然淪於虛無寂滅  
謂之沉空乃不善學者之過非其始教使然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恒性初未嘗以爲  
儒某爲老某爲佛而分授之也良知者性之

龍華生語錄

卷之八

三

龍華生語錄

卷之八

三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範圍三教之樞不徇典要  
不涉思爲虛實相生而非無也寂感相乘而非  
滅也與百姓同其好惡不離倫物感應而聖功  
徵焉學老佛者苟能以復性爲宗不淪於幻妄  
是卽直釋之儒也爲吾儒者自私自用智不能普  
物而明宗則亦儒之異端而已毫釐之辨其機  
甚微吾儒之學明二氏始有所證湏得其髓非  
言思可得而測也吾黨不能反本自明其所學  
徒欲以虛聲嚇之祇爲二氏之所笑亦見其不  
知量也已

### 不二齋說

陽和子深信良知之學靈明變化爲千聖傳心  
正法調學主於靜非靜不足以成學掃景玉出  
房以不二名其齋時時習靜其中以求證悟其  
志可謂勤矣或者疑其命名之義質於予曰不  
二禪宗也昔者文殊與維摩二大士說法共談  
不二衆謂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法非善非不善  
故各不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法非常非無常

故名不二一者悟二者迷佛法非悟非迷故  
不二文殊以無說證之維摩以物表之是爲深  
入不二法門今陽明子儒宗也命名若是豈所  
謂有所托而逃焉非乎曰子何以其名爲哉  
亦究其實而已中庸蓋曰書孔氏家學也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爲物不二故生物不測性  
一而已是爲未發之中發之則爲喜怒哀樂之  
情有未發之中斯有發而中節之和以位以育  
天地萬物所不能違焉其致一也禪固有同於  
儒矣而儒者之學淵源有自固非有所托而逃  
亦非有所泥而避也陽和子聞之曰有是哉怵  
則尤有取於伊尹一德之訓曰德無常師王善  
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正調精一數語外  
惟此最爲邃密旨哉其言之也予曰然哉此四  
言者當渾全以求其義不當分析以垂其實究  
而言之所謂德惟一也後儒不得其義附以臆  
見博而求之萬殊謂之惟精約而會之一本謂  
之惟一德而師於善爲資於人善而協於一爲

龍龜生書錄

卷之六

四

反諸已德以事言善以理言是二三其德支離  
繆裂并虞廷精一之旨而失之此吾儒之異端  
不可以不辨也陽和子謂予曰古人謂此學如  
龍養珠目注耳凝念念無間吾人見在優游超  
脫以爲忘機迹若相反才能會而通之則如之  
何予曰所謂如龍養珠非專在蒲團上討活計  
須從人情事變上深磨極煉收攝凝聚以並起  
脫確乎不爲所動是謂潛龍之學只此便是養  
之之法良知知性之靈也虛明洞徹原是無物不  
照以其變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隨物古人謂  
之凝道調之凝命亦是苦心不得已之言良知  
卽道良知卽命若不知凝聚則道終不爲我有  
命終不爲我立吾人但知良知之靈明變化條  
忽存亡不知從人情事變煅煉超脫卽爲養之  
之法所以紛成二見不能會通於一夫養深則  
迹自化機忘則用自神若果信得良知及時卽  
此知是本體卽此知是功夫固不從世情嗜欲  
上放出路亦不向玄妙意解內借入頭良知之

龍龜生書錄

卷之六

四

外更無致法之外更無養法良知原無一物自能應萬物之變譬之規矩無方圓而方圓自不可勝用貞夫一也有意有欲皆爲有物皆屬二見皆爲良知之障于此消融得盡不作方便愈收歛愈精明愈超脫愈神化變動周流不爲典要日應萬變而心常寂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善無常無無常是爲真常無迷無悟是爲徹悟此吾儒不二之密旨千聖絕學也予復謂陽和子曰維摩所說經亦須理會此印證法也

遭疑謗處之坦然無非維摩宗旨此學自是世上乘不二法門恐非初學所能遽到不肖自量罪過種種豈敢遽云解脫但如來教所謂理會性情者則時時不敢不勉亦稍覺日異而月不同然未免局於二乘之見耳予曰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如子云云則豈敢當既幸有聞則亦不敢不勉一念自信庶無負於師門之傳固非以維摩爲榜樣也此段因緣不可學不可傳自證自悟始見徹頭果能終始此志日新其德辨吾儒之異端不惑於臆見得其所謂不二之旨儒與禪毫釐之辨亦可以默而識矣陽和子請說於予因次第其語遺之

悟說

君子之學貴於得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入悟有三有從言而入者有從靜坐而入者有從人情事變鍊習而入者得於言者謂之解悟觸發印正未離言詮譬之門外之寶非已家珍得於靜坐者謂之證悟收攝係聚猶有待於境譬之

濁水初澄濁根尚在纔遇風波易於淆動得於鍊習者謂之微悟摩礱鍛鍊左右逢源譬之湛體泠然本來晶瑩愈震蕩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淺深而學有難易及其成功一也夫悟與迷對不迷所以爲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至於忘悟其幾矣乎先師之學其始亦從言入已而從靜中取證及居莫處困動恐增益其悟始徹一切經綸變化皆悟

龍龜生語錄

卷之八

四

藏密軒說

密爲秘密之義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乃千聖之密機道之體也自天地言之則爲無聲無臭自鬼神言之則爲不見不聞天地尸其穆鬼神守其幽聖人純其不顯之德故能建天地質鬼神不悖而無疑是道也天地不能使之著鬼神不能使之著聖人亦不能使之著所謂未發之中

也若曰微者著則非密矣藏密者精一之功戒以神明其德也湛然澄瑩之謂齋肅然嚴畏之謂戒齋戒洗心而後密可藏也自聖學亡後之儒者不知洗心之義徃徃牴牾於聞見涉於聲臭纏維支離漫無統紀元公之靜純公之忘庶幾發之旋復晦蝕始千百年於茲矣我陽明先師超然玄悟會於天地鬼神之奧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千聖不傳之緒賴以復續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心之神明無是無非者退藏之密也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爲神無知之知是爲真知因覺之脩是爲真修文王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夫以此洗心指易道而言寂然不動者易之體感而遂通者易之用所謂畫前之易也釋者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只說得一半語感而遺寂語用而遺體知進而不知退非藏密旨也易卽是道若欲從之是猶二也二則支矣此古今學術之弊也并著其說

龍龜生語錄

卷之八

四

拙齋說

蕭子良餘以寧別號拙齋請說于予濂溪嘗有拙賦巧者勞拙者逸亦弊言之耳夫拙之為義胎于混沌育于澹泊冲乎若虛魄乎若朴拙者天之性也混沌以立基鑿之則離澹泊以明志淫之則滑虛不疑則滯而為物朴不守則散而為器斯四者皆人為之機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所以定人也剛毅木訥則近仁巧言令色則鮮矣仁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文之不識不知孔之無知無能顏之愚曾之魯顏曾之拙也周之靜程之忘濂溪明道之拙也良知本無知良能本無能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非有加也拙之時義大矣哉

詩

五七言律詩

謁包孝肅公祠用韻

盈盈一水隔樹杪見荒祠正氣餘孤嶼清風澗舊居江山客客到薌蘿為公遲日落香浮渚閒心白驚知

題三鳳洲小祇園

給孤去已遠此地復開園禮佛蓮花湧傳經貝葉翻水深澄客性山古隔塵喧安得留精舍同參不二門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

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無得此生空

浪翻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命在乎呼吸間

頭已較遲

贈天池立福次韻

天池一勺水飲此即成仙瑤草春長茂蓬扉夜不關跡隨玄鶴杳心共白雲閒倚杖青霄立依然在世間

五曲謁朱文公祠

何處虹橋隔彩雲漫亭消息舊空聞溪山盡日誰為主蘋藻西風此拜君片片巖花依短砌

清流木遶重門移舟向晚秋光淨翠壁青林峴分

出雲林用韻

秋入楓林紅欲燃蕭疎短髮任流年已投白社  
能逃俗不戴黃冠亦是仙籬菊開殘樓外景雲  
瑛吹散洞中天祗憑濁酒忘吾老湖上還留種  
秋田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溪韻

乾坤身世共悠悠范蠡湖邊且泊舟短策欲尋  
龍虎生靈

卷之六

四八

瑤草去野情還爲白雲留半窓蘿月琴書靜一  
夜松風枕簟秋回首鶯花春欲暮片帆隨意坐  
中流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汝洽韻

探遍名山學未成又從白嶽禮三清謾論結屋  
離人境已拚尋山度此生碧蘿樓虛景自滴紫  
霄臺迥月初臨閒隨童冠馴幽磴五老雲深望  
欲平

登西天目

蚤起登山去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  
峰高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春風雙眼開落日孤帆去相對默無言悠悠  
雲樹

八山居士閉關雲岡之麓玉芝上人往和

以偈相酬客時龍谿道人偕浮屠子

學生訪上人於龍南山居語次

示卽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玉芝

龍虎生靈

卷之六

四九

之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卽成魔若於見處  
能忘見三界縱橫奈爾何

謾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

非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

都見在恁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水成波佛卽魔却咲山僧

亦饒舌強從玄室問如何



杖頭點到降仙臺臺上風光絕點埃一自仙翁  
賦歸去至今猿鶴咲空來

襲封行

并引

襲封行爲吾師嗣子仲時承襲封爵而作也  
吾師倡義擒王之功昭若白日著在社稷繫  
在人心荷蒙

先帝酬功錫爵紀在旂常向爲忌者所阻身後  
錫典盡行褫奪天下所共冤邇者

新天子紹統興滅繼絕率率求治元宰洎諸執

龍先生遺錄

卷之八

手

事仰承 德意南北臺省江湖撫按百口一

詞交章論列以暴其冤得

賜俞允遵依

先帝初命剖符頒券仍與世世承襲天下人心  
莫不忻戴踴躍無異浮雲散而白日重光此  
固

朝廷殊錫之恩將以錄往勸來亦見功德人人  
之深愈久而不能忘也曩者仲時謁選北行  
予嘗有言致贈大略謂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傳而作中唐中唐之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

終焉尚綱之云隱隱於君子小人間然的然

之辨而歸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

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周末文勝學者溺於浮

華之習務功利而忘忠信孔子身任傳道之

責乃志於從先進而克之於野其曰忠信好

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

則所謂尚綱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

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自漢而下世教益衰

龍先生遺錄

卷之八

至一

學者安於所習而不知反蓋千百年於茲矣

吾師生於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

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良

知之說倣於孟氏而傳之子思卽中庸所謂

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幾遍海內信者

益衆仲時師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

家學將有賴焉吾子質慧而好修有志於學

馴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

也此行入仕之始世味方濃聲色易移移人

口體耳目一溺於所好流弊焉不可勝言者向者謂選之行尚以世味染習爲懼況今承襲圭封衣麟腰玉所接者貂璫貴游所習者紛華盛麗聲色之移人尤甚貴不期後一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毋嫌逆耳之言毋泥從欲之好反諸獨知之良去其所謂酌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綱之意淡薄冲素寧過於野無寧過於文

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五

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傑然如翹之在楚一毫不爲世累之所溺是謂善於經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子之憂家學庶幾有光而無忝也豈徒不失望於海內之同志而已乎此區區四十年苦心忠告之言期報師恩於將來也吾子其繹思之爲之歌曰

鳳闕新恩湛露濃貂冠重襲舊時封  
致東方昨召虎應酬南國功憶昔真

尾四十年來只如此冢上誰憐築室心  
徒抱存孤義悠悠天壤屬何人嬰曰傳來今  
幾春霍雀強覆寒櫟驚駕馬寧辭峻坂輪浮  
雲作雨幾更變一朝日出浮雲散有如種火  
開重光又似枯荻發新幹元功鬱積人共冤  
百道封章啟

天眷玉帶春圍麟繡全金書畫剖龍文半須更  
上殿拜分符

子親呼是某孤邊臣盡效雲臺蹟壯士都懷  
麟閣圖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內望深責亦厚  
洞中鴻寶世所珍好與緘藏莫輕售富貴中  
人如酒醉淡薄由來見真味若無道脉作根  
基圭爵雖榮亦虛器贈言此日臨岐路回頭  
莫失邯鄲步一生還擬振箕裘五陵未可誇  
執務我忝師門一唯參心訣傳我我傳君良  
知兩字中天柄萬古回看北斗文

祭文

祀陽明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眇矣胡察脉而真見者之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主下皆倉扁之臣宜其顧攝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簫鼓使愚者懜懜其莫之知者又沉醉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絕也豈乎若千鈞之繫於一綸於是孔氏則誅亂賊矣孟氏則詎楊墨矣韓退之氏則闢老佛矣二程晦翁尤峻閑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於道孰不謂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詎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熾大中至正之矩矱以圯塞而淵淪卓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真指良知以立教揭日月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旨而舉世咸信以為聖聞蓋以功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救昏聩之病脉者空也體膚起后飲食雖無變常度而岐黃倉扁

獨遠望而憂之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良言之憂之過至如詆訾而相噴嗟嗟先生蒿目而視洞照厥因嘆嘆及於聖神衆議而不忍斯世之批塵故畿嘗以為孔氏誅亂賊孟氏詎楊墨韓與程朱相繼闢佛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砥劑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音昭昭可觀而議者乃以先生為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蛙而望北海之濤嗚呼先生往矣

祭戚南玄文

嗚呼痛哉吾南玄兄而遽止于是乎去秋重陽予與緒山訪兄于南譙時兄以哭子之故得病食疾幾殞復蘇曰食飯一盂不能對眾飯食予

調轉食疾生於憂哀鬱積非藥石所能療能自覺疾當自愈因與論哀和之旨及七情所傷之因兄首領之意稍舒而情未釋予與諸友群聚南譙講院兄時雖強入會而氣漸微矣五日抑情而別後念之不能忘訊之醫工以爲不能對衆飯食此爲危證益憂之不能忘冬盡有友從全椒來傳兄病且愈且喜且疑今年仲春初忽兄差人過浙手書數字附以仲子可業別簡乃知病已亟勢不可爲予與妻孥相對涕淚徬徨

龍巖先生集

卷之六

五

稍存余以脚踏兩家船戲之兄卽幡然愧悔曰頭擔當興學苟不能聲大起每公事過越必謀數日之會而情益親及予壬辰就廷試兄時亦以行取補吏科乃就居密邇出則並馬燕則共席寢則聯床日以聚友講學爲事每大會中有所商訂或有所指陳兄以予能道其師說必謬屬于予從而贊之以起人信心闔閭鼓舞一時同志多賴以興起兄好善一念出于天性而才足以達之凡都下士友有未納交于兄者必以爲悔凡朝廷有大建議必咨于兄兄亦毅然以經世爲已任時西北多警衆議以爲非兄不可任事雖未及試而意有所屬矣兄復以仕途易于埋沒乃先後與余圖入山爲數年合併之計後予起告南補兄時亦起爲都諫因九廟火焚陳言會疏進賢退不肖謬及于予以爲可備清班顧問不宜置之散秩疏中多指權嬖人讐者益衆相比翕構票旨揭爲僞學同黨遂以此相落職而予亦乞歸兄嘗致書于予自謂以此相

龍巖先生集

卷之六

五

累僞學之名雖非清朝所宜有但觀前朝當此者何人復以此相勉于去就澹如也嗚呼余與兄相與之迹章章若是海內同志孰不信之兄既入山聚友講學之志益切每歲必期予一往南譙與諸同志爲旬日之處或相期出遊東南與繁谷緒山念菴荆川鹿園一菴石山諸君爲浹旬之會遠或遣介馳書論學以證交修凡士友往來淪嶺者必迂途造兄之廬以考德問業爲事四方學者無有遠邇皆知兄爲箇中人也

龍溪先生遺集

卷八

五

兄身雖退而道望益彰才名益盛忌而毀者亦益衆遂一蹶不復振世嘗謂兄氣魄未化被權未息世緣未忘此在兄冷煖當自知人不諒兄好善之志經世之才而區區以此求備于兄譬之操玉者不于其丈尺之瑜而索其微瑕以相掩亦已過矣兄未第時嘗見先師于南都及官歸安復拜于越先師嘗有良知如白日之訓兄平生學問以此爲的高明精瑩得力處未知何如若夫披雲霧以圖光復不屈以晦霾自污則

兄之所自信亦同志所共信于兄者也克兄之才與志而究其所終於吾道豈小小補哉而今則已矣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知我之恩與生我並義亦重矣予與兄之心事同于白日人無不知而信之若夫終身之相期微言隱義之相證語默去就之相勉千百年上下之相望惟予與兄所自知自信而人或未之盡悉也予性本疎拙本無所聞亦無所用兄謬不予鄙意其機緣無滯可以入悟應迹無擾可以廣才每降

龍溪先生遺集

卷八

五

心自貶以爲不及且謂予羲皇心太多賢愚少與別白至爲所欺自信太過未免托大傷于所恃奉奉規切之心真若可以質神明而貫金石也千里奔真中心若焚空堂依依無淚可灑鵲呼痛哉所幸兄冢子氣溫神厚可以和親仲子種學好修可以抗宗幼子如玉兄所鍾愛神爽骨清可以承志兄之親交無有遠邇凡食兄之德荷兄之教者當能以厚身待夾輔周旋可以保終當不使兄抱身後無三之感感也然則兄

之神亦可以自慰矣哀哀南玄予復何言

祭唐荆川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于人實係于天方兄之在山入皆慕其高尚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麒麟之困于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

龍先生遺集

卷六

六

智不能以獨全是豈知兄救世一念根于天性與金石而同堅死生出處不離乎是吾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尚不能盡理于衆口彼嗷嗷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妍媸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盛衰倏聚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手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恒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舍

我而逝子然孤立無與其究夫此學之全專自辱交於兄異形同心終始不渝合者餘三十年時唱而和或仆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陟危巔或潛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屐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遊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之證或兄有孤憤

龍先生遺集

卷六

六

予爲之宣或探圖象示以攝生或觀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爲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啟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徵長得于宗教之傳每予啟口輒俛首而聽凝神而思若超乎象帝之先嘗戲謂予獨以北面四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志不



得專美于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于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詛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于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鐵罇青黃不願爲林兄於精神亦大滌撒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于造化之迤邐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于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昃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蛻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葵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于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祭羅念菴文

惟兄精純昭曠之學堅凝果毅之志宏博克裕之才望膺和平之氣學洞千古而退然不以自多志勵萬夫而歎然不以自是器任天下之重藏而若虛才應天下之變歛而未試古所謂完德君子兄非其人耶兄感異夢而生幼爲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八

李

龍先生語錄

卷之八

李

耻爲嬰兒之態長聞良知之訓信而不惑知人可學而至聖危微精微清班昭然不以爲榮其林泉樂枯寂脫然若無所累起列青宮之贊八調道可大行油油然漫無期必入犯丹宸之怒人謂禍且不測坦坦然漠無顧忌悟性宗而耽靜默或訾其爲禪究神理而精研義或疑其爲玄乃兄一意聖修終始緝熙學六經而志未嘗貳文章辭翰傑然名家世方以爲兄之小技自視等爲三昧之遊戲辭受取合惟義之裁皎然不緇于欲身之進退世之污隆尤嚴于出處之際粵自陽明夫子道倡天南化成江右其入于人最深群彥影從篤信好學庶幾抽關而啟闕兄挺然卓立若楚之有翹吾黨方恃以爲耆蔡胡天不勑遺俄一疾而長逝吾兄行在人目言在人耳德在人心惘然其未嘗忘而其不可傳者則已蕩爲太虛布爲列星杳然其不可復繼矣走也與兄交舟之倚枕如沉疴之待瘳嗟予去此其復誰言其易邁感朝露



之乍晞摧裂悲慟不覺涕泗之交至石洞之蓮  
不榮不枯固元神顯氣之英而玄潭之劍匪鐵  
匪石實知鐸慧鋒之滓絮涵辦香臨風陳詞兄  
如有靈尚翼于冥冥之中俾後死者不逃于所  
之庶斯文賴以未墜

祭貢玄略文

嗟嗟道不同不相爲謀心相知者千里而相求  
予於玄略所謂道同而心知者非其儔耶玄略  
天性穎異習聞烈祖南野公之忠義承西園公

龍先生集

卷六

五

過庭之訓自幼有志於學粵自嘉靖丙申丁酉  
之歲予與南野文莊公同官留都玄略偕其鄉  
戚補之周順之俞允升吳從本梅純甫吳伯南  
張士儀沈思畏諸友先後謁余官邸周旋於驚  
峰天界之間日有所見而朋類日親其所得淺  
深未知何如要之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則確  
然可以自信也水西之有會玄略實開其基宣  
歛間士類斌斌興起者無慮數百輩多玄略有  
以欽之居然山中教授師也凡予赴東南青原

白鹿冲玄復古諸會所玄略未嘗不相從隨其  
所聞相與辨析朋類有疑而阻者若有所傷務  
委曲開諭以釋其疑其有信而悅者不啻口出  
益爲縱吏以堅其信古云自吾得某而惡聲不  
入於耳自吾得某而門人日親顧予不肖何足  
以擬而在玄略則可謂庶幾無愧焉者矣益信  
其心而忘其迹泥於所見而不知其所造之未  
至也嗚呼痛哉玄略以選貢授永豐湖口學訓  
晉補國子學博能以教學相長無忝於人師其  
守東平也政教大行親民之學益有所試至今  
有遺思焉若玄略可謂不負其所學矣玄略於  
師門良知之旨不徒承以知見實能以身體之  
晚年所履益深所見益邃曰性道教皆天也以  
其隱微故曰不覩不聞以其無對故曰獨以其  
未發謂之中以其中節謂之和其實一也戒懼  
慎獨全其天而已良知虛明如天故曰知崇致  
知功夫篤厚如地故曰禮卑寂滅之學無意虛  
無之學無情聖人之學在誠意誠意者真情也

龍先生集

卷六

五

種種舉揚皆足以發師說之精華見豹全體匪直窺班嘗謂一櫟可以識味同志中如吾玄略能幾人哉予與玄略此生以性命相期方圖合併相證了此未後一着而今已矣痛哉人生如幻其誰不知知幻即離死何足悲惟其所期者遠故所感者深千里赴吊有懷依依組敬亭之白雲酌南湖之明月臨風愴悽自不能忘情於一慟耳

祭陸與中文

卷之八

六

嗚呼吾與中之年而遂止於是乎哉嗚呼吾與中之學而遂止於是乎哉稟英銳之夙根承父兄之家學克其志毅然足以任重究其才燦然足以應變識足以祛衆幻見足以破群疑藏器待用同善於人所謂豪傑之士非耶粵自哲人既萎吾道日孤求助四方晚得交於與中歸依承籍平生心事庶幾得有所托與中卓然自信知予之深操縱闔闢一切默爲體會不疑其所行也攝天心書屋啟尊師閣萃東南志友數十

輩儲廩授餐群居樂聚風動一時析六經同異之旨闡三教顯密之機意之所在不言而諭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詎謂遽止於是而已乎與中嘗以修悟之說正於予予曰靈知在人本然完具一念自反即悟本心無待於修無始以來習氣棄之汨於嗜欲不可不加澄滌之功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藥病俱忘修所以徵悟也與中聞之若無逆於心將以真修爲實悟不徒才志識見之安而藏用之智同善之仁超乎生死之外爲出世大豪傑固予與中相期之本願也邇者遭室人之變外侮內訌奔潰四出氣有所激神亦受困且誤于庸醫呼吸之間奄然長逝嗚呼痛哉與中之貌在吾目言在吾耳志在吾心而今不可復作已雖言之而孰聽之雖倡之而孰和之嗚呼痛哉雖然道無生死無去來與中則既有聞矣父死何憾顧予終寡於同志之助無以究其所托幽明之中相與考證更當何如也

此謂  
母得  
力即  
友也

祭胡東洲文 即胡清臣

嗚呼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嘉靖甲寅歲  
開講新安之山東洲隨眾北面執禮為締交  
之始東洲頽如冰玉勸止閒默與之語恍然若  
有所悟又嗒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求法  
歸東洲非其人耶嗣是每歲即過越聚處決旬  
而返因得交于麟陽趙君授以館舍携家為久  
處之計此生益以性命相許因謂予曰棲之受  
業於先生實劉師符玄老人教之將以廣教也  
老人年一百餘歲得山谷之旨發明內要延命  
之術後遇習虛子受淨明忠孝性宗當應代補  
元之任舊有傳法弟子二十五人為出世之學  
蓬首垢面不復與世情相通晚年受記東洲為  
二十六弟子諭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  
絕世緣東洲既授紫雲洞譜秘傳以妻子托於  
浮梁東川操君往來吳越江廣與四方同志相  
切劘以卒所學東洲雖得所傳役役於世法未  
得專心究竟去年春復僦居於越處月餘

卷之八

癸一

還浮梁與操君其結勝緣秋初偕近溪羅君  
其二子同往嶺南赴凝齋公之約首春弟子朱  
生平置忽來報計云東洲九月二十一日已仙  
遊矣嗚呼痛哉吾東洲子而遽止於是乎予與  
東洲有世外心斯卒然舍我而去在東洲知有  
落處不復三途業障所纏而予則終寡同志之  
助也東洲之學得於師傳以淨明忠教為入門  
其大要皆發明性命淵源之奧覺幻知元住於  
真常非有邪偽之術但世人未之盡知耳諸弟  
子久荷教育受益良多哀痛苦切之情實同於  
予西望停雲遙申瓣香之敬嗚呼幽明相隔者  
形也精魂流通無間於幽明者神也形神相符  
在東洲有變而不變者常往來於太虛之中與  
太虛同體將與太虛同壽吾黨亦可以無世情  
之戚戚矣

卷之八

癸一

皇吾先生批評龍溪王先生

龍谿語錄八卷

浙江巡撫  
標進本

明王畿撰是編雖名語錄實卽畿之文集前有李  
贄序謂之龍谿集抄蓋又經贄所品定也合是二  
人以成此書則書可知矣

王侍御集一卷

〔明〕王瑛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隆慶間刻盛明

百家詩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侍御集

七卷》提要

盛明百家詩 王侍御集

吾錫王 名瑛字汝玉以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太

常博士侍 史終于黎平知府昔寓京師玉河橋與

予接舍嘗有互相贈答之什今皆逸去乃從今嗣懷

石君索之止得紀行雜言二冊念其平日從事詩學

又相與中且久也畧而刻之以存故實隆慶庚午冬

日是堂山人俞憲識

雄縣道中登舟

野水遙連古鄭城秋風小艇放初晴涼雲候鷗邊急

落日行旌柳外明

王侍御集

卷全

任丘道中

萬山秋色媚行轡品樹雲生欲暮天候吏不知江客意

鷗鷺驚起水西山

上南天門

危峯迥揭乾坤勝一覽平收齊魯青已約風塵烟際立

不妨笙鼓谷中聽松鼎萬曲飛堪摘霞洞千尋冷不局

讀罷磨厓仍日觀却疑身世到蒼冥

滕縣道中寄謝可泉巡撫

久煩牽思遲東遊却恨塵踪醜別愁客裏每吟晴藻至

跡中直訝夜光投嶽雲負負千平句肯予虛裁萬里秋

問訊高輝能惠否清風吹冷仲宣樓

汶上道中將會王學憲岱麓漫懷一首

曾躡芙蓉攬岱峯東來林麓鬱秋容霜天落落分襟外  
人在寒城樹幾重

東光道中夜泛

冥樹高寒雲不生長河解舟覺舟輕津鳧隊隊如相識  
飛上霜堤伴客行

宿薊城

旅跡三春剩漁陽此日留開襟山照入騁目野烟收寒  
堠塵應寂津塗柳正柔東來情未極直欲上邊籌

卷全

過沙嶺

迴嶺依雲起征袍挾雨過村村花稍發樹樹鳥還歌野  
潤平沙合烟寒去旆多驅車寧倦色山郡報民瘼

未平公署讀龔吳二使君詩有懷

壁上群篇題客歲城南孤節駐深春風流絕騁鳴行侶  
詞賦全祛題綠塵草樹幾山岑未歇旌旄萬里望猶新  
清時誰抱題想同夕過高思轉頻

萊城道中別謝子二首

城村柳枝綽迎途新居生整飾迫午晷天末纖雲清延  
竹恒陽道缺應照人明評文動星緯我篇積瑣瓊伊邇

愆昔期對晤徒懸情敢邀君子光良愁歸思盈

兼日理塵案茲晨攬行裾遠村迴翼沿流觀新藻忽  
忽朱明景孤征漫愁予敢希觀風後寔瞻論文餘染矚  
恒山雲搖想渾沱魚願言亟旋旂玉橋奉鳴珞

定興道中憶周子

昨日白溝上君子遠迂玉一傾三載心再剪雙枝燭梧  
涼襲庭虛風尊携醕綠洵言久旅懷天長嗟別促遽巡  
迴易水晴波蕩迴矚踟躕念芳騰繁枝耀高旭感茲一  
弭節離雲藹山曲川金忽中夏良晤將焉續

唐山道中

卷全

樹裏浮颺灑客衣驅人俗眼礙秋霏亦知江漢鷗綸迴  
却喜村疇黍豆肥水缺蕪川稀候吏葉藏山縣下晴暉  
溪雲莫漫驚行使野瘼廷謀思不微

謁文王演易所

萬年姜水隔秋澤一廟仍標演易林蒙難倘非純聖德  
抱經誰見伏義心鶴岑雲護孤僧住榆徑天留片石陰  
獨立乾坤瞻敬止西風落日欲沾襟

謁鳳山公生祠二首

沙霧當年收亂畧乾坤此地著公祠寒威誦德流風近  
秋路驅塵駐馬遲草際碑含河洛潤天中目送鳳凰儀

崇惓未展遺思劇繞高雲愧獨知

黑山東下水如潮曉傍祠門縮玉鑣野老尚能陳往事  
秋襟何嘗拙可標河丘歎跡暗空麗洛社耆英故國遙  
秀野 中神注裏欲憑江鴈寓芳謔

渡黃河

鼓枕儀城道西風客望懸波平天影近沙圻地形偏鴈  
下夷山樹旌搖汴渚烟何當攀少室一遡禹功前

贈八十六翁張公一首過衛城作

仙翁山前靈霧飛仙翁山下金草肥已看上壽映台耀  
况乃急流拋俗機拾藥春凌太行石哦篇晚曳蘇門暉  
逡巡衛津杖履外秋光萬里憐征衣

秋夜赴飲張水部分司

凌秋不倦侵星約繫纜惟憐隔歲悵海內朋知還此劇  
眼前尊酒更誰濃天臨分水平涵月客住晴村暗度鐘  
子夜欲歌情滿坐碧筒香剪露荷重

次太安讀蒙泉見懷之作和韻二首

十年夢遶武夷君此日秋憑嶺外雲却恨趁程驄馬客  
低留新句慰同羣

說縛秋雲志欲宜兄逢同誼夜題篇霜風一道鳴高葉

風月千山淨遠天

會審有感

寒日三山秋氣深乾坤潛見好生心雲流鶴院晴分影  
霜落榕庭午帶陰撲案陳言時歲隔倚空長劍鬼神臨  
相看出繫情堪竭讀罷臯謨一灑襟

小泉司空見示吾錫羣公餞言率爾賦懷

獨擁寒堂雙翠深閒悵千緒裊東林開門竹樹三山色  
入手風烟二雅音旅俗直依晴藻落台光故帶晚城臨  
最看客歲迎舟樂疏傳天涯一散襟

獨坐賦事

海日冬殘寒不生登臺轉覺旅袍輕山靈野瘴皆侵思

壬子御集

卷全

一三

簷鵲江鴻漫起情隔院霜晴應竹色近城烟午忽鐘聲  
南來地煖梅芳徧何遜詩懷媿未清

誕日偶成

攬曙東軒寒旭滿披烟南嶼客心懸綠滋不改經冬樹  
煖氣偏宜近海天書香薊門鴻鴈雪旅荒苔徑鶴鳬田  
臨杯忽忽還初度恩到生成轉自憐

春日言懷

物序途塵忽漫催入春衣袂一登臺鄉心直傍遙天轉  
陽氣潛從大地回野潤不凋千畝竹城芳先發萬枝梅  
對時却憶鷓鴣伴樓雪隄烟躍馬來



除夜書事二首

山城鐘鼓報寒遲  
小擁爐熏檢客思  
臘盡春生還此夕  
酒狂詩瘦定何期  
簾香暗裊梅風入  
雲氣晴連竹鶴移  
忽忽行蹤傷老大  
夜深燈火祝荒危

瞬息乾坤集歲功  
坐看風色又旋東  
百年川路非驚眼  
一夜桃梅欲暎空  
山市暮喧聞爆竹  
江城寒靜數飛鴻  
懸知三殿輝煌裏  
瑞靄千重拜舞同

贈六華胡侍御北上

韶雲千里薊門春  
送子三山別望新  
桃雨玉隄懷遠道  
隼風清漢起長津  
行杯故遠臺中月  
簪筆還看海上塵

九陌詞豪如有問  
拾芝虛擬武夷人

登登翠樓寓汀城作

披情已倦行春騎  
拂曙仍臨登翠樓  
伏水圍山紛入態  
異鄉同客迴生愁  
空簷烏下孤雲半  
突石臺含萬樹秋  
俯仰碧霄存道闊  
欲憑問俗寄滄洲

登巖亭次石上韻

塗裝四月想山耕  
稍拂高涼睇野晴  
一自洞霞能染性  
亦嫌塵綬太妨情  
三松俯嶂如擎出  
數石千雲儼削成  
攬物不勝懷舊意  
肯巖還上玉岡平

澄心亭書事

柳颺亭颺入池鳴  
山雨來乾坤新到客  
簾櫳舊行臺靜  
靜農圃近雲涼  
鶴伴迴塵心方倦  
役依藻思堪裁

道出建陽書坊有作

依山客旅披雲至  
抱磻苔蹊帶雨過  
問寺暫留松榻靜  
觀文欲訂野人訛  
樓開烟竹僧茶熟  
巖落風泉鳥語和  
騁目不勝行思劇  
樵漁晚送隔村歌

題榕江林子園景六首

桃浪放舟

雨後錦花春萬樹  
風前蘭棹月三汀  
笑將景跡供詩草  
不道人間有梗萍

烟海訪漁

年來野興識吾真  
漫憶烟濤有隱淪  
一棹試從龍窟下  
老漁笑指白綸巾

雲起觀山

江上羣峯已自奇  
况堪雲氣噴巖池  
空青千尺憑誰解  
跌石閒哦出岫詩

潮平濯足

潮滿晴江風不生  
乘春小試踏莎行  
亦知不似紅塵足  
故喜滄浪合我情

野橋獨步

狎風羣翼沙邊驚夾岸新楊雨後天詩在野橋忻獨往  
溪山留興欲忘旋

秋水垂綸

羊裘漢鼎屬誰收六物凝涵萬頃秋短棹不移烟水濶  
知君寧爲釣璜謀

王侍御集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瑛撰瑛字汝玉無錫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是編爲其子鴻臚寺主簿同穀所刊蓋  
歐大任所選定前二卷爲古體後五卷爲近體前  
有小傳亦大任所作末有崔銑兩巡紀行稿跋一  
篇兩巡者一出理北直隸山東河南馬政一巡按  
福建也集中無此標目蓋其詩已散入集中銑跋  
無所附麗故綴於後鄭啟謨序題曰石沙漫稿亦  
與此本標題不同則瑛世居石沙山初以名集同  
穀改題今名也

寒邨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蘇志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六年許應元刻

隆慶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寒邨集四

卷二 提要

宣統集序

香齋

解州關公



寶書齋書報公所

苦雪庵鑒東苑一子許

婦應元輩而訓之

有容持以授予曰此驪

結之珠荆山之玉也吾子

寒村集

前序

1

可無言乎予乃捧誦如

日不覺嘆曰嘗歷觀文

圖泛覽辭林上自漢魏

不逮盛唐而謂極超三

昧悟の上  
京臺石  
其聲死

神多與其在茲乎客曰

誅哉是言但來學生  
晚不知公之應履亦子喜  
詳言之予曰公才兼文武  
操擬冰霜且歷任以來隨  
聖而在政教覃敷民物熙  
皞仁明之化始終如一也政  
卿書是搜羅舊比可以新  
製歌謠太平之中漢京  
安不忘危之戒非縱以在  
是故系時哉真物應  
酬發於性情心乎禮義  
尤有不能自己者焉嗚呼

寒村集

前序

三

聖言醇古至心正而辭  
寡者聖人吉正則漸熙  
攸辨吉則福履孔殷希  
聖之學也及觀公文明白  
正大不爭纖巧縱橫出入  
皆根基理道可與詩并  
傳無疑嗣是秉鉤陳而  
交知

寒村集

前序

三

悟掩秘抽玄漫有火難以嚮  
 國家之制山豈但形集而  
 已矣曰公之雄深宏博陶  
 寫性情摘藻振秀香擅  
 名家而子族之殆亦宜  
 別法皆端予曰公與予同  
 憂慶坊以厥鍾雅相厚焉  
 極不辭而為之序  
 嘉靖丁巳冬反兵部  
 侍郎石州南川張斯出  
 書雙柏亭



寒村集

前序

四

藏人張德烈

寒村集目錄

卷第一

賦

五言絕句

七言古詩

卷第二

七言絕句

詩餘

卷第三

序

卷第四

寒村集

目錄

墓誌銘

說

駁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記

解

跋畫跋別

拾遺

寒村集目錄終

寒村集卷第一

固安寒村蘇志皇德明存藁

賦

紀行賦為諸生時作

歲在辛卯月旅林鍾已丑統日甲寅御辰將校藝於太陽故名寔受命於文宗維時東井在未積雨霖霖踰馬沒驪驅車沒輪乃遂買舟南下挂承風之帆張曙日之蓬涼颼滌暑陽鳥在雲拂岸柳之煩拏今泛澄波之鄰鄰數邱墟之錯落兮瞰招提之摩空人由意合志以類同歌聲相應墳塋相從據舊懷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心神俱豁歎樂焉窮祗知有舟楫之便而不知有風

寒村集

十卷

之驚及其長橋橫巨撤桅毀蓬放舟如飛載浮載沉幾乎險矣然猶未也乃若赴隘峽之口兮轉回流於順風衝倒樹於急湍兮拂突兀之高岑幾乎險矣然猶未也乃若雲始合也噤兮若松樹嘶兮若揚袂忽兮若鐵騎之狂奔濃兮若金壺之潑墨雷兮若鐵騎之狂奔而震地雷條忽於牆藩兮或物表而雲際始焉驟驟之灑灑兮終倒江河而傾注臨坻赴壑瀉瀉實幾平險矣然猶未也乃若風飄忽而溯湧兮勢迴穴而錯迕梢殺林莽兮或拔禾而偃木舟子號魄而叫號兮吾儔怖心而駭目噫嘻殆哉及其殘霞返照雨霽風微則見夫魚之適也弛青鯉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華魴躍鱗素

寒村集

二卷

鯉揚鱗鳥之適也理翮聯翰容與自恣彫啄憂慕制蓬連綺吾儔復游目騁懷戲手解頰若忘乎所謂險者乃若白日戡曜朗月啓暉風恬浪平茫然無埃望前邨之冥漠兮歷島嶼之縱橫迷往路之紛糾兮披蘆葦之蒙茸值孤雲之變態兮掩素娥於後庭歎良夜之沉沉兮禱河伯之巨靈聞鍾鼓之軒旬兮喧欵乃之歌聲聽雞犬之鳴嚶兮見漁火之孤榮皆喜相慶遂塞裳登岸嚴舟繫繩呼朋查友泥淖沒脰排闥市酒然火燒燈野人雜坐田父接衽忽又凌驚雷之硃礚兮眩狂電之青懼四壁之就頽兮或宇傾而岸崩傷客夢之寂寥兮家園而涕零激壯懷之磊落兮遂擊涕而笑生頃復雞戒日飄雨旋征彼水之瀾漫也渾渤沕沕川流海停彼水之洶湧也滂滂沆漑橫流逆行光接天而聲貼耳兮失稼穡之凡九浪排空而勢吞天兮浮樓閣之亭亭老穉悲號漂泊難豚橫屍積骸顛覆歆門晨炊乏煙夜戶何福履跡酸鼻痛刺心耳嘈嘈以失聽目矇矇以喪精彼曳霧縠之輕裾振朱屨於盤樽庭實千品旨酒萬鍾竟何人也此實何人既又逶迤而南也燭龍噴火如熾如蒸則見夫清淵北注濁河交橫順阿而下激洑轉騰懸流暴怒萬馬奔奔樺檣無力引纜乏能進咫尺進尺退尋當是時也吾儔面無人色衣無正襟可極其險矣移時得達悲喜交并詳觀夫風帆順流

樂也雷雨晦冥何其恐也蕩析離居何其悲也驚濤  
浪何其懼也饑渴頓踣何其窘也乃若翹瞿雲之上利  
今步明月於虛庭談征戰之陳迹兮聆報夜之昏鍾理  
曉裝以遐征兮問白吏以前程指雉堞以至止兮瞻樹  
杪之重關方舍舟而陸暴日徒行涉橫汗達通衢轉巷  
陌入里閭僦逆旅之半榻餐瘠餓之鹽齏及其祗服  
訓星言趣歸舳舻入瀾灘割舍險就夷凌細浪循長隄  
拾蛤蚌之遺殼羨魚蝦之跳擲越宿戒途載駟驥踐  
泥塗過溝渠逢首跣足以馳以徐窮日之力始達郊居  
慈親哽咽妻子歔歔嗚呼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北動  
於水隈漢亮舊跡於隴畝齊竽激聲於康衢皆本於筐

寒村集

一卷

三

玄篋繡蒲輪安車予何人也竊慕慕之今實未能少窺  
其藩屏也爰輯舊辭用紀厥行事僅撫拾其畧而意尚  
有浮於文

贈李侯禦寇有功

侯河南安陽人名珙以鄉薦宰吾縣仁厚有惠政故  
爲賦此

有美人兮鍾河洛之精英懷瑾佩瓊兮何性質之風成  
翩翻其唐棣兮生崇阿而呈華實馥郁其天葩兮屬桂  
籍而入秋冥紹箕裘於奕世兮欲摘龍髯于瀛海御剛  
風以翺翔兮望天府以還征適天桃之蓓蕾兮遂轍軻  
于商省攜銅章而宰三輔兮洽微化于七氓賦即解

務之糾紛兮瘳凋瘵于岑寂雍養景之蒙翳兮培蘭蓀  
以敷榮章雷電而折犴獄兮息鈞金之幻妄植廉節而  
甘冰蘖兮尋瘠馬之孤盟約進止以詰練要兮提其身  
于渠度薄寒泉以汲井甃兮燦璇穹之郎星維戊子之  
莫春兮彼跳梁之狂寇激洪濤于滹池兮舞晝日之鯢  
鯨仗登陴以保障兮宣皇威以丕振礪渠魁于藁砧  
兮掃靈牀以精明播英聲于直指兮奏殊功于楓陛煥  
龍章于魏闕兮刷九萬之脩翎將蓬羽鵷鷺兮儼駟  
駟于達陌虞美人之騫舉兮凜劍氣之稜稜亂曰燕山  
兮翠律易水兮漣漪山靜定兮無極水流衍兮無私昭  
大美兮于兩儀尸玄功兮于八維固后皇之蔭庇也

寒村集

一卷

四

而寔輻輳于百司

五言古詩

新月

層漢絕纖埃新月生坤隅素娥拋玉鈞清光照寰區挂  
林駭棲鳥漾波驚游魚陰魄自常明行天與日俱盈虧  
本遐邇兩躡分疾徐我欲鑒斯形碧落驅馳車乘凌倒  
寒景俯首瞰太虛陽烏耀銀光千古元無殊

奉送張司訓先生陞廣平學諭

先生山西蒲州人名聲別號青臺以鄉薦任吾學司  
訓越三年始得稍遷廣平

冉冉歲暮白雲明朝曉送遠到河曲易水流寒漸微



徊不忍別何以將吾私苦憶青瑣寒懿訓發新  
一以迅幾度春遲遲恩義雨不薄未矢常追隨忽捧廣  
平檄行色殊慘悽驅車在中野風力飄塵綫嗟茲千里  
行前路多遠遙攬轡酌危酒思陳肝膈辭仕途如蜀道  
今古同奔馳陟彼萬仞岡峯巒轉傾欹師儒甘藟藟作  
人功已奇選羽比鷁鷺登明時人生遂斯志當貴  
當何為願言履清吉慰此長相思

明妃歎

漢宮久索莫出嫁單于王風霜改容鬢恨與流水長  
裘不可衣裁酪不可嘗騎馬從遊獵馳驅千仞岡  
灑紅雨點點濕明妝身雖滯朔漠心逐南鴈翔

集村集

一卷

五

類聚琵琶空斷腸

冬日北上

落日慘寒林隙光澹搖蕩誰把燕市杯柴門迫  
馬看西山空翠三千丈去去京華塵隔染青袍

贈官保唐漁石翁龍得告歸省官此部

彼美漁石翁讀書九峯下穀溪隔塵囂瑤瑤善價筆  
陳風雨過詞源河漢瀉被薦詞明庭時髦總流亞出  
爲郟城宰澹然漣玄化羣盜薄郊圻士女盡驚詫翁乃  
揮長戈壯氣吞鯨鯢登壇厲衆心卒以孤城支入爲古  
柱史獻納飭風儀維時值逆藩吳微無寧居遐邇妖氛  
結白口霜光隱隱乃持樽命慨然撫膺嘆抗論餘丁疏

高竇鳴鳳姿繼遷柄文衡聲教播全陝恩惠堂樞要  
陟循懿典維時虜勢驕關塞罹兵燹復鳴張羽翮  
誰能剪翁乃擁節旄頻令醜類殄奏凱許班師 錫恩  
答綬綬轉尚西曹書進秩日崇顯繩度允蹈迺進退非  
翺翔堅此冰檠操合彼雷電章平反緩大獄挺爾百鍊  
鋼苦憶慈母頻飄泊魂獨傷去意儼逝波杯土安可防  
乞歸語淒惻 宸翰特褒揚炎景送涼飈啼鵲促行李  
長劒倚素琴共照清渠水懸知拜膝下列鼎供滄韞  
勝班欄衣蹕躡曳金紫彼美漁石翁卓哉鮮與比爲臣  
稱忠臣爲子稱孝子忠孝兩不薄行當耀青史彼美漁  
石翁勛業難覲縷縷階固矯迹危機亦恒履況逢 聖

集村集

一卷

六

明世得遂臣子情載瞻桑榆景重訂溪山盟豈無詩酒  
娛陶然了餘生 聖眷殊未忘 驛路勞將迎膏澤徧寰  
區雅望歸老成始終保一節

塞上曲送同年劉掄泉九客陞遼陽兵備僉憲

遼海通蕃漢玄菟近兀良重關絕塞虜勢及秋狂  
帝命推豪傑欲搗鯨鯢穴旄頭夜失光伐鼓動烈君  
稱文武才綏輯早嬰懷要令蕃與漢安妥白沙堆

雪夜襲虜

句宣上  
谷時作

朔風利如刀朔雪密如織四山號虎兇萬卒無生色號  
令等風雷直擣龍沙北半夜縛呼轉天明傳膳食

古鏡篇

附後選

吾家一古鏡照面已多年昔照雙紅頰今照成華顛  
光了如昨吾老實堪憐勸業尚未建撫劍獨惘然今既  
不如昔後當不如前自咎嗟何及悔不學飛鵞

五言絕句

草蟲圖為諸生作

江蘊離江花離離滿江側蛺蝶忽飛來點破羣芳色

病起

病起不勝寒日高猶自怯却喜耐寒兒遶院逐黃葉

隱君子赴瀏陽任並縣中作

素琴本無絃白雲復何心欲訪巴陵道茫茫湘水深

再過樂師寺

樂村集 一一卷

寒雲依古樹東雨灑頽垣寂寞維摩地哀號憫病猿

嶽麓

嶽麓俯晴江江頭浣紗女日暮佩蘭歸相見不相語

西村圖

滇南有美人結廬西山側時過小橋來開軒入秋色

江花調進賢並入觀被徵時途中作

江雨灑江花江花翻獨愁惟愁江水漲沒却近江洲

江鳥

江邊有危石江鳥鳴其上忽被野風吹碎聲雜巨浪

漁歌

灑網小溪頭秋蘆瑟瑟秋一聲長嘯驚鷗起隔溪鷗

孤鴈

寒空一鴈度孤影落橫塘莫如塘邊鳥驚鷺本自雙

登泰山

巖巖夏日短窮探岱嶽低為憐芳草色開過小橋西

閒情

皎月已高寒美人還倚闌疎鍾敲月落脉脉轉情難

鄭州

古寺關河近荒城水國分長風起天際吹亂石梁雲

三陽倉有感

半夜風兼雨平明湖水深催科向凋瘵多是打魚人

雙書圖

樂村集 一卷

予被徵北上愈意周葺屋相出一手卷令予作雙書

圖以祝其父母予即席措意下作三圖以象乾上畫

一椿樹其旁作六坡以象坤上畫一菱草復作詩一

首

乾岡長椿樹坤軸生菱草願言雙白頭乾坤與同老

送同年張樂山壽宰堂邑官比部時作

送爾至東郡春容柳半含將春村潤際經濟問玄菴

移翰林孔

無題

花底笙歌夜羅衣淺試春月明如白晝偏照可憐人

美山見牡丹

石磴穿雲上靈源遠竹斜不妨秋已莫重見牡丹花

同儔張一山維岳須予詩畫乃爲作此

島嶼生寒籟孤舟客正愁一聲漁父笛吹破洞庭秋

九日無花無酒

九日無風無雨然客思孤零茶危坐又閒看菊花圖

說夢

自憐頻說夢終日對痴人不知塵世上元是夢中身

歲莫再經龍窩驛兵備額州時作

風送長河急孤帆與日斜客魂何處斷隔岸見梅花

晚獵

古木集昏鴉長風偃秋草山中射虎歸讀書到天曉

寒村集

一卷

九

盱眙山館

山館雨初歇村園菜正肥摘花引寒蝶冉冉過籬飛

春風句宣上谷時作

溪淺灘流急山寒花放遲春風不相惜吹鬢半成絲

寓隆慶分司

亂水抱重關羣山擁翠鬟遠城無案牘心與白雲閒

分水溝

十年裘馬敝贏得鬚毛蒼笑問東流水還因底事忙

出塞

出塞天已晚前驅薄虞營急傳催後隊夜過廣靈城

獨石題壁

接筆成何事蒼髯漸爾多國恩猶未報長嘯枕金戈

瓦雲驛歷任陝西時作

高槐張翠幄盡日布重陰忽謾風來撼鄉愁那得禁

秋霽書于寧州望寧驛

風引輕雲散晴山倚暮天家家田父出相聚說豐年

浴湯泉

萬里經行大山紀勝遊寒裳聊盟濯洗盡古今愁

紀異

嘉靖丙午秋八月廿六日予旬宣上谷道飛狐嶺值

風雪謾作是詩明年春稍遷赴潼關以督餉不力

奪三秩謫守河州聞河有雪山客況岑寂追憶前作

寒村集

一卷

十

始爲今日之識丁未秋書於萬

馳鳴沙磧冷鴈叫雪山孤不識前村路回頭問奚夫

已酉春予以諸當道薦復經畧涇州戎務再過是亭

因念官秩崇卑人言詆羨此自相值奇偶何與吾事

微吟舊作而去

自畫古桂雙喜圖爲同年孔文谷天胤題

古桂花重發雲蘿夢女蘿靈禽相對語佳氣晚來多

自畫鳴鳩圖

河湟遭大旱烈火生枯樹願借錦鳩聲喚取及時雨

題吳郡唐寅摹倪雲林畫以後凡歸回時作皆續刻

雲林名璫字元鎮元無錫人畫林木平遠殊無市朝

塵埃氣伯虎墓此圖逼真世稱絕藝云

天濶秋容澹風號古木鳴幽人時一至山水有餘清

五言律詩

戊子下第詣西園為諸生時作

晚起西園興韶華歎不逢寒梅曉色蒼  
落遊絲滿池塘隨葉封留連明月上露下看芙蓉

壽大叅吳劍泉仲母七泰時劍泉向乏嗣任劉陽時作

佳氣盤津里

武進地名瑤池獻玉尊莊蘭三壽慶環珮兩

朝恩羽葆

封君夢班衣使相存蟠桃花再發應見白頭孫

頭孫

雨過蕉溪領和同年王湛塘獻芝韻二首

寒村集

一卷

十一

春雲飛不起送雨滌煩襟路迥諸峯合天低萬木侵草

光然曉色水氣結重陰俯瞰藤蘿外孤村背遠岑

穿林登峻嶺惆悵欄春襟湖海心仍在萸萸路半侵石

田經雨潤雲嶠近溪陰窮望中原入微茫數斷岑

桃源圖

為訪前溪路喜微日已斜入山逢隱士隔岸見桃花遠

屋千竿竹連空萬縷霞同來相問訊誰代又誰家

挽止菴年伯兼別同年朱汝濱在進賢時作

淒風吹澹月一夕殞靈椿遺世空文憲承家有鳳麟

湛恩雙闕近華表萬年新涕淚渾如雨何堪灑故人

候友人不至

念爾滯行舟愁多易白頭百年真夢寐四海重交遊絕

塞南翔鴈空江壯望樓官情與客思同是不禁秋

偕同年廖東寧希顏入蜀尋遊齊山

海日雲霞曙丹楓接翠微亂山盤石磴陰洞護苔衣不

盡登臨興真成落莫歸雙鳧搏勁翮還向薊門飛

題治齋萬翁鏗冬景圖

招提臨巨壑歲晚閑僧歸松栢初含雪乾坤未息机山

寒石欲立雲凍雪仍飛誰解三乘意相携入翠微

乙未春述職罷再赴進賢留別及門諸同志

故園傷離別春園謾又花夢牽江館夜在縣時愁薄海

門震劔佩常為客荆吳父當家勅任湖廣劉陽一尊催

寒村集

一卷

十二

曉發去住各天涯

都聞方益齋恩見訪話及乃翁戰歿為蘇江西人

江上相逢日江花春正繁筆鏗然莫雨尊酒駐高軒

氣冲霄漢詞鋒壓塞垣憐君年尚少壯氣戰場現

菱草圖為東鄉令雅龍岡作圖傍有小竹一叢故云

淑氣盤三峽牽春入北堂花開金鳳小葉引碧雲長擬

結千年實還稱萬壽鵬渭川無限竹高節比星郎

謾興

嘉靖丙申春予以進賢令被徵入京時梁德甫

村為戶書謂予歷任兵楚惟利不及初梅不得與

信步問來桂城南慶士家引鴈無失語問俗及桑麻

氣蒸雲濕山風送雨斜不妨松與柏恐到木蘭花

奉和舊明府李公韻

長洲李公山公名松以辛巳進士嘉靖初來宰吾縣  
廉約寬厚惠及小民嘗春遊城隍廟羅人甚衆畏予  
時為諸生考試為第二名且亟稱之每忘分過從草  
舍聯吟終日為作寒村詩一首嘉靖丙申以兩道獨  
史考績在京適予屏居城南公兩過  
其門席間作詩為倡予勉和之

鳴騶喧巷陌念舊肯重來車馬因情駐門闌為客開

清朝初報政 明主正掄材願獻經綸策殷勤慰

聖懷

荅李考功

予為北都員外中饒遣使者持軸折簡云與公同  
朝而不見一面大雅之什又不得快觀况乎千里之  
外哉幸勿見拒予即時  
書此李名開先章丘人

寒村集

一卷

三

山雨鳴秋署僊壇許諦盟兩心如對面一劄已含情未  
作龍門客先傳海宇名十年清要地寒素尚書生

挽吾鄉賈直翁晉直翁以援例監生不願仕  
遂授山東平度州判官

憶昔春風面猶尚儼然間吟高士傳醉舞落花筵遺  
世捐名爵希倦引莫年極知身是夢來往向人天

送同年兵部主政韓槐軒暫奉 命閱山西沙場

晉鄙遭兵發關河半寂寥廣西無冒頓漢將悉嫖姚白  
骨侵沙冷黃雲出塞高是非憑使及早報 明朝

送同年謝石溪庭莊以諫議謫滇南幕史

聖主重遐方 淵衷簡俊良一疏纔忤旨萬里遂接荒  
勛業標銅柱蠻夷識省郎客星離不遠還近紫微傍

送同年白洛原悅以給賞不至謫判永平

省郎開禮節腰帶已橫金暫謫廩隴地原非 聖主心

邊城饒海氣叢桂肅秋陰洛原謫十首才藻如君少還

徵入禁林

同儕黃海野頑頑予題海野圖

海隅環大野員嶠正相連水險蛟龍護山平日月懸雲

霞常五色松桂已千年擇勝今黃九誰同講太玄

夜泊黃河喜雨

州兵備額

不雨經旬朔通宵雨不休雷聲從地起河勢拍天流

醉看龍劍追權上柁樓那知枯槁後猶慰老農秋

田家

寒村集

一卷

十四

郡吏征徭急田家生計踈躡雪採山繭帶雨摘園蔬  
燕頻窺戶炊煙細繞廬常遣妻子恨爭得見南車

夜泊楊子江憶同年胡東巖汝輩負外東巖四

聯鑣登紫陌同醉竹西樓隔歲成孤笑前程抵白  
鑑千點夜江月半輪秋萬里相思夢遙牽一水

盱眙縣

乍到盱眙縣盤空石磴斜山頭人赴市雲外午衙塔  
近三千界城環十萬家清淮東入海浩渺隔煙霞

慰憲副王平庄哀哭子

梁園風雨夕春去果辭林夢繞麒麟塚魂依翡翠  
生元有命天地本無心莫枉 行淚前賢戒已深

赴下谷石參議任道經由陽縣宣城驛

僻路經行少關河欲盡頭廣情元巨測漢將自無謀趙  
女聲猶燕燕姬粉黛無通因烽火急亦自解邊愁

書灤源州東城驛壁

驛房何時滅并力日夜彈不醉青嶂遠敢逐白雲安間  
溜春猶凍山嵐午亦集秋來看報捷談笑縛呼韓

山溪

山溪盛百里一日幾經過石激殷雷發池分古鏡磨空  
明窺地軸浩蕩足風波欲問興亡事其如不語何

中秋味懷

予分年上谷五年初總督翁東厓公萬達符子特厚  
其薦舉之辭又極優美後以議海事忤抑之予議論

寒村集

卷一

七

塞垣多徭山據險一則我可以憑高眺遠二則前難  
仰攻公則劾曰山頭無水近蘇恭議亦自言其前難  
之非蓋泉出山下取之甚易不知公何所見也又予  
累收客兵銀四十八萬兩積餘一千七百九兩平昔  
皆瓜分之予公移作正支用公則劾曰詢之各道皆  
無餘銀此非多收即減放也蓋帑銀皆歸官押送  
豈容多收而商人皆面領豈容減放以太倉法則稍  
重放爾乃復劾之又不知公何所見也三疏備載公  
奏議中於戲人生患不相知相知矣而復不相知然  
則議之為害可畏哉予中秋作此詩公覽而不相自得  
之者又

山行路不平流水復縱橫聞鴈驚鄉思悲秋減宦情十  
戈猶未息勸業了難成欲往丹丘去餐霞過一生

邊頭聞笛

羌笛連山起悲聲入漢疆創痍多戰鬪勸業重侯王野  
草經霜白胡雲近塞黃愁看青鏡裏長髮似鬚唐

赴廣西副使任西歸作

朔雪吞平野喬林拂密雲隔年勞夢寐取道向河汾  
號鯨鯢曉旂翻虎豹文自僻身漸老何以答明君

曉發定羌驛

澹月穿林莽郊垌曙色微雞聲隔酒市人語出柴扉殘  
夢終難續貧家亦可歸悠悠憚行役甘與壯心違

渭城送故人赴肅州

持節殊方去徘徊渭水前鴈聲寒帶雨樹色遠連天舊  
業餘丹竈孤踪寄酒泉與君俱白髮相對淚潸然

宿醴泉不寐懷故鄉別墅

遠寺鳴鐘急敲殘曉月初醒多鄉夢少病久宦情疎第  
寒村集

卷一

七

宅妨巢燕以開故燕離窠結廬以居燕故主人今白  
髮猶滯前門車

初春登華山遠眺懷同年孔文谷

雪晴登華嶽物候兩相宜試柳春雖淺烘桃日已遲草  
香麝自戀雲暖鶴偏知欲訪文仙谷從傍看紫芝

留別憲副榮野亭愷野亭予兒子有生婦翁也

歲華如水去忽復莫春時花氣薰晴鳥藤梢長附枝前  
程誰可問後會那能期欲向君平卜君平謝不知

暮秋還陽陽晚至醴泉獨酌懷省中諸使君

落日長安道悲涼不可聞鰲鳥號古木歸鴈叫寒雲  
思愁中切雖難解後分憂願即自通議共論文



九日携正郎王龍門良貴登高感興補補

出郭尋真境幽人許見招登高酬令節吊古問前朝近

水山常潤臨風華髮彫忽然起歸興長嘯伴漁樵

莫春賞牡丹奉和方城翁韻時田

吾鄉太僕卿楊方城翁維熊親戚之義常邀予賞  
花賦詩予何能步其後塵不遇強屬和爾予兒子  
性生乃翁之姪孫女婿也

留春花尚在風欲墮危芳燕翅稍濃陰綠帶異香追

惟洲繾綣耽賞恣猖狂醉眼疑相似名姬試晚妝

聽雪和方城翁韻

夜雪風前急續紛正復斜灑牕蠶食葉入竹蟬行沙款

款疑翻籜皚皚想落華三農雖有望寒却入貧家

寒村集

一卷

十七

寒雪紛紛下隨風拂檻斜亂飄如墮葉密灑似驚沙萬

籟生清夜千林着白華收裘如許大難蓋萬人家

睡起感懷

春愁常晏起曉日照窓櫺老去心猶壯年來夢不成醒

故那知人共棄誰謂已獨醒唯有知音者相看眼更青

莫秋小園邀丘憲羅野庭瑤夜飲和韻

荒園饒雨露天地此殊恩不挾東山妓能開北海尊夜

深猶戀客心遠遂忘言借問頻來否疎慵尚奈煩

危芳風欲墮况復着霜華老去憐子繁秋來憶子嘉

名如過隙浪跡等浮槎與客携壺處山顛共水涯

六六後窺園

園秋生計少秔稻未登場露白蓮房紫霜清菊蕊黃將  
雛雞護食落籬籬過牆為報催科吏比鄰半已亡

榮君以鄉薦任魯山令

名世承行太僕卿愷家嗣素領家數者也

平原形勝地俗古自民淳阡陌連桑柘山川觀鳳麟但

平百里政即薄萬家春會見神明宰清朝待紫宸

春夜荒園邀丘憲孟豐羅重小飲豐麓渭南人予

嘗旬宣其地

契闊憑尊酒殷勤問士林三秦勞入夢四海共知音

緒瞻天近支離笑陸沉渴心如太旱蚤晚望甘霖

高軒花外至媿我之環庑論舊情偏切廣詩語益苛漏

寒村集

一卷

十六

聲風故送林影月教移欲借扶搖力高飛翅已垂豐麓

予于撫臺取忠義隨院郭少泉太公奉  
命于朝其過撫之語曰上負經綸學淹書史  
方正大筆在阿以何人峻潔廉隅甘澹泊以明志謀  
猷益壯于雷音髮錄不殊于少并惜予已垂翅于青  
雲不能展

暮秋邀方城翁賞菊奉和原倡

小園秋已老叢菊著寒花蒼足籬根雨朝潤海上霞護

香蝶必幽引興酒杯賒為謝陶彭澤風流屬大家

籬落秋容澹臨風把菊花詩筒傳錦繡酒酸泛雲霞舊

業何須買新菊不用賒柴門終日閉彷彿似陶家

白帝司秋令東籬見菊花香傳黃蝶翅光映赤城霞興

發款乃和情忘酒更賒醺陶成獨笑信步到鄰家



寒村集

一卷

九

金氣催黃菊離披尚有花餐英資莫景春色關朝霞客  
 醉情猶戀樽空酒再賒却憐秋已盡寒蝶過人家  
 風霜彫衆卉獨見此幽花影送三竿日晴曠萬縷霞客  
 歡愁易散瓶罄恐難賒欲抱瑤琴當呼童問酒家  
 搖落驚霜葉離離過獨采花綠枝移曉日紫豔炫明霞  
 客情偏洽芳鄰酒可賒共憐秋色好都付野人家  
 秒秋逢令節甘菊兩三花黃葉迷荒徑青枝綴絳霞  
 顏容色好秋客笑談賒自愧慵疎甚磨詩讓作家  
 秋菊凌霜發煌煌五色花松筠同晚徑桃李借殘霞  
 落篷應滿泉通壽自賒南陽傳酈縣三十有餘家  
 陰威何太盛羨此紫華花清影移幽砌繁香入落霞  
 愁殘日莫勿厭晚杯賒共樂昇平世車書正一家  
 賓主當秋莫殷勤賞菊花奇葩舒作錦杲日射成霞  
 興應難盡飛觴酒可賒醉歸酣睡後清夢入僊家  
 賞菊聊隨俗頭顱一花紅元借酒豔紫欲蒸霞可  
 惟韶光晚應憐老景賒興闌人散去扶醉入家家  
 點綴東籬好黃花間白九秋露雨露三徑飽煙霞  
 笑人心別誰就莫景賒暫移元亮宅今且當吾家  
 百花彫謝後韓曄見名花葉剪三秋水葩含五綵霞  
 陽能自媚晚節計賒賒追逐關西後清高學士家  
 節序催群卉秋來到惹花風枝翻舞袖日飛飛霞未  
 許金英落何妨玉露賒誰知遲莫景次第及貧家

寒村集

一卷

十

小集東園晚亭亭菊放花當筵張麗錦近水照明霞  
 底醉堪灑墻頭酒慢賒秋香期後夜消息報詩家  
 隱逸推君子秋深始見花興懷依澗壑引夢入煙霞  
 澤聲名遠濟陽道路賒不須勞去棹風景在吾家  
 小院紅芳歇孤標探菊花延年堪入藥痼疾可棲霞  
 僻人踪少囊空酒債賒追思重九日良醞出官家  
 曉看秋苑菊老眼眩生花帶露凝含泣臨流擬泛霞  
 狂猶未發詩債且須賒興味誰相似南村處士家  
 傲霜憐晚菊風節陋煙花木槿悲朝露芙蓉褪莫霞  
 培情太劇觴詠興尤賒擬作秋香譜堆書欲滿家  
 七言古詩  
 日出篇為諸生時作  
 日出東海東復東紅霞萬縷排晴空隔林漸見弄異影  
 光浮北陸初曠曉扶桑枝老數千丈滄涼已在扶桑上  
 蓬萊山勢高柱天不放陽鳥轉相回海底巨靈伸臂來  
 披雲捧日凌崔嵬金輪湧地如車轂燭龍脚火天門開  
 朔吹捲霜寒墮指貂裘富兒凍欲死煌煌布暖九陌頭  
 追逐羲鞭猶未已我行何幸分餘陽緼袍藍縷挹晨光  
 賁賄便欲獻天子只愁日莫途且長  
 東華帝君變相磨劒圖為吾鄉舉揮使琦題  
 醉歸纔罷瑤池宴鬢髮戟張目如雷蓬萊山下礪霜鋒  
 劍光遙射蒼波面怒氣橫衝紫府雲豈似餐霞服氣人

定憤妖氛遍寰宇不教白日飛輪困此僊閑世今知幾  
名姓不通雜鹿豕人傳壽與乾坤同鶴算龜齡有窮已  
邈知氣盡與神游如今然指三千秋屈伸幻化此天壤  
水雲萬古常悠悠空遺此劍埋塵又何當付與將軍手  
長揮靖虜塵立致黃金印如斗

丁亥冬楊天誠信邀予賞菊時余德堅鋼王克顯  
介同席

十月十日霜風寒千花萬花皆凋謝獨此靈根關顏色  
低高錯落真奇觀密葉如幃剪秋水幽香到處羞蘭芷  
魏紫姚黃富貴春何似籬邊隱君子白如鏤玉雪泥乾  
紅如猩血纔流丹黃如百鍊溶金色藍如晚霽疊峯巒

寒村集

一卷

三

或如美人伸玉腕或如公子拋金彈或如點綴簇香毬  
或如飄舉張羅繖陶潛三徑今荒蕪此形此色曾有無  
便欲揮毫驅造化予通書意寫生為作秋香圖我來遲莫容  
光老共言不若當初好落英誰信制顏齡落英出離騷賞心  
安用來時早主人酒泛玻璃杯良弼逸少相追陪分付  
花神各將息明秋早為重陽開誠兄弟為諸生

射鴈

壬辰秋赴瀟陽  
任井縣中作

秋風落日吹寒瀟湘歸鴈依平蕪武清健兒躍馬去  
引弓要射雙鳴鴈飛箭流光勢如取應弦正中羽翎羽  
鮮血淋漓衰草紅楚天聲聲誰為主健兒意氣皇馬前  
哀哀似欲人相憐丁寧放入遠灘去便奮羽翮冲雲天

壽東昌太守陳芹山儒母七袞

瑤池開燕窩深冬龜頭酒泛珍珠紅騎鶴僊子來獻曲  
北堂掩映金芙蓉吾家亦在廣陽國從來稔知陳母德  
性崇勤儉行端嚴能俗肥家真女則時鳴機杼夜燈殘  
藁砧飛越悲風寒能將舊業教諸子不教雙淚空闌干  
眼看國器依丹展文章政事今能幾天子地封逮慈  
親冠裳照耀青鸞尾今稱東郡紫霞杯壽躋騰彩無氛  
埃試問何年又相慶蟠桃再熟花重開

慰之  
江西李都閫時求挽其母且自言巡湖勞瘁兼以

寒風吹海西玄鶴來慈幃白頭李母跨鶴去瑤池萬里

寒村集

一卷

三

波瀾瀾鄉曲曾聞傳母德婉嫕柔嘉聞四國當年何祇  
能相夫教子殷勤仕江國空餘霞珮明珠冠遺訓森森  
虎帳寒雲衝鬪艦亦不惡何如夜上燕然山

望天山  
縣東十里

望天山望天山山上望夫夫不還莫雲掩映山頭竹竹  
密雲深礙遠目縣知玉門西更西關月夜逐參旗低夫  
枕金戈罷酣戰夢中休觀如花面妾願夫心鐵石堅北  
平冒頓西子闌高堂有母能相愛但令妾在如夫在望  
夫望夫夫不知夫知妾意輕別離妾以忠孝望夫夫知妾意則以別離為怨  
之念矣

學憲郭雨山登庸詔長沙嶽麓書院以嶽麓春曉

為題試字

春風吹雲亂飛瀟湘雨歇江草肥嶽麓遺蹤儼如昨  
巖巖陰洞生苔衣千載斯文懸弱綫今古會心如會面  
不須更陟泰山巔坐見宮牆開楚甸有道今從冀北來  
凌虛直上赫曦臺俯瞰星沙渺相隔千門萬戶參差開  
憶昔南軒窮遠古紫陽又作斯文主連牀劇論泣山靈  
理窟冥搜遠觀縷嗟哉至道本無言哲人逝矣空賴垣  
廡將陳迹付流水松杉夜夜聞啼猿冠蓋追隨賢太守  
別駕相將進卮酒一代文宗慕古心獨立危峯凝望又  
歸來遲日已西斜僊舟棹影搖晴沙似見幽人渡溪去  
藤蘿深處飛桃花

寒村集

一卷

三

入

觀經采石江吊李白

杜進賢

李白要捫江心月月影元從天上來又要騎鯨上天去  
江神不肯驪風雷使脫官袍發狂叫翻身噴水何愚哉  
我知李白醉後心人間誰是謫僊才錦心繡口亦安用  
乾坤道路生莽苔不如葬此江魚腹何必區區塵土埋  
靈神萬古儼如昨時時赤趾遊九垓

安瀾命

安瀾命安瀾命自對妝奩照鸞鏡骨如削玉髮如蓬白  
芡裙衫相掩映東鄰女兒甚其眉西鄰女兒鬪腰肢爭  
向人前弄綽約狂殺長安輕薄兒安瀾命還不滿羞見  
秋蟻戴紅簪平生不識玉搔頭又復不識金絡索僅羅

獨把摘新桑養蠶繅絲百尺長更與君王補龍衮不  
織比翼雙鴛鴦又向崇阿采蘭蕙盈盈香氣生衣袂步  
月歸來路不迷矢此貞心永不替幽蘭紫萼春復春裏  
頭半幅吳綾新落花流水自相逐何限乾坤薄命人

香山九老圖壽刑書周泉坡翁期雍七袞

吳興畫史天下無丹青輝輝金壺須更揮灑淋漓素  
道是香山九老圖江城僊令千金購殷勤遙祝泉翁壽  
赤松偃蓋紫雲霞紫芝搖光披錦繡但稱九老皆華顛  
便說貞元白樂天西曹尚書事辭賦那在昌朝房杜前  
洛陽逸士難拘管鄭據盧真復老嫗磁州刺史醉顏酡  
頭顱誰是僧如滿予惟貴索有九星化為九老來中庭

寒村集

一卷

五

笑指蟠桃細相語能教人世增脩齡繼繼泉翁崇令德  
冤抑平反問壽域曾次陽和散彩毫純陰頓使回春色  
勛名卓爾摩蒼蒼蒼蒼錫福應無窮誰哉畫者寓深意  
嗟予地異心相同

雪屏圖為同年趙雪屏汝濂題

點蒼山高莫比盤據滇南數百里神工削出十九峯  
一峯一峯有流水水上山如展畫屏雪華染破青山青  
無論玄冬與朱夏峯頭鶴鶴刷脩翎美人讀書此山下  
雪色明瑩照深夜冰心已在玉壺中取以自號非假借  
詞林吉士天曹郎貯貽萬里遙相望京國煙塵隔雲  
三飛夢時時歸故鄉卓彼勛名三壽永靜定如山發長

省他年白髮坐茅簷笑對雪峯同莫景

蒼鷹圖

秋風瑟瑟剪繁葉百歲蒼鷹不受獵饑時怒號自鳥驚  
燕雀聞之尤震懾利爪高懸古鐵鈎老毛亂綴錦雲裘  
昂頭側視九霄上意氣橫冲四百州於戲燕雀亦具雙  
羽翼天固同生汝獨食何當化作鸞鳳姿草與 君王  
昭 聖德

壽安宮錢湯令一淳母七袞

首夏清和花木妍海東玄鶴三千年飛來遙獻璫桃實  
暫落高堂歌舞筵堂上慈親今白首昌黎奕世推華胄  
相夫曾為儒者師課兒已應郎官宿歲月如流過古稀

寒村集

一卷

五

藁砧已歸猶未歸要將勤儉敦薄俗手中弱線燈下機  
復以清白持門戶水玉瑩然皎寒素不以富貴期後人  
竟得賢兒慰遲莫飛步秋空典楚庠分符作宰來瀏陽  
適當繼我彫弊後一時風采非尋常飛鸞亭前萬竿竹  
對月彈琴影相逐瀟條素底薄倖金尊前冷落食無肉  
自養雖薄養母豐鳴鍾列鼎擬王公不獨口體養心志  
常令樂意春融融更賢又向龍川去奉母南行儼鸞馭  
半雲高手繪為圖一家老稚懼相聚我忝西臺畫省郎  
京國追隨稱壽觴願母自今壽算地與父今天與長  
平山祝壽圖為總督東崖公乃翁題旬宣上谷時作  
佳翁親對當朔方甲兵十萬曾中藏勳名赫赫威戎羌

庭前白鵬輝光時登北嶽瞻故鄉目隨歸鴈同鄉鄰  
白雲縹緲盤高堂梅齋道人坐中央緋袍白髮壽且康  
琅函滿貯雙 龍章維時九月天氣涼長庚夜夜垂精  
芒匡翁誠孝動彼蒼特遣賀者費長房瑤華滿卷聲鏗  
鏘揄揚德美千百行携取璫桃與瓊漿須臾飛步南海  
傍願 壽壽天地長白頭孫子相趨踰時屋公侯凌  
滾凌 壽公侯凌凌福穰穰

題吾鄉臨江太守張懷德畫懷德名承叙甲辰進

士子門生也歸田時作

春水茫茫無盡頭水邊楊柳弄輕柔能釣歸來者三  
扁舟自在行中流浩歌長嘯開懷抱酒醉不知天地  
寒村集 一卷 五

五

人間須信有丹丘誰知海上蓬萊島臨江太守冰玉姿  
披圖忽動萬籟思貌向 彤庭乞骸骨聲名一日騰  
京師要與斯人結盟會心期已在金貂外藥爐茶臼足  
生涯靜定功深息萬籟美爾年方四十餘閉門謝客縣  
高車我欲揮毫灑綠素圖成視此當何如

秋香玉兔圖

吾鄉兵書王莊簡公復公子唐作此圖予為其族人  
子執父中子文父恭兄弟作子執隆慶丁卯領鄉薦  
羨父也

尚書公子丹青手磨取金盞墨成斗醉灑絢紈風雨生  
幻出秋香滿澤敷黃英紫豔鮮妍翠竹青山共儼然  
規模種種真奇絕裝演雅稱高堂懸惟餘白兔恣胸臆

形色頗與人異兒時常然溫奮霜毫精神骨格纔相類  
兒性生改作吾縣王門第一家祖孫六折蟾宮花內中三傑  
承清問錦袍飽挹天門霞後昆尚爾森如玉科第流  
傳能繼續我重獻親賦此圖詩成大笑當晴旭

平山濯川圖

吾鄉遼州守宋伯寅相自號濯川須予題其圖

秋水接天天可挹水輪碾破青天痕數行歸鴈入冥漠  
百川浩渺朝海門幽人懷抱寰區小短棹輕舟拂蘋蓼  
一聲長笛肌骨寒餘韻悠悠復嫋嫋霜後中流清更清  
呼童珍重濯塵纓心神曠怡乾坤外披襟習習松風生  
邇來自得濯川趣萬物隨緣安所遇收綸繫纜長嘯回

寒村集

一卷

七

三徑黃花樂遲莫

保定節推王子謨穎川衛人予門生也為其父索

予坡東詩書此以贈

穎水遙連渤海東輪囷瑞靄磨蒼穹岡陵踞峙儼龍虎  
脉絡復與蓬萊通王君卜居占奇勝雙桂森森傍三徑  
我昔經略握兵符曾誇金玉相輝映難兄已着宮錦袍  
文光燁燁狎璇霄小試邦畿理冤獄貫索星空回斗杓  
計日天門須鳳詔聯班青紫趨廊廟賜封白髮辭  
烏紗萬里風雲足吟眺竭來槐棘秋氣清難弟仍壇中  
州名鄉閭可令增高大喧囂車馬勞將迎並羨君家崇  
令德頓教橋梓生頌名衰頹况乏筆如綠瀟灑聲華傳

四國後節推被徵考選吏科給事中歷陞工科右給

事中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

寒村集卷第一終

寒村集

一卷

天

寒村集卷第二

固安寒村蘇志阜德明存藁

七言絕句

擬古四首為諸生

婦人以夫戍邊而作是詩言其道路紆遠別久思深則雖勞于紡績亦不能假寐也且謂各處一方同對明月何如其妻獨悲怨之意不少介懷可謂貞婦也已而於所謂憂愁悲怨之意不少介懷可謂貞婦也已

機杼初停月滿梁玉關雲水各茫茫相思坐數寒更盡向曉藤蘿影半牀

籬落荒涼接短牆雲間殘月露清光縣知不為關山隔照見夫君兩鬢霜

萬里黃沙接大荒風霜日夜鐵衣郎秋來常倚柴門望寒村集 二卷

恐寄蒲萄阿母嘗

胡馬長驅入漢疆天驕何事惱君王可憐百戰沙場骨猶寄封書返故鄉

九日邀會友陶沙洲祚賞菊不至戲以詩促之

陶郎何處竟通津采采黃花自可親携酒若來花下醉定非花上曬視人

感遇

嘉靖辛卯科予以書中式第三名梓文二篇時學士吳仁菴翁惠贊善蔡鶴江翁昂為主考王事諸公併教授張公京安俱進士為房考同閱予卷故得拔擢至此

纔親鉛槧耽辭翰遽爾掄魁亦偶然又欲梓文傳遠近不知後日有誰傳

宿錢塘江賦呈同年王龍江錢龍江為錢塘令

屬尚在閩東赴劉陽任并縣中作

海國寒生夜寂寥月明潮上客魂飄使君定有還家興笑對芙蓉把鳳翹

抵龍游呈陳令武

十月風霜換物華北人隨鴈入長沙南州却與中州別寒蝶飛來尚有花

陳搏圖

聞說希夷有睡魔睡酣不覺落花多如今洞裏無人睡滿地松陰長薜蘿

夜宿瀏陽公署懷會友楊九臯維誠九臯戊子亞

寒村集 二卷

魁也

風雨淒淒入暮秋夢回聞鴈轉生愁故人阻隔天南北一夜相思便白頭

別駕廟

廟在太湖山下頭廟前怪石吞江流廟中陰鬼泣暮雨廟上古木巢白鷗

扁舟圖

蘆花點綴楚山青江平舟穩睡初醒浮雲捲盡暮天碧歸鴈數聲秋冥冥

姚公觀

薛蘿深處隱煙霞曾是丹丘道士家自挾蒼龍歸去後



年年空放夢桃花

武陵溪

帝鄉萬里桃源夢，折桃源花樹枝。自笑半生空寢寐，誰知直到武陵溪。

寄金總戎兼呈同年許西坡樾二人不相能作此

解之

湖湘幾見西坡面，便道雲厓老將賢。肘後若縣平虜印，肯教飲馬到桑乾。

再呈西坡

萬里荆襄西盡頭，滿山嵐氣午纔收。谿蠻洞獠來相問，誰是青春許靖州。

寒村集

二卷

三

手屈原

國士誰憐萬古名，汨羅江上荳蘭生。天陰月黑黃陵廟，山鬼時來傍岸行。

權歌

瀘陽舟子無權歌為作口號  
二首使歌以相權且以勸俗

瀏水清漣照岸花，隔花兩岸有人家。家家不告無情狀，納了官租快活殺。

郎販魚鹽妾養姑，勸郎休下洞庭湖。湖中盡是無情漢，郎若無情撇下姑。

禱雨

予初至建寧欲觀淫祠恐拂人心時大旱乃投詩  
高宗徽廟三日不雨則毀其廟後不應竟毀之

燭龍却火來江縣，聞道高宗草木枯。欲向山神問消息，應時靈雨有還無。高宗禱第

甲午與江西場屋事還宿武陽驛

是利予取中式者五名蕭祥曜羅理俱泰和人楊克成貴溪人徐廷上饒人徐鉉鄒山人許曜連登進士仕至御史理成第  
一甲第二名任編修

秋風江樹莫蟬歇，月明籬落山人家。寒砧半作客心碎，猶憶長安丹桂花。

夜過蚌湖

夢酣不覺江南夜，候吏催船過蚌湖。又報繫船歸子驛，醒來明月滿菰蒲。

留別南安令廖東雲兼呈廬陵令傅少巖願吉安

寒村集

二卷

四

今胡庇厓鰲二同年

錦江秋盡芙蓉冷，曉嶺霜飛薜荔寒。為問故人憐客意，層樓何處倚闌干。

雜詠二首

松菊彫零憐舊葉，鏡中白髮誰堪鑷。偶向窮途一笑回，滿林滿壑飛黃葉。

有客還登王粲樓，無人更下瞿塘夜。夜深不語自焚香，靜聽秋蛩相問答。

太霄宮

月明山夜太霄宮，道士何人解御風。我有青囊書數卷，騎來遙寄海門東。



元陽觀

逢人便說元陽觀觀裏神德定有無聞跨青牛過關去  
松杉空護煉丹爐

送陸鶴峰赴建昌

毘陵豪士機雲後吏隱肝江養性靈不及麻姑泉釀酒  
鳳山亭下續茶經

豆故云

憫鄒子驛纔夫以驛近鄱陽湖田高而瘠惟宜種  
東北疲民最可憐年年曳纜送官船夜來山雨添湖水  
又沒湖邊種豆田

風霜高節畫村

寒村集

二卷

五

勁節傲殘幽并雪新梢攪亂瀟湘雲惟有石灘縣人楊  
和契真味白髮清樽憐此君

紀夢

予以進賢令入觀道經青陽縣有九華山本太白  
常隱于此夜夢公責予以酒餽之而有楓色持一  
果曰此芙蓉實也  
汝食之後必能詩

酒聖詩神李謫僊九華山上枕雲眠夜來摘取芙蓉實  
夢裏相將付少年

挽舟自萬安赴虔過十八灘予被徵後

春水漫天響萬雷灘頭還見石崔嵬只饒桃李無煩惱  
不管愁人帶雨開

萬安妙香山雙松畫壁

參龍飲江渴未足化作深山百丈松誰人揮毫入神品  
不似真松還似龍

採蓮曲

彭蠡湖中南轅船女即作伴採秋蓮含羞惟恐傍人升  
撐近蘆花洲子邊

龍游遇風

花底春陰百鳥鳴溪邊兒女唱歌聲無情自棹舟去  
還向風波險處行

贈休寧齊雲巖道士

白嶽山人冰玉姿夜深吹笛鶴來時騎鶴飛回山月落  
自誦黃庭茹紫芝

寒村集

二卷

夜泊涇縣

南國風煙敵客懷輕帆夜泛小舟來滄江欲落纖纖月  
猶照芙蓉近水開

雜詠四首效宋人詩

漂母祠

碧水經流自昔今當年曾此飯淮陰千金不食飢時報  
漂母元氣望報心

子陵釣臺

嘉靖丙申春舟經釣臺作前詩忽下風  
起水湧如子陵渡者乃更作後詩

江南高士還須有河北功臣未可無假使功臣盡高士  
光皇赤手倩人扶

漢室重興屬俊才  
雲臺不久亦塵埃  
富春山下桐江上  
還見當時舊釣臺

泛西湖吊岳武穆

迂儒以爲岳飛先主金匱然後自縛以請達詔之罪不知軍士苦于征伐一聞詔還行在旗靡輟亂飛口

長驅苦戰岳家軍  
盡道雄雄半晌分  
宣喚屢承天子詔  
更誰同去赴燕雲

蘭竹圖

官比部

九畹幽蘭千畝竹  
渭川楚澤兩清虛  
趙昌縱有丹青手  
畫出芙蓉定不如

解嘲

寒村集 二卷

七

紫霞紅日弄喜微  
秋省隨行到晚歸  
獨着緼袍騎瘦馬  
傍人猶笑戀輕肥

冬日送同年黃梓谷華出守松江

盡說東曹黃梓谷  
漢時黃憲即前身  
誰云楓落吳江冷  
管領春風是此人

送同僚沈鳳峯愷出守寧波

使君車蓋擁雲霞  
霞近游春回萬家  
若到甬江樓上望  
采詩休問杜鵑花

送楊虛樓先生還任饒陽

澹煙疎雨禁城秋  
張掖門西古渡頭  
欲把相思付流水  
蘆花日夜總悠悠

同僚張玉泉明道常以詩嘲予玉泉面黑予亦風以詩嘲之

賣炭街頭日幾回  
依稀剛得辨鬚眉  
歸家剩被山妻笑  
喚出兒孫認是誰

詣承恩寺訪舊主僧清上人惠惠素有戒行感舊作此

興隆寺即元慶裏近齋堂曾是禪僧入定房今日寺荒  
僧尚在恩寺後遷承慧燈猶放佛前光

南極圖贈張翁

吾鄉張承齋翁宗德以鄉薦歷官皆有能聲恒加禮于後予官北都偶得此圖張翁自題與公類因壽公

寒村集 二卷

八

曾向丹丘說太玄  
穩騎蒼鹿踏青蓮  
瑤池摘取蟠桃實  
寄與蓬萊島上仙

白苧詞

白苧裙衫澹掃眉  
只將纖手拂機絲  
春風悞遣楊花入  
到底真心不爾隨

贈同年楊古星雷以給舍奉使鳳陽使道歸省

雲連海岱新停雨  
遠向中都溥聖恩  
錦纜須教牽月色  
江門慈母倚黃昏

九日四首

九日登樓獨倚闌  
樓高又恐不勝寒  
故鄉元自無兄弟  
縱有茱萸那共看

前年謾坐東籬下酒美花香客更多今在異鄉逢九月

故園秋色近如何

登臺已廢龍山約風雨冥冥遶楚城暫到鄰家看盆菊

十分秋思眼前生

白衣空到曾無酒黃菊徒開又少詩却怪西風修故事

入門吹帽欲何爲

呂岩圖爲同年孫可菴簡題

蓬萊山上屬僊家誦罷黃庭弄紫霞醉夢不知天地老

岳陽寧戀牡丹花

紀夢

壽張艾復翁先生景賢會試不第授縣學諭以文字識于繼遷縣令物故予夢中見一散人不知爲誰

寒村集

二卷

九

即之乃復齋先生也爲作是詩

一片藍田野草春誰揮羽扇白綸巾溪頭暖氣蒸雲濕

疑是當年種玉人

老馬

蹄輕骨健不凡材逐電追風大宛來自昔北荒征戰後

空留餘息臥蒼苔

病鶴

清唳曾於海上聞一時仙馭獨超羣如今六翮彫零盡

常夢松梢臥白雲

七夕

燕姬新試越羅衣捲袖拈鍼待月輝忽被片雲遮綵

紅線比腰圍

東方朔偷桃圖

東方曼倩偷桃事漢史不載詞客每及之以彼洞窟扶策神遊象外異其說也中州平山子作此圖不識手足具見竊意不獨面有畏色而已真謂仙童得盡家之滋味者乎抑同年無錫華補卷雲方會其將還山讀書且欲壽尊南海翁乃爲作此

金馬門連太乙宮酒酣飛步日華東蟠桃竊得歸來後

欲寄清虛海上翁

和正郎楊少室本仁竹枝詞予謂詞典絕句音調不同

小姑山下大江頭睡損春風第一樓此句予夢中所得女伴不

知緣底事唱歌齊上木蘭舟

中秋看月四首

寒村集

二卷

十

幾年吳楚悲行役纔到中秋又別家獨把一杯邀月飲

起看孤影近山花

中秋月色倍堪憐故送十分照酒筵記得去年今夜半

朦朧冷浸劒江船

昨夜中庭看月華朝來時回客前誇不知客上層樓看

更見嫦娥折桂花

已怪嬋娟度海邊片雲何事苦相隨儘教立盡婆娑影

縱有清光那得知

梅妃圖

翠條紅梅兩耐看玉人間倚畫闌千窗風似妬芙蓉面

故送鮫綃半臂寒

戲題鍾鼎投壺圖

予嘉靖庚子春偕比部同僚丁南溪以忠肅公手  
年徐亮峯撰于歸義寺僧釋此圖鍾鼎置於前  
以矢投之一鬼物兩手係弄使不得中又一鬼物  
飲于後子戲題一詩寄笑諸公是夏予同濟先少  
卿高東玉燈夢綠衣使者謂予朝歲太甚求為解之  
東玉折簡道夢中事予情然不知所謂嗣夜東玉復  
夢如初恍然有也焦秋影等句先是南溪聞東玉前  
夢私即謂此殆亦異哉乃復作一詩從東玉之解答  
使云

芭蕉秋影送婆娑  
沉醉觥籌付鬼魔  
到底不知身後事

豐都城外更如何

蟠桃三竊酒頻傾  
總是區區兒女情  
莫道不知身後事

目光如電照幽明

沈丘道中避雨僧寺

寒村集 二卷 士

映簷朝雨細如絲  
溪上垂楊舞柘枝  
暫向禪林問真偈

白雲流水兩無期

初夏寄題龍興寺禪房

蒲萄引蔓薜蘿生  
臺殿參差日影斜  
一客不來雙燕落

老僧閒自笑

宿彭城山館

柳葉纔黃柿葉紅  
草堂門對石橋東  
殘經讀罷焚香夜

臥聽龍山寺裏鐘

冰流抵彭城喜憲副詹侍墟大山舟至

黃河水勢滔天漲  
漫看桓溫戲馬臺  
我欲登臺望東海

片帆遙見日邊來

舟泊鍾吾驛邀竹墟同醉

十日風帆千里程  
雨聲愁聽雜離聲  
淮南載酒誰堪醉  
飛騎先邀阮步兵

留徐水部有讓求歸

呂梁洪上柳成陰  
影入秋濤黯黯深  
莫折長條千萬縷

與君日夜繫歸心

胡姬句宣上

貂裘繡襖五花驄  
雙鬢垂青臉暈紅  
一笑不知何處去

荻蘆叢裏射驚鴻

端午日新開口獨酌

陂塘水冷蒲芽短  
邊塞風寒酒興豪  
欲把一杯酬令節

寒村集 二卷 士

何人邀致霍嫖姚

送客自嘲

居庸南望過金台  
一泓寒流帶夕陽  
自笑半生常送客

不知身亦在何鄉

甲辰北伐

王肅龍門所講  
常侯選予言于總督程聯峯翁  
乘彼之散以我之有謀乘彼之無備復以良將上  
無所疑感無所存制庶可宣威此謂小戰小戰  
則士氣揚士氣揚則可以大戰二翁許可予遂與  
戎提兵出塞是役也斬首五千級獲馬一千有餘  
牛羊無算捷聞朝廷嘉其功各重加陞賞自是  
不取宛龍門所失或恐其驕驕三虜子中國有何情  
肆憑陵是謂其驕其驕

半夜驅兵過管旋頭星殞將星明歸來洗却金刀

議繁平胡第一城

龍門關

龍門關上望涼州白草黃沙萬里秋羽檄不傳烽火息  
諸蕃尚牧游西頭

寓龍門謾興

秋塞浮雲結蜃樓空山窮望起邊愁何人兀坐深巖裏  
盡日悠然看水流

擬古

長樂宮前流水聲倚闌閒看月華明三更已盡沉沉夜  
寢殿阿嬌繫夢情

漢女

寒村集 二卷

經秋自上望鄉臺腸斷西風日九回欲寄書憑去鴈  
不知鴈去幾時來

寓鵬鶚官舍次巡院蘇舜澤祐韻

鵬鶚山頭日影浮殘春時候似深秋凍雲不得為霖雨  
間向溪邊逐水流

宿長安嶺

長安嶺上度寒宵自枕雕弓擁戰袍忽被松風驚夢斷  
恍疑臥聽浙江潮

送都閫馬山亭

上谷春融燕尾河如畫鐵騎擁金戈君侯若更標銅柱  
便是當初馬伏波

土木驛吊古戰場

雞鳴山外是桑乾土木村南戰鬪殘拾得金戈換春種  
誰收遺骨向河干

隆慶訪先壠

國初使州人悲畿內予家占籍固安亦有附昌平三  
河者嘉靖癸卯夏予至州首詢壠墓所在讀不可得  
乃作是詩以寄哀思云

家世相傳在此州不知何處是松楸臨風一掬潸然淚  
灑向黃雲萬古愁

平山秋日跨蹇圖

紛紛黃葉下山坳滿耳秋聲在樹梢詩思窮搜天地外  
吟成驢背謾推敲

寒村集 二卷

桑乾河源在馬邑縣東北十里

吾鄉最苦桑乾水今日尋源到此山說與山靈牢記取  
休教東入紫荊關

夫容圖

夫容最耐秋江冷落日紅酣圖晚妝寄語曉春桃李尊  
可能同受五更霜

山茶圖

山茶曾餌紫金丹駐得紅顏耐曉寒常伴新篁與舊木  
令人時向雪中看

貶河州經灞陵橋感懷

遷客經過送別橋溪風山雨正瀟瀟重更同

把贈何人折柳條

宿伏港縣

伏港縣裏過中秋水滿陂塘月滿樓還客西來還自笑  
故鄉兒女正離憂

除夕宿梓潼觀

邊塞風光羈旅情還鄉好夢那能成明朝謂是朝元日  
自起挑燈禮上清

畫眉圖

桃花爛漫曉猶寒懶畫雙眉喚客看識得新妝今半額  
更施綠黛倚雕闌

黃鸝圖

不向隋堤鳴翠柳却來漢苑啄紅英也知九十春光好  
紙口曾無彈射驚

秋日登鎮邊樓集唐人句

一上高城萬里愁城邊人倚夕陽樓誰人正得風濤便  
天入滄浪一釣舟

風物淒淒宿雨收兼葭楊柳似汀洲孤城此日堪腸斷  
樹夾河聲遶郡流

大旱投龍井

古井靈泉旱不乾蛟龍定向此中蟠何當挽取黃河水  
使我窮邊萬姓歡

觀大夏河

終日河邊看水流不流應到海東頭舊家正在天津北  
欲寄封書少便舟

問俗作俚語二首

板房土炕傍山巖酪酒酥油亦解饒無數番人來唱喏  
白毡官帽黑毡衫

乳牛藏法山頭日已斜塔刺街上獻巴茶主人稽首  
通名姓自謂編民與利牙

過涇州國中謁王母宮歷莊作

王母宮中日月遲蟠桃常有萬年枝憑誰送我長生酒  
得見開花結李時

詣省再過華池

水繞山環古驛樓蜂蟻蝶翅來花秋迢迢千里長安道  
處處風塵懷客愁

祈晴

倉庚鳴罷麥黃時蠶女相邀拜雨師桑葉影疎殘日出  
笑看山繭吐晴絲

秦嶺吊韓昌黎愈

祠堂冷落帶殘碑古木哀猿不可聞百世斯文雙涕淚  
隨風灑向嶺頭雲

寓寧州借呂定原韻遊南山寺

蝸篆苔痕滿畫廊懸燈猶放佛前光相思爲愛三花樹  
春風到講堂

過彭陵

乾陵樹木已摧殘  
雨聲風吹石獸寒  
故事老來都問人  
重借史書看

題睡猶圖因以自勗

黠鼠如今已遁形  
刺桐花下夢初醒  
任教蛺蝶閒來往  
不逐翩翩過草亭

開城鋪

西風吹雨送淒涼  
白草黃沙驛路長  
欲問干戈何日息  
直須縛取左賢王

自嘲

嘉靖甲辰詔兩京大臣各舉處士順天府尹高繼  
汀公擢南京吏部尚書宋南塘翁景薦予至庚戌秋

嘉靖甲辰詔兩京大臣各舉處士順天府尹高繼  
汀公擢南京吏部尚書宋南塘翁景薦予至庚戌秋

聖皇拊髀選邊才  
章疏紛紛達玉階  
盡道疆場多智勇  
天驕誰遣復南來

登龍門呈同年吳望湖

在山西  
龍門噴薄黃河水  
日夜殷殷激石樓  
欲遊真源探星宿  
浮槎八月許重來

孔雀圖

怪石新篁映夕暉  
珍禽相逐翠毛衣  
自憐金翠無人見  
常向清江照影飛

雲巾登挾兒嶺

挾兒嶺上胡雲黃  
挾兒嶺下秋草長  
誰人拈取天山箭

射殺陰山雙白狼

紇緒頭

亂山仄徑寄危蹤  
路入平沙處處通  
擬向郵亭續殘夢  
烏鴉啼斷白楊風

十三山望海

海州作  
群山海上連蓬島  
風雨不驚天地老  
何當飛步碧雲頭  
俯瞰滄溟挹晴昊

題畫

仙子曾將錦繡裁  
繁華春滿越王臺  
年年會有相思處  
明月清風跨鶴來

迎春戲作

春日還城春可憐  
填街百戲各爭妍  
老來厭見迎春日  
迎得春來更老年

莫冬聞警親提兵至關原

海國風掀凍雪殘  
驚沙凌亂拂征鞍  
馬毛如蝟鬚如戟  
誰信邊頭猛士寒

屬夷窮冬以饑不靖予專主招降遂安輯如初

鴨綠寒江萬里長  
雲黃沙白倍淒涼  
客廬日莫炊煙斷  
但取降書達建章

撫松觀泉圖

功成身退撫孤松  
睇眄流泉野興濃  
寄語山人謾勾引  
此心已在白雲峯





換鵲圖用洪武韻

晉代風流許鉅儒  
帶毫伸紙但須臾  
黃金庭馬罷龍驚  
道士何人解愛書

徽宗白鷹圖

小殿清幽逸興生  
要將丹粉擅高名  
當時若有鷹揚志  
免使淒涼五國城

雜興

吾家新創 賜金園  
三度花開日掩門  
惟有年年雙紫燕  
時時柳絮到前軒

春寒無奈百花稀  
二月將殘燕未歸  
料得江南風日暖  
如今正遶畫梁飛

寒村集

二卷

主

瘦馬圖

逐雷追風萬口誇  
功成百戰破龍沙  
如今瘦影當寒日  
天下車書正一家

老馬

老馬長吟三草秋  
驅車已過重回頭  
似應識得當時面  
猶帶驚邊一段愁

桃花

度索山前五木精  
一枝曾寄許飛瓊  
自從流落玄都觀  
點檢春風不世情

梨花

花如剪雪覆香夜  
同垣城闌晚妝深  
院佳人常愛惜

金釵聊記月痕傍

木蘭花

木蘭花傍木蘭舟  
唱罷新詞祇自羞  
欲說相思妨女伴  
花開花落總堪愁

紫薇花

柔枝嫩葉自相將  
結取春陰護短牆  
日暮影沉深院靜  
不知誰是紫薇郎

紀異

嘉靖丙寅歲吾園一槐七月而周如枯木然既閱月復榮是年兒了大生得授光祿典簿亦異矣哉

高槐七月凋零盡  
海燕將雛落滿枝  
自謂榮枯由造化  
復生新葉似春時

寒村集

二卷

主

衰柳

路柳逢秋已半衰  
枝枝葉葉總堪哀  
行人且莫輕攀折  
留待春風次第來

謝光祿卿新兩城學顏貽書

嚴廊丘壑元相遠  
道路漫漫百里餘  
賴有湖湘南北鴈  
不妨常寄故人書

七言律詩

過東光縣

赴滄陽任并縣中作

燕客初乘萬里舟  
公庭霜冷逼深秋  
洞庭水隔天涯迥  
魏闕心懸日影浮  
點點星槎穿落木  
依依雉堞擁層樓  
舊時龍劍今仍在  
隨我重來上國遊

曉發徐州

片帆南下此重來候吏催船向曉開萬里風煙直落莫  
百年身世自驚猜故園秋老黃花夢異國寒生紫艷杯  
欲上黃樓瞻北極湖湘歸鴈一聲催

陸行過草萍驛

抵常山會陳令輝殿丞學變  
次日赴玉山舍舟過草萍驛

雨晴山館覺微寒石磴紆迴道路難萬壑泉聲通海國  
雙旌日影別江干瞻雲自識棲僊洞入楚誰憐控玉鞍  
獨有使君并少府夜來青眼笑相看

送長沙同知林秋潭檣致仕歸莆田

承明咫尺侍宸旒抗疏曾經瘴海投許國夜縣青瑣

梨村集

十二卷

二十三

夢懷鄉時憶白蘋秋三千里路雙龍劍二十年官一鹿  
裘更有何人憐落魄淒風苦雨送行舟

龍潭寺懷古

山寺高寒倒夜尊霜橫鼓角送黃昏月明影落龍潭竹  
風定僧開石洞門賈誼未收千古淚屈原猶在半生魂  
憑誰能入湘江夢二代興亡細與論

入

觀回經旌德山溪鋪感懷任進賢

南冠常戴櫛為客落落乾坤未卜居山鬼試人吹箏葉  
江妃吸月弄螭珠半生夷險驚衰鬢三輔松筠憶故墟  
寄語奚奴半記取牀頭收拾萬言書

送詹碧溪遷江山令

南州佳氣送消息常見隱約松門間青袍不減舊時  
黑綬能開今日顏秋風江舸兩賢縣碧溪丞進賢今  
江山故名  
莫天雲獨雙郎山碧溪人飲有雲郎  
江山有江郎山百年蹤跡總  
難定無與浮雲相往還

早朝 奉天殿接 詔官比部

宵柝稀傳禁漏遲迴廊華月影參差 玉階直接承明

殿銀漢遙通太液池咫尺雲函頒 聖詔依違羽扇肅  
朝儀微臣亦見 天顏喜未必常教近侍知

奉和李序菴翁時內閣盆荷

嬋娟初試舞衣風錦綺裁成照水紅雨露偏承回地脉  
絲綸靜理識天工清分太華峯頭種香散昭陽殿後宮

寒村集

二卷

十四

須信蓮房飽秋實要隨元老奏元功

送同年賀橫山恩謫守安吉州

春滿皇州酒滿甌與君曾醉曲江頭西曹衣鉢還相禪

南國風流憶共遊執法又占侵貴索文昌暫許傍牽牛  
何時 聖詔徵賢達叢桂垂花正秒秋

瑞芝為大參尹恒谿嗣忠題恒谿予兒子大生婦

翁也

古栢森森柱史祠恒谿乃翁綸近來生有紫雲芝輪囷  
夜雷雲霞色芳潤朝涵雨露委玉屑謫後掌送琅函  
湏待漢官持承家麟鳳真祥瑞佳氣還應繞 帝居恒

後仕至兵部右侍郎兩奉巡撫延綏右叅  
都御史二子教訓數館又皆青雲騰霄

送侍御蘇舜澤祐督學江西

風節共推名御史暫敷聲教向三吳雄文氣薄東西漢  
麗藻辭兼大小蘇殿陛香烟雙袖滿江湖日影片帆  
孤藤蘿擁蔽金牛道一剪繁華禮鉅儒金牛山名羅一峯倫講道處

秋日省中燕集次韻

半世憂愁一日歡西臺風雨送微寒鷓鴣枝盡樓仍穩  
鸚鵡杯空量自寬抱甕獨憐經白眼吹笙誰望跨青鸞  
東山泉石依然在肯復隨人羨謝安

哭會友鄭臞齋臞齋予辛卯同年也

交游省識康威後半世浮名萬事空抱病檢方分藥裏  
借書投刺滿詩筒笑談雜坐黃昏後風雨連牀紫塞東

念爾同心不同老獨將殘淚灑悲風

哭座主少宗伯蔡鶴江翁其備穎州時作

落日空江鶴夢孤故廬重過憶軒車百年衣鉢傳經後  
萬里風雲登仕餘淮海不禁雙涕淚松楸何事接孤蒲  
臨梅未試玄宮閔賴有承家兩鳳雛

奉贈大司馬毛東塘翁伯溫平交趾

露布遙傳海外平山蠻洞獠慶生成金刀不染瘡痍血  
銅柱重標將相名萬國舟車朝帝闕五溪風雨送天  
聲鴻儒自有安攘策直取降書啓聖明

陪巡院程古川軌謁西鎮任陝西時作

吳山靈貺著神功繡斧行春意已通龍樹秦雲瞻氣象

長河太華寄豪雄一方霖雨三農足百物生成五嶽  
猶恐陰崖食負雪欲隨仁者播仁風

賀舜原楊公瞻榮封少司馬附備覽

關西譜系河東派白髮緋袍膺仕餘三世勛名昭宇宙  
一門禮義重鄉閭京卿簪笏堆牀滿詩社專豐撫景初  
追憶向時談笑處屋梁落月夜堂虛公竟以地震入夜被屋梁所壓而歿識之可長如此

送吾鄉周子初分教伊陽歸田時作

鉛槧相將四十年賢關矯跡許誰先青衿久入菁莪夢  
華髮聊隨直宿綠西席已專高士榻曾為銓部張龍中州復據廣文也他時槐棘秋風便飛步雲霄萬里天

集村集 二卷

歸田後承諸親友招飲作此奉辭並布鄙懷

九考何能受國恩涓埃未報暗銷魂蕭蕭華髮依然  
在耿耿丹心尚爾存邛有餘懽成笑傲自無殘醉度晨  
昏也知樽俎笙歌好慚愧平生且閉門

詩餘

海天一鶴圖為廖東雪作

瑞鶴僊

海曙明霜曉乍飛來羽翮蕩摩天表萬里滄溟小看墨  
染棠玄雪凝衣綃曾隨清獻錦城西慣見白蘋紅蓼是  
何年來向江干又伴雲陽年少窈窕竹間引步華表  
昂霄孤標皎皎維揚路遠錢塘山杳夢魂縈繞待明年  
携取坡仙直上五雲縹緲應許鶴駕同群願頌青鳥

夏日留題省中葡萄

如夢令

弱幹千條萬縷細蔓牽風闌雨蛟女弄金珠幕地幾回  
吞吐記取記取誰到秋來做主

獄神祠前葵花

浣溪沙

豔冶花傳已蜀名號風江雨送悲聲聞聞落總傷情  
密葉誰烹供午餉孤芳自摘信平生楚囚相對淚如

傾

登玉皇閣

天僊子

嘉靖甲辰秋虜犯紫荆予以督餉至蔚州且趣兵進薄廣昌乘月登陴環視群山如有列僊者踰鶴峰鳳翔翺其間乃作小詞

青帝祠前赤帝祠步虛聲裏夢回時羽輪歸去鶴書遲

寒村集

二卷

二十七

山吐月水平隄冷冷三露濕僊衣

游女圖

菩薩蠻

畫橋西去垂楊陌桃花嫩染胭脂色花下見娉婷雙眸  
帶曉星欲去重回首背立斜陽夕含笑折花枝芳

不自持

莫秋登眺有懷

菩薩蠻

滿城風雨重陽近鄉心一片誰曾問木葉下汀洲家家  
砧杵秋記得當時別相思頻向說目斷送歸鴻雲山

千萬重

貶所春日登鎮邊樓望雪山

菩薩蠻

玉門關外生春草莫道天涯人易老含笑問春風春風

處處同

惟有南山雪四時光皎潔登樓指顧中白雪

映青松

秋曰登鎮邊樓感懷

鎮邊樓上漫凝眸漠漠黃沙澹澹秋風林無奈攪鄉愁

鴈字不來書又斷君恩未報筆仍投時時魂夢繞

皇州

送何將軍淮遷秩赴涼州

長相思

東河州西涼州隴樹秦雲欲變秋相看萬里侯花滿  
頭酒滿甌客中送客轉生愁天涯人倚樓

寒村集卷第二終

寒村集

三卷

二十八

寒村集卷第三

固安寒村蘇志臯德明存藁

序

壽方東洲女兄序

蘇子嘉靖壬辰夏授瀏陽令越明年春赴長沙邂逅醴陵令方子明育蘇子願見歎方氏父久矣相與語甚懼既乃別去再以事至長沙復會方子則締交矣客處幾兩閱月時談及女兄之賢又慕其世德之厚也方子溫慈審慎治子聞女兄之賢又慕其世德之厚也方子溫慈審慎治醴陵有賢聲豈欺我邪遂語其詳方子曰予姊貞靜而敏慧少精女紅長適曹氏自舅姑而下賤逮奴婢皆以

寒村集

三卷

賢稱產二男皆不育即為夫置廢妾數人擇張當側室逮今生男五人女一人孫八人皆如已出至有能據家聲者予一弱息亦鞠之不啻諸孫子焉辛卯秋夫歿家內外事咸主之綜理縝密濟以慈惠為一鄉之女則抑可謂仁也已今年壽當七袞歲除乃其誕辰也煩一言令吾子持以稱壽酬恩闡德以敦懿親不亦可乎蘇子曰物之靜定者壽人之仁者壽孺人兼之當由古稀而耄耋矣詎可涯邪晉人有曰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帨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殆為孺人頌也使歌以侑觴謂蘇子為佞邪

送高君擢知涉縣序

光祿高君節夫比以勤勞擢為彰德涉縣令介其僚友王君克彰謁予於北都因問予曰子嘗令瀏陽又令進賢其必優于理民矣尚禮筮仕遂得珍羞署丞即古所謂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及祭祀賓客者其職不過督膳夫以調和五味而已今乃理民殆恐二道乎吾憂其牴牾不倫必曠厥官而病厥民子蓋以所優為于吳楚者為一言焉將靳餘緒乎予曰天有五行人有五性養有五味節宜五行則天道成涵養五性則人道成調和五味則養道成一而已矣今夫酸以養骨辛以養筋鹹以養脉苦以養氣甘以養肉各有專益也使不調和之則養道不備而亦不足以適口矣君知此

寒村集

三卷

二

道久矣推而廣之其于理民夫何難哉蓋民性之仁者有柔善有柔慈義者有剛善有剛惡至于禮智信之性亦有二端而不能各協于中况又有戕害凌奪天關紛綸參差萬變而不可齊況涉又地險人豪奢麗相勝復有恒代之遺風于此能斟酌劑量使性無所偏而人各得所如調和五味然此數教道又曷養道也君有師率之責即未能自盡其理則然予惟移珍羞丞不但能理民若五味之甘與仁通五性之仁與木通餘則並以類從節而宣之即天道亦可幾而理也道豈有二乎哉嗚呼厥任艱矣高君榆林人尊甫翁嘗為名郡縣長貳其第握兵符為時名將世以文武傳家通於理者也必不

以予言為不然王君吾縣人名炯因請書以為贈于昨  
春日載陽草樹向榮諸僚友相與送于宣武門外諦觀  
予言將不以為然乎

送虛樓先生還治饒陽序

嘉靖戊戌春正月一日天下諸司述職于朝

天子命天官氏考覈幽明而黜陟之楊虛樓先生為饒

陽令以賢良首被簡存越二月十有五日既

陛辭捧

敕而還也予嘗為先生弟子員是日輟部事携光祿署

丞待菴陸君相與送于張掖門外舉觴而餞之陸君謂

予曰子聞虛樓先生治吾縣乎吾縣今隸真定古燕趙

寒林集

十三卷

三

地俗好任俠有曠悍木彊之習邇來又為饒河所苦瀉  
鹵墊溺田之膏腴者無幾民鮮樹藝多者鹽自給還以  
供賦稅故剝掠與轉徙者視他縣為多部使者每詣吾  
縣見其廬井蕭條解宇傾圯有餘慨焉民之不獲良有  
司父矣丙申冬先生始來縮縣符與廢墜恤貧窮植風  
節重簡素惓惓以禮義廉耻自防且以防吾民也政行  
而教寓焉予應之曰唯唯因謂陸君曰君亦聞虛樓先  
生教吾學乎先是已丑春二月先生格于禮部也乃以  
母命來署吾縣學諭事至則立章程嚴矩範崇俊良治  
頑梗惓惓以禮義廉耻自防且以防吾士也教行而政  
寓焉若先生者其真政教兼舉始終一節者乎先生名

東山為祥符望族儀度閒雅言行不苟善營整工辭藻  
君素知者是以隨所施輒效足以取名當道屢薦之不  
及再試禮部輒遷邯鄲令未幾任以母夫人憂馳去今  
宰名縣綽有治聲指日擢臺諫堂樞要又將有大敷施  
以贊詡

皇猷以福庇蒸庶建偉績垂榮名以及于無窮將不自  
吾二縣發軔乎陸君亦應之曰唯唯陸君名玠為饒陽  
鉅族富而好禮予素慕之今頌先生之賢言無溢美俱  
與予聞合因次第其言為序酒三行相與拜於廬溝之  
上徘徊移晷而別

陝西鄉試錄後序

寒林集

十三卷

四

嘉靖壬子秋八月陝西鄉試錄成既取士如式刻其文  
以獻行且進多士歌鹿鳴而賓興之也某以職事當  
序諸後然警戒諸司與期待多士御史姚一元某官某  
業已諄復於前尚何言哉伏以我朝開科取士凡為  
治化計也惟多士之文星稠綺合信云美矣固道之華  
行之飾也寧無華實不副本末相遠者乎爾多士雍雍  
也有周之故墟文武之遺化在焉不可泯也當時取賢  
欽才之法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如王制之所  
載可考而知又必限年四十而始登仕故士生其時皆  
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以須獻書父之誠偽安  
勉皆底於成故出而為用懋樹勛庸一時治化如近衛



假樂比隆唐虞有由然也茲特以言而已其能贊翊  
昌運以副我

聖天子側席之盛心否乎爰稽我  
皇祖首詔作成之意

列聖累世培養之厚暨我

聖天子尤篤意賢才屢詔所司選師儒飾行業責士以  
有本之學賢公卿大夫又從而奉宣於下造士之法可  
謂視周加隆脫有棄本逐末向華背實者恭於茲選其  
責蓋不能獨辭矣况爾多士涵濡

聖化且與賢科可但曰發言抗論窮理盡微而已乎譬  
之山川雍有太華大河彼交錯糾紛者山之文也渾渤

寒村集

三卷

五

涵涵者川之文也非不悅目快心至其節宣二氣膏澤  
萬物以贊天地之化育文不與焉况夫鉛槧雕鏤之末  
真與霄壤俱敝者乎爾多士其尚以行業自勗贊治  
化於熙洽垂榮名於悠久卓然為科目光斯稱

聖天子網羅賢才至意某等亦與有光矣不尤美乎是  
為序

### 固安縣志前序

吾縣歷世以來不知何故因循至今曾未有為之志者  
嘉靖甲子夏敬亭侯來知縣事乃諭於眾曰昔樊穆  
仲之稱魯孝公曰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  
不干所問不犯所咨宣王是以命諸夷宮若弗咨弗問

而任已見則謬矣客且問焉而行自犯之其與能幾何  
昔之君子不敢自用而動必師古如此今當稽考者甚  
多而無縣志可據何以稱文獻之邦邪此有司之責也  
遂慨然欲創為之詎日率主簿張弘業典史葛漢教諭

俞天衢訓導張舜心徐炫請於太史氏方城楊公公已  
允諾矣未幾以病目辭復請于予予曰予何人也而敢

當此任哉昔江淹有曰脩史之難無出于志陳壽號善  
敘述李延壽稱究悉舊事而所著二史獨于志略焉誠

以憲章所繫不可得而易也予何人也而敢當此任哉  
况一縣之事散見于數千百載之間而雜述于野史小

說誠非一人聰明所能悉也且予素乏三長又老病侵

寒村集

三卷

六

尋不欲殫竭心力豈能搜羅捫捫會萃無遺而成全志  
哉狼顧辭何侯請益堅乃止纂輯舊所聞見未再閱月謾  
爾成帙至于補其闕略文其樸陋不能不望于後之博  
雅君子云何侯名永慶字善夫嘉靖己未進士蒞任未

久百廢俱興志其一事也是役也兒輩大生性生有生  
頗有考索之勞其畫圖作字性生尤勤因併及之

### 固安縣志後序代作

予嘉靖己未春登第得授晉寧關令再歷寒暑遭外艱  
東歸服闋甲子夏補任固安以縣志未脩欲創為之值  
初視篆政事紛糾未遑也迨冬始請于太史氏方城楊  
公公以病目辭越明年乙丑夏繼請于大中丞寒村

公公辭弗獲及稟具持以語予曰是藁也雖未再閱而或然予自爲諸生逮入仕途餘四十年或待于聞見或得于考索凡有涉于吾縣事蹟皆手自抄錄積今殆且數十萬言故易于纂輯如此猶恐聞見未廣考索未詳其能免于鼯鼠必對之辯竹書落簡之謬哉所可自信者但未陰挾翰墨以裁人之短長妄加誡美以徇己之愛憎爾予披閱至再知公之言爲然且辭無溢美事不背實簡要明備足可傳遠遂命工鐫梓藏諸莞庫使後之宦游于斯與生長于斯者取其所當法勉其所未至庶記予脩志之初意云維時僚吏張少尹弘業葛幕史漢履印前請法得附書

寒村集

三卷

七

記

鄱陽湖圖記

寰宇大澤二曰洞庭三曰彭蠡鄱陽湖也兩湖並列雄據吳楚鄱陽雖差小延袤亦數百里吞吐百川浮沉日月猶夫洞庭也方其霜降水落涯涘具存過者不獨狎水亦不虞盜惟夫雪消雨積而巨浸滔天始如蹈淵海矣然人畏盜之心尤甚於畏水蓋盜駕輕舟利刃隱蔽于荻蘆洲渚之間乘時而發迅如飛鳥至則人無遺貨又或殺人掠婦女以去及邏卒徐來彼業已變形逃遁矣水雖險能掛長帆操巨艦入水相得終以力勝惟盜爲難禦故人不畏水而畏盜者以此吾同郡李

君東涯嘗督兵巡湖三年湖平或曰東涯燕人也不習水戰雖多藝文視其貌如儒生湖何以平予曰將之道五智爲上勇次之吾聞東涯之巡湖也命工繪湖之形勝凡諸水道曲折溝洫夷險無不究竟其詳復取古水戰水攻之法與士卒講而習之問又密遣人伺盜之動靜以智禽斬者歲常若干人盜莫測邏卒所自來故恐而不敢犯湖之平豈偶然哉況東涯勇力絕人尤善騎射抑亦可以躍馬邊陲折衝萬里以靖朔漠之狂虜邪不獨智而已也或者以予言爲然復質于予曰人性畏死盜被俘不得復生豈其情哉况衣食不給政賦不均固有驅之而爲盜者邀功樂殺則病夫仁給之使來掩

寒村集

三卷

八

而禽之則病夫信不戢士卒逮繫無辜則病夫嚴有是三者則智必斃勇必暴又何貴哉反是則爲將之道全平湖亦餘事焉爾矣予亦以或者之言爲然因相與颺言曰東涯不以爲然乎東涯名時通州人嘉靖丙申春以監司論薦其功授都指揮兼事節鎮江西圖具左可一覽而盡法得畧云

抱罕園記

隴西臨洮屬州曰河故名抱罕謂抱鼓罕少也嘉靖丁未夏予以潼關兵備副使奪三秩謫知是州追論嘗爲宣府分守恭議督餉不力也抵任循舊來則取給私園恐煩民越戊申春即捐俸買遺址於州治之後長

丈欄二十七丈有奇繚以崇垣屯以重棘畫畦種菜  
水灌畦蓋欲官不可無此味而民不可有此色也又以  
州乏瓜瓞粳稻乃傭老圃於蘭俾樹藝之及諸物成熟  
分饋賓客僚吏吏胥與皂隸寡茲亦養道也西向爲門  
一間除道而東至中央折而轉北夾道雜植花卉以水  
護之水窮則爲島塢撤舊材構堂三間扁曰仕優讀書  
其中以資仕也少却則覆版築土構齋亦三間扁曰吏  
隱齋中器具極寒素一以養福一以矯俗也堂前種竹  
二叢頗有拂雲之勢兩傍種菊各三徑形色相間花時  
如錦錦然雖義無所取并編籬以防蹂躪示加重於俗  
品也齋傍構亭者二名一間東扁曰歲寒環植松栢喻  
堅節操也西扁曰莫景環植桑榆喻鑒止足也亭傍東  
扁曰杏園環植杏而南植桃李喻廣化育也西扁曰微  
省環植薇而前植槐棘喻厚望也又東扁曰梨花院  
落環植梨以延月喻彈光明也又西扁曰柳絮池塘環  
植柳以受風喻播和煦也亭以下但標識位置亦恐煩  
民不欲成也政暇登堂徜徉理詠音調足以陶性靈  
幽思又或仰窺俯瞰則雪山掩映原隰鬱茂斯時也心  
目俱豁情味俱適聊以所知以答弟子員之請益茲亦  
教道也予雖流離轉徙尚有師帥之責庸詎無所事事  
邪若夫花卉薈蔚泉鳥鳴啾娛目悅耳斯園之末也園  
成名之曰抱罕欲與斯民同享太平之盛而不知流離

輒徙爲何物復不知老之將至也於戲時有盛衰地有  
興廢方其頽垣斷礎睇眄荒涼今不獨如前所云而亦  
足爲州治之巨防後之君子尚相與念之以無墜厥勞  
實斯園之遺也

葬希夷先生紀略

希夷先生姓陳氏諱搏字圖南亳州真源縣人五六歲  
時嘗戲過水傍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明日進讀經史  
百家之言過目輒成誦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仕遊四  
方有大志聞宋藝祖受禪遂隱居武當山九室巖辟穀  
鍊氣者餘廿年建隆二年擇勝至西嶽下葺唐雲臺觀  
居之多閉門獨臥百餘日不起端拱三年又於嶽麓建

玉泉院山蔭亭鑿石室居之太宗嘗召見嘉其言切治  
道賜號希夷先生皇祐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昇於張超  
谷復鑿石室成大笑謂群徒曰嶢嶢太華氣清景秀吾  
之所歸秋七月廿九日令德昇輩各就寢曙則以左手  
支頤而歿相傳涉世幾二百歲不知何年何人更其名  
爲希夷峽峽傍建祠塑像歷世道士主祀事每出嚮  
向人乞施予嘉靖癸丑春三月三日巡按侍御史  
畫溪一元蒞陝西垂三年得代乃携副按察使定州張  
風泉渙仁和張元洲瀚與予謁嶽廟至峽道士復出體  
骨見向與凡骨同畫溪意欲葬之予從傍贊曰掩骼埋  
骸仁政一端况先賢遺骸乎是夜夢先生謂予曰吾所

集村集

一 卷

一 十

向必戴嶽而履河蓋圖之翼日晝溪移牀於予屬葬事必得石柳且屬紀其事略予與二使君殫心竭力共圖厥成又翼日下地自朝元洞迤邐而東得先生雲臥之所即玉泉院也室中石像偃臥宛如夢中所云又稍北數步得隙地前列佳木後擁巨石左環古栢右繞清泉正與雲臺舊居相對且南仰喬嶽北俯大河其間城市村墟原隰林藪櫛比鱗次者無限真善地也但虞石如駢齒開墻為難及施奮鍾而不日訖工其內得一遺缺蓋夙構者約其廣濶正容一柳又虞石柳未易辦謀之匠匠氏曰曩為兒時見洞西有礪石一函在土壤中為水所齧而出但失其蓋眾方求之偶度院前小溪架

集村集

一 卷

一 十

知之淺者善平种放氏得其緒論謂其學明皇帝王霸之道邵雍氏得其真傳謂其人可比漢之四皓皆知先生之深者非與自昔癸丑至今乙卯予遷遼海拊循已二年而紀略始成因詳及先生之始末云

賜金園記

賜金園皆

上賜金所置園也予自嘉靖壬辰春登第至戊午夏解職歷年二十有七自縣令至拊循歷任一十有六間嘗以微勞蒙

恩加俸增秩賞幣賜貂裘嘉靖己亥冬恩賜百官貂裘在叙遷之外者蓋亦屢矣又蒙特

賜白金為次一十有三為兩二百一十有五

恩至渥矣因念猥獲無能濫叨大臣之列每欲策礪驚鈍以圖報塞其如意生而力不逮何適連歲遼海兵馬盡調入 衛虜乘虛屢犯言者論劾復蒙

聖明許令歸田

恩至渥矣乃以

上所賜金易地一區縱七丈橫十二丈即巡院行臺前予所置舊址也行臺通衢原在縣學正東故正德中盧侍御雍循此開衢直抵東城人甚便之繼而有欲市地以拓門屏者別由牛市而東又由委巷而北始達行臺不惟僻陋抑且紆迴一遇霖雨行者皆艱邇來臺前

水成池并其堂室盡傾頽矣嘉靖丙辰秋吳君循事  
欲仍舊置檄縣相度遂置移室于後而門而屏次第  
脩葺規模整肅視昔有加焉乃還前址于主取其直以  
給工費予以比鄰皆收廬乃捐

賜金贖得之又運土數千車填實其中并廬後墮地通  
創為園務尚野逸以示儉朴園成南向為門一間曰  
賜金蓋彰

君之賜而不敢隱也稍北為堂三間頗尚華美以表尊

崇福曰

湛恩上懸

誥勅賞賚遷除次數以昭榮寵葺感

集

三卷

三

君之恩而不敢忘也又念予放逐潦倒徒墮廢捐貶期  
銜結而已惟遇

朝廷喜慶於此瞻拜

闕庭虔祝

聖壽庶少罄天馬之微忱也至若抱甕以灌畦種藥以  
已疾食澹以養福習靜以引年又若與賓客過從醵咏  
歌誦太平優游

聖世以盡餘生抑何者而非

聖恩之所及哉感而致祝曷能自已吾子若孫尚相與

敬守斯罔世世感

恩世世祝

壽以續吾無窮之感無窮之祝可也因書以為記

### 重修尊經閣記

嘉靖甲子秋何侯永慶重修尊經閣成學諭俞天衢司  
訓張舜心徐炫諸生楊文禎王文炳張思元楊文祿等  
請予為記按閣本金國涿州固安縣護國仁王佛閣正  
隆間縣宰張定遠建承安初權固安事武署將軍行涿  
州新城縣丞飛騎尉兼管常平倉李成彥重修自為記  
有所謂壁璫玉瑱極雕刻之工藻井雲楣窮締構之巧  
者固傑閣也國朝正德丙寅劉侯湜以釋氏不宜通  
學宮遂割入為訓導宅嘉靖己丑楊學諭東山改為尊  
經閣自篆三字題其額歲久欄檻摧壞繪飾剥落何侯

集

三卷

古

來知吾縣首謁先聖廟見之廼令復加修治甫三旬而  
工告訖重檐疊飛丹碧炳煥因其舊仍名曰尊經閣予  
以閣之所藏不獨六經諸子百家皆在焉惟曰尊經者  
以經為重也侯之意豈不欲學者必知所重邪且今  
上加惠斯文置考課守令之法其一日興學校侯能仰  
體朝廷良法美意而重修此閣可謂知所先務矣夫  
六經之道炳如日月大明于天下茲不復贅揚姑即諸  
儒之所以序經者言之孔安國程頤之于易孔穎達蔡  
沈之于書王弼孔穎達朱熹之于詩孔穎達杜預何  
休范甯程頤胡安國之于春秋孔穎達陳澧之于禮記  
皆義理詳備學者可據為入道之階梯踐履之門戶况

六城邵子曰六經配夫春夏秋冬宜其非諸子百家所可比而同之也謂之尊者恭敬奉持夙夜匪懈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夫如是則來學於斯者寧不知其所可重而尊之哉雖然且徒尊之而已觀其文以味其言得其言以原其意庶幾無負何侯重修之意焉爾

固安縣重修廟宇記

我

朝於郡縣立學所以成賢育才子必建廟所以尊師重道甚盛典也夫何有司飾厨傳以說部使者恒多求其留意廟學者幾何人哉迨嘉靖癸亥廟學頽壞極矣適沒官者屋材罰錢甚多諸生請於當道許之何知縣求

三卷

十五

慶慨然任其事卜日肇工撤而新之中構

先師廟五間崇階遂宇朱薨碧瓦視昔改觀東西廡各五間戟門三間靈星門四楹啓聖祠三間各宦鄉賢祠各三間泮宮門一間繚以垣墉飾以金碧足以安聖靈爽士氣矣無何以遷去丙寅二月胡知縣價復脩明倫堂三間進德脩業齋各三間敬一亭三間無何又以遷去繼之者劉知縣洋適提學龐御史尚鵬謁廟謂泮池尚未即工蓋脩之於是甃以甃石架以橋梁而池成無何又以調去繼之者馮知縣子履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工告訖矣然則是役也肇事於其年之九月訖工於隆慶戊辰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而主

祠前張弘業今拜朝元典史前萬漢今胡道源皆與工之勞樂觀厥成以師道自勗則教諭前孫鉞俞天衢今胡以均訓導前王得相李聘張舜心徐炫今楊勳劉祿也廟學既成迺同諸生楊文禎張思元王梅等請予文以紀歲月予曰爾諸生瞻仰廟貌則思希聖川入學宮則思明倫務以賢才自居黼黻

皇猷鋪張治道庶無負諸君子重修廟學之意也區區科舉之習抑未為爾矣

寒村集卷第三終

寒村集

三卷

十六



寒村集卷第四

固安寒村蘇志臯德明存藁

墓誌銘

明故廖孺人楊氏墓誌銘

按狀孺人姓楊氏長沙茶陵衛楊翁某之長女生十有三歲三同年東雲廖子希顏為弟子員時以父蘭室翁命納采聘之越四年即執婦道纔三閱月而蘭室翁告逝矣遺孀母孔夫人二小弱弟暨僮僕十餘人且家日益貧孺人雖少能力替其夫不為貧所困歷三年喪歲時祭享皆不置及服闋廖子應舉楚省泛湘江涉洞庭往來資費皆以織紉供給雖極勞苦頓踣無怨對色郡博嘗堂試諸生廖子友數人咸至自鄉欲飲食之自以不能備遂歉然挾楮賴以去終留念也無何家僅午餽甚豐美廖子莫知所出歸詰之不答厥明見以復復詰之乃曰向所為飲食者蓋脫簪以易之也

卯秋廖子被鄉薦明年三月春分第夏授高安夫人赴官孺人隨侍隨察安有遠慕之友或謂即之甲午夏高安有遠慕之友或謂即之

子北上時君若大星之天壽星之壽星今若此不度為民父母忍不度乎廖子始已度得孺人言益度後竟得雨廖子喜孺人亦喜先是孺人以產邁疾尚在疾主中饋時誠其夫曰無以妾故而生憤恚恐遷怒於

墓誌銘

四卷

十

墓誌銘

四卷

二

民氏奚以堪逮秋七月病少瘥即飾以謝母夫矣其夫聞其甚不知為求訣也翼日疾復作遂奄然而逝孺人性孝敬備一衣食必先以奉母事夫舅順下慈惠門閭內外整然不亂又其嚴毅也孺人生於正德己秋九月二十有五日戌時卒於嘉靖甲午秋七月十有五日未時壽不逮德抑又無後惜哉是年冬將歸葬於茶陵之茶鄉廖子以予為同年且雅相善自狀其行請予銘之銘曰

衡山之麓湘江之湄有草葉妻有塚壙鬱溫靜之德光昭重泉崇德之典有命自天服之無數千萬斯年

明故 勅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齊公墓誌

公姓齊氏諱有字進之別號閭溪以仲子貴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其先本山東日照人世系莫詳國初抽蒞丁宦遼東大父諱參者携大母林氏來蜀孺生父斌醇篤業農至不辨權度母吳氏勤於紡績雖以助於內晚生公性和易警敏因令就學日記數言駸駸而成以貧遂廢屢備書於官凡辦公務殫厥心力如處家事然無尊卑咸以謹畏稱事二親至孝聞母病即踴躍走侍飲食或襁褓願以身代沒則歲時蒸餺飩必隕涕又廣孝以及母族養舅氏如母撫弟能不相左猶毋共飲食同好惡他出必倚門而待妹氏適高總旗



俊優饒豐贍以贍貧乏卒則助其棺衾配其子女又其  
梯以及鄉耆濟困周急不以貧沮育諸子素雖鍾愛而  
常教以義方復延明師以迪厥成故嘉靖甲午秋伯仲  
二子同舉於京闈戊戌春仲子復舉於春官乃貽書伯  
子曰汝便道赴京展拜松楸以崇孝思又貽書仲子  
曰盡忠報國無玷官箴仍擬遼東四事以資建白一曰  
復歲輸二曰嚴烽堠三曰覈馬政四曰明賞功累數百  
言皆切利害詳在仲子疏中又廣其慈卹幼字微無間  
疏戚嘗值樂歲置尊饌聚富室為壽曰里中少年游惰  
空乏則禮義將安從生吾輩盍為代耕則渠自力於畝  
畝矣賴以成立者頗眾公居常茹辛食澹絲絲累料息稍

寒村集

四卷

三

致饒裕僮僕司幹當者或肆蟲蠹以逃人勸之追則曰  
彼慕父母而去奚以追為及還復待如春酒姬煦不少  
訶譴他如比鄰欲構屋三楹基歎於材則讓基以足之  
又故友之妻寡而乏嗣積有餘貲懼夫猶子攘奪與  
公家不為愛有稱貸者納質劑或難產以償亦不為受  
人多德之丙辰春公念仲子拊循雲中日異其歸及歸  
喜甚迎而謂曰即瞑目無憾矣不聞月忽疾作逮三月  
十有五日止冠端坐終於正寢屬續初猶訓誡子孫  
僕如平時距生成化壬辰正月十有九日享年八十有  
五配陳氏封孺人夙著賢行實贊公志子男四長宗賢  
即伯子舉人雅飭文行娶司義女次宗道即仲子都御

史娶耿理女封孺人次宗春營業儒繼為鴻臚寺冠  
通事娶李銘女次宗哲以材武陞試百戶娶劉琮女孫  
男十一人長名庠生娶劉知州德芳女次石國子生娶  
都御史傅公鑰孫女繼娶臧文錦女次可娶安主事求  
清女次啓聘庠生蘇良棟女次祐聘千戶高天祐女次  
周聘庠生路高攀女次喬聘孫璋女次言聘何泰女次  
台聘國子生張鉞女餘俱幼孫女十人長適指揮王世  
勳次適庠生張元次許適庠生林旂次適庠生馬繼志  
次適指揮葉鳳儀長男滋次許適都指揮陳守節次男  
韜次許適指揮李振武長男世蕃次許適千戶賈珍長  
男佩次許適指揮郭夢吉次許適指揮韓輔長男魏將

寒村集

四卷

四

以次年春二月六日附葬于祖塋之次都憲君手狀行  
實踵亭行臺請銘按狀公行近仁壽而有後宜哉且公  
之存也華髮繡衣親見仲子敷歷中外致位三品聲績  
赫奕方隆未艾又親見諸子若孫衣冠濟濟桂芳蘭茁  
歿也聞者興嗟涕泣者灑淚亦庶幾乎生榮死哀者矣予  
既重公之行又重都憲君之請乃為之銘銘曰 於維  
封君天性近仁曰孝悌慈培本稊身仁者必壽亦復有  
後聖經賢傳斯言非謬北鎮孝廉東海汪洋高塚疊嶺  
山水之陽新塋抽陰玄堂寢曰華表千年永協于吉  
皇明諸贈右府議郎蘇公 封太恭人顯妣宋  
氏合葬墓誌銘

予顯考姓蘇氏諱子良字秉善自號湖坡其先除唐  
人國初徙固安遂為縣人相傳累世殷富至中葉而  
衰予高祖考諱貴配高祖妣焦氏生予曾祖考諱郁配  
曾祖妣鄭氏戶部主事逢陽舉人逢時族祖姑也生予  
祖考諱倫配祖妣郭氏生予顯考少巧慧從江西老儒  
習句讀知孝敬通書畫及長力田服賈家道漸振暇命  
予從師業儒為弟子員雖所甚愛終不假以辭色及聞  
親戚楊公維聰輩稱許乃解頰曰吾先世有為郡宰者  
汝能繼之可以昌吾宗矣正德中欲入資為散官都人  
以偽劄見售事覺雖得白而囊則竭矣又值歲歉因病  
廢食已屬縲族人謂予少孤恐不能卒業猶厲聲曰渠

寒村集

四卷

五

自能成立不煩爾慮也予泣以授徒啟請可否復唾予  
面曰丈夫當立身揚名奚以學究為哉徐引予手以指  
書曰棺用薄蓋惜其貧也須臾遂卒時正德十四年四  
月十六日巳時距生成化九年七月六日酉時得年僅  
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後以

朝廷推恩贈如予官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

勅曰孝友儉勤忠信原愍繼以予考績加贈朝議大

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議

制曰孝友著于家庭敬讓孚于鄉曲皆紀實也先是配  
予顯妣宋氏生不肖性質頗異予外祖考諱欽嘗為縣  
學生員有識鑒數語予外祖妣劉氏曰吾是女必以作

三子之及予甫成童顯妣即贊顯考今讀書供給不  
匱少懈則勉勵尤切逮予嘉靖十年鄉試中式第三名  
明年舉進士入官每教以仁恕廉節初封太安人  
勅曰克秉異德能濟乾剛愛而知勞遂成令子加封

太恭人

制曰柔嘉貞順祀饋恪脩課子成名克終夫志亦皆紀  
實也翟冠象服享榮養者三十餘年嘉靖四十五年正  
月十四日子時卒距生成化十七年七月九日酉時壽  
八十有六性孝慈好施與飲食衣服每分給親故無  
所吝惜予每助給之又雅敬鬼神持齋誦經縣帙製袍  
栽樹脩祠者不知凡幾予嘗幾諫不以屑意當必別有

寒村集

四卷

六

所見也臨卒抵以微疾奄然長逝如假寐然無亦積善  
之報邪子男一即志舉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從  
二品俸娶溫氏大寧中衛正千戶雄族孫女也封安  
人加封恭人女二長適崔榮次適李朋孫男六長大  
生恩生娶兵部右侍郎深州尹君嗣忠長女繼劉氏次  
廣生早卒次性生監生娶歲貢生楊君文禎第二女次  
有生儒官娶山西行太僕寺卿大興榮君愷第六女次  
林生次睿生俱業儒林生娶進士張君燭第二女睿生  
娶山東右叅議新城崔君我第三女孫女三俱適生員  
長鄭宗禮次知縣王公鴻曾孫世治次御史李公鸞曾  
孫時熙曾孫男二仕任性生子亦俱業儒仕娶王

父中長女任聘李生員樞長女本年二月二十八日  
合葬于顯考墓次以河決淤塞靡常故攸古同墳異藏  
尤湏銘以誌之追惟罔極之恩攀號莫及尚忍銘哉荒  
迷失次勉強勒石銘曰

豐樂門外維西南方相距里許華表軒昂嗟予考妣同  
墳異藏千秋萬禩潛德幽光

明故吏部觀政進士張君墓誌銘

君諱燾字子行其先隆慶州人六世祖士禮入居庸占  
籍固安其後族屬蕃衍登科第入仕籍為縣學生者餘  
二十人遂為望族焉高祖翼縣學生曾祖拱賢學訓科  
祖宗武縣學生累舉不第壽至耄而終父瀛縣學生篤  
集村集 十四卷 七

志勵行以掄選入胄監授主簿陽縣簿政不煩苛民甚  
宜之母高氏治內嚴整右副都御史澄之族姑也君生  
而穎異紹興時日記數百言且善屬對偶伯祖武昌通  
判宗德毋于賓筵面試應答如響大為縣侯長洲李公  
松輩所器重謂張氏積德宜篤生是子也弱冠補弟子  
員未幾隨侍溧陽溧陽令姜君博者辛丑進士也君從  
而受學博見其文輒歎賞曰簿有子若此其成也孰  
自是督學憲臣每校文輒居首選嘉靖己酉秋舉於鄉  
己未夏母歿喪葬如禮事繼母曾孝敬一如所生乙丑  
春登進士第觀吏部驗封司政事益練達故事部疏取  
聖裁得旨者日輪進士一人恭捧以出君每捧疏跪

不替歲時陪祀

陵寢謂為大事必齋沐乃行君別號敬所為不媿矣居  
常參決可不籌畫事務每出人意表族子戶部郎中允  
濟時有諮諏必以理為斷或與一二同志樽俎間談及  
戎務區畫咸當僉曰君異日勛業詎可量哉丙寅冬進  
士皆授官去君獨捧疏無虛日十月十有九日凌晨趨  
朝天奇寒途次疾作墜馬目瞶嚙不能語猶正冠曳履  
如恐失儀然昇歸以舍療治百方不効尚吐氣如虹發  
聲若雷雖了不可辨似恨其忠孝未殫經濟未施而齋  
志以歿也次日未時遂絕距生正德戊寅十月十有八  
日迄今十月二十日得年僅四十有九於戲哀哉配王  
集村集 十四卷 八

氏 景陵衛百戶鶴孫女子男三長尚朴縣學生娶西  
安通判劉公傑曾孫女次尚格娶大同知府段君鍊第  
二女次尚檢聘絳縣知縣牛君應龍第四女女四長適  
歲貢監生段君武長子縣學生雲鶚次適予第六子林  
生次適舉人鄭君逢時第三子國寶俱業儒次尚幼孫  
男一曾胤尚朴子將卜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葬於城  
西新阡其族兄平涼知府住第暨再從兄縣學生炳持  
臨江知府張君承敘所述狀請予銘其墓予與君兒女  
婚媾尚忍銘哉既而投淚曰君博覽羣記善辭翰負才  
慷慨有志節且性剛直容貌貌言論毅然不可犯又立身  
揚名以顯父母丈夫能事蓋亦畢矣但天不假年未究

厥施無亦造物者靳惜靈秀不欲掀揭於世邪抑或正氣蓬勃充塞宇宙當與天壤俱敝不但屬之胤嗣而已也若君者雖未壽期順躋通顯世不可無傳乃不揣荒陋而為之銘銘曰

君之行節也孝友睦姻剛介端方君之才力也負艱任重猷壯策長君之威儀也褒衣博帶雅飭矜莊君之辭翰也銀鈎鐵畫繪句締章君之似續也宏材淑德玉茁蘭芳君之薨結也天長地久抑志埋光君之遨遊也馳車羽蓋洪覆大荒君之宅兆也茂林沃壤閼室玄堂君之誌銘也信今傳後愈遠彌彰

明勅封戶部福建司主事王公墓誌銘

寒村集

四卷

九

按狀公姓王氏諱珪字國瑞別號琅邪山人其先順天府大城縣人五世祖思忠徙居河間府寧津縣遂為寧津人思忠生福茂福茂生簡任直隸上海縣丞父且有令聞簡生憲為一鄉善人憲生珪山東齊河縣學訓導歷九年人士至今稱之錦生子男五人公最少而孤獨與母某氏同爨貧不能授師奮然以古先哲為法見其嘉言善行輒書諸壁久而不替也又苦志不避寒暑即不溫飽不以屑意讀書務解大意不泥訓詁總角時學即垂成及為諸生大有聲譽督學憲臣每試輒加稱賞且屬厚望焉縣侯雲夢熊公某名進士也尤敬重之竟累舉不第卒業成均得友天下之善士益砥礪行節

非其義也一介不取一事不為又恒自點檢身心必可對人言者而後為之也居然為一鄉之善士矣及銓授陝西都司都事蓋開官也公欲不往宗族強之行至僅兩閱月歎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奚以仕為況食萍干事吾心弗安遂乞歸諸當道留之甚切不顧也嘉靖甲子以家嗣君貴封戶部福建司主事亦可償其夙願矣公事母三十年衣食甚豐而自奉則甚歉也及歿哀毀踰禮雖不克厚葬而喪具俱備構屋于墓後蔬圃讀書其中如廬墓然其孝有如此者處兄弟敬且和遇族人無疏戚有貧乏者輒庇之其弟有如此者教諸子甚嚴無敢有私藏異爨者而義方之教又諄切不已故

寒村集

四卷

十

冢嗣君嘉靖丙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第皆過庭之訓所致也愛而知勞其慈有如此者其于里閭之人和而不群有善即稱之有不善即絕之一如待已之子弟弗悛弗已也故人無少長咸敬憚之其處鄉有如此者居常儉素每筵客設具必豐潔又惡苟且自飲食起居以至器物安置各有常度迨疾革猶然其居家有如此者性嗜讀書年踰古稀手不釋卷且耽詩著作頗富已刻有西遊隨筆覽陟雜興琅邪翁小集又時歌詠以適性靈著有琅邪樂府性雖愛飲微醺即止獨喜澹薄靜定讀書課子之外惟種藥畜鶴以怡心目一涉塵囂即拂然不悅河東王公與齡每稱其有淵明之風非溢美也

家嗣君自主事歷陞本部郎中山西平陽府知府山東  
按察司副使兵備霸州公皆貽書教之尋蒙嗣君解官  
歸公但曰汝居官皆無忝官箴茲特以直轄九爾了  
無纖毫介意其樂天知命又如此者此皆公之大凡也  
其詳不能殫述配張氏婦儀母則咸可取法雖本慈順  
要之刑于之化有不可泯者亦以子貴 封太安人子  
男五人長良貴即家嗣君娶錦衣百戶潘侯元第幾女  
封安人次良材典儀官娶白氏次良士生員娶段氏早  
卒次良器生員娶辛氏次良史早卒次四人長適省祭  
官郭果次適監生孟希醇次適監生劉可行次適按察  
使景州馮公時雨第三子儒士中養孫男七人長承易  
娶楊氏次承生娶知縣尚君四津第幾女次承祖  
次承禮聘父故城陳君桂第幾女早卒次承芳聘進  
士張君一第幾女次承詩次某名女六人長適主簿  
楊君一蘭第二子生員惟淳次許聘審理尚君四潤長  
子友伊次許聘都御史海豐谷公中虛第二子承胤餘  
與曾孫男一俱幼公生于弘治九年二月十七日戌時  
卒于隆慶元年九月十九日丑時得年七十有二於歲  
仁者必壽信哉卜以次年三月某日葬公于南塋之新  
阡家嗣君自狀行實求銘其墓予昔經畧廬門諸關  
暨附循遼海家嗣君適兩理邊餉食足兵強既已託庇  
及縮兵餉予復託保障其可以不文辭乃為之銘銘曰

東環渤海西峙太行中有沃壤王公所藏所藏維何  
德幽光宅兆安妥子孫榮昌千秋萬福不替景嘗  
解

### 寒村解

嘉靖己丑冬十有二月有客泮關之賢聲飲羶羶之  
厚味衣狐貉之輕裘居高邃之麗宇久而厭之語其僕  
曰聞都城之南百里許有所謂寒村者其風景幽野其  
門巷靜僻可以滌煩襟可以却世慮曷往訪之其僕欣  
然相從携雉尾琴負古錦囊布袍草履晨起戒裝于時  
黃鍾應候萬象歸藏朔吹嚴凝初日滄涼凜乎其不可  
當也僕曰寒村之寒如此乎客曰想當然爾頃之陰雲

### 寒村集

四卷

主

駭空雪墮金風勁日慘鳥獸鳴呼益凜乎其不可當  
也僕曰夫村之寒如此乎客曰相當然爾及其入拱極  
之崇閣澄清之綽楔瞻望衡門水霜隰地夕炊之煙  
柴關門各語其僕曰此得無寒村邪問之果然排戶  
而入寒氣逼人歷賢已之軒突其基經駭賀之亭議人  
主人聞而出也敝冠無綢破履無齒東腰無帶繼  
袍無客主相視噤不能語主人肅客共坐蒲團煮茶  
瀟之粥汲清冷之泉烹雲脚之茗藝鵲尾之煙飲食既  
輟主人氣舒手和倒囊出琴鼓陽春之雅曲談上古之  
玄言客曰主人之寒如村村之寒如水無亦不堪乎主  
人曰陽氣動躍化而委隨火之熱也鮮不同之其始也

令人目赤面赭其繼也令人焦頭爛額下灼腎腸上連  
肝膈孰與寒乎孰與寒乎不有冬寒暑有春溫順時保  
齋庶延其生僕喜而笑客喜而歌主人倚歌彈琴彼已  
洽和蓋不知其寒之為寒也

北岡說

秋官尚書郎燕人范大夫箕葬其先大父而下於郿城  
之北其地龍砂蜿蜒勢如山岡因自號曰北岡一以廣  
孝一以寄志始未有為之說者秋官上士同郡蘇子曰  
北伏也岡山脊也大夫取以為號無亦不背本乎夫二  
氣細縕始而伏伏極而洩也乾旋地軸凝結成山其脉  
寒村集 十四卷 三

絡牽制皆自北而走南故崑崙崑崙高廣又當北極之樞  
其次若恒若華若岱若衡又其次若天台若鴈蕩若匡  
廬若武夷雖各雄峙方輿而廻旋環抱之意不限江河  
以孔穴相通不能背也大夫之號其始達此義乎所謂  
一以廣孝非與蘇子曰天山含澤布氣以調五神以育  
群物有似夫仁人志士故曰宣也產也而岡寔與焉大  
夫以才進士歷典名郡縣其功用頗同今其志尚未已  
已所謂一以寄志非與蘇子曰北陰也刑亦陰也氣之  
始為核也激盪而峭拔蓬勃而彌衍雅岡為得中用刑  
而以中固亦北岡之餘義也大夫為刑官優為廣其說  
如此

跋畫數則

跋牧民忠告後

近士大夫相贈答多以書復以古文字板本為佳至搜  
羅秦漢模擬篆隸無已也予嘉靖壬辰夏六月得授劉  
陽令謂此畫言近用實可以傳也乃刻之不獨取以自  
勉且以忠告世之牧民者不知貴遠賤近向聲背實者  
殆將以為如何

跋館人金壁後

嘉靖庚戌冬予為整飭山西鴈門等關兵備副使適  
偶于忻州南郵亭中邂逅一故人因書長相思一闕于  
壁次年辛亥春予陞陝西左叅政之任館人惡其汚壁  
寒村集 十四卷 一

也以聖塗其上越二年癸丑夏予復陞山西按察使館  
人懼甚自以已意模寫亭上風神氣骨十失八九亦不  
笑也予今又陞遼東巡撫都御史將之任矣安知館人  
不復以聖塗其上邪於戲屈伸幻化天壤且然而況于  
此乎不足較也

跋

駁王介甫為諸生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欲摧甲光向日金  
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  
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携玉龍為  
君死宋王安石謂其言不相副方惡雲如此安得耀



之甲光也予以詩書其詎知其時非黑雲壓城而甲  
光為旁日所射邪嘗記一聯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  
無晴還有晴足為長言解嘲矣

駁謝疊山

唐劉禹錫楊柳枝詞云楊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  
勝春晚來風起處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宋謝枋得解  
曰楊帝荒淫不君國亡身喪行宮外殘柳數株條條柔  
弱如不勝春風之搖蕩柳花如雪飛入宮牆似若羞見  
時人者隋之臣子仕唐曾不曰國亡主滅分任其咎楊  
陽然無羞惡心觀柳花亦可愧矣予按疊山此解足以  
示戒後世忘君事讎者竊恐夢得末句之意不如是之  
寒村集 四卷 一主

四言

題自畫吾祖母郭小像為諸生時作

維祖母壽八十有四仰瞻德容永言孝思

自慰歸田時作

重惟薄劣又荷 恩庥諸福駢集更復何求對花飲酒

望月登樓聞喜勿喜聞憂勿憂攝生安命度此春秋

書抱罕集後

予謫守河州踰年蕃漢頗寧簿書日益稀少乃稍稍拉  
弄筆研雜詠得句如曰風急秋容澹高槐落葉多曰武  
陵相見日丘壑澹春煙曰寒江近晚潮清砧入秋響曰  
風葉送秋聲霜鴻披夜色曰狂風吹亂牕前雨遷客驚  
還夢裏家曰枕畔已酣蕉鹿夢塞上空飛風雨魂多不  
能成章成則於體裁音節意興多不能兼得今集中所  
載俱可考見不知大雅君子以為如何

蘇州李樹瞻為張濬李孫李福鈞周雕造

寒村集卷第四終

寒村集

四卷

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從二品休

仕寒村蘇公暨配蔡人溫氏合葬墓誌銘

隆慶己巳夏六月三日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蘇公卒感長胤光祿典簿大生持自為狀泣請予銘曰此先君遺命也予與公同鄉且仕同朝政事文學素所推重銘奚可辭按狀公諱志學字德明別號寒村又號岷峨山人其先直隸延慶州人國初徙順天之固安縣遂為固安人高祖貴娶焦氏曾祖郁娶鄭氏祖倫娶郭氏俱潛德弗耀考子良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山西布政司右叅議娶宋氏累封太恭人生公幼穎異因多疾廢學及弱冠始奮志舉子業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冠多

寒村集

附卷

士督學諸公咸器異之嘉靖辛卯領順天鄉薦第三人明年壬辰登進士第授湖廣總督令均後省費植良柳梗毀淫祠崇正祀興利裕官有廢俱舉觀風使交薦之甲午以才堪治繁調江西進賢令政行教舉一如瀏陽而治聲益振乙未銓曹以急缺風憲徵至部又以催糧不及額格不得與選諫職丙申晉刑部主事己亥晉本部員外郎秋晉郎中斷獄明允不避權要庚子晉廣西兵備僉事禁奸鬼應兵屯脩舉洗冤掩骼惠澤流洽又以修呂梁洪閘壩當道疏薦晉俸一級癸卯晉分守宣府右叅議東政賢聲屢騰薦廣人寇斬獲首級奏功蒙上恩文臣武功銀牌一面晉官一級丁未晉道

寒村集

附卷

關丘備副使以宣府督餉事左遷知河州賑饑正俗氏用感化已酉晉涇州兵備僉事靖亂救荒地方底寧庚戌九卿科道會薦晉鴈門等關兵備副使練兵振武烽火滅息辛亥晉陝西左叅政督理糧儲軍需充足流移復業癸丑晉山西按察使法紀肅清豪右欽近秋晉右布政節縮浮費剔除宿蠹申寅吏部會推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督理軍務丁巳三載考績晉右副都御史在遼五年調度兵馬區畫糧餉築浚城池創造器械建立墩臺賑濟饑饉當罰明信寬嚴適中是年秋生擒大虜頭目晉俸一級戊午大報捷首廕一子入監讀書外招降夷人阿卜戶等七百有奇又招回鄉人口周樂等一千六百有奇詳載奏議自參議以至巡撫屢有邊功蒙恩賞賚詳載恩榮錄是年夏謝政歸田明農課子閉戶著書絕迹公門不預宴會隆慶丁卯奉詔致仕巡撫耿公隨卿巡按郝公杰會薦有才負經綸學淹書史剛方正大耻依阿以徇人峻潔薦隅甘澹泊以明志謀猷益壯于疇昔矍鑠不殊于少年等語人方望其復起益展宏猷茂建偉績乃遽疾告終大用弗竟惜哉卒之前一歲雖患足瘍猶手不釋卷森華遺命諸子敦行勉學以繼家聲無一亂語可謂得正而斃矣公孝親友弟出自天性敦族睦鄰始終不怠家規嚴肅內外斬斬雲氣剛直正言無避又志甘儉素隱顯

一政文能翰英遠茅文綺布編為卷藉視世之修廢  
紛華漠如也所著有益知錄三十卷皆禦寇平倭洽河  
彌盜等策咸當今要務其用世之志不以老衰困沮如  
此固振古之豪傑哉又有創脩固安縣志寒村集巡撫  
奏議戰守圖法譯語恒言畫跋各若干卷又樂育人材  
從遊之士登名著績為時聞人者先後相望焉娶溫氏  
累封恭人大寧中衛正千戶雄族孫女也生有異徵人  
占必貴幼婉淑寡言及歸公恪執婦道老事舅姑晨昏  
匪懈和睦姻族人無間言撫育庶子無異已出凡公自  
為學以至登仕得以尊力所業無內顧憂恭人相助之  
功也卒享榮名遐壽可以觀純淑矣先公六月卒距公  
寒村集 一附卷 三  
生于弘治丁巳十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三恭人  
于弘治癸丑十月二十三日卒于隆慶己巳正月二十  
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側室二俱張氏子男六長即與簿  
君娶兵部右侍郎尹公嗣忠長女贈孺人繼劉氏封孺  
人次廣生早卒次性生太學生娶臨朐府教授楊公文  
禎第二女次有生儒官娶山西行太僕寺卿榮公愷第  
六女次林生庠生娶進士張公燾第二女次廣生庠生  
娶山東右參議崔公義第三女大生廣生性生恭人出  
有生廣生張出林生次張出女三俱恭人出長適庠生  
鄭宗禮次適知縣王公鴻曾孫庠生世治次適御史李  
公鸞曾孫庠生時熙孫男二  
俱性生出業儒

萬里娶鄉進士王君允中長女繼娶庠生傅君永貴長  
女萬邦娶庠生李君樞長女夫以公之子姓既多且賢  
則紹芳濟美益大以煥者可前知也而天道之祐善人  
其在茲哉大生等卜以是年九月三日葬于縣豐樂門  
外西南里許啓恭人窆合焉銘曰  
奕奕蘇宗篤生哲人允文允武為王蓋臣樹庸遼海望  
重朝紳大用弗克令譽常新有泚一人邈焉良匹聯德  
于官令終于室赫赫龍章徽音載悉偕老同歸全禮  
罕軼松阡鬱鬱雙璧收藏受塊斯域孕靈發祥驚翔虎  
變後其大昌玄堂勒銘世德用章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致仕前翰林  
院庶吉士上黨郭秉聰撰  
翰林院庶吉士 詳  
文章天地之精華也  
一四

寒村集序

文章天地之精華也詩天地之音竅也文章以理爲主詩非理也天地自然之音竅也音竅者何調是已古調亡於唐唐調茂鬱鴻朗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然猶可被金石備歌舞至宋而豈惟古調亡唐調亦亡唐調亡天下遂無詩矣何也蓋宋人認理好作理語認理以爲文

寒村集

後序

則是認理以爲詩則非文章燦然而成炳烈後人詩則吟咏歌舞突然而發山谷江湖之民亦皆能謠曲歌響故諸侯貢詩行人採風仲尼正衛季札觀魯皆出民間然則民在山谷江湖中亦能多讀書認道理談性命邪宋人之文多勦說性命而詩全不知調全不知音竅蓋以事理性氣組織爲詩而音節不響自

外至而以心爲之者也而不知哀者懷者怨者歎者變而爲風者刺者憂者懼者發而爲柔澹者沉着者雄渾者蘊藉者自內出而以情爲之者也譬諸鴻鴈之在天唳唳然秋矣雖離然春矣感於春而春聲作感於秋而秋聲作宋人之詩唳唳自唳唳非感乎秋也雖離自離雖非感乎春也我

寒村集

後序

皇明興文立教弘治正德間關西得一人李獻吉中州得一人何仲默吳下得一人徐昌穀皆馳精文章昭合唐調其高者猶能振復古調標能擅美獨映當時矣數歲遊京邸每覽風騷而歎無嗣響空惜聲音而誰爲絕唱臨清謝榛茂秦輩三數人者艷發情變甚可攀援古人僕無緣以邊才補環慶自謂寂寥終無

性情雖有作亦是斷練閱月而成及僕  
陞山東副使兵備密雲道經石州張少  
司馬公家得覩固安蘇拊循公在遼海  
時所刊斯集始讀定羗驛諸作不信其  
爲今人也嘆曰古調亡於唐唐調亡於  
宋古唐調興於

明興古唐調盛於公矣公弱冠能詩文  
皆類秦漢不作秀才語詩祖風騷宗漢

集序

後序

三

魏尤長於賦賦紀行等篇可等長揚上  
林諸作詩二卷文二卷巡撫奏議十八  
卷譯語畫跋恒言各一卷餘皆藏之篋  
中獨斯集得傳刻因得於少司馬家僕  
嘗知慶陽昔於公爲屬吏故贅數言於  
後 嘉靖丁巳秋奉

勅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  
鄉晚學生天津汪來謹序



寒邨集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蘇志皋撰志皋字德明別號寒邨固安人嘉靖  
壬辰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此集凡詩二卷雜文二  
卷有汪來後序稱其尚有巡撫奏議十八卷譯語  
畫跋恒言各一卷今並不傳

期齋呂先生集十四卷

〔明〕呂本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鄭雲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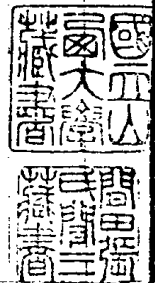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期齋集十

四卷》提要

論奏雖所遺僅不幾存然徂上非後世  
可及降是而推考其近伯者東京之後  
鮮覲已唐一代文章彌焯偉然自武德  
以逮貞觀尚仍六朝之衰習及後稍變  
近古相臣崛起其時始各施著所能長  
故詩美二張文最權李潤色鴻業抑庶  
幾上世雅馴之遺焉至兼其美於文與  
詩猶然或病其難能豈非材品性識之

期齋集序



相局有未易以迄全也與繇宋歷今數  
百歲相臣之克臻極斯軌殆可類鏡矣  
肆我少傅期齋先生呂公獨擅茲盛於  
右文之朝其文與詩既殊絕先今之作  
者蓋林品性識蹕然軼出於名位功業  
之表其能兼管賢所難獲宜近世所不  
多見邇公少邃經學微詞奧義每自得  
往聖心傳之密要士遠近爭師事之未

期齋集序

壯登進士遂簡祕垣陟官署晉位成均  
疊上益克其詣造菁華麗藻傾豔四方  
大篇長什詠誦多士駿問上達遂茂被  
肅皇帝之特知繇大司成入賞綸閣寵  
數曄盛一時莫可倫比公自念業以文  
學致通顯非殫精闡述無以副上休遇  
於是綜統百家聿弘揆製憲章六義大  
宅風雅七政幹璿璣之運五文施粉米

之章勲華所紀寅亮斯毗喜起時賡  
康實協匪徒鋪一代之閎休紹往哲之  
高躅而已臺自偕計吏即牽綴公游從  
之末瞻其風神儀觀已得所為矚然超  
凌於世垢者蓋迺方阻逝而心恒嚮往  
之暨濫籍中祕日侍公承明著作之庭  
則辱投謚益深最後叨陪掄士之任奉  
公朝夕彌浹清論議出入相取鬻及古

期齋集序

今事變之更涉色授神與若忘賢不肖  
之不同量也蓋飲公之和望矣所恨未  
盡讀公平生所著裁自快愜也迨公宅  
憂謝相事臺岳遂畱滯南省咻於讒吻  
擯歸公之鄉既遠不能時通訊典記  
頃緣簡書趣召勉出竢罪未幾丐疾  
獲請稅車武林之館得觀公家嗣調甫  
君因出所梓公集以示則夙管所未卒

業者一披帙爛然矣調甫遂屬要為序  
嗟乎公之文盛已豈臺閣所能論次  
之哉抑嘗聞海內君子稱公之詩古意  
泔澹多曲江簡遠之趣而句律錯出開  
元大曆間有洛陽謫後之工所未及殆  
決七二韋之雅則乎其敘述則斟酌天  
水縝確而不失之踈籌議則馳驟趙魏  
俊拔而不流於綴公孫貢匡所陳議未

勸書集序

足述議其談備焉可不謂才妙神斤意  
融心匠文與詩既凌駕古之名世者歷  
選

明後先元臣自西昌長沙而次未睹兼  
長并美伯公之斐然不竭者也雖然抑  
竊有概於中矣公弼亮多年所持侶曲  
江之正而其識則過洛陽所施類趙郡  
之達而其度則包天水彼數君子在當

時雖志不必皆行然已各效所施用公  
佐

明聖不世出之主得時宜非諸賢可望  
而誠政中年無以卒竟其入告之猷蓋  
是時

上數問公乃忌媚者擠之曾不遺力使  
公曠然抱弘業天下不大蒙其渥澤蓋  
臺手公之文感疇咨所歷記撫卷望屢

勸書集序

廢讀則是棄覽傳既衆將無同愚之耿  
懷慨然如不能自釋矣乎繼自今有企  
公之風者臺知不獨歎其詩与文謂足  
當一代之鉅宗而已必且因是以得其  
深焉庶幾其可論公之世耶夫不推公  
志業所蓄存而但侈其文與詩之美盛  
固未足為知公者也

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冬十一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前兩京國子祭酒 太子少詹事  
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同修  
國史 會典兼理  
誥敕永新尹臺拜手撰



期齋集序

六

師相期齋先生集序

自穆叔示立言之徵而世多脩辭之士咸  
思摘藻揆天敷華緯國非乎而副墨是  
已然曷臣玉振高步蘭臺之上殆有進於  
是者若臯陶陳謨弼諧載歌賡起虞廷  
肇聞之矣阿衡樂道詎忘昭訓公旦多才  
猶思警逸言之不可已也如是漢唐而下  
斯藝彌盛枚馬競秀未漸台階燕許擅  
宗卒陟相位過不過也然不列於文苑者  
蓋尚德右功抑又其次矣明興

期齋集序

高帝草創而劉宋文章聿顯

成祖靖難之餘

章皇續服之哉始也弘文典學雖三楊協

贊而太和之著作尤多

憲孝之朝海宇寧謐長沙開閣中外嚮  
風將潤色鴻猷化成天下焉

世宗代來稍反商政稽古禮文銳情經術  
侍讌登歌從遊第頌漢會栢梁唐幸驪  
山曷足侈焉時則姚江呂公誕神嶽峻  
挺瑞星精敷教辟靡超躋政府羨齒黑  
頭孫去聲膚赤舄師錫攸屬

聖眷特隆賜對清閒都俞相得由是主  
試北畿再典南宮崇雅黜浮文之見於  
藻鑒者精焉簡攝宰職進退百官舉直

期齋集序

九

錯枉文之見於銓筦者覈焉驕虜侵擾於  
西陲倭夷跳梁於東海公運厥籌洞見  
萬里虜既納欵夷亦即序文之見於樽  
俎者審焉上方躬脩玄默謁欵崇祠受  
釐宣室德馨裡薦匪文罔告天庥閨澤  
嘉生靈貺靡瑞不臻朱穎黃縻之產玄鹿  
白兔之馴匪文弗彰公承旨綴草食時為  
工應制攄辭昧爽爰獻疑若宿構曾莫

加點廼知留侯儒雅愛軼乎蕭曹燕公才  
華俛視乎璟曜公廼畫叅萬幾夜研六  
義入掌三事出綜群書故能深造若此  
失慈隕越得告端歸遂於東山之暇檢北  
堂之鈔彙次成編勒詩四卷文十卷題曰  
期齋呂先生集蓋至是始釐氏於樹下復  
姓於渭濱號亦更焉門人鄭君雲鑒督  
學浙省因與郡邑大夫校梓以傳令子

期齋集序

十

祠部君元早承鯉對擅美鳳毛以余司  
直兄與相公有同年之誼余在南曹亦廁  
班聯之末乃屬為序余小子稽首讓者三  
曰嗟乎瓊弁玉纓加以瓦礫觀者哂焉謂  
自忘其醜也泰山喬嶽裨以土壤望者  
唾焉謂其不知量也然申命弗已迴環捧  
誦春容大篇兼善諸體矧言皆經綸關  
乎治亂語非雕篆徒玩景光展乎四序

之陽春九州之咸洛也昔任昉叙王儉之  
集歎其神用遞為心極梁蕭序李泌  
之集謂疎通以該理閎麗而合雅以公  
準之瞠乎其後哉

萬曆乙亥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南京吏部司勳大夫吳郡

皇甫訪頓首謹撰



期齋集序

上

期齋呂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瑞竹

瑞蓮

瑞芝

送少巖下第南歸四首

夏日雨過稍涼獨往泉樂園

莫山人春間別去忽復枉顧惠我新詩

期齋集目錄

喜而有作

七言古詩

仙珠薦喜應制

清源俊會

五洪並壽

題畫

五言律詩

立春前瑞雪應制二首

聖節應制三首

瑞鶴應制三首

使汴書簡中丞卷

思椿

登樓二首

送陳知州自歸德調巴州

送翁半山

陳見吾招飲滄州南川樓二首

靈谷二首

歷田

期齋集目錄

二

戊戌中秋濟寧舟中對月是日得三兒

秋夜夢中作

送趙龍巖二首

遊虎丘二首

元宵

送劉春岡二首

送劉司訓

送王叔程

懷梅亭孫二丈代簡

偶和張龍湖少宰韻

感雲

華鴻山學士招飲鳳凰臺

張水南座主招飲西山道院途中得佳

句相促因踵遲字韻

過東麓亭

鳳凰臺侍張水南座主遊覽

盆中紫牡丹開偶成口號

憑虛閣餞張旼江尚賓

期齋集目錄

三

題雙萱圖因壽韓貞齋侍御乃堂八十

送王助教通判大理

送李助教通判南昌

送孤鶴與白洛源

趙西津宅賞牡丹

秋分後盆梅忽開

詠菜花

送馬西玄少宗伯北上

感江

仲竹

送張懋學貳尹赴上海

送傅節卿宰歸善

贈周子良金

送徐汝登判官赴和州

送謝君赴任沐川

送內弟夏惟中赴任團風

送柴希經憲赴山西

送陳章甫貳尹赴南海

大期齋集目錄

四

同少湖徐公過東湖陸公西第二首

送周益卿兵馬之南都

送張君赴任龍川

送王濟卿擢揚州通判

送王辰卿赴遼東都閫幕

送謝檢校赴常州

送盧貳尹赴廣昌

送張知事赴建寧

夢中至一軒前見竹林有主人乞予

詩兼言壽意

送許稚幹中舍奉使侍乃尊便歸

送朱鴻臚給假還浙

送洪山人

題王坡

贈東浦

送方居敬主簿致仕

送夏汝準內姪赴任深滬

送魏貞甫光祿北上二首

大期齋集目錄

五

客有送予虎丘京置諸園池島中二首

六月十九日往永樂園期魏山人景岐

不至湯興三首

久旱秋前夜雨喜而有作

送朱教官寒江別意冊

正月廿四日衆樂園聽莫山人談詩席

上贈之

薄暮復登山上樓

次宋觀察韻

是夜復過舍觀燈次莫山人韻

送孫鴻臚北上二首

送孫進士北上

仲春六日邀楊山人秘園諸君賞玉蘭

適添一孫有作

三月三日魏貞甫招賞牡丹

初夏孫文器携尊過向日軒賞芍藥

孫文器携尊避暑衆樂園

六月廿九夜雨喜而有作

期齋集目錄

六

送二泉姪赴京謁選

送莫山人上京二首

七月廿日避暑郊園寫懷二首

訪陳少野因過海樵山亭

邵越湖招賞寶珠山茶

五言排律

賀朱太傅乃弟簪菴都督得子

期齋集目錄

七

卷之二

七言律詩

瑞雪應制

上元嘉慶應制三首

送劉君掌教萬年

送楊子貞下第南還

書懷和錢南郭栢鄉道中韻

途中懷同館諸公

登汴城應魁樓二首

期齋集目錄

八

題贊治堂和顧未齋公韻二首

題畫

壽謝右溪母太安人

爲王半雲二瑞作

九日邵園四首和夏桂洲公韻

壽陸洋山尊翁

贈范生

送胡助教陞鎮江通判

送聞石塘太宰六年考滿北上

送錢桐溪大司徒考滿北上

賀楊古崖給諫封父母

送歐石岡少宰北上

送湯學正陞順慶通判

送陳宅平給諫擢湖廣叅議

送楊古崖給諫擢湖廣僉憲

送蔣學正擢通判致仕

題松鶴圖壽徐東園

送李愚谷太僕卿北上

期齋集目錄

九

題鶴菴卷

送戴龍山中丞蜀中採木

送王賓雲

送費鍾石改少司馬

賀白洛源生子

挽袁孺人

詠雪屏

詠月溪

送詹角山巡撫甘肅



桃源舟中夢登高閣有仙女數人款予

甚洽因乞雪梅之作予應聲賦之

考滿南歸呂梁洪逢元日

送胡鹿崖知廉州

壽滕西江八十

送胡助教陞通判赴蜀

和張甬川公新脩池亭扶持慈闈之作

二首

壽奚學山乃尊敬齋

期齋集目錄

十

送王相山湖廣提學

徐生應榜卒業告歸賦此送之

送敖平之掌教蕪湖

送余君赴吉安通判

送黃君赴崖州判官

送嚴君宰青陽

送張君宰華亭

送王梓沙赴延平通判

飲余子樓

送游可齋乃尊宰睢陽

送曹進士繩之便差省覲

送王岱麓山西提學

徐進士可繩奉使便道省覲因寄壽南

澗公

賀陳太宜人蔡榮壽

送王知事赴岳州

送馮大尹任東阿

送吳觀心知裕州

期齋集目錄

十一

贈高小山長史

送冒貢士宰興業

送袁元峯使詹藩和元峯韻

送袁水部奉使便道省覲次韻二首

詠柳亭

彭義詩

贈王中舍南還

壽丁忍菴

輓丁忍菴

壽嚴介谿翁七十

吳少巖考最南還

贈顧惠巖乃弟

送謝古源赴來安幕

壽范東明乃尊西疇乃堂王太淑人

送顧惠齋尚書

贈李柳湖

寄壽蔣太守乃尊璞山

送吳中里僉憲湖廣

六齋集目錄

十三

送謝松麓赴任武定州判

送中翰吳惟登南還名羸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盧後屏年兄巡撫南贛

送大司徒王端溪之留都

送吾越守沈江村擢湖廣憲副

壽游可齋年兄父母

送白洛川太守赴黔

壽程竹坡八十

贈李陶山入覲再赴開州

六齋集目錄

十三

送黃冶山宰麻城

送太司成閻又泉年兄赴南廡

送潘生少承還順德

送孫子源進士輸儲宣大

送李于翔任大明節推

送王槐野宮諭視篆留院

送王稚川司業赴南廡

壽孫伯泉都督七十

題西湖小景

送張給諫謫內黃丞

送東寧伯焦湖坡鎮守湖廣

送杜給諫開西冊封

送馬給諫冊封藩藩

送吾姚談司訓

送少司寇廬後屏年兄赴留都

送呂太史豫所奉詔送親還鄉

送凌進士奉使晉藩

寄壽張南遶八十

期齋集目錄

十四

吳南溪南歸適屆七秩賦此送之并以

爲壽

送黃望山掌教豐城

送吳鳴贊還南都

送鄒道南南還

送孟歷山知亳州

送趙方泉道長赴留都刷卷

送劉德純道長巡按山東

壽顧母杜太孺人九十

送少宗伯康礪峰赴留都

贈徐給諫歸壽母太孺人七十

送周縝菴同年赴任留都地官

贈陳宜峰巡按雲南便道壽母

送姜節之太史冊封楚藩

費仰湖尚寶今仲秋五十適奉使便道

省覲賦此贈之

送少宰學士松谿程公改官留都

送張都諫擢四川大叅便道省覲

期齋集目錄

十五

寄贈郡伯郭君治汀州

送徐五台巡按江西

憶謝留翁老師兼言懷

賀張鳴臚得子

送憲長周木涇年兄赴蜀

賀嚴介谿公一品六考二首

送大宗伯孫季泉公赴留都

寄賀大司馬王思質公榮壽

贈沈見龍榮壽南還

賀王川周公闕下受封

送袁少叅赴廣東

送張內山儀制擢湖廣督學

壽太司空敬菴鄭公八十

送光祿卿沃洲宗弟赴留都

送謝圖南赴兩淮運判

送胡劍西侍讀歸壽父母並七十

送陸二尹赴吳江

送彭伯穎赴浙藩幕

期齋集目錄

十六

送管兩峰侯門教讀南還

送內弟夏蘭塘醫官奉差南還

送徐尚寶馳驛還鄉祭掃

送徐給諫侍養南還

寄鄉東郭祭酒因以爲壽

送姜鳳阿太史擢督學四川

送萬通政南還省觀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送邑侯周伯谷擢兵部主事

送林南嵩座主兼預祝明年壽

賀秦文宗虹州

送張子歸樂清

寄座主林南嵩運長

壽張苓泉鴻臚六十

壽費二竹九十

期齋集目錄

十七

壽王仲山年兄

城西別業湯興二首

石假山新成二首

初夏賞芍藥二首

赴新昌宿上虞舟中便懷家園

風雨江行甚難因書所見

赴新昌訪大司馬沃洲弟曹娥江中言

情二首

詠山池同心蓮二首

送蔡雙南方伯入覲

閏六月初十日避暑西園二首

久旱得雨又澇傷禾寫懷二首

新秋雨霽同諸公泛舟江上二首

孫上林宅集社友亦逮予以首倡以紀

其盛

送丘醫官還楚

送汪山人兼懷金太史

和鄒道南飲二四弟觀峭壁晡景二首

贈齊集目錄

廿八

七月十三諸公携樽試元兒新舡于江

上

七月既望邀諸公泛舟江上

寄贈石阡王節推考績北上

九日同諸公登龍山次楊山人韻二首

挽王思質總督

題朱教官借閑亭

賀鄧玉洲明府封父

龍山觀雪二首

宋觀察承山姜同卿對陽招飲次承山

韻

春後五日攀玉洲明府

時楊山人在坐

元夕孫上林啓會請玉洲明府主席

仲春對明弟自新昌來聞昨有王蘭之

賞即投我以詩次韻

大觀樓爲徐子紹心賦

贈樂清胡大尹湛臺

送邑侯鄧玉洲應召

贈齊集目錄

廿九

送諸暨令梁石渠應召

送杭守吳非菴擢江西憲副

黃毅所司理赴孫上林社會予以病不

與澇賦柬毅所

旱甚六月廿九夜大雨喜而有作

方子遠來治小女疾疾愈言還作此送

之

題風木遐思卷爲李月渠作

題海華畫卷

履端立春次韻二首

六月朔日爲賤生之辰飲于竹亭次韻

七夕季弟郭外池亭燕集

送熊別駕擢守姚州

題麓池卷

壽姜郡博母九十

壽張內山學憲六十

壽師相存齋徐公七十

九日雨阻龍山之興登南城南明樓

期齋集目錄

二十

十日又登南明樓

雙萱並茂

夏日王龍溪駕邵姜對陽李過齋二太

僕枉顧西園草堂留酌漫賦

重陽後五日親友相期過陳上舍安甫

宅賞菊

數日前曾過陳安甫宅賞菊茲承招次

前韻謝之

壽黃望山七十

延光

逢辰

壽孫一峰七十

邵梅邨侍御廬墓產芝

楊一中乃祖入名宦祠

貞節詩爲劉主簿五崖乃堂作

正月廿五日張龍峰茅石陵楊望龍王

槐江魏新渠過衆樂園看花

九日冒雨同邵越湖諸公登龍山二首

期齋集目錄

廿二

寄賀西屏殿下脣誕

鈇竹詩爲馬主簿賦

乙亥七夕又處暑邀客小集客有善鼓

琴者因賦一首

賦得千尺松爲松里馬公六十壽

壽郡伯凌雙橋六十

七言絕句

詠紅梅和韻十首

題畫二首

白牡丹

鳥啄石榴

黃葵

木芙蓉

竹雀

梨花

期齋集目錄

廿二

枇杷

蓼花鴛鴦

蘭

送內相王慎菴奉差真定

送周府引禮嚴蘭塘赴任

題畫二首

卷之五

序

順天府鄉試錄

嘉靖丙午科

會試錄序

嘉靖丙辰科

賀素菴徐公榮壽序

賀丁忍菴七十壽序

賀馬西玄擢少宗伯序

送閔午塘年兄南畿校士北還序

送大郡伯馮存齋入覲序

期齋集目錄

廿三

送王肯齋經歷考績序

送陳五山擢杭州太守序

賀王母張孺人五十序

賀范母馬太宜人八十壽序

賀大方伯李恭川六十序

王柳濱權稅清源北還序

賀冢宰漁石唐公七十壽序

送張滄江年兄今東鄉序

送黃桐山判崖州序



賀邵南麓六十序

贈邑侯胡梅林應召序

賀師相介谿嚴公七十壽序

賀封淑人邵母房七十壽序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壽一品夫人王母趙七十序

賀師相介谿嚴公七十壽序

廿四

卷之六

序

賀宮保太宰石塘聞公七十壽序

贈謝海涯判開州序

賀奉政大夫畏齋陳公七十壽序

賀師相介谿嚴公一品十二年考績序

賀東園楊公八十壽序

賀孫母楊太夫人九十壽序

賀引禮舍人丁鳴玉六十序

賀師相介谿嚴公一品十五年考績序

廿五

賀東園徐公七十壽序

二首

賀陸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賀吳滄溪大尹七十壽序

清泉集序

送大宗伯季泉孫公之任留都序

賀師相介谿嚴公八十壽序二首

賀冢宰默泉吳公六十壽序二首

賀師相介谿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

八十壽序

賀大宗伯季泉孫公六十壽序

賀宮保太司馬梅林胡公五十初度序

餘姚縣丈量田地序

卷之七

序

浙江鄉試錄序

隆慶丁卯科

賀秋官白竹邵公九十壽序

送大司馬劍門趙公入理戎政序

送邑博小山莊君會試序

送郡伯崑峯詹君赴柳州序

賀同丞國南謝公五十初度序

賀大中丞明泉劉公擢少司馬序

聖朝集錄

廿七

賀大中丞王泉趙公擢少司徒序

寄壽大方伯蒲谷岑公七十序

寄賀覺軒鄧公榮封序

賀石橋任君六十序

賀都諫孟湖沈君暨配周孺人五十序

贈邑侯王洲鄧君應召序三首

贈大中丞近滄谷公擢少司馬序

寄賀王母何太安人榮壽序

贈黃毅所擢留都秋官序

漆園梓序

賀叅伯羅壁谷公七十壽序

送大中丞黃涯郭公擢少司徒北上序

賀大中丞東泉鄒公六十壽序

賀朱母趙太夫人六十壽序

海昌徐氏家譜序

賀邑侯李會川父母膺獎序

延光集序

尚書劉氏族譜序

餘集目錄

廿八

奉賀朱母王太夫人七十壽序

卷之八

記

進士題名記 嘉靖乙未科

廣寧新城記

感聖堂記

重修勅賜大慧寺增蓋真武佑聖觀記

景州張副郎遷葬記

修復勝歸山記

浙江新建兵營記

期齋集目錄

廿九

大司馬劍門趙公生祠記

少司馬羽泉劉公生祠記

重修餘姚縣儒學記

重修餘姚縣治記

卷之九

碑

敕建褒忠祠碑

世篤忠貞碑

重建深陽令粹菴鄔公遺愛祠碑

神道碑

中憲大夫鴈峯史公神道碑銘

四川右布政使孟川李公神道碑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

方公神道碑

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芝山

呂公神道碑銘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瑞石江公神道碑銘

卷之十

墓碑

宋兩浙節度使封英國謚定夏公墓碑

墓表

禮部辦事進澹山費君墓表

懷石徐公墓表

墓誌銘

中憲大夫東里邵公暨配恭人合墓墓

誌銘

期齋集目錄

三十一

太醫院院判思惠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隱張公墓誌銘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少保謚簡肅東洲屠公墓誌銘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西愚陳公墓誌銘

封孺人胡母徐氏墓誌銘

亞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靜所

王公墓誌銘

卷之十一

墓誌銘

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石峰

管公墓誌銘

黃君宗周墓誌銘

封恭人查母陳氏墓誌銘

封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桐湖

徐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素齋

胡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

袁公墓誌銘

工部右侍郎少村黃公墓誌銘

浙江按察使副使圭山邵公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墓誌銘

光祿署丞呂源卿暨配潘氏孺人合葬

墓誌銘

墓誌銘

徵仕郎沔陽州判官呂種雲墓誌銘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

御史見二龔公墓誌銘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白竹邵公墓誌

銘

卷之十二

墓誌銘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省齋陳公暨配封淑人唐氏合葬墓

誌銘

明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虛巖傅公墓

誌銘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泉橋楊公墓誌

銘

封宜人邵母張氏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謚莊敏陶公墓誌

銘

栢軒王公墓誌銘

墓誌銘

明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致

仕緒山錢公墓誌銘

明倫彙編

孝行

卷之十三

行狀

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僖龍白陳公行狀

傳

顧母傳

祭文

祭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隱龍湖張公文

祭封一品嚴夫人文

期齋集目錄

三

祭奉政大夫畏齋陳公文

祭奉直大夫懷軒內兄文

祭堂四內弟南濱文

祭廣東大叅石峰管公文

祭封恭人陳母韓氏文

祭座主太常卿管祭酒事水南張公文

祭順天節推小泉汪公文

祭封太夫人陳母胡氏文

祭封太恭人翁母倪氏文

祭封承德郎禮部主事依叔素齋胡公

文

祭湖廣少叅雲麓潘君文

祭太常卿管祭酒事日門胡公文

祭少傅贈少師謚文榮元峰袁公文二

首

祭少司空笑齋龔公文

祭封宮保大學士心萱嚴公文

祭少宗伯贈尚書謚文僖龍白陳公文

期齋集目錄

三

祭同丞圖南謝公文

祭少司寇業師東橋楊公文

祭饒陽大尹澹山邵君文

祭封宜人邵母張氏文

祭少宗伯孫君文和文

卷之十四

雜文

與琉球國官生

葉柳亭母還金傳跋

休寧吳子惟靜字說

書

期齋集目錄

三

與王思質巡撫

與趙劍門巡按

與羅僉事拱辰

復胡樂山婚禮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一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鑒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五言古詩

瑞竹

修竹比君子虛中含貞性數節忽岐挺檀欒何  
娟淨龍孫並雲凌鳳彩雙日映厥祖種植深今  
茲振其盛所以古人言積善有餘慶

期齋集卷之一

瑞蓮

嘉蓮出盆池灼爍宛逾丈駢花麗一莖電發競  
三兩乃知造化功奇瑞在天壤良辰感高情命  
侶恣欣賞彼美者同心可以奉君上

瑞芝

盈園匪根植芝生何其多詎緣風雨潤特委天  
地和瓊瑩散五色輪囷更嵯峨靈物闡珍祕無  
乃揚恩波

送吳少巖下第南歸四首

送君出都門萬里一舟楫思逐春水流折柳成  
離別彩雲橫遠山飛鳥鳴佳節感之重惆悵野  
抱不可說

其二

不說昔年事逢君清源頭才華貫牛斗意氣憑  
滄洲耿耿懷未吐悠悠復南遊絨情向萬里且  
願須更留

其三

願留訂會期撫掌發長笑山翁春色饒早應求  
賢詔事業屬老成何必羨年少把酒共君歌鏗  
然可共調

期齋集卷之一

二

其四

歌調遠天靜高山流水長楓溪白沙渚蘭芷襟  
羣芳採採日盈掬持以贈君王願言撫時序朝  
夕永相望

夏日雨過稍涼獨往衆樂園

索居屏垢氛結意貴無我衆樂聲名園衡門敞  
不鎖大道達東西曲徑分左右左地邇跡豈踈節

換景皆可况茲霖雨後清涼却炎火欣然遂孤  
往長風駕單舸山林異市廛簡易謝嵬瑣避喧  
兼養病灌花較勤惰倚杖看雲生讀經據石坐  
萬類洽幽襟偃仰得安妥每有隣僧來啜茗談  
因果悠悠澹忘歸不覺日西墮

莫山人春間別去忽復枉顧惠我新詩  
喜而有作

抱疴謝紛喧空齋坐幽獨沉沉有所思忽枉山  
人躅乖聚變炎涼隨處多引觸因之遺我詩連

期齋集卷之一

三

篇更累牘既晤倅舊歡亟展還疾讀藻思摘湧  
泉妙演幻機軸把玩逾瓊瑤光彩良奪目高情  
屬停雲佳興對叢菊促席開一樽山肴雜野藪  
願言共陶然竟夕吐心腹

七言古詩

仙殊薦喜應制

瓊殿清秋敞法筵珠躔壁月麗瑤天始青瑞啓  
長生運大赤祥開妙有緣聖圖廣大先洪應景  
貺俄傳蛛喜懸維茲靈物何所降乃是精禋格  
九玄絲吐腹中文勝錦光生案上氣非煙憶昔  
黃帝鳳凰集堯時神龍來蜿蜒乾坤委和珎類  
顯比質金石稱神仙吾皇道德彌穹壤不數錢  
鏗與倕倬微臣頌述誠懼忤聖壽應過億萬年

期齋集卷之一

四

清源俊會

才華揖揖四海來高步蹴雲南宮開平生傾倒  
見肝膈臨淄之上成徘徊凝然格局傲霜雪驚  
座雄談飛玉屑浩歌伐木天地寬此樂何闢芳  
草歇泰山東峙渭北流俯仰亦作瀛洲遊地存  
鄒魯思孔孟古道人心相悠悠興闋捲幕星月  
落健筆宏詞森噴薄黽勉同心指此河惟有浮  
雲意無著

五洪並壽

馬廖洞野學  
士父母賦

五洪之山何奇哉崢嶸萃律齊三台祥光淑氣  
滿空谷中有高人閒往來當年抗疏奪奸魄飄  
然不羨市朝樂白頭相對老乾坤玉樹森森倚  
臺閣學士聲名天下聞聖心啓沃多奇勲殊恩  
一日馳二老龍詔飛傳下五雲天開壽域此山  
裏長生惟見椿萱爾八千共祝對忘憂人間福  
祉應無擬紫霞觴映楚天明學士萬里馳惟情  
驚鷺羣飛彩翮舞天風嫋嫋來蓬瀛玄圃丹丘  
仙侶度洞庭衡嶽桃源路精神容與護百靈承

期齋集卷之十一

五

歡索咲窮朝暮境界分明迥世塵仙琚玉珮相  
續紛但看五洪開日月清影婆娑眷紫宸

題畫兔

有兔爰爰何所生由來吐出稱神明扑朔四足  
見雄勢迷離雙眼辯雌形悠然跼伏實簪下相  
狎未解環山驚乃知畫師詣精妙落筆意態皆  
天成迫之不退若掇室又如日向兔苑行豈必  
赤白方爲瑞即此可以娛高情

五言律詩

立春前瑞雪應制二首

天惟玄德感帝念小民依送臘能呈瑞先春果  
應祈兩儀渾並色萬有倏交輝欲笑周文詠還  
輕郢曲稀

其二

表瑞元非玉輸珍不是瓊天花飛六出靈霞集  
三正仙苑臺初積堯封尺已盈穹窿孚聖禱海  
宇頌昇平

期齋集卷之十一

六

聖節應制三首

鳳紀瓊編衍龍文玉策開虛皇單聖品真氣護  
仙才羽蓋三山至雲車十極來瑞彌稱壽域香  
送雨花臺

其二

月闕開中籙仙階陟上清年應天共永行與道  
俱成寶筭探洪造玄機洽睿情飯誠詮妙理稽  
首謝長生

其三

碧落澄秋景玄門榜瑞符仙桃開似醉善果結  
爲珠雲泛霓裳彩霞明鶴頂朱後天還不老萬  
載握瑤圖

瑞鶴應制三首

真聖集瑤臺仙禽特地來揚音如讚詠弄影似  
徘徊迥自清霄見遙從紫蓋迴分明昭上瑞壽  
域萬年開

其三

聯翩三島至嘹唳九臯聞玉羽盤玄境瓊姿出

期齋集卷之一

七

絳雲長爲仙聖馭來壽大明君此日開金錄瑤  
壇瑞靄紛

其三

曾舞周王宴還經漢帝壇今逢萬壽節忽見五  
雲端瑞應普天樂聲傳率土懽微臣相慶忭竟  
日舉頭看

使汴書簡中丞卷

時羣盜  
悉平

仗節叨天使安邦屬老臣專征稱知勇獨坐展  
經綸入境渾無警成功若有神淺才慚紀述應

見上麒麟

思椿

賢人敦孝感椿樹繫長思風撼驚靈集雲歸與  
意遲朝陽猶故影雨露亦新枝繞繞空三匝營  
營十二時

登樓二首

廣甸澄新霽登樓見遠岑彩霞連曙發紫邏抱  
關深豫永隨遙矚開來逗冥心翛然清漢上振  
袂一長吟

期齋集卷之一

八

其二

憑高聊騁望孤影欲凌雲玉殿連山起金門傍  
日分仰思鵬矯翼俯見驥超羣何幸來仙侶九  
天清樂聞

送陳知州自歸德調巴州

遺愛空留毫分符又閤中無勞歌蜀道應喜舞  
巴童五馬來何暮專城寄獨崇即聞能化俗不  
數漢文翁

送翁半山

才華充八斗蜚譽比雙金寶劍彈參府明珠綴  
羽林鵲湖乘艇入日觀振衣吟君美何無度悠  
悠勞寸心

陳見吾招飲滄洲南川樓二首

雄鎮連遙甸高樓俯大州天空雲影落地迥日  
華浮萬艘喧將夕千家樂正秋非君美無度安  
得共淹留

其二

眺望登層閣招携在上川風傳清樂遠雲見舞

期齋集卷之十

九

衣翻躍矢頻呼酒揮毫競索箋悠然情不極耿  
耿德星懸

靈谷二首

為朱光祿作

鴈蕩通靈谷幽竒滿翠微雲霞紛引耀草木鬱  
含輝春雨蛟龍動朝陽鸞鷟飛玄蹤漫容與無  
處不忘歸

其二

仙跡千年在虛巖萬籟聞祥禽相舞日瑞葉亂  
翻雲曲徑苔紋匝飛泉樹杪分茅齋遲高士破

茗或談文

歷田

為張憲副作

盛世升玄德名山鬱聖蹤澗泉滋萬頃煙樹渺  
千重地沃秋呈寶田開曉見龍唯應心賞洽未  
許遂明農

戊戌中秋濟寧舟中對月是日得三兒

夜靜瀾亭開月遊懷上才塵空飛玉鏡光動落  
珠胎攬桂誰盈手窺蟾合傍臺更憐端正好隨  
興共徘徊

期齋集卷之十一

十一

秋夜夢中作

登臺恣遙矚臨水映虛襟桂月懸秋漢松風入  
晚林石間看玉篆竹裏振瑤音漫憶燕京侶  
翔鳳沼潯

送趙龍巖二首

聯鑣金馬路接羽鳳池頭雲藻慚同振霞文憶  
共流才疑凌屈宋思欲壓曹劉明日懷璫樹秋  
風獨倚樓

其二

清颺吹繡服白鶴傍孤琴南斗文星迫  
江鄉月臨驪歌催玉節鴈影遲  
瑤音雲樹渺千里因之勞寸心

遊虎丘二首

藹藹虎丘寺沉沉鐘磬音空門躋寶塔  
福地繞珠林邂逅常聽法招尋獨抱琴  
暫蠲軒冕意且洽薜蘿襟

其二

勝地疑蓬島高僧儼上仙峰巒懸佛日  
世界極

期齋集卷之二

十一

堯天花霧迷幽閣松雲落暗泉悠然群  
象外薄暮不言還

元宵

天年初春日風光又上元冰輪懸玉宇  
火樹散金門影晃樓臺曙聲傳闌闌喧  
千年遺漢事徹曉自黃昏

送劉春岡二首

博學今劉向登仙指帝鄉征驂停別館  
繁樂逗飛觴城闕雲霄近開河道路長  
願言比臯呂不

必數于張

其二

金殿曾簪筆銀臺久納言名應南斗避  
位自左卿尊畫象臨叢棘高軒度廣門  
明時推長者海內幸無冤

送劉司訓

宿學今劉炫爲官鄭廣文橫經臯座穩  
擁篲鱣堂紛美譽收梁棟清風被藻芹  
古來稱鄴地此去欲流芬

期齋集卷之二

十二

送王叔程

籍甚江東彥風流復在斯高才金作賦  
清興畫爲詩鴈蕩標靈異龍門迥玉姿  
不妨遊壁水終擬對丹墀

懷梅亭孫二丈代簡

里閑情先重追隨興獨多有才堪學海  
無論不懸河風景勞相憶雲山阻笑歌  
何時陳七發爲爾起沉疴

偶和張龍湖少宰韻

玉堂懸鳳沼璇極儼龍居蓮炬曾歸院藜燈亦  
校書恩深明主遠情結故人疎但得金陵勝江  
山畫不如

感雲鳥吳君賦

有懷長不寐空對白雲岑雨過含餘潤風來失  
故陰望窮千里遠愁入萬重深詎謂無心出能  
令淚滿襟

華鴻山學士招飲鳳凰臺

乘興陪鷄侶邀歡到鳳臺花含微雨潤歌逗惠

期齋集卷之一

三

風來積翠分山閣流霞落羽杯高情移淑景詎  
減玉堂隈

張水南座主招飲西山道院途中得佳

句相促因踵遲字韻

招携虛待久迢遞怯行遲杖履看花入琴尊傍  
竹移談應霏玉屑典在把金卮處處聞清樂猶  
疑集鳳池

過東麓亭

東麓標玄境仙居枕冶城煙霞流几席松竹護

簷楹春去憐花鳥時來命友生方知朝市隱不  
解利名爭

鳳凰臺侍張水南座主遊覽

聯翩辭鳳沼牢落滯金陵北極休愁看南臺且  
共登招尋三徑詔棄置一條冰獨愧承衣鉢深  
恩報未能

盆中紫牡丹開偶成口號

分得名園種能傾滿院花粉含香帶露色弄紫  
流霞欣賞千鍾少閒看百匝賒誰知清冷署不

期齋集卷之一

古

讓富豪家

憑虛閣餞張甌江尚寶

廣甸紆遙矚高軒枉舊知槎從江漢落節向斗  
牛移質比相金玉文如振羽儀留連情不極應  
使日東馳

題雙萱圖因壽韓貞齋侍御乃堂八十

投懷傳玉燕觀象傍薇垣指佞同靈草忘憂對  
錦萱使逢青鳥至觴共紫霞翻惟願留慈景遐  
齡比羨門



送王助教通判大理

名郡領除書蒼山畫不如青龜遶壁水黃綬映  
題興劉向經猶在王祥位已儲他年酬異績應  
見佩緋魚

送李助教通判南昌

潮送仙舟楫車懸別駕星青龜虛壁水黃綬映  
緋屏鳳已鳴南嶽鯢應化北溟絳曾稱待價不  
特為珠庭

送孤鶴與白洛源

期齋集卷之一

五

送爾洛源去應修玉羽齊來從淮海遠飛傍草  
堂低偶影臨蓮沼孤音渡竹溪詎堪聞別引無  
復戀卑棲

趙西津宅賞牡丹

主第開銀榜奇花出寶欄迎風香暗度向日錦  
新攢每自名園入還疑上苑看何當陪燕賞歌  
吹罄交歡

秋分後盆梅忽開

瑞氣繞盆梅清秋特地開色凝冰玉綴香逐蕙

蘭來自分風霜飽其如雨露催巡簷堪共笑應  
作百花魁

詠菜花

莖抽青玉軟花噴黃金香日映彩雲重風翻錦  
浪長輝光遙泥目飄舞儼分行且逐王孫興無  
勞應蔡郎

送馬西玄少宗伯北上

夙振龍池藻今流璧水芬匡時微盛典華國著  
雄文祖帳爭開日驪歌競遏雲聖明虛席久不

期齋集卷之一

十六

敢嘆離群

感江

汪子應宸厥考溺於江時尚在母腹中長  
而追痛因號感江子悲其情乃為賦此

有生天已失無怙此空登顧悌情偏苦曹娥恨  
轉增悠悠何不返漠漠竟難憑應共啼猿淚能  
高浪幾層

仰竹為方子賦

青翠含高節蒙叢發勁枝雲生龍欲上風動鳳

來儀映水清猶媚凌寒色不移貞心獨欣仰此  
外不知奇

送張懋學貳尹赴上海

風流愛張緒海上貳花城有興娛松竹無心競  
雨晴鳴琴歸贊化涉筆任占行好似循除水應  
歌長吏清

送傅節卿宰歸善

抱琴逾嶺表飛鳥到羅浮翰墨留薇省絃歌起  
惠州三春雲樹暮萬里海天秋此日勞相憶還

期鳳沼遊

望齋集卷之一

七

贈周子良金

到處稱周舉猶如說項斯鹿鳴宜聽久鵬運未  
嫌遲作賦言能大臨文字識奇不妨遊璧水終  
擬對丹墀

送徐汝登赴任和州

歷陽新別駕太學舊諸生一命堪行志三年佇  
有聲清時看展驥長夏喜遷鶯去後勞相憶無  
忘最爾情

送謝君赴任沐川

謁選非辭遠乘時志欲酬長途堪展驥大器可  
函牛但惜三秋別應誇萬里遊謝庭稱玉樹名  
向蜀中留

送內弟夏惟中赴任團風

迢遞三湘路青春伴錦鞍十年依更切千里別  
猶難但展圖南志無勞直北看臨風何所囑計  
日報平安

送柴希哲經憲山西

望齋集卷之一

六

銜命始為郎驅車度太行雕龍曾擅譽衣笏忽  
生光共羨平陽後來居執法傍佇看登薦剡不  
負許賢良

送陳章甫貳尹赴南海

才應稱八斗用已足三冬日月驚偏迅風雲竟  
未逢無心還折桂有興且哦松別後如相憶佳  
音定幾封

同少湖徐公過東湖陸公西第二首

偶從徐相出因到陸公居挿架書連屋環山石

作渠行行如在畫處處可停車賢主多佳僕留  
賓意不虛

其二

入門俱發興索酒便三行相勸渾忘客重來欲  
訂盟祗緣姻婭好兼得友朋情看竹千年後于  
今可繼聲

送周益卿兵馬之南都

北闕膺新命南舟泛早涼業文官似武得任地  
猶鄉才展看騏驥詩成擬鳳凰佇聞賢譽起棠

期齋集卷之二

九

棣有輝光

送張君赴任龍川

籍甚張平子才名仇覽齊三年應驥展百里且  
驚樓嶺日搖旌遠燕雲去闕低有懷何所慰佇  
聽頌蒸黎

送王濟卿擢揚州通判

名橋

別駕出維揚離筵促羽觴才堪繁更劇情憶厚  
還長展驥輕千里題輿慰一方即看登薦剡知  
舊有輝光

送王辰卿赴遼東都閫幕

名相

雕龍文苑久展驥官途新山海關通險遼陽俗  
頗淳北辭方度臘東去正逢春佇聽參軍譽應  
同席上珍

送謝檢校赴常州

文正公孫也

俊逸更謙溫何慚太傅孫青春堪擁傳紫極乍  
承恩玉樹光相照金蘭契尚存賢能蜚郡幕奮  
比北溟鯢

送盧貳尹赴廣昌

名義之

期齋集卷之二

廿

青錢堪萬選黃卷足三冬日月驚偏迅風雲竟  
未逢負才應脫穎隨興且哦松莫道函牛鼎烹  
雞何所庸

送張知事之建寧

名炤

少小辱追隨知君到處宜才通能事大親老不  
辭卑風景如吳越山溪接武夷賢聲蜚郡幕千  
里慰相思

夢中至一軒前見竹林有主人乞予賦  
詩兼言壽意

軒前有竹林碧玉間黃金雨過娟娟淨雲來香  
香深四時無改色千歲只虛心梅月松風夕唯  
聞三友吟

送許稚幹中舍奉使侍乃尊便歸

簪纓盛累朝閎闕冠雲霄紫極承鳧使青擁  
驛輶應瞻恒岳近未覺峴山遙指日同旋錦人  
爭羨梓橋

送朱鴻臚給假還浙名卷

羨你得陳情春深出帝城啼鶯燕樹滿飛鷁潞

期齋集卷之二

廿一

河輕通籍朝紳貴還鄉畫錦榮况逢江海上日  
日報清平

贈洪山人名譽蕭田人

幾年聞姓字累月幸過頻論到陰陽合生成龍  
虎真留心知造化得法見精神大事從茲定勞  
君感未申

題玉坡

坡以玉爲名無花不是瓊開樽乘月醉扶杖撥  
雲行懷德欣相比安貧庸自成藍田還爾種珠

珠可連城

贈東浦

予未第時至杭每過東浦道人居坐雙櫟  
下且作且書不知予之拙也自予入仕逾  
三紀即有與不對東浦發矣今年東浦來  
視予越城問其年已七十有六而予亦及  
耆言念疇昔悵然久之因捉筆賦近體一  
律爲贈

期齋集卷之二

廿三

憶昔結交遊悠悠四十秋談詩推杜甫作字學  
鍾繇自逐塵中鞅空懷方外流何時雙櫟下重  
與話稠繆

送方居敬主簿致仕

三年能砥礪一日偶風波白壁蒙蠅點黃金鑠  
衆訛高情知我久善政及民多但得心無愧何  
妨竟輶軻

送夏汝準內姪赴任深瀨

望望閭雲遠行行春日遲但思酬志壯無復論  
官卑展驥初開道還驚正滿枝念予關肺腑尊

酒錢臨岐

送魏貞甫光祿北上二首

通家復比隣無日不相親未許盟玄圃還將覲  
紫宸棹歌催纜解絃管勸杯頻好共秋空鶴高  
飛迥出塵

其二

秋風退殘暑朝雨過離筵對景看勝畫登舟羨  
是仙鴈行應厭後鵝序可光前別去勞相憶瑤  
篇幸屢傳

期齋集卷之十

廿三

客有送于虎丘景置諸園池島中二首

誰向吳門外移來島嶼中息機貪佛日揮麈引  
仙風寶刹三天近慈航萬里通莫嫌方丈地不  
與虎丘同

其二

何必到蘇州朝朝見虎丘玄都藏曲折紺宇抗  
深幽石敞千人坐經翻萬劫留白蓮元有社相  
對泛虛舟

六月十九日往衆樂園期魏山人不至

漫興三首

潮生舟欲動纜解岸如移二里行將近三山望  
孟竒江深魚出餌林茂鳥爭枝談笑堪隨俗無  
由共所知

其二

江上全無暑山中殷有雷凌波今未見行雨暮  
須來啼鳥隨時換名花應景開不知東海外何  
處是蓬萊

其三

期齋集卷之十一

廿四

避暑極幽尋山居近竹林鶴翻雙羽玉魚躍一  
池金閨若無人語澁然有足音此時欣自得高  
卧且微吟

久旱秋前夜雨喜而有作

為旱憂方切何神禱不虔海雲生夜半時雨降  
秋前頓覺全無暑應歌大有年攬衣還起坐舉  
手謝皇天

送朱教官寒江別意四

高才自出羣講學又談文一日承恩去三年知

已分舟移江岸雪  
施入洞庭雲  
楚國資匡贊  
賢聲佇爾聞

正月廿四日衆樂園聽莫山人談詩席

上贈之 名叔明

青春過小苑  
白首聽新詩  
傾蓋情如故  
銜杯興益奇  
三吳蜚蜚譽  
千里結相知  
何幸陪芳躅  
時得解頤

薄暮復登上樓

宴樂猶嫌少  
重登上樓  
石奇疑虎踞  
樹曲似

期齋集卷之二

廿五

龍遊月色應難待  
霞文且共流  
八窓皆洞啓  
極目到瀛洲

次宋觀察韻

春來俗事繁  
何處絕囂喧  
草綠江邊路  
花紅山下園  
茶童烹雀舌  
摘叟食龍根  
竟日淹佳客  
開懷罄一樽

是夜復過舍觀燈次莫山人韻

節過燈猶張  
春深花更芳  
王將人比美  
珠到夜生光  
逸興時時發  
高情句句藏  
還聽歌湛露  
沉

醉聚星堂

送孫鴻臚北上二首 名鈞

白日照青春  
江城送所親  
遷鶯啼滿樹  
飛鷁起通津  
別易杯重把  
情深禮未申  
自今行漸遠  
何處躋芳塵

其二

此日唱陽關  
膏車不可攀  
應趨金玉殿  
長侍鸞鵠班  
但幸逢明世  
無勞戀故山  
親朋如有憶  
只在五雲間

期齋集卷之二

廿六

送孫進士北上 名汝

登第沐恩光  
陳情歸故鄉  
辭親還事主  
從仕且爲郎  
日映珪璋美  
風吹錦繡香  
一杯江上別  
四海佇名揚

仲春六日邀楊山人諸君賞玉蘭適添

一孫有作

嘉樹吐芬芳  
亭亭對草堂  
精華徵玉色  
馥郁儼蘭香  
舞待光風入  
含舒化日長  
相看枝益茂  
不覺醉霞觴

三月三日魏貞甫招賞牡丹

招携逢上巳徙倚對名花  
景美應無度情深詎有涯  
香心含細雨艷色映流霞  
共道承歡賞明年開更嘉

初夏孫文器携樽過向日軒賞芍藥

共有看花興移樽傍藥叢  
鮮紅硃點綴潔白玉玲瓏  
朵朵含朝露枝枝動晚風  
廣陵休擅美舉酒酌神工

孫文器携樽避暑衆樂園

期齋集卷之十

七

避暑到郊園迎風列綺筵  
小亭依水石陰洞宿雲烟  
歌逐蕭聲轉杯浮竹葉傳  
高情留晚興應在月中還

六月廿九夜雨喜而有作時黃毅所侍

御視邑篆

中夜聞雷起油雲已滿空  
甘霏御史雨雄息大王風  
頓覺天無暑何憂歲不豐  
明朝觀四野喜與萬人同

送二泉姪赴京謁選

早歲立功名秋風上帝京  
長途堪展驥高樹喜遷鶯  
誼爲同宗厚杯因欲別傾  
自今懷宦轍處處佇賢聲

送莫山人上京二首

數載過山居無談不起予  
品題光竹石意興洽樵漁  
懸榻驚辭去登舟憶泛虛  
自今多遇合莫惜故人踈

其二

期齋集卷之十

七

離筵臨舜水飛旆指燕雲  
行路三春暮懷人兩地分  
握珠光燦爛抱玉氣氤氲  
想到京華日匆勿且驚文

七月廿日避暑郊園寫懷二首

避暑到園林炎蒸尚不禁  
風來如噴火日出果流金  
亢旱逢秋甚微涼待夜深  
名香還自熱早晚佇甘霖

旱魃黎民虐甘霖上帝恩  
雲霓多失望月畢竟虛言  
深壑無涓滴平原若燎燔  
禱祈俱不應何處叩天關



訪陳少野過海樵山亭

石徑繞旋坡山亭榜息柯問奇誰載酒試論  
懸河地迥塵氛靜林深鳥雀多更宜明月夜振  
袂一高歌

邵越湖招賞寶珠山茶

山茶品特殊燦爛發庭隅萬葉難藏寶千花競  
吐珠臙脂慚色淺琥珀覺光無歲歲叨陪賞杯  
深醉欲扶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二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聞

鄭雲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七言律詩

瑞雪應制

屏騎驅雲萬里同紛紛霏霰滿瑤空共言帝德  
通玄極自合天心協聖衷紫塞無塵胡已滅王  
京有瑞歲應豐即看白雪賡歌後遂荷陽春遍

九穹

上元嘉慶應制三首

九重殿閣接神仙元夕張燈霄漢邊仰荷太平  
開景祚忻逢嘉慶入韶年六龍高拱蓬萊表萬  
炬遙瞻紫翠前日奉恩光深竊幸願同率舞頌  
堯天

其二

鰲擁瓊峯傍紫宸龍銜寶燭照儀璘三山仙詔  
迎玄貺百福名香降帝神玉焰光流宵欲曉金

蓮絲颺錦爭新瑤壇稽首齊稱祝聖壽應過萬  
萬春

其三

架迥憑高抗碧霄銀花火樹徹良宵承恩忽到  
星橋上捧詔虛疑天路遙御氣氤氳籠寶色仙  
風裊裊度鈞韶微臣何幸叨殊遇聖德難名邁  
帝堯

送劉君掌教萬年

當時親見賦凌雲解易猶聞過七分高第能無

期齋集卷之十

十

慚李邵奇才誰爲薦劉蕡春風帳外傳經妙曉  
日堂前擁篲紛家學况承多伉伉萬年應許獨  
流芬

送楊子貞下第南還

才華似爾世所稀誰謂時復與心違鯨力足跋  
滄海破馬蹄擬散長安歸何妨抱璞獨耿耿莫  
訝鼓瑟空依依回首五雲如不隔丈夫自此當  
雄飛

書懷和錢南郭栢鄉道中韻

數載京華憶故鄉幾迴中夜攬衣裳爲憂臘盡  
天無雪却念親慈鬢有霜古意彌襟偏落落新  
詩漫興獨茫茫幸隨鷹隼風塵後咫尺何妨山  
霧黃

途中懷同館諸公

憶昨從容陪笑語暫違况復任馳驅石渠夜雨  
牙籤展華蓋春風玉珮趨氣接斗牛光獨迥勢  
連河嶽勝猶殊洛陽不滯周南客奉使何辭萬  
里途

期齋集卷之十

十

登汴城應奎樓二首

昔日徒聞臨洛觀今朝獨上應奎臺望連五嶽  
乾坤迥光接三台霄漢回迢遞伊川流道脉蕭  
條宋殿匝春苔悠然未盡登臨興長嘯天門孤  
鶴來

其二

皇華暫離風塵日乘輿高臺一振衣萬物含輝  
春意滿三軍動色凱歌歸浮雲不礙飛吟眺細  
雨何孤坐翠微况復中丞遺佳醞風光此日肯

相遠

題贊治堂和顧未齋公韻二首

吾皇特貺南宮勝宗伯真懸北斗名正見君臣  
咸一德應知心跡更雙清簾櫳斐疊彤雲滿棟  
宇輝光皦日明萬古登堂思贊治誰能逸豫憇  
閒情

其二

欲將獻納酬明主特奉綸音構此堂地近蓬萊  
通御氣心同葵藿向朝陽許身已正乾坤位補

期齋集卷之十

四十一

袞還生錦繡香華蓋文昌聯碧落龍光燁燁映  
龍章

題畫

飛樓縹緲雲端見遠樹參差月影團江湧金波  
沉素鯉山空玉露度文鸞百年地迥蓬萊近萬  
里秋深草閣寒何處滄浪歌未歇不禁幽興獨  
憑闌

壽謝右溪母太夫人

龍山佳氣接蓬瀛壽域弘開萬景呈寶婺光連

南極耀錦萱瑞應北堂榮庭分玉樹參霄漢宴  
集瑤池雜管笙此日得歸青瑣客長生頌擬獻  
圖情

爲王半雲二瑞作

半雲堂上蔭三槐更喜靈芝與瑞梅紅綻雨肥  
雙實並紫蟠露沃九莖開牙盤磊落聯金顆石  
砌輝光抱玉荻商鼎謝庭應競美神工默默厚  
栽培

九日邵園四首和夏桂洲公韻

期齋集卷之十

五

戚畹臺池勝習園登高暫引上公尊仰瞻紫極  
常懸日俯瞰清流遠抱村風度松槐搖綺席露  
滋蘭菊翳華軒還歌既醉延餘景一日從容即  
聖恩

其二

黑轡應節度芳園黃閣平明出上尊路轉城隅  
開第宅雲歸樹杪擁山村覽紆遠近頻憑檻景  
帶清渾遍滿軒舜日堯天歡不極匝庭歌吹盡  
銜恩

其三

欣逢佳節出郊園直上高臺泛菊尊官雉晴光  
團魏闕塞鴻寒影度雲村文章北斗聯東壁圖  
畫秋山帶夕軒何幸登臨當泰運更將詩賦紀  
皇恩

其四

浪說崑崙有蕙園何如此地倒金尊光連甲第  
超殊代色借天居照遠村山徑故迂通別館石  
門常豁過高軒從來撫景堪乘興况自雲霄已

被恩

壽陸洋山尊翁

已占于陸應鴻漸又爲高堂戲綵歸瑤島遠傳  
青鳥至玳筵長映紫霞飛林泉秘獻圖函谷霄  
漢輝流耿少微更喜靈椿紛瑞靄行看錦服換  
萊衣

贈范生

新安范生津篤志好學率禮蹈和恪遵四  
教欣從三益蜚英挺秀蔚有令聞卒業告

歸喜而贈之

數仞宮牆昭聖德千年禮樂煥人文葱葱瑞接  
鍾山氣靄靄輝流壁水雲杏雨應時片自長松  
風入夜鐸猶聞請看如墨堯夫帳此地歸來迥  
不群

送胡助教陞鎮江通判

十年多士傳經後一郡蒸黎引領初江上順風  
堪鼓棹山前時雨恰隨車英儒合許胡瑗並公  
輔何慚李沆如此日九重方側席不妨驥足就

題輿

送聞石塘太宰六年考滿北上

三朝獨繫蒼生望八座何慚報主身袞職共看  
扶日月履聲合聽上星辰久持藻鑑懸清世唯  
有葵心向紫宸珍重此行天下計須教海宇盡  
如春

送錢桐溪大司徒考滿北上

仙舟錦纜依龍渚祖席瑤音繞鳳臺花映絳袍  
登上省雲開紫極耿中台萬山滿樹啼鶯合千

里隨車瑞鹿來應使蒼生歌且舞不虛睿問日  
邊廻

賀楊古崖給諫封父母

天門捧出盤龍軸蘇里爭看翥鳳箋瑤嶼靈椿  
團瑞氣璇霄寶婺映奎躔香裁錦繡輝慈景歡  
逗笙歌繞華筵青瑣子雲才獨迥不虛昔日重  
三遷

送歐石岡少宰北上

文章不盡明時譽德望深爲聖主知神映玉山

期齋集卷之十

上

清獨迥虛涵金鏡照無私試聽祖帳持衡頌應  
慰宸襟側席思此日春風翼高蓋遙從北極想  
光儀

送湯學正陞順慶通判

欲辭壁水就題輿已佐銅符入宕渠見說漢人  
曾誑楚虛傳蜀道會摧車花明山色逢春候猿  
雜江聲帶雨餘此地不妨淹驥足即看名在薦  
賢書

送陳宅平給諫擢湖廣叅議

瓊林十載從君後鍾阜三年過我頻青瑣名高  
金作賦紫薇地迥玉爲身文星傍日移荆野彩  
鷁乘風上漢津尊酒何時談夜月衡陽雲樹想  
芳塵

送楊古崖給諫擢湖廣僉憲

鳳臺爭似鶴樓清薦服偏宜驄馬鳴不惜金鑾  
虛夜直且持玉節伴春行風聲衡嶽驚初動月  
色湘江喜倍明千里獨愁雲樹隔一尊何日對  
花傾

期齋集卷之十

九

送蔣學正擢通判致仕

鳳毛已在雲霄上驥足初從別駕開寒擲青氍  
虛壁水光紆黃綬出金臺王祥自是三公望蔣  
琬元非百里才不愛緋魚酬異績空勞題坐待  
君來

題松鶴圖壽徐東園

兩松高倚碧霄栽雙鶴遙從紫蓋來風度虬髯  
搖綺席雲翻鳳翼起瑤臺仙胎合註長生錄素  
髓應流行慶杯此日獻圖參壽域絕勝東海訪

蓬萊

送李愚谷太僕卿北上

十年教化行南國萬丈文光接上樞伯同遙承  
金闕命魯儒合向玉墀趨應勞帝里登龍客不  
數天衢照乘珠此日石城紛祖餞鄒生一束是  
生芻

題鶴菴卷

爲金隱君賦

青山綠樹碧溪潯人在茅菴鶴在陰每聽玉簫  
吹月嶠常淹仙馭傍松林勢盤金穴雲霄轉群

期齋集卷之二

十一

狎瑤池鸞鳳臨何日看君生羽翰逍遙獨下閭  
風岑

送戴龍山中丞蜀中採木

星輶計日度岷山雲樹連天識漢關憂切廟廊  
須大用材堪梁棟合高攀重臣仗鉞攄籌策聖  
主臨軒解笑顏若到蜀中逢父老爲傳明詔念  
惟艱

送王賓雲

十年江漢歸王粲萬里思恩借寇恂夢入雲霄

違舊路先生槐棘動芳塵舟從故里逢新日地  
接殊方來遠人聖代即今唯共治良哉他日許  
誰倫

送費鍾石改少司馬

清論正推公輔器睿情已憶講臣名鴻樞地迥  
應前席鰲禁天高欲倚衡曉日旌旗開道路秋  
空雕鶚離塵纓即看幃幄勞籌策絕勝當年萬  
里城

賀白洛源生子

期齋集卷之二

十二

曾獻宣尼抱送圖果然應日又懸弧瑞從霄漢  
遺麟種慶洽門閭集鳳雛佳氣常浮頭上玉笑  
顏偏傍掌中珠即看解識之無字不數當年鯉  
也趨

挽袁孺人

孺人曹南山之配子貞之母南山舊官隣  
邑有異政子貞名士皆余所敬云

曾聞遠嗣大家賢已有徽音海內傳此日人間  
鸞鏡別他時天上鳳毛騫婺沉烏烏啼寒月風

撼松揪鎖暮烟定擬龍章酬懿德何須遂廢夢  
義篇

詠雪屏為趙年兄賦

洱水遠從龍首出蒼山近壓鶴雲斜涼飈萬壑  
搖瓊樹旭日千巖吐玉花勝絕猶疑圖畫省清  
奇何愧品題誇主人心地依歸久不向紅塵競  
物華

詠月溪為鄭隱君賦

月色溪聲相映帶石林精舍自縈迴冰蟾搖颺

期齋集卷之二

十一

金波委水樹扶疎玉鏡開無數遊魚常在藻有  
時幽鹿漫過苔子真不受纖塵染惟共清光一  
舉杯

送詹角山巡撫甘肅

中丞不獨能分閫重鎮從來伏異才連絡三邊  
龍節駐飛騰萬騎虎符催名傳殊域寬西顧禮  
絕諸侯接上台此日都門冠蓋集他年麟閣畫

圖開

桃源舟中夢登高閣有仙女數人款予

甚洽因乞雪梅之作予應聲賦之

蓬萊親見玉堂懸鳳管鸞笙擁列仙清映素華  
凝綺席香生異質襲瓊筵丹梯縹緲遙凌漢紫  
閣陰沉迴架煙對景慚無裁雪調寸心惟有落  
梅傳

考滿南歸呂梁洪逢元日

直北未能依鳳翼圖南猶自愧鵑鵬談經何日  
叨重席賜酒茲辰憶二升椒媚遠天應有頌時  
逢泰運已無冰長年勞爾兼程去久曠慈闈問

期齋集卷之二

十三

寢興

送胡鹿崖知廉州

曾聞珥筆躋三院又見分符出九天計日應看  
迎竹馬行春無復試蒲鞭嶺雲遙幌朱幡度海  
旭晴嬌錦纜牽別後悵然懷玉樹何時萬里枉  
瑤篇

壽滕西江八十

莫愁湖上石城西近水樓臺瑞榜題雲葉影連  
鸚鵡泛日華彩颺鳳凰飛青牛真氣來函谷白



髮垂綸儼渭溪共進宜春長命酒應知眉壽與  
山齊

送胡助教陞通判赴蜀

別駕即看騰驥足題與無復擁寒氈談經劉向  
名先重化俗文翁政並傳應喜巴人歌白雪虛  
疑蜀道近青天七年獨愧臧子拙此日還裁送  
爾篇

和張甬川公新修池亭扶侍慈闈之作

二首

期齋集卷之二

古

忻逢海宇已登三戲綵承歡日日堪歌動薰風  
披壽域情盤淑景護新菴白華開遍紛依席青  
鳥飛來故遶簷長奉恩光怡色養變龍曾閔一  
身兼

其二

見說崑崙鳥足三能傳王母食殊堪羽衣不及  
斑斕服玄圃何如白石菴歡洽林塘淹玉杖輝  
流花木映雕簷無勞問訊蓬萊景此地應知事  
事兼

壽奚學山乃尊敬齋

紫誥早馳青瑣闥錦衣遙映白雲隈籌添海屋  
珊瑚長歌動瑤池齒苗開競取霞文流淑景還  
麾日馭頓春臺聖朝禮數應無極况復仙郎濟  
世才

送王相山湖廣提學

嬌鶯滿樹繞離亭飛旆連雲指洞庭漢水應知  
添化雨楚天佇見耿文星昔年已獻王通策此  
日還傳劉向經聞道鶴樓多勝事更將詩賦動

期齋集卷之二

五

青冥

徐生應榜卒業告歸賦此送之

日開六館引諸生愛爾清才更老成高第從來  
躋上舍大觀應似接蓬瀛九天鵬碍心同運五  
夜鷄鳴夢亦驚莫向故園違此意還期獻賦入  
承明

送教平之掌教蕪湖

靈山何幸遲儒宗曾獻賢書動九重伯起三鱣  
新入座陶孫萬卷久蟠育春風獨秉將鳴鐸曉

日高懸待扣鍾應把棟梁充貢賦佇看雲雨起蛟龍

送余君赴吉安通判

江西名郡說安成傳擁屏星羨爾行曉日長途開驥足秋風高樹送蟬聲陳蕃且就題與望余靖終膺御筆榮珍重三年勞佐理佇聞萬戶頌公明

送黃君赴崖州判官

春風策馬向南州瓊海珠崖亦壯遊蜃氣樓臺

期齋集卷之二

六

雲外迥鮫人居室水邊稠即看到處多留愛不厭隨時好豁眸却憶論交逾十載那堪惜別日三秋

送嚴君宰青陽

才名籍籍比南金意氣翩翩世所欽漢代空傳嚴助策明時且試宓生琴珂鳴白玉桃花去杯泛流霞竹葉深甘雨即隨千里轍清風遙振九華岑

送張君宰華亭

張衡作賦二京推宓子彈琴百世師共羨才華堪飭治試聽歌頌即如碑鳳凰特向雲間見鳬鳥遙從日下移珍重秋風乘傳去須知袞職佇來儀

送王梓沙赴延平通判

霞南若水藹蒼蒼雲顰金枝覆舊牆桃李遍開三月景芝蘭幸發兩株芳雛鳴劍水甘霖合酒散都門驛路長槐閣迴腸無別事憑君好語謝龔黃

期齋集卷之二

七

飲余子樓

登高渺然豁野抱漫興直與諸天游晝永微風醞香氣閣長古畫開蓬洲景含蒼翠正藹藹意到泉石相悠悠有主繾綣不可極何妨日暮杯如流

送游可齋乃尊宰睢陽

丈人千里獨之官墨綬銅章跨錦鞍仙掌山高雲欲散睢陵路坦月初圓春來滿院花如簇晝靜中堂琴自彈回首長安如不隔鳳毛應在五

雲端

送曹進士繩之便差省覲

曾薦雄才輝北極又看使節向南都雲霄動色  
搏鵬翼鄉里稱賢擬鳳雛路轉金陵通澤國月  
明玉宇上姑蘇不緣衣錦歸來好欲傍高堂且  
弄烏

送王岱麓山西提學

久知聲價蜚中秘又見儀形重外臺三晉塵空  
鷹隼出九霄瑞藹鳳凰來循循風教隨時雨耿

期齋集卷之三

大

耿文光接上台回首玉堂如不隔聖明應爲歎  
奇才

徐進士可繩奉使便道省覲因寄壽南

澗公

遙從北極承新寵應向南州啓壽筵天上麒麟  
元是瑞人間鶴鹿自隨仙春秋惟有靈椿似日  
月長同海屋懸却憶光儀違十載無由縮地祝  
千年

賀陳太宜人蔡榮壽

徽音共道嗣三遷花誥爭傳下九天寶婺光  
南極象錦萱彩映北堂筵函開金碧看勝畫歡  
逗笙歌問是仙此日得歸陳仲舉只應鄉里美  
惟賢

送王知事赴岳州

入幕今看王仲寶棄繻昔擬漢中軍談霏玳瑁  
才偏俊身傍芙蓉思不群折桂乍分千里月憑  
鴻應寄兩鄉雲岳陽樓迥堪乘興參佐風流試  
爾聞

期齋集卷之三

九

送馮大尹任東阿

曉聽鶯聲辭北闕初開驥足向東阿子奇年少  
循良著馮衍才高慷慨多應識明時輕毀譽佇  
聞比屋起弦歌仙鳧何日歸天上對月開樽卷  
白波

送吳觀心知裕州

孝廉已自鄉邦重道德還爲國學崇忽集三鱣  
停論說即乘五馬問疲癯民安不倚方城固化  
洽應如壁水通却憶聖明思共治河南今復見

吳公

贈高小山長史

差我數仞雲中峙葱翠千重日下生地迥便疑  
攀月桂嶺迴真覺度鸞笙徜徉三友棲高憚避  
近八公遊向平應笑風塵紛世網登臨無處不  
蓬瀛

送貢士宰興業

雕龍名動南雍日棲鳳輝生北斗時海內壯遊  
輕萬里胸中奇氣貫三儀須知忠信移蠻俗試

期齋集卷之二

廿二

聽絃歌及醜夷聖代即今徵善治仙鳬佇見入  
丹墀

送袁元峰使唐藩和元峰韻

十載蜚英擅玉堂九霄銜命羨清郎詔傳威鳳  
絲綸重袍送盤龍錦繡香珥節遙知登庾嶺揚  
帆佇見歷江鄉青春作伴堪乘興麗藻應多染  
翰光

送袁水部便道省覲次韻二首

從來人鑑重朝紳共羨龍門客又新傳擁風塵

勞奉使恩承雨露喜榮親暫遠不用歌三疊相  
送聊憑酒數巡此後月明懷玉樹便應極目到  
宜春

其二

聖代彞章在顯親金閨通籍寵光頻休論秦氏  
嘗增級不數唐朝得告身玉潤早誇涵水鏡香  
含長見襲朱銀歸來合展龍文軸爭覩鄉閭燕  
賀人

詠柳亭

爲葉中舍賦

期齋集卷之二

廿二

直省久依仙禁柳對時絕勝故山亭金堤旭日  
啼黃鳥鳳沼春波長綠萍不向十圍增感慨每  
因三弄動清聽却思樹下堪行惠飛絮垂絲若  
有靈

彰義詩

爲黃高峰乃尊賦

清時好義鄉邦重盛世推賢海宇聞千頃量同  
黃叔度百年心似范希文未誇道路傳碑滿應  
羨朝廷禮數紛天意有知餘慶遠更看令子競  
流芬

贈王中舍南還 名子澄

雕龍夙擅閩南譽，展驥應空冀北群。  
一斗休稱同待詔，三槐堪羨共揚芬。  
暫分寶劍燕臺月，佇枉瑤林越嶠雲。  
九曲自來標勝絕，躋攀何日得從君。

壽丁忍菴

周代曾聞傳世美，淮陰今復擅賢名。  
瑞紛蘭桂庭前映，光動簪纓坐上盈。  
競取沅霞歡不極，共參旭日祝長生。  
聖朝禮數偏優老，應羨年年壽

期齋集卷之二

廿一

更榮

輓丁忍菴

夏日登堂聞壽曲，秋風過里見靈輜。  
少微忽自雲霄隕，薤露惟增道路悲。  
滄海門高傳孝義，仙扃夢杳歎睽離。  
獨憐餘慶應無限，玉樹芝蘭共挺奇。

壽嚴介谿公七十

和風助律逢春早，御醴稱觴應帝榮。  
相影曾從金鏡見，昂精長伴泰階明。  
千年間氣鍾維岳，四

海清平頌保衡。此日獻圖參壽域，絕勝仙侶集蓬瀛。

吳少巖考最南還

憶昔清源二十年，尊前看劍尚依然。  
笑歌忽阻湘雲遠，意氣重逢燕月圓。  
共道棠陰留故邑，無勞柳色送行鞭。  
聖朝袞職須循吏，鳬舄還應到日邊。

贈顧惠巖乃弟

不戀簪纓易薜蘿，久從泉石慰山靈。  
少微秋迥懸霄漢，真氣朝來滿戶庭。  
映日獨增花萼麗，沅霞應薦菊英新。  
仲容更有南飛曲，共羨竹梧鸚鵡停。

期齋集卷之二

廿一

送謝古原赴來安幕

從來爲尉合稱仙，况爾高才自世賢。  
曾向庭前誇玉樹，漫看幕上颺金蓮。  
秋風鴈影連征旆，曉日驪歌促別筵。  
聞道來安堪卧治，但聽絃誦樂豐年。

壽范東明乃尊西疇公乃堂王太淑人

南極呈祥昭具慶西江攬轡合忘憂靈椿瑞映  
扶桑曉寶婺光懸碧漢秋衣錦不妨頻戲綵稱  
觴應報又添籌遙知競祝千年日笑擁笙歌動  
海陬

送顧惠巖尚書

十載宣麻偏雨露九霄曳履上星辰情陳惠麓  
看松菊詔許江涯問隱淪滿路輝光乘傳去照  
人符彩賜衣新聖明夜夜思前席應擬歸朝及  
早春

期齋集卷之三

廿四

贈李柳湖

憶昔關西馬宗伯平居常說柳湖名度如萬頃  
汪汪遠美似三春濯濯明樹下但行饑渴惠門  
前不厭往來情燕臺此日欣逢汝忽漫臨岐唱  
渭城

寄壽蔣太守乃尊璞山

為愛松筠早乞閒獨留桃李滿賢關懷中玉璞  
人間重膝下金緋天上還湛露恩深頒紫誥流  
霞光泛映朱顏臨風特寄長生曲福比滄溟壽

比山

送吳中里僉憲湖廣

十年蜚譽白雲司九陛乘恩出帝畿清映洞庭  
卿月朗光生衡岳使星移應看荆楚埋輪日便  
是唐虞畫象時共羨繡衣持玉節青春到處欲  
褰帷

送謝松麓赴任武定州判

憶昔君才蓋一鄉庭前三樹擅奇芳鳳雛詎意  
摧新羽鴈字誰憐落後行望入東山來佐牧恩  
沾北闕始為郎試聽自遠傳芳譽家學親情並  
有光

期齋集卷之三

廿五

送中翰吳惟登南還名瀛

自昔通家三十年相逢何處不留連慙予懶性  
今茲甚受尔高情更藹然忽憶故鄉頻抗疏暫  
辭秘殿得言旋東南已喜無氛祲畫錦行看羨  
是仙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三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閻 鄭雲鑒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七言律詩

送盧後屏年兄巡撫南贛

金緋繡薦獨登臺時論同歸濟世才受脤生光  
龍節度遷驚喜動羽觴催威行閩楚稷氣靜恩  
浹兵農歌頌來共道聖明深簡在即看劔履接

期齋集卷之三

三台

送大司徒王端溪之留都

久向容臺陳禮樂今登計府阜民財南風歌憶  
虞廷盛北斗名高漢世才江左夷吾乘傳去關  
西伯起抱經來即看教養收兼濟劔履還應接  
上台

送吾越守沈江村擢湖廣憲副

越石雲開棠蔭久繡衣日映栢臺新一錢不獨  
思劉寵五馬誰能借寇恂詔出鳳凰承雨露光

生雕鶚離風塵聖皇軫念龍飛地應使湖南長  
似春

壽游可齋年兄父母

昔年同作玉堂賓就養惟君有二親恩澤每隨  
龍誥渥輝光今拜鶴袍新況逢七十稱雙壽應  
祝三千當一春佳氣葱葱繞南極分明長照吉  
溪濱

送白洛川太守赴黔

憶昔杯深傳白玉喜今帶重已黃金滇南遙佩

期齋集卷之三

二

專城印莫止常懸捧日心情結頃篋歌棣萼化  
行囊焚頌棠陰即看疏入明光殿共道循良獨  
首黔

壽程竹坡八十

蒼眉皓髮背如船長對南山壽域開共祝唯同  
椿樹永無勞過慮祀天摧健看仙骨虛鳩杖歡  
映童顏醉羽杯傾蓋久親郊道遇後車應待渭  
濱來

贈李陶山入二再赴開州



羨爾分符出衛陽又看執玉入明光  
敷陳獨抱安邦策拜舞同携滿殿香  
風采不殊逢李郭天顏應喜有龔黃  
即留一院棠陰在早晚歸來佐廟廊

送黃冶山宰麻城

恩承金闕初爲長綬綰銅章獨近民  
懷寶黃瓊名已重彈琴宓子化如神  
湘雲簾捲陰山迥楚日花開滿院新  
薦剡遙馳宜袞職仙鳬佇見入楓宸

期齋集卷之三

三

送大司成閻又泉年兄赴南廡

雅望久推閻伯與文星今見照留京  
賢關應識規模盛聖世全崇禮教行  
璧水經明秦博士橋門化洽魯諸生  
即看姓字金甌啓早晚歸來共秉衡

送潘生少承還順德

萬里鄉心逾粵嶺三春行色動燕關  
名高太學何蕃在賦就閑居潘岳還  
滄海遺珠光照乘南山隱豹蔚生斑  
即看來獻賢良策捧日凌雲覲

聖顏

送孫子源進士輸儲宣大

國計從來輸地省皇華羨爾向天山  
高才孫綽今能賦壯志斑超昔度關  
竟日驅馳雖靡及望雲指點未應閑  
佇看竣事歸朝後定有訐謨解聖顏

送李于翔任大名節推

曾識高才似李邕喜今持臬試天雄  
自來長者多平反到處賢名起至公  
開道驛驕騰曉日凌霄鷹隼振秋風  
未勞共惜經時別佇見徵書出帝宮

期齋集卷之三

四

送王槐野官諭視篆留院

金陵佳麗看勝畫玉署清華羨是仙  
萬竹繞亭宜鳳宿三槐滿院應蟬聯  
呂刀欲贈知祥貴蔡疑歡迎識榮賢  
此別不妨雲樹隔文星佇見斗南懸

送王稚川司業赴南廡

師道當年頌二菴羨君此去合稱三  
摘文復見

西江集佐世如聞北海談鍾阜遙連官署左湖  
波故遶浴池南慚予昔忝饒相憶桃李紛紛映  
梓枌

壽孫伯泉都督七十

九旬慶洽萱堂日七秩欣逢萊子年世美忠良  
爲柱石天生慈孝作神仙將星遙並文星顯恩  
澤常同福澤綿壯志可酬頭尚黑高車共道未  
應懸

題西湖小景

期齋集卷之三

五

湖光山色映樓臺瓊樹琪花錦障開三竺遙從  
龍岫轉六橋直向鶴亭來紛紛車騎過深柳處  
處笙歌度落梅仙境分明圖畫裏無勞東海訪  
蓬萊

送張給諫謫內黃丞

玉署摛文獨振英瑣闌草諫共知名才高自合  
僧時命道直何須論世情落落松陰哦宦興依  
依柳色度心旌殺人誰信真曾子前席終當召  
賈生

送東寧伯焦湖坡鎮守湖廣

早紹元勲登督府今推重望鎮興都麟袍香襲  
春花簇玉帶光生畫錦紆氣走風雷橫寶劔謀  
深江漢運陰符即看世美歌全楚應續凌煙入  
畫圖

送杜給諫關西冊封

金冊分封寶字題瑣闌持節向關西天臨太華  
銀潢遠地接長安玉葉齊計月不妨虛諫紙觀  
風無得問蒸黎拾遺奉使真堪羨百二山河處  
處躋

期齋集卷之三

六

送馬給諫冊封瀋藩

已從青瑣稱仙侶仍捧丹書作使臣立社久誇  
磐石固分茅今喜湛恩新星輶雲映壺關曉玉  
冊光浮澤潞春補袞知君心獨切肯將節蓋滯  
風塵

送吾姚談司訓

喜瞻古貌堪模範應有新知足聽聞絳帳翩翩  
開曉日青衿藹藹似春雲門牆滿目栽桃李泮

水澄心麗藻芹珍重秋風乘傳去只今同輩不如君

送少司寇廬後屏年兄赴留都

六曹地望兩京均帝簡秋卿重得人華省白雲晴冉冉鍾山紫氣瑞氤氲才兼明恕堪安世德有輝光足照隣遙想太平堤路上但聞歌頌絕吟呻

送呂太史豫所奉詔送親還鄉

奏第曾瞻五色雲蜚聲早動九重聞日承具慶

期齋集卷之三

七

歡無極天錫殊恩語有文何幸侍親歸畫錦豈徒報主美秋芹遙知桂嶺湘江上猶帶楓宸雨露紛

送凌進士奉使晉藩

金書遙捧賜賢王使節披星出建章汾水曲迎青蓋轉恒山高度紫雲長九重孝理孚藩翰四海風聲樹振揚今日朝紳多順德王人身亦是黃香

寄壽張南逸八十

聞道耆英八十翁起居強健不扶筇感時揮麈心猶壯對客啣盃興亦濃每寄北風頻問訊獨瞻南極想形容庭階更羨芝蘭滿千歲還應伴赤松

爲壽 吳南溪南歸適屆七秩賦此送之并以

十年天上賦歸來七秩欣逢壽域開讀律未全酬壯志談經猶共惜高才耆英不羨公卿會德誼應爲郡邑推遙報故園松菊好紅顏長泛紫

期齋集卷之三

八

霞杯

送黃望山掌教豐城

鄉評共許今黃憲邑博何慚昔鄭虔曉日懸鐘堪大扣春風振鐸孰先傳龍門夙擅人文盛臯席應推師道全莫歎棟梁收獨晚且看桃李滿君前

送吳鳴贊還南都

不乏曾聞稱李子能名今復起司賓三年忽阻光儀遠兩月重逢意氣親錦綬正堪添雨露雕

鞍又欲抗風塵。聖朝遷召唯勞績。應見歸來侍紫宸。

送鄒道南南還

不說交情同管鮑。只今親誼似朱陳。長卿自信能題柱。子路何妨獨問津。豈羨碧桃多雨露。佇看黃鵠出風塵。殷勤杯酒非爲別。喜在明秋與後春。

送孟歷山知亳州

柳色鶯聲送酒杯。高懷端爲故人開。分符忽佩

期齋集卷之三

九

專城印擁傳行看展驥才。惠著由來推孟業。化成今復見童恢。中都佳勝遙連毫。千里應聞頌有臺。

送趙方泉道長赴留都刷卷

江郎壁立俯三衢。駿發英才動九區。文行不殊稱玉尺。威名今復見龍圖。即看白簡申明憲。應有清風激懦夫。更羨金陵朝聖祖。獨將忠赤答沾濡。

送劉德純道長巡按山東

衣繡乘驄出帝京。霜威風力在澄清。久推純德令長盛。共道高才昔更生。齊魯盡還人揖讓。青徐無復盜縱橫。應知代主東巡重。不負登臺獨坐名。

壽顧母杜太孺人九十

慈闈九秩慶長生。聖代五朝逢太平。王母蟠桃看已熟。麻姑仙釀報初成。高堂遍揭公卿頌。滿路爭傳賢孝名。日日稱觴歡不極。夜來寶婺更分明。

期齋集卷之三

十

送少宗伯康礪峰赴留都

北門夙擅文章伯。南國今登禮樂司。博學鄭玄猶未達。鑒裁韋陟詎無遺。共推久屬台垣妙。簡親承聖主知。莫道且安佳麗地。佇看來佐太平時。

贈徐給諫歸壽母太孺人七十

北闕每逢青瑣客。南州時動白雲思。陳情不換三公貴。稱壽應如八月期。色映錦萱翻綠服。香飄仙桂泛金卮。華筵更展龍文軸。食報分明在

制詞

送周鎮菴同年赴任留都地官

憶昔同登隨驥尾，喜今復起覲龍光。非關抗疏功名薄，自是陳情歲月長。但使赤心能報主，不妨白首始爲郎。春風擁傳圖南去，更羨留都近故鄉。

贈陳宜峰巡按雲南便道壽母

乘驄攬轡按南滇，省覲慈闈啓壽筵。閭範從來由四德，母儀誰不比三遷。疏封光映龍文動，稱壽歡隨豸繡翩。滿泛霞觴春正永，自今應擬祝千年。

期齋集卷之三

十一

送姜節之太史冊封楚藩

憶昨高才簡聖衷，傳臚不羨感非熊。六年染翰雲霄近，四月乘槎江漢通。玉葉遍分全盛日，金函遙出大明宮。應知負弩先驅處，佇見文星過楚東。

費仰湖尚寶今仲秋五十適奉使便道省覲賦此贈之

三十年來交誼深，與君二紀共朝簪。喜看半百顏如少，願祝八千健比今。長夏且同明月醉，仲秋應見壽星臨。使車指日過桑梓，更得稱觴慰母心。

送少宰學士松谿程公改官留都

暫辭北闕向江東，地遠翻令望益隆。吾道不妨三代直，聖恩元是兩京同。鄉山好慰瞻雲意，霄漢應懸捧日忠。更喜諸生多白下，佇看濟濟坐春風。

期齋集卷之三

十二

送張都諫擢四川大叅便道省覲

早歲過庭傳世業，清時通籍侍承明。回天諫草留青瑣，擁驪參藩向錦城。路入函關堪省覲，誥頒壽域荷恩榮。稱觴具慶歡無極，百福從來積善生。

寄贈郭郡伯治汀州

憶昨分符向七閩，羨君五馬擁朱輪。地稱奧壤應開府，溪有餘波足潤隣。共道郭侯爲太守，無勞鄭俠畫流民。聖明指日旌賢異，金匱行看出。

紫宸

送徐五台巡按江西

衣繡乘驄出帝京，霜威風力在澄清。  
佇看雕鶚凌秋迥，應使豺狼避道行。  
北闕誰云相見晚，西江正喜得投明。  
匆匆樽酒聊爲別，不盡春闈共事情。

憶謝留翁老師兼言懷

憶昔諸生不在門，只今疑義共誰論。  
憂時或阻東山屐，感興應開北海樽。  
未報有恩虛歲月，獨慚無力正乾坤。  
聖明若許辭賢路，杖屨追隨日涉園。

期齋集卷之三

三

賀張鴻臚得子

張君苓泉久未得子，昨選鴻臚簿廳後適有弄璋之喜。乃曰：萬事既足，功名非吾意也。遂欲投簪去，因賦此贈之。

道誼交深三十年，邇來聚首益歡然。  
鴻臚地迥依丹陛，麟種天遺賴福田。  
不似李聃生便老，應知張果久爲仙。  
看君若得投簪去，擬共西湖泛

酒船

送憲長周木涇年兄赴蜀

萬里長懷南北分，數年今得共論文。  
又看衣繡明燕日，遙想乘輅度蜀雲。  
定國無冤門自大，益公有望世同聞。  
不勞試問成都卜，早晚應來佐聖君。

賀嚴介谿公一品六考二首

三朝長侍九重前，一品今逾十八年。  
眷以忠誠孚聖主，壽因平格契皇天。  
安危真繫汾陽久，福

期齋集卷之三

四

德還兼谿國全麟，玉童顏相映照世人爭。  
說是神仙

其二

龍章三錫自天來，勲業聲華動九垓。  
應見百年綸有草，不教一日鼎無梅。  
腰輿每出從中禁，赤舄遙瞻傍上台。  
元老此心唯爲國，時時開閣引英才。

送大宗伯孫季泉公赴留都

高第親爲聖主題，殊階共道合超躋。  
兩京地望

南宮重八座聲名北斗齊映日錦袍飛白鶴通  
天寶帶耀文犀此行未是經時別應見宣麻又  
築隄

寄賀大司馬王思質公榮壽

生申日接端陽慶濟世才懸北斗名五鎮適移  
開督府十年隨處作長城黑頭不用頻看鏡赤  
膽何妨只請纓遙想太平宜燕喜壽筵共祝過  
籤彭

贈沈見龍榮授南還

期齋集卷之三

五

見龍沈君在吾姊丈諸弟中與予最善自  
少至今鬢髮各已蒼矣而情好益篤去歲  
來京遇例授楚府引禮舍人以行凡我親  
朋繪圖稱賀予賦一律于上且以識別見  
龍二親高年在堂諸子皆蜚英黌校故四  
五句及之

龍樓鳳閣九重開衣錦承恩天上來通籍名藩  
今已貴傳經佳胤復多才高堂絕勝斑斕舞滿  
路應跨結駟回親誼交情唯惜別春風尊酒且

徘徊

賀玉川周公闕下受封

玉川周公年逾八十受封其子秋官叔濟  
扶持公拜闕下承恩人皆以為華特賦此  
賀之

紅顏白首映烏紗袍颺金鵬帶釵花老入鵷行  
承雨露榮膺龍誥絢雲霞壽仙納慶方無笑聖  
主覃恩詎有涯自昔魯周前後拜千年盛事世  
同誇

期齋集卷之三

六

送袁少叅赴廣東

計日星輶向嶺南藩垣屏翰羨君叅令公有壻  
非徒貴彥伯知名在共談佇過故鄉紆書錦還  
應清夢著朝簪五雲多處勞相憶好寄瑤音定  
幾函

送張內山儀制擢湖廣督學

譽動南宮迥出群共推博物更多聞珂鳴白玉  
來燕日旆拂清風入楚雲自信九疑山可辨果  
符五色夢成文鱣堂不久淹臯座還作商霖翊



聖君

壽大司空敬菴鄭公八十

憶昔彤墀曳履聲應知聖主重賢名懸車甲第  
城東起賜杖神仙地上行不羨璜溪初遇合真  
同潞國首耆英試聽壽域稱觴日共祝長生似  
廣成

送光祿卿沃洲宗弟赴留都

不說當年一派分只今交誼重離群班先九列  
巖廊近名自三臺海宇聞應向秦淮常見月遙

期齋集卷之三

七

知鍾阜有停雲金陵佳麗堪乘興莫惜瑤篇寄  
我勤

送謝圖南赴兩淮運判

葭莩久託情先重邸第因連會更頻共羨謝庭  
稱玉樹未誇楊氏擁朱輪早登華署遊天上忽  
領新銜向海濱佇聽賢聲應籍甚更勞魚鴈慰  
相親

送胡劍西侍讀歸壽父母並七十

光耀孤南照劒西堂開具慶額新題靈椿地迥

翔鸞鳳寶婺霄懸映璧奎共道褒封應日峻並  
躋眉壽與山齊陳情更羨瀛洲客傳擁秋風金  
馬嘶

送陸貳尹赴吳江

龍駒鳳侶久知名佐邑宣風羨爾行文物尚存  
吳舊國山川喜近越王城興來自合哦松竹談  
劇何妨道雨晴聞說宋丞登列岳佇聽清白著  
賢聲

送彭伯穎赴浙藩幕

期齋集卷之三

六

明經曾許比彭宣何事雲程阻着鞭且向武林  
堪驥展遙隨驛柳喜鶯遷薇垣蜚譽應無並天  
竺談詩定有傳莫道此行成遠別佇看重到五  
雲邊

送管兩峰侯門教讀南還

談經名重列侯家捧檄先生一命加應却青衫  
紆錦綬共看華髮戴烏紗春風作伴歸桑梓曉  
日相輝羨棣花遙想賓筵多燕喜高歌湛露泛  
流霞

送內弟夏蘭塘醫官奉差南還

頽然迥出衣冠胄，念爾相依肺腑親。  
肘後有方堪濟世，籠中無物不稱神。  
承恩北闕聲名起，奉使南州氣象新。  
此日一樽多繾綣，得歸更喜伴青春。

送徐尚寶馳驛還鄉祭掃

相國陳情帝曰俞，符卿馳驛聖恩殊。  
百年盛事增綸閣，一路先聲到海隅。  
天上騰傳今上有雲，間應羨世間無。  
即看制誥宣封兆，草木生光雨露濡。

期齋集卷之三

九

送徐給諫侍養南還

爲念慈齡過古稀，乞恩侍養願無違。  
九重溫詔看方下，千里歸旌去若飛。  
諫草且焚辭瑣闥，萱花含笑待斑衣。  
知君百歲高堂上，不羨三公傍紫微。

寄鄒東郭祭酒因爲壽

憶昔追隨日未虛，那知一別積居諸。  
九重天上長勞夢，廿載山中獨著書。  
洙泗遠承功已大，岡

陵共祝壽應如從來名世生，非偶佇見宣麻出禁廬。

送姜鳳阿太史擢督學四川

共羨才名早見收，校書督學總稱優。  
多情但惜三秋別，壯志何妨萬里遊。  
佇擁高車驅蜀道，應知清夢繞瀛洲。  
此行且去栽桃李，若濟還來作楫舟。

送萬通政南還省覲

抗疏陳情省北堂，承恩特賜暫還鄉。  
十年共羨登樞貴，千里遙看擁傳光。  
不說望來雲漸近，應知愛得日猶長。  
金緋絕勝斑斕綵，懽極朝朝捧壽觴。

期齋集卷之三

廿二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四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閻 鄭雲鑒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七言律詩

送邑侯周伯谷擢兵部主事

籍甚賢聲動海隅，自天詔下擢應殊。  
萬民卧轍留君像，千里揚旌向帝都。  
敢說琴堂宜宓子，須知樞府待周瑜。  
山林隨處容予老，南北從今氛

侵無

期齋集卷之四

送林南嵩座主兼預祝明年壽

憶出門牆三紀餘，遠勞車馬枉山居。  
十年獨苦干戈擾，千里誰憐城市虛。  
夜雨細談關世切，春風佳抱爲予舒。  
佇看海宇妖氛靖，請對岡陵祝壽如

賀秦文宗

虹洲秦公近自督學擢大叅，陽月二十四日爲五十初度之辰。諸生太倫者昔嘗受

業於予，績學能文久未遇。今秋公試而奇

之，取冠邑庠。大倫之名蔚然起矣，感激無

可報。稱過予乞言爲壽，予辱公知更深，敬

賦一律授之。第愧淺拙，不能發揚盛美，萬

一云

文星高傍斗南移，共仰藩垣近鼎司。  
人接光儀堪作範，士經題品卽爲奇。  
小春瑞靄生申日，長慶筵開受爵時。  
試聽門牆爭頌祝，望隆公輔壽期順

期齋集卷之四

送張子歸樂清 名廷用

昔年通籍在金閨，染翰長過太液西。  
好是詹姜今再見，休論韓蔡古難齊。  
初春枉顧移炎節，名筆留傳遍粉題。  
此別便應歸北闕，高蹤未許鴈雲迷

寄壽座主林南嵩運長

南嵩林翁余座主也，令子春元師南來，顧余草堂得聞翁起居康健，又知今秋九月爲七十初度，欣慶倍萬，恒情適病暑不能

文聊寄上小詩一章少效稱祝之意云

得從令子罄交歡問訊尊翁壽更安步履不須扶玉杖容顏真覺駐金丹蟠桃色映流霞獻仙菊香和湛露餐遙向南山馳慶祝滄桑定擬幾迴看

壽張苓泉鴻臚六十

早解朝簪返故廬湖山遊覽日無虛亭前每放林逋鶴堤上長騎張果驢花甲初週開壽域黍珠高照誦仙書慚予獨阻稱觴會遙祝君應千

歲餘

期齋集卷之四

三

壽費二竹九十

生來本是神仙裔得道今稱上壽翁乘興欲騎文緯鶴好遊能御長房龍流霞日映千花醉湛露時霑二竹濃真訣尚虛追杖履遙瞻南極想形容

壽王仲山年兄

一別光儀十載過幾迴夢想仲山阿誰能早歲辭軒冕長使高懷洽薜蘿墨灑縹緗神作品詩

成珠玉興來歌知君名已登仙籍看變滄桑未足多

城西別業漫興二首

衆樂園中日往還百年何幸此身閒鑿渠引水俄成沼疊石栽花儼若山長狎白鷗娛晚景滿斟綠蟻駐春顏相逢多是漁樵侶不識人間名利關

其二

期齋集卷之四

四

幽棲自覺紅塵遠老病偏宜綠野閑釣艇迷烟留近浦洞簫吹月過中山手談相對今王謝心畫高懸昔柳顏更有竹君同石友絕無車馬駐江關

石假山新成二首

平地未能躋九仞洞天非爲望三台烟籠遠近高低樹月滿方圓上下臺無數名花開不謝有時啼鳥去還來杖藜到處淹雙屐乘興登樓一舉杯

其二

虛疑疊石象瀛洲偶作三山水遶流曲徑轉深  
迷乍入小橋架險怯初遊磯頭有釣魚常得洞  
裏無仙鶴自留肥遁尚嫌林未密高蹤還欲躡  
巢由

初夏賞芍藥二首

滿院綠陰春已歸獨留紅藥殿芳菲年年但得  
人相賞種種應開世所稀出幙試粧朝雨過倚  
闌欲舞晚風微日長未覺高懷盡既醉還歌湛  
露晞

期齋集卷之四

五

其二

嬌紅簇簇寶粧成映日翻階態轉生金帶無勞  
占四相玉盃不數冠羣英惟留詞客文爲誰賞  
冷花神酒共傾小院自今增勝事還期百遍繞  
欄行

赴新昌宿上虞舟中便懷家園

數年已脫利名途懶惰何妨老病軀穩卧不知  
佳客至欲行還待小僮扶松間掃石常開局月  
下焚香獨據梧自是卑棲堪肆志夢中未肯讓

蓬壺

風雨江行甚難因書所見

長江滾滾夾千山舟楫顛危人力艱每入泥塗  
愁陷溺忽經石壁費躋攀洪濤共訝蛟龍閭深  
樹惟看鳥雀還行路又兼風雨急微蹤何事出  
松關

赴新昌訪大司馬沃洲弟曹娥舟中言  
情二首

期齋集卷之四

六

初春有約竟蹉跎一別那堪十載過不畏江濤  
高似馬欲瞻山勢儼如駝看花忽憶同袍久對  
酒應談舊事多共荷璜溪流慶澤至今處處沐  
餘波

其二

爲念吾宗老弟兄不辭風雨向江行原泉到海  
波應大喬木叅天蔭獨清槐棘聲名齊北斗麒  
麟勲業想南征即今同是投閒日皆可園中醉  
月明

詠山池同心蓮二首

愛蓮移得種來嘉競發朱明映彩霞共蒂最奇  
開九萼孤莖多是引雙花同心含露香猶潤連  
影搖波色更華懶向譜中稽瑞應暫時相賞與  
無涯

其二

山池灼爍冒紅渠冉冉清香滿竹居盛在一房  
花若簇嬌生千葉紫將舒闢粧仙子應難比解  
語名妃或未如傳與遊人休採去老夫杖履日  
無虛

期齋集卷之四

七

送蔡雙南方伯入覲

公按北畿時陳君堯爲河間推官特蒙薦  
拔今以郡伯致仕矣而公爲浙藩左轄當  
入覲因屬予言贈之公望隆中外此行晉  
秩六卿無疑予衰病不能發揚盛美萬一  
聊以見陳君銜感瞻戀之意云

昔年風采著朝端今日旬宣兩浙安憂世或生  
雙鬢白報君惟抱寸心丹六曹共道方虛席千  
里何辭不解鞍自此感恩門下士台階長傍五

雲看

閏六月初十日避暑西園二首次鄒道

南韻

日尋泉石欲相依毒熱猶新風氣微水淺應知  
魚不樂林深惟見鳥來歸平頭好自搖紈扇弱  
體那堪勝葛衣聞道高僧能說法試看如意座  
間揮

其二

青松綠柳護柴扉寂寂幽居久息機倦即拋書

期齋集卷之四

八

眠竹簾閒常把釣著荷衣陰晴何事來無定歲  
月空驚去若飛相對故人中聖後不知今是昨  
爲非

久旱得雨又勞傷禾偶懷二首

憂旱多時已及秋颶風驟雨喜成愁四郊只見  
漂禾黍兩涘安能辨馬牛沉竈家家遙乞火寒  
棠處處競登舟蒼天何意高難問一望愀然獨  
倚樓

其二

一歲秋來萬物成災祥何事陡然生風聲似撼乾坤動雨勢疑翻江海傾扶杖共愁饑與溺焚香猶祝困還亨不知孰有回天力長使蒸黎歌太平

新秋雨霽同諸公泛舟江上二首

新秋尊酒共論文授簡揮毫思不羣高興真堪邀落日清歌况復遏行雲樓船簫鼓中流振寶鼎沉檀滿座芬取醉無勞多秉燭請看涼月白紛紛

期齋集卷之四

九

其二

歸來似不愧移文日日相尋隱士羣老馬欲存諸舊路冥鴻佇見入重雲山中明月常留醉江上清風遠度芬秋至頓蘇三伏病勝遊真自隔塵紛

孫上林宅集社友亦逮于屬首倡以紀其盛

白社何人是主盟清秋開宴集羣英高蹤欲繼荀陳會宿好應談管鮑情酒興不辭鷄鶩勸歌

聲如聽鳳凰鳴念予老拙忘機久一度陪從萬慮輕

送丘醫官還楚

明醫丘君陵昔嘗相知於京師今自楚遠來顧予草堂數日而別作此送之

論交已是十年餘遠自瀟湘到草廬坐久全低明月桂杯深更摘小園蔬山中曾許尋仙藥方外猶聞得秘書正喜陪從君欲去重來有約幸無虛

期齋集卷之四

十

送汪山人兼懷金太史

昔汪子尚賡同金太史星橋顧予山中草堂言別且數年矣今汪子復來又別去作此送之

老夫正有東山興佳客新從西浙來秋夜月明堪對酒曉天雲盡欲登臺交游四海情誰久指點千峰意獨裁忽憶故人金學士何時得與共徘徊

和鄒道南飲二四弟觀峭壁晡景二首



脫去塵襟儼若仙惠連別院醉涼天乍晴新水  
浮明月向夕中峰繞瑞烟麗藻何當光小景留  
花還待續前緣秋來頗有陪從與夜飲厭厭益  
灑然

其二

高懷不讓飲中仙小院涼生覺暮天峭壁稜層  
垂薜荔石欄徙倚俯雲烟四休隨事皆知足六  
逸相期自有緣聞說暫歸還枉駕如何消息竟  
茫然

期齋集卷之四

十一

七月十三日諸公携樽試元兒新船于

江上

朝來江上試新船滿座高賢羨是仙載月還聽  
歌競發乘風無籍纜徐牽事求可固非藏壑名  
借常安不濟川應任百年遊覽興一樽長醉沈  
寥天

七月既望邀諸公泛舟江上

今夕何夕問嬋娟勝遊千載繼坡仙金波不定  
搖歌扇銀漢如通泛畫船隱隱鳳簫吹月度蹁

蹁鶴駕御風旋高懷對此宜深酌莫道蓬萊別  
有天

寄贈石阡王節推考績北上

念子分符守石阡賴君察察共周旋三年善政  
書應最千里蒸黎慕益虔指日即看躋顯秩朝  
天還聽獎高賢雲山迢遞乖良晤但把蕪辭託  
鴈傳

九日同諸公登龍山次秘園韻二首

期齋集卷之四

十二

佳節欣逢特地來憑高一望盡圖開園林不負  
黃花待時序休驚白髮催東海霧沉升日御南  
山霞散想天台羽觴滿泛稱長壽歌逐簫聲繞  
鳳臺

其二

深秋爽氣益鮮新此日登臨意興真竹葉不辭  
浮玉竿菊花共插滿綸巾雙鳬迥在堯天上百  
雉平分舜水濱遠近忽聞歌競起多應處處醉  
遊人

挽王思賢總督

一朝抱恨入重泉長使英雄淚泫然端為有雲  
能蔽日竟慚無力可回天幸逢明聖恩光照特  
表忠貞禮數全多少權豪消歇盡何如勲業著  
千年

題朱教官借閒亭

說詩三載解人顏每向茆亭一借閒路入却從  
槐市近地幽還在竹林間看花不覺憑欄久對  
月何愁得句艱只恐明朝徵擢去勞勞又聽唱  
陽關

期齋集卷之四

三

賀鄧玉洲明府封父

治邑誰稱卓異才鄧侯今勝漢重恢重瞳覽罷  
文章薦秘殿傳頒勅命來共羨壽親紆鷺錦佇  
看賢令入烏臺遙知華萼山生色瑞靄椿庭慶  
宴開

龍山觀雪二首

山門雪霽景偏嘉共上高樓興轉賒白鳳飛來  
棲寶樹玉龍戰罷落瓊花今朝坐客皆能賦何  
處遊僧特送茶既醉留歡歌又舞還須直到月

輪斜

其二

萬里乾坤迥絕塵四圍山色儼如銀空中不見  
羣飛鳥江上惟垂獨釣綸深夜難乘王子興高  
樓且醉庾公賓無端聽得啼號者佇望君侯來  
濟貧

宋觀察承山姜同卿對陽招飲次承山  
韻

二妙開筵夜未闌張燈作樂聲交歡坐連瓊樹

期齋集卷之四

十四

光相照瓶插梅花喜共看投轄欲留知意重揮  
毫能賦見才難早春令引山林興杖履追陪著  
鵷冠

春後五日攀玉洲明府時祕圖山人在  
坐

初春佳氣靄晴暉此日高軒上翠微萬井民生  
歌保障三年士類幸歸依咲談共羨霏珠屑禮  
意偏勞及布衣草色梅香來几席山中何事不  
光輝

元夕孫上林啓會請玉洲明府主席

上林元夕會羣才滿座惟聞誦有臺玉鏡高懸  
三界照金蓮遍向九衢開杯浮湛露酒名栢香  
度流風花是梅共道即今天賜福氤氲佳氣似  
蓬萊

仲春對明弟自新昌來聞昨有玉蘭之  
賞即投我以詩次韻

比玉方蘭兼二美移從上苑擅嘉名因添奕葉  
看逾盛忽會連枝話有情光照一庭溫又潤氣

期齋集卷之四

五

通九畹遠猶清欣逢詞客來題詠日日騰歡應  
鵲聲

大觀樓爲徐子紹心賦

四望巍然獨此樓登臨徙倚憶真留常疑頭上  
雲霄近但覺簷前日月流至樂有時開萬卷勝  
遊何處是三丘無勞更美平津閣積善應生公  
與侯

贈樂清令胡湛臺

胡威自古擅清名茂宰于今見樂成百里村村

鷄犬靜四時日日村機鳴但聞冰玉爭來比却  
道神明若有聲天上綸音旌卓異佇看鳧鳥入  
承明

送邑侯鄧玉洲應召

鳳詔銜來召鄧攸聲名此日動神州九重佇俟  
籌前著萬姓空勞挽去舟與頌共看碑上滿棠  
陰還得院中留君王若問明農叟長伴漁樵已  
白頭

送諸暨令梁石渠應召

期齋集卷之四

六

長山三載有神君百里絃歌八邑聞傳入循良  
誰可比政成卓異自超羣徵書忽報從天下仙  
旆俄看向日分此去委蛇青瑣闥朝陽鳴鳳護  
彤雲

送杭守吳菲菴擢江西憲副

臨安復見漢吳公薦剡連年徹聖聰殊擢應爲  
諸郡最華階已覺外臺崇聲名佇聽蜚江右禮  
意長勞及海東此日獨慚遠慶錢每從雲樹憶  
無窮

黃毅所理刑視邑篆赴孫上林社會予

以病不與漫賦東毅所

使君高誼邈難儔暇日來尋隱士流鄙吝全消  
逢叔度絃歌競起化言游片雲隨處邀文墨明  
月何時聽倡酬只恐臺端還獨坐姚人安得更  
攀留

早甚六月廿九夜大雨喜而有作

憂旱人人抱此情今宵喜見海雲生神龍忽起  
雷車動石燕斜飛雨隊迎頓使焦枯回潤色佇

期齋集卷之四

七

聽黎庶溢歡聲寸金何足酬高價三日還期不

住傾

方子遠來治小女疾疾愈言還作此送

之方子名良  
牧休寧人

久聞聲譽滿新安果見高才匪一端句可驚人  
蜚玉屑藥堪濟世轉金丹無勞女病焚香禱頓  
使予懷對酒歡海內相知應不少如君心行古  
來難

題風木遐思卷為李月渠作名紀

天長地久見無期風木偏來撼夢思空望白雲  
飛舊舍獨悲絲服戲當時五花霄漢常頌誥三  
秀庭階合產芝共道顯揚稱大孝何須遂廢蓼  
莪詩

題海華畫卷

為翁子  
時旦賦

路轉黃山早結廬東臨滄海若憑虛鯢翻波浪  
看將化蜃吐樓臺畫不如閬苑風高紛鸞驚扶  
桑日上映圖書一朝充賦觀光去絕勝明珠照  
乘輿

期齋集卷之四

六

履端立春二首次鄒道道南韻

萬國歡娛在此辰朝天祝聖又迎春親朋聚散  
惟懷舊時序推遷却喜新正把深杯頻勸客忽  
遺佳句實驚人康衢處處聞歌舞四海應知悉  
主臣

其二

每歲豐亨卜首辰果然甲子應元春杯浮栢葉  
顏如少歌落梅花意更新叨繼先朝三世相願  
為當代百年人即今呖晦棲遲久不望君王問

老臣

六月朔日爲賤生之辰飲于竹亭次鄒

道南韻

憶昔常依日月光歸來十載老江鄉因逢初度  
留歌舞忽動高才振藻芳蓬島無勞論遠近疏  
筵不羨溢圓方山亭滿目生雲霧應是龍飛與  
豹藏

七夕季弟郭外池亭燕集

今夕何夕火西流金風初送一天秋相期出郭

期齋集卷之四

九

開池閣不羨穿針上畫樓靈鵲競填河有路仙  
蟾半露月垂鉤新詞疊疊生歌舞索笑邀歡未  
肯休

送熊明齋別駕擢守姚州

功成佐郡真遺愛寄受專城豈畏艱帶釵細花  
堪作寶袍裁新錦忽飛鵬乘風仙棹遙過漢計  
日星輶早度關共道高才將雨露佇看萬里灑  
諸蠻

題郭麓池卷

名斗雲南人  
浙江方伯

岩崑大麓俯昆州浩蕩滇池匯衆流得雨蛟龍  
天上去凌波仙子鏡中遊碧鷄且唱千門曉金  
馬還依三殿頭謾說神奇人更傑喬卿應是濟  
川舟

壽姜郡博母九十

慈壽分明姑射姿承顏况復有姜詩春生碧海  
珊瑚長瑞應瑤天寶婺垂桃熟三千爭欲獻籌  
添九十卜無涯欣逢王母蓬萊近特過西江醉  
玉卮

期齋集卷之四

二十

壽張內山文宗六十

曾向彤庭早佩魚又看令子首傳臚高名海內  
誰堪並全福人間總不如花甲方週增壽錄桃  
筵初啓駐仙輿遙知慶接重陽後競祝長生日  
未虛

奉壽師相存齋徐公

深秋南極一星明光照雲間若有情功在三朝  
稱柱石會尋九老作者英綵衣競捧卮爲玉綺  
席常鋪果是橙帳望不隨珠履後遙將海嶽祝

長生

九日雨阻龍山之興登南明樓

登高何必在龍山共上南樓亦解顏萬木蕭蕭  
搖落後千峰渺渺有無間重雲忽覩飛鴻字繞  
座徐看細菊斑朋好不妨風雨惡且拚沉醉杖  
藜還

十日又登南明樓

重上高樓曙色分連朝風雨淨塵氛名山處處  
皆飛瀑甲第巍巍盡入雲中聖且須留日御聚  
賢或可動星文百年盛事應傳記杖履招尋莫  
厭勤

期齋集卷之四

廿一

雙萱並茂

爲王勝江賦

三槐堂北見雙萱共羨深根久更蕃綠葉翩翩  
依畫錦丹花朵朵映朝暉芬芳並繞芝蘭盛光  
潤長沾雨露恩試聽宜男今日頌千年願得慶  
常存

夏日王龍溪駕部姜對陽李遇齋二太

傑枉顧西園草堂留酌湯賦

曾開別業郡城西特枉高軒一品題近接龍山  
躋寶塔遙通鏡水遶沙堤新松舊柏依簷密青  
草蒼苔滿徑迷處處陪從還戀賞夕陽歸去亂  
鶯啼

重陽後五日親友相期過陳上舍安甫  
宅賞菊

名園佳菊壓羣芳節過重陽入畫堂晴日遍舒  
紛闌錦晚風微動暗生香共疑異種來甘谷競  
取奇花泛巨觴記得去年曾宴賞不辭秉燭興

期齋集卷之四

廿二

還長

數日前曾過陳安甫宅賞菊茲承招次  
前韻謝之

百草凋零菊更芳追歡戀賞復登堂繞屏燦爛  
分千色滿座氤氲共一香不用錦來鋪作埒好  
將花去促飛觴高情未厭相過數莫問沉沉子  
夜長

壽黃望山七十

正月十日予與  
望山同甲子生

明山佳氣繞靈椿瑞應同庚第一人南極九霄

光見丙仙莫十葉記生申不操几杖神爲相合  
養膠庠禮作賓此日獻圖還共祝定看滄海幾  
飛塵

延光爲順天府通判丁可山作

瑞榜高懸京兆題光連橋梓照淮西鷺袍日映  
飛金彩龍勅天來拆紫泥華胄曾傳松入夢文  
孫佇見月生梯欲知不乏衣冠盛世美千年起  
自齊

逢辰爲丁可山作

期齋集卷之四

廿三

一朝天上親飛龍萬國歡呼向九重見闢乾坤  
尊位定遍沾雨露渥恩濃每調玉膳回宸睟常  
傍金輿識睿容清夢至今牽舊事幾迴趨走慶  
遭逢

壽孫一峰七十

一峰突起燭湖邊連接羣峰勢入天喬木滿門  
多是桂清流遠徑總由泉紛紛鶴鹿充仙驥謁  
藹芝蘭傍壽筵南極早秋光乍現競將杯酒祝  
千年

邵梅墩侍御廬墓產芝

三年廬墓獨含悲不見慈顏忽見芝天爲孝思  
昭應感人將祥瑞說珍奇神光夜普煌煌照元  
氣春回燁燁姿他日重恩焚寶誥金莖玉秀繞  
穹碑

楊一中乃祖入名宦祠

獨行高才重一時中州北郡遍爲師門生多上  
文公錄名宦先登安邑祠車馬每停瞻古貌松  
梧自長護豐碑賢孫今已躋華要不異關西畏

四知

期齋集卷之四

廿四

貞節詩爲劉主簿五崖乃堂作

青巖孀居至白頭栢舟自誓度春秋雙親老病  
貧須養一子孩提愛亦憂每托空堂心獨苦終  
期同穴志方酬佇看綽楔南州里特表芳名萬  
古留

正月廿五日張龍峯茅石陵楊望龍王

槐江魏新渠過衆樂園看花

爲愛春花結伴來蓬門早已逐江關路從三徑



多逢鶴花發千枝併是梅但覺林香潛入酒欲  
看山色共登臺高情不厭無供給杖屨還當日  
日陪

九日冒雨同邵越湖貢醒泉楊望龍魏  
新渠及二四弟子姪登龍山二首

欣逢佳節特追陪抱病來登山上臺宿雨乍收  
懸罨畫浮雲欲散見蓬萊已聞塞外鴻先至何  
事離邊菊未開誰向筵前歌湛露不知既醉更  
深杯

期齋集卷之四

廿五

石磴層層地轉高相携直上不辭勞身躋絕巘  
低樓閣目俯行雲凝羽毛四野今秋多黍稷九  
州何處有風濤豈知此日全無菊且挿茱萸啖  
鹿糕

寄賀 西屏殿下壽誕

長夏瑤光燭曉天欣逢壽誕合稱仙珠簾日映  
葵榴色金爵霞流玳瑁筵應有 龍綸分寶玉  
試聽兎苑頌才賢慚予衰拙林泉久千里緘情  
寄壽箋

鉄竹詩為馬主簿賦

當今誰識馬卿良竹似虚心鉄作勝但許七賢  
同几席不誇千畝過瀟湘賦成喜雨才堪薦歌  
動秋風興自長莫道鳳鸞棲枳棘行看驥足展  
康莊

乙亥七夕又處暑邀客小集客有善鼓  
琴者因賦一首

期齋集卷之四

又五

月幾半壁暑方殘此夕相過各盡歡天漢委波  
金冉冉星橋飛珮玉珊珊因風不覺停杯想待  
漏應從返駕看處處穿針還乞巧何如十操聽  
琴彈

賦得千尺松為松里馬公六十壽

森森早列玉堂前移入臺端益挺然將謂九重  
充柱石豈應千尺偃林泉霞流琥珀行仙輦風  
動虬龍拂壽筵夾道遙知饒慶祝鶴南飛曲是  
予傳

壽郡伯凌雙橋六十

梁江表接蓬萊為度群仙稱慶來桃熟千年

學王掌菊花九月薦霞杯膝前綵舞紛龍鳳堂  
上名題映斗魁聞道在鄉猶未杖應過耄耋背  
如鮐吳時凌統為江表  
虎臣故首句云云

期齋集卷之四

剪興

七言絕句

詠紅梅和韻十首

雪後衝寒忽放開共知春信自天來清香絳色  
誰能似相對唯應數舉杯

其二

一樹紅英傍鳳池寒香未許蝶蜂知佇看有實  
堪調鼎何愧春來定作魁

其三

垂垂朶朶顯神工醉臉檀心春意通帶雪從來

期齋集卷之四

廿二

嫌太白凌寒誰不羨新紅

其四

何事臙脂染得工冰肌玉骨有神通如今移向  
盆中看真勝尋常淺淡紅

其五

紫花曾記上林工獻入名園閣道通莫訝當年  
擅奇絕不如今日見鮮紅

其六

瓊英鐵幹畫難工更有清香處處通茲是玉人

初暈酒好來並坐比嬌紅

其七

剪綵曾聞學得工爭如生意與天通壽陽點額  
新粧美五出仙英說是紅

其八

暗香疎影句誠工吟對孤芳飲興通詎謂酡顏  
堪比色須知裏赤一般紅

其九

溫室新裁錦繡工歲寒心事舊相通憑君試看

期齋集卷之四

廿三

傾陽色不是紛紛雨後紅

其十

雪裏春歸屬化工禁城春意九衢通一枝先識  
東皇面管領人間萬卉紅

題畫二首

太極分來五老身曾看滄海幾生塵畫圖省識  
神仙侶儼向蓬萊訪至人

其二

結伴煙霞唱採芝壺中日月自相知幸從有象

尋仙跡更解無名是聖師

白牡丹

貴客傳來是素王相逢真箇勝姚黃玉樓春曉  
堪乘興一飲何妨累十觴

烏啄石榴

日映瓊枝簇錦窠瑤池青鳥忽相過莫疑誤取  
丹砂去王母庭前種得多

黃葵

綠葉金英向日開亭亭挺出傍南臺品題應在

期齋集卷之四

廿四

群花上但取中心不可回

木芙蓉

拒霜紅艷照霞新獨向秋江應小春誰道牡丹  
真國色同時未必避芳塵

竹雀

堦前綠竹任高低得句真堪滿節題每見雲生  
龍欲上不驚叢裡雀群棲

梨花

東城西郭暮春時千樹花開雪滿枝酒熟正宜

乘月泛香來不惜晚風吹

枇杷

周祇昔日賦枇杷不數華林橘柚嘉萬顆如丹  
春早熟應知凌雪已開花

蓼花鴛鴦

紅蓼垂垂荷葉稀波心匹鳥正忘機無端感起  
離群意獨立江頭羨爾歸

蘭

野徑葳蕤綠葉長紫莖丹穎自芬芳水仙昔日

期齋集卷之四

廿五

紛為佩絕勝人間百和香

送內相王慎菴奉差真定

生來常在聖人前銜命乘春出九天旌節應過  
雲鳳鎮輝光遙映錦鞍韉

送周府引禮嚴蘭塘赴任

交情親誼引杯深此日其如欲別心好向中州  
事賢主不虛自昔比南金

題畫二首

稚子從來足大歡蹲蹲撲蝶亦奇觀佇看頭角

崢嶸日附鳳舞龍也不難

其二

稚子欣逢乍暖天坐來粉蝶故翩翩側身注目  
操輕筴應見隨風落玉錢

卷之四

其二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五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濤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以科目賓興天下士每三歲一舉禮聘儒碩以司校閱則不異諸藩而特出簡任以翰林坊局詞臣二人主之惟兩京爲然此固祖宗

《期齋集卷之五》

成法著在令典而公慎之意至於今日而益重乃嘉靖丙午秋八月寔維其期順天府臣舉故事以請上命左中允臣本左贊善臣山往主試事同考則進士臣攀龍臣鏘臣子充推官臣德知縣臣松教授臣邦行教諭臣須樂臣履繩臣巖皆蜚英甲科極一時之選監試則御史臣豪臣懋提調則府尹臣奎府丞臣瀛也而防範綜理嚴整周密視諸曩歲有加焉是月八日陛辭入院臣等焚香再拜而誓曰天下之事莫有

大於貢士者即如古人所稱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猶懼不得真才以塞明詔於此而敢有一毫假公以濟其私敢有一念自怠以奪其鑒不惟不忠之罪莫追而天地鬼神共殛之矣僉曰所不與同心者有如此香乃合提學御史臣王達暨六館諸曹所選士凡三千三百有奇三試之遵制額拔其雋百三十有五人并錄其文之優者二十篇以獻臣本猥以職事宜序諸簡端伏念臣海濱賤士束髮登第夙叨作養旋授

《期齋集卷之五》

史秩既而貳教南靡署篆留院十五年之間而忝竊職守不越乎公是非綢教化二者而已每自省訟方愆積瘼曠是惡茲者以再考詣闕而欽蒙改留之京闈校士而復蒙任使之臣受皇上之恩雖天高地厚無以爲喻第臣駑駘樗櫟材不逮志愧生負結涓埃未效聞命驚惕若不能朝夕焉因自警曰人亦有言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矧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極天下之是非出焉天下之教化係焉苟所取者

或不足以協天下之公即公矣而非卓犖瑰奇之士足爲至寶者以觀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藉口曰京師尚爾則雖就顯戮亦已晚矣然今日冒責任之重抱冰淵之懼者孰有過於臣哉又自解曰我皇上紹天闡繹建極顯懿道化周流玄澤汪濊迄茲二十有五載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含生懷氣之屬靡不淪浹肌髓喁喁嚮風自今觀之莫高於天而景星見而甘露降莫厚於地而醴泉出而黃河清莫無知於

期齋集卷之五

三

動物而龜祥呈而鹿瑞遊莫無情於植物而嘉禾生而瑞麥秀應圖合牒者充牣郊虞皆以昭聖德之貺徵永禧之休夫天地動植之瑞皇上帝何心哉而且表見若此至於士之足稱國寶以爲世瑞者皇上虛懷顧之久矣而顧無所得哉夫雲龍風虎聲應氣求誠有不能自己今四海之內凡號爲章縫之士者誰不振揚奮厲以出而畿甸之沾濡衣被既深且久者又當何如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將於是乎有徵

臣雖至愚承乏或者藉此以報萬分之一乎乃窮日夜之力取其文而校閱之果見渾厚而典則者雄深而俊逸者敷腴而壅達者雖言人人殊而非伊傅周召不以爲政非孔孟程朱不以爲學於其文之實而徵忠焉於其文之恭而徵敬焉於其文之孚而徵信焉於其文之愛而徵仁焉於其文之制而徵義焉於其文之奧而徵知焉於其文之帥而徵勇焉於其文之施而徵教焉於其文之本而徵孝焉於其文之慈而徵

期齋集卷之五

四

惠焉於其文之材而徵讓焉猗歟休哉言天下之美萃於此矣斯其爲國寶歟將不得與天瑞地瑞動植之瑞競爽爭奇而並貢於天子之廷乎臣於是有不勝其踴躍者矣匪徒獲免於戾云爾雖然臣之所以徵諸士子者文也亦既寶之矣由是而之焉敬以守之隨其所任而不負於今日之言利害不能奪毀譽不能亂如此而進退如此而崇卑如此而始如此而終抱一以見於天下則信乎爲國之寶而主司亦得以

託名不朽矣苟爲不然則鼠璞燕石豈不重爲燕人之笑也哉爾諸士子其勗之爾諸士子其勗之

### 會試錄序

嘉靖丙辰春二月復當會試之期禮部尚書臣王用賓侍郎臣吳山臣茅瓚以考試官請上命臣本學士臣尹臺往莅其事而同考試則侍讀臣瞿景淳臣陳陞侍講臣邢一鳳中允臣董份修撰臣李春芳臣唐汝楫臣陳謹編修臣吳

期齋集卷之五

五

情臣呂調陽檢討臣殷士儋都給事中臣王鳴臣臣李敏給事中臣湯日新署郎中臣方祥主事臣張守直臣况叔祺監試則御史臣徐紳臣吳遵暨內外執事成慎簡以充是月七日臣偕諸臣既陛辭臣本臣臺與知貢舉臣山恭詣迎和門稽首辭伏蒙皇上都賜湯飯夫校士國朝重任而湯飯之賜聖恩優渥特出非常臣等榮幸感激莫罄名言亦莫能報稱竊念臣蒙恩拔擢置諸左右八年于茲涓埃未效今乃得

從是役附於以人事君之後誠爲幸矣仰惟我

皇上乾乾翼翼昭事上帝三紀如一日凡民

生之未遂教化之未洽南北之未靖罔不上厯

淵衷宵旰靡寧思得人以代天工雖禹之籲俊

湯之旁求文武之克知灼見無以加焉前代因

事取士甚至設十科者今乃盡取足於進士之

一科於此而不得人則無所得人矣將何以仰

副我皇上任使至意臣不能無大懼也既入

院與諸臣胥誓戒曰在外則防範之加嚴在內

期齋集卷之五

六

則鑒別之必精惟慎惟公惟真才之是得以承休德圖報稱於萬一僉曰敢不同心于時天下士就試者四千四百有奇遵例三試之臣等竭日夜之力遴選以俟宸斷取三百人錄其名氏并其文之純者二十篇以獻臣等私相幸曰得是才也懼其可少釋矣乎臣又撫卷而思之今之所取者文焉耳矣由文言之經術精通記問該博辭語典麗議論暢達法律練習籌畫詳當誠可舉之而不疑即前代所稱十科取之於是



至足矣由是而華國而任職而立事惟我 皇  
上所使如禹湯文武之得三俊三宅豈特臣之  
懼可釋亦且有餘榮哉雖然昔孔子卜而不取  
于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爲不取乎孔子曰  
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蓋賁文之謂也聖  
人所貴者純而已是以取人必言行相顧表裏  
如一始終無間如火之熱如冰之寒如金石之  
堅剛抱一見於天下如白黑然夫人皆知之而  
後純也觀其文則爲純而他日之所爲或與今

期齋集卷之五

七

日之文不相似口是而心否面從而後言避難  
而趨易假公而濟私見利而忘義若背而馳駁  
亦甚矣奚取於文之純哉語有之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相劍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  
臣今執諸士之文而決其爲玉爲吳干矣諸士  
果爲玉乎爲吳干乎則純乎其純誠哉國之至  
寶世之利器代天工以濟時艱其效可佇而俟  
也否則孔子之所謂賁者臣之懼方大耳尚敢  
自幸耶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易曰視履考祥其

旋元吉願諸士勗之

賀素菴徐翁榮壽序

聖天子以廟工告成覃恩中外乃給事中南州  
徐君得封其大人素菴翁如其官時翁已八十  
矣龍章顯被錦服在躬詣闕庭稽首稱謝肅然  
成禮見且聞者莫不歆羨相欽凡爲南州之親  
若友者亦莫不奔走相慶爭誇競詡畿甸之間  
一旦聲名籍甚於是扈會溪諸君皆南州同官  
也乃告于本曰生人以來富與貴者何限無論

期齋集卷之五

八

其起家迪後得見胤嗣通顯者幾人即通也而  
親於其身得膺封爵者固已鮮矣今翁寔無之  
矣夫七十在古爲稀矧八十耶八十而體矯矯  
而貌澤澤而目炯炯而聲琅琅雖少壯有不逮  
此又豈易得哉子其言之將奉以稱觴焉予惟  
土中山川融結和氣絪縕誕靈毓秀必間有所  
厚故得之而爲峻德爲顯名爲穹壽爲賢胤苟  
有一焉足以光映宇宙矣得無是數者古今不  
多見由此觀之翁其山川之所獨厚者歟雖然

詩有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壽隆於平格而吉  
生於惠迪其理固然蓋德修諸人者也福命諸  
天者也盡人謀而聽天命故諸福咸集若天之  
所厚然人者不修而惟天是望有是理哉予嘗  
聞翁賦性冲懿襟度昭曠孝弟之德成於因心  
忠信之行孚於異類探綜羣籍旁通百氏文而  
不華實而不滯嚴義利之辨絕忤害之私自束  
髮補邑庠弟子累舉不第以至於老未嘗一日  
敢惰于厥心惟以其所學者內以訓其子外以

期齋集卷之五

九

淑其徒而遇不遇不計焉督學蕭公崇獎卓行  
以表厲士類首及翁而翁謙讓不居鄉評士論  
至于今翕然歸之可謂晦而彌彰者矣其積德  
累行俯仰無愧良有足多者是以篤生南州博  
學宏才掇科第蜚英譽妙簡彤宸峻躋青瑣居  
然侍從論思之表持朝廷廢置之公雖劉向  
之名儒袁高之良臣陳劭之清正呂元膺之直  
氣何以加茲使四海之內皆知爲素菴翁之子  
而翁爲君子之父翁之蘊蓄而未發欲爲而未

遂者無不取足於南州即與翁自試何異南州  
駸駸亨衢宅端揆樹勛庸可佇而俟也職彌崇  
者報彌大翁之榮與壽豈特如今日而已耶自  
茲期頤爲簞鏗爲大椿以膺極品不虛山川之  
所獨厚斷可識矣本復何言諸君其惟舉大斗  
而斟酌焉第祝之曰翁其飲茲酒撫而樂之休  
而享之以至于無疆哉諸君曰然遂請書之以  
往

賀丁忍菴七十壽序

期齋集卷之五

十

丁君忍菴者淮陰人也子璋孫堯時皆太學生  
卒業歸因請於予曰我父我祖今年七十矣某  
月某日爲初度之辰願先生之有教言予乃進  
二生而言曰人之事其父若祖者非名號冠服  
以爲榮非拜跪奔走以爲敬非牲醴黍稷以爲  
養要在知壽之原則愛親敬親者至矣嘗聞之  
成湯問于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欲之則可  
爲苟能辟穀引導之爲術若者必誕苟有命在  
天之爲說若者必滅故仙遊躋存君子弗壽焉

忍菴誠壽矣何爲者哉二生曰璋堯時何知自璋堯時所睹記則朝夕疊疊然勤出入肅肅然敬服用規規然儉守信好義秉謙尚禮砥礪節行以訓誡我子若孫今同居五世矣而無間言學宮就圯毅然捐貲葺之凡通津人病涉者輒爲梁濟之雖費甚不計平生惟求自盡其心而餘無覬覦是以宗族鄉黨與夫往來道路之人頗多稱述賓飲于鄉亦有年予聞而歎曰美哉壽也二生知壽之原矣昔子友今襄陽太守孫

期齋集卷之五

十一

塘吳子誦忍菴賢婉魯恭士乃二生所述不異至矣哉務德而不倦又無心以徼福天其有不祐乎子言之自天祐之言無不利且天人一理也天道不忒故常履地道不騫故常載日月不私故常明人行不爽故常存詩云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緇眉壽無有害是豈人力爲之哉亦務德而已矣德者福之本也壽者福之先也是以聖賢之道必曰仁者壽必曰天壽平格無德而壽者不與焉故天下之可尊者莫

若壽年七十授之以王杖舖之以糜粥酌之以大斗古之道也後世圖西池頌南山增屋籌獻函谷雖不可見然景行懷懿亦以見祈天永命之意云爾二生知乃父乃祖之壽德寔爲之則必能先意承志守法繩武凡可以愛之敬之者至矣於是捧觴而祝曰願我父我祖如錢鏐然忍菴喜曰八百哉又祝曰願我父我祖如大椿然忍菴喜曰八千哉又祝曰願我父我祖如老人星然忍菴喜曰無窮哉人之聞之者將曰忍

期齋集卷之五

十二

菴積德日厚或者如其子若孫所祝哉二生拜曰知壽我父我祖矣

賀馬西玄擢少宗伯序

大司成西玄公擢少宗伯六堂師生曰我公正已端範作我人人有年矣茲擢也以階則卿佐以官則秩宗以地則清切蓋世所謂尊榮貴顯者哉推賢式序典綜禮紀固其宜矣第我人人安公久太學似不可一日無公者而茲擢而去之懸遲崇德誰能自割本曰傳不云乎朝廷者

四方之極也觀楚國之寶璋照乘之珠輝被四方自古莅以羣賢西玄公固今朝廷之寶也雖置私願寔副輿情本聞先朝公抗疏納忠懇忤旨外補聖天子卽位下詔亟還之癸巳春

聖天子重幸太學公時爲司業橫經講說威儀溫恭有蘊藉辭義剴切明辯爲之沛然改容茲少宗伯缺廷論再上得公允之由是觀之我公眷然於聖懷厥惟舊矣又安望其宿留於太學也本嘗論文章氣節政事守一偏以成名雖事

期齋集卷之五

主

非圓通良以風軌有足懷者故能並顯於世本初任卽聞先達所稱備茲三者許以全德必曰西玄公云本蒙甚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之時日給館課不暇不得數見垂接每談公之事讀公之文誦公之詩未嘗不歎曰安得日捧手受誨乎戊戌之夏本承乏南雍司業未幾公有大司成之擢凡知本者皆曰子於西玄公仰高希驥歷年滋多今當朝夕言侍想甚欣然不限也本以爲公之宿德重望海內之士歸心焉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獲一覲爲幸不特本而已雖然公爲人延頸企踵則同未有若本從公之久而知公之深者也人見公敷制作以華國曰文哉不知探抽冥順貫穿博洽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游夏之文學無以過也人見公持正論以居世曰直哉不知擁剛毅之姿據高明之見白黑簡心經緯辯晰曾史之性行無以過也人見公抱匡時龕世之情運應務酬物之迹曰達哉不知視俗而立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

期齋集卷之五

西

義讓以勗由賜之從政無以過也是故公之學誠深矣剽竊雕刻之技遇焉而淺公之氣誠直矣驕悍恃戾之習遇焉而屈公之才誠達矣補塞詭襲之術遇焉而墜乃公在翰林則翰林重在通政則通政重在太學則太學重所謂具瞻之範既著而台衡之望斯集矣本聞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自古所歎焉今聖天子崇重儒術興起禮樂陶緝紳藻心性莫不以禮以文焉苟非闇劣自棄者孰不願攀附

以效一得公茲行也寔掌邦禮以佐之矣使天下彞倫攸叙典章修舉百姓曠然而歌詠四夷聳然而觀聽久安長治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豈非斯世斯民之幸哉雖然明良相會功名兼立光照宇宙銘勒金石於公更不尤多耶本願與太學諸君子識之

送閔午塘年兄南畿校士北還序

嘉靖癸卯之秋南畿當大比維時鴻山華公午塘閔公被命來主試事事竣還乃大京兆耐

期齋集卷之五

五

菴吳公大廓王公則以午塘盛美屬本紀之本不佞何以辱二公之命雖然昔本從午塘舉於鄉則同舉進士又同入中秘又同入而議職出而議學歷年滋久而受益居多敢謂不知乎哉嘗竊爲議擬精粹如金溫潤如玉午塘之質也筆敷華藻吻縱波濤午塘之文也冲容寬泰坦易通達午塘之和也發強剛毅貞諒挺特午塘之直也綜覽羣籍貫穿百家午塘之博也妙啓關鍵融會要旨午塘之約也汪洋浩蕩津涯不

測午塘之量也冰壺藻鏡符采孤映午塘之明也館僚諸君每聞本之言未嘗不歎曰然哉然哉而或猶以未足以盡午塘也是故校書無掃塵之憾取士免遺珠之歎論職著同寅之節交友弘善道之益皆有徵于本言所謂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者非耶茲午塘之來也本忝在成均乃課諸生以俟大比因告之曰命官選士雖出常典而因言得人寔係主司今之主司當必有振衰救敝之作以風業文志學之士爾諸生往

期齋集卷之五

六

哉其毋勦詭激之說其無襲鈎棘之辭非孔孟程朱不言非經邦濟世不及否則黜之矣已而試畢錄出果渾厚爾雅蔚然盛世之文登斯錄者皆聲名籍甚於是雖不與者亦莫不省服唯吾鄉一人自謂宜得高第頗抱鬱鬱乃入謁午塘曰某之不見錄何故午塘令試誦之其人誦經書各一篇午塘即云爾作亦佳昨亦熟讎之但有疵可摘視諸作稍劣矣立取卷示之其人服其至明逾於所錄於此可以見午塘也本聞

之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至則九合之功  
立康哉之歌興于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于周  
文之朝自古有國者必以得人爲慶而事君者  
必以得人爲職今之取士非古之制矣而僅以  
言馬然言者心之聲也而未嘗不可想見其爲  
人其好惡取舍之機則存乎主司焉耳使意向  
不端甄別少忒則謬爲異說之徒離經叛註甚  
至詆毀儒賢以梟亂是非者漫然入於其間匪  
人自此進矣 國家將安賴哉今觀斯錄豈特

期齋集卷之五

七

士論推之仰之而已乎關諸世道也不淺矣夫  
以人事君功莫大焉因事盡職名莫盛焉午塘  
茲行也績簡 帝心榮膺上賞著具瞻之範集  
台衡之望愧叨館末寔竊餘光我耐菴大廓二  
公共事者又可知矣

送大郡伯馮存齋入覲序

明年甲辰春天下當朝會之期乃維揚則郡守  
馮公存齋往也自存齋治維揚能其官數月間  
有殊聞顯績其僚友鯉湖王君輩咸推讓之謂

宜有紀頌以傳示永久乃以本昔從史氏之後  
因屬筆焉本乃言曰內而不可外者局於器也  
言而不可行者徇於名也行而不可久者作於  
僞也存齋起家進士妙簡彤宸峻陟青瑣居法  
從論思之秩持 朝廷廢置之公直亮謇諤雖  
劉向之名儒袁高之良臣無以過也即久任之  
固宜否亦當得內擢而不免於維揚之行使他  
人將忿忿不釋於懷矣存齋欣然綰綬而來曰  
雙旌五馬分虎佩魚不云官至刺史亦榮哉可

期齋集卷之五

六

以觀存齋之器矣存齋之在瑣闥也每上封事  
必舉群吏之廉貪民情之淑慝事工之利病指  
畫陳說動中肯綮天下莫不知存齋之有言矣  
今自治維揚以來晝夜孳孳奉職循理興利革  
弊推惠布德廉以律己嚴以馭吏振舉學校祛  
斥僧尼盡省無益之費僅存維正之供水旱有  
備盜賊無警衆瘼遠蠲群情鄉化頌聲起於閭  
闔政聲騰於畿甸可謂躬行君子矣斯其最用  
彰彰古稱良二千石者哉夫違衆用已市高微

奇術其難測之智可喜可愕此任私行險非經常之道不可通理也民將安賴哉今維揚千里之內士專其業農樂於耕工賈安肆誠恕既孚鈎距靡用使民見存齋之心如水之寒火之熱金石之堅剛當無可易者謂可久之業非邪由是觀之不特在外爲然使復入而內也則黼黻皇猷經綸大業又可知矣不特維揚爲然使易地而擢也則流譽海內潤澤生民又可知矣不特數月爲然使百年而治也則抱一不變秉節

不期齋集卷之五

九

不渝又可知矣本聞之古之郡守有賜衣以遺者焉有賜詩以遺者焉有下詔以稱揚者焉有書名於屏風者焉無非見聖天子共治之懷申不次表用之典耳存齋茲行也首受上賞存膺殊擢又何疑哉維揚之民雖有願借之情恐不可得矣

送王肯齋經歷考績序

肯齋王君官留臺三年矣三年而獻績於朝制也肯齋以渠翁在堂定省久曠思慕日切若循

例竣事則程限已嚴安復遂其私手乃上疏乞養親以歸當道者議曰王子之志誠嘉第渠翁爲諫議則論駁有回天之力爲京兆則威德留去後之思爲中丞則風采重紀綱之地忠結主知望隆海宇蒲車之迎當在旦夕王子又奚以家養爲渠翁又遣書諭之曰朝廷念吾數十年微勞庸錄以及汝吾老矣報無日也汝能夙夜匪懈恪供厥職以報萬分之一則吾豈不欣欣然樂逾於汝之承吾顏乎於是肯齋乃果獻績

不期齋集卷之五

廿

之行行之日臺察諸公以同官之誼因屬予叙而送之予乃言曰人心莫不有理道至於用各有攸當故孝子之心知有其親忠臣之心知有其君有親而一日不養其誰能安之有君而一日不事其誰能忘之始乎筭非終乎鮐背而不可解於其心君與親耳親恩罔極不慕非子君恩亦罔極不報非臣今肯齋有慕親之心故欲歸養渠翁有報君之念故欲使仕皆因所感而已矣是以觀肯齋歸養之疏可以教孝觀渠翁



勉仕之書可以教忠賢哉父子也一舉而忠孝之道備焉雖然忠孝一道也傳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肯齋順親之志以業乎其官無有失墜則謂之忠可也謂之孝亦可也予嘗讀唐選舉志李德裕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其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材固不閑習也予心竊恠之信斯言也上品宜無寒門哉既思之黃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練達官曹爭議

期齋集卷之五

廿一

朝堂莫能抗奪卒爲三公以奠海內而行父未盡之志此亦移孝爲忠之一驗而德裕之言爲信不誣也我國家任子之法固非徒以顯榮世祿之家而亦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故予于肯齋之行也不惟以見肯齋之孝而直欲肯齋之以孝爲忠也肯齋其勗諸

送陳五山擢杭州太守序

聖天子御極二十三年春又當天下大觀之期乃命銓司察郡吏之賢否而進退之於是杭郡

守希齋陳公則治行久著遂首膺顯陟杭郡繁華衝劇自古甲天下非得鉅才弗理難其代僉謂五山陳公優爲之疏名上請聖天子俞允報抵留都凡杭之人莫不歡欣踴躍而歌曰天其爲杭民造福乎至於兩浙之人亦莫不曰豈惟杭人之福我亦將有賴焉至於四方之人亦莫不曰豈惟浙人之福我亦將有賴焉或者怪之曰五山誠才今所有不過一郡耳杭人喜之宜也而兩浙之人胡爲乎如杭人哉浙人猶密邇也而四方之人胡爲乎如浙人哉予聞而諭之曰杭雖一郡故宋之都也其城郭溝池差儉于京師其生齒之繁文物之盛行旅之往來商賈之貿易獨多於諸省云子不見之乎群然首然僉然湛然濟濟然節節然穆穆然皇皇然誦詩讀書秉耒耜執藝效技負貨挾貲以至驅車驟馬冠蓋相望風馳雨集填街溢路而來者無慮數百萬計謂非杭之人不可也謂盡爲杭之人可乎自一郡以至十一郡自十一郡以至

期齋集卷之五

廿二

十三省無處無之者京師之外唯杭爲然苟不得人而理之不勞而擾則苦而廢欲人之不告病也難矣今杭有五山而願治之意喜慶之情兩浙不異於一郡四方不異於兩浙豈其得已哉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五山之德固人之所歌舞也或曰五山誠才在司馬而明論辨在宗伯而察禮樂內也而非外也茲未施政於民而杭之人而浙之人而四方之人翕然興懷者何耶予曰傳有之物類之從必有所由榮辱

期齋集卷之五

廿三

之來各象其德五山兄也希齋弟也昔者希齋之治杭也重言慎法去煩蠲苛仁以緩下儉以節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皆安之化行有謐五山常過杭郡見希齋之政而悅之曰古人云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其吾弟之謂乎且勗以有終之道要以不朽之業時希齋曰不敢忘教杭之人已知五山久矣自希齋望資之將擢也每相與私祝之曰希齋擢矣誰其代之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仍循政如魯衛德化均昔

人所歌相傳以爲美事且豫州兄弟之政洛州兄弟之碑何代無之或者天其有意於杭民五山其來乎已而果然則喜生於積思感應於後志固其然哉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誰不懷也或者聞予言矍然而起曰有是哉吾乃今知五山希齋競爽於明時矣嘻所謂難兄難弟者非耶適春卿諸君以同官者擢同官者徵言爲贈敦義也來屬於本本不佞何知言哉乃以告或人者聞於諸君曰雖然必更言之予曰本聞之

期齋集卷之五

廿四

十人愛之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卿相矣今之愛五山者豈直萬人哉五山茲行也宣上德以澤群黎攄平生以慰士望俾遠近安潤比屋可封則甘棠之詠可佇而俟也他日聖天子酬共治之績申上賞之典卿相之任舍五山其誰哉諸君曰然可書也已

賀王母張孺人五十序

昔予講藝三衢三衢一時之彥不以予之愚而多從予遊王子校亦與焉庚子秋王子舉於鄉再上春官不偶復來遊太學予尚以司業得講藝如舊一旦王子卒業辭因請曰校先後及門辱教深且久今告去甚亟寔惟我母氏張年五十矣茲月二十八日爲設悅之辰馳歸稱觴恐後耳幸若先生一言奉以周旋徼惠大矣予曰曩子從予年獨少日夜孳孳爾誦渠渠爾學予喜而異之子之舅氏張子行甫謂校固有志亦

期齋集卷之五

廿五

其父若母程督嚴故也于時已知子有母矣雖然閭德懿行更有可以語我者乎王子曰我母氏生而婉嫕淑慎性尤至孝外祖母鍾愛之擇所宜歸乃嬪於我家君培養公家君後伯父倜儻磊落輕利好義不屑屑治生產自我母氏至悉倚任焉我母氏明作晦休夙夜劬心處事執務不辭劇易人曰得無勞耶我母氏則曰不聞文伯之母乎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吾安敢不勤日程月計量其出入浣衣糲食若將終身

人曰得無儉耶我母氏則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玆麗乎束修檢制佐理不怠於是事所後姑吳逾三十年而未嘗失一日之歡至於本生舅姑亦孝敬不衰於是處我宗嫻則率禮蹈和敦叙雍睦而九族莫不稱其賢於是四時蒸嘗賓客往來則豐嗇精粗稱情適宜而家君無內顧之意於是撫育愚兄弟則不事姑息勗以有成嘗曰爾等能顯親揚名立身行道吾得從爾父偕老至樂也我母氏閭德懿行誠有足多者

期齋集卷之五

廿六

予聞而歎曰賢哉子之母也相夫逮下之美風于召南而母之壽頌于魯劉向范曄之徒亦揆次女行之高秀者著爲列傳每讀之未嘗不曰爲婦爲母者弗此若則弗婦弗母矣今孺人之懿與詩書列傳何異予聞之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孺人勤儉而蓄裕孝敬而德聚賢淑而功立慈惠而澤流守之弗懈行之愈積所謂翼翼矜矜者非耶天降之福當滋至矣自此而耄而耄而期享有遐齡榮膺封誥其可量哉予爲子祝

之曰昭倫邁德性行不群齊眉偕老子孫如雲  
又祝之曰椿榮萱茂引之不替俾熾而昌萬有  
千歲又祝之曰寵命有赫翟冠象服申錫無疆  
以介景福王子再拜曰命之矣請歌以侑觴

### 賀范母馬太宜人八十壽序

馬太宜人者范太史栢峰之母也年八十矣某  
月某日爲設悅之辰以栢峰貴封太孺人茲又  
加封太宜人栢峰適以進賀得便道承歡焉給  
諫游君讓溪侍御張君寒泉天官李君羅村地

期齋集卷之五

廿七

官辛君震莊謂本爲栢峰同年同館相友善乃  
屬本曰吾四人者皆出栢峰公之門知公有母  
無日不爲公喜茲當太宜人八十之壽而寵誥  
再錫又逢其時於義與情其容於已乎願藉子  
之言以往本乃言曰昔本與范子栢峰者友也  
栢峰舉高第爲太史而猶日夜孳孳爾渠渠爾  
本曰子未可以息乎栢峰曰瑟也夙承慈訓曰  
必追蹤於古人無以稍遜自多吾安敢暇逸以  
虛母氏之懷乎後栢峰爲忌者中傷暫蹶而氣

益浩浩而色益欣欣本曰子無乃過矯乎栢峰  
曰瑟也夙承慈訓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第  
自反不疚毀譽升沉宜悉置之吾安能以此之  
故而遂忘母氏之儆乎本聞而歎曰賢哉母也  
喜愠不同於俗進退無關於心朝夕所以勗其  
子者惟以道以德已焉雖陶孟之母亦何以加  
哉今栢峰德業日崇名位日起誠無負於太宜  
人之教且望矣而太宜人之賢又日聞於海內  
古稱非此母不生此子者於此益信茲承諸君  
之命敢述太宜人之可賀者以聞夫人之生孰  
不願嗣續之多以繁族類今太宜人育子若孫  
無慮數十宜賀有子若孫矣而或弗類雖多累  
也今太宜人育子若孫如芝蘭玉樹蔚爲國寶  
宜賀苟賢矣而廢棄明時棲遲衡門則顯親之  
義不彰今太宜人育子若孫如芝蘭玉樹蔚爲國寶  
流譽天地龍章鳳詔輝映里門繼栢峰而出者  
又不可量宜賀夫有子孫矣子孫賢矣子孫賢  
且顯矣而弗及見見或弗耄也自古所歎焉即

期齋集卷之五

廿八

兼有是數者而毫矣苟無德以啓之則福非自求而得之或然謂之能老而已何以稱天下本聞之古者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必推本所自故惟德有後則繁惟德能訓則賢惟德食報則榮惟德永年則壽而或然之得不與焉太宜人非能求賢求榮求壽也積諸德而已矣今年躋八十而視聽步履東脩檢制無異少壯時使天下之言備懿德而享遐福者必歸焉則其保有長生荐膺品極又何疑哉其宜賀莫有過於

期齋集卷之五

九

此者諸君曰然子稱所以賀太宜人者以德至矣乃相與往告于栢峰曰公之歸也請道某等喜慶之情陳李子叙賀之意捧大斗而斟酌焉以獻于太宜人言畢北向而拜者再

賀大方伯恭川李公六十序

恭川李公壽躋六十六月二十五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太學生立之將馳歸稱觴過余言別余乃進立之而告之曰本曩辱若翁之愛僅逾五十耳日月易得行復六十矣人生六十稱壽始

宜賀豈惟吾子有知年之喜而本亦安能無獻圖奏曲之懷乎道阻且長無由與賓從之未徒勞瞻佇而已子歸幸爲我道之本之祝也維公之壽如川方至自此而耄而期尚當與羨門比筭王喬爭年哉立之曰此不肖之願也吾翁何脩而得此耶余曰理有固然事有必至語不云乎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傳公寔有積德以感於神明其何福之弗臻福莫先於壽故曰公之壽如川之方至也且本聞之君

期齋集卷之五

三十

子得時如水公之託於恭川也余嘗繹其意無乃比德於水乎既而窺公之心邇公之迹良有合焉者公昔爲地官卽掌泉貨出入時則稽察精確秋毫不染而司徒黃山鄒公鳳山秦公交譽之夫人莫不知其清及兵備武定時則有道拾數百金而不匿者夫人莫不推其德及移鎮青州時則有海瀕之寇聞風消弭夫人莫不嘆其善化及擢鎮潞安則全活饑餓無慮萬人夫人莫不頌其仁及青羊叛起時則奮身倡義一

鼓而奸克授首八州以寧夫人莫不服其勇及  
總憲兩浙時則執法不撓沮抑豪強洗白冤誣  
夫人莫不奉其正及擢江右方伯時則宣布德  
惠會計錢穀剔蠹祛弊殆盡上下稱安夫人莫  
不遵其度及改蜀時則三川民多窮困疲於財  
力亟上其狀言過激切夫人莫不重其義由是  
觀之則水之遍與而無私所及者生卑下句倨  
皆循其理淺者流行深者不測赴百仞之谷而  
不疑不清以入鮮潔以出至量必平盈不求槩

期齋集卷之五

三十一

萬折必東以公德比之何以異哉今夫水流動  
充滿以通潤於天地之間固不得而遏之矣况  
恭川公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政成而化謐蓄極  
而流遠沐浴膏澤而歌咏遺愛者在浙也猶  
夫山之東西也猶夫江之左右也參名於二立  
齊壽於八千又何疑哉茲祝也如川之方至盡  
之矣立之曰唯唯請書之以侑觴

王柳濱權稅清源址還序

維茲丙午之夏予以考績北上道出恩德有大

賈汪美等相與逆於境上勞苦未已輒有所請  
曰美等不遠數千里經營于清源之上若干年  
矣公之所知也運無常通時多屯蹇而司權者  
意見稍有偏雜則紛然相乖群小乘間從橫擾  
索遂至高貲者縮牟利者屈而賈人不勝其病  
關之弊滋甚比者天其有意於我賈人俾柳濱  
王公來莅關政抗節玉潔植操冰清明練庶務  
鑒達治體乃召我賈人於庭而播告之曰爾等  
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集者以利在也爾毋

期齋集卷之五

三十二

我欺毋使我國課有虧我將興爾利而革爾弊  
於是省料稅之值減小販之稅置餘錢之鈔革  
書筭之役罷巡欄之擾正權量平物價禁強截  
防詐偽革當行清牙店其諸美政不可悉數聊  
計其所減省歲亦不下數萬金百年宿弊一旦  
洗刷殆盡歌頌延于遠邇恩德浹于賢愚若王  
公者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  
不接今瓜期已近而代者將至以美等之私若  
之何其去也攀卧雖切而願借無計惟公為我

圖之予乃進美等而告之曰昔予接柳濱于金陵見其率禮蹈和韻宇宏深誠希世之備瑚璉之器心竊嚮往之既而聞聞人道柳濱嘗推刑福州乘理照物所至肅清當時嗟服若有神明故福之人至于今懷刑而向善莫不謂其去福之速也古稱所謂國寶非柳濱之謂歟予之情安得不福人若耶雖然柳濱非人所得有唯天子所使故使之治福則民安使之莅關則商便他日使之爲藩臬則輯和一方使之爲卿相

二期齋集卷之五

三

則佐理四海爲柳濱者豈獨子得有哉子之懷柳濱也非以其人也以柳濱之法寔有利於子柳濱去矣而其法炳如日星然其誰能廢之况又安知後之君子無柳濱之心乎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則柳濱未嘗一日去清源也子不聞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柳濱之功於是乎不朽矣子無以去留爲也美等欣然曰命之矣敢以是言獻諸王公云

賀冢宰漁石唐公七十壽序

惟漁石唐公位冢宰正百官今年七十矣夏六月十二日其初度之辰也凡我同鄉大司寇石塘聞公而下相率而稱壽于公之堂屬本致辭焉本乃言曰爵位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是故位不虛授唯以命德天不私壽唯於平格有齒有爵有德兼天下達尊者予於公見之矣公含秀星辰稟靈川嶽挺生婺域蜚譽海宇弱冠舉進士出宰鉅邑勤恤有方明決無滯絃歌聞於百里殷阜均於四民至于今言善

二期齋集卷之五

三

治者必歸焉及擢御史則品覈公卿裁量政治以獨持風采稱遷督學則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以振起文教稱撫督兩淮則軍儲通裕畿甸鎮輯以鑒達治體稱制馭三邊則烽燧無警犬羊遠遁以名震絕域稱爲大司寇則誠恕既孚鉤距靡用以正直忠厚稱爲大司馬則籌畫軍國折衝綏遠以功最萬里稱自歷試於諸艱已叅名於二立上結聖主之知下繫蒼生之望國鈞首秉台階允踐宜矣公乃益深龕世之情曠



然示人至公之道懸衡九流品藻萬類事隔於容諂理絕於毀譽俾處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化理克端而士風遂正雖稱百世儀表千載領袖者何以過哉是以公年七十而上有九旬之母位極人臣而方隆 眷命之懋此何福也語有之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今公寔兼之豈非休徵生於德感而多福由於自求耶天壽平格斷可識矣昔文潞公之在宋也朝廷稱其忠孝文武在外有方召之勲在內有

期齋集卷之五

五

崇璟之業年逾九十而不得解位凡有所請朝廷輒以師尚父衛武公事留之甚至契丹改容問年當時後世相傳以為美談自今觀之公之忠孝文武勲業蓋周召其人也即潞公若有不逮焉者則其名位祿壽又何潞公之足云雖然公之福之壽事有固然理所必至本復何言然竊有願焉昔者周公明農而成王留召公告老而周公詒以二公之去留天下之輕重係焉是以二公至老而不敢言去公其以二公之心為

心肩明勗之誠永固命之念則所以壽國脉而承天休者豈徒一身而已哉周召二公不得專美於成周矣

送張滄江年兄令東鄉序

予同年友張君滄江之令東鄉也本乃往賀之曰美哉茲職乎當唐虞之朝而行卓魯之政可以相慶矣滄江矍然曰子何為出此言也自古言難者莫若令子不聞乎田野不治學政不修賦歛不時刑罰不中徭役不均盜賊不弭皆是

期齋集卷之五

三

以速戾而債職且聞東鄉地雖褊小而通道川廣介帶江湖使者往來終歲無虛時力疲於應接費出於無經視他邑號衝劇焉自予有東鄉之命惴惴然惟不勝是懼而食不甘味卧不安席矣子何以美為也予曰莫非職也而近民之為美莫非仕也而行志之為難藩臬地尊而統凡郡牧秩高而御簡故勢每格而澤未易究是故言近民者莫若令令有一念及民之心不崇朝而徧于百里之內矣况滄江博洽之識通敏

之才愷悌之心隨其所遇將不下堂而治矣其於東鄉乎何有子安得不爲之美且賀哉滄江曰雖然美則美矣念吾與子同舉於鄉抱墳籍兀兀几席間餘二十年不敢少惰於厥心亦惟陳迹之議擬耳而謂取譽安身事上治民之道即是而求之可乎將不免子產操刀之戒敢遂希宓子鳴琴之化耶予曰論政者必因其宜撰吏者必取所愛故政不在寬亦不在猛凡以安民而已事不在難亦不在易惟以得要而已昔

期齋集卷之五

三

者宓子之治單父而衆說孔子問所以爲之者宓子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在於此矣夫善治者在得民心宓子

所事者即單父人之心也惟茲有利罔不興惟茲有害罔不除皆取諸其所事者焉是以單父治單父一邑無不宜之政而宓子獨見愛於一邑之民然則將何爲哉惟鳴琴而已矣自古言加意以治民者莫如宓子言不勞而治民者亦莫如宓子謂其但鳴琴自娛澹然無關於民者豈知宓子者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滄江之行也無亦求如宓子所事者而已矣則東鄉之治無異於單父而滄江之見愛於人也如單父之愛宓子所稱難者祇見其易焉耳予聞之十人愛之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撰卿相矣滄江之爲東鄉使居者行者遠者近者莫不因所事而興愛焉則卿相之位可佇而俟也請識之盍有徵於予言

期齋集卷之五

三

送黃桐山判崖州序

桐山黃君自少儻負奇氣思有以見於世謂道莫大於易因潛心焉屢舉不第乃由邑庠生

應貢入太學時予友諸理齋氏善說易四方高弟雲集桐山於是從理齋受業夙夜孳孳爾誦營管爾思辯博屬文同輩咸相推讓理齋亦數稱其才雄志偉期以遠到予是以知桐山桐山亦善予今且逾十年矣披心腹見情素其交好之厚均於理齋云桐山在太學復屢舉不第一日告予曰遇不遇命也予安能斃斃老於墳籍間哉及茲壯歲謁選天曹得一命以往當不負吾志遂就選判崖州因請曰崖南徼也遐哉邈

期齋集卷之五

三九

乎盤山環海黎氓雜處自吾聞命而食不甘味卧不安席矣將何以爲佐理之術哉願先生有以語我予非知政者以桐山之請安得無言乎乃言曰君深於易者也易之道剛柔盡之矣今夫言治者必曰寬猛剛柔之謂也予以爲政不在寬亦不在猛凡以安民而已地不在遠亦不在近凡以誠感而已昔孔子爲中都宰男女別途市無二價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必子賤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焉

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寬則慢慢則糾之以猛者政令也其所以化者政令不與焉聖賢臨民固不能舍政令以爲治然民之從化有出於政令之外者何哉蓋以已之心爲民之心因其所善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其始也不免以賞罰而其後也不賞不罰而化矣鞭罰不行者疑於寬而治豪右斂手者疑於猛而治其有得於聖賢之心者乎桐山無以崖爲遠崖雖遠其民之心同也以桐山之學之才

期齋集卷之五

四

而守以自見之志將見崖民化之頌之無異中都單父矣予復何言雖然予聞之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有無神融業茂桐山深於易道者也舉而措之其於治崖也何有行且政行化謐論功課最遷諸上郡陟以內僚可佇而俟也夫崖亦安能久淹桐山哉予方答桐山之請而桐山之鄉大夫仕於京者謂予言知桐山獨深遂請紀之以徵將來

賀邵南麓六十序

南麓邵公年躋六十五月十一日為初度之辰傳曰六十始壽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而惟齒之尚是故五福莫先於壽苟壽矣雖匪爵匪貴匪富匪親猶足以稱福于世在子知之則喜在親族朋友遇之則慶且祝焉矧兼是爵貴富親而盡備于一身既六十矣而體矯矯爾而髮黖黖爾而目炯

期齋集卷之五

四

炯爾即少壯有不逮由此而躋上壽無疑者其慶與祝又當何如也此豈世所易得哉吾於南麓邵公見之矣人有言公者曰有種壽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壽至百八十歲公其裔也公厥考東里翁亦幾百歲乃其驗歟公是以必壽又有言於公者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言太平時無所困苦其身心擾亂其精神故爾公生長貴族憲副東里翁顯達時公為之子壯則判昔令臨

淄身安譽至未艾而冢嗣子清登進士高第令六合公復優游稱老于其上遭太平而迎氣和者莫如公公是以必壽予曰是知公矣而謂之深知公則未也予聞之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公天性至孝事東里翁敬愛兼至無日不竭力以得其歡心治莒與臨淄愛民如子至于今歌其澤而頌其德者不衰為子清者夙稟義方早承忠教今聲名籍甚而政譽日起人莫不知其

期齋集卷之五

四

所自孔子曰仁者壽夫孝親仁之本也愛民仁之施也訓子仁之積也公有是三仁德莫盛焉是以昌大而綿延壽至無疆亦曰自求多福云爾豈徒襲繼體之餘而假外物之順哉公之壻光祿丞前山陳子以不得與稱觴乃繪圖遙祝虛其上方請予序之予謂如日之升如川之方至言俱進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如松栢之茂言盛無已也圖之所以祝公者至矣予復何言然公之穹齡遐福足以當是祝而無

歎者實自盛德懿行有以致之不徒如人言而已此則予之知公者也前山曰然遂書之以往

贈邑侯胡梅林應召序

聖天子勵精圖治加意元元詔天曹徵天下良有司績用最章章者將畀以臺諫之職以風天下乃吾邑梅林胡公首膺召命吾邑士民聞之莫不欣欣相慶曰公寔有善擅美流譽久矣其誰能淹之既而思曰公去矣吾民何賴哉顧悒然不樂本適便道覲省見吾鄉人之情若此其

期齋集卷之五

四十三

切而不可解也因詰之曰若等何德於胡公而乃爾耶鄉人曰子不聞乎治吾姚者亦多矣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不便於已則制於人不委於艱則因於循是以頓踣相繼而歸罪於邑之難理自公之下車也寬猛相濟弛張蹈節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勞來撫字安輯宜於習俗導利識其慘舒不替年而惟茲有利罔不興惟茲有害罔不除群情既洽衆瘼自蠲此豈世所易得哉又曰以才能勝者或

歎於守自公之來以至今日冰稟操圭玉呈瑜見底千尋莫喻其澈古稱懸魚投錢者何以加焉又曰見其面者未必見其心我公清明廉直溫毅弘重視闔境如棖臬之內撫編氓儼怙恃之親行可質諸鬼神表實表於天日故人人能言公之心公非家賜而戶益之也公以至清之德至公之心忠信以居之節儉以行之明斷以成之是以一邑之內沛乎若春澤之浸士歌于學校農歌于田野商旅歌于道途盖有自不

期齋集卷之五

四十四

能已者矣予聞而嘆曰善哉非公求於我民惟民歸於有德非民私于我公惟德結于民心豈可襲取而偽爲之哉公之行誠難乎爲別矣雖然此不過吾邑之情耳公之行也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凡天下之事自官人善惡戶口流散賦役訟獄妖猾盜賊德行孝弟豪強貧弱皆得論其得失陳其利害至於百司之能舉其職與否者亦由是而揚之敘之俾天下洒然而賀朝廷肅然而清則體國阜民之意

龕世拯亂之具悉於是舉而措之其勢之所及  
功之所被當使海內想望之矣何一邑之足云  
吾鄉人不惟不能留亦不必留也鄉人皆矍然  
起謝曰子之見公者大吾輩不敢復言攀卧矣  
言畢朱君海巖吳君某以贈言相屬予惟二君  
寔佐公以宣化致理者遂以此敘而歸之

賀師相介谿嚴公七十壽序

天惟純佑我明篤生柱國師相嚴公佐我 聖  
天子以康乂天下乃今歲已酉壽躋七十正月

期齋集卷之五

四十五

二十二日爲初度之辰凡我士類莫不欣欣相  
慶近者詠歌以道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亦一時  
之盛事云公壻章子澤適以慶賀至因屬本致  
辭效祝本辱公甄陶感德均章子乃再拜而言  
曰自古邁會風雲秉鈞當軸稱爲佐命者豈易  
得哉必德足以格天功足以濟世而後上膺  
天子之眷下慰蒼生之望永保鴻名於無窮夫  
有一善亦德也而職在代天用之則縮集一事  
亦功也而才非聖哲運之則難求之於今其惟

我公乎公弱冠登朝蜚英藝苑儀刑國冑攸敘  
彞倫于時具瞻之範既著而台衡之望已集矣  
及其在銓曹則懸鑑九流品藻萬類在宗伯則  
脩明禮樂秩和神人天下之有識者未嘗不願  
公入相之亟也今登泰階而尹天下一紀于茲  
矣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情投於造膝道契於沃  
心俾我 聖天子德與天合而陰陽以調風雨  
以時羣生和而萬國理五穀熟而民人育邊陲  
寧謐休祥疊見天地之間被潤澤而感戴樂熙

期齋集卷之五

四十六

洽而歌舞者可勝道哉公顧夙夜匪解忠勤自  
勗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至公以御物鳴謙以接士捐積以賑窮爲梁  
以利涉自其所知以及其所不知自其所見以  
及其所不見莫不總制於清衷而緝熙於帝載  
夫天下至廣非家饋而戶益之也而使天下陰  
受其賜德莫盛焉亦非家喻而戶曉之也而使  
天下應之若謹功莫大焉本聞之山致其高而  
雲雨出水致其深而蛟龍生君子致其道德而

福祿歸公之德之功可謂格天濟世者矣人有  
片善微勞尚能責報如執左券以取物矧公之  
足以動天者乎昔者伊尹相成湯格于皇天周  
公相成王明光于上下當是時也二公懋膺眷  
命以至于無疆惟休千載而下言人臣事君者  
必稱焉後世如漢之丙吉唐之房玄齡宋之文  
彥博富弼方之伊周雖劣而亦得以名德重望  
久於其位耄年而不得解去至于今光映史冊  
競爲美談矧公之足以比肩伊周者乎由是而

期齋集卷之五

四七

躋上壽享全福以佐我 聖天子於億萬年從  
可知矣章子往哉本願從子之後而祝之公其  
泰山乎維嶽巖巖萬邦具瞻所以措天下於安  
者常在是矣公其止斗乎居陰布陽運杓定方  
所以起天下之仰者常在是矣乃載歌南山之  
詩捧大斗而斟酌焉以拜獻於公請無筭章子  
曰然命書之

賀封淑人邵母房七十壽序

曩石峯邵公以都御史撫山東秉義盡忠糾厯

繩違乃王府有不法事悉按治不少假貸以是  
竟左遷戍戍歲予佐南雍便道覲省而公爲吾  
浙右轄矣得謁公於省署間見其風采凝峻議  
論侃直有激昂肅清之志予心竊敬之謂使斯  
人而得志也必能振紀綱綜名實世道其有賴  
乎不意僅以京兆已矣今予來掌成均而公之  
子淮以公廕謁選銓曹爲監簿問訊疇昔悼公  
不諱已久淮見予敬公也因有請焉淮曰淮先  
君棄背不肖孤幸有母淑人房在且賴先君之

期齋集卷之五

四八

餘尚得以祿迎養于京師今年七十矣正月二  
十日爲設悅之辰凡我鄉大夫獻圖爲祝願先  
生一言弁諸上方予曰婦德不外見不于其夫  
于其子石峰公位行並顯於時予嘗想見其教  
家刑于之化必章章矣今又見其子能其官淑  
人之賢豈不益信也哉淮曰母淑人寔有懿德  
不能殫述敢以淮耳目所睹記者聞於先生母  
淑人生而婉孌貞靜性尤至孝外祖縣佐公鍾  
愛之擇所宜歸乃嬪于我先君石峯公先君少



好學窮年兀兀墳籍間不治生產自我母淑人  
至悉倚任焉我母淑人曰人生荒於情乃明作  
晦休夙夜劬心處事執務不辭劇易未嘗一日  
不勤曰人生敗於侈乃日程月計量其出入浣  
衣糲食若將終身未嘗一日不儉修行佐德思  
不踰闕而人莫不知我母淑人之能敬也道隆  
家人恩浹僮御而人莫不懷我母淑人之慈也  
於是事舅姑則以孝稱處娣姒則以義稱睦嫻  
鄰則以禮稱撫子姪則以賢稱昔先君爲都諫

期齋集卷之五

四

爲都憲順而通矣而母淑人則曰進思盡忠無  
以自足爲也先君遷於藩厄於府逆而塞矣而  
母淑人則曰退宜安命無以不平爲也先君日  
夕庭闈間求助於母淑人者良多每以益友呼  
之茲先君云亡而獨老于北堂之上俾我子孫  
不墜遺業在淮欲報之德可謂罔極者矣予曰  
有是哉詩書之言女德極多劉向范曄之徒亦  
按次女行之高秀者著爲列傳予讀之未嘗不  
歎曰爲婦爲母者弗此若則弗婦弗母矣今淑

人之懿與詩書列傳所載何異語有之翼翼矜  
矜福所以興淑人勤儉而蓄裕仁敬而德聚賢  
孝而功立慈惠而澤流守而弗懈行之愈積所  
謂翼翼矜矜者非耶天降之福自此而耄而耄  
而期以至於萬有千歲如壽母之頌又何疑哉  
淮也其惟率爾弟若子若姪戲綵稱觴樂之而  
已矣淮於是再拜曰請書之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

期齋集卷之五

五

定計應機料敵稱豪雄矣而或歎於文學呈華  
炫奇開新啓昧稱儒碩矣而無裨於武功兼此  
二長世不怙有其惟我 國朝誠意伯劉公者  
其人乎公諱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  
傑之才一遇 聖主杖策從之輒許以大計殄  
漢賊吳淠一六合公密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  
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於 朝或  
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與宋學士王  
待制等夫我 皇祖之興恢萬世帝王之故疆

開 一代文明之景運當時文武佐命之勲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號為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社澤及孫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槩未之聞也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 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數阿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書歷千百年而一再見者公其庶幾矣哉公之文傳世

期齋集卷之五

五

久矣舊刻凡二十卷曰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公集各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暇更定編次為十有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書詔誥紀勲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詩歌載製作之詳統會以提要類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浙人也嘗謂公 國朝元勲鄉邦典刑文章與事功並著尤罕儷焉願附一

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為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蓋公之同郡人云  
奉壽一品夫人王母趙七十序

王伯顯氏有母夫人趙年七十矣六月十六日為初度之辰伯顯先期馳歸乃請于李子曰乞子言將奉以稱觴焉李子曰發祥膺慶夫人實有懿德以昭世族凡我郡邑人莫不曰慈惠貞靜勤儉恭敬夫人倫哉故為婦為母者皆是則于夫人亦相戒曰弗夫人若弗婦弗母矣予童

期齋集卷之五

五

時省解人言即聞之及讀呂涇野鄒東廓二先生壽夫人六十文叙著夫人性行獨詳如邑人言嘗嘆曰信哉慈惠則澤遠貞靜則神凝勤儉則畜裕恭敬則德聚夫人守而弗懈行而愈積天降之福將至于耄期予何言哉伯顯曰懿德在母氏如子言守文雖無似願竭其力而未知所從也李子曰龍山翁以文章魁天下以道德匡 主上以孝弟行家庭夫人宜歸焉陽明先生先出也夫人寔佐龍山翁明教訓而致其化

陽明先生道合聖賢功扶社稷孰不曰夫人庸哉伯豐伯佩旁出也夫人寔佐龍山翁明教訓而致其化伯豐伯佩率禮蹈和揚芬流輝孰不曰夫人賢哉伯顯出自夫人又可知矣是故陽明先生之心如龍山翁母夫人心至于今稱孝伯豐伯佩之心如陽明先生心至于今稱孝伯顯豈不兄弟若耶伯顯之孝又當錫類矣予復何言哉伯顯曰我伯兄明道盡倫雖以守文之無似帥而行之或寡罪愆今不幸伯兄既逝吾

期齋集卷之五

五

乃罹詬觸戾使母氏心獨苦也往者已矣願自今圖之以無愧我父母兄弟守文之心也幸子之有誨言李子曰孝哉伯顯也知壽母矣古者君子之事父母也名號冠帔非榮也而弗孰其身爲難拜舞奔走非敬也而弗憂其心爲難牲醴黍稷非養也而不違其志爲難吾懼其辱也榮斯至矣吾懼其憂也敬斯生矣吾懼其違也養斯得矣弗辱弗憂弗違是豈難哉求在我也修德檢身仁經義緯則充實光輝矣故不辱作

善惠迪素位居易則樂天知命矣故不憂先意承志循軌繩武則順以聽命矣故不違如是而顯揚以榮之安尊以敬之博脩以養之可謂不匱矣夫人固有懿德以介百福以躋耄期而伯顯亦將有令聞以長世也其孰能違之伯顯往哉務此以見夫人壽道或者其在茲乎若夫獻圖禱頌添籌効祝皆說不經見予不佞無以爲述不知伯顯以爲然否耶伯顯曰守文雖無以爲榮者敢辱其身乎雖無以爲敬者敢貽其憂乎雖無以爲養者敢違其志乎請書之吾所知以壽母矣

期齋集卷之五

五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六

問田張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序

賀宮保太宰石塘聞公七十壽序

聖天子主靜立極潛孚默運加意天下元元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俾四海之內垂白扶杖歌詠太平

期齋集卷之六

一

者何限語有之太平之民侗長百歲左右其今日之謂乎民賤且遠即無論今在位一二元老如介谿嚴公石塘聞公並以名德碩望久於其位年且七十矣而髮黖黖而目炯炯而步矯矯即少壯有不逮百歲將不足言也此不可為太平徵耶周之盛時稱二老為大老大老歸以見民心今即二老之壽而見天下壽者多其太平之盛又何如也維茲秋七月十二日為石塘公七十初度吾鄉諸大夫仕於朝者屬本致詞為

壽本乃進諸大夫而言曰 聖天子默運於上而天下晏然稱太平者何哉匪無為之云亦以所操者至約至要得人焉耳矣今介谿公為元輔而石塘公以冢宰總之凡 聖天子之所以奉於天而發於心者公皆以一身任之是以內而百司庶府外而藩臬郡縣無慮千萬計其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降普天之下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困之欲甦勞之欲息以至愁嘆冤抑之欲伸者何可勝言公豈能家至而戶省之也

期齋集卷之六

千二

聖天子以得冢宰為心得公斯已矣公以百司庶府藩臬郡縣皆得人也則持法者守其平撫字者循其理公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百司庶府藩臬郡縣以公之心為心而天下之心皆如一人之心矣天下有不太平耶夫如是則和氣薰蒸於兩間乖戾潛消而祥瑞畢至矣瑞之大莫先於人壽故 聖天子萬年而公得稱老於天下黃耆鮐背者亦比比見也今往壽公請舉是侑

觴焉諸大夫曰公何脩而得此哉本曰主靜而已矣惟聖天子主靜則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息朋比之門塞而虛其心以定天下之是非是以非公則不冢宰矣本嘗論公風采凝峻屹然如泰山胸中無欲澄然如止水貨利不能入聲色不能亂利害不能奪毀譽不能變真可謂主天下之靜者是以藻鑑獨懸而品類莫遁善則亟進之不善則亟退之切切焉惟恐天下之不得其

期齋集卷之六

三

所也而妨政病民者亦不敢有一毫覲覲僥倖之心天下稱太平焉天下之人雖不能言公之德而莫不受公之賜矣本聞之有陰德者必有厚報公之陰德孰加焉其之福之壽豈可量哉昔周公武王之弟也少不過十年自居攝復政出入百歲矣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說者謂二公有盛德大功乃爾自今觀之公其同召之流乎茲稱觴而壽公者舍此又何可言哉諸大夫皆曰然遂書之

贈謝海涯判開州序

昔于少角時與海涯謝子者友也讀書汝仇之上夙夜渠渠爾靡輟也言有會於意事有觸於感輒相與慷慨咨嗟激昂青雲謂古人可期每稱司馬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非虛言旋復締為姻婭猶不以此易友義之重其後有鄒子原素諸子子相皆以特達聞亦謂非吾二人不友乃同來汝仇居焉談道義為文章相視莫逆於心以海涯從兄汝湖公

期齋集卷之六

四

為之師而所謂應有司之求者頗無難矣又相期曰他日吾以必無忘於汝仇已而本忝竊科第鄒諸二子亦相繼以科第顯海涯應例入太學屢就試不偶兀兀墳籍間餘二十年弗忍舍去業益精而造化小兒竟苦之乃歲戊申一旦投筆而起曰已矣乎道之屈伸命之通塞各有分也沾一命亦不負於平生安能覲覲已也遂謁選天曹獲判於開凡知海涯者罔不為海涯惜函牛之鼎而烹鷄無乃縮其用乎予曰是豈

知海涯哉予之相信於海涯者蓋已三十年矣  
本聞之有大道者遺小成之迹抱宏畧者非曲  
士所見自世俗觀之則有幽有顯有遲有速有  
大有小有崇有卑然自有道者觀之則隨其所  
遇皆足以自見而幽顯遲速崇卑大小不與焉  
夫學非難也而知道爲難仕非難也而踐職爲  
難予弱冠登朝忝躋館閣遭際可謂極矣而乃  
叨濫過分尸素積愆每自省訟與海涯相期於  
汝仇之上者未能少酬一二徒增悚慙爾也於

期齋集卷之六

五

海涯何加焉鄒諸二子名顯未幾而身已溘焉  
先朝露志之不遂可知已視海涯今得佐其守  
以展其平生俾開之民饑者食寒者衣惟茲有  
利罔不興惟茲有害罔不除慈惠忠信粹清廉  
白爲仁由已不改其度莅官未數月而賢譽籍  
甚者何如也將見澶淵之域如熱得濯如水走  
下群黎愛戴而作歌使者旌淑而薦剡由是而  
崇而顯則知道踐職固其能事耳又何以一第  
爲榮哉海涯聞予言而喜曰知我者其惟子乎

吾豈敢忘於汝仇請書之以往

賀奉政大夫畏齋陳公七十壽序

傳有之七十曰耆自古在國則杖在家則傳有  
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未有遺年者蓋言凡稱老於天下  
則宜尊敬若此畏齋陳公今年壽躋七十九月  
十二日爲初度之辰凡我鄉戚莫不忻忻相告  
曰當尚齒之朝而可無慶祝之禮乎盍圖之本  
弱子辱爲公冢子汝升節推君壻其懽躍之懷

期齋集卷之六

六

萬倍恒情又可知已乃言曰吾邑山川融結和  
氣網緼誕靈毓秀每間有所厚故得之而爲峻  
德爲顯名爲穹壽夫是三者苟有一焉足以先  
映宇宙矣能兼之者古今不多見公賦性冲懿  
襟度昭曠孝弟之德成於因心忠信之行孚於  
異類自少探綜羣籍旁通百氏早掇賢科致身  
青雲既令松溪又貳成都而愷悌之政廉介之  
操至於今士論推之庶民頌之閩蜀同情而遠  
邇齊譽也未老懸車超然肥遯惟以其所學者

訓其子曰吾有未究者爾其成之積德累行以禮自防未嘗一日敢惰於厥心所謂兼是三者非耶今節推君果能奮跡亨衢而文學政事蔚然負一時之望公年七十而體矯矯爾而貌澤澤爾而目炯炯爾雖少壯有不逮由此而耄而耄而期頤尚當見節推君之爲朝廷耳目股肱樹立勛庸以克成公之志斷可必矣若公者其吾山川之所獨厚者歟本嘗謂德修諸人者也福命諸天者也盡人謀而聽天命故諸福咸集

期齋集卷之六

七

若天所厚然人者不脩而惟天是望有是理哉壽隆於平格而吉生於惠迪於公見之矣本復何言惟祝之曰古有錢鏐壽八百年公其過之至于八千八千者何是曰大椿豈惟椿永星有老人彼老人星明朗暉赫公其似之長生罔極節推君使者將駢歸稱觴敬附之以往云

賀師相介谿嚴公一品十二年考績序

聖天子握符御曆應運中興丕休鴻烈巍巍蕩蕩懿鑠宇宙矣是雖顧俊延英並建庶官以代

天工而翼贊睿謨調燮元化則簡任輔臣焉夫號爲輔臣而秉鈞軸參機務者豈鮮哉然忠誠足以結上之知事業足以見已之志躋華陟要蒙恩受寵福壽無疆者僅於今少師介谿公見之公自丁酉歲以南太宰入賀時上方藻績太平制作禮樂而大宗伯難其人得公即任之公夙夜匪懈畢力竭精經緯斟酌遂脩明一代之典章以宏亮于天壤是以公之才德勞績簡在聖心晉宮保秩一品矣乃壬寅歲命公入相而

期齋集卷之六

八

忠勤敏達之記獨於公是畀自是國有大事大疑莫不以公爲著龜公亦毅然以天下爲已任是故有益於朝廷則爲之有益於生民則爲之所持者是而已矣而毀譽不計也至於天言迅發綸命亟宣公思如泉湧翰動若飛受成響答未有不妙中機宜者即逆虜入犯時所司倉惶茫若無措而公不動聲色運籌請命從中制之虜不旋踵遂遁去今且安攘爲計寢食靡寧不可以見公之大忠邪先是上念公劬勞久特加



公上柱國公懷然曰尊無二上臣道何堪即具  
疏懇辭上亮公忠誠允之未幾歷一品滿十二  
載吏部以聞上嘉悅賜勅褒諭仍錫誥羊酒金  
幣駢繁優渥皆異數也公復以時方多事不敢  
當宴禮又具疏懇辭上又亮公忠誠允之公獻  
績被恩之日凡我館閣官保少湖公而下咸屬  
本言之以賀本以謏劣末學朝夕幸得侍公誠  
愧無毫髮可以贊公者然自謂知公亦深乃言  
曰惟天之道誠而已是以四時行百物生由通  
而復起元於貞如環無端而不可窮也故曰不  
息則久自古聖王英辟紹天闡繹以綏無疆之  
祚者其精誠之德未嘗不脗合乎天載而名公  
碩輔翊化贊樞以樹不朽之聲績者其忠誠之  
悃未嘗不妙契乎淵衷故君德相業亦如天之  
運而不息矣茲 聖天子三紀之澤溥濡海宇  
而公以三朝耆德位首輔乃今穹階奏績適符  
天運之周而春日啓元又當其時則誠孚而神  
應可徵睹矣頃公之辭上柱國也援郭汾陽之

期齋集卷之六

九

辭中令以爲法夫公之所樹立方弼昭代以義  
軒之治固非唐世可同日語然子儀之在唐以  
攘夷安夏爲忠以廣淵靜定爲賢其校中書也  
二十有四考壽考福履自古罕儔然則公輔登  
中興雖遠邁乎唐而汾陽之忠誠福祉蓋庶幾  
於公者乎久而愈新由此而二十考不異也其  
壽能亘之哉

### 賀東園楊公八十壽序

昔予從東園楊公赴試春官至清源而水合遂  
相與舍之凡三月而出往遊衍談議歌飲胥莫  
逆也然高懷曠達雅意冲適則有非予所及者  
予嘗贊之曰古人稱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  
使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者公其庶幾乎  
公笑曰子知我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去其  
害我者而已矣故車馬足佚也而曰招蹙之機  
滋味足養也而曰腐腸之物聲色足樂也而曰  
伐性之斧以至功名富貴苟竭力以趨之不惟  
不可得其傷我也寔多吾是以循理而動順命

期齋集卷之六

十

而安其得與否皆付之造物耳無容心焉吾年向艾矣而耳目齒髮如少壯自謂頗有得也子姑記之以徵吾言是年予與公同試公復不偶果欣欣然曰吾就選矣乃出知冀州以治身者治之冀民稱安既而移裕州又以治身者治之裕民稱安當道者以公善治民可使之佐王又擢爲某藩長史公曰樂於蒼則蒼樂於黃則黃吾將爲王樂也未數月而某王果好善循理傳有之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

期齋集卷之六

十一

善治者不於人於身若公者可謂進於是矣戊申之夏予過武林謁公公觴予竟日且予弱子得爲公壻大司成孫君季泉壻以親聯之故而情歡甚也計予別公幾二十年而耳洞洞爾而目炯炯爾而齒齟齟爾而髮黦黦爾即未艾時也益信公向非虛言又贊之曰公其上壽矣乎今年公八十某月某日爲初度之辰季泉與恭人不得登堂稱公壽屬予致詞馳賀予何言哉即以所知於公者復之子華子曰丘陵成而處

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樂矣松栢成而途之人蔭矣公以治身者而治人人皆知之也夫丘陵淵水松栢豈有敝者哉公之壽如之矣季泉與恭人雖宦遊數十年而歸而公必儼然在堂斯時奉觴爲壽未晚也幸以予言聞諸公必以予言爲然

賀孫母楊太夫人九十壽序

聖天子統天三十載惇典庸禮表忠旌孝綱常正而教化行貴德尚齒之風自朝廷達於邦國

期齋集卷之六

十二

湛恩汪濊和氣薰蒸熙熙然太平也于時乾坤宣精神與效祉而非常之瑞彰靈應感充溢宇宙間盖有史不勝書者矣夫麒麟鳳凰靈芝連理之類非不瑞也君子有弗瑞焉必曰上瑞在人壽盖人乃萬物之靈與天地相似天地之心惟於人見之是故自古忠愛其君而極其祝頌者必曰萬壽無疆而動植之瑞不稱焉甚哉壽之爲瑞也今夫一動一植或以爲瑞人且爭而觀之喜而道之不置矧人有躋耄耄而未艾以

應太平之盛者哉茲夏六月二十二日孫母楊太夫人壽九十夫六十即稱壽由六而七則稀至於八則千百之一二至於九則舉世無幾矣壽至於九若是之鮮也是以人年五十輒杖於家六七之間徃徃耳目已失其聰明今太夫人年九十矣而不杖也步履強健聞輕音而見微物即少壯無異由此而百而千奚難則今日之上瑞莫有過於太夫人矣是日也爲其族者則曰昭倫啓胤發祥膺慶此吾家之瑞也爲其鄉

期齋集卷之六

十三

親者則曰山川孕毓特闡懿則此吾鄉之瑞也爲縉紳者則曰徽音惠問川流發映此天下之瑞也乃相與竭蹶而趨之咏歌以道之舉觴而祝之以至道路之人通達之屬莫不歆羨誦念真以爲不世出之瑞而應之若謹本辱在至親之末直歸登堂稍後亦願致一詞以祝而人皆祝之矣雖然亦有說焉乃再拜而言曰本聞天下有三壽而能不與焉一曰名壽一曰榮壽一曰德壽太夫人正性天植佐忠烈公敷歷中

外以至顯折逆藩之奸謀不避倉卒之大變寔同心焉故忠烈公精忠與日月爭光大名與天地俱敝天下孰不知有太夫人也夫是謂之名壽太夫人既得配忠烈公而又有三子曰伯泉者以文武才擢司馬第一人今位在都督曰仲泉者以文學貢於春官今佩金紫蜚譽兩制曰季泉者以文章魁天下今爲少宗伯而德業聞望一時所推諸孫數十有以解元顯者一人以賢科薦者二人繼此而又有曾玄皆璠璣瑚

期齋集卷之六

十四

璉世所共珍袞袞而登臺省者當無筭太夫人撫而有之被聖天子之封誥犀玉緋紫寵命日新今海內疇能望之哉夫是之謂榮壽太夫人有是名與榮也猶且清閑貞靜勤儉整齊言家必及孝言國必及忠朝夕儆戒勗勵不少即於安夫是之謂德壽太平之世九十者未敢謂盡無也然能老而已豈得與太夫人同年語哉詩有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本以爲天地之氣一而已矣自浩然不屈而言謂之正氣自渾然

不可間而言謂之和氣蓋瑞生於和而和寔由於正也匪正之發則邪沴矣奸命逆倫者不旋踵而亡正直忠孝者可後天而存太夫人寔與忠烈公合德媲美稟天地之正氣全而為天地所佑是以獨得以上瑞表太平之盛天下之人能不以太夫人之壽而思其故哉苟思其故則太夫人之壽固忠孝者之勸也天將以太夫人勸天下則百歲千歲茲可必矣

賀引禮舍人丁鳴玉六十序

期齋集卷之六

五

淮陰義門丁氏六世同居有鳴王者為王官引禮今年六十矣十月既望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弟璋子堯時皆太學生為予門人不遠數千里俾來乞言以壽其兄若父且道鳴玉幼而機警長而通練迺棄儒生業逐什一利父常不憚對曰子各有志何相逆耶遂治產積居計貲程息家用以裕撫弟訓子駸駸成立時出其贏以供內外之費不匱今年耆而康道然若自得也予聞而嘉之曰人有言富壽康寧蓋以備福

之難得也即富而未必壽未必康寧雖富奚益矣鳴王家裕年耆且無恙非所謂福之備者耶且人患無志尤患不得其道昔者子貢學於仲尼廢著鬻財於曹魯最為饒益而孔子之名藉以益彰子貢之志豈徒欲結駟連騎夸耀閭里為榮哉良有所重耳是故倉廩實者知禮節衣食足者識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也今丁氏子弟彬彬著矣禮節興矣榮與辱審矣固鳴王之志之所重也寧獨以貨殖稱厚如陶朱猗頓之所為耶鳴玉隱乎市而志乎道者也治生於四十年之間無污行焉善鄉睦族無侈心焉施德行惠無恡容焉迺今六十無過舉焉故曰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者鳴玉之謂也此其志誠可尚也已夫田生嘉穀農者之祥非種美地肥使無水旱風雨之厄則不可得也人生而壽家道之祥非休息安養使無承前貽後之憂則不可得也鳴玉德基業昌安宴和樂比之素封其子弟儒冠蹠侍淳雅溫恭有以怡

期齋集卷之六

六

鳴玉之心天之申錫鳴玉將有不可限量者矣則其既富而壽而康寧皆天之所必至者又何疑哉敢以是歸二生侑觴于鳴玉之壽筵

大師相介谿嚴公一品十五年考績詩

序

元相介谿先生嚴公光輔我皇上今歲癸丑九月一品滿五考獻績彤庭于是宸襟嘉悅賜賚叙蔭寵榮殊特古今希覲維時館閣諸君濡翰摘藻揄揚公勲德之盛彙集成帙謂本獲

期齋集卷之六

七

侍公杖履久屬一言弁諸首顧本之淺薄何以爲諸君重乎辭不獲乃獵纓端簡而言曰逖觀往古賢相之道靡不以樹勲立德爲貴而亦恒病於遇主遭時之艱蓋勲德匪旦夕能建而君心未能易得必居位之久斯克有所累積而勲德盛大受知於主然後靡所疑貳而柄用恒顯否則外合而中離朝拜命而夕已去者有矣自古所歎焉雖然人臣所事之君不一其遇而已所操之具亦罔齊其術夫操非正直之術以冀

君之一遇則希世苟合必爲治世所嚴惡正直是操矣不幸而所遇非賢又將引懟救過之不暇而暇爲久安之計哉人有言曰主聖則臣直語貴際時也又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語貴遇主也昔者齊之桓公在春秋賢主也管仲遇之卒能得君專而行政久柳下惠直道之臣也所遇非賢不免於三黜其官夫黜以至三則視去其位猶傳舍爾欲望其以勲德自見得乎仲之得君專而行政久斯亦遇矣而小器見譏

期齋集卷之六

八

聖門又何足論哉此無他所操不同而所遇亦舛也公之立朝幾五十年晉陟相位又十有五載古今宅揆之久曾有如公者乎圖事揆策而謀罔不效陳見惻誠而道無不行古今遇主之隆亦曾有如公者乎然人但知公柄政之久得君之專爲古今希覲不知其所操之正直所建之光顯尤非古今人所及也本侍公有年叨從末議而獨觀其深蓋公奮庸於弘治之間涵濡聖化而養成正直之德者久矣茲遇皇上聖

神文武繼運統天公以耆德宿望存躋通顯自  
屢遭逢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直道事上正色立  
朝可否不參於依違利害弗變其所守大政大  
議一主於理而以至誠將之是以聖心獨鑒  
公之忠而盛德宏業日見於天下唐哉皇哉若  
斯之盛也當公四考之際人皆以君臣相得之  
久世道攸賴罔不忻然稱慶今則五考矣相得  
益章久而彌篤所宜忻慶者又當如何也然而  
皇上眷注無已之懷我公圖報方新之志盖有

期齋集卷之六

十九

千載如一日者顧茲十有五載詎足以爲涯量  
哉諸君之意將以闡揚勲德匪歌頌弗彰本則  
以堯舜伊周之業即明良康衢之詠莫克罄其  
形容矧今聖君賢相交乎勵精經緯乾坤超  
軼三五區區文詞疇能髣髴其萬一乎公之勲  
德誠有可言而不能以言盡者矣聊因此以共  
致忻慶之私云

又

大師相介谿嚴公一品五考也館閣諸君子曰

公福壽之隆名位之峻柄用之久我國朝鮮  
儼也而奏績之日上嘉悅賜賚叙蔭榮寵殊特  
又世所希觀予輩久辱公陶鑄忻慶情均可無  
一言以紀其盛乎相與濡翰摘藻彙萃成帙屬  
本序諸首簡本乃言曰公自弱冠登第蜚英藝  
苑五十年于茲而以一品秉鈞者十五年此豈  
易得哉本嘗思其故矣莫事匪君也而臣道惟  
良莫任匪臣也而君道惟明二者相須甚殷而  
相遇恒難君明臣良古人謂之千載之遇惟其

期齋集卷之六

廿

不遇斯已矣苟有遇也其誰能舍之魚水之喻  
豈不諒哉本也幸獲侍公久公以忠勤之德敏  
達之才居政本之地平章百揆折衷羣議或事  
籌造膝或言行沃心統於一而應於萬必曰吾  
所持者朝廷之法天下之是而不敢以毫髮之  
私參於其間且九命循牆一心匪石公位極品  
矣不異初仕時也極品四考五考矣不異一考  
再考三考時也今之言事君者能有如公者乎  
聖天子在上若日月之照臨臣之忠者邪者勤

者情者敏者鈍者莫不洞鑒於淵衷而非公莫有當其意者是以典禮之因革政治之注措人才之用舍民隱之軫救邊備之計畫凡聖心所欲為悉取足於公之一身可謂信之篤而任之專矣自古言君之知臣者有如今上者乎由是觀之必有公之良而後能事上之久必有上之明而後能任公之久雖然斯二者皆天也天欲平治天下必有不世出之主而又有名世之臣輔之故代言良弼謂之天賚昔孝皇祝天

期齋集卷之六

廿一

而得公越二十餘年始大用是天以公遺今上也公為太史時數賜告及入相春秋且長矣勞苦萬倍於曩昔顧益強健非天之所相乎可否相濟謀斷無資赫然弼成嘉靖之治信乎千載一時也豈非天耶天既以公賚今上矣上萬壽無疆公亦光輔無疆則玄齡之居相二十三年令公之校中書二十四考未足為量也公當過之矣是舉也豈獨據吾輩私情已哉于以見天惟純佑我國家焉見士大夫之有賴焉見天

下蒼生之受福焉其可慶也大矣諸君子皆曰本之言然敢敬書之以獻

### 賀東園徐公七十壽序

師相介谿嚴公語本曰自吾視篆留院即辱交于東園徐公今餘三十年矣吾子某又為公外孫壻也言交情親誼之厚者莫吾若茲歲甲寅公七秩五月某日其初度之辰吾將馳一使為公壽而不可無言也子官留都久自謂知東園公深則能言公之壽者宜莫如子本惟曩歲甲

期齋集卷之六

廿二

辰公六十本嘗與稱觴之末以鄙詞進乃今又十年矣重以介谿公之命而姓名復登公之堂豈非大幸耶本聞之求仙者當以功行為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本於公有徵焉本識公時年已逾艾矣每見公捧手而立俯躬而行肅肅翼翼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辯而能訥孔子所謂至德罔不兼備其事神也齋戒凜雪諷誦叩禮獨處淨室而不近閨闥者月恒過半焉其遇人



也宴會禮勤於百拜交際儀及於通國本八年  
在留都而不見公之敬有一日之衰本無慮百  
通飲公之酒而不見公之意有幾微之倦公又  
好施予振人之急濟人之窮救人之難必竭其  
力而後已誦公之義而感公之恩者籍籍滿道  
路間此皆本所睹記即古之獲長生者其修德  
或未必如公之備且至也天道所益地道所派  
鬼神所福舍公其誰哉昔魯有機記者行年七  
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而三起

期齋集卷之六

廿三

記寒士憂譽之者少而惡之者多不敢釋其恭  
卒成恭名於天下公乃中山王之裔上公之子  
也又通籍貴署金緋在躬公於天下不輕矣能  
不為驕亢人猶當賢之顧勞謙允恭懷仁好義  
操行之堅自少至老抱一而不變視寒士尤加  
今天下之譽公者無親疎無遠近無知與不知  
若出一口記又何敢望焉雖太公八十而為敬  
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五而為抑詩以自警豈  
有加於公哉噫昔公六十時本見公耳聰而目

明體強而貌澤即少壯人不逮今自留都來者  
言公之精神意氣與本所見時無異乃知公積  
功累行不特如道家所謂滿三千而已養成不  
老之姿而克享無窮之福脩德以長生徵之於  
公詎不信夫敢以此賀公介谿公曰然遂書之  
以往

### 賀陸母李太夫人七十壽序

聖天子龍飛藩邸時則有若介菴陸公者邁期  
翊運效勞策勲位至都督以顯名於天下然其

期齋集卷之六

廿四

相助於內彰懿德膺榮封人人知為賢配者蓋  
李太夫人云介菴公仙逝已久有子曰東湖者  
發穎武科今為太保兼太子太傅食伯祿曰次  
湖者第進士今為尚寶少卿相輝競爽所謂亢  
宗者非耶說者謂太夫人積德既厚撫訓備至  
之功居多是以恩數荐加封號峻極每龍章  
天錫人爭覩而傳誦之莫不以太夫人為賢母  
宜有此報也太夫人今歲壽躋七秩五月五日  
為初度之辰在朝之公卿大夫以至姻戚僚案

無不登堂稱慶者乃筵菴朱公輩則於東湖兼有姻僚之義者也屬本致詞焉本曰介菴公浙產於本爲同鄉故本辱東湖昆仲之交愛特深聞太夫人之賢亦稔太夫人之賢不能殫述即其所相者介菴公所成者東湖次湖可知已莫匪婦也而以賢稱者幾歟莫匪母也而以賢稱者幾歟我思古昔伯宗梁鴻之妻賢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婦時亦無聞今太夫人婦德如此母儀又如此世豈易得

期齋集卷之六

廿五

哉本聞之好德錫福箕疇所陳王瓚黃流著于詩雅蓋言福之錫於君畀於天者必安和淑養之人固未有倖致者也太夫人攸好德矣貴矣富矣其福之先者莫若壽自茲七十而耄而耄而期頤蓋理所必至者哉予嘗謂太夫人之生日惟重午重午云者如日之再中也日再中則太平之象也昔人謂太平之世人侗長百歲况太夫人生應太平而相介菴公以起家乘聖天子御極之運壽算無疆又奚疑耶諸公往哉

是日也其惟拜太夫人而祝之曰青青者艾爰采爰佩豈若錦萱言樹之背太夫人之壽千歲則在又曰禔福祝釐命縷縈之今日何日獻此玉卮太夫人之壽千歲爲期又曰旨酒孔嘉葛陽丹砂願言酌之泛彼流霞太夫人之壽千歲無涯諸公欣然曰得之矣請誦此以侑觴

賀吳滄溪大尹七十壽序

延陵稱多士而吳氏望于陽羨顯者繼起如文肅公顧山公皆起家名進士位登臺省聲華籍

期齋集卷之六

廿六

甚其第滄溪先生承世資素業少負才能屢試不偶乃以例入太學謁選天曹倅許州以課最遷武城令治民如治家邑大治方向用未涯也曰吾少此一第今小試以見吾志已矣遂幡然謝官歸隱于荆溪之上優游山水間一切紛華勢利事絕口不談今年屆七袞季春十有三日初度子太學生馭爲予門人請一言以歸壽其父夫文獻之家道德所萃天人交與必履貞服誼者能應之故瑞祺恒及嘉士而慶澤獲於邁

時也武城公長者家素文獻含章體道遵養修  
正不疚於義不詭於時天固與之矣廼又際明  
盛之時值亨嘉之會仕者安其位隱者適其情  
士大夫在朝在野咸遂厥志以故武城公得以  
怡桑梓而樂天年葆和毓粹以熙應無窮焉此  
其人豈偶然哉天道之所與聖澤之所涵交孚  
協應信不誣矣夫金石之堅以其純松栢之久  
以其實麟虞之瑞以其仁非必導引屈伸離世  
絕俗也而金玉為良珍松栢為良材麟虞為良

期齋集卷之六

七

獸人皆稱之無異辭豈皆求之而後能哉受中  
於天則脩者其常也秉道於身則久者其正也  
故永錫難老者是謂天定天定者人亦定焉則  
其昌熾康永所必致耳武城公得於天人之助  
者不既厚矣乎馭賢而肖所以嗣寵光揚休德  
者行有望焉則夫願真育神以恒固其齡筭至  
於耄耋期頤蓋有必然者矣子歸第捧觴以述  
予言為壽

澹泉集序

澹泉集者集諸所紀述顧子號澹泉意也顧子  
吳人名奕字汝承澹素好脩吳中士以儒醫重  
之及通籍來京師脩職業奏奇効而士林圖所  
酬顧子者顧子輒不受乃酬以文辭顧子雅重  
文辭名公達人片言寸楮藏置笥中弁髦金帛  
也彙而成集蓋數十年之積矣乃今因余弟樂  
謁余言為序出前大學士顧未齋公所為記觀  
焉顧未齋公吳人又稱同宗其說甚具可信也  
且余弟定顧子寮友稔其為人以告余余諾為

期齋集卷之六

八

序序曰夫道貴通用士重素養 明興稽古建  
官百司庶流各以其道進用而保護 皇躬侍  
從禁掖醫垣有賴焉故被章服列班行與縉紳  
大夫頡頏士而不得以儒進者得與於此亦榮  
矣乃世之官醫者汲汲聲利終其身若與儒異  
轍夫道異乎哉視所養何如耳顧子之養蓋在  
吳之虎丘山酌泉為號故自吳中達京師濟疾  
澤槁濯痼滌邪泉之汲用溥矣而其所養者達  
不改窮又不殊暫重文辭而薄聲利澹如爾也

夫水稱上善泉美丹丘識者取之當時傳志所載游詠諸篇備矣顧子之號澹泉其亦知取類矣乎茲集也首末齋顧公少湖徐公次尚書秦公林公次詞林數子又次諸士人釋銘傳贊歌賦律調殊人而異製舉不出末齋公意指是可序矣余之諾顧子也在壬子之秋今且二載諾不可虛公暇書此授余第以復顧子云

送大宗伯季泉孫公之任留都序

少宰季泉孫公擢南京大宗伯予欣欣然喜也

期齋集卷之六

九

或者曰季泉公自癸丑守太夫人制別且久矣茲來也僅逾歲大宗伯視少宰秩雖崇然不似銓部要也以季泉公之才望即贊密勿叅機務爲宜而胡乃擢之使南耶公爲至親顧喜之何也予曰予之喜正以其南耳我太祖肇造區夏建都金陵設六部以治天下而禮樂教化之任則屬之禮部其關係視他部特重南之禮部固太祖之所創建也夫教化之道忠孝而已今天下之言忠者莫過於忠烈公而忠烈公長

子伯泉又以孝旌表其門季泉公之孝人稱之不異伯泉諸子若文中武庫文和太史輩又皆以祖父之心爲心一舉足而不敢忘天下之言

孝者莫過於孫氏矣季泉公自奉大對受知

聖明登上第爲太史爲官允爲大司成爲少宗伯爲少宰二十餘年未嘗出都門天下士來京師者望見季泉公顏色必慶幸歎羨更相勸勉誠哉所謂不言而躬行天下化之者也予嘗官南太學太學士半天下歲從禮部送入者動以

期齋集卷之六

三十

千計予舍忠孝無以爲教而愧予非其人也安知士無雖今不從者乎今幸季泉公正任禮部則士之望見者必曰此以忠孝稱於天下者也見斯慕慕斯勉未入太學而心已有所向矣季泉公之忠孝不特在一身一家而及於天下又可知也太祖設禮部以教化天下之意豈不於季泉公慰哉此予之所以喜其南也予聞漢萬石君父子皆以馴行孝謹稱故所至輒化雖慶之在諸子中爲簡易者相齊齊大治後武帝

特以孝拜爲丞相封侯子孫爲吏至二千石者  
十三人夫石氏僅以孝謹遂能化人得名通顯  
若此况季泉公忠孝之性醇確之行博洽之學  
經濟之才遠非石氏所及者其開諸世道豈淺  
淺哉 聖天子宣麻拜相必在旦夕無疑矣予  
之喜爲南士喜爲 太祖教化天下之意喜而  
一時遠離之情不與焉或者聞予言亦不覺大  
喜適我同郡諸君之仕於朝者屬予言以贈季  
泉公行予即以此告之諸君聞之亦喜遂書以  
往

期齋集卷六

三

### 賀大師相介谿嚴公八十壽序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八年元輔介谿嚴公壽登  
八十正月二十二日爲初度之辰先期 聖天  
子聞而褒之詔加公伯爵祿金幣寶錙羊酒于  
家又賜宴于禮部 恩綸自天而下道路喧傳  
縉紳動色相慶皆以爲位極人臣寵榮壽考而  
膺全福者公一人而已倚歟盛哉中外遠邇亦  
莫不延頸竭蹶思一望見公顏色以賀於是太

傅葵亭朱公輩皆公姻戚也慶忭視恒情倍萬  
乃屬本致詞稱觴焉本曰記有之福者備也備  
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公壽八十  
矣而耳目聰明步履強健如少壯其算未可量  
聖天子念公忠勲特賜腰輿免大廷賀謝給珍  
膳無虛日凡遇寒燠溫諭慰勞勉其保護至於  
出入必擇時所宜即慈父之於愛子不是過也  
今又以誕日加公非常崇異之禮數千載所僅  
見其子若孫無慮十數人皆身都通顯金緋繞

期齋集卷六

三

膝而賢孝濟美夫福莫先於壽莫慶於君臣之  
遇莫樂於子孫之盛國朝百九十餘年來可與  
公彷彿者誰歟稽諸典籍名臣碩輔又孰有如  
公者哉是故公之福可謂備也已本惟人情孰  
不欲福而實出於天公聚百順以膺全福天也  
然福雖出於天而莫不由於自求公之求求諸  
心也公直性忠亮見道精明自秉鈞持衡以一  
身而當注意之重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疏密啓非道不陳應務

御物惟法是據夙夜兢兢匪懈恒若鑒臨在上  
知有君而不知有他嘗曰吾惟求其心之安以  
順於天以無負 聖天子之託而已若曰枉道  
徇人屈法伸情不惟不能亦不敢蓋二十年如  
一日也每聞好義陰德事則擊節歎賞不置稍  
涉於利則感然弗悅若將浼已焉此其心何心  
也以此心事君則忠對天則順君之所望於臣  
者忠未有忠而寵不加焉者也天之所助於人  
者順未有順而福不備焉者也人欲知公之寵

期齋集卷之六

三

日隆而福日備盍自其心而求之乎本侍公有  
年沐清風之緒論接冬日之溫顏習見而深知  
故敢道公之心而著其獲福之由書曰天壽平  
格蓋言心無私而通徹三極無間者則壽之否  
則天豈肯私壽哉今觀於公益信公以平格之  
心既通於天則躋上壽膺備福如執左契以取  
之矣老子曰有德司契其公之謂歟夫平格周  
公語召公也其後召公壽果百八十餘歲乃知  
周公之言質諸天而不誣本於公亦云葵亭朱

公輩咸曰然希忠等知公之心誠不異於子也  
自此輔 聖天子於萬年召公左契在公手矣  
相與舉觴祝天爲公壽

又

維天純佑命保乂我明乃俾師相介谿嚴公應  
敬皇之祝蜚英繫望以光輔今 上一德同心  
秉鈞軸者已逾二十年歲已未公壽屆八十上  
以公忠勤匪懈特下詔褒嘉賜食祿視伯肩輿  
出入禁苑殊錫異數遣中使送至第國朝二百

期齋集卷之六

三

年相臣知遇未有盛於公者也若生旦加恩則  
曠古一覲焉舉朝士大夫謂此盛事豈宜以公  
遜謝迄無賀祝之詞於是臺中諸御史復相聚  
造本問祝焉本曰公勲德遍宇內即使百司庶  
府人執一觚詎能盡之今諸君欲爲公祝亦有  
說乎御史合辭言曰自古宰相佐 天子以進  
退人才表率百寮爲職而激揚清濁舉善刺不  
良則憲臣事也故自漢以來政府臺中號爲表  
裏今 上以神聖御極羣臣鮮有當其意者乃

委大政於公獨久公虛心體國樂善忘已迪哲  
顧俊簡棄詭隨百寮師師小廉大法署有羔羊  
之風人懷尸素之媿即使奇衰欺負之徒出於  
其間猶將回面而易慮也吾儕得以從容臺府  
委蛇班行奉法度於清時守繩墨於佐署者豈  
非公之賜乎夫德大者壽公有尹正庶僚之德  
矣是宜壽願自今壽百千歲以儀刑我公之德  
又有言於列者曰輦轂之下何以稱焉若夫衣  
繡持斧出使方國官邪之所糾察幽枉之所伸

期齋集卷之六

三十五

理又有虜騎長驅夷颿倭集安危定於呼吸是  
非決於斯頃銜命而往軍旅之責存焉所恃者  
皂囊咫尺之疏耳朝入而夕報暮請而旦俞使  
天門不隔於九重湖山非絕於萬里上澤流而  
靡壅機宜中而無失今東南海之夷喙息遠遁  
而西北諸虜晝牧不敢邇塞垣豈非籌於廟堂  
者定邪夫功大者壽公有計安生靈之功矣是  
宜壽願公自今百千歲以仰承我公之功本曰  
善哉諸君言公之壽也抑朝廷之設臺臣俾之

連聰宣德不猶身之有血脉乎是不可一日滯  
也諸君度能自爲無滯否本常侍公見臺中奏  
事當上意公必憇憑使見諸行即不幸有所  
督過亦必力解然後已拳拳焉以愛惜人才培  
養國脉爲已任者公之心也今天下大勢譬之  
一身公如元氣長運於中諸君如血脉周流而  
無滯於外即宗社萬年之慶於是乎在此豈公  
一身之慶哉天欲純佑我國家則公百千歲以  
至無疆斷可必矣於是諸御史皆曰吾問公壽

期齋集卷之六

三十六

得壽國焉請奉斯言爲公壽亦以爲天下賀

賀冢宰默泉吳公六十壽序

皇上御極三十有七載冢宰默泉吳公以一考  
奏績吾浙縉紳大夫徵言爲慶時余夙夜在直  
因循未有以應也越一載歲在己未仲夏二十  
二日又值公六旬初度之辰諸大夫復來請余  
致詞爲壽余之情寔均諸大夫茲其可已乎乃  
言曰天惟純佑我國家必生才德兼備之臣  
東國鈞而贊元化躋斯世于富壽康寧之域若



古昔申伯山甫之類是也二公出爲連帥入位  
冢宰夾輔宣王周道中興由是崧高叙其寵榮  
烝民侈其功烈然皆采列于詩書至于今頌焉  
豈偶然哉蓋基之者德也推而行之者政也政  
成德立而福祉綏備者天之道也我 皇上道  
侔堯舜卓越周宣然用賢圖治宵旰靡寧曩者  
冢宰之任難其人徧察廷臣中無有如默泉吳  
公者乃特任之命下之日中外咸動色相賀稱  
爲得人蓋公之盛德其渾涵包并如長江大河

期齋集卷之六

三

歸容萬彙注焉而不盈也其鎮定堅確如泰山  
喬嶽吐納元氣撼焉而不鍊也夫器局闊博者  
隨試而皆宜識見精明者妙應而無滯是以出  
當藩翰則民賴以保釐入總銓衡則士服其藻  
鑑今諸司百執事莫不務脩其惇大光明之治  
而無偏刻比周之私海宇蒼生舉得於寧靖和  
平之化而無疾苦愁怨之嘆和氣充溢嘉祥荐  
臻將躋斯世于富壽康寧之域者非公之功耶  
公之功誠可謂本於德而發於政者也功德之

大者天之報施必厚俾公名敝霄壤壽比金石  
斷可必矣昔申伯山甫皆洛產也故誦者推其  
山川毓秀之原以及其名位德業之備吾浙山  
川之勝甲于東南而人才稱傑海內若夫佐冢  
宰樹勛伐者凡若干人炳然先後輝映今言柄  
用之早勲望之隆精力之強未有如公者也豈  
特光于前哲媲美成周而已哉他日載吾浙之  
名山當與嵩嶽並峻于天而罔極矣余謏陋叨  
被眷倚恒廩廩然以無能報稱爲懼尚賴有盛

期齋集卷之六

三

德大臣如公者足以補衮職而明邦國庶幾篤  
棐之義相與勵翼焉至于諸大夫所以慶慕禱  
頌于公者亦莫不有儀圖愛助之心也余謹論  
次其德政之大者以復諸大夫之請而因致之  
以爲壽觴之侑云

又

皇上中興用賢圖治簡任成德列於大僚巖廊  
之上彬彬乎多壽俊焉歲在己未冢宰默泉吳  
公年屆六十或問於本曰吳公之壽豈不關世

運哉今 天子至仁洪龐陶斯世於壽康之域  
執政元老躋耄耄而議帷幄公乃被 上簡眷  
起而參會其間精神聚於一堂謨謀達于天下  
此所謂千載一時也運之所興壽誰能限之本  
曰子知公之必壽而未知公之所以壽也天之  
有意人國則必有成德之彥出焉為之歛賢才  
布庶位亮工熙載以福澤乎斯民而後國家得  
以衍靈長之祚其人亦必多享耆耄之福所謂  
天人參焉不獨運數然也我 皇上方崇三五

期齋集卷之六

无

之業百司庶府咸欲得人以振起事功而所以  
掄擇其人者惟在冢宰耳自非識度玄明器量  
闕廓豈足以當之公之清通簡要本自夙成若  
其更練多而猷慮審如漚麻於水鍊金在鎔其  
精明之德有以信於四方而廣博含弘之量又  
足以負荷天下之重故自掌銓以來闢衆正杜  
羣枉曠然示人以至公之道賢才無積滯之憂  
朝野有登明之譽百司庶府庶幾哉可謂得人  
矣夫人主以一身寄於億兆之上所託以代工

修職者羣臣也臣皆得人則人主可以高拱而  
無為是故其壽在君四方幽遐得人而分理之  
則皇澤溥而不涇元元之衆各得其所於深山  
窮壑之間是故其壽在民建萬世之業垂無疆  
之慶以奠宗社以迓天庥是故其壽在國由是  
寵眷隆於上恩澤厚於身至順也功德立於後  
世而令問不窮至久也福延子孫濟美而不替  
至祥也壽之道是謂大備故曰天人參焉不專  
在數也吳公浙產也於鄉人有榮施焉浙之縉  
紳大夫既嘗徵言為公祝矣而諸君之與公同  
郡者復有問于本本不能辭也姑述其所以語  
或人者畀之諸君往哉合舉觴而慶曰公之壽  
其大備者乎

期齋集卷之六

四十

賀師相介谿嚴公元配歐陽一品夫人

八十壽序

誥封一品歐陽夫人壽八十夫人大師相介谿  
嚴公配也少公一歲今年八月十四日初度之  
辰朝之公卿大夫皆曰令妻壽母自魯頌以來

數千載無聞焉而茲於夫人僅見之豈易得哉  
乃相率稱慶而諫垣諸君則來請予言以往予  
曰壽考福澤人之至願也而實係於天要亦有  
以致之而不可必得至於壽登耄耋貴躋極品  
偕老且康聚百順於一門尤爲至難昔鹿門龐  
公之壽昌與其配偕至今以爲美談然特巖穴  
士耳固未嘗貴世有貴者矣或未必壽而又未  
必偕上壽壽矣又未必多賢子孫是故景星不  
繁朱草不蔓角者斲翼者跂天固若斲之也而

期齋集卷之六

聖

洪範敘疇曰五華封致祝曰三即其叙與祝多  
遺福焉古之人又若不敢過望以取必於蒼茫  
之間亦以氣數不能齊云耳乃今觀之夫人則  
天固無所於靳且罄焉其全畀之矣夫公自入  
相今凡二十餘禩 聖天子眷注日篤而夫人  
爲歐陽氏系出文忠公固賢相後也笄年而嬪  
於賢相因公貴屢膺一品誥封同壽同德同康  
強衣鱗腰玉龐眉渥顏歲時駢席坐怡怡愉愉  
羅綺輝映矍若雙僊在堂稱觴拜舞於前者則

有司空爲之子諸孫壯者幼者偉而秀者崢嶸  
特達咸通籍出入承明之廬金紫炫耀蘭玉森  
列即考古志汾陽晉潞之盛舉而擬之祇覺其  
歉歟焉不足誇尚已而公固若執左券索償於  
造化隨取隨足所謂人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  
今皆盡得之不啻兼三祝五疇已也又何其極  
盛且備哉雖然蓋有本矣 聖天子神明御極  
綏輯海宇豈特咸三登五馬惟公左右朝夕則  
今中興之皇業最隆者公實贊之公爲 天子

期齋集卷之六

聖

腹心叅密勿之議以天下爲已任不問家事惟  
夫人克相於內俾公專志以事上今則中興之  
相業最隆者夫人實贊之揆其自惟天眷 天  
子故不靳於公以贊 天子惟天厚公故不靳  
於夫人以贊公殆交相成焉則夫人之壽固與  
天運國脉相休美者矣諸君之慶非徒爲夫人  
壽蓋當爲世道慶也慶而祝之曰自茲與公偕  
老千歲永永佐我 聖天子雍熙太平措斯民  
於仁壽之域則慶夫人者孰有大於是哉諸君

曰昔人有云宰相行之諫官言之非有賢宰相則諫臣不克行其言某等黽勉承乏賴以寡過者盡公賜也而今乃知夫人與有助焉敢不敬以爲祝

賀官保大司馬梅林胡公五十初度序  
官保大司馬梅林胡公自強年按撫兩浙以至總督直浙閩幾十年而曰艾矣今秋九月二十六日爲公懸弧之辰先期予親舉人邵子型輩以書抵予曰型等夙蒙公訓植受恩最深行逢

期齋集卷之六

四

五秩初度願奉卮酒爲壽知公者莫如先生預微惠一言將執以往予念辱公知愛又慶祝之懷不在諸子後公以身負天下重望東南數千里朝廷倚以爲安其感恩思祝如諸子者又豈鮮哉予不敢以不文辭予鄉人來京每稱公之才頌公之功有曰吾習知公者也有曰吾在公左右而見者也有曰吾地方幸公有備而保全者也有曰吾鄉賊猝至男婦被掠去無算賴公剿賊奪回而家室完者也有曰更僕未可終語

在奏牘中可稽也今士民私願惟 上天佑之

聖心眷之由此而入掌樞密佐 聖天子致太平俾四海之內歌咏如我三省之士民予聞而喜曰休哉公何以得此耶雖然人知公之才能言公之功而未必盡知公之心公之心忠乎朝廷而已矣保乎生民而已矣以故其謀若踈而實密其事若費而實省其跡若可疑而矚然無毫髮之染義理明而識見定自公之外予未見其人也昔公爲御史按浙行予餞之公曰今倭

期齋集卷之六

四

奴僥悍猾賊浙沿海諸郡縣無不被其慘毒吾行豈守故常坐臺中但陰持人短長有意督過之已哉奮願與諸將戮力滅此而朝食予心誠壯之既而公至浙適倭賊數萬猖獗時提督動失機宜公曰此吾事也每報賊所在即開門躍馬先士卒赴之士卒因之有進無退賊望見輒遁去是以有驚潮王涇之捷其後公爲提督爲總督以計解桐鄉之圍能使徐海縛其黨陳東麻葉諸酋先是謗議蜩興而公屹然自許曰試

俟之及以計召徐海於庭下同事者咸失色懼  
變作公獨談笑自如厲聲詰責之海賊數百人  
惛伏莫敢起旋以兵力威海賊數萬人殲刈無  
遺先是亦謗議蜩興而公屹然自許曰試俟之  
王直者稱雄海上倭奴視直爲進止廟堂之論  
皆曰直不擒禍不息也乃懸賞格得直者與萬  
金封以伯爵公慷慨引爲已事以兵法部勒智  
能之士謀謀默運不踰時而直在圍矣先是謗  
議亦蜩興而公屹然自許曰試俟之已而功見

期齋集卷之六

四十五

言信直漸數年間晏然無警彰功萬里之外超  
躋一品之階當享喬松之壽向之議謗者始慙  
焉悔罪之不暇矣此誠由公之心惟生民之急  
而不顧一身之利害使公少有全軀保妻子之  
心安有今日哉李聃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由是觀之公  
誠以天地爲心者也諸子往哉請奉觴而祝曰  
公從今以往五十年保我生民用副我浙直人  
之願又祝曰未已也自期願以至千歲用副我

諸生之願又爲我言曰南渠子祝猶未已也他  
日得歸樂飲極驩道故舊披心腹指天地之道  
以爲證長生之券公執之矣

### 餘姚縣丈量田地序

予讀蘇子較賦役之文言利弊明甚若爲吾姚  
發者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姚民之患非一端而  
莫大於田賦之弊安得令吾姚者力任而悉蠲  
之哉庚申之冬周君伯谷以進士授吾姚令予  
見其個儻不羣必能任事不辭難因首以丈量

期齋集卷之六

四十六

田地事告之周君曰何謂也予曰吾姚田有官  
民僧免地有官民種其爲等不同而賦亦懸異  
國初因田地以制賦因賦以制役蓋甚均也又  
有魚鱗圖以識田地之形人不致欺其後圖失  
無所於考吏書富豪稍稍爲奸而以重作輕鬻  
多收少欺隱飛洒蒂留賠賦其弊誠有不勝窮  
者矣是以貧難逃移而戶口日耗訟獄繁興而  
逋負日多爲今之計莫若按行其田地一一丈  
之合官民而一則焉盡舍其舊而新是圖則諸

弊剗華利澤公溥吾民其有瘳乎况言官嘗言之諸隣邑已行之吾姚何憚而不爲哉君曰此吾責也下車即詢于士大夫士大夫如予言又詢于邑中父老及執役于官者無慮數百人皆曰君之及此言也是百姓之福也君乃據邑中人陳請之詞而達諸撫按守巡諸大夫諸大夫亦莫不以爲宜亟行也於是君乃昭揭條約于邑門其綱曰正經界曰編定各里字號曰均等則曰相地宜曰定圖式曰謹弓步曰重委用曰清詭

期齋集卷之六

四七

寄曰嚴賞罰曰復舊額曰定期限曰慎攢造而情事尤詳著于目俾士民曉然知至公之意有不如約者罪之士民益驩欣相慶曰百餘年宿弊今一旦當搜剔矣君既今有田地者丈之以報坂長里吏丈之又同親詣覆之又同乃已戴星出入雖深山窮谷必至凡見在之田即田也見在之地即地也盡一邑之田地而無不丈者矣亦無一田地而不賦者矣由是戶無無田地之糧人無不賦之田地言某里而知某田地之

所在也言某字而知某田地之廣狹若干也賦皆一則不失 祖宗之額畝皆各足遂絕收付之爭雖有巧術亦無能售其奸矣刊刻成冊布在一邑家藏而戶識之自茲以往三尺童子可嚮可置向之逃移者曰吾今無累可以歸向之逋負者曰吾既有田將何諉君之善政固更僕未能數即此一事而邑可無訟也事竣君屬予紀之於乎吾姚田賦之弊亦久矣使不遇周君民之患未知其所終也吾姚之人夫誰能忘周君之功語有之立德立功此之謂不朽周君之功其不朽矣乎

期齋集卷之六

四八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七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龍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新水李時成校梓

序

浙江鄉試錄序 隆慶丁卯科

今天子龍飛御極歲丁卯為紀元之始而天下鄉試士適維其期于時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某人謂賓興國家重典在茲歲其事加重矣乃走

期齋集卷之七

幣聘儒職有學行者如期至至則以其與教授某人為考試官教授某人某人某人教諭某人某人某人為同考試官提調則左布政使某人右叅議某人監試則按察使某人副使某人又慎選百執事而御史寔監臨之更相戒誓然後即事合前提學副使某人攝提學事副使某人所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遵制額取九十人并刻其文之尤者彙為錄以獻某當序諸首簡竊惟聖人作而萬物觀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

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今遇 聖天子即位加意元元念非賢不又明詔首頒惓惓以顯忠遂良舉直錯枉為務普天之下如日月之照臨莫不曉然知德意之所在矣士於此而不思自奮非夫也人臣以人事君是錄也其必有賢者能者以充貢者乎某色忻忻喜既而思之三代以還不稽諸德行藝術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即漢之鼂董公孫不免科舉之累幸而果賢能也他日內而輔部臺諫外而藩臬郡縣惟 天子

期齋集卷之七

使安國家保社稷奉法循理功見言信何往而不利哉不幸而或有不肖者與於其間則負國病民貢舉非人之罪誰能逭之又安得不懼某方喜懼交馳於中御史曰審如是將安所決策以事 上耶某曰且喜且懼者慎之至也今所取士卷具在獨不聞乎王通曰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衡懸不可欺以輕重繩陳不可欺以曲直取其中式者去其不中式者亦執是說而求之而已矣因言知



人則賢者能者未敢以爲不收也况浙爲天下  
首藩名山大川甲天下鍾靈孕秀代有聞人如  
章懋王守仁之道學商輅謝遷之相業于謙孫  
燧之忠義其他經濟之才清修之節直亮之氣  
彰彰表見於世者更僕未可終皆出自科目夫  
三歲一舉懷珍而應者尚若是其多也茲當雲  
龍風虎之會 聖天子加意旁求視曩昔不可  
同年語豈無懋等若人者出乎御史曰行將謁  
鹿鳴以宴之也其尚勗之俾終無遺懼焉於是

期齋集卷之七

三

某又曰語有之人臣有六正曰聖曰良曰忠曰  
智曰貞曰直有六邪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  
曰亡國今觀諸士之文根極理道發揮仁義闡  
析微顯揚推古今粹然一出於正王通所論君  
子之文得之矣由是而措諸事業其爲正臣也  
何疑豈徒以懋等望之雖伊傳周召亦可企而  
及也雖然昔賈黯及第謁范仲淹願受教仲淹  
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  
其言不忘夫不欺者孔子教人事君之道即忠

信之謂也故又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  
以成其信諸士勗哉無忘今日之言則六正之  
臣具見於斯錄有司者亦藉是以自慶於無窮  
矣

贈伯翁白竹邵老先生九十序

歲甲子仲夏二十三日爲白竹邵翁九十誕辰  
是日也翁之宗族姻親鄉黨知識者咸願登翁  
之堂而慶且祝焉先期翁嘗有辭以謝客予曰  
翁之族亦巨矣而年有逮於翁者乎翁之親亦

期齋集卷之七

四

衆矣而年有逮於翁者乎與翁同鄉而相知者  
其人無慮萬計求其年與翁若者誰歟今翁之  
壽誠世之上瑞非麟鳳比夫安得不快覩而稱  
觴耶禮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言道經  
之必見也豈有宗族姻親鄉黨知識者而顧可  
已哉翁之壽非特世所稀觀即稽之載籍亦鮮  
有及者昔榮啓期九十樂矣乃太山逸民耳視  
翁以進士起家治二劇邑而政績超卓官刑曹  
理漕政而剖斷明允遠近輸服者何如也伏勝

過九十授經明矣然代傳多出其女口視翁之  
談今證古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如指諸  
掌者何如也張蒼過九十能幸女強矣然口中  
無齒惟飲乳而已視翁之齒皆完固飲酒食肉  
如少壯者何如也由是知翁之壽即三人之近  
百逾百皆非其儼矣予嘗論命稟於天修短若  
不可移而長生可致又往往見諸傳記夫傳記  
中說神仙事誠渺茫而聖人言仁者壽大德者  
必得其壽此亦不可信耶翁之壽無疆亦於仁

期齋集卷之七

五

與德而知之也翁性孝悌而學問造詣至老而  
不衰故吾鄉之言孝者必曰白竹翁言友于者  
亦必曰白竹翁其他善行無論即斯二者使宗  
族稱之鄉黨信之蓋六七十無間言是豈聲  
音笑貌爲哉語曰孝弟爲仁之本可不謂仁乎  
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可不謂德乎仁至  
而德盛長生之券公執之矣予辱翁知愛有年  
而翁子允又爲翁姪女婿故得與於親知之末  
茲於壽筵請以召公擬於翁翁爲翁壽召公翁之

世祖蔽芾甘棠民寔歌之公治二邑已五十年  
至于今民誦之稱爲召父也千載同聲矣召公  
佐文武成康歷四世尚存傳謂其壽百三十餘  
歲翁之壽遠紹世祖無疑也奚啓期勝蒼之足  
道哉

送大司馬劍門趙公入理戎政序

大中丞劍門趙公以督兵撫民兩浙者逾二年  
比奉 聖天子命來會稽恭祀南鎮之神祀畢  
報至公擢兵部尚書協理戎政矣亟宜北上因

期齋集卷之七

六

便道顧予草堂予曰公之忠誠才識簡在 聖  
心茲擢允愜人望甚爲 朝廷重吾越民之聞  
之也相與扶老携幼充塞衢路攀公之車曰公  
何以去我也浙有倭患以來徵兵之多加賦之  
重費用之繁鈔掠之苦雖鷄犬不得寧自公下  
車兵有制而戢賦漸減而輕費無不省弊無不  
革且身先節儉而藩臬郡縣莫不是則是效吾  
民始有更生之望矣公有大功即宜加秩何以  
去我也又召鎮神曰吾神自帝舜封鎮揚州之

域順陰陽出雲雨福善禍淫上保 天子下佑  
人民數千年間罔不惟神是仰今吾民幽則有  
神明則有公公之功德尤顯顯在民之耳目以  
入于民之心使公而去民將何賴焉神欲庇吾  
民盍俾公永撫我而聽之去乎公車不得行公  
曰吾人臣也惟 天子使豈得爲爾留乎越民  
不得留徒相與咨嗟太息如失父母焉既而過  
杭杭之民猶夫越也所至千萬人焚香擁道竟  
日不得過傳云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蹶而  
趨之其斯之謂歟公去而民思之不已有謀於  
予者曰先生 天子之輔臣也吾民欲詣闕上  
書借公如何予曰爾等蒙 聖天子之恩而不  
知乎天子神人之主也昔公爲御史大夫例不  
出都門而致六卿 聖天子念浙民之久困特  
俾公來以佐爾民之急神之相之固宜今倭寇  
遠遁海壖無驚賦稅減而盜賊息五穀熟而民  
人育東南可謂安矣昨歲北虜入犯畿甸 聖  
天子宵旰靡寧當寧而歎顧營兵十餘萬無可

期齋集卷之七

七

使者使兵如熊如羆將噉剿無噍類矣何犬羊  
之足憂又思得公者掌握而訓練之猶夫在浙  
未爲晚也於是公有戎政之命四海之內莫不  
咸軫聖衷可知已事重於浙則公在浙事重於  
京師則公在京師若代公而來者不改其度率  
而行之則公之德無一日而不在浙爾民何以  
借公爲哉且神無往不在京師爲重則顯著威  
靈助 聖天子驅滅醜虜神之職也公今日之  
行雖神亦當勸駕矣京師安則天下之民舉安  
書曰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公之德又豈不爲  
浙民所式哉巡按御史黃君瀾亭以試事未竣  
不及餞公撒棘之日即走使屬予爲文以贈且  
道與公同事久誦其盛美不置予方與浙民言  
卽述此以聞於公以見瀾亭之知公敬公浙民  
之感公思公也并致予謂公宜在朝廷之意云

期齋集卷之七

八

送邑博小山莊君會試序

小山莊君者雲間人也雲間故多俊傑而博綜  
墳籍以學稱忠信德敬以行稱摘掇麗藻以文

稱莫有過於小山者小山弱冠舉於鄉聲名籍籍起士類咸知有小山云即魁天下躋穹階以功業表見於時奚難顧逡巡不偶於春官雖然養之益充而人之望之者益大今少師存齋徐公首立極辨之朝平生擇交游慎許可獨與小山厚每對人必稱小山賢不置曩歲小山來掌教吾邑存齋又寓書於予曰莊君學行爲吾鄉第一流予聞而喜曰吾知小山名久業隆於鄉邦譽延於遠邇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得存齋

期齋集卷之七

九

之言而益信此吾邑之幸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者朝廷所用以扶植世教保安人民而鎮撫國家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善人善人由師而後有則師之於天下甚重學不博無以待問行不高無以矜式言不文無以應制三者不備不可以爲師則師之於天下甚難昔者非無師也師名而實不師無怪乎善人之少也小山之來豈非吾邑之幸朝廷實有賴焉已而小山至儼然坐明倫之堂出言成範立行可模

乃嚴示程約進諸生而語之曰吾業已爲爾師苟可以淑爾者吾力勉之爾諸生其亦無淫心舍力以荒于嬉於是與吾邑之士羣聚州處究經史之旨趣遵聖賢之軌度游古今之藝圃未幾諸生莫不更相淬礪曰吾師可謂昔無而今有者也有師如此而不知奮志自棄自暴孰甚焉凡三年而吾邑之士可以待朝廷之用應有司之求者濟濟於小山之門矣小山樂諸生亦樂吾邑士大夫莫不慶子弟之得師也亦樂予

期齋集卷之七

十

始聞小山名今見小山之爲人矣益以徵存齋知小山之深也不知吾浙爲學師者無慮數十人有如小山者乎不知海內爲學師者無慮數千人有如小山者乎無何巡按張君獎之稱其學行能文宜爲學師者法巡撫趙公薦之稱其學行能文足以大受顯秩不宜以學師三年淹也巡按黃君又檄之以學行能文必取高第宜再上春官試乃知吾浙與海內如小山者不多得矣小山於是赴春官行吾邑諸生有第與未

第若干人皆英才大器所謂善人者也感小山  
誨育之恩乞予一言爲贈予既已知之矣又何  
言哉雖然胡安定教授湖州而門人皆明體適  
用遂遷侍講中允宋之稱師道者莫加焉魏文  
靖教授松江而勸學至助膏食粥後擢至吏部  
尚書國朝稱師道者莫加焉小山茲行及第大  
用由侍講以陟冢宰俾二公不得專美於前不  
卜可知也但至於今人不羨二公之爵位而仰  
二公之師道小山在吾邑德立矣功立矣名立

期齋集卷之七

十一

矣其諸不朽者乎小山幸無忘於吾邑

送大郡伯崑峯詹公赴柳州序

吾姚在浙東稱巨邑而繁劇幾埒中郡一日不  
可無賢令今况無令二三年耶署者又遷代不  
常且謂非專職有利未必興有弊未必革吾邑  
士民怏怏多闕望乃撫臺按院特以吾郡貳守  
崑峯詹公來治之公至之日喟然嘆曰牘如山  
積事若蟬集其廢也久矣不振作而滌蕩之姚  
人其能堪乎於是窮本末究事情分別得失利

害籌度施爲緩急曠然示以至公之懷不三月  
而逋稅輸納恐後囹圄日見空虛道無蒙袂里  
無吠厖大姓悉皆斂戢黠猾頓至消沮吏奉法  
不敢爲奸吾邑稱大治邑之士民莫不交相慶  
曰吾邑何幸而得公哉即有賢令烏能及之既  
樂公之政又憂公之去相與問借寇之計於予  
予曰嘻公安得留哉昔公以名進士爲秋官郎  
秉公以持憲原情以雪冤昭鑒以擿伏佐國之  
法以整齊天下之民當是時言明察之官忠信

期齋集卷之七

十二

之長慈惠之師咸於公是稱焉無何忤權門意  
遂左遷於州公佐之凡振民之急而蠲民之瘼  
者無所不爲頌聲興於某州觀風使者交荐之  
未幾遷別駕於某郡公佐之凡承上率下叅校  
政事短長無所不至頌聲興於某郡觀風使者  
又交薦之比者貳守吾郡吾恐席未暖而摧命  
至矣茲來治吾邑逾三月吾民之福也所可望  
者幸擢吾浙之藩臬則德澤之及於吾邑者未  
艾舍此豈能爲計哉已而報至公有柳州郡伯

之擢吾邑人聞之莫不惻然若有失也公不吾  
邑治而擢擢又不在吾浙之藩臬老者曰孰恤  
吾孤幼孤幼者曰孰安吾老士大夫曰孰有如  
公者以造福吾民相與徬徨數日而不能已予  
乃進士大夫以告於吾邑之人民曰公人臣也  
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公自筮仕逾二十年  
其廉明勤慎公仁正直聖天子覽章而書屏者  
屢矣與我共理之意其能一日忘公哉 天子  
以天下爲家柳州遠在百粵衣冠絃誦雖不異

期齋集卷之七

十三

中土然江嶺之間表裏民夷夷習潛出肆掠居  
者行者一時不得去刀矢亦云艱矣制御拊循  
非高才雄畧威望素著者曷勝茲任 天子以  
賢使公而公所以媚之者將不在是乎安能復  
顧吾邑耶雖然予聞州牧或一二歲或三五月  
即遷者以異政茂績耳公異政茂績所至輒表  
見觀風使者又當交薦之矣超擢吾浙藩臬之  
長大拜保釐之仕可佇而俟也吾邑受公之福  
澤豈不大哉吾邑士民皆釋然曰君之言理有

必至但一時感戀之情終不可已公行之日小  
民無慮千百計攀轅卧轍奔走先後父老誦詠  
謳吟厥聲載道士大夫設供帳一賦烝民之五  
章一賦崧高之卒章相與祖餞於西郊予不佞  
敢敬叙之

賀岡丞圖南親家謝公五十壽序

予聞鄉飲酒禮士民有德行者自五十至九十  
百歲雖立坐豆數之不同皆在延致敬議之列  
禮又云五十杖於家養於鄉昔漢高舉民年五

期齋集卷之七

十四

十已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乃知人  
五十亦可稱老於天下老則尊尊則年至宜賀  
豈俟六七十然後爲壽哉今月七日圖南謝公  
五十初度之辰予子克忝爲公壻率弟子輩往  
賀之禮也予憶先少保君與公父南臯翁交善  
南臯翁中年始得公公在髫鬣英偉瓌秀不凡  
先君奇之嘗賀南臯公曰翁積德深厚天錫佳  
胤非特亢宗啓後有賴其壽福亦無量也予稍  
長與公從兄海涯公同學數數得見公果如先

君言其後子辱公愛不異南臯公之於先君乃獲締姻盟意氣之乎親誼之篤雖朱陳不過云茲值公壽躋五十予感念疇昔而喜可知也人見予之喜也問予曰五十半百耳百歲當何如予曰予非喜公之五十也公年五十而目炯然明耳洞然聰髮黝然黑顏色步履即少壯不逮由此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百歲可必予何爲而不喜雖然此特以稟受言也公實有德以致之公太傳文正公之姪宗伯汝湖公之

期齋集卷之七

十五

弟既生長貴族又早歲以光祿丞侍膳於天子出判鹽司掌富國足邊之計巨商大賈日奔走於前及遷太僕丞與九列並駕可不謂貴乎藉南臯翁之遺又積有俸祿克勤克儉業日增拓可不謂富乎貴且富矣公猶謙仰自居言若不出諸口身若不勝衣俾一鄉之小大衆寡無不歸心德莫盛焉夫有德者必得其壽自今以往更五十年而不已固理之所必至也予何爲而不喜先君之言於是乎益驗他日鄉飲以九

十百歲正位大賔且如漢之三老永爲一鄉之望允執左券在手矣予何爲而不喜因遣克往捧觴而祝曰公之壽如日之升以及中天猶今五十至於百歲也又祝曰公之壽如月之恒馴滿其半猶今五十至於百歲也祝畢又道予之喜不在五十而在百歲以至無疆也公其爲予進三觴焉命綱紀識之

贈大中丞羽泉劉公擢留都少司馬序

予在畎畝日從鄉父老游以故習知民間情曩

期齋集卷之七

十六

歲劍門趙公擢大司馬去而羽泉劉公代也父老曰自倭夷猖獗毒我生靈當時督撫大臣驅民以戰不足又調遠近之兵無慮數十萬竭府庫之財以供不足又加賦田地山蕩無慮數十萬民苦倭患極矣然賊未滅則父母妻子且不保雖浚我以生不敢怨今幸目不見倭而以倭故遺患者尚多民之望於督撫者猶倒懸之欲解也趙公不可留則所望者劉公耳君在朝夕必知劉公其能慰吾民之望乎予曰二公皆予



所深知也。龔亂寧民二公同心，趙公以資望當遷。聖天子軫念東南之民，宵旰側席，歷選在廷之臣，卒無過於劉公者。是以趙公入而劉公代在，諸父老不可不知。聖天子之恩，宜相慶以感已。而公至沉幾秉照，舉全浙軍民之事，悉總制于厥衷，不變趙公之法，而務盡趙公之意，利興矣而有毫髮之未興不已也，弊革矣而有毫髮之未革不已也。冗兵汰矣而明賞罰精訓練，兵日益強，浮費省矣而計贏縮量出入財日

期齋集卷之七

七

益裕約已，不以廉人而懷惠，頌德之聲滿道，弘度不以容非而畏罪，遷善之徒比肩。吾浙稱大治，及民有赴愬於公之庭者，仰窺公痼瘵乃身之情，見于顏色，是以民無賢不肖，無衆寡無小大，皆以爲將安將樂，不知有倭之遺患矣。又相與語予曰：昔趙公以才望不二年入爲大司馬，今公亦二年矣，且公一舉而海賊餘黨滅，兩浙之民安，再舉而山賊之巨劇殲，四省之民安，殊勲大勞，雖晉之司馬加之總督，吾恐聖心之

眷方隆，又當召公矣。吾民何所永賴哉！未幾公果以少司馬召入，留都贊機務。民皆徬徨攀戀，嗒然若有所失。問予以留公之計，予曰：聖天子以天下爲家，方浙民思治，則公以巡撫來及四省有警，則公以總督任。今兩浙安矣，四省安矣。聖天子念留都自振武營變之後，必得才望如公者，彈壓之，庶保無虞。於是又移於留都，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蓋不得不來浙，又不得不往留都矣。諸父老何以留爲？近日不見聖

期齋集卷之七

七

天子之旨乎？謂公選練軍丁，足兵恤民，一舉兩得，直隸閩廣俱倣此，况行於浙省者？由此而千百年不可改公，雖去而其德與政無一日而不存。吾浙可知也。又何以留爲？行且入爲大司馬，爲冢宰贊。聖天子億萬年太平之業，則澤又當及於四海，豈吾浙所能私哉？諸父老曰：吾等不能舍公者，懼公之德政隨公而去也。今聞君之言，男安於耕，女安於織，常如今日矣。雖子孫亦需被無窮，相與踴躍而喜。予方與鄉父老談

通方伯蔡公劉公憲副楊公輩屬予言以贈予不佞敢述以聞然予敬仰之情又豈有出於此者乎

送大中丞王泉趙公擢少司徒北上序

王泉趙公鎮撫吾浙二年 聖天子擢爲少司徒得代行有日藩臬諸公走使者至山中屬予言以送之予衰且掘數年來與農夫野老游處畎畝間講說桑麻稼穡惟養生是務不復知有文事何以辱諸公之命哉使者曰諸公以王泉

期齋集卷之七

九

公昔按浙今又撫浙施澤於民久先生浙人也知王泉公者舍先生其誰歟予曰嘻予不能文而能言王泉公之政非敢固辭但昔王泉公按浙而去也民懷之日望其復來其復來也人喜之惟恐其又擢而去今既擢矣惜之不得留之無計方與浙人悵然若失怙恃也安能樂道其行哉既而思之公雖去而政與澤自在也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不以天下

養一人爲樂而以萬民不得其養爲憂是以我聖天子汲汲焉惟賢之求尊其位重其祿而寄之以養民之責賢如公者在浙則一方之民得其養在朝廷則天下之民得其養任有緩急職有小大亦惟其所使而已曩乙卯之歲倭寇猖獗浙之郡縣被其焚劫殺戮者無慮數十且徵兵數十萬供億以百萬計悉取之傷殘之民民不知有生之樂矣而公以御史按其地慘然見於顏色誓滅此而後朝食乃振紀綱修戰守察吏之賢否論將之勇怯而賊遂殲遁又大比兩浙士而試之遴選賢俊以充賦於上農復耕于野賈復出于途工復居其肆民始有生養之望當是時浙之勢誠急公宜在浙既而公事竣還朝賊雖去而兵不撤賦猶重而瘼未蠲所以保釐拊循之者不可無賢 聖天子軫念元元於是公又以御史大夫開府於浙公至乘理照物動必研幾虛襟而衆善必集大公而羣策兼收凡所以省兵食之費減財役之征視曩昔十去

期齋集卷之七

廿

四五焉且儉約過節寬容有制保兩浙之民煦煦然如赤子當是時公又宜在浙再暮而兩浙之民逃者復困者甦勞者息在在式歌且舞矣歌曰龍蛇雜處兮禹則驅之草木障塞兮益闢而馳民未粒食兮稷猶已饑五品不遜兮禹爲人師禹益稷禹兮邈不可追生我養我兮永惟趙公之思於是浙號大治 聖天子念政有本而施貴博乃擢公爲少司徒自監察而巡撫而少司徒其職皆在養民而其任益重以尊矣蓋

二期齋集卷之七

廿二

少司徒下制民產上經國用而天下戶口稅賦農田常平等事莫不隸焉故其政及于天下非止浙一方而已白傳云善其職者爲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其有見於斯乎然浙之利弊民之休戚莫不瞭然於公之心公處政本而運籌量劑以均平天下則浙人受其福必多予所謂澤自在者以此昔崔羣孟簡皆由此進宰相以公之賢過群簡遠甚不日膺 聖天子眷注正位六卿置諸左右弼成至治之和薰蒸丕冒

放諸四海以養萬民永臻雍熙太平之盛又可知己本也尚當與萬民歌之

寄壽大方伯蒲谷岑公七十序

嶺南有蒲谷先生岑公者其子小谷以給諫出守吾越抱公絕私寬猛兼濟民有善則喜而獎之有不善則怒而懲之強者不得凌弱智者不得給愚求其瘼而振其窮煦煦然如父母之撫其子無所不至也未暮月而八邑之間率令從好相安於四民之業樂其樂而利其利式歌且

二期齋集卷之七

廿二

舞矣昔魏郡與人歌岑熙之政謂其伐枳棘而遏蝨賊犬不驚而足生鼂今復於小谷見之即召父杜母何以過哉民戴小谷如父母則公者固大父母也茲十二月二十日翁壽登七十初度之辰我八邑士民欣欣相告曰諺云飲水思源天生小谷固爲越人造福而推原所自不在公耶又相率竭蹶稽首堂下爲小谷慶而祝公千歲者應之若驩在姚邑士大夫則屬予致詞以往予昔始通籍於朝公已官儀部儀部固多

名士而公尤以瓌奇特達稱每班行望見公顏色峻整氣度雍容心竊嚮往之其後公敷歷中外善能由廉弛張中節專以慈惠爲本而輔之以公又緣飾儒雅俾澆風弊俗頓革所至民無不感去則見思當是時治行第一人謂公正位部臺表儀朝著可佇而俟也夫何徘徊藩臬間逾二十年僅極於方面而止至于今公論不厭亦莫不冀公復起及小谷舉進士居諫垣上自朝廷下至生民其得失利害知無不言言無

期齋集卷之七

廿三

不盡正直謇諤爲士類所倚重天下又不莫知公有子即公不出而未究之用當酬於公之子矣越也幸首蒙小谷至治之澤則仰公感公宜莫若吾越人是故公壽而小谷喜吾越人亦喜雖然壽公者豈特吾越人哉公之父子誠世所罕儷者也世孰無父而德不公若能老而已何以成子之賢世孰無子而賢不小谷若則何以彰父之德揚子曰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其斯之謂歟人生非貴與壽之難而惟父德

子賢相成之難傳有之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公寔有德而積之厚且久既于其躬又于其子爲蛟龍雲雨以澤天下以慰天下之望則公之壽所謂壽國壽民者非耶小谷爲吾越則一郡知有公爲藩臬則一方知有公爲卿相則四海知有公自此祝公而耄而耄而期頤以至千歲固天下同情也或言公居近蒲澗產九節蒲安期生餌之逾千歲予以爲天欲俾公親見其道之行於子以食其報神明所相即不餌蒲必千歲也故於吾邑士大夫之往既原天所以壽公又推天下所以賴公壽而區區頌祝之意亦於茲焉效之

期齋集卷之七

廿四

寄賀鄧覺軒先生榮封序

覺軒先生者玉洲鄧公父也公治予邑逾再暮得封先生如其官異數也勅命自天而下公喜動顏色予邑士大夫莫不爲公喜相率造公之庭屬予致詞以賀予曰舉一事而衆善集焉

者其封親之謂歟親賤也而倏貴仕同也而旌異在人父則徵教在人子則稱孝君以此勸爲禮臣將思報必忠是以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可賀莫大焉况國朝之制文官七品而上一考稱職者得封其父母否則再考不得也仕於內者事簡職易舉得者常十九在外稍難矣至於令一人之身百責攸萃左簿書右法律甚至衝寒風冒烈日而不休尚往往救過之不暇安望其能稱也即稱矣上之人未必知即知矣登薦

期齋集卷之七

廿五

剡而聞於天子者十鮮一二蓋有歷數十年而竟違其願者矣未及一考而觀風者交章薦之首應卓異之詔特出常格榮膺封典茲僅於公見之他令不敢望如之何其不賀也或曰令之難若此而公獨易易焉者何哉予曰昔黃瓊世家子習見故事後居職練達論議人莫能奪公自高魯大父皆以科甲顯名天下服大僚至先生於世俗紛華不見可欲夙窺衆妙之門遂有高蹈之志獨教公繩其祖武殊切也公生本

同瓊而英敏天縱得於家庭者既早又博覽墳籍總制于清衷卅角即蜚聲場屋以故取高第談當世之務察微知著如指諸掌隨其所在如駕輕車就熟路矣不見公下車之日乎前此予邑久缺令吏抱文牒森立爭訟盈庭待理不可勝數公手批口荅迎刃而解或倥偬道路間倚騎可否事不爽毫髮人固以神明目之矣及行之逾再暮節財省力平賦均徭修廢剔蠹鋤強扶弱學校興而田野闢凡可以爲予邑造福者

期齋集卷之七

廿六

無所不致予邑士民相聚必舉古語以爲頌曰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鏡之明如衡之平由是觀之即璽書褒勵延英召對亦宜而先生之封猶以爲晚以今逾一考矣徵書旦夕且下行將入居臺諫爲天下論利害荐躋卿相與天子計安危功績日茂而禮數益隆先生由此屢膺誥命紆金佩玉稱老於玉溪之上可佇而俟也不特予邑士大夫賀而天下之人爭賀之矣於是予邑士大夫次第舉盞爲公賀已乃再拜望

公轉聞於先生

賀石橋任公六十壽序

有爲石橋任公徵文於予者史君汝鳴曰吾十五人者與石橋子體之甲子同舉于鄉因得數數奉公顏色蓋世所謂通家子行也今春正月六日公初度之辰將致詞稱觴焉更欲重以先生之言予曰予子克婦翁謝太僕爲公中表弟公子體之又每過予談文昨歲於太僕所會公而目炯炯而耳洞洞而行矯矯即少壯不逮心

期齋集卷之七

七

竊羨之知公不在諸君後予聞上壽百二十歲六十則壽之始也鄉飲之禮五十者立六十者坐先王於六十固優之矣是以六十宜壽夫人之生壽爲難諸君知壽公矣然公之所以致是而未涯者何哉諸君曰治世之民多壽我皇明二百年于茲和氣薰蒸薄於四海庶幾太古之世公宜壽予曰此天下之所同也烏足獨爲公壽諸君曰臨山屹立于北海之濱群山環峙若拱若揖若導若翼聚精凝和公是以生宜壽

予曰此一鄉之所同也烏足獨爲公壽諸君曰敢問先生之所以壽公者何如予曰壽出於天德修於人惟德動天惟獲福在德五福莫先於壽公亦自修其德而已壽何庸心昔予嘗詢於體之曰尊人何爲體之曰大人平生事親孝處兄弟友愛訓子姪嚴且慈和睦宗族與其鄉黨朋友皆出於至誠又樂善好施無倦數十年間爲親疎遠近所宗信里中往往有不平事未輸情於有司而不敢欺大人得大人一言即解去

期齋集卷之七

七

予聞而歎曰有是哉即古稱有德人與仁人於公見之矣由是知有德者必得其壽仁者壽則公之以今視前六十猶五十也自此徵後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而百歲以至百二十歲所謂如執左券者非耶他日體之登上第據要津使天下人知體之有壽親北海之濱有大老則壽公者不特今日諸君已也諸君往哉對臨山而祝曰願公壽如茲山長老於太平之世又爲予言曰公年彌高而德彌邵即百二十歲尚當過

之以至于無疆請進無筭爵諸君曰然敬受之  
將以爲公壽一

賀都諫孟湖沈君暨配周孺人五十序

曩予叨居輔弼而孟湖沈君實首在諫垣嘗立  
殿陛之下與天子爭是非氣昌詞直見與聞  
者莫不竦然敬之當是時海內想望其風采予  
謂君既結主知又爲士類所歸心當不次擢如  
李蕃拜相韓忠獻知制誥矣未幾守制去竟爲  
忌者所中不起使君之位不稱德而有懷未盡

期齋集卷之七

九

吐濟世安民之功未盡見予每念之未嘗不爲  
君三歎也一日予親夏子某邵子某馬子某過  
予談三子者前後館君家而予與君別且十年  
矣因論君起居三子者道君年今五十而精神  
意氣即少壯不逮且行中規還中矩不矜而莊  
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居處有禮閨門之內有禮  
以至于宗族鄉黨賓客有禮自吾輩所知君可  
謂盛德人也平居論事引其端必及其終擬其  
行必稽其敝舉其粗必究其精而難顯之情至

妙之旨往往於文發之吾輩忝爲塾師而顧受  
君之益良多今君處畎畝之中矣每聞朝廷舉  
措得則喜動顏色否則愀然見於眉宇間是以  
朝夕訓導其子者不特使其窮經史能文章而  
已將以未究者取償於其子而其子賢誠足以  
繼其志又得厥配周孺人者四德兼備習勞執  
勤翼翼矜矜所以佐君而教子者無不至三十  
餘年君鮮內顧之憂即桓少君孟德輝何加焉  
自吾輩所知君可謂有福人也予聞而歎曰有

期齋集卷之七

三十

是哉君今五十方三代受爵之時而已家食數  
年矣天生君何爲意者必爲國家大用以福蒼  
生而乃一試於佐郡再試於諫垣已矣此予之  
不可曉也雖然功名身外物耳君身進而才德  
爲朝廷重身退而才德又爲鄉邦重進退在人  
於君何損至於優游林泉間行仁義而談道德  
令妻賢子天倫樂事聚於一門之內以享遐福  
於無窮天於君未嘗不厚予亦不能不爲之歎  
美也三子者因起而言曰孟湖懸弧之辰乃在



季冬某日茲孟夏某日則周孺人設悅之辰也  
合德媲美吾輩將次第有祝焉願得先生一言  
以往予既素知君又三子者請安敢以衰拙辭  
予聞先達人言天之壽人者一人之自壽者三  
人以百歲爲期故所望於天者一而已而人之  
所可自盡者立德立言立功有三焉此之謂不  
朽夫人能盡自壽之三而後天之一壽從之也  
何也語有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自予所知與  
三子之所知君之德之言之功所謂善者非耶

期齋集卷之七

三

有一於此足以得天况三者既備何患乎天壽  
百歲之不至哉三子者第往祝之君之壽如日  
之升以及中天猶今五十以至百歲也又祝曰  
孺人之壽如月之恒馴滿其半猶今五十至於  
百歲也又祝曰君之德之言之功備于其身及  
於其子雖萬有千歲無窮也三子者以爲何如  
幸告於紀綱識之

贈邑令玉洲鄧公應召北上序

玉洲鄧公者蜀名士也及舉進士人人欲得公

爲令乃銓司謂公才宜巨邑於是爲姚令公至  
予邑人除道揚旌導公車過城市人仰窺公志  
念深矣此必爲吾民造福者予邑士大夫相與  
入賀見公英姿雅度立談間多憂民之言予曰  
予入仕逾數十年識天下士亦多矣未有如公  
者也姚民幸哉幸哉是日公坐堂上則爭者想  
者餒者凍者繇者租者以至兵戎財賦士農工  
商紛然雜至於前案牘隆隆山起一惟公之是  
裁公口荅手批各得其情而去頌聲籍籍騰於

期齋集卷之七

三

城市中莫不舉手相慶公性本高明而志在康  
濟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政獎儒術抑吏道正  
風俗厚人倫乃首召諸生問學校諸生謂莫大  
於學宮之久圯公遂力任修建事載予記中次  
問通邑父老積弊何在父老謂莫大於錢糧征  
收無法公於是作歲計錄而諸蠹盡剔值歲歉  
民饑則救荒之策有出於古人心思所不及者  
民賴以生活逾萬計行之朞月而一邑之利罔  
不興害罔不除廢墜罔不舉教化罔不行表揚

節孝搜訪隱逸又無所不至千里應其言百姓  
歸其德邑號大治觀風者遂交章薦之矣予邑  
人每相聚感天爲姚民造福俾公爲父母忽焉  
或有憂色謂公之才之政既洽于民心薦於當  
道聞於天子則爲臺諫爲公輔可佇而俟也  
予邑豈能久淹哉如公去是奪我父母矣如之  
何其弗憂幸而至於再暮又幸而逾於三年使  
公暮月而徵去則予邑學宮不知修建於何時  
再暮而徵去則予邑錢糧終至侵冒而民困三

期齋集卷七

三

年而徵去則今歲饑饉之民必委填於溝壑是  
公之去留誠關係姚民之安否在予邑若不可  
一日無公者予邑人方以爲憂而公果被召當  
去予因解之曰昔也公不可不來今也公不可  
不去公來立功於吾姚公去輸忠於朝廷是  
天生公之意也予邑人試思之予邑更有如學  
宮未修者乎歲計不清者乎饑民無救者乎三  
者皆已賴公而盡美矣則公之去留孰緩孰急  
孰小孰大不待智者而可知也予請誦三詩焉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令予邑之謂也又  
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其公被召之日乎又曰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言公盛德至善姚民所  
不能忘者是在公去後耳適邑博程君某李君  
某吳君某率諸生來屬予言贈公行予衰且拙  
不能文聊述所云云告于三君三君曰即先生  
之言可謂知公矣請書之以往

又

聖天子下詔徵天下治行卓異者十五人將爲

期齋集卷七

三

臺諫之選而首及吾邑令鄧公報至通邑父老  
子弟相顧徬徨且喜且驚曰公一旦去矣其如  
吾民何予因進父老數人而詢之何謂也父老  
曰吾邑自遭倭患以來困者未甦勞者未息征  
求者未已逋負者未蠲連歲又以水患五穀不  
登甚哉民之不聊生也往者吾輩日夜焚香告  
天願得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來治吾邑救民於  
水火之中已而公以名進士來下車聞民有疾  
苦憂形於色慨然以身任之有使一民無不得

所之念果愷悌君子也其善政彰彰著人耳目者如吾邑錢糧當輸納者歲不下三四十項而多科重徵謀收侵盜弊端百出莫可窮究前此歷若干年矣更若干令矣卒未有能革之者徒付之無可柰何而已公乃蚤作夜思謂弊之生令煩而緒多故也乃計一歲之需而名之曰一條鞭派徵則攢爲一總起解則照舊分項贈耗毫釐不加焉刊諸冊而著爲令雖三尺童子曉然無疑也即有神姦亦無所售矣此非吾邑千

期齋集卷之十

五

百年之功德哉如今歲饑甚人幾相食公則亟請於上官遍諭於鄉族多方聚穀逾鉅萬乃飭里胥報者必饑而饑者毋漏不如令者痛懲之又毋俾遠村饑人携老幼蒲伏來城中於是日親詣諸饑人村舍中召諸饑人面覈無僞即給粟取穀去量其受饑深淺而多寡之以故全活者數萬計此非一時恩德及於吾民者哉其他律已之廉而一粟不取莅政之勤而戴星出入刑罰省而囹圄空虛財用節而里甲晏然出

令必慎稽察必嚴無事鈎距以爲神而民不欺無假筭楚以爲威而民自服士習其教民安其業四年如一日吾輩方日夜焚香告天願爲吾民借公今公去矣如之何其不傍徨也予聞而歎曰誠然哉誠然哉予之情不在諸父老後但朝廷以用賢爲急小賢則小用大賢則大用書曰惟后非賢不乂向公舉進士則以吾邑試之吾邑亦號難治既試且效賢孰大焉聖天子以天下爲度者也行將大用之使公爲給事中爲

期齋集卷之十

五

御史朝廷之得與失百官之賢不肖兵將之強弱錢糧之盈縮刑罰之中否工作之興止悉於公是聽公自今明日張膽志意伸於論奏埋輪攬轡風采著於施爲使天下之人皆當如吾邑之民况吾邑之民已賴公生養而安全之矣又安能復留之哉予適與父老言未竟而公之僚佐郭君某孫君某胡君某又請予曰某等幸從公後賴公左提右挈維持指示得以竊祿苟免於譴願乞一言以見吾三之情予曰諸君之

所以佐公而治者治吾邑之民耳公雖去而公之政自在也如歲計之錄千百年而不可變救荒之策自古無有過之者予嘗譬之公廬扁也病有尪羸有偃僂有呻吟得其一視無不應劑而起苟守其方可以長生公挾是道以醫國以醫天下則所及益大豈莖莖一邑云爾哉公今以吾邑安全之民付諸君且以天下爲念矣諸君第帥而行之公雖去而吾邑之民未嘗一日不蒙君之福也父老子弟聞之驩然曰若是無憂矣無慮千萬人相率歌舞拜送于祖道之旁諸君因屬予識之

明倫彙編

卷七

又

予邑庠生諸子大倫等一日相率過予草堂曰某等業已屈首受書激昂青雲之志不敢謂無也而尚未有所遇自玉洲鄧公來治吾邑廉善廉能從民之欲求民之瘼勞心撫字者無所不至而又好銓品人倫獎進才彥某等雖非其人而辱公識拔幸廁門墻每承垂盼遠大爲勗意

匠運於指授道岸亟於汲引若謂某可教也嗟乎駿馬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竟增價十倍吾聞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感知而已公於某等奚孫陽顧駿之足云恩莫大焉即摩頂放踵無以踰其感茲當公應召而行也願一言以見某等攀戀之情予曰公猶鑑也鑑誠懸而受其照者妍媸自見公猶衡也衡誠陳而待其稱者輕重莫欺公何心哉較藝則以文取人考祥則以行取人公惟自盡其職而已亦何望於

明倫彙編

卷七

人之感諸子曰昔周公吐哺握髮禮賢也而容接者懷其德孔子作春秋刪詩書立言也而誦習者思其功是以千萬世而不能忘某等今日面承公教顯受公恩安能解於其心哉予聞而嘆曰公之功德可謂入人之深也已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則知我與生我等而謂感不父母若可乎宜諸子之不能忘也雖然公明練庶務鑒達治體事隔於容諂理絕於毀譽吾邑之遺老皆謂耳目所未接昔文翁立學劉

矩起舍尚能教化大行變易風俗如鄒魯公之脩建學宮作興士類視文劉猶過焉而吾邑之士感公之化育成就者豈特數子已哉諸子曰同一感也而有淺深焉公於某等誠哉元造曲成大明私照者也某等不敢必衆人之情不吾若而自謂中心之感實出於恒情之萬萬子曰予聞受人之恩而不知報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予今於諸子有取焉諸子知感公矣然感公又莫若報公諸子將何以報哉公平日

期齋集卷之七

三

之所以望於諸子何如也爲其能取高第也能謂孝子也能爲忠臣也諸子果能若是焉以顯名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稱王洲公爲知人諸子不負王洲公知其所以感公報公者不益大哉公自今以往將以知人安民之道佐聖天子治天下而區區吾邑之治又不足言矣予雖老當拭目以俟

贈大中丞近滄谷公擢少司馬序

近滄谷公以御史中丞保釐我兩浙之人民凡

二年而晉少司馬于時柱史乾明周公鵬峯吳公遺書於本曰吾二人者奉聖天子命來按兩浙方幸與公同心計安浙人也今一旦擢以去公在浙久其政令之善德澤之深知之宜莫如先生願一言以爲贈予衰且拙安能文哉然不敢謂不知公自予歸十年督撫于浙者至公而五易矣在昔梅林胡公以倭寇猖獗徵兵動逾數萬竭府庫之財以供不足又加賦田地山蕩無慮數十萬當是時父母妻子且不保即重斂腹削知其生我也不敢怨其後賊去而養兵不已取於民者如故至劍門趙公兵始有制賦亦稍稍減去十之一二民莫不驩然以感至羽泉劉公又減至玉泉趙公又減而民見督撫易則喜謂其又減也然倭賊駕番舶乘風瞬息千里浙五六大都皆在海上孰能謂賊必不犯則兵亦孰敢一日議撤不知公何以處也且民之望公既厚而連年遭水患歲大侵民饑甚至相食又前此所無在公誠爲難矣聖天子念浙爲

期齋集卷之七

甲

東南首省又財賦所出非得濟世之才曷能轉禍而爲福乃俾公繼諸公而來所以慰浙人之望者必有出於諸公之上浙人聞公來莫不舉手相慶曰公嘗撫蜀矣蜀人謂張方平張燾不是過又嘗撫楚矣楚人比之羊叔子杜元凱公之來也是浙人之福也吾浙人何修而得此哉已而公至蚤作夜思凡興革舉措有益於民者無所不用其極於是明載籍以相稽閱審什五以相連持丈湖陂以抑兼并省刑罰以全民命

期齋集卷之七

四

薄稅歛以甦困乏重農桑以豐委積興學校以作人材表節孝以勵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練軍實修器械以備戰守嚴禁令以防僭僞信賞罰以示懲勸雖撫循之大法而一令之出一事之行民皆以爲厚吾之生莫不歌舞之矣至於定更番汰老弱絕虛冒使兵日強而食漸省民賦因而減去尤多念饑民嗷嗷待哺而食不下咽卧不帖席真若痼瘵乃身卒使牧民者體公之意多方聚穀逾鉅萬民賴以全活

者不可勝數即韓魏公爲安撫活饑民百九十餘萬許龍圖爲安撫活饑民二萬六千有奇不得專美於前此尤民感入肌髓者也公往來姚江之上予雖不及候公予邑人言公自奉惟一菜一魚其清約儉素即齒危髮秀之老所未覩以故藩臬郡縣宜肉食者不厭藜藿矣民不知有上人之供予邂逅他郡人問之皆如予邑人言乃知公德澤之漸被螻蟻之穴靡遺公之所慰浙人之望者豈僅僅減賦已哉是以公有

期齋集卷之七

四

少司馬之命于浙人無智愚無大小無衆寡莫不踴躍太息曰浙人不可一日無公也公去吾民何賴焉且有欲爲公留行者嘗謀於予予曰公不可留公有文武才是以撫蜀撫楚撫浙旌節半天下所至宣布德意奠安其疆土而輯寧其民人中外倚以爲重 聖天子豈不兩浙爾念哉但公之所歷者皆南服也已稱大治今北虜入犯無時殘害長吏侮畧良細士馬疲於戰守府庫竭於供億視浙誠重且急矣 聖天子

每動拊髀之思則舍公其誰佐司馬而運籌制  
勝使胡塵頓息九邊無警此又公輸忠之日也  
故公不可留杜詩謂選擇諸侯以爲公卿是故  
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有味哉其言也蓋京師四  
方之極而公卿非大賢不入則公之得入爲少  
司馬其砥礪豈小哉予又聞王庶爲兵部侍郎  
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勢利害上大喜即日  
遷本部尚書公行將見 聖天子而嘉謀嘉猷  
入告者不止如庶而已其宣麻大拜又可知也  
本也尚當佇以俟之

期齋集卷之七

望

寄賀王母何太安人榮壽序

郡守鵬江王公治寧波逾年而獎革利興政成  
化謐五邑之民莫不欣欣歌舞謂召父杜母不  
是過每舉首加額而祝曰願公千歲既而聞公  
太安人何在堂孟冬十一日爲初度年蓋七十  
有一矣則又曰非太安人曷有公耶太安人必  
千歲於是郡之士大夫相與緘詞不遠數千里  
爲太安人壽乃公之僚友則屬予致詞焉署篆

予邑別駕徐君爲公鄉人又能言太安人之德  
曰太安人青蘿公之元配也青蘿公弱冠舉進  
士太安人歸之即貴顯矣顧儉約自持麤服糲  
食春蠶夜績不異寡人婦平居與青蘿公相敬  
如賓事姑孝養備至居姑喪同青蘿公茹素啜  
粥逾三月而不已又能脫已首飾以嫁青蘿公  
之妹性極慈惠雖婢僕不輕呵譴惟訓誡諸子  
甚嚴必使循蹈規矩績學立行以追蹤于古人  
故青蘿公無內顧之憂而諸子德器夙成此皆

期齋集卷之七

四

吾耳目所睹記也予聞而歎曰有是哉予初仕  
聞臺諫交章薦青蘿公又見公裨聖化一疏無  
慮數千言皆聖賢傳心之學帝王致治之道即  
賈生不及也後予與右溪倫公同宦留都甚善  
數數爲予談青蘿公賢予心竊嚮往之恨無由  
一奉顏色也昨歲鵬江公自臺察來治予隣郡  
枉顧草堂乃知其爲青蘿公子也如見青蘿公  
夫閭德不外見亦惟於其夫與子見之太安人  
既佐青蘿公以顯名天下舉世所稀矣而又爲



鵬江公母則求之列傳中未有比也昔范忠宣之母嘗以父劬書示忠宣而忠宣卒爲名臣無愧先憂後樂之教劉元城之母嘗語元城汝父欲爲諫官而弗得汝幸居此地故元城明目張膽直言不諱遂以殿虎名夫二公之母因二公而傳今鵬江公治寧波何事非范公之心曩在臺中風采謇諤於劉何讓焉青蘿公誠似文正而太安人媲美二母矣予久慕青蘿公而不及見幸接鵬江公而被其餘波然願祝太安人之

本期集卷七

四

情豈在郡士大夫之後哉雖然今日之祝郡人也僚友也他日鵬江公爲藩臬爲部臺位愈榮而澤愈溥祝太安人者又當在天下之人矣道家者流以百六十年爲上壽予謂太安人之慈儉合老氏三寶而孝敬賢淑則又過之予亦如郡人曰太安人必千歲哉耄耄期頤上壽未足爲太安人道也

贈毅所黃公擢留都秋官序

余讀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未嘗不捧

冊而歎曰安得以是道治吾邑哉今於毅所黃公見之矣吾邑在浙東號繁劇來治者自朝至于日中晷繼之以燭殫竭精神而文牒之積案訟獄之盈庭侵負舞弄之奸紛至於前而不可窮詰及其久也拊膺太息而已此其何故哉無乃徒恃其法而不得其心是以竟不治毅所公學聖賢者也隨其所在無一日而不講學自吾郡節推來署邑政下車即詣學宮進士大夫坐於明倫之堂群邑中父老子弟環立堂下宣布

本期集卷七

四

高皇帝聖諭發明聖賢之教證以善惡報應事曲暢旁通疊疊數千言不倦是日聽者莫不悚然敬怡然悅易惡改行之念勃然而起相勗必無忘公之教否則不可爲民且不可爲人矣其視以法把持者何如也既而公至邑治事手批口答而案無留牘冤夫停囚待聽者數十百人各各片言折服鼓舞而去時六月不雨公又率父老禱于神不旋踵甘霖大沛吾邑士民欣欣相告曰天實爲吾民俾公來公實得天之心以

慰吾民吾民敢不仰體公之心以遵公之教邑  
遂大治自是稍干於法背於理不如其教者相  
戒不入公門公亦熙熙然多閒暇惟講學一事  
雖寒暑不輟至於化民成俗矣吾邑民亦惟日  
夜焚香告天願借公無去無何公擢台州貳守  
吾邑民相與詣予曰公去矣吾民將疇依茲欲  
留公敢問計於君子曰公不必留撫按二臺已  
交檄公視吾郡篆則所隸惟公之教即有所赴  
懇朝發夕至何異公在吾邑哉吾邑民方以為

期齋集卷之七

四七

然而公又有留都秋官之擢矣於是莫不傍徨  
道路間欲詣二臺留公否則將請命于天子予  
聞而止之曰公不可留公人臣也惟天子使  
公嘗為御史論時政之利弊生民之休戚文武  
諸臣之賢不肖今載在南臺奏議中天下人誦  
之曰望公大用閩藩以公嘗為叅伯興革措注  
功見言信民至于今懷之天下願為公之民率  
公之教者豈特吾邑哉吾邑人安能留之也昔  
黃霸為潁川守力行教化而誅罰皆稱神明至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無重囚居則民富去則  
民思所謂善教得民者非耶其後為京兆尹為  
丞相潁川欲留之得乎今公何以異於是雖然  
公精粹之德經濟之才視霸猶當過之行將為  
督撫以保釐一方為卿相以霖雨天下其學大  
行而其教益廣使萬物各得其所此又公之能  
事也他日吾邑沾被恩澤豈鮮哉吾邑民聞予  
言曰公誠不可留也乃吾邑以牧民司教侍公  
者謂予言知公因請書之以贈焉

期齋集卷之七

四八

### 漆園梓序

予依棲林泉者逾十年孫子文器數數過予草  
堂必誦所作詩與古文辭遇景觸事或杯酒笑  
談間亦必有作予心竊訝之曰予昔在成均知  
子攻舉子業當與諸兄弟競爽明時相繼取高  
第而今乃棄彼為此何也文器曰疇昔之事非  
其好也彼握寸管偶一日之長揚聲名而饗爵  
位者何限不知駒馳電滅後世無稱焉蓋亦欲  
圖不朽以自見於天下安能齷齪已哉予聞而

歎曰善哉文器其有志也夫文器因出漆園梓一帙請予題其端予得盡讀之恍若雕績滿目而膾炙入口不釋手者累日昔沈約讀何遜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于今益信但予衰且病即有言何足爲文器重雖然曹公讀陳琳檄草而頭風愈老杜聞蘇渙誦詩而白髮變黑予誠不及曹杜二公知詩文遠甚今且不覺衰病之去體也况世多知音如二公者乎雞林爭售又當於斯集之出見之矣

期齋集卷之七

男

賀叅伯羅壁谷公七十壽序

羅壁先生谷公壽七十今月二十八日爲初度之辰鄉中人轉相驩說無不人人喜也徵幣撰詞竭蹶而趨者雲縟星繁矣予姪充爲公仲子壻則請予言往予念童稚與公同學而予顯蒙甚公卅角脫穎金春玉應操觚揮翰頃刻萬餘言有司與當道能權衡者試之必延譽峻賞之不暇當是時文人學士莫不願爲之交予以交自少小而居又相近言親厚者不能過其後相

繼舉進士官中外者數十年雖聚散靡常而情好益篤因是又結爲婚姻今各已謝政歸鄉往來燕笑無虛日即古稱陳雷朱陳者亦何加哉然則今日喜公之壽者莫如予能祝公之壽者莫如予知公之壽必至于耄耋期頤而無疆者亦莫如予或者聞予言曰壽出於天人何與知焉予曰壽出於天德備於我惟德動天故曰大德者必得其壽予謂壽者亦自公之盛德必之而已矣公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契於天無一事

期齋集卷之七

辛

不合於人當其仕也爲司馬則恩及軍伍爲州牧則愛遺民人爲臬僉則明著平反爲藩叅則惠浹旬宣及其歸也親長稱其孝與悌焉宗族子弟稱其仁與慈焉鄉黨朋友稱其義與信焉蓋德之備於我者隨在而隨足夫安得不人人喜耶是以年已七十矣而黟乎其髮渥乎其容行不杖坐不几瀟灑出塵之姿超然於形骸聲色之外即少壯有不逮者昔人謂之天賞詎不信夫子嘗讀詩至南山有臺一則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二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一則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二則曰樂只君子遐不作者其所以祝頌君子者綢繆反覆而不已蓋有君子之德則必光顯於邦家而祝其長生於斯世夫亦人情之所不容已耳在公誠可謂君子矣予謂公之壽不可不祝亦不假於祝而必符所祝至於萬有千歲如執左券也彼偃仰屈伸煦噓呼吸若喬彭者何足道哉充也往哉第曰充伯父云云敢以聞於稱觴之末予將率諸弟子姪登堂爲公壽若夫人偕老齊眉昆季競爽胤子趾美皆公德所致更僕言之未易終茲不殫述云

期齋集卷之七

五十一

送大中丞黃涯郭公擢少司徒北上序  
黃涯郭公以大中丞保釐我兩浙之人民未踰年而晉少司徒于時柱史虬峯謝君玉崗張君奉聖天子命按兩浙方幸與公同心計安浙人也一旦擢去則繾綣之情良有不忍已者乃屬予致詞爲贈予辱公之知最久不敢以衰拙

辭予惟公學純而養深識高而事練弱冠舉進士歟歷中外措注翕張與道變通奮然以天下爲己任幾四十年矣今海內言資望並隆者鮮儷焉即正位六卿猶以爲晚况茲擢乎憶曩公以左右方伯徘徊浙藩者數年一介不取比潔冰壺以廉善廉能獨立於衆僚之上惟念東南民力已竭尤視之如傷凡可以寬紓而安輯之者無所不至郡縣實緣橫索之弊搜剔殆盡深仁厚澤蓋已浹于十一郡之民心矣然海氛雖息而養兵之費意外之虞未敢謂必無也以故民喁喁望公建節開府縮盈汰冗永爲浙民造福夫何辛未之春公顧以大京兆擢而浙民始俵俵乎如有所失矣猶日夜焚香祝天曰昔郭喬卿厥德仁明顯宗賜以三公之服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之無非慰民心也聖天子若兩浙之民是念何惜於公之復來乎已而當道者不欲重違浙民意公果以大中丞來撫矣至之日浙民鼓舞相慶如赤子失慈母而復來鞠

期齋集卷之七

五十二

我也即蜀民之於張忠定不是過乃知公暫爲浙民而來非兩浙可以淹公也不踰年而擢爲宣公知民信已下令曰僞不得以亂俗私不得以壞法放不得以越軌奢不得以敗制必屏此四患於是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未幾凡公之所欲爲無不如意民亦相安於樂利之中不知有征求之擾力役之勞兵革之苦矣且相戒不敢干紀犯法以自棄於公

期齋集卷之七

五三

兩浙號大治使他人爲之假以數年其效未必至此也不踰年而擢爲宜然公不他部擢而擢貳戶部者何哉予謂當今海內虛耗而府庫空乏軍國之需無所於賴生民之困豈堪朘削必得條奏人間利害如李元絃材能如張平叔清白如劉澆者左右於度支之堂朝夕會稽節省制國用而蜀民瘼可也今欲求其人舍公其誰哉 聖天子念政有本而施貴博公自方伯而京兆而中丞皆職在養民至于今其任益重以

尊矣自茲以往上廣儉約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寬恤之望皆公之能事也雖然公在浙久浙民之利弊休戚關諸公念者尤切公處政本而運籌量劑以均平天下浙民受其福必多不係於公之在浙與否昔崔群孟簡由此進位宰相公之賢過群簡遠甚宣麻大拜可佇而俟宅端揆以佐 一人弼成雍熙太平之盛則普率之人又將頌之矣豈特兩浙已哉敢以復于虬峯王崗二君幸轉聞於公焉

期齋集卷之七

五四

壽大中丞東泉鄔公六十序

東泉鄔公以大中丞奉 聖天子命來保釐我兩浙之人民惟茲壬申某月某日爲公初度之辰而公年六十矣于時藩臬閫諸大夫相與屬予曰自公開府僅僅數月耳而敷施翕張與道變通量財賦之盈縮加意節省養兵數萬充然日見其裕案牘紛至於前者動以千百計公手批口荅頃刻剖決無留兵練而智勇畢集伍清而老弱盡汰使威聲震於海外番舶望見浙境

輒遁去且將爲浙人建不朽之績汲汲然未已  
精神意氣誠世所罕儷也某等朝夕師承稟受  
之者實惟公是賴而感慶之懷良不可已願得  
一言爲公壽予辱公之知最久茲又蒙庇已深  
方圖與浙之士民踵門而祝也况重以諸大夫  
之請乎予讀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  
子遐不作黃耇詩人之祝君子詞意諄複若此者  
何哉蓋君子存心正大持已端嚴節操堅貞謀

期壽集卷之七

五

慮深遠隨其所至一政一令之施利必興而害  
必除威必畏而德必懷功必成而惠必溥出鎮  
邦國則一方受其福入佐朝廷則天下受其福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故祝君子者必至于眉  
壽黃耇而後天下之人始慰昔公起家工曹正  
身奉法甚著勞績人比之鄭善果及典大郡寬  
猛相濟與仁遺愛人比之高允在臬司明習律  
令人比之張蒼在藩司京兆安輯賑恤人比之  
富弼此皆遠近之所著聞者也詩所謂君子者

非耶是以浙人望公之治者如跂觀公之德被  
公之化者如醉嘗私相謂曰浙遭倭寇傷殘之  
後瘡痍未復而征求不已自公至而毫髮無擾  
金鼓絕響桑麻禾黍被野矣安得公千百年長  
養吾民哉又曰吾浙固多善良而姦宄亡命間  
亦有之自公至而顯戮潛消人因感格者不少  
安得公千百年長教吾民哉又曰愚不文不能  
效詩人詞但願他日自六十而七十如鄭公又  
八十如富公又九十如高公百歲如張公以至

期壽集卷之七

五

萬有千歲比予與浙人之情也諸大夫即有祝  
焉又詎能加於南山有臺之詩耶更幸無以浙  
人一方之言少之也古之君子自任以天下之  
重每自一方始天之生君子匪止爲一事每於  
一事始猶千歲之日也自一日始公今六十謂  
之始壽萬有千歲殆將自浙始乎雖然以公之  
才之德吾浙人安能留之由此而歷卿佐躋台  
輔可佇而俟也崧高之章黃髮之什與南山有  
臺更唱迭和祝以天下矣尚當有名世巨公繼

管以侈其盛者若鄙言則先驅也敢以復於諸大夫幸轉聞於公

賀朱母趙太夫人六十壽序

敬齋朱公者當今名將也以功擢至都督總制我兩浙雄兵開府海上每按部過姚江必顧予草堂予見其貌矯矯氣英英戈迴白日劒薄雲天古稱虎視龍驤者何加焉及叩其議論方畧又淵淵其莫測也予心竊敬之我兩浙得是公海上數大郡可高枕而卧矣即有番舶卒至如

期齋集卷之七

五

鯨鯢投鼎鑊耳安能偷生哉予意其必將家子也詢之厥考承襲祖職棄世敬齋甫十歲所以訓育砥礪俾敬齋覽書史學兵法夙夜孳孳不敢淫心舍力以即於安者實惟母夫人之功敬齋起家千兵學成文武觀風者交章薦之乃遷民兵把總則訓練所御士皆一心可百勝遷遊擊則雷合電發戰必勝而攻必取遷叅將則傳拆授鉞盜賊剿遁無遺四境寧謐及爲總兵則威名益著而功勲日多封拜可佇而俟也太夫

人撫而樂之嘗曰吾年未三十而孀居栢舟自誓惟汝稍能成立是望不意其至此也敬齋跪而言曰冠每當事遇敵不遑將母而奮不顧身固欲效尺寸以報朝廷實成母夫人之志耳今忝居元戎而板輿迎養且幸海波之不興也三月七日值母夫人六十初度之辰敢捧一觴爲壽太夫人喜舉觴而酌曰吾不以能老爲樂而樂在子之成吾志也於是敬齋麾下士無慮千百計皆舉手竭蹶而應之若謹曰非太夫人

期齋集卷之七

五

何以成公之功非公何以成太夫人之志願太夫人千歲哉又各各徵詞以發揚其美予親陳君把總鉅則屬予言以往予久辱敬齋知又稔知太夫人賢即非陳君當有祝也况重以陳君之請乎予惟有母難壽母又難祿養難成志又難昔張遼母至屯遼所督諸軍將吏羅拜崔邠爲太常爲母導輿張遂爲刺史爲母執轡當時人皆以爲榮夫人子迎養其母在禮當然母有貴子榮之亦宜不知遼邠遂母之訓子如何也



不知當時人亦有因三子而祝其母者乎彼三子未嘗誦母之教不似敬齋歸功於母夫人也今敬齋建牙分閭俾兩浙之人倚之如干城士者讀農者耕工者居肆商者出途數千里之間晏然無警所謂捍災禦患者非耶推敬齋之意有一事不稱其職則一日不得太夫人之懽是故功在敬齋而陰德則在太夫人也予聞有陰德者必得其壽錫之難老長生天固所以報之耳太夫人自此而古稀而耄耋而期頤以至於萬有千歲斷可必矣豈區區榮養者可同日語哉

期齋集卷之七

五九

### 重修海昌徐氏家譜序

予觀海昌徐氏譜而知茲族爲天下望也自伯益之子夏時受封於徐因以爲姓數千年來支分派別散在四方者其麗不億而賢豪代生更僕數之未能終即高士穉丞相溫節孝積雖出處不同而其名與勲皆足以窮天壤敝金石此豈他族所可擬哉使譜錄稍廢則悠悠世祚訖

無考按傳之者孰爲先而繼之者孰爲後乎作譜之功於是爲大昔在宋咸淳間給事公修之元至正間提舉公又修之皇明正統間必明公又修之而文文山完澤王一寧各爲之序昭穆世次一展冊而燦然在目也徐氏子孫若可以世守矣但去必明公又百餘年其胤嗣日蕃簪纓日盛當入於譜者誠多於是少叅蓉石公引爲已任乃取而增新之仍斷自崇始凡二十有四世首宸翰圖源流考世系重之以歷朝制勅繼之以累世名章而以家訓終焉視昔備且精矣蓉石之意蓋欲使爲崇後者喜必慶憂必吊喪祭必合冠婚必會相親相勗奉家訓以周旋世濟厥美光顯於前聞人至千百傳而不渝庶乎魯穆叔所云不徒保姓氏守宗祊如范宣子之誇而已也因託予序之予覽而歎曰美哉自宗法之既廢而天下無善治矣譜也者其宗法之遺乎導朝廷攝人心厚風俗胥於是乎見之使天下皆知此意也安有不仁不孝相視

期齋集卷之七

六

如塗人者耶雖然譜廢亦久矣至歐蘇二公而始重六一謂譜之傳在得其人老泉謂賢者之不盡傳由譜不立之過予於徐氏譜而益信其言之不誣蓉石昔爲侍御爲僉憲爲少叅所至汲汲以明倫立教爲務固二公所謂其人也作譜之心與二公何異詩云無忝尔祖聿修厥德又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徐氏子孫尚其念之哉

賀邑侯會川李父母膺獎序

期齋集卷之七

三

昔人謂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譏任未久也予以爲此可以論常品使高才利器所至便當超等踰匹彼稱天才號神君者豈假歲月哉使者之薦揚璽書之褒厲又皆可佇而俟也昨歲辛未冬會川李侯以名進士來令我姚邑抱公絕私修政飭法寢食靡寧遑遑然惟民瘼之求而事因才集操以清聞積弊宿蠹盡究而剔之又訪一二慆猾恣肆之徒置諸法施爲措注未幾邑遂改觀凡我士民莫不舉手相慶謂天爲

姚人造福乃俾侯來作父母也自予所見即數十年來未有如侯者於是政譽頌聲踴躍升騰於上下無虛日已而撫臺郭公擢去侯僅數月耳下檄獎之曰青年而矩度老成新任而事體諳練剖決罔滯民心翕然益院張公得代去侯尚未朞月也又下檄獎之曰處難治之邑聲色不動而百度有條察久玩之弊源振刷一加而羣奸自肅有守有爲真爲良牧皆實錄云於是邑博方君梁君率弟子輩過予請曰侯之善政固及民深矣必自善教始昔循吏衛緡下車脩庠序之教朞年間邦俗從化侯寔有功於庠序而諸士之受教感德實倍民情願一言爲賀予惟士首四民得士則民無不得矣國朝建官立法以民社寄有司而廉訪舉刺則付之臺察語有之惟賢然後知賢使有司不賢不良臺察不賢不知有司良二者誠相須而恒相遇之難夫有司之於民饑欲食寒欲衣冤欲伸困欲甦災欲捍患欲禦紛至而沓來者應接不暇安能一

期齋集卷之七

三

一聞於上官哉亦惟有益於民則爲之苟爲上官者以爲慢已也而不諒其心則勢格功鮮民受病亦多矣治民者莫要於獲上苟獲乎上何憚而不爲郭張二公臺中之賢也奉 天子命撫按我兩浙察有司之賢者莫如我侯故於數月而知朞月可也於朞月而知三年有成也所以褒勸之者惟恐其不速是獎也如之何其不賀且吾邑在東浙地狹人衆生理鮮少而風俗奢靡盜賊逋負積業盈庭而莫可窮詰頗號繁

期齋集卷之七

六

劇難治意者天曹以難試侯耳而侯不動聲色處置有方若解牛破竹然未朞月而功見名起首被褒勸此豈尋常治邑者可比哉尤宜賀雖然郭張二公可謂知侯矣而侯之美政偉績尚多又非二公所能盡也即賦役需辦頭緒紛紛而弊孔橫生自侯一條鞭之冊出而愚夫孺子舉目易知雖神奸無所售今歲再定圖籍無慮千萬戶人各有心侯於貧富盛衰若燭照數計而毫髮不能遁其情古稱神明何加焉此皆卓

異之事雖施之天下可也觀風者又當采而列之薦剡上聞於 天子行將爲諫議爲臺察以治吾邑者治天下則獲上益大而得名益盛其可賀匪特如今日而已尚當執筆以俟

延光集序

恐菴丁公以貴雄淮海五世同居食指數千計富而好行其德種種善事具載傳誌中有司以義聞 朝廷旌其閭授以大河衛前所副千戶六七十年間海內莫不知有恐菴公矣公卒而

期齋集卷之七

六

人益思之咸謂公之德食報未厭也既而仲子可山璋以太學生通籍金閨爲光祿丞又以從龍恩晉京兆別駕子爲光祿公亦爲光祿子爲京兆公亦爲京兆 龍章赫奕所以酬義方之訓者自雲霄而下光照淮海之上一時士大夫聞而詠歌之事關激勸非特侈其榮而已璋曰吾父子不敢淫心舍力以即於安在家在國得免於咎是幸豈有他望哉今 聖天子寵命再加存沒均被光榮極矣士大夫且歆豔嘉賚之

不一而足至於成帙俾幽潛既顯微美獲傳

聖恩公送垂萬葉而爲量其何德以堪之璋不敢忘敬壽諸梓將使後之人觀斯錄也欲圖報以延光自無忝爾祖始耳因屬予序之予撫卷而言曰念予國子司業時璋卒業告歸請文壽公予知公德甚詳是宜有今日也璋讀書能文意必登第爲公大顯雖然歷貴近以膺顯揚即一第何加焉矧其後又有可待耶昔漢樊重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若公家營

尚書集卷七

五

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僮僕各得其宜故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論者謂其庶幾君子之富年八十餘乃終其後子宏遭際世祖拜光祿大夫封侯追謚重壽張敬侯子孫侯者數世夫重富而好義詎意於封侯乃竟若執券以取償千載之下先映史冊今觀忍菴公事與重何異則其延光也豈特如今日已哉福澤綿延殆將媲美於重之子孫矣請俟之

尚書劉氏族譜序

內江多著姓而莫盛於劉劉氏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謚文肅五清公而大顯以故人稱爲尚書劉氏云陶唐氏之後受封於劉因以爲姓歷夏商周漢唐宋元支分派別散處海內者其麗不億非不可攷而知也然親隨服盡歲與代移欲合數千年之昭穆於一家勢亦難矣於是見嵩公之作譜也斷自遷內江祖仁可公始大槩依倣歐蘇例而以已意參焉發凡舉要繪圖至九世世系履歷閭閻宅里瑩兆著述

尚書集卷七

六

恩命一展冊而秩然具見庶幾完典矣乃屬子序之予惟譜之作凡以尊祖收族而已尊祖孝也收族仁也孝子仁人之用心莫先於此其事雖行於一家而三代盛王必由此以治天下是故君子重之慨自封建之制廢而大小宗之法不立昭穆不明親疎無別甚者有不識其祖字視同氣如塗人者且富貴貧賤強弱賢不肖又雜出乎其間幾何而不至於相凌相嫉也欲一家之仁孝且不可得況望其能推之天下乎羅

一峰謂一人之身化爲千萬人之身誠哉是言也知千萬人出於一人於祖不得不尊知千萬人同吾身於族不得不親尊則孝心生焉親則仁道浹焉歲時伏臘相聚於一堂之上尊其尊親其親而人焉有不孝不仁者乎見嵩公之作譜蓋深有見於此也而其所以敘隱然寓宗法於其中他日稱仁孝者必曰劉氏由是化民成俗推無不準其闢諸世道也豈小補哉六一謂譜之傳在得其人若見嵩公者可謂得人也已

東齋集卷之七

李圭

抑又聞之譜之重在賢亦在貴彼祖閔者非以子騫賢耶祖郭者非以子儀貴耶或嘗譏其妄指以自張方諸劉氏譜劣矣自予所睹記五清公以憲副督學至吐辭爲訓立行可模至今言文宗者必推焉其後有一巖公以僉憲至方伯再至綜覈精裁微猷弘遠至今言藩臬者必推焉今見嵩公又以憲副駐節東海之上風采振揚威惠宣暢數郡方倚爲安而萬民式歌其德夫三公者一巖公在五清公爲姪見嵩公在

巖公爲子世濟其美弘二八之高謨數十年間相繼顯名於兩浙既賢且貴兼閔郭而有之苟得一馬足以光映簡編而垂裕萬葉矣他如素菴公怡溪公亦由科甲敷歷中外更僕數之未可終自是劉氏子孫念仁可公積德之深長見嵩公敦睦之懇至善繼而增輯之以賢以貴大書特書不一書視歐蘇之譜又當過之矣昔唐奏大姓以劉爲第一在今日豈非天下鼎甲哉

奉賀朱母王太夫人七十壽序

東齋集卷之七

六十八

國家財賦倚辦東南而兩浙甲於天下蓋浙濱海多鹵地海濱之氓煮海爲生歲計所入誠財賦之淵藪也非得心計足以裕國實邊清白可臨財蓋下者莫稱任使故都轉運使每難其人主爵者以白野朱大夫蒞於斯乃選擇而使也善仕者往往薄之大夫則忻忻然攬轡至矣一日便道過姚江謁予于草堂予見大夫貌矯矯氣巖巖僉蓋語敷揚吏治指畫邊計如庖丁操刃肯綮悉會其中淵淵莫測也予心竊異之

曰倣儻環奇之士卓越通方之才也胡然而尚  
司塩英耶意携黍稷以入市而不干駟僮之權  
者耳詢之大夫言楚產也世以儒業先君子嘉  
靖戊子舉於鄉實志以逝某之有今日寔惟母  
氏九熊之功某之能自豎以至今日亦惟母氏  
義方之教入仕以來生無媚骨不能瓦合於人  
屢以顛言幾入罪之穀中得免者天矣懼貽母  
氏之憂所恃母氏見其宦轍舉能其官輒色喜  
告於昆弟曰爾兄若此善發前人未竟之蘊爾

期齋集卷之七

十九

父無遺憾矣吾每當食爲之加餐今年七十不  
能鞠脰奉觴爲母氏壽謂人子何且迎養者屢  
矣而母氏惓惓以盡職命之曰母以吾老繫懷  
吾健飯足矣雖二弟承懽妻孥具滷髓心冲冲  
不下也計將以侍養行幸一言以教某予亦惻  
然爲之動容未幾大夫果以母老請於部使者  
歸養以令甲有兄弟在不得請也勉留視事茲  
十有一月二日爲太夫人設悅辰大夫例當入  
覲陟屺之思不可懈於心也予伯子元交懼大

夫至會城祖之會林中翰沈比部胡郡伯三君  
者附大夫知己之列微予言以佐壽觴慰大夫  
也予惟人生有母難壽母又難祿養難成志又  
難予觀大夫之所以壽母者大矣詩云大孝不  
匱博施四海大夫筮仕爲大行則能不辱使命  
爲侍御臺中皆稱其風裁爲二千石民咸父母  
而神明廷爲運長赫然有水壁聲由此而荐躋  
樞要功施社稷澤被生民皆太夫人不匱之能事  
所以成太夫人之志其壽母者誠大也豈以壽

期齋集卷之七

二十

觴之舉爲忻戚耶詩又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蓋太夫人之所重者君而有子能臣即不  
稱觴亦樂矣不然藉令大夫以衡嶽爲嘉豆湘  
沅爲上尊果能得大夫人之樂耶昔張齊賢官  
拜平章母封晉國太夫人大堯康強太宗手詔  
存問談者至今榮之大夫往矣移孝爲忠 聖  
天子必將推本大夫所自出而 綸褒表宅以  
樹閭內之儀刑如張平章之母者斷可必矣太  
史當載牘立節孝傳以垂不朽云不佞之詞奚

足為重

贈大中丞敬所王公擢南京少司寇序

國朝自成祖都北平也歲運米數百萬石卒亦不下十餘萬欲事濟而衆戢誠難於是設大臣開府淮上及數大郡悉隸焉又不欲煩以細事也俾司寇簡主事一員往聽其訟大中丞敬所王公寔膺是任厥惟重矣逾三年而有南都少司寇之擢主事管君子安子親也謂予辱公知特走使告予曰某幸得朝夕侍公一切事受

期齋集卷之七

七

成而行淮當水陸要衝俗剽輕驚悍任氣易動漕卒多驕縱紛擾大為居民憂先是江南運艘五月過淮或至秋率遇水漲傾覆坐譴數郡頻年遭河溢海嘯漂尸蕩產苦甚父母妻子不相顧公莫不總制於衷深圖密慮乃立保甲聯什伍首正風而化俗凡一令一事必當人心而昭國憲數千里帖然若門到而戶說也又與諸司約歲抄開兌春中盡過淮否則罪無赦萬艘依期而進不爽時刻相戒兢兢奉法無敢譁又請

發帑金留漕糧多方賑濟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免數萬人於溝壑之中我思往哲未見其比也今風塵靜謐而囹圄空虛某也繫公是賴公擢而去之行且有日感戀之懷何可言哉願先生言之予聞而嘆曰猗歟休哉公弱冠登高第以文章政事敷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負海內公輔之望已三十年即正位六卿猶以為晚茲由臺而部雖升等耳又南也務頗簡譬青萍結綠不以斷蛟螭刺虎兕而寶之匣中耶子思其故矣 聖天子念公非常之才欲建萬世太平之業詎可使公一日不在 朝廷但天下至艱至繁之任莫漕撫若也以至艱至繁投公逾三年之久勞亦甚矣安得不暫逸之以示體養之意予讀 太祖諭刑官勅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心靜而神安是誠為逸也雖然惟勞也故逸之既逸矣吾恐席未及暖而宣麻內召舍公其誰則其任之至艱至繁又不特如漕撫而已三山二水又豈足以淹公之軌轍哉昔

期齋集卷之七

七



奚陟由此兼選事張柬之被薦為宰相今當復  
於公見之也予衰拙不能發揚盛美萬一庸拭  
目以俟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八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鑒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記

賜進士題名記

皇上以神聖之德執天下之正圖惟治理脩明  
典章謂敬天法祖莫急於用賢御極以來大比  
天下士而登諸朝者五矣乃十有四年乙未夏

四月二日又進禮部所貢士于廷 皇上臨軒  
親發制策問以保治之良法要道諸士莫不聚  
精會神竭素蘊以奉大對越三日大學士李時  
等以所對進 皇上以周道善而備合題意者  
為一甲首仁禮為用者次之論仁敬者又次之  
其言似謹者則首二甲焉親灑宸翰於卷端賜  
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未幾 皇上御文華殿合諸進士而復試以方  
今時務何為大之文讀五倫書有述之詩稱旨

者又若干人改爲庶吉士而養之翰林此誠非常之典蓋前古所未有亦我國朝所僅見者也不特傳臚宴賚如制而已諸士起自草茅一旦遭際聖明殊榮異數震耀于古今可謂千載一遇矣於乎猗歟幸哉惟立石題名太學久而未備嗣是缺焉凡五科茲奉皇上分撰之命臣本得以追記臣謹拜手稽首言曰臣聞一人應運而群才緝熙元首垂明而股肱肆力萬世一揆也然相須甚殷相遇每難是以爲士者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今何時哉創業者太祖也今何君哉中興者皇上也自生民以來言創業者無如我太祖言中興者亦無如我皇上蓋周之文武非不聖也而時當其易成康宣王非不賢也而臣任其難洪惟我太祖當胡元之季驅逐而汎掃之彞倫數者復叙禮制壞者復全再造乾坤使天下復見中國之盛非振古所無者耶文武革命方茲劣矣至我皇上明天察地制禮作樂而時務

之大皆出自淵衷大小臣工恒贊襄之莫及則又非成康宣王之惟臣是賴垂拱仰成者比也然三代以來惟周歷世享祚最爲長久何哉說者謂周家積德之厚而又得賢才以輔翼之如在文武時則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在成康時則有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在宣王時則有若尹吉甫召虎仲山甫皆所謂忠良賢聖庶常吉士者也協心宣力締造之於前保乂之於後祈天永命以至於歷年八百傳世三十孰曰不宜由斯而言則我太祖皇上之德之功既如彼而選賢與能克知灼見雖文武不是過者又如此固當萬葉爲量與天無極矣諸士生是時也事是君也而又被是恩榮也自古所深願者而今幸得之自古所甚難者而身親見之則其所以圖報期無愧於周臣者其容自已耶臣愚以爲諸士所以圖報者豈在他求哉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諸士之言固獻之矣於此敬爾有官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忠謹自勗欺倭爲戒夙夜感奮奉  
聖訓以周旋隨所任而致身焉使無一民之不  
遂其生一物之不適其所以輔成我 皇上無  
前之業無窮之祚則周臣不得專美於前矣諸  
士布列中外存躋通顯十有六年於茲自以爲  
與周臣何如哉周之臣未嘗題名于石也而至  
於今光映史冊豈其不朽必名之石雖然名以  
石不朽匪以不朽爲幸善則人皆與之不善則  
人將指而議之苟爲不善惡在其能久也諸士

期齋集卷之八

四

勉哉尚圖所以可久者以光茲石臣謹記

廣寧新城記

遼陽負大海三面距夷境實國家重鎮而廣寧  
處遼西偏控朔漠尤號要害地故有城新城則  
今巡撫蘇公創之先時虜數入寇窺遼廣寧倚  
城拒守其城南負郭延袤數十里軍民雜居飛  
甍鱗次虜卒至無以禦有土垣高可越也衆洶  
懼當是時虜兵又甚盛控弦可六七萬人巡撫  
公率纔數千人設奇擊却之虜既遁公乃巡其

地嘆曰我在虜無能爲異時者當如何乃謀於  
總兵殷君尚質城其地屬僉事桑君秦經理其  
事採石近山川新湖泊因土垣故址周而甃之  
麗于故城以廣計之二千一百五十丈以高計  
之二丈五尺闊半於高之數爲坊者一曰全遼  
重鎮爲門者三曰迎恩曰宣化曰振武凡用人  
之力二十五萬六千四百有奇則借之美丁穀  
之數九千四百石有奇則取之倉庾金之數一  
千二百兩有奇則取之庫藏故是舉也役雖鉅

期齋集卷之八

五

無擾於民者經始於嘉靖丙辰春以其秋告成  
臺隍高深樓櫓重葭於是封守益固虜絕覬覦  
之念矣衆咸大悅曰是我巡撫公之功不可無  
記寮屬競走謁予文予惟成周盛時獫狁匪茹  
則有東方朔方之城詩人實美南仲山甫之功  
焉蓋古昔盛王所以享久安之治內寧外謐者  
故必有老成壯猷爲國宣力以扞外侮今天  
子神聖薄海內外罔不悉臣而保邦制治尤重  
邊疆之寄頃者倭寇騷擾南土特遣徂征不崇

朝湯城威震殊俗今蘇公在遠又素著威名雖無有險胡馬固不敢南窺隱然一長城矣公乃尤欲懷永圖以創茲役豈非古所謂老成壯猷者耶是宜遠人德公欲勒諸石以垂不朽也歟公予同年進士名志臯固安人其宦迹所歷多在邊郡輒有聲故舉無不宜而共事諸君又皆一時之良也工垂成巡按御史嚴君杰適至稽覈尤詳若戶部郎中屈君諫行太僕寺少卿陳君天佑叅議趙君介夫僉事耿君隨卿與贊令

不期齋集卷之八

六

圖於法得書故並列之云

### 感聖堂記

師相介谿嚴公新作一堂于長安寓第之南也其子請名之公曰吾自弘治間登第官翰林十餘年太半多在告我皇上繼天御極當聖作物觀之期吾始從鈴山出乃稍稍叙遷遂大用此無論即自禮部入內閣踰二紀歷一品七考殊賚異恩不可殫述中間讒忌攻害非一不惟賴明洞察其誣而且眷倚益篤至於宸札密

諭字而不名內苑賜乘肩輿特築直舍于宸居之傍御膳珍醢賜無虛日每出入必令擇良時今八十初度遣中使賜羊酒彩帛白金寶鏤于家詔支伯爵俸仍宴於禮部皆前此所未有吾念上恩湛渥豈特吾刻首銘心誓竭忠以報吾子孫世世亦當思報也堂宜名曰感恩公既自作記矣一日公憶古人云恩加而感乃報施之常道使吾不遭逢聖君其加恩未必若是也吾每自慶幸實爲千載之奇因更名曰感恩

不期齋集卷之八

七

本聞而贊之曰美哉名乎義斯盡矣夫聖君不世出即遭逢聖君矣而臣非其人也則無以當上心而不獲幸於一試幸有試也朝拜而夕斥之矣况望其加恩乎又况非常殊絕之恩不可得之於世主者可望之於聖君乎是故人臣之獲事君也固難獲事聖君也尤難受君之恩也固難受聖君之恩也尤難我皇上神聖大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奉三無私以治天下天下亦大矣不有同心同德之臣爲之左右以秉國

之鈞則禮樂之欲與刑罰之欲中制度之欲因革賢否之欲進退中國之欲又安夷狄之欲攘禦一日萬幾豈一人獨能哉自得公而皇上所欲爲者皆從欲以治真知公無一念非爲主之忠然後心膂之託至久而益切魚水之情相授而不可間矣夫既知公之忠而惟公足任天下之重也是以杜抑諂邪褒叙勲績凡可以慰安公之心者無不至諭札不名遣使爲壽伯俸部宴凡可以優待公之禮者無不至乘肩輿築

期齋集卷之八

八

直舍入必賜膳出必擇時凡可以保護公之身者無不至自今言之數千載以來人君加恩於臣者無如皇上之於公是非私於公也皇上以得公則天下不勞而治天下之民亦受公之賜於無窮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皇上爲公所以爲天下爲萬民也則非常之恩烏得不於公加哉然必聖人而後若是也公之名堂其爲感聖也允宜昔者皇上嘗賜公堂名忠弼矣蓋加恩以答忠聖心也今公自名其堂曰

感聖則一舉目一舉足皆聖恩之所在安能頃刻忘竭忠以報之心乎公之子孫必當如公之心矣公曰是吾意也命以爲記

重修勅賜大慧寺并增蓋真武佑聖觀記

出都城門外半里許有寺曰大慧正德間初于司禮太監湯陰張公蓋公嘗爲生墓于此故得請于朝爲寺賜勅與額一時雄麗環偉傑特之觀前碑載之詳矣今修之則司禮監掌監事兼

期齋集卷之八

九

提督東廠太監前三水麥公今古洛黃公也初二公奉 上命如金山道寺門入禮佛像見其金碧剝落廟屋瓦半溜簷桷就朽周垣圯盡相與感歎久之及今不圖寺其墟矣且吾輩日侍禁庭大官厚祿受 主上洪恩每切無以爲報嘗聞大慧之教以善導人其法謂人能捨其所無不獲蓋捨吾所有以致其祝於 主上庶幾所以報乎於是取舊寺殿宇佛像一新之既不

以費惜又謂我國家定鼎于北惟真武默佑之功不細而寺中故有一廟据石假山隘小不稱乃就寺東隙地改初佑聖觀廊廡階序翼然成區又初龍王廟一所制亦如之其他經樓僧舍齋房漏室東西兩宅園圃塋域各兩區甃甃石爲牆二道凡寺所有靡不修飭視舊有加焉計所增殿宇以間計一百八十有三合故所存爲間二百九十有七又拓地以畝計一百四十有三合故地爲畝四百二十有一先寺有地在昌

期齋集卷之八

十一

平州贍香火葺理之費後占於土豪及沒入於戶部而寺亦因以不振至是有來告於黃公者公覈而得之又盡復故地三千六百有四畝仍歸于寺蓋地之有亡係寺興廢有不可不復者公又以爲年運而往則復者難保不沒而新者或有時而敝也欲列之石以昭示將來而以記屬于惟張公初爲此寺時豈非自愛其藏將托寺以爲久耶才四十餘年而垣廟就圯田已竄入縣室微麥黃二公後幾不復省識矣是其所

托又有待而後存也廢興由人詎不信歟而或者以爲二氏之教不能自重惟人主爲能重之今我皇上神聖御極超軼千古而歛福錫庶履燾萬方無不欲人入於善也彼所謂以善導人者雖其事玄深不可質究倘其歸亦有合乎麥黃二公崇飾而嚴奉之其心一主於祝聖報國以竭其爲善之誠固非有所爲而爲者且二公忠勤正直受知明聖勛勞行能方茂於天下是寺將藉以爲重而豈待予記而存也若其修造之年月則不可不記也

期齋集卷之八

十一

景州張副郎遷塋記

昔于過景聞道路人稱說張員外純孝云弗論其親存時奉養備至即親沒葬且久矣猶以兆域不甚佳每至悲酸不已予心竊嚮往之行急未暇詳其爲人也一日國子生張子先以厥戚王來壽與予交因詣予言曰我先君戶部員外郎諱居仁正德辛未進士歲丁丑喪我王父贈承德郎樸菴公者謂祖塋之原吉遂塋之原頗

卑水或泛漲輒淹囓墓間不去先君未嘗不泣然流涕曰古人當大事必誠信勿之有悔今吾悔矣罪何能贖嘉靖辛卯冬祖母王太宜人病革亦以此爲念遺命遷之先君曰某以此故食不甘味卧不安席者若干年矣毋縱不言其容已耶乃相度祈卜得廂屯東地高阜爽塏可以藏吾親遂築山爲垣伐石爲壙遷承德公與太宜人合葬焉且系以修隧洽以溝瀆時以松栢構以玄室顧瞻之間而起伏盤鬱曲折連屬二

期齋集卷之八

十一

親之靈庶其慰乎先君之心亦於是乎始安見與聞者皆知先君不敢儉其親今不幸先君亦棄背不肖矣願先生一言俾我子若孫知先君之心予乃歎曰孝哉張君道路人非虛言也聞之良有感焉予安得無言耶傳有之人之於親也至死不窮是以生則盡養死則盡哀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其張君之謂乎自墨氏之流以薄爲道後世又有厚葬爲親累之說遂至朝死而夕忘之曾鳥獸之

不若也視張君何如哉昔張說作父墓碑而有書其額者曰積善之墓蓋言說父子世濟其美耳今員外君不忘其親而至於遷其墓其子光又不忘其親而將表之以傳所謂濟美者非耶予知張氏子孫其勿替矣遂爲記之俾刻諸石其世系履歷之詳載于誌者可考云

修復勝歸山記

勝歸山在餘姚邑治北數里世傳晉劉牢之勝孫恩歸也師於此因以名其山若乃龍從弗鬱

期齋集卷之八

十二

盤薄而崩施若屏若翼爲邑後敵者茲山尤稱奇勝山故產良石以其沒民間二三著姓因擅以爲利凡邑之爲宮室碑坊之具者無一求而不往焉鑿深而穴廣往往崖崩岸圻欹竒缺劄者非一日矣嘉靖戊申春今宮保大司馬梅林胡公以名進士來令吾邑政通惠洽乃下令禁伐者已又以爲山故民間物人情見利而忘害吾禁之未必止即刑之不仁於是捐貲令民售之官民喜得直無不踴躍用命及士大夫山有



連者亦皆奉券焉相與塞坎堙谷遂歸然如昔矣公自爲文記其事後十年公奉 聖天子命督撫浙直提兵海上往來餘姚暇復一登茲山則向之封者愈固呵者益嚴草樹茂而丰茸密巖花峰色交映車憶公輟然而喜也吾邑士大夫從公遊者以書告予曰始梅林公復茲山也子欲爲之記今逾一紀矣而磨石久虛可乎予惟古之爲邑者必擇山川形勝之區使其襟抱迴合故民人得以安焉若蜿蜒後峙乃地脉所

期齋集卷之八

十四

自發者堪輿家尤重之吾邑治據祕圖山勝歸實其宗祖云而其完固池泐關一邑之安否有識者能言之非細故也在公欲奠安吾邑之民人宜無急於此者予嘗念公之治吾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措注興革即古之循良何以加諸至於今吾邑感公者千萬人一心頌公者千萬人一口奚獨復茲山之事而已今公以文武之才節制江南諸路擁百萬師爲國家驅逐倭寇保安數千里生靈其感之頌之又豈惟姚人

爾也數歲倭寇猖獗獨吾邑城內外無犯既而公廓清海氛封鯨鯢以爲京觀還飲至山下吾邑士民莫不簞食壺漿欣欣相迎而言曰昔公復茲山意實安我而今果然也則勝歸之記又若有待於今者乃知茲山因公而名益著矣孫劉之事何足道哉

浙江新建兵營記

壬戌之秋今大司馬劍門趙公奉 聖天子命提督軍務以拊循我兩浙之人民公至下令曰

期齋集卷之八

五

吾之來以安民也倭寇不滅民不安用兵而擾民亦不安爾民爾兵其尚體吾之心民輸其稅兵禦其寇式相濟而無相害必海氛屏息閭閻樂生是所望於今日也令訖公乃開示虛懷與巡按御史及藩臬諸大夫日夜講求禦寇安民之道而深計之又巡行海上相道里之險要稽什伍之虛實定兵制減賦稅搜剔數年之宿弊而一旦改觀焉兩浙之民莫不欣欣相告曰公實安我矣公曰猶未也吾標下兵六千人散處

市廛間豈得謂無事乎又令有司查復省城候潮門外羅木營故址得地二百一十八畝欲建造營舍以居標下兵奏請于上報可公乃取裁心匠示以規制中爲演武堂前軒後穿堂再後爲居室旁有廂房左右各爲將官廳又左前爲將臺又左右各五營每營一把總統兵六百名中爲把總廳其旁爲房五十五間哨官隊長與兵居焉井竈之類罔不備具十營之中空若干丈則爲各兵演武之地十營之外則繚以高垣

期齋集卷之八

七

浚以巨濠垣有門以稽出入濠有橋以通往來經始於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而工訖計所費五千九百七十兩有奇悉取諸餉餘而工作即以兵役之其財與力毫髮不及於民六千之兵居處於斯飲食於斯操演於斯兵安而民亦安矣營既成公屬予記之予辱公知最久而茲事又予稔知其善也不敢以不文辭予念自倭寇竊犯十餘年於茲徵兵日多加賦日重賊未滅而民已不堪命矣蓋兵無制而欲取民有制兵

雜處民間而欲其不爲民擾無是理也惟公有龕世救民之心欲爲久安長治之計故下車即以定兵制建兵營爲首務乃設六叅將各統兵三千爲一營連絡於濱海標下選兵六千爲一管雄據於長江人汰老弱而獎絕虛冒號令訓練既嚴且明金鼓之聲旌旗之色日震耀於江海之上今日域醜類雖在數百里外望見浙境則相與縮首辭舌議不敢近且惟恐颺檣過之不逮也是以兩浙之民但知恃兵以安而無復

期齋集卷之八

七

苦兵之擾矣於乎兵有制則選精而強兵有制則冗去而食省兵有制則數覈而營舍可建使公不早定兵制安能事皆盡善若此雖欲建茲營又可得哉自茲營之建而兵有虎豹之勢民無鷄犬之驚非但不知有倭寇亦不知有兵也謂民不安可乎公之言於是乎信矣是公之在浙也塗歌里詠公之擢而去也攀車卧轍誦公之功德者當千百年而不衰雖然公之功德豈特在建茲營哉即茲營之建而餘可知已是舉

也與公同志則先後巡按御史張君科黃君廷聘巡鹽御史溫君如玉其贊成者則左布政使劉君望之叅政鄭君茂按察使范君惟一都指揮高君秉倫其監督工程則僉事王君應顯其經紀營事則先任杭州知府今副使沈君應時今知府毛君綱同知黃君宏仁和知縣鮑君尚伊先任錢塘知縣張君希稷今武君尚賢而總理工程則專在通判楊君旦也皆法得書

大司馬劍門趙公生祠記

期齋集卷之八

十八

劍門趙公以少司馬來撫吾浙不三年而擢大司馬去去且三年矣而吾浙人之感公者不能一日已也今居者祝於家行者誦於道相與謀曰盍祠之以展我等瞻拜之誠乎於是軍門中軍都指揮使成君大器謂拔擢於流輩之中特授以綱紀之任感公者莫大器若也立祠以慰士民之思此大器事耳乃擇地卜吉鳩工庀材爲堂爲廡越數月而祠成肖公像儼然臨於其上是日也浙之士民竭蹶而趨者無慮萬計皆

曰公實有德以大庇吾人吾人將何以報哉惟願公名位日崇壽福日進俾我浙人藉公之餘慶絕內外之警而永保其室家繼公而撫者率而行之財益充兵益強民益無擾常如公在也成君又走使屬予言以識之予辱公相知久情均浙人安能以不文辭予惟公之感人深也蓋自倭患以來無論殺戮焚掠之慘即徵兵加賦民不堪命甚矣賊雖去而患在民望公之來真如倒懸之欲解公至果視民之疾苦若痼瘕乃

期齋集卷之八

十九

身歎曰古人云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吾安能去兵然用兵以衛民欲戢取民以養兵欲省計將安出於是日夜以思之乃先定兵制練軍實而革虛冒次減兵餉寬征求而哀輦獨次建兵營分軍民而弭侵盜頗用蘇子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之意二年間又過爲節儉務行慈惠無一念而不因民之好惡無一事而不關民之休戚賞必以功罰必以罪民恃於兵強食足於冗汰兩浙稱大治公亦自喜民之安矣公有此大德吾

浙人如之何其忘之也公方正位兵曹贊天子計安天下吾浙人非仕於朝者不得望見公之顏色則今日公祠之立俾我浙人無知愚大小皆得稽首階下以致感激之情其可已乎夫大丈夫生斯世也所至使人懷之去使人思之且立祠肖像慕之若父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昔羊叔子以仁杜元凱以功皆有碑以垂不朽至於今言者莫不歆羨况公之仁與功又兼二子而有之由此而百千年爲浙之羊杜可知已若其德澤勲庸之在天下者又當銘鍾鼎而書竹帛予不敢及也

期齋集卷之八

廿

少司馬羽泉劉公生祠記

昔者浙在東南民淳而賦輕又解兵革之事號爲易治國朝百餘年不煩重臣鎮撫之自庚戌之後倭賊犯我瀕海郡縣而內地騷然逾數千里其在海也賊雖去而兵不敢撤其在山也礦賊嘯聚竊發而禍連三省調遣防禦無虛日則征求於瘡痍未復之民亦勢所不免耳如之何

其不窮且困也聖天子惻然念之若曰東南財賦之地浙爲首藩民不堪命久矣顧茲在廷大吏孰有才兼文武往撫朕師者乎於是僉曰劉某其人聖天子乃擢公大中丞來撫浙未幾又擢少司馬總督浙直江西而肅清輯寧之寄盡屬於公矣公感上知遇矢心自誓曰海有賊吾之責山有賊吾之責雖山海無賊而民困不甦責亦不敢辭聞者頗難之公至蚤作夜思匪躬宣力凡可以蠲民之瘼而除民之害者莫不瞭然於公之心運用無方動攝羣要一舉而自溫台沉賊於海者無筭再舉而自徽衢勦賊於山者殆盡乃查革多派冒支銀餉十餘萬而水陸之賦頓減封禁各處礦山畫圖附說設兵防守關隘而劫掠之患遂除纖悉事情具載海防礦防二考中公之自許無一不酬誠可以對揚於聖天子之前矣當是時士者曰非公何以安居於茲誦農者曰非公何以盡力於畝畝工者曰非公何以居肆而成事商者曰非公

期齋集卷之八

廿一

何以貿易而無阻舉欣欣相慶謂浙不可一日無公也 聖天子知浙境底寧謂留都根本重地而振武營兵又悍甚乃晉公佐兵曹浙民莫不徬徨若失怙恃攀公車不得行公曰人臣惟天子使爾不能留吾吾亦安得為爾留於是相與告於都指揮成君大器願留公之像祠之以慰吾民之思成君請予記其事予哀拙因循不覺逾二載繼成君者梅君魁又申請之曰公去浙已久而民之懷之視昔有加予曰公之恩德

期齋集卷之八

廿二

在民心至於子若孫當傳誦之不衰其功業在史官千載不可磨而公之輕重不係於斯祠之有無也民間予言而請之益急即予郡予邑之民日有造予而促者曰古人云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歲時伏臘相率祝公躋耄耄而秉鈞衡非祠將安仰哉予聞洒然有槩於中乃知善政之得民心誠不可奪遂類其話言付梅君鐫諸堅石云公蘇州人名畿羽泉其別號也

重修餘姚縣儒學記

予聞事之成有時人之所助者信今於邑學之修見之矣邑學建於宋元豐初至國初又修建永樂間又重修巍然煥然自昔以鉅麗稱其後稍敝旋葺未大壞也夫何近歲觸目皆頽垣欹榭甚至廟宇梁棟傾壓每雨澍則先師神位濯濯宛在水中即師生相聚睨不敢入有事茲邑者雖叅謁不廢往往若不知也者而過之曩亦有言修者矣諉於時詘費大無所於措其言竟不信嗟乎安望其巍然煥然如昔時也予邑士

期齋集卷之八

廿三

夫方議各捐金以修適今邑侯鄧君林喬至行學顧瞻徘徊喟然太息曰此吾職也我太祖高皇帝以聖人人倫之至也聖至孔子而極人倫不明小民不親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於是詔自國都以至天下郡縣皆立學崇祀孔子又置學宮弟子員俾郡聚州處挾冊而吟朝夕仰止興起其願學之志再歲三歲拔其尤以充賦於朝廷惟 天子使古人云學校王政之本誠然言天下之務孰有急於是者哉於是聞者躍然

喜未幾侯果遍聞於當道諸公廼巡按御史李公叔和適觀風過予邑教諭程君蒙吉訓導朱君煦李君惠率諸生備陳學官圯壞狀甚剴切李公先已閱侯牒至是侯言之尤力且引爲已任遂欣然允修之費則以鄉士夫所云佃海湖事屬侯裁處侯即覈視湖田外地五百餘畝價可得若干金已足費乃請于巡撫都御史谷公中虛報可又請于左布政使郭公朝賓右布政使莫公如忠按察使蔡公文海道副使蔡公結

期齋集卷之八

廿四

先後分守叅議崔公近思陳公璨分巡僉事宋公繼先提學僉事林公大春水利僉事李公文續皆曰然哉宜亟圖之知府岑公用賓聞侯言即下邑計畫曰必可久是圖毋惜厥費同知李公澤通判熊公珙李公芝推官黃公希憲皆惓惓不置念既而巡按李公又自寧波回予邑親詣相度面諭侯巨細悉總之監督以縣丞郭君銘主簿姚君濂巡檢岳致義民官余崇聽委用焉肇工於隆慶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越明年六

月十五日將落成巡按御史周公禧吳公從憲至二公素重學校當事者益加意崇飭自正廟若廡若門若明倫堂若啓聖祠若齋舍若名宦祠若鄉賢祠易蠹朽以堅新加磚石於堦垣無弗完且美者而巍然煥然視昔有加矣於乎壞之於數十年而一旦克修事之成不有時乎使侯少因循如前人則上之人漫以無處荅之其事亦終無成今侯必修之心爲上下所深信是以自撫按而藩而臬而郡罔不應如響所謂多

期齋集卷之八

廿五

助之至者非耶功見言信侯之言一一償於行學之日矣予邑士夫莫不舉手相慶又相與造侯之庭以謝以賀侯因屬予紀其事且以語肄業於是學者予惟孔子聖之時者也教人學文修行而以忠信爲主苟無忠信之心則在已不盡而循物必違其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皆有慙德矣虛文僞行適足爲世道病豈朝廷建學立師之意哉建學以來予邑人無論取高第躋顯仕即道德功業忠孝節義表見於

時銘旂常而垂竹帛者更僕未易數蓋庶幾於盡倫者矣故於是學有光然予所聞多忠信人侯以忠信之心修成是學固將望今之諸士如前聞人也諸士亦惟明於倫脩其身而齊其家以待朝廷之用至於常變順逆出處升沉安於所遇主忠信而不渝則孔子之道未嘗一日而不在是學語云忠信爲周烏有缺露敗壞之時哉名卿碩輔忠臣孝子又當接跡於是學矣念予亦由是學忝竊過分而未能踐斯言之萬一成之心

期齋集卷八

其

### 重修餘姚縣治記

周禮以八法治官府聖人之經邦國也必以百官所居爲先有廳有堂有重門有公廡有左右吏舍有倉有庫而後謂之備出政臨民於是乎在苟闕一焉非制也吾邑治自洪武間刼造至成化初年而邑宰賈君修之今百十有餘年矣

圯甚不可支中間宰是邑者無慮數十人卒未嘗加意於斯也即有意率避嫌重改作相諉公帑無餘羨又不敢歛諸民竟因循待擢以去嗟乎朝廷寄以百里之命將允釐百工是賴身所居者且不治安望其除弊剔蠹爲民興利也會川李君以名進士爲邑宰下車以來治民如治家凡可以蠲民之瘼造民之福者無所不至四年于茲矣獨堂宇傾頽每碩瞻輿喟曰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使乘其小壞輒葺之費省而力易在今日誠難也雖然我若弛墮如昔邑治其將墟乎旦夕幸而遷轉不免踵蹈前轍彼去之日如始至者何人哉此心獨歎也日夜思之惟東南廢寺棄地召人佃之可獲重價庶民不擾而事克濟乃請於撫按藩臬諸當道及郡大夫咸報曰可宜亟圖之於是度地得六畝五分有奇從重估價銀五百二十二兩九錢邑民邵成應召如計上納諸當道喜給以印帖即以其價屬君君念邑治俱壞而莫甚於後堂川堂其次儀

期齋集卷八

二十七



門又其次西廊鳩工庀材自後堂始盡撤而新之高廣壯麗接龍山而俯舜水巍然煥然蓋視昔有加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甃之費綜覈不爽毫髮適與所估相當至於儀門五間西廊書房一十六間雖不賴於地價而多方締構既新且堅惟大廳鼓樓稍稍補葺其敝由此逾數十年當無恙君可謂有功矣予邑士大夫相與登堂稱賀予曰是堂也豈徒爲觀美而已哉邑宰每日出政臨民必先居是堂凝然留想則凡舉官屬辦官職會官聯聽官常經官成正官法糾官刑弊官治所謂八法者莫不總制於厥衷人見大庭之下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若神明焉而不知少憇之時籌之已審特舉而措之耳由是言之是堂也其端本澄源之地乎鼎建伊始可賀孰有大於此者哉君聞予言請記之君名時成會川其別號也湖廣蘄水人

期齋集卷之九

天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九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鄭雲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碑

敕建褒忠祠碑

皇上御極之初覃恩海寓首

詔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者有司建祠致祭其墳墓苗裔厚加卹錄於

期齋集卷之九

前一

是二百年忠魂一旦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倚與休哉侍御蕭君廩按浙奉行惟謹檄所司籍記覈實在寧海則有文學博士方孝孺以不草詔磔於市親族悉坐死太常少卿盧原質以召見不屈死在瑞安則有戶部侍郎卓敬以不屈死不遜死在奉化則有左拾遺戴德彛以不屈死在仙居則有戶部侍郎盧迥以不屈就縛長謳死蕭縣知縣鄭恕城守死籍其家二女亦死在山陰則有都御史陳性善以督陣朝服躍入河

死在黃巖則有翰林脩撰王叔英募兵聞變自經死妻獄死二女并死在青田則有谷府長史劉璟抗言辯髮自經死在桐鄉則有江西副使程本立聞難經死在義烏則有都給事中龔泰被執已釋校城下死在臨海則有東平州吏目鄭華城守不食死此十二人者俱

明詔所謂忠於所事有死無二者也至如羽忠翊義則寧海御史鄭公智僉事林嘉猷以方黨論死斯皆兩浙之產正氣攸鍾侍御疏請建祠

期齋集卷之九

會城春秋秩祀額曰褒忠祠成遣使徵本書麗牲之石本惟

成祖文皇帝以文武首出之資建萬世太平之業當時智勇才傑知機達權佐命策勳勳勳鼎而誓山河惟良丕顯矣乃孝孺諸臣固懷舊恩上干赫怒而之死靡悔或有諷其不能為管仲魏徵者是大不然管魏位雖翊儲然而君臣之分未定也非若孝孺諸臣簡自

太祖高皇帝俾輔嗣君膺付托之重立朝食祿

蓋亦有年顧可出王蠋韓通下哉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諸臣位雖不同而律之以致身之義彼誠得死所矣或又曰靖難之師起於請削屬籍大兵逼淮危若綴旒猶以昏懦李景隆代耿炳文為大將敗而縱之金川失守咎將誰委諸臣惟之生不如死之為安自為謀得矣如謀國何是又不然鼎錯祖賈生大瘡踈鑿之慮而謀削吳楚計非失也袁盎中之身死東市千載之下稱冤焉於諸臣乎何尤夷考 中朝之備

期齋集卷之九

又一

北兵自遼陽以至北平倏飛蹶張不下百萬諸臣籌國可謂不遺餘力矣卒之戰勝之威勢如破竹謂非天命而何嘗聞

文皇帝拒都御史陳瑛追戮殺死諸臣之請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置勿問既而有劫持錢習禮為練子寧姻者

文皇帝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且師甫下江南首誅奉迎邀賞之將而禮盡責降被害之陳植由此觀之

文皇帝天地之心未始不以孝孺諸臣為不忠而一日忘其所以卹之也茲遇

聖恩特賜褒錄豈非仰成

聖祖遺意而繼述之善者歟夫忠義人之大閑網常國之命脉自古帝王率先推崇之所以砥礪生民而室不軌也但世教衰而倫紀斁臨難苟免死綏受命者寂然蔑聞無乃培養無素而激勸之典未彰乎我

高皇帝親賢好士鼓舞英豪敷雨露於霜雪之

期齋集卷之九

十一

中天下奮迅嚮往人重廉耻士篤禮義是以內難既平而殉國之烈振古創見雖天地精英之萃而功化之神何論兩漢即周之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者尤當過之是祠之建匪直慰英靈於既往而勸忠義激頽俗震耀奇偉于宇宙間屹然為千萬世人臣懷二心者防其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若夫王叔英鄭恕之妻死其夫子死其父一門全節世所尤難侍御奏行該邑附祀二臣祠中亦已樹閭內之風聲矣昔紀協忠祠

者曰錄張許而不盡諸將為唐史惜又曰舉不祀不足為諸公重輕而增一祀則於天典民彝千鈞也然則徐屋等一十餘人雖傳紀互異不可不廣稽其實以附祀之云祠在錢塘芝松坊正堂三間大門川堂後寢亦如之兩廡十二間繚以周垣經始於萬曆二年三月落成於是年八月枚枚嚴嚴足稱神棲而永瞻仰侍御之功大矣哉侍御為江西萬安人乙丑進士恪持憲度丕揚德意此其一焉是舉也御史大夫歟方

期齋集卷之九

三

君弘靜蒲圻謝君鵬舉巡鹺御史安福萬君一貫清戎御史任丘田君樂祗承 曠典先今協成其諮覈相事者之職名備列碑陰本既書其事又系之迎送神辭俾歌以侑享其辭曰

卜吉壤兮啟新宮陳桂醕兮鳴絲桐聚英靈兮浙西東乘兩虬兮從豐隆峻鴻名兮等岱嵩式蒸嘗兮何終窮優有聞兮太息雲中祝申申兮目瞬心惘顧舊丘兮淒其以風享殊錫兮有懷重瞳騰浩氣兮亘長虹

靈將逝兮何之胡不眷兮遲遲挾長劍兮文綬  
歲稔肅羽騎兮陟降帝居掃挽槍兮斬蛟螭錫  
純嘏兮賦如坻海寓寧謚兮賓服四夷春與秋  
兮吉蠲惟時肝蠻洋洋兮繫我民思從茲萬億  
載兮以固丕基

世篤忠貞祠碑

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者性忠誠沉毅自少  
有大志每讀書至伏節死義事必歎曰烈丈夫  
當如此其平生歷官節槩無論及巡撫江西察

期齋集卷之九

又三

寧庶人濠有反狀七奏為濠格不得達公曰難  
作矣吾不難一死其如地方何乃檄邑無城者  
城無糧者亟蓄無兵者即選練丁壯凡可以制  
其變者無所不為已而正德己卯六月濠果反  
稱太后有詔召我監國公厲聲請詔觀濠語塞  
知公不可奪叱賊衆縛公公奮臂大罵曰天無  
二日臣無二君豈從爾反耶遂遇害當是時忠  
義激烈與日月爭光而濠之魄自此褫矣其三  
子皆賢孝而季子禮部尚書謚文恪者尤顯名

于世孝友忠信德器夙成父子兄弟之間自為  
師友然其學也以聖賢為歸雖大魁天下謙虛  
益甚筮仕以來薦賢才於主試章教化於成均  
佐天曹而旌別明正秩宗而寅清著皆奉公為  
國可不謂忠乎初聞忠烈公之變幾不欲生務  
得太夫人之懽朝夕竭力年逾五十而猶慕喪  
終三年而益悲可不謂孝乎自束髮以至蓋棺  
一言一行無纖毫之議可不謂貞乎故以盡倫  
稱於天下者必曰忠烈公文恪公云所謂四方

期齋集卷之九

二

為則萬民所望者非耶即百世之下聞者猶當  
興起立祠崇祀禮也忠烈祠其在江西則勅建  
其在吾郡吾邑則有司建今督撫大司馬劉公  
畿巡按侍御龐公尚鵬楊公鈐謂忠烈文恪忠  
貞繼美邁迹自浙而會城獨未有祠非所以廣  
令模昭景行示兩浙人民之大訓也乃鳩工庀  
材因廢作新為堂為室忠烈公在前文恪公在  
後題其門曰世篤忠貞巋然西湖之上與岳于  
諸祠相對峙其麗牲之碑則屬于文之于惟三

公奉 聖天子命來治我兩浙兩浙十餘年來  
亡命不軌之徒或引倭賊於海或聚礦賊於山  
而疆宗大姓又橫恣無忌若不知爲天子臣民  
矣不忠不孝孰甚焉三公者憫時救俗乃峻爲  
之防而密爲之禁於是奸渠悉翦惡子咸誅不  
朞月而兩浙山海間蕩平無警豪桀皆伏辜改  
行自今觀之可謂治矣而三公之意汲汲然以  
忠烈文恪二公祠未建爲闕典者何哉予思其  
故矣言政而不及化此文中之所以憂也齊

本期齋集卷九

三

刑淺於道德善教優於善政古之人見危而授  
命見利而不忘義非必有爵賞以勸之刑罰以  
驅之也惟動不應誠有出於政令之外者矣今  
忠孝者特崇秩祀之典榮莫加焉奸逆者編名  
凶頑之籍辱莫大焉上之人以至公御物何容  
心哉下之得於觀感者不能不歆羨於所榮而  
忸怩於所辱昔有至不肖之人加以惡名則艱  
然怒夫既不肖矣彼又何辭蓋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苟由此不屑受之機而深省痛懲奮發與

起則不忠者忠不孝者孝相率而入於善可封  
之化將見於比屋矣何憂乎山海之賊何畏乎  
疆宗大姓之梗二公之祠關諸世道豈小哉敢  
以諗諸三公三公曰然乃系之辭曰

人重大倫世崇名教爰自委質惟君所詔移孝  
爲忠致身以報順逆殊途險夷一道英英忠烈  
實允蹈之在昔江右公往保釐濠蓄異志士民  
危疑勢方履虎公氣益怡密圖深計精貫神祇  
日昃忘食夜分不寐足食練兵悉爲之備逆變

本期齋集卷九

四

陡作舍生取義天鑒大忠聿昌後嗣懿哉文恪  
善繼心源威儀抑抑成性存存秋霜比操春陽  
等溫行高德盛譽滿乾坤人亦有言世濟其美  
憲臺觀風宜莫先此立祠會城西湖之浹是烝  
是嘗俾筵俾几舊栢新松宛如橋梓自茲厥後  
過者式焉仰之雖高瞻之在前感發勸勉不肖  
可賢刻文于石垂範千年

重建溧陽縣令粹菴鄔公遺愛祠碑

粹菴鄔公者起家郡掾 宣廟時以勞績待次

為溧陽丞凡九年治甚有聲當遷邑中千百人  
詰闕言丞善牧民民久安之即他峻擢以去  
民大失望於是上可其奏擢溧陽令又若干  
年邑大治公卒于官民哀願若喪慈母朝夕思  
念不已而公不可作因肖公像立祠以祀之歲  
時伏臘走拜祠下惟恐後每遇水旱災沴必禱  
焉今且百四十餘年矣如一日也久之祠漸圯  
壞比者鄒君學柱繼令茲邑謁公祠顧而傷之  
曰此豈稱邑人崇奉之意哉亦非所以勸後賢

期齋集卷之九

五

也邑中士大夫父老又言公祠當葺鄒君遂鳩  
工庀材盡撤而新之巍然煥然有加於昔又學  
官弟子各捐俸與貲置祠田以申報禮於無窮  
可謂情文兼備矣已而公之五世孫東泉連來  
留都守京兆尹未幾又擢大中丞保釐浙省溧  
陽隸京兆道通於浙東泉乃從是邑謁公祠士  
大夫及父老逆境上各前道先世沐粹菴公深  
仁厚澤至我子孫不能忘今我公在高位布德  
施惠又徧逮下邑不知某等何脩而得此耶見

我公如見先公也不覺式歌且舞矣東泉因進  
諸大夫及父老而言曰我先人忠信廉謹奉法  
修職惴惴惟恐得罪於百姓是以在任十五年  
而俸入之外鮮毫髮喪歸無以為葬此載在家  
乘璉所覩記也諸君之所以稱先人者可得聞  
乎士大夫及父老曰溧陽巖邑也號難治昔公  
下車左右謂其可欺而不知猗示以朴也一朝  
按其屬印而詰之置諸法人以為神明其後吏  
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典利除害惟公之所欲

期齋集卷之九

六

咸願為用時比虜入犯遠近震驚軍需旁午應  
給不暇公多方計處凡可以蠲省之者無所不  
至民賴以安見饑寒疾苦若痼瘕乃身冥頑強  
梗之徒悉就檢制冰壺比其清衡鑑合其公而  
高風奇節人人能言之繼之者守其轍則治否  
則怨詈生而不免於顛躓矣此先世傳說以詔  
我後人我邑人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哉東泉聞  
之喜士大夫及父老亦喜徘徊數日而別侍御  
狄君某輩所謂士大夫者也乃託予門人陳主

事南金請予紀之予惟漢朱邑治桐鄉有遺愛死屬其子塋桐鄉謂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果爲立祠歲時祭不絕每挾冊嗟歎甚矣民心之可知也夫苟拂民之情而淫欲以逞民惟恐去之不速且將起而甘心焉令亦以得脫去爲幸惡望其能去而思思而祠之也讀邑之傳可以見公矣公之溧陽其邑之桐鄉乎雖然邑之後無顯人意者邑固逆知之歟使有後如東泉則心源意緒將康濟四海而垂裕萬葉矣若公者又豈邑之所能並哉公名某字某粹菴其別號也江右新昌人

神道碑

中憲大夫鴈峰史公神道碑銘

嘉靖壬寅秋予自南雍奏功于朝事竣南還便道歸展適庠友孫世華帥其師鴈峰史公幼男自上謁予銘其神道碑鴈峰寔予鄉望之有道者銘曷容辭按狀公諱立模字季宋別號鴈峰其先爲漢溧陽侯史崇之後宋太師越國忠定

期齋集卷九

七

期齋集卷九

又七

王浩爲公十世祖越國子彌堅爲大學士傳四世諱公奇公奇生茂可茂可因先世祠墓有在餘姚之梅川鄉祈便祀守廼自鄞徙居邑之半霖寔公高祖也其曾祖諱必通妣祝氏繼張氏祖諱士衡妣李氏考諱本端妣吳氏三世皆有隱德公自齡齒岐嶷不凡乃祖鍾愛之嘗對人曰繼越國亢吾宗者必此孫也甫卅角遂遣師鄉先達讀三禮卽了悟經傳文思汪洋下筆有奇句未弱冠趙提學考居首選補廩膳生聲動士林遠方學禮者咸趨講下正德丁卯科鄉試薦魁列文以昭程式中庚辰會試登楊慎榜進士初選行人兩使藩國秉禮却餽王特加禮優待嘉靖己丑以文學德行選擢兵科給事中公拜官謂今之給事卽古諫議也以言爲職苟少含默則上負天子而下負所學矣遂慷慨連疏以進又奏三途並用以廣人才選擇賢能以重邊郡驅潛住之奸以清畿甸擇武弁之賢以重將帥皆蒙允納然敢言終難久立以是落職



出判通州公至通留心撫字釐革馬政寬卹商  
寵民咸德之擢蘇州府通判權知長洲縣事凡  
可以裕國澤民者悉心理之略無顧忌陞江西  
袁州府同知撫按推掌饒州府事饒號劇郡寇  
盜生發燒造繹騷公至推誠撫葺民用協和嘉  
靖癸巳陞廣東惠州府知府階中憲大夫贊治  
尹惠亦嶺表大郡地濱山海民夷錯處公至以  
忠誠惜恤之心敷為公平愷悌之政凡可興可  
除者一切罷行之其大者如出久繫之囚以清

期齋集卷之九

八

狴獄賑流徙之民以廣圖籍重校學以作士風  
建橋梁以惠徒涉杜侵佔以抑勢豪修建東坡  
白鶴等祠以崇祀典同僚林推府歿于官則捐  
俸治喪歸觀俾不失所在郡五載民夷歸化撫  
按交章獎薦因給由赴京便道展祭先塋忽感  
疾終于正寢人咸惜之蓋公天挺英邁資性純  
良學有委源志存經濟其居家則克敦孝友敬  
祖睦族無間戚疎其居鄉則葺高誼坊以風一  
鄉式虞國墓以表先哲建石閘以興水利鄉人

感之其居官則瑣垣作敢諫之風州郡懋循良  
之績又嘗欲效范希文建祖祠置義田開義學  
以淑族里有志未就而終嗚呼若公者真有道  
之士乎哉公生于成化丁酉十月二十有二日  
卒于嘉靖戊戌九月初五日自上以歲庚子臘  
月甲申扶公柩葬于三溪口箕山之原銘曰  
公昔攀龍朝 帝傍手握珪管敷奏章 帝曰  
俞哉唯汝敷猷謨諧弼熙耿光蹇莫可久諛佞  
慌出典州郡宜惠康揚粵荆楚懋循良樂只君

期齋集卷之九

六

子聲洋洋冀登台輔佐堯唐歸來一夢登仙鄉  
神遊八極恣翱翔天孫風伯相徜徉名留汗簡  
炳馨芳體魄歸藏箕山陽百年徵此穹碑章

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孟川李公神

道碑銘

人言大學士熊峯石公正直不阿慎許可唯談  
及孟川李公便擊節歎賞則其人可知已予心  
竊嚮往之其子爾馨知予敬公久因屬予銘諸  
墓道之石予不能辭乃取狀讀之公諱際可字

公遇孟川其別號也世爲河間故城人厥考漳南侍御公妣吳太宜人侍御君爲襄陵令時生公於官舍公生而岐嶷瓌特神茂業隆舉順天弘治戊午鄉試壬戌舉進士年甫弱冠耳尋丁外艱服闋授禮部主事再丁內艱復除兵部陸員外郎禮部祠祭郎中所至踐職應務聲名籍甚宣城貢梨制也言者欲改保定河間東昌代進之而宣城佐其值既得旨矣公委曲辯論具稿請宗伯毛公覆奏懇懇以祖宗舊法不敢

期齋集卷之九

八

輕變爲言事得已至于今三府民德之浙人張世賢圖註醫書難經脉訣進下禮部時太醫院使判以下極詆之其意恐其藝術之軋已也公閱其書多經驗精究之言因具疏上請得刊布世賢由此得官而其書濟人亦多正德丙子陞福建叅議分守福寧道有歲例銀捌百兩名曰堂食銀不知其所自起公正色拒之且著之冊籍曰毋使後得以踵其弊福城軍糧恒匱乏不給葉元保輩因是作亂公撫諭既平乃求匱乏

之故隨宜設法而儲蓄遂贏人尤賴之戊寅以叅議改河南都指揮陳仁被誣落職公察其冤力爲昭雪得復官仁造冰玉堂於家日夕祝頌焉未幾陞按察副使督理河道黃河本洶湧加以霖雨後諸溝澮皆溢爭流入河河勢益泛濫可懼公相地形卑下處分數支以殺之河得不決歲省工費數萬金偶缺提學公代董學政洛陽庠生盧俊實向以小故被黜公甚憫之命肄業應貢士類咸服嘉靖癸未江北廬鳳災歉特

期齋集卷之九

九

甚民饑餓嗷嗷唯賑濟是望而不肖有司用鑿水煮粥使苦澁不可多食死者益相枕藉於道猶借其虛名任意攘取上命廷臣往覈其事且慎選藩臬之良者與俱而公膺其選至則寘其人於法改飼新粥所活數萬人乙酉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北道大同卒亂戕害巡撫重臣繼巡撫者惴惴不敢往都御史蔡公天祐毅然請行公實憊憊之至則威惠並施叛卒感悔一鎮以安己丑詔改潞州爲潞安府境內青羊

白坡諸僻地皆群盜所據易以爲亂公建白部  
使於其地建平順縣平順守禦千戶所而盜遂  
屏跡孟五臺二縣亢旱民饑無望公設壇祈禱  
甘澍遂降復奏減征稅蠲逋負全活甚衆陞四  
川右布政使公敷歷既久宦情已薄乃三疏乞  
休得請歸田日以讀書談道爲事鄉邦士從游  
者雲集隨材啓迪多所成就從兄陳卒遺孤三  
人公呼其子同業曰傳心今爲太學生曰制心  
今爲邑庠生曰古心亦已成立內外族屬甚繁

期齋集卷之九

十一

公處之情禮曲盡此人所難者配韓氏封安人  
先卒無子次葛氏二子長即爾馨府庠生娶張  
氏次爾培娶孫氏女三一適顏全德一適楊礪  
俱邑庠生一許聘孫若蘭孫男一慎與公生於  
成化壬寅五月十七日卒於嘉靖丁未正月十  
一日享年六十有六卒之夕唯命爾馨講大學  
用之者舒曰用財當如此講中庸和而不流中  
立而不倚曰處人處己當如此復以善繼善述  
勉之言訖而卒平生涵養純正造詣精深於此

槩可見矣所著有義經一助說卦補註獨契集  
續蒙求註尚書周易四書雜義藏於家於乎君  
子成德立行卓然表見於時身沒而名不朽求  
如孟川公者豈易得哉銘曰

於惟孟川天孕奇特髫髻揚芬弱冠顯陟器量  
高雅韻宇弘深望儼山岳譽比璆琳奮迹春曹  
翱翔禮樂載遷司馬品秩衛霍於藩於臬旬宣  
澄清惠流閩洛聲震邊城餓夫奚起法善賑濟  
河患曷寧幾先殺勢行成名立身在功隨淑人

期齋集卷之九

十一

君子邦家之基國寶同歸具瞻斯著云胡翻然  
懸車而去庶幾壽考引領蒼生今不可作感嘆  
誰平爰勒茲銘久而彌曜繫彼後生是則是效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  
公神道碑銘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  
十年而卒既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渠以公蔭  
來判寧波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

而先公神道碑文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厠館僚辱公與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諱宗元者宋季宦南海因家焉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生武節大夫道隆道隆生雷益雷益生日華日華生勢宏勢宏生公之祖用中號亭秋博學篤行爲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領鄉薦就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日始生公公自幼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亭秋奇之每語

期齋集卷之九

十一

之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吾志也六七歲即勤苦力學不間寒暑弘治甲子弱冠魁于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正德壬申養病乞歸杜門十載 聖天子中興以薦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時大禮議興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

萼席文襄公書霍文敏公韜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不得已從公改議未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

期齋集卷之九

十二

春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每遷秩心不自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幾又遣行人蔡鰲起于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即奉勅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 上

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諒賜御札銀幣無筭蓋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公自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上爲下之意尤惓惓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痊否日以起公爲念無何熒惑入斗後三夕公逝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襄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遣中書舍人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不顧利害

期齋集卷之九

十四

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青災自劾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說程子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御賜經書敬一諸箴恭和御製諸詩藏於御書樓公雖位極人臣不忘貧窘自奉殊淡薄倘遇鄉遭荒歉則不惜出穀捐資以賑之先以伯兄弟芷廕中書舍人其約已厚人類如此公兄弟三人伯兄貴科仕至州判官仲兄茂夫領鄉薦弗仕曾

祖勢宏祖用中考遂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羅祖妣杜妣黃與公元配鄒繼室馬贈封皆一品夫人側室黃謝張何子男二人長繁張出今任尚寶司丞次即渠何出女四皆鄒出長適太學生周業興次適郡庠生梁克參次適何方伯鴈峯子銑次適梁方伯瀾石子允肖公卒於甲辰六月七日距生成化乙巳三月二十日壽甫六十嘉靖乙巳十一月乙酉葬於大岡

期齋集卷之九

十五

山之原癸亥崇祀于鄉賢祠嗚呼據公之行實其出處進退明公論扶善類終始一歸於正雖古之名相何以加焉固宜紀列穹碑以昭示無窮也豈惟法制當然已哉銘曰

旣旣方公才稟命世弱冠登朝讀書中秘早厭紛華山林暫憇日居月諸充養益粹 聖皇御極旁招俊良公用薦起乘時激昂首議大禮理直氣昌竟折滄亂正名立綱帝曰休哉焜燿嘉績匪爾納忠朕心曷懌渥命便蕃一朝三錫乃

卿乃相台階峻陟公感殊遇夙夜靡寧佐清四海贊育群生鞠躬盡瘁三疏陳情知進知退帝鑒其誠南海之濱西樵之麓優游十年聖眷攸屬榮感兆災俄然不祿生榮死哀千載竦服

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芝山

呂公神道碑銘

曩歲芝山公棄養公子光洵與本同舉進士甚善因屬本書公大事以表諸墓亦既有年矣本念八世祖自新昌徙餘姚占籍時誤以呂作李

期齋集卷九

六

久不通吉凶之問未知所稱及歲辛酉本丁太夫人憂歸呂氏見太夫人事狀歷叙所自來乃發譜考之有據又本所謂十世祖萬十二府君者祧主在呂祠壁室中蓋壁室藏祧公所創也譜牒既明而主復無恙天開之矣本乃今知公在諸父行癸亥冬本詣新昌拜先人之墓因與族之尊卑長少相序會徘徊久之而後返公雖不可作鄉黨宗族稱說公盛美不置詳哉其爲人也而表中所遺尚多茲光洵輩省公墓謂湫

塾弗宜改塋于黃杜之原公又晉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制得樹碑神道光洵復以銘委本本不敢辭乃叙而銘之公諱世良字中遂別號芝山實四岳太公之裔至宋時有諱億者官大理評事自青徙居新昌爲新昌呂氏始祖本亦由是出焉十傳而爲公高祖九成多善行沒而祀於鄉曾祖存正贈按察司僉事祖樂善處士考謨號魯齋好義樂施郡守南公立石旌其賢今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妣

期齋集卷九

七

趙氏贈夫人公生而穎敏絕倫髫髻亂善屬對客試之其應如響省菴章公於里塾一見奇之以女字焉稍長激昂自負砥厲節槩然不喜舉子業獨喜爲古文詩於書無所不窺尤好讀易每讀一卦輒畫壁間久之圖滿四壁端坐潛玩人莫之測也其學以孝弟爲本動法古禮居魯齋公喪三年哀慕如一日畢喪每遇忌辰時祭必涕泣不已冠昏禮久廢公始命長子光洵行之鄉族翕然效法焉若夫著家範籍墓田皆足以

救衰薄而垂久遠其抑強扶弱調隣睦族等事不可殫書至于今人人能誦之洵舉進士爲御史公屢爲詩勉以盡忠報主歲庚戌比虜犯畿甸洵方視京營公詒書戒曰時事多難正當以身許國勿懷內顧以故洵在臺中赫然爲名御史海內想望其風采公之教也公嘗關別野芝山之陽與客引滿歌詠徜徉其間作採芝曲數首其一曰我愛商山叟恬澹脫塵機靈芝生榻下九葉光離離空谷罕人跡自得天風吹子房

期齋集卷九

六

售奇術蒲輪向西馳回顧商顏下丹水空瀰瀰其寄興深遠如此公既以光洵貴封御史顯矣然恒自稱曰芝山山人人亦不知其爲封君也所著有芝山集大司空南坦劉公爲序公生于成化己亥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甲寅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六配章氏孝慈賢嫗又博通書史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光洵今爲南京工部尚書娶趙氏封夫人光演歲貢生娶兵部左侍郎俞欽孫女光泌光祿寺署丞娶國子監助

教潘溥孫女皆章出光瀧太學生側出娶光祿寺署丞俞振鳴孫女孫男四鳴太庠生娶縣學生何允恭女應岳庠生娶都給事中俞朝妥孫女應岩以光洵蔭爲太學生孫女六長修適廣西布政司叅議俞則全子綰次琅適叅議弟俞否顯子慶禧次侶許聘兵部尚書何鑑曾孫九萬其三尚幼曾孫亨聘舉人俞應星女曾孫女慕丁卯冬十二月某日寔公改葬之期也於乎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期齋集卷九

九

公有其德有其才而又得其壽亦足以自見於世矣天錫多祉既大顯于冢胤諸子諸孫又當世濟其美則流澤深長而令聞廣遠此所謂不朽者耶銘曰

矯矯芝翁諸父之特資稟璫奇性成正直入孝出弟誦詩讀易尊祖議桃創室于壁言出人欽禮行世則典寄咏歌情盤泉石采采靈芝曠然自適誕生冢嗣高才碩德躋位六卿蜚譽九域服公之訓竭忠盡職公食其報龍章三錫子孫



繩繩益衍其澤福備壽康考終大耋黃杜之原  
佳哉兆宅暨章夫人于茲合璧歷千萬年過者  
必式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瑞石江公神道碑

銘

工部右侍郎贈尚書江公塋于僊芝嶺之原有  
年矣茲其子廣西按察司督學僉事圻持吏部  
左侍郎茅公瓚昔所著狀來請予銘諸隧首之  
碑予知公最深而圻又予所取士義不敢辭江

期齋集卷之九

廿一

氏出自伯益季子玄仲封於江因以爲姓其後  
族屬繁衍散處海內至宋有某者自汴扈蹕南  
渡遂家于杭之仁和代有顯人入國朝累世  
貴盛始大著公諱曉字景熙別號瑞石曾祖諱  
通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曾祖妣陳氏贈孺人  
祖諱玘景泰辛未進士由禮科給事中歷官山  
東布政司右叅政累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祖妣陸氏封太淑人加贈淑人考諱瀾成化戊  
戌進士由翰林庶吉士編修學士歷官南京禮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昭加贈資德大夫妣  
王氏封太夫人加贈夫人成化壬寅文昭公暨  
太夫人北上三月二十一日生公於臨清舟中  
公自幼德器純粹而穎悟絕倫十歲讀書著文  
多驚人語治春秋三傳一經文昭公指示無不  
通解外祖退菴王公尤奇之卅角時聲譽藹鬱  
屈折輩行弘治辛酉甫弱冠中浙江鄉試第十  
人明年卒業北雍謝文肅公爲大司成深見器  
重每較藝輒居首公經學既精而又博綜羣籍

期齋集卷之九

廿一

正德戊辰中會試第四人主考王文恪公梁文  
康公一見稱之曰兩脚書厨也廷試二甲第六  
人諸老謂宜在詞林公以文昭公在南京乞便  
定省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已巳丁文昭公  
憂歸讀禮之暇惟不拒四方士執經來從者若  
余方伯鉞商侍御承學秦侍御武多顯名於時  
而弟暉日夕侍左右其學早成繼魁禮闈別無  
師授實公造就力也辛未復除兵部武選司主  
事武選事例浩繁吏得因緣爲奸公編定條例

又查天下衛所貼黃以各官品秩姓氏功次畧節類寫總冊凡襲替即按冊處之弊盡革嘗勸勦殺流賊功權勢人無一得冒者人以爲難矣酉春遇恩例授勅命進階承德郎乙亥考滿陞職方司員外郎分莅前司專理解發軍伍則審遣必速而收補有限仍刊條格人給一紙以祛宿弊時稱便焉大司馬王恭襄公甚重公適達賊入白洋口運謀防禦賴公居多虜退欽賜彩幣一襲丁丑陞車駕司署郎中尋以考滿實

期齋集卷之九

廿三

授武舉充收掌試卷官時武廟巡幸傳旨起關無間晝夜公日宿於公凡違例者率不與仍定例則題允太僕議處馬政事宜公爲條奏俱着爲令是冬奏乞歸省已卯北上調吏部稽勲司郎中尋以考滿奉誥命進階奉政大夫庚辰會試充同考試官部中同僚多飭威儀而公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冢宰咨及必直言又有候選百餘人言稱稽勲公而恕考功私而刻者冢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

嘉靖癸未考功轉文選郎中遂出公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論甚不平公欣然赴任惟以盡職爲念乃嚴檢刷立條格勤比較凡可以刻吏弊而蠲民瘼者無所不至每出行部卷笥必露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所謂廉善廉能者非耶先是藩祿多偏給貧者苦之公議按季均支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追侵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及督運至京懲前攬納之弊乃議召商上納隨時估

期齋集卷之九

廿三

值積出附餘輸官至今爲法撫臺王公特疏薦公賜彩幣羊酒乙酉充鄉試提調官丁亥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署篆者久之公見百務廢弛公私俱病用是建議如平法則以革羨餘公支給以杜請託照戶則以均徵派覈歲支以足經費處監課以紆國計速報災以議除豁等事撫臺常公道素重公即次第施行之上一時改觀詳見旬宣雜稿戊子又提調鄉試歲復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公極力安輯賑濟全

者以萬計公時寅出戌歸刺裁繁錯累年勘合計日完報巡臺穆公喜曰如此幹理而山西安有廢事乎各司事皆屬公稽覈矣是冬入覲公於合屬賢否鑒別素精酌定考語無一枉漏吏部考察悉如所擬時公聲望益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久不遷庚寅春歷三年乃陞應天府尹凡道經屬邑民必焚香頌恩德比至應天勵精如前而法制加備申防禁減宴會清案牘勤謙課農桑平收支革羨餘省浮費雖

期齋集卷之九

廿四

處高位治帝鄉即在外省不是過也復條陳職掌十事一革庶人婚喪需索一革庶人私用物件一革工部冒投匠役仍當民差一革各坊冒籍內官家人派補絕戶一查內府檯運扛夫驗扛差撥一查內府土工人戶量減編僉一查巾帽局洗櫃夫通行禁革一查鮐魚廠供應夫革免科派一查析薪司運柴夫革免部總一查巾帽局小下程盡行減革奉旨俱允行尋奉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撫臺毛公思義以公積貯有法

上聞奉溫旨有體國爲民之褒歲辛卯復值試爲提調官公凡三領提調每因舊法出新意區畫防範極爲周密試錄所刊文義多出公手筆士林至今傳誦焉是冬再入覲尋以太夫人憂歸甲午復除應天府尹乙未春值旱災竭誠祈禱雨澤隨降又督有司捕蝗蝗盡滅是春頗收至秋復旱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行賑全活亦數十萬人初公之在郎署也縉紳皆以清望重公及歷藩輔乃精練民事動

期齋集卷之九

廿五

爲百千年規誠可以利當時澤後世故每歲所遇撫臺如常公道王公應鵬張公翰陳公軾侯公位巡臺如孫公漳鄧公顯麒杜公民表張公英高公世彥張公袞沈公松王公朝用王公獻蔣公賜穆公相趙公鏗虞公守虞傳公燭劉公謙亨皆交章上薦極其褒美載在國史更僕言之未可終也公既屢經薦剡始受簡知丙申夏陞工部右侍郎蒙恩蔭子圻入冑監時大工方興公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公

曰濫費孰若節用之爲寬民也今夫匠冗食工  
物價低昂不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  
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稱餼盡裁內監所估且  
防檢嚴肅凡京師富室名攬頭者無敢至門雖  
多循衆情而國用不耗是年皇史宬完賜金幣  
及御製記廟工完陞俸二級賜金幣有加丁酉  
二月重給誥命祖父皆加贈陞級舊制祖父官  
高於子及品級同者不得加贈其已受誥命者不  
再給此蓋殊恩也戊戌慈寧宮完加廕一子入

期齋集卷之九

其

監奉先殿完加二品服色其他慶賀扈從錫賚  
駢蕃無算人始知公爲 上所嚮用云己亥正  
月 上將巡承天欽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  
既有旨令公先往巡視督理時公已具疏同尚  
書蔣公瑞極陳南巡所繫之重欲留 聖駕不  
得乃陛辭出京比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寓慶都  
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行公第  
曜在祠部令吏馳報公隨照新定程次行巡撫  
都御史陸鈞巡按御史胡守中作速營辦以須

駐蹕已則兼程先詣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治  
費具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先  
圖委罪于公乃叅稱捏咨稽誤等語中批回話  
公行至南陽始接本部咨叅本抄呈與欽定程  
次同至公始知守中之誣及認罪疏上遂下詔  
獄鎮撫孫綱與守中素善畧不爲辯照原叅覆  
奏送刑部問擬還職奉旨爲民公念家屬復間  
道之京沿途士民相訝曰是前日巡視公也爭  
具肩輿送之蓋公奉命而南也恐扈駕者衆有

期齋集卷之九

廿七

司供億不支自備乾餼所過止受廩米三升故  
民感激若此公既歸角巾野服日以書史自適  
闔門省愆而已凡過訪者就於家庭再拜答之  
未嘗往謝辛丑冬胡守中孫綱各以罪論棄市  
士林稱快焉自公負誣言官雖忿忿不平然守  
中在位未敢顯言薦之至是撫臺涪州夏公榮  
昌喻公安福歐陽公巡臺滄州王公侯官舒公  
銅梁高公華陰楊公藩伯莆田林公皆累疏薦  
揚大抵謂其德學才望忠誠節操真足以繫朝

廷之重輕所宜亟用乙巳七月奉 詔復冠帶  
戊申吏部以原任卿佐公等八人起用雖未奉  
俞旨而朝議翕然以爲善類彙征矣是後巡臺  
蒲州裴公孟津李公候官王公莆田林公薦公  
無虛歲亦不果用癸丑春感疾十一月疾增劇  
初七日適冬至當廟祀猶命子圻夙備不意戊  
時奄忽逝矣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傷哉公卒十  
三年而 穆宗即位用臺諫言贈公尚書祭葬  
悉如制公配沈氏封宜人贈淑人同邑少司寇

期齋集卷九

六

省齋公女先公三十年卒繼鄭氏封淑人京城  
都運類鶩公女近以圻南京刑部郎中考滿俱  
加贈夫人男一即圻中順天丙午鄉試第二人  
戊辰進士爲今官女一適雲南尋甸知府會稽  
董思近俱沈夫人出孫男一鐸中浙江庚午鄉  
試第九人孫女二一適孫之奇一適沈庶俱府  
學生曾孫男二世卿世詹曾孫女一公之未卒  
也督學桐城阮公因郡守申鄉飲禮批云江先  
生瑞石乃今日中流砥柱也其議歲時存問禮

既卒自縉紳士以至市井輿隸之屬罔不嗟悼  
甫踰旬諸庠士請祀公鄉賢祠阮公隨行有司  
奉迎神位秩祀撫臺太倉王公特疏以請卹典  
事下禮部今竟如所請亦足以徵公道昭明而  
公論有定云於乎公束髮登朝數十年敷歷中  
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歸然爲士林所  
推人人能知之若夫至性孝友事父母生養沒  
哀情逾於禮兄暉弟暉卒無嗣俱爲悉力襄事  
撫教其繼子與祠部弟友愛特至以其子塏承

期齋集卷九

九

已廕白首怡怡養寡妹并甥女于家不念同年  
舊惡而曲免其子監生之罪至事干公門則絕  
口不談不經營生計不增置屋室儉素無異寒  
士藩臬欲毀寺爲文昭公建專祠力辭之聲色  
貨利之事一毫不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  
獻鄉郡沿革與夫稗官野史地里醫方罔不旁  
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錄十卷  
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即求古人中不多見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舍其公誰哉銘曰

江公蜚英挺特挾藝射科弱冠如拾擢魁  
春榜陳策 帝階名動海宇籍通金闕筮仕夏  
官剋弊敵愾旋調天曹超脫俗態上下交與正  
直無私同官所忌出叅藩司自東自西旬宣容  
保歲月久淹乃陟京兆至于考績晉少司空抑  
權省費勞神大工 天子嘉之廕子增祿佇正  
六卿以膺寵渥橫罹奸惡中以禍機是非顛倒  
抱枉而歸天日鑒之報應甚邇曾未幾時二惡  
棄市公亦何憾身退名高交騰薦剋方伊比臯  
逍遙林泉朝夕書史一疾忽臻竟虛召起 聖  
君御極首問遺賢追贈卹典於公獨全令子文  
孫世濟厥美其生有涯其榮無已節彼芝嶺歸  
然佳城勒詞碑石萬載攸寧

不期齋集卷九

三

傾動一時人亦爭嚮往之由是致身青雲奚難  
而乃屢試春官不偶歲庚子來卒業南雍予時  
爲司業特進而慰之蛟龍非池中物第懋修以  
俟時耳明年果登進士高第予聞喜之不限也  
未幾而君之凶問又至矣傷哉天乎何成君之  
難而奪君之易也言念疇昔其能已於言耶傳  
有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自古青雲之  
士豈盡施於世哉而或者期之以公輔許之以  
王佐人皆信之後世莫疑焉何則挺拔之質知  
明堂之材瑰奇之姿信歲寒之節固有未試而  
可知者矣是故居視其所不取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者必大丈夫也士平居論議動稱周  
孔而其定交也出肺腑矢天日若可終身苟非  
其人臨利之可欲未有不動於中者間有不動  
於利見其害而不避焉者未之有也况望能捐  
身家之圖以急友人之難至於危困而不悔焉  
者乎君伯父錡將死以子澡方孱懦乃舉數千  
金并其子託君君力任之卒使澡得以成立而

不期齋集卷九

三

後授以遺資毫髮無負焉君之與潘太史者友也邂逅相信非有生平骨肉之歡也其業儒其居城市非如古任俠之徒及山林幽隱之區也一旦義氣重於然諾死生定於俄頃雖漢孔北海又何以加焉然歷顛沛流離非惟自免併脫其父子於難凡此在古人所甚難者所謂不動於利不怵於害古稱大丈夫者非耶使天假以年則其激昂之志純潔之操凜烈之節上有裨於朝廷下有益於生民施諸當時而聲稱後世

期齋集卷之九

三

者何可勝言而乃僅取一第未及少試以死果天不與邪將人不幸耶人有言長筭屈于短晷遠跡頓于促路傷哉君諱滂字子雨別號澹山其先燕人九世祖宣詔仕于元官浙右丞始遷於秀之鹽官云考鴻洲公諱欽娶金氏繼娶周氏實生君暨二弟渙深君生有異質童稚日誦數百言甫出試即為督學萬公五溪秀守徐公白泉賞鑒聲名籍甚弱冠領鄉薦辛丑舉進士君生正德丙寅八月二十日卒於嘉靖辛丑八

月初一日享年三十有六配某氏子一崇儉於乎才高而遇晚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於乎澹山即予所表亦足以傳之不朽矣若夫孝友之行家世之詳則備載於閔學士誌予不復言

懷石徐公墓表

予惟人子抱終天之痛親往而不返也然亦有死而不亡者其顯親之謂乎是以記稱幸哉有子則人子所恃以自慰者莫如繼志述事立身

期齋集卷之九

三

行道使天下知其為某之子其次叙述先人盛德懿行託之金石垂千萬年身亡而名存今予於徐季子以獻見之矣以獻自述厥考懷石公行實屬予曰不肖孤受二親督教克底於成忝竊科第獲沾升斗之祿而欲養不逮痛何可言惟是不朽之圖以報先人先人辱知於先生最久願一言表諸墓前之石予受而讀之事備而核文而不侈皆著聞於通邑人者也以之顯刻固足以傳何俟於予言哉而以獻之請益勤豈



以子嘗備史職而平生愚直可取信於將來耶  
子不敢辭公諱允恭字子安懷石其別號也唐  
宋以來世系遷徙之詳具載墓誌中公之考石  
東公諱守誠者以進士起家至山東左叅議配  
封安人陸氏久無出因納夏千戶女爲側室石  
東公以父喪廬墓有甘露降于松虎常繞墓行  
人以爲孝感所致服闋毋太安人忽夢神人抱  
嬰兒謂曰爾子孝以此賜之已而夏氏果生公  
公生而瓌奇稍長穎悟絕倫石東公喜曰得之

期齋集卷之九

五

雖晚必當遂到以繼吾志不幸甫十歲而石東  
公卒公哀號擗踊過於成人年十四檢遺篋得  
父山東有疾時家書言志欲立祖祠建置義田  
義學等事公持書感泣者數日曰我不讀書成  
名焉能繼志遂奮勵向學就傳居宿于外親族  
惡子利其有謀殺之幸禍機早覺獲免乃閉戶  
深居日夜讀博綜羣籍探索玄奧學業頗大進  
踰時弛備竟爲向謀者夜擊中額幾死遂杜門  
不出者數年至丙戌得子始出校藝於有司戊

子補邑庠生又講學於王陽明先生門聲譽籍  
籍起尚書簡菴陳公侍郎朮山嚴公東橋楊公  
秋山顧公都憲方岡胡公咸器重之羨石東公  
有子矣辛卯督學白泉汪公試而奇之又察知  
有賢行特加獎賞自是庚子癸卯督學每試必  
在高等獨屢不利於場屋公乃歎曰出處遇合  
繫於天力行孝弟仁義之事存乎我亦惟盡其  
在我者而已夫庸詎知力有不足而勢或不能  
乎於是謂先志莫重於立祖祠以聯族屬乃議

期齋集卷之九

五

積墓田之息免待婚之費爲之不意族人多侵  
負者紀幾廢公代負者悉償之轉付族善賈者  
經營生息焉不二年而賈與貨俱沒于海公又  
賣田代償如數乃屬六房分任之卒至今生息  
數百金置公田而建祠豐祀有賴矣竭力以事  
二母定省之禮甘旨之奉未嘗一日闕即一出  
言一舉足不敢忘亦不遠遊其後欲刻石東公  
集而多所散逸不得已遍歷兩浙三吳訪石東  
公同年同志如楊公子器秦公金杭公准得簡

書詞翰若干篇悲喜交至更爲杭公所縫繆忽  
心動至辭餞席中賦詩有獨憐遊子悲親遠之  
句杭爲改悲作思公起謝曰方寸亂矣日夜馳  
歸及門而母陸安人病革不語矣顧公點首者  
三目遂瞑公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殮  
葬皆以禮及廬墓側忽風折栢一枝公泣曰不  
孝子不能保其墓木植枝于土閱月而榮此尤  
奇事也人名之曰瑞栢乙未夏孺人漸衰一日  
忽昏暈流沫遺屎延醫視之曰脉已無生理如

新齊集卷九

孝

糞臭或可治公嘗之苦而不臭心驚足躍設香  
燭中庭叩天願以身十年易母一年壽仰見三  
星光徑尺列于屋脊公喜取筴祝曰許一年得  
聖筴一擲得聖筴再擲一覆一側須臾亦覆左  
右觀者咸曰是許一年半矣孺人大汗乃甦竟  
成風痺公晝夜扶持愛日如年度不可久倩繪  
工傳其像屢不肖公嚙指滴血和硃粉付工一  
寫儼然工異之曰此如神助已而如期果病作  
不救公哀慟數至殞絕目淚血損明孝行聞於

郡伯篤齋湯公手書繼孝扁以贈且延致郡齋  
究理學詢民風商確經世之務湯公貧欲助之  
公辭曰以明公之恩使某爲清白吏子孫爲助  
多矣湯公益賢之公性剛行高不可殫舉如庚  
子赴省試假館民居忽有少婦麗飾進酒脯公  
急趨避至夜分婦直撫其床公怒叱之呼僕舉  
燭大書壁云天地鬼神昭鑒其後當道議加賦  
海地公以民困已極挺身赴京陳奏有嫠婦富  
於財察公賢多方求嫁公曰吾誓不再娶峻却

新齊集卷九

孝

之此二事雖古之烈丈夫何加焉公於義事必  
爭先爲倡軍門議僉鄉兵各自爲備公爲長設  
險用奇鄉族老稚婦女已先乘舟而去及賊至  
輒挫衄不能犯一鄉倚公爲長城焉時有海商  
避賊顧爲邀功者所殺公稱其冤至泣下殺商  
者卒抵罪公以上林湖邊豪民墾爲田大壞水  
利爲民田若干頃害擬厚築土塘固水閘時其  
啓閉請于官立石以示規約適辛酉季子舉於  
鄉乃銳意爲之而有力者或賄或諧數年竟不

成公抱憤憤又將赴京陳奏而乙丑季子又舉進士鄉親力勸沮之乃止是年以所得坊牌銀一半易粟分給族衆及鄉人貧者相傳以爲美談公年漸高而季子且顯凡志所欲爲皆有望於季子季子爲莆令至武林促其赴任服官一日可以澤民臨別惟以保民如赤子爲勗家居又緝循良數事寄之大率言勵清節鋤強暴保善良剔積弊興永利以不負朝廷命官之意季子抵任來迎養公往不接外客居三月公作忠

明倫彙編

卷九

孝勤儉四說懸於堂而歸歸過錢塘有倉官無辜繫獄久之得脫流落不能還鄉公稱貸數金贈之倉官感泣求姓名弗得而去其好義不好名類如此季子治莆三年賢能著聞海內即臺諫擢爲晚乃擢東昌郡貳守公顧喜曰有司澤易及民耳已巳公年七十戒子孫勿慶吾衰矣可及時治後事若義田義學合族復湖等事吾子能畢之一日偕親友午飯忽合眼不語色少變二子亟前啓視扶我就床扶及席而卒配周

氏孺人縣令石南公旋之女也少公一歲聰慧過人通曉孝經內則諸書尤精於女紅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得公既歸而孝敬勤儉之德雅與公合初婚一月見公體頗弱慮不能卒業請別飾一室而早晚勸相意靡所不至公養親太豐孺人計資不勝費矣繼乃過爲節損自甘麤糲躬織紉每至夜分量所出入而盈縮之養二姑豐逾其昔口體志意俱適及居二喪尤致手哀治殯殮事無不誠恪他如蒸嘗之饋必潔以

明倫彙編

卷九

虔賓客之供必精以腆公未嘗有內顧焉且長於料事公平生不疑人欺有以事白者孺人私聽之俟公入謂曰某也信某也許果無遁情公有難處事謀於孺人裁決允當人咸以女中丈夫稱之性謝奢華衣不錦綺而簪珥無珠玉即有悉售之以濟貧教子若女舉孝弟勤儉事訓之起卧不置他日事舅姑及夫毋忘吾言也待內外大小皆有法式御童僕使婢皆有恩愛與公數十年相敬如賓而寬嚴豐約罔不相濟焉

孺人有全德而不壽公私謚之曰純正是以孺人先公若干年而卒也公誓不繼今公亦卒可以相見於地下無愧矣公生於弘治庚申十月十七日卒於隆慶己巳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孺人生於弘治辛酉正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壬寅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二子男三長執器娶宓氏次執藝娶陳氏次執策乙丑進士東昌府同知守制娶岑氏女二長適方岡公孫胡謩次適丁舜用孫男七俱幼孫女三孺

期齋集卷之十

四

人先卜葬于蔡縣聖井山後以公合焉於乎古稱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有一焉足以不朽公之孝弟篤於家行義孚於鄉可謂盛德君子也汲汲然欲繼父之志死而後已如立祠復湖等事皆功見言信三者備矣所少者高才博學而次第尚有欲為而未遂今於季子咸發之然則公之名當敵天壤何疑况以獻名位日崇褒封荐至所以顯揚之者又可量乎予故據而書之以為後世為父為母者勸豈特慰以獻永慕已哉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登鑒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斯水李時成校梓

墓碑

宋兩浙節度使封英國謚定夏公墓碑

夏后氏之後以國得姓為夏氏在吾郡稱鼎甲予忝夏氏壻嘗從夏氏諸君問曰君等固華胄遙遙數千年瓜瓞綿衍遍天下居吾姚者奚自

期齋集卷之十

十一

諸君曰夏氏有譜自禹以降百代昭穆一覽可知其近而詳者宋晉陵尉與而下魏國公待制承皓鄭國公文莊疎直學士安國子監博士伯孫宋所賜墨勅具存此皆居大梁者也承皓六世孫英公為兩浙節度使賜第上虞蔡林其後子梗呂徙餘姚鳳亭壁贅餘姚聞人氏圭玦仍居蔡林餘上之有夏氏自英公始也英公卒于紹興十六年謚定詔遣進士劉清之營葬事見蔡林地有鳳凰飛止之狀遂於胃臆間肇建塋

域公與夫人合塋焉縱橫計地四畝三角二十五步祠堂路一帶西至河喪路一帶直至東南河各闊八尺朝廷追念其功故規制恢宏若此凡遇節旦子孫咸集拜祭如儀其後進士夢龍又修復時思菴佳城鬱鬱數百載巋然云至國初城歷海所將公之墓碣碑亭及墻垣砌石盡取去而墓地規制大損矣十四世孫御史大有十五世孫給事中時十六世孫靖金鑑等凡登科甲者宦歸者必展謁墓下然墓與菴尚無恙

明倫彙編

卷之十

也夫何子孫之貧者多棲止其菴而當時有跋女贅婿朱某者亦家焉弘治正德間又屢遭海潮漲沙平墓祀禮因以廢闕久之子孫及朱氏生齒衆繁拓爲居室不覺日侵月削而公之墓不可識矣嘉靖間十七世孫濬漣入覲淳惟寧會試聚京師語及祖墓事未嘗不歎歎太息曰爲人子孫而不祖是念祖墓至爲逆裔惡隣侵沒而不思所以修復非夫也想公之所素聞耳諸君言訖而忿恨見於顏色予曰是惡可已哉

予聞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壘樵蘇有刑猶在異世他人且然况胤祚隆顯如諸君者乎今餘上之間無慮數千輩按譜據地盡撤而復之何難於是諸君亦躍然喜有十八世孫爵八者發其端上虞則文奎季雍等餘姚則思承思堯等力舉修復事時十九世孫刑部員外郎道南適以使歸集族中父老若干人呼召群逆而稽首請罪不暇即日增土封墓告縣給帖責付家長看守而二邑之子孫歲時伏臘拜掃不異

明倫彙編

卷之十

於曩昔矣夏氏諸君因屬予記之英公諱榮字子顯號全歸居士別號遜菴少習儒業尤邃於左氏春秋又善騎射宣和間宋江作亂張叔夜募智勇之士公應募試以謀策大奇之累立戰功授秉義郎靖康間金兵入汴大元帥康王問計稱旨遣就宗朝與金人戰敗之遷武經郎建炎間從張俊敗走苗劉遷武經大夫後金將兀朮入寇臨安公扈蹕東駐明州與兀朮步將阿里蒲盧渾戰于高橋身被五十餘槍忠憤激烈

大呼而進士卒咸爲感奮殺敗金兵陞兩浙節度使遂令守越封英國公未幾公稱疾辭老乃居上虞賜第娶姚氏贈靖郡夫人生子梗呂圭呂官至通直郎側室盧氏生子玦璧玦以恩補浙東府幕於平尊本敬始原出人心去逆效順天之所助是舉也豈特英公之遺芳餘烈千祀彌光而夏氏子孫可謂崇孝也夫可謂濟美也夫

墓表

禮部辦事進士澹山費君墓表

澹山費君之卒也幾十年矣其子崇儉持潘太史所爲狀請予表其墓予讀而傷之予與君同薦于有司君年獨少風流俊雅摛文揆藻蔚然

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督學副使東里邵公暨配恭人合塋墓誌銘

吾邑以德行文學表見於時躋穹齡而裕後昆者東里邵公其一焉乙巳秋本視篆留院便道歸謁公公尚能儼然周旋爲本道親故不倦本謂公其長生者乎不意別未幾而公仙逝矣老成云亡後生安仰豈惟我親故者之傷士類莫不嗟歎云公之孫六合令漳以本能知公請銘

期齋集卷十

五

諸公之墓本不敢辭乃序而銘之公諱蕃字文盛世家吾姚東南隅族屬繁衍先後多顯達人不能具載父驪毋韓氏公生而魁梧偉特有奇氣學步語時迥然不羣兒同三歲失怙知悲哀事繼母潘氏能竭力孝道六七歲便日抱墳籍依以爲學過目輒成誦是以學無所不通尤深於禮經年十二爲舉子業通三場聲名籍籍以起老師宿儒莫能與校得失年十五督學張公試諸生首取公入邑庠自是每試必居首無能

易之者成化癸卯以禮經舉於鄉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建平縣建平要而蔽民其凋瘵且訐訟滋蔓吏緣以爲奸號理公至早作夜思務求安輯之道乃清以律品公以御物惟茲有利罔不與惟茲有害罔不除不瘼悉蠲羣情大洽六年而政績顯著薦剡交上皆曰江南治行第一光祿馬公去思碑記頗詳也弘治癸丑年行取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益秉義奮忠毅然有澄清之志矣於是巡醴長蘆則貞肅憲度搜剔

不期齋集卷十

六

蠹弊言利歸於國商稱其便者莫加焉於是督學北畿則嚴立規條崇文興行言公明兼至科第得人者莫加焉戊午年丁父憂辛酉年起復補四川道是年又丁繼母憂甲子年起復補廣東道乙丑年監會試所在踐職綜務厥猷融茂丁卯年陞陝西督學副使表正化導如在北畿時查革民人冒名援例生員他邑補廩皆不避權貴爲之逆瑾與平人絕不與見銜之戊辰年吏部推公擢四川左叅政瑾從是疏中令致仕

瑾被誅而臺諫交章薦公如巡按御史劉公天和都給事中張瓚皆以公抗奸去國志烈秋霜矣宜亟叙秩時楊公一清爲冢宰以公代已督學時頗更其事謂形吾失也衆踰竟寢不復起士論惜之公蓬戶簞門蔬食飲水數十年終日危坐一室間讀書談道之外一毫不與焉知與不知者莫不嚮往之郡伯張公敦請至郡爲鄉飲大賓時年耄矣八邑之人多來觀者雖麟鳳之瑞不是過也其仇之沮之者何在哉公孫漳

不期齋集卷十

七

高才雅望足趾公美嘉靖癸卯以禮經魁於鄉明年甲辰登進士第知六合政譽赫然皆如公其遠到更不可量公得親見其後之賢若此天之報公者又豈不多耶公生於景泰癸酉六月十一日卒於嘉靖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三歲兩奉詔進階中憲大夫配陳氏贈恭人方伯陳公雲鵬之女陳公愛其女必得奇才歸之所見士無有當其意者聞公名願得一相見試以論策數篇公援筆立就造語構思皆精



妙驚人陳公踴躍而笑曰其吾女之幸乎遂嬪于公恭人婉嫕貞淑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公未遇時嘗躬紡織親井曰不自知爲方伯女俾公專心於學不以家務累事繼姑潘氏孝敬兼至公一妹二弟皆潘出撫恤優厚尤得舅姑歡心公既顯恭人操持儉約如昔綺繡珍麗之服終其身不復用每見公清介淡薄不特中心欣然必舉以勗諸子真可謂婉美合德者矣恭人生於景泰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

期齋集卷十一

十一

卒於正德癸酉七月初十日享年五十八歲生男三長時健南京中城副兵馬娶方伯王公女次時順山東臨淄縣知縣娶蕭山憲長來公女次時宜生員娶郡伯陳公女女二長適方伯華公子文次適太傅謝文正公子豆孫濰生員濰時健子漳時順子潢濞生員時宜子濰子夢陽漳子夢桂夢蘭夢松潢子夢龍皆其曾孫云恭人先塋于馮村山之陽今年某月某日將奉公柩啓壙合葬焉銘曰

喬嶽東峙大江西來融結網緼奇特胚胎飛騰天衢涵泳聖涯屢握憲綱再振文教抗奸忤權守節善道肥遯林泉優游耄耋淑哉恭人婉美于公行隆四德賢著九宗顯榮有赫流慶無窮我我馮村天啓佳域式歸其全蘊此雙壁我銘諸幽以至千億

太醫院院判思惠張君墓誌銘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封太醫院院判思惠張公卒其子院判承宗持刑部主事徐君履

期齋集卷十一

十一

祥所爲狀泣請于予曰承宗竊祿于朝荏苒十餘年家君耄耄在堂不能一日養中宵耿耿五內如焚然每得家君報必云起居無恙汝第盡心職事以報國恩無以我爲念承宗方圖歸省謂猶得竭力焉不意未幾而家君棄背之訃至承宗竟抱終天之恨矣茲奔歸幸若先生一言銘諸墓以發揚我家君之休不肖之罪惡庶其少逭乎予自初官翰林即辱知于院判君義不可辭諾之按狀公諱世華字君美思惠其別號

也其先爲汴人宋南渡時有彥者以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擁兵衛吳遂家焉三傳至端禮始以醫名世有明哲承而述之應元爲海道萬戶府官醫提領良佑爲嘉興路嘉興縣官醫提領逮元善進爲保冲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官醫提舉傳至國朝名縉者其業尤著周文襄丞稱之誌其墓是謂公之曾祖祖順父濟毋龔氏生公公生而聰敏超特自少銳志于儒涉獵經史皆通其大義既而怙恃蚤失家道中衰乃幡

斯齋集卷之十

然曰心存愛物醫儒一道也復修世業遂能盡盧扁之術所試輒有奇效名籍籍聞三吳時負病及門求療者日如市正德間吳大疫公移藥囊于通衢隨請而應全活數千人吳有富室子病痿三年諸醫束手不治公曰此病在瘍也急以五毒之劑攻之即起矣已而果然其人酬之百金公笑而却之吾何利哉姑驗所見耳他如此類者不可殫述著醫家名言若干卷將傳于世公性度閒雅器局弘大見人之善雖小必稱

見人之惡雖大必掩居一室麤衣糲食冲然自適至於紛華聲利澹如也其平生無情容持家勤儉俾內外咸事事罔怠訓子孫必身以孝敬先之諄諄敘述祖德曰保冲大夫以來議祀典欲援孔廟從祀例以報古先哲濟天下之天扎者感孔明寧靜致遠之說揭於室嘗就徵從使西南諸國軍士行道病者無不全救不受謝此皆不徒以藝術足稱而已凡我子孫其知源流之深長必無忘於先人公仲子承宗能傳公之

斯齋集卷之十

業以保御勞擢至太醫院院判供事聖濟殿乙巳歲封公如其官公益韜晦不言時事不涉公庭日與二三耆舊徜徉于穹窿震澤之間躋耄耄耄而被顯榮人以爲厚德所致云今乃無疾考終福亦備矣距生成化四年八月初四日享年八十有三配陳氏繼娶凌氏子男三長承祖府學生爲守惠伯後次即承宗次承仁冠帶醫士女一適歸倖孫男二學易順天府學生娶大理寺副劉璋女蚤夭學書娶湖廣叅議吳子孝女

院判君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厝于吳山  
啓其配陳孺人兆而合葬焉孺人先公卒五十  
三年矣其懿德至今傳里中雖弗及偕老亦以  
子貴榮膺封典公與之同歸禮也於乎如徐君  
言則天之生公也授以濟人之道弘以裕後之  
德豈非三吳巍然偉人耶名可不朽宜銘銘曰  
三吳蘊醇產茲仁人適祖迪胤德厚術神顯榮  
壽考葆光還真吳山矗矗佳城岫岫爰及厥配  
至於萬春

太僕寺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贈少傅諡文隱張公墓誌銘

龍湖先生張公之卒也將歸葬于楚公壻順天  
府治中彭宣持中允尹君崇基所著狀請予銘  
諸墓石本惟曩歲公與本竝命預機務入朝趨  
直夙夜從公之後公不以本之鄙劣意氣相期  
道誼相勗曰必無負我 聖天子簡拔之恩以  
故二年間相顧笑語莫逆於心也本於公不可  
謂不知則執筆之役安敢以不能辭哉於乎公

間世挺生感會風雲自以天下爲己任人亦顯  
顯望公必有以見於天下而今竟已矣悲夫公  
病革本往視之公曰吾之不起關諸天意也相  
與歎歎者久之夫天生英雄豪傑之才將爲天  
下蒼生造福必使其享遐齡究蘊蓄以久於其  
位乃濟今若是焉胡爲乎生而胡爲乎奪哉斯  
其可恠也已本每念及此淚輒潸潸下凡數月  
不能措一詞茲宣促之甚急勉取狀而述之按  
狀公諱治字文邦湖廣長沙茶陵州人也其先

世蓋出於江右永新永新諸族張最鉅凡顯科  
名升士籍者繇宋迄今不乏絕宋亡有履翁者  
舉家族數千人從文信公起義殞於難事在宋  
紀傳中其支裔播居邑桃村乃公高祖某始自  
桃村徙今茶陵月江里再傳生顯暹顯暹生伯  
誠竝以公貴贈吏部左侍郎是以爲公之大父  
父也公上數世並淳朴稱善氓至父侍郎公益  
跋跋氣逾下家貧耕傭自食力非力所出不取  
諸豪宗子皆心敬之以篤行長者聞妣淑人譚

氏勤儉有懿德生公爲季子初公之未婚也譚淑人夢大鳥戛雲下朱顙玄吮縞羽止其庭忽縮化入衽抱已而驚寤侍郎公曰斯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穎英拔機櫻慧動不可制數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詞屬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構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授以業所據經訓微指迎意輒解旁及諸史百氏靡不貫穿及鄧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亞邪

期齋集卷十

十四

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旋舉于鄉遭侍郎公之喪守制 毅皇帝十五年遂舉南宮第一人先是州有龍化湖淪齋幽微殊佳勝公嘗憇而樂之因寓號今學者稱爲龍湖先生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坼榜元出之識公計偕北上湖忽曠涸龜裂果符應公生斯地非偶矣是年駕南狩明年今上即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譚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管充養益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七年

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贊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公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疏再入上嘉其情特畀封而弗聽辭秩蓋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悔憾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經濟大義勸之乃起其秋命主南畿試明年同考會試又明年重書寶訓實錄成進右春

期齋集卷十

十五

坊右諭德十七年秋命主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之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文武才畧者令宣諭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未行有言小夷非示兵弗服者遂止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明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吏部右侍郎公在兩京銓省銳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爲大務比事諸宰卿莫不以得公爲重居二 years 上改公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

翰林院事二十六年春命主考會試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公往未及年上以元輔少師嚴公屢請增置輔臣詔廷推五六人廼命公與本同入閣預機務特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公至闕上又命公與本大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筭公念遭際聖明日夜思所報稱寢食靡寧二十九年春命復主考會試比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䟽請告上遣中使偕御醫

期齋集卷之十

七

往視賜內膳醪米溫諭降問無少間公曰方多事時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出供直八月以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是公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完攝矣乃再䟽請告虜入犯畿甸公伏枕惋憤繼以泣草䟽欲堰白河水遏虜涉會憊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本問疾時祭酒孫君中允尹君俱在公疾不可爲神志猶惇惇語不一及私焉十四日竟卒長安西第嚴公命子太常君視具凡棺槨歛舍無不周備先

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若出九閔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娘之祥也殆將反化以歸乎已兆之矣公平生有志於天下論古今人行能取恢廓振大節者所拔文武士過千輩其學博極群書而統要卒歸於聖人詩高渾昌麗多開元大曆之風乃其微志不他著間著於文若詩後之覽者不能無感矣公在翰林時上聞其名久而始位穹顯列樞筦鼎衡之間不二年遂一疾不救使豐功偉烈不盡見於世天平命

期齋集卷之十

七

也距生弘治戊申八月十六日卒年六十有三卒之日嚴公以聞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少保謚文隱凡卹後之典無不備配夫人劉氏子元孝側室王氏出也聘今僉都御史安福王君學益女女二長適今治中彭宣次適庠生羅承寶皆劉夫人出宣奉公柩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於乎世固有焉能爲有亡躋耄耄而尚存無賴於積累撫曾玄而未已者公一身繫天下之望而源流深長又且數百年今享年僅逾

下壽見其子甫九齡公何以死哉銘曰

巍巍嶽麓浩浩湘源發祥鍾慶肇彼桃村聿來  
月江德龐善積妙契冥符鶴夢湖圻降精北斗  
振藻南宮奮迅激昂名動寰中學蘊濟時文顯  
華國知化窮神通徹三極淑人君子邦家之基  
權衡流品鑑別妍媸簡在帝心宣麻飛驛爰自  
留宰晉登揆席帝曰汝賢其代予言公拜稽首  
永矢弗諼致君堯舜擬伊同耻一夫不獲辜若  
在已夙夜匪懈殫智竭情庶幾遐筭以佐太平

《期齋集卷之十

十八

於乎彼蒼如何不保一疾偶嬰遽還大造帝衷  
震悼卹典攸隆士類銜惻誦慕曷窮烈烈光儀  
九泉不作勒詞貞珉名德永託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少保謚簡肅東洲屠公墓誌銘

余代匱內閣時東洲屠公爲左都御史公標望  
絕天下上心重之久其任嘗再引去不得嘉  
靖乙卯元朝大霧木盡冰史獻占曰灾在大臣  
是日公感疾越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將塋其

來問銘嗚呼端人云亡係世輕重吾今忍銘公  
墓郡公先世汴人始徙淮揚再徙無錫又徙鄞  
公以成化庚子某月某日生領弘治甲子鄉試  
正德辛未登進士第以才試御史明年母喪去  
起復巡按居庸周覽關隘歎曰公之北門也於  
是飭城堡繕障障嚴甄諸邊將怯勇材鄙當是  
時承平久人溺宴嬉巡撫臧某兵備舒某見公  
所爲頗過之卒乃歎服武廟常命公擒生虎使  
者日數輩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擒之必有櫻其

《期齋集卷之十

十九

瓜牙者 陛下欲取一時玩柰何不惜民命乎  
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罷於是屠御  
史直聲聞四方當按江西寧庶人有異志以賊  
結中外所憚者獨公至耳乃陰使鎮守畢真齎  
重裝自浙謁之卑身佞辭斬於必納公先事覺  
情牢拒不受至則與巡撫忠烈孫公深相結叅  
政金僉事啓黨逆勢張甚公且圖之以折尾毒  
會父喪去寧庶人卒敗死公不以覺微早筭爲  
賢告人公再起適 今上登極益慷慨思見其

奇首疏請日視朝接羣臣親賢圖治聲望隆然起都御史折官輩下之以次當內遷為當道所忌擢知保定府實出之陽謂人曰保定畿輔重地非屠御史不可公為之即大治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公按置重法總兵陳瑾怙勢恣睢公獨不為屈卒為瑾中調延平知府踰年郡亦大治擢山西叅政尋擢山東按察使已又擢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布政使藩臬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率下為左使入覲不持一物諸計吏亦

明倫彙編

三

無敢取行貨者遷光祿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灾免又明年用薦者言起為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丁未調刑部未幾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載秩滿加太子太保自公執邦憲益以風裁自持每奏差諸御史指付必得其宜事還考察不苟應文務覈功實諸屬帖帖嚴之平居挈提綱維涵蓄細碎不發聲色至於臨事決疑激揚清濁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公清節直聲發聞最蚤及登

八座年老矣世態體局逐日以異而公始終一致不為毫髮少變其初嗚呼難矣公為大理卿得贈祖琛父湖如其官妣皆淑人及為尚書又得加贈其祖父進妣皆夫人兩贈咸以恩故而琛之祖曰順者嘗以孫襄惠貴贈吏部尚書公於襄惠為從子皆自尚書改都御史加宮保勛名先後相望公沒上痾傷賜贈與謚遣官翼喪治塋甚厚其後欲用都御史輒問曰得似僑否其見重人主如此僑公名安卿其字別號東

明倫彙編

三

洲初娶董氏繼陳氏並贈夫人皆無子兄弟六人二人無子四人者皆一子無可為後者故嘗移蔭兄子大心而以襄惠之孫大來為後公既不幸無子以死其不死者蓋有在焉安可使其事行功烈卒泯泯不見於後邪乃據狀誌之而又為之銘銘曰  
靡嶢嶢以缺我持者臬也靡皦皦而涅我守者索也其履為玉雪其終始一轍也是謂完名與節御史大夫之烈也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西愚陳公墓誌銘

西愚陳公之卒也其子編修陞詣予泣而言曰不幸先大夫棄背不肖孤矣即日奔訃歸敢以墓石之銘請因出少宗伯季泉孫公所著狀示予予讀之不覺潸然悲也嗟夫公不可作矣憶昔本末第時辱公知最深每愧無以報公也則是役豈敢以不能辭哉按狀公諱煥字子文號西愚以其居隣學宮故云其先雲川人也後徙餘姚宋建炎間有陳仲德者以鄉兵禦金寇有

期齋集卷之十

三

功累進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入我朝復多聞人於是陳氏稱餘姚右族矣高祖道魯祖孟雍以子貴贈吏部文選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知父廷敬薊州判官公為湖廣叅政時以廟建覃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為太淑人初公為諸生有名翹然起正德癸酉以三禮魁浙士丁丑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署淮之清江浦董漕艘其時 武宗皇帝南巡道淮雙倖江彬等從所過大索賂遺

否則輒中以禍公執弗與嘉靖壬午以母憂起

補工部營繕司主事為貴戚陳某營第而貴戚憑寵責求太過公不應貴戚啣之因上疏請改任南京乃得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晉廣西司員外郎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南京諸司故稱清簡時高陵呂公柟安福鄒公守益並以翰林左遷守郎署公朝夕與游講明理道所得日益以深擢廣西右叅議守柳州路柳州迫近蠻洞猺獍出沒為患誅殺不能止其時叅將

期齋集卷之十

三

沈希儀統兵界上公與叅將約曰夫兵可誅來掠者而不可止不來掠也不如示信以明威給賞以明貸乃便約定與叅將入蠻土招其酋長前諭之諸酋羅拜聽令比歸擁輿護呼送出境竟不犯柳州路遷雲南提學副使其教在振起士風變化夷俗今滇士斌斌埒中州皆公之造就云遷湖廣右叅政會 聖駕幸承天所過諸省有司坐供張不具連逮貶謫者甚衆公綜理通乎細大所需畢給事已湖廣撫臣則大稱喜

曰非陳君之才吾輩能免於罪耶復檄公督修顯陵公念天子崇孝所親務極偉壯而承事者或竊圖乾沒公且理且防甚費心力髭鬚爲改告成上嘉之錫金幣詔進階一級已而遷江西按察使晉右布政使俄復轉左在江西凡四載江西人甚賴之乃遷光祿寺卿光祿供內府饌餼中貴率溢額以請稍不如意輒得禍公獨披籍而應中貴頗不利因構語中傷之是時公子今延平太守輝翰林編修陞二人者業已舉

期齋集卷之十

二十五

進士同朝列而公年漸高乃喟然嘆曰夫不視而履且及阱焉不辱而慮且及殆焉余平生所持率不便於回邪故多憂而頭顱早變今茲官可久戀耶語曰飲不盡樽以遺子孫吾歸矣吾歸矣有頃值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疏稱老乞歸詞甚懇上允之公歸開園于舊第之西南壘石爲山鑿地爲池蒔花木構亭榭其中有八景皆以愚名公自爲文記之歲時期約與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余

醉愚醉也客或問宦舊事公絕口不道第言曰余叅議湖廣時嘗行部渡江忽值大風雨江漲舟半覆沒舟人懼擁余泣曰柰何乃余先令舟人拯溺人溺者活數十人余竟亦不及於難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時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其人固情昧子也即寘之死過矣乃咎辱之使改其後變爲良民由此二事觀之公蓋天性醇厚執經而行故勢不肯伏強不肯吐也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以疾終距生成化戊戌九月

期齋集卷之十

二十五

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胡氏累封淑人有子五人長陞早世次即墀次即陞次觀國子生次堅女一適建寧太守王正思女及陞墀陞觀皆胡淑人出堅側室王出孫男四人銖鉦鈐鏹孫女五人曾孫三人清瀛澤墀輩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塋公于邑北之柳畧嗟夫若公之體道邁德始終出處粹然表見於世者豈可多得耶今科第踵接而子孫衆多天所以福善者蓋昭昭乎不可昧矣本敢陳無愧之辭以藏不朽銘曰

有嬌下世雪川開宗載徙姚邑禦寇樹功至于  
我明厥族乃鉅選部作之公績其緒業修文行  
譽起甲科宣力中外績用既多乃晉大卿階崇  
望重器本公輔士論所共公曰吾老超然懸車  
位豈不足樂在有餘棄智絕巧愚以自命美牆  
宣尼爲顏爲甯天佑名德五福攸并挺生諸胤  
趾美振英今茲縉紳寔罕厥儔顯顯愚公胡不  
百歲佳城巍巍柳巖之陽勒辭貞石萬古無疆

封孺人胡母徐氏墓誌銘

期齋集卷之十

三

孺人徐姓世居邑之馬堰其族讀書好禮多顯  
達人父德洪力學有大志娶於魯生孺人貞靜  
淑慧動容莊謹有古女士之風族中人奇之此  
女不爲貴人婦當爲貴人母德洪無子止孺人  
心極寶愛亦知其必非常也乃爲說列女傳孝  
經等書孺人聞即解悟年十一值父卒與母魯  
居日夕悲念如成人饗餼之均和纂組之縟麗  
經目所涉靡不精詣貴家大族競通媒灼求爲  
婦今封編修龍川胡公少瑛特不群諸父曰此

佳士也宜歸之孺人歸龍川公時舅姑俱棄養  
惟祖姑沈在堂朝夕孝事黽勉甘旨無不當其  
意沈曰孫媳婦賢孝必昌吾後每以不及逮事  
舅姑爲恨遇忌辰高祀豐潔煎和滌濯必躬親  
之龍川公鮮兄弟與叔父潔菴翁同爨孺人勤  
儉和敬曲盡其道叔祖母黃孀氏呂咸宜焉相  
聚二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潔菴翁端嚴慎許  
可病革遺言曰姪婦之德可令人人取法今人  
家婦不能有也其後家指漸繁當與黃呂析居  
至流涕不忍言及黃呂相繼卒出所服衣爲殮  
殯呂無子以子正學後之有從伯訥菴以負官  
賦有司追徵甚急龍川公鬻公產以償孺人贊  
成之也此皆古丈夫所難事種種在鄉閭間談  
說不置龍川公屢困場屋不第子正蒙卅角穎  
異超卓弱冠舉於鄉越十年以會元及第官翰  
林編修迎龍川公孺人就養京邸秩滿封龍川  
公如其官及孺人由此而榮進品極可佇而俟  
天之報施德善豈偶然哉昔人謂必爲貴人母

期齋集卷之十

三

斯其徵已孺人居京邸懷歸編修君遂令妻子  
隨侍自留季弟與俱比還家歡甚已而患癰癰  
愈轉成脾疾嘉靖癸丑二月十七日遂不起距  
生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子  
四長正蒙即編修君次正學次正家出後從伯  
蔡齋次正字男孫五承詔承誥承試承先承烈  
女孫三編修君走使致書于予曰正蒙罪大昨  
歲充淮府用使謂得便道觀省不意歸至浙江  
驛而先母孺人之訃聞矣終天有恨尚忍言哉

期齋集卷之十

三六

茲卜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某山原敢奉我舅氏  
桐湖徐公所著狀幸先生銘之墓石以永光于  
幽不孝之罪庶其少逭乎余辱交編修君久而  
又得締姻高門稔聞孺人賢信哉桐湖之言也  
閭範母儀孺人備矣不敢辭遂叙而銘之曰  
懿哉孺人孝順雍肅生自高門嬪于巨族翼翼  
矜矜所以興福天錫厥胤蜚英木天膺封食報  
身逝德傳勒銘幽石逾千萬年

亞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靜所

王公墓誌銘

靜所王公之卒也其子汝王以予與公同年舉  
進士持狀遠來請銘諸墓石予憶公少予一歲  
而高才重望大用可佇而俟胡乃遽止於是耶  
傷歎久之義不能辭公諱朝賢字立之靜所其  
別號也家世太康相傳爲三槐後六世祖諱彥  
才者元末彰德路判時太康歲歉民多饑餓死  
乃捐貲自淮西運米千餘石濟人全活甚衆五  
世祖諱鈍國朝戶部尚書高祖諱淪戶部右侍

期齋集卷之十

三九

郎皆以名德世濟厥美今鉅姓甲中州稱積善  
者必曰太康王焉曾祖諱簪祖諱焄俱隱德不  
仕父諱載邑庠生封順德府知府母張氏贈太  
恭人生二子長朝元次即公公生而清瑩溫重  
髫鬢時執禮守謙如成人性尤至孝即知承順  
父母顏色務得其歡心稍長篤志向學綜覽群  
籍無間寒暑尤好深沉之思必使理與心會而  
後已是以年未弱冠操筆屬文意精辭達督學  
南園王公見而奇之聲名遂籍甚嘉靖戊子領

河南鄉薦壬辰舉進士皆在高等初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任寺正明恕詳慎而平反居多時有王宜者畧賣人口至南都事發法司擬罪送寺審允人口法應入官有二女乃公同邑已聘人矣而以歲歉故鬻之公即捐俸以贖歸其原聘之夫其家感德思酬其直公曰吾念同鄉顛沛憐而歸之安望報毫髮不受已而擢順德府知府至則秉公持正搜剔蠹弊務蠲民瘼凡興學勸農養老賑貧之政罔不悉舉逾年而郡內

期齋集卷之十

三

大治賢聲傳播畿甸間撫按文章薦之三年考績上錫之誥命及封其父母是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其振揚風紀尤爲外臺所推重每督學乏撫按必以公兼董之其學行素著可知已三年移山西理戎務則戎籍頓清旋擢陝西行太僕寺卿則馬政克舉又將三年遷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僅數月忽邁一疾遂不起蓋嘉靖甲寅正月初十日也距生弘治乙丑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歲配李氏贈恭人有淑德先公卒生

一子即汝王邑庠生娶張氏女孫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祔塋于祖塋之次於乎公爲三槐仁者之後心源相續世世以積善稱迄公而益能繼其志刻野庄退翁二集善惡圖行於世曰必無忘於先人是以宦轍所至德洽民心在在思慕之歌頌之列之名宦載之豐碑真可謂無忝厥祖者矣銘曰

卓哉靜所允光於前胡豐其德而嗇其年人亦有言死而不朽名立行成天長地久

期齋集卷之十

三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一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憲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墓誌銘

大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石峯

管公墓誌銘

嘉靖戊申予與石峯管公別也至辛酉丁先太夫人憂以歸不相見者凡十四年公亟來視予

期齋集卷之十一

予見其人扶然後行欲言多未達頗訝之然體貌充腴如昔謂當痊復不意竟不起矣哀哉公予府等奉徐憲副芝南所著狀屬予銘諸墓石予方在疚久謝筆硯念芝南與予皆公肺腑親也誼豈得獨辭哉公諱見字道夫石峯其別號也世爲吾姚巨族曾祖與寧祖鑑父琳贈文林郎母蔡氏贈孺人公性稟孝友有大志髫鬣如老成人蚤失怙益力學思奮嘉靖乙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常州府推官公風檢嚴峻見

理速而持事堅權勢不可動搖莅任未幾豪強歛跡然心惟公恕寬獄多所平反春岡劉公按江南首薦之諸當道有疑難事累年不決者必以屬公公一鞠無遁情崇明劇盜數千人流劫瀕江州邑遠近震驚公奉操江中丞檄設策勦捕不旋踵殲滅殆盡宜興逋負數千萬緡致縣令坐累以斃公往視募甫下令雖素號豪猾者無不悔罪一時輸納具足繼視武進無錫治如宜興人稱神明焉所至尤加意學校以羨餘置學田若干畝士類德之於是聲名籍甚撫按交薦無慮十數章壬辰天曹徵天下良吏公治行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公念既爲天子耳目凡關繫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無不言而明於體要必期有所濟無近名事尋轉兵科左給事中監壽陵大工時戶工二部建議加賦以佐工費公抗疏極陳利害以爲不可上是之仍黜二卿海內陰被其澤及轉戶科都給事中以疾乞歸已而復起補禮科嘗疏止車駕謁陵之行

又條陳邊藩事宜甚悉咸著爲令辛丑正旦日  
食上詔輔臣宗伯禮科至便殿議朝賀應否  
衆猶豫不敢決公議朝賀宜擇日行見皇上  
敬天之意上嘉允之癸卯擢廣東右叅政廣故  
多貨實地公冰蘖自勵皦然無毫髮之染無何  
入賀萬壽事竣以疾請解職疏凡三上得俞旨  
病痊有司具奏錄用蓋異數也公旣謝事歸足  
跡不入公府日以睦族善隣明農教子爲事時  
或偕知舊觴咏琴奕徜徉山水以自適臺使屢

不期齋集卷之二

三

薦起之不應方葺草堂於峽山之間將耕釣老  
焉而公病奄至矣壬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卒距  
生弘治辛亥九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公端重  
直諒視豪貴人貌不爲意忿世道之頽靡思力  
振之苟曲徑而富貴者尤所鄙惡公不喜殖生  
產家無餘貲至於兄弟宗戚有困乏者竭力調  
恤之安於澹薄自諸生居官告老無不泰然自  
足焉雖不數數講學而天資近道芝南其知言  
哉元配戴氏封孺人年若干歸公孝養其姑蔡

務得惟心勸公篤學不分志於家累及公爲節  
推爲給諫爲叅政門以内肅然處婦如御僮僕  
咸得其宜公之賢名政譽得於孺人之助者良  
多公超然肥遯實孺人贊決之尤人情之所難  
也已酉七月十六日卒距生弘治庚戌十月二  
十五日享年六十子男三曰府辛酉舉人娶邵  
氏曰海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子壻曰龐側室  
萬氏出聘芝南女女一適廣信府同知史鵠之  
子太學生桂孫男七應爵應兆應鳳應麟應賢  
應恩應明孫女一孺人先公十年塋于箕山之  
灣府等卜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奉公柩合窆焉  
於乎公立德脩行蔚爲世模吾鄉出而仕處而  
老有不公若必舉以爲勗公關於吾鄉不細也  
而今不可作矣道路之人哀之豈特吾親已哉  
乃銘曰

矯矯石峯人中之特位至三品未酬厥德壽逾  
古稀胡不滿百爰有元配閨壺是則媲美同歸  
式貽慶澤箕山之陽永安玄宅勒詞貞珉傳世



千億

黃君宗周墓誌銘

大江以南善治生致富饒比素封者不可勝數然好行其德以仁義著聞爲上所禮遇衆所稱誦者惟宗周黃君云君之子道荆川唐公門人又嘗從余游余因得交於君二紀于茲知君之深莫予若壬戌六月君忽邁疾病且革呼道曰我死必南渠公銘諸墓其言信而傳我目瞑矣道乃遵治命不遠千里而來持君行實泣請余

木期齋集卷之十

五

銘曰先君事無一字敢欺先生者余覽而題之君諱鑒字世鳴宗周其別號也先世雲間人自高祖伯愚徙江陰凡五傳而生瀾娶周氏生君瀾號南周倜儻有奇氣能振世業明於積著之理家遂以不貲君乃不安於富奮志力學欲以功名顯其親弱冠游膠庠未幾又入太學大宗伯龍石許公鶴江蔡公大司馬東瀛張公三公海內名士時爲太學諸生君曰此吾益友也宜親之蚤夜相與切磋琢磨學業大就三公取高

第相繼登樞要而君獨數奇屢舉不偶三公懷惜之情每見於詩夫何二親向老又寡兄弟翻然棄所學以歸代父南周公治家務自君治家而喜振人之急賙人之貧貸人之逋不孳孳仰射機利凡世所謂義事無不樂爲之人顧不忍負君而卒多輸報饒裕更倍於南周公所謂以義爲利者非耶南周公每慶已之有子亦樂君之克家也賦詩命侶優游泉石者二十年其後二親相繼卒君哀慕三年如一日喪葬一遵於

木期齋集卷之十

木

禮遠近知與不知咸曰養生喪死無憾宗周其孝子乎君親終子幼已絕意仕進矣偶有嫉者以誑誤奪其衣巾怒猶未解又因事謫戍之君皆順受無辯嘗謂其子道曰人不忘我以我金多故也我本勤儉積累所致而或充於橫索之橐莫若築我江陰城以保障一邑人民前後遂捐金六千兩於官城乃成有司欲以此釋君無妄之罪且旌其門君曰我義舉耳豈有所要哉即旌之亦不敢當以故大巡陳公饒公縣令趙

公毛公交相褒獎嘉靖乙卯倭奴犯江陰兵餉告乏君又請于大巡周公輸米七千石周公謂君前罪不釋何以示勸況時有納贖例乎乃釋君前罪道復輸米二千石造月城者三以爲報亦君使之也丁巳尚書趙公視師浙直又以兵餉勸助君家無所蓄乃售產七千金應之趙公昇以指揮劄周公又強之受不獲辭後有與周相左者按茲土不錄君之功而反以冒濫金紫復入戍籍君固安之任一入之喜怒而作威福

期齋集卷之七

七

者不知其何心也君爲人坦夷質直與人交不設城府內自克約而外崇厚讓敬禮神明畏守法度至處姻戚僮僕悉有恩義若君者其古賢良孝弟力田者歟君素強健無恙是春乃預爲送終具一旦忽星隕于月城里其光燭天未幾君卒人皆以君之純德上千天象云時六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趙氏妾沈氏劉氏子男三人長即道邑庠生趙出次遵次通皆劉出女五趙出者

三長適鎮江衛指揮使陳元賞次適武進庠生孫世卿次適鎮江府庠生童汝賢沈出者一適太學生武進左希魯劉出者一適曹某孫男一曰繼立君從子珽幼孤君視之猶子撫育教誨爲太學生道等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周莊之新阡於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宗周君立心操行若此而屢遭譴謫皆出無辜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不于其身意者其在後之人乎銘曰

期齋集卷之七

八

有美宗周少負大志期顯功名締交名士屢舉不第乃治厥家施仁好義譽溢邇遐常申於知亦屈於嫉或抑或揚世情靡一生也拂逆君能安之蓋棺事定何人不悲天可必乎食報在後千載永藏神明所佑

封恭人查母陳氏墓誌銘

京兆近川查公卒之再暮配恭人亦卒其子志文等奉唐公新洲所著狀請予銘諸墓道之石予念與近川交厚而季子志立又予主考會試

所取士誼不得辭按狀恭人姓陳氏先世汴人  
扈宋來武林徙居海寧之鳳岡里父魁號養閒  
母姚氏生四男子一女即恭人幼貞靜端莊寡  
言笑性又靈慧養閒翁授以內則孝經輒能誦  
曉大意是以獨鍾愛之時京兆少有奇氣才名  
籍甚養閒翁曰吾女宜歸此子恭人既歸京兆  
事京兆父贈中憲太夫雪坡翁毋周太恭人恪  
盡婦道孝敬備至朝夕供具無不當意雪坡翁  
周恭人遘疾同京兆奉湯藥竭誠禱祈凡可以

期齋集卷之十一

九

營救者無所不至是以鄉族有孝婦之譽京兆  
性好讀書不務生殖之事內政無小大悉屬恭  
人恭人勤儉自持計贏縮以量出入田租歲賦  
不煩筆記而輸歛分明家日以裕京兆得無內  
顧戊戌舉進士爲黃州推官三年政聲超卓徵  
拜禮科給事中以直言被謫旋擢刑部主事遷  
文選郎中又累遷今職所至皆以潔廉精白稱  
恭人之助於多恭人佐京兆教諸子頗嚴去統  
綺而崇淡素立程計功每至夜分不已以故諸

子咸底於成蜚英勵行相繼取科第善訓之微  
也恭人雖貴盛不廢緝績又自奉甚菲薄至於  
燕賓無不如京兆意極其洗腆閭內小大肅穆  
處妯娌姻親恩禮周洽恭人以京兆享年未耆  
勲業未竟哭之過哀未幾而疾作矣諸子延醫  
治之每却曰未亡人前此苟活者以先大夫未  
藏也今得從先大夫於地下何憾焉竟不起恭  
人卒於嘉靖癸亥六月十九日距生弘治壬戌  
八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初封孺人進封恭人

期齋集卷之十一

十

子男三長志文太學生娶屠康僖公孫女繼娶  
僉憲許君嶽女次志宏中順天戊午鄉試娶太  
學生朱天復女季志立丙辰進士官禮部主客  
司郎中娶太守姚君汝舟女女二長適徐善胤  
次適朱來旬皆太學生孫男六兄揚兄揆兄揮  
兄芳兄元兄授孫女五俱幼於乎若恭人者自  
始至終一言一行罔不爲閨閫之則使天道有  
知百年右于北堂爲宜今僅逾下壽以卒謂之  
何哉銘曰

淑懿之德克配君子兮生也有令聞沒而為世所軌兮五雲之山佳氣攸鍾兮昔也塋京兆今長與之同兮

封承德郎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桐湖

徐公墓誌銘

嘉靖戊子予邑膺鄉薦者十八人而桐湖徐公在高選公予邑聞人予十七人者莫不相慶得與公同選也曩督學盛公校浙士獨奇公嘗薦為諸郡五經師以是榜中人皆知公名又莫不

桐湖集卷之十一

十一

相慶得與公同舉也主司者吳人亦聞公名久尤以得人自慶二司百執事又莫不以得人慶主司當是時公一舉而名動四方矣公天資穎異十歲能屬文書一過目輒成誦杭郡守楊公孟英聞而試之遂許為天下士引與諸子友盡出經史古書使綜覽焉謂當發解如拾芥顧徘徊庠序間逾二十年然從遊者日衆陽明王公每與公論事稱為今之范仲淹以故名日益重戊子之舉雖相慶者多亦莫不恨相遇公之晚

也公未第時與予同館於謝文正公所甚善已丑與予卒業太學又同舍日夜相與辯析疑義砥礪名行遂為莫逆交既而公屢上春官不第語於予曰我自少有天下之志今迨遭若是竟鬱鬱已耶予力勸之仕乃就選為福清令福清濱海民窮多盜公至冰蘖自勵威惠並施未幾而宿蠹盡剔諸利咸興有疑罪淹繫獄中十餘人立召於庭片言遂得其情而原之悉遣歸農人以為神明於是民安盜弭邑號大治時鎮守

桐湖集卷之十一

十一

權璫怙勢作慝誅索無忌公列其罪狀遍白諸監司而璫亦縮慙不敢動閩省因而不擾隨以母喪去民攀號不忍舍乃立祠樹牌以識去思服闋補古田適坑賊流聚為患公計定擒剿而賊望風遁矣相戒曰此前福清令今豈可犯耶舊有鉄冶牛憑利公一毫無所取且嚴革著令山邑鮮科第乃捐俸廣開學宮辟處邑弟子為講說經史漸臻斌斌之盛民有訟子婦寃者以情理諭之卒自悔其諸誅農籍役禱雨驅虎尤

彰彰多異績時監司稱賢能超卓者必曰徐令  
云因取入試院委以校閱多得名士事竣更托  
以心腹考諸屬賢否公秉公評騭不少假借而  
人之銜公者亦無所不至矣公聞而笑曰君子  
居官任職求無愧於心苟依違嬖媚比周爲私  
此吾所深耻也茲惟有去而已遂飄然歸民之  
攀轅卧轍者千萬計而竟不可留於是立祠樹  
碑如福清父而益思視福清有加焉於乎公自  
卯角至登科郡守試以爲奇督學薦以爲師同

期齋集卷之十

十一

薦以令聞借重主司以得人相慶皆以其能文  
而已然公之自期待者不專在此實欲得志以  
經濟天下澤加於天下之民而後不負所學使  
其以治二邑者得佐天子擴而充之於天下何  
有否亦得藩臬大郡猶可少展懷抱不僅僅二  
邑已也天之生公乃豐其才而嗇其用函牛之  
鼎以烹雞何哉昔予備位政府公在林下寓書  
每以建立功業爲勗予以倭寇猖獗欲城江南  
邑士大夫譁然非之公獨主於議是公又謂量

田均徭二事蠲民之瘼不在城後予力佐邑令  
行之以副公意公每會予必撫掌大笑曰吾邑  
無事矣安得天下盡如吾邑哉觀此則公之志  
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公平居無所好惟經史不  
釋手教授諸生有經義別稿若干卷梓行於世  
其訓子若孫尤惓惓以孝悌爲本曰吾事二親  
不敢不竭其力處三弟友愛老而益篤所得俸  
資悉以贍昆弟親戚調恤困乏皆汝等所目睹  
也汝等苟能率吾之教則無忝所生他日事君

期齋集卷之十

十四

治民由此推之無難矣公以子紹卿貴封兵部  
主事古貌古心歲時鄉飲歸然居賓位予邑後  
進方幸師表之有在夫何一旦痰作遂不起蓋  
嘉靖壬戌十二月二十八日也距生弘治己酉  
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公既卒有司  
以公德行文學政事表見於世今不可作矣宜  
加崇重祀在鄉賢祠督學即欣然允之誠可謂  
生榮而死哀者也公之子紹心輩謂公之知厚  
者莫如予奉公門生陳宗伯龍白狀請予銘諸

墓石予未敢辭乃叙而銘之公諱建字曰中桐湖其別號也後又更號真留子宋前爲汴人建炎中參謀官琛始扈駕來臨安子孫徙居餘姚嶼墩載徙馬堰至國朝而代有顯人遂稱巨族云曾祖汝愷祖雷父訓母某氏世有陰德元配王氏封安人側室王氏子四長紹心庠生娶知州陳公燾女次即紹卿丙辰進士今爲興化府知府娶項君模女次紹德庠生娶理問沈君渭女次紹祉庠生娶知縣邵君炤女女二長適都

期齋集卷之五

五

御史孫公應魁子進士汝賓次適都指揮馬君奎子守備自進孫男八三接聘胡氏三級聘陳氏三才聘茅氏三省三光俱幼孫女一維玉適署丞孫君蓋子庠生如游癸亥十月十八日與王安人合墓于馬堰小西山之坡鍼銘曰沒世無稱孔子所疾惟公之名騰于普率宜在高位以究厥施造化何忌逢數之奇身通六藝化行二邑正氣直詞歸然獨立俯仰無愧用舍奚求隨其所遇託意真留人亦有言根深木茂

不于其躬乃在爾後允威允吉西山之坡勒此貞珉千載不磨

封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素齋

胡公墓誌銘

素齋胡公者予先君少保公表弟也予分在姪行而又髫鬣受業數十年情好如一日今年四月間公自杭歸姚因視予越中談笑竟日乃別去予謂公逾耄之年精神若此壽筭未可量也不意別未一月而公訃至矣嗟乎公與先君親

期齋集卷之五

五

愛即同胞無異平生動以先君爲法自少至老檢身修行恒若不及予每侍公如見先君然今公逝矣典刑遽失悲如之何公子徽州知府奉公所自述屬予銘諸墓予讀之無一字不出公肺腑皆予所稔聞也而盛德善行公謙讓未及者尤多明幽永隔每執筆不覺淚漣漣下予安忍銘之雖然又安得不銘之耶公諱忠字克臣素齋其別號也世居東南隅爲吾姚望族科第代亦有人但以儒爲業無說治生計家事日

見窘縮景泰初公大父雲菴公館穀於仁和鄉村中父菊庄公隨因贅臨江吳氏即公之母也遂占籍居焉成化甲申二月初五生公公生而性至孝又有大志八九歲知向學先君奇之謂公父曰舅所居鄉習安耕桑非學士麻中也欲吾弟遠到宜歸姚於是菊庄公携家以歸公有姊嫁於名士蘇孔新公乃學易於孔新正發憤進修之日也以貧故年十八即往上海為童子師公雖少而言動端慎講解詳明教且學日夜

新書集卷之十

七

孳孳不倦主人喜曰即老成不是過弟子皆以為得師時尚書笠江潘公亦在弟子列至高位而執禮甚恭可知已公在外思念父母不置乃除夕冒冰雪徒步歸以所得束修奉父母歡動顏色不知膚體之凍裂也舊主人與聞公名者歲爭迎致為塾師菊庄公云亡不及永訣公每歎曰以貧故遠出使我抱恨終天後吾姚大姓知公善文亦爭迎致公公不出者數年以是得終養其母今受業者以科甲顯甚多而公竟

不得錄於有司命也年近四十始生孝孝性資穎敏公期以光前之事因命之名曰立身顯親孝道始備乃使之誦習經書博通子史精熟舉業督課之嚴無虛時已酉孝果舉于鄉丙辰舉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公就養京邸孝考最封公如其官毋沈氏安人公曰吾志已遂孝惟盡忠以報君恩吾之願也已而孝遷主客郎中又出守徽州公皆就養見孝守已廉而持法謹逾年政成化謚公欣然日加餐焉無何為論者

新書集卷之十

七

指不根事罷歸公亦欣然曰凡事求無愧於心耳今罷歸而六邑之民感泣遮道稱為清白吏所得不既多耶書生至黃金橫帶餘俸置薄田足以供祭祀養父母視吾祖父時則裕矣杭買屋數椽日與耆老觴詠於湖山之間者數年昨歲忽有首丘之念命家婦携孫歸姚卜居予里居告成而公歸之未幾而公卒矣時五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有切字要訣數學集成名詩摘粹藏于家配封安人沈氏子男一



即孝娶贈安人余氏繼封安人聞氏女一適張  
惟通孫一拱辰聘貳尹陳誼橋女某年某月某  
日卜葬於某山之陽嗚呼予幼齡聞之先君稍  
長耳目所睹記公生質之美涵養之深孝父母  
睦鄉族交朋友信御僮僕慈一念無愧於屋漏  
一事可質於神明求之古人亦鮮其儷今不可  
作矣如之何其不悲也銘曰

維素齋公天植其性其性伊何孝悌忠敬老壯  
一心以俟休命天道昭昭積善餘慶乃生賢嗣

木期齋集卷之十一

九

甲科奮身勅封祿養前屈後申流芳世俗作範  
人倫千載不朽勒此貞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謚文榮袁

公墓誌銘

予與元峯袁公交厚逾二十年見公精神煥發  
意氣高厲嘗謂之曰公命世之才名位自有其  
更可喜者延齡祿福金石難敵也公亦謂予知  
言予制歸相別三易寒暑公以疾告告未幾而

訃至矣予聞而傷甚又怪天生公之意竟不可  
知每念之慨然也公姪尚寶司丞大輪謂知公  
者莫予若乃持憲長張公鄖西所為狀屬予銘  
諸墓中之石予哀且拙誠不任其役然義不得  
辭按公狀諱煒字懋中別號元峰其先出自漢  
太尉安之孫遇避亂居勾章之南鄉即今所居  
三峰也世歛德弗耀入國朝公之高祖考諱伯  
堯者始以人才舉為醫學訓科曾祖考諱完祖  
考諱璫讀書積學不第考諱汝舟尤以學行著

木期齋集卷之十一

廿

聞號端居先生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曾祖  
妣宋氏祖妣童氏妣汪氏皆贈一品夫人正德  
戊辰之歲端居公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于  
家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  
已而公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即能屬對試之者  
曰書生尋石礪公應聲曰學士跨金龍識者已  
知為台輔器矣十歲習舉子業讀書一過目輒  
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貫經史名譽日殷殷起

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卷呈 上覽已批第一中言邊將事過直文華讀卷後易置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居公卒守制還用禮裏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冊封副使盡却所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己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公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順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列 上見公所爲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

期齋集卷之十

廿二

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林院事公上疏願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爲侍講學士尋命陪祀帝社稷四月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兼原官丁巳八月進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服己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姪大輪爲國子生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飛魚服二三載間公之荐歷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

鵬禮書吳公山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公危之而持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缺疏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公敬順天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十二月望月食命公率群臣行救護禮壬戌二月命公主會試六日入簾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于貢院公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瓌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贊禮士風肅然三月賜大紅紵絲蟒衣廷試充讀卷官捧進士榜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姪大輪授中軍都督府都事五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洶洶 上獨察公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秉公竭誠凡事期於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焉八月遣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十二

期齋集卷之十

廿三

月為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癸亥秋八月  
賜麒麟服十二月以祈雪入直有誠實慎確不  
為過許之褒甲子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脩  
水樂大典總裁五月命省耕亭乘涼八月特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建  
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書賜勅行九  
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上遣中  
使賜羊酒寶鏤授柱國誥封三代公筮仕二十  
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簡畀文撰以來恩

東齋集卷之十一

一

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弄明良相遇情投  
水可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  
疏乞就第調理 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  
賜羊豕米酒蔬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于  
家也疾少間即出詣宮殿行香歸而疾亟乃再  
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乘傳歸就醫藥令司  
丞君護行公與疾出都城以不能赴闕稽首辭  
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司丞君曰  
吾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報今

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是日也風  
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  
祭命有司營葬事加贈少師謚文榮蔭一子為  
中書舍人身後卹典率用峻等云公賦性剛明  
風稜嚴整遇事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  
之然底裏洞徹未嘗有所留匿人亦忘怨焉其  
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如已出先以蔭及允  
長子即今司丞君也公平生不謀家事於世俗  
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絕請謁聞

東齋集卷之十一

廿

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舊每  
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慎恭恪鞠躬盡  
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問學淵  
奧辨析疑義河懸氷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為詩  
文富麗莊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  
詩若干卷娶管氏累封一品夫人有淑行無出  
立從姪大輅伯兄仲子大輅為嗣公卒於嘉靖  
乙丑年四月某日距生正德戊辰十月十八日  
享年五十有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於三峯

祖營之左嗚呼語云仁者必有後若公所謂仁者非耶名德祿位固以極矣天乃斬之子又弗臻耄耄也何哉余自謂知公而鄖西知公獨深故其言足信而傳余敢敬述之而系之以銘銘曰公之生弓感親夢吉兆奇祥降黑龍英敏穎異自蒙童稍長萬卷蟠胸中蜚英振藻班馬同名魁浙闈冠南宮臚傳擢甲回重瞳玉堂金馬日侍從君爲堯舜慶遭逢委質自誓輸赤忠文章華國稱儒宗台階荐陟事業隆天胡不憖遺閔

宋期齋集卷之十一

廿五

凶奄忽一疾遂告終 聖心震悼卹典崇進以少師謚文榮吁嗟乎卓哉元峯身逝名存當無窮

工部右侍郎少村黃公墓誌銘

嘉靖乙未春會試予備員同考得少村黃公閩中士夫有爲予言者曰少村莆名士也十歲能屬文弱冠舉于鄉侔儻環奇有大志他日當以文章顯天下請爲公得人賀次日少村來見余立談間意氣不凡果如閩士夫言余亦欣然自

慶爲得人是年 世宗御文華殿親灑宸翰試進士一一去取出 聖裁改庶吉士若干人而君與焉君感激殊遇益自奮礪遍讀中秘書每館閣之試輒在峻等三年以才授翰林檢討辛丑爲會試同考試官甲辰爲廷試掌卷官丁未爲廷試受卷官己酉爲應天鄉試考試官庚戌爲會試同考試官所至公明能舉其職乙巳之擢修撰辛亥之擢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皆久次而後轉知者方以爲非所以待異才夫何

宋期齋集卷之十一

廿六

壬子黃給事中論之調南京兵部員外郎未任甲寅陶御史又論之調衡州府通判此不可曉也既而當道者惜君之去無罪稍遷太僕丞以姪孫懋官爲卿故改尚寶司丞是冬陞本司少卿丁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戊午陞本寺卿乙巳陞光祿寺卿亦以君年資日深去清華而就繁劇非其好也而君顧能安之適光祿供應告乏君加意節省查出老倉米四萬餘石減去柴炭銀三萬餘兩頓紓一時之急前後僚屬皆以

爲莫及也夙夜勤勞於職凡十八月庚申擢工部右侍郎李給事中又論之君曰出處命也况功名外物安能囂囂與人較曲直留戀爲哉吾自茲長往矣遂投劾奉 旨閑住去還莆未幾而倭賊圍城幸叅將戚公領兵勦逐之君具酒果厚幣郊迎以謝戚君又募勇敢捐二百金納之公帑爲巨室倡忽新賊繼至戚君已移他郡當事者墮於賊計城陷君被執居賊中五閱月艱苦萬狀自以爲必死矣賊知君大臣又見憐

東齋集卷之十一

廿七

慨歌笑自若不敢犯竟得脫歸乃寓書於余曰仕之不達阻於人言今不免盜賊之手將何尤哉乃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茲得以餘生待盡首丘至願已畢更號四素居士又許買舟訪余於稽山鏡水之間不意丙寅十月初十日一疾竟不起距生弘治庚申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於乎哀哉君平生曾次磊落其意相合者輒傾倒底裏握手相歡如乖其志好則辭色不少假借君嘗語余曰陸東湖朱葵亭朱簾

菴李古冲康礪峯林肖泉郭東野尹洞山李石麓言朋友之厚者無以過之董近淮丁后溪邢雉山宋仲石黃某董某周某言門生之厚者無以過之君往來非諸公不密心事非諸公不談高興非諸公不發人見君之交盡富貴也不知諸公者皆朝廷勲德海內英豪得一足倚爲重况若是之多耶古人觀人多於其所與所取知之識者方羨君之不暇顧以此議之謬矣君志慕古人大宗祠瞻銀七十兩租一百二十石小

東齋集卷之十一

廿八

宗祠更新堂宇重建狀元坊仍瞻租五十石毋家與租二十石從弟廷本與租二十石永爲業南山廣化寺與租二十石永供香火俾守先塋其餘賙人之困不可勝數君家本非饒裕又遭賊焚劫之餘已蕩然矣猶汲汲力行義事若此求之當世豈多見哉君之子某等遵君遺命遣使奉狀遠來請余銘諸墓石余念知君者莫如余義不能辭乃先道其所知然後叙次世系而銘之君諱廷用字汝行號少村世爲莆田人唐

御史滔之後宋狀元公度十二世孫公度文集

君刻于衡州高祖畊吏科都給事中曾祖澍祖甘霖俱隱德不仕父德卿以君貴贈翰林院檢討母鄭氏贈孺人配宋氏處士汝華女封孺人長子河其所生也娶長沙府知府宋卿之孫女次槐娶應天府尹洪珠女繼徐氏標娶光祿寺署丞陳翰女皆側室某氏出棟娶儀制司郎中方一蘭女柱娶某知州李長盛女皆陸氏出榔聘潁州知府李宜春女王氏出女四長適刑部

期齋集卷之十

九

侍郎鄭大同子次適南安府知府林介孫次許舉人唐鑑弟次許中允陳謹子孫男一輝尚幼河標棟俱蚤世於乎公自入翰林未嘗一日不爲詩文其子賢孝某集某集已梓行於世但名位未極於余望誠有關焉今已矣哀哉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某山之麓銘曰

惟君求全兮來人之毀解組歸去兮逢賊之起城陷被執兮伊誰之使作善無祥兮天意曷揣終免患難兮優游桑梓將安將樂兮君胡以死

不于其躬兮詒後之祉我銘諸幽兮垂千萬祀

浙江按察司副使圭山邵公墓誌銘

昔圭山邵公治吾郡政譽頌聲日起監司者交章薦之民恐公擢而去也莫不焚香祝曰願天借公爲越人造福即當擢幸增秩無去吾郡已而果擢吾浙按察副使又駐節吾郡民相慶曰自此而撫而督不出吾浙吾民受福其無量乎未幾而公致仕去民始悵然如有所失矣公年未及耆尚冀公復起以慰吾民之望不意遽爾

期齋集卷之十

十

捐館訃聞吾郡無小大無衆寡莫不酸鼻隕涕況予知公於未第之先而辱公愛厚百倍於越民者其悲又何如也公子懋忠不遠數百里持大中丞讓溪游公所著狀請予銘諸墓石予感念疇昔安忍言哉然知公者又莫予若又安得而辭之按狀公諱齡字汝仁圭山其別號也周太保召公之裔唐大厯中歙州刺史裕期以惠愛賜第休寧之鶴溪遂爲休寧人至國朝公五世祖伯華始遷邑治之里仁坊曾祖諱希武祖

諱用亨父諱萬號坦軒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程氏贈安人繼母金氏封安人坦軒豁達有大度嘗以千金貸人人死無以償即焚其券及程安人之有脈也墜樓驚焉神夢之曰貴兒也無憂明當有榮戰過門者如其官晨起果按察副使之任者過領薦之秋鄉人又夢貸者款門稱償公之生豈偶然哉公幼頗羸瘠五歲而後能言走然性穎敏始入家塾書一再讀不忘又兼記群兒所誦邑令沈侯以公役至其家試以文頃刻立就沈大奇之十歲失恃哀毀如老成人逮事繼母克諧以孝與母弟鬻異母弟齡怡怡相友愛弱冠蜚聲黌校每試輒居峻等遊其門者日益衆癸卯領鄉薦丙午遊太學忽心動馳歸而坦軒病革矣號慟幾絕喪葬一遵古禮庚戌登唐汝楫榜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清操勤恪自勵又多心計量盈縮察吏弊無遺甲寅監德州倉時以補給河間三衛月餉之缺特命公董其事撫臣欲以奏外日月惜軍且脫巾告

本朝集卷之十一

三

急公從容慰遣之乃報撫按必遵原奏公執法不輕徇人於此見之吏部疏名士十二人堪改臺察公在疏中柄臣以不附已沮之尋轉本部廣東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擢汀州太守未仕丁金安人憂庚申起復補紹興紹興固劇郡又用兵後公私俱困民不堪命公至多方節省儉約自身始凡可以佐民之急而蠲民之瘼者條上十餘事次第行之有嫡庶二母爭子者久未決公徇遣人溺之井立得其情無証之盜紛爭於庭公片言折之遂輸服歲大旱公跣禱烈日中一兩三日境以有年汰冗兵之食萬餘金閩臣欲借餉他郡軍公曰財出於越民當還越民完他賦耳其他美政不可勝數民大悅郡以大治三年治行卓異晉浙江按察司副使飭兵寧紹公方勵精振刷肅清海甸以保我黎民偶嬰微疾又聞有讒言遂浩然不可留矣所過郡邑士民遮道攀卧大呼曰公何以舍吾民去耶公既歸社門謝客日以孝弟之道訓子弟扁讀書

本朝集卷之十一

三



之堂曰居學軒自適明初志也公處姻族待交游始終持一心藤溪汪君童時師也老而不遇公厚事之不懈既沒猶恤其孤先正程襄毅父子名臣子孫衰甚公白之當道表厥宅里復謀續其世官族有二婺婦皆苦節公曰此吾族正氣調恤敬禮備至曩時有無禮公者在難中公竟力救之不念舊惡甲子奉金安人祔塋坦軒墓或曰時日不利公曰吾知寧親而已卒不忘休俗尚奢靡公獨布衣糲食而俗因以變者良

期齋集卷之十

墓

多公稟固中和而學主忠信是以立身居官御物應務無纖芥過差病革之際尚危坐正論唯以宗祠未完宗譜未就爲囑自束髮以至屬纊可謂全人也已於乎如公之德之才即正位六卿亦宜壽逾耄耄猶謂其促乃官如服夢年不及下壽或者天有定數不可移歟雖然其不朽者鄉人稱之頌之越人感之思之孰得而止之哉公卒於隆慶丁卯正月二十九日距生正德己巳九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九娶吳氏封

安人側室李氏劉氏子男一懋忠劉出娶太學生汪子卿女女五人長適太學生金季錕次適中書舍人吳瀛子繼鳴次許聘太學生汪時舉子煉次許聘舉人劉堯錫子文循次尚幼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予乃爲之銘曰積其德其生也特邁其迹其試也歷不撓以直其心乃得兢兢翼翼成名懋績既牧既飭渥也其澤遺愛靡極胡爾永隔我心孔盡感今懷昔天惟佑于德將厚公之息銘也其無斁

期齋集卷之十

墓

四川按察司副使遠齋顧公墓誌銘

昔予與遠齋顧公同舉于鄉又同舉進士居京師又同里巷數年聚首無虛日談道義通有無兄弟不過也公嘗曰吾二人他日得歸老林泉餘慈密邇可朝發而夕至會晤傾倒當不殊於今日予自辛酉遭太夫人之變歸且八年而公謝政亦久方怪斯言之不踐擬折簡促之而公竟不可作矣嗚呼哀哉公子塘持龍畢葉公所著狀來乞予銘諸墓石予安忍銘之雖然予安

得不銘之也按狀公諱翀字曰翔遠齋其別號也其先山東人宋建隆間有諱澤者官餘姚愛慈谿山水之勝徙家焉八世祖高舉乾道間進士生武進簿炳炳生坦舉紹熙間進士入國朝科第代不乏人傳至贈生文生銓公父也以學行著稱曰西嶼先生封工部都水司主事前母張氏母方氏贈安人公生而岐嶷不類凡兒稍長篤志好學弱冠遊黌校聲名籍籍嘉靖戊子舉于鄉壬辰舉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分

期齋集卷之十一

五十五

治南旺諸泉至則釐革宿弊疏濬泉源使夫必受直而漕無滯艘公私稱便奉勅查理山東藩臬及諸郡賦罰蓋前此所未有也公秉公持法風采振揚士論翕然歸之時西嶼公在署忽棄養乃扶襯歸塋如禮庚子服闋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擢員外郎公於九邊智勇忠義之士皆廉訪籍記每佐其長以易置無不當癸卯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駐節潁上兼攝徐州兵備道徐潁地跨江淮多巨猾劇盜號難治公從容料理

案無留牘而地方寧謐故事江北直隸諸衛更番赴京操備率五之一公稽軍伍逃亡空虛乃奏減五一之例豪惡毛至剛占奪民婦女田產恃雄貲無忌公竟捕之置於法潁壽間盜多株連不解公下令曰以姻隣連坐者勿治即日歸農者無數撫按交薦方期大用適以舊在兵曹查黃註誤左遷許州判官轉真定通判大名同知復擢河南僉事時鄭府橫恣不法公悉緝治之遂歛跡彰德宗親王守道白晝謀殺其兄御

期齋集卷之十一

五十六

史入賄欲從末減公廉得其實堅執不可御史銜之誣他事中公公與訐辯御史竟落職而公亦改福建未幾丁繼母陳氏憂乙卯服闋補雲南未抵任予適視篆吏部知公淹滯獨甚擢福建布政使司叅議時倭賊猖獗而福寧尤急巡撫王公詢特以公往剿之公馳至其地凡可以禦備之者無所不至一捷于秦嶺再捷于大金間峽三捷于州城之外斬首三百餘級俘馘二百有奇賊大挫逃遁地方底寧此誠非常之功

撫按奏聞 上嘉獎賜以白金文綺庚申擢四

川按察司副使去之日福寧士民攀卧感泣立祠祀之四川松潘古維州境外也軍夷雜處叛服不常公至動中機宜形格勢禁一發即就戮有奸軍周尚武者陰蓄異志公訪知擒其首十八人如几上肉餘黨悉平因條畫五事嚴責成以馭兵威遠權事宜以防奸制變復舊額以賞夷安邊完通餉以足食養兵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巡撫羅公崇奎謂疆圉大計無過于此乃

期齋集卷之十

五

疏請行之而公以西土寒甚不堪壬戌堅請致仕歸歸六年而卒公敷歷中外逾三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威惠並行固濟世之才也但屢躋屢起竟徘徊藩臬間而止士論惜之公心懷忠信氣稟溫和不雖已貴顯恂恂若儒生及當官遇事則據理持法毫髮無假借如毛至剛王守道周尚武等事真所謂萬人必往凜然不可犯矣聞者莫不歛衽起敬公孝弟儉約尤出於性生葺先祠置墓田待母之兄弟與已之兄弟恩愛曲

至以至宗族姻黨故舊皆盡其力之能為各有

所濟友人鄭朝濟者父子客死清平公萬里歸葬其骨此古人所難若其自奉則布緼藜藿終其身而所以教子孫者讀書為善之外不問焉若公者世豈易得哉今老成云亡典刑遽失其可慨也夫所著有公餘拙稿蜀行稿軍伍約束若干卷藏于家公卒于隆慶元年十一月七日距生弘治丙辰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配邵氏封安人子男七長瑤遼州判官娶贈少保趙

期齋集卷之十

五

公廷議孫女次珍國子生娶學士姚公涑孫女次瑋光祿寺署丞娶餘姚邵知府元吉女次璜娶副使羅公縉孫女次琨邑庠生娶都御史徐公錦孫女次璫娶府尹孫公懋孫女次琦聘姚舉人棕女孫男十瑤生以孝以忠以廉以節以信以義璜生以誠琨生以謙以訥璫生以禮孫女六曾孫男女各一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臺鄉廟裏山之原銘曰

奮跡甲科芳成名通籍金閨弓工兵為臬為藩

予志安民生載蹟載起予每困而亨位未酬德  
予心無所營浩然歸老予謂詠太平胡不壽考  
予比筭錢彭悠悠寰山予公之佳城千秋萬祀  
予既固且寧

光祿寺署丞呂源卿暨配潘氏孺人合  
墓誌銘

源卿呂君者贈兵部尚書芝山公之季子兵部  
尚書沃洲休寧訓導易卿之弟也與予同出於  
宋太師中書令正惠公其後諱億者南渡時自

南齋集卷之十

三

青徙新昌予八世祖又自新昌徙餘姚冒李姓  
不修族義者久之及予與沃洲同舉進士甚善  
嘉靖丙辰君已通籍光祿於沃洲邸第見君頎  
然瓌特言論意氣激昂心竊敬之然亦未知所  
稱辛酉予丁太夫人憂歸始按譜考之乃予與  
君兄弟也癸亥予往新昌拜祖墓因造君之廬  
而君已即世矣嗚呼曩以沃洲之好僅與君一  
面同氣之親若路人者百餘年而一旦會合君  
竟不及知可勝歎哉君子鳴太過予泣而言曰

不幸先君棄背不肖孤有年而殯在淺土每念  
之五內爲裂今將與先母潘合墓于邑西苕溪  
之原敢以大伯父所著狀請銘諸墓石予素敬  
君且義在同宗得託名不朽爲幸安敢以衰拙  
辭按狀君諱光泌源卿其字也別號棠洲生而  
穎異髫髻好學挾冊吟誦不釋手芝山公博綜  
經史晚尤好易嘗畫像于壁君潛玩若有得稍  
疑問芝山公輒盡解每出言多驚人奇之不  
在二兄下章太夫人病痿君日夜侍湯藥不解  
衣者數月及卒泣血如不欲生既就外傳受春  
秋遍讀三傳寒暑不輟弱冠補邑庠生大兄沃  
洲携之至京師謁少宗伯松溪程公問學何先  
公曰寡欲爲先君服膺不忘曰程公四字銘也  
既入成均日從公請益無怠癸卯奉詔使益韶  
淮三府言詞儀度閑整三府禮遇甚隆更爲一  
時縉紳諸公所稱祖妣張少寡貞節縣令上其  
事未報君具疏赴闕奏之遂蒙恩旌其閭平居  
從仲兄易卿竭力孝養芝山公稍暇輒親讀

南齋集卷之十

四

工吟咏家庭每相賡和芝山公覽之喜常差其  
優劣黜綴之沃洲奉使南北歷官臺省得盡心  
國事者良以君為託也君又念太夫人孝慈早  
逝推其欲為之意為外祖買祀田畀外姪供享  
祀邑有饑寒死而無歸者出粟以贍或買棺以  
葬凡累世先龍及家廟祭儀祧藏一一佐芝山  
公綜理甚周邑人有黃頭龍者惟罪不能贖君  
貸錢贖之既出乃謂其妻曰無呂君我作獄中  
鬼矣何忍負之欲鬻其妻以償其親俞則隆聞

期齋集卷之十

四十一

於君君矍然亟呼其人還其券龍頭偕妻感激  
拜謝而去他如張懷弼葉子玉徐東山等焚券  
不責債皆彰彰在人耳目芝山公病革君禱于  
城隍捐田刻石以供歲祠而芝山公竟不起君  
哀毀骨立猶動循于禮沃洲奔歸自京師舉襄  
大事井井有緒矣君性莊嚴不妄交遇賢士必  
傾心下之擇其尤淳謹者延為鳴太師嘗曰誨  
吾子以孝悌忠信為先不徒習文藝爾也君高  
才大志何事不可為追蹤伯仲奚難而竟不獲

一第乃僅授光祿署丞居常悒悒發為詩歌常  
與內翰荆川小漁二唐諸公相賡和一日諸公  
早朝分韻君得聲字曰旗拂鳳垣初日影珂隨  
龍闕曙鍾聲諸公擊節曰壓倒儕輩矣戊午告  
歸僉憲峒峰曹君行縣與三泉俞君及君同遊  
南明僧舍觴詠至夜分源鄉倚席立就又出素  
所作詩文誦之曹君歎曰皆中唐遺響也其為  
諸公推許蓋如此庚申病危甚神氣不亂猶對  
客談當世事客退正色謂太曰吾將還化矣惟

期齋集卷之十

四十二

大伯居金陵不及與之永訣復取筆書抱志二  
字而逝方伯陳公暨曹公驚悼曰源卿國彥也  
忍其名泯滅已乎乃檄郡守邵公建綽楔于縣  
治之左所著有棠洲稿若干卷亞卿望湖徐公  
序之都憲浮峯張公跋其後生正德乙亥八月  
十四日卒嘉靖庚申八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  
六配孺人潘字冠其父貢士東明先生憲儀乃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溥之仲子也母章氏即太  
夫人之從妹生孺人六七歲貞靜懿淑寡言笑

行徐而坐端然內性聰惠侍大母孫安人學女紅則精聞大父助教公口授關雎桃夭諸詩則誦聞東明言春秋宋杞諸姬事則不忘助教公奇之曰何不爲吾孫乎孫安人早逝繼大母胡氏嚴厲難事東明兄弟苦之惟孺人至其前及捧膳以進即懽然無迂孺人母八年不娠請東明置妾得男未幾而矢孺人且悲且慰曰無憂吾母慈惠必有後明年果舉一子每事皆誠孝所感天若有以啓之是以祖父母父母咸鍾愛

期齋集卷之十

里

馬邑大家爭聘皆不許及東明見源卿于里塾與語大奇之曰此吾壻也遂締姻及歸源卿太夫人病且久孺人即更便服從源卿日夜侍奉又焚香禮斗祈禱甚虔太夫人聞而解顏病若爲之減去及太夫人卒凡衾襯襦履悉親自紉綴事芝山公尤謹饋膳遇祭祀燕享必極豐潔處諸如雍如肅如居尊卑間無不順適治家皆有條序御媵婢莊而有恩已亥水災有數姬暴屍溪濱孺人聞之即脫簪珥買棺瘞之乙巳源

卿患痰火幾殆孺人憂慮廢寢食每夜禱天願以身代無何源卿病愈太亦漸長曰吾父讀春秋君亦春秋皆不第兒宜讀書以續君家舊業早晚督勵過於父師女修乃以孝經烈女傳易曉者教之一一爲之講解又慮嗣續未繁請源卿置妾撫愛周至已未生應岩親族鄉黨每舉以爲閭範孺人病篤時但顧源卿曰我始欲與君同事姑而姑不存今欲同事翁而我將逝豈非命耶又呼太曰我今已矣汝能卓然自立居

期齋集卷之十

里

仁由義無忝爾之前人庶不負我之望呼女授之繪軸曰此得之我父家今以畀汝乃乳姑圖也言訖而逝時嘉靖辛亥八月二十九日也距生正德壬申正月初六日得年四十子男二長即鳴太邑庠生次應岩承沃洲廕爲國子生女一適叅議俞公三泉子時綰嗚呼以源卿之賢使居高位躋上壽功名事業當不讓古人而位不過七品年僅逾四十賢如孺人者年又不逮源卿天之意何如哉讀其狀能不爲之三歎雖然

太上立德其次立名此之謂不朽源卿孺人之名於是乎不朽矣况其子若孫他日顯榮光大以發揚先德者又未可量不于其身于其後天意其有在乎予乃銘之曰

矯矯源卿出自正惠芝山之子沃洲之弟德足潤身才堪濟世厥配惟潘齊賢同志胡齋之年不崇其位人亦有言名存跡逝俟天休命垂裕後裔苕溪之原風氣完萃雙壁攸藏逾千萬禩

徵仕郎沔陽州判官呂種雲墓誌銘

期齋集卷十一

四十五

嘉靖乙卯之秋少傅元峰袁公以侍講主試京闈得呂子炯實在高第元峯與予善喜得佳士出其文示予予覽而奇之猶恠其不肯選也以故炯數過予談文因道乃翁能教又聞他事甚詳而未及與一會每想見其為人嚮往者久之今春炯自遠而至手持苕溪沈憲副所著狀泣數行下曰吾父棄養六載以墓中之石請銘予誼不得辭按狀公諱招字廷賢號種雲其先汴人宋南渡時有繼祖者官於崇德阻兵不能歸

遂家于邑西三里許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隱德不仕至公考竹溪公諱淇者始徙邑之西門竹溪公倜儻卓犖以積善高行推重鄉里生四子長塘為錦衣衛正千戶封竹溪公如其官母沈氏為宜人次即公公生而穎異三四歲書一再讀不忘卅角能文章年十八補邑庠弟子員都諫學山周公少負英敏與公同業每自以為弗及顧屢試有司不偶時竹溪公同沈宜人就錦衣君養公獨留於家懷念二親不置人有勸

期齋集卷十一

四十六

公者曰京闈主試皆詞林名公去取無爽公之文具眼者當識之蓋應例遊北太學四方英俊雲集可相觀而善朝夕又承歡二親則養與試兼得者也公欣然從之果得盡友天下之士學益瞻而文益工比試又不偶竹溪公年高動鄉思且欲析產畀諸子公乃侍之南還歎曰吾豈以微名故累老親哉遂棄舉子業服勞幹蠱俾二親日優游一堂之上公又好賢禮士抱遺經以付炯誠之曰吾思以一第顯吾親而竟厄於



數奇每念之悵然汝母以我藉口但力學俟時必有所遇若發於汝猶在吾也而課之甚嚴既而公謁選天曹授桃源主簿人謂公函牛之鼎而烹雞哉公曰乘田委吏孔子爲之吾憂其不稱奚知其卑也未抵任而竹溪公訃至哀號幾絕奔歸喪葬一如禮服闋爲鄱陽主簿凡五年廉明勤慎著稱於上下淮莊王因敬慕之必欲納其季子燦爲儀賓不獲辭又以例改甌寧尋陞沔陽州判官迎養沈宜人不至公曰古人不

期齋集卷之十

聖主

以三公易一日養遂欲棄官乞致仕當道方賴之集事勉留至再三後督餉留都事竣公移文力申前懇乃得歸母子相見歡如也未幾宜人寢疾公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逾月百計醫治竟不効公痛怙恃俱亡昊天罔極每言之不欲生時伯兄錦衣君已故其勞苦萬狀一身任之至病疽毀瘠而不顧公既葬二親久矣術家疑有水已而果然公驚惶徬徨遍擇吉土得之以遷費至不貲公性孝友博學多材藝洞達幾微

平生以古人自期是以建立祠堂制祭器定祭品置塋田凡所以奉先者悉遵於禮而加厚焉兄弟雖析居而不有私財視親弟之子猶子訓迪保護無所不至異母弟棟早亡恤其孤尤切季弟梁弗檢以愛深責重致怨後犯法又力救之終身不失和氣女兄弟既嫁或亡或替者存恤餽遺之外無有需而弗應以至宗黨姻屬寡人娶婦待以免饑寒者不可勝數倭寇猖獗盡括家藏粟三巨艘以助軍餉立倉于官村積米

期齋集卷之十

聖主

以救荒歎此豈聲音笑貌爲哉皆發于至誠無所爲而爲即求之古人不多見其佐鄱陽也長吏賢公敬之凡訟獄錢穀事無不協恭計處邑大治兵憲又知公才可投艱委擒非常劇盜數日而得乃譽之獎之不容口故公之志行其佐沔陽也長吏汚事多病民既忌公之才又惡太索以形已短所以中傷之者不遺餘力上官廉得其情直公甚竟黜長吏而俾署州篆民莫不相慶若脫膏火以濯清冷故公之志亦行公去

二治所已數十年至于今民思之公雖少一第而得志安民不負所學亦可以自慰矣是以自天祐之公遇颶風於彭蠡舟幾覆而復安其子炯旋登高第於京闈蔚有公輔之望與公自得之何異及其歸也以善良化導鄉里以詩書教訓子孫以恩義撫御僮僕作德日休稱老於桑梓之間有司歲舉鄉飲必延公爲賓或一赴焉晚年構山池蒔花木集縉紳耆德爲真率會杖履追陪人望之如神仙亦莫不誦公有盛德宜

期齋集卷之十一

哭

享遐福云夫何感疾未幾而公即自謂不起忽呼諸子若孫一一誠勉言畢而逝於乎若公者即逾百歲人猶謂其促一旦老成云亡典刑遽失豈不哀哉公卒於隆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距生成化丁未十月四日享年八十有一配趙氏宋宗臣名賢汝愚裔也子男三長煥行太僕寺丞所至有清節惠政無愧家聲娶臨安府推官東白郭公女次即炯娶大學生方溪沈公女次燠南城郡主女二一適嘉定縣丞沈晃一適

徽州府經歷沈茶孫男一燠側室沈氏出聘都轉運司副使梅岩郭公女孫女六一適常州府知府少崖許公子太學生三錫一適湖廣布政司理問葑湖徐公子庠生國賢一許聘南京刑部員外郎秋門徐公孫元朋一即許聘芹溪沈公仲子如珪一許聘光祿寺署丞幼亭劉公子其餘尚幼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湖州府武康縣楊村鴻慶山之陽予爲之銘銘曰

期齋集卷之十一

五

藝而未伸佐州邑歷試弓所至加意於窮民方政成頌興弓遽投簪而養親友兄弟厚姻族弓朝夕訓戒乎子孫乾乾飭躬勵行弓汲汲好義而施仁惟天報德弓不必于其一身俾昌厥胤兮奮京闈而超羣將顯融碩大兮膺寵渥於楓宸逾大耋仙逝兮永安固于鴻慶之原我銘諸幽室兮越千萬祀其常存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

御史見二龔公墓誌銘

公姓龔諱輝字實卿號笑齋更號見二晉大夫  
堅之後渤海守遂諫議大夫勝太常武顯於漢  
有國淵者官於越愛雲門山水因家焉至唐侍  
御史俊避黃巢亂隱居小皎之上即今龔村再  
徙石潭有功德於民廟祀不絕實爲公始祖凡  
若干傳生公祖璋歛德弗輝考森任宿遷丞致  
仕督府就其家徵用已復歸號見一皆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妣沈氏妣方氏俱  
贈淑人公生而岐嶷穎異過人卅角即究心經

不期齋集卷之十

五

史至忘寢食年若干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居首  
以詩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登嘉靖癸未進士  
尋丁內艱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丁亥命董  
漸直江西竹木事竣北上復以營仁壽宮先蠶  
壇殿勅公督大木於四川及貴州西路貴西路  
山不產木檄下赤水二衛以狀白公公單輿親  
詣其地果如狀遂具疏請俾免得旨允其奏於  
是公往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如之可謂  
竭力取之矣而部劄務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

民情洶洶適慧星見詔求直言公遂上蘇民困  
以弭天變疏其畧謂四川僻處一隅而巨木多  
在深山窮谷採取必弔崖懸橋而出况連年兵  
荒相仍民窮財盡殊可憂也竊計郊壇蠶室漸  
次落成仁壽一宮亦當無幾解過木植似足應  
用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萬狀一十五圖各  
爲貼說具奏人咸爲公危幸荷 先帝聖明即  
命停止取回蜀民如脫焚溺相携持頂禮號泣  
隨公車北出境未幾時嘉靖十三年也吏部覈

不期齋集卷之十

五

公資俸奉旨陞二級留京用爲同使者援例以  
請竟註公福建按察司副使隨丁外艱服闋以  
副使提督陝西學校公以關中士習有恢擴奇  
氣文章學西漢語而於義理精微或鮮窮究乃  
日進博士弟子員相與切劘身心之學一時多  
深造之士隨陞本省叅政勅理黃冊巡按浦公  
檄公爲全陝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尤詳於  
制虜折衝之具二十二年陞廣西按察使旋轉  
廣西右布政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之賜二

十六年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簡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甫至旁邑同安盜發猖獗公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論者以公運籌收功之速不知同安非公屬也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洞三巨寇劉廷選蕭鐵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知縣施憲爲下所誤反寄爪牙賊中恣其搏噬以逞公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

期齋集卷之十

五

設伏間道以防奔逸部勒所司各率精銳三路並進後逼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携其心一夜兵忽至其門庭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漸次剿滅畧見大司成龔公用卿平寇碑記中例當以捷聞得廕叙公以議處地方事宜具題僅奉旨陞俸一級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順輿情爲善後之策措置毫髮不擾於民民大悅相率立祠祀公名報功祠二十七年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

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堤實土于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堤成闊若干丈袤延若干丈淮人賴之立碑於鎮河祠下以紀功德其他去債帥節浮費疏泉源均勞逸凡有益於地方者無所不至二十九年四月陞大理寺卿六月陞工部右侍郎九月轉左侍郎會虜初去奉勅督修太倉復兼築外城及戰車兵仗

期齋集卷之十

五

費省功倍至今人稱之是年十月始考滿獲請封廕後以銜公者欲中公無他可指摘竟改公留都公之南也人皆以爲吏隱可坐糜廩祿循轉華堦公淡於宦情已久遂決意乞休奉旨准致仕公即日戒行乃遵宿遷公遺意改號見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觀者稱爲神仙云公天性淵懿溫溫和悅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藹然如在春風中相與稱公爲笑齋公亦自以爲性成也因爲號比其當

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  
避就焉尤篤於孝友平居懷慕父母老而不已  
四時祭享未嘗潛潛淚墮痛弟早亡撫諸孤一  
如已出悉以祖遺田宅畀之且加益焉公族繁  
盛著宗約一篇其教在遵行孝弟更相敬讓爲  
本各隨資性習士農爲業以及鄉之人共舉行  
之遂成仁里自筮仕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  
在立祠報德公每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  
田園非食惡衣不異寒士惟以教子課孫爲事

期齋集卷之十

五

與少司寇東橋楊公輩爲可常會賦詩奕棋竟  
日而罷每月人一舉之詩文皆溫雅簡切若干  
卷藏於家西槎疏艸二卷其疏若圖采入經濟  
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在林下十有五載  
觀風者必首加敬禮時有存問仍扁其堂曰天  
下達尊公謝不敢當四川叙州府故有諸葛武  
侯黃文節公祠於是郡人念公德不置又立公  
生祠有司春秋祀之檄至邑以白公時易簣前  
一月也公生於成化壬寅年九月二十五日戌

時卒於嘉靖丙寅年八月十五日午時明年計  
聞適今上飛龍之春以老成淪喪傷悼良深特  
需卹恩用酬往勩贈都察院右都御史錫之誥  
命仍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配周氏宋學  
士公鐸之裔今中丞莓崖公之姊累贈淑人先  
公卒特賜並祭蓋異數也繼娶葉氏封淑人子  
四長侯任某次位任某周淑人出次脩任某次  
僕某側室孫氏出女一適某任某孫男八某某  
孫女四曾孫男一曾孫女一將以是年某月某

期齋集卷之十

五

日葬某山之陽與周淑人合焉公子位等奉陳  
宗伯所著狀屬予銘諸墓石嗚呼公文章政事  
忠貞廉節海內士類想望其風采宜正位端揆  
以霖雨天下者數十年及其還也愛君憂國之  
心未嘗一日忘又推其餘以親睦宗黨而化導  
鄉人使賢愚大小罔不歸心焉孔子所謂中心  
安仁天下一人而已者非耶予生也晚居相近  
幸得與公同朝辱教愛居多則知公者莫予若  
今典刑尚在而老成云亡方切傷感予安忍銘

哉又不敢辭乃叙而銘之銘曰

維公幼齡蜚英挺特早登甲科荐躋華職熙熙和氣貯在春顏守法持正屹若泰山因事納忠蠲瘼拯溺功見言信立德底績來副人望去求民思頌聲載道何處無祠豈曰不崇司空之佐輿論未厭宜先八座超然引去公炳見幾咲傲烟霞礪世脂韋德可照隣壽逾大耋俾熾而昌綿綿瓜瓞悠然仙逝完名局如天子憫悼士類歎歎恤典攸隆佳城維吉勒詞于幽歷歲千

期齋集卷之十

七

億

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白竹邵公墓誌

銘

吾邑固多長者以孝悌政事節槩著稱年逾耄耄猶抑抑朝夕自儆至於交際宴會一毫不爽其度白竹邵公一人而已人謂其精神意氣如強壯即百歲當過之不意其竟不及也卒之日不問識與不識莫不為之太息非悲公年之長也蓋老成云亡與刑遽失嗟我後生將焉倣

哉公生而英敏身不滿六尺而心雄萬夫立志

嗜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三禮每議論證據古今蹈厲風發常屈座中人未第時名聲已籍籍起及正德丁卯舉于鄉甲戌舉進士毅然思以功名事業見於天下丁丑授廬陵知縣適曾國詳為亂勢倡礮官兵不敢近公至籌筭既定乃號於衆曰自吾視之此賊几上肉耳第七吾指一舉而賊果授首邑中三元坊乘亂作奸獎公照刷搜剔無遺六百里之間風行草偃而無

期齋集卷之十

五

人不安居樂業者於是民歌其德既曰神明又曰父母焉已而丁內艱歸服闋嘉靖壬午補貴溪貴溪地瘠民貧且衝劇甚而小民往往為豪右所苦公持身正疾惡嚴非惟訖于威亦訖于富一邑橫恣不法之徒皆縮首歛跡昔道出貴溪者取辦動逾常格所司陪費不訾公極力撙法減省十去八九民瘼悉蠲頌聲大作當是時部使者交章薦之癸未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未幾奉勅駐節淮上理漕運刑公精白一心令行

言信虧損官糧者罪挾帶私貨者罪萬艘應期序進無敢違稍違必治不貸然剖決如流無留獄人咸畏其執法亦稱便舟中所過官民必白於公公念地方凋瘵而供應浩繁頗加意裁革濫關多索之弊一時頓絕准當南北之衝過者利於過發不耐稽查權貴人過多喜違道之奉公性本抗直見姸姍脂膏者輒面斥之以是即遇權貴人僅待之如禮嘗曰低眉回面以求媚權貴人吾有蹈東海而去耳乃竟為權貴人所

不刊集卷之十

五

中左遷六安州同知向之過淮銜公者又來巡撫公遂疏乞終養老父飄然掛冠以歸歸則率其弟若子若姪惟以孝養翁庄翁為事出入扶持晨昏定省凡口體志意無一而弗適自養生以至送死無一而弗以禮又以三禮教其弟惠父舉嘉靖甲午鄉試姪型舉己酉鄉試陸舉隆慶丁卯鄉試戊辰進士兄弟子姪同居五十年如埴如簍內外無間言蓋吾邑所僅有也公優游稱老於清風里第暇日為九老之會談說嘉

言善行以訓諭宗族化導其鄉人仕則見其政事節槩焉處則見其孝悌禮義焉懷瑾握瑜較然不欺其志古之所謂盛德君子者非耶公年逾七十即治壽藏自為表以識之平生寡疾今春忽不豫某年某月某日乃正襟危坐而逝距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九十有四公諱惠容字原廣白竹其別號也系出召公奭傳至漢召信臣裔孫休為青州守避事加邑為邵又傳至宋康節先生孫諱洵為徽猷閣待制扈高宗

不刊集卷之十

六

南渡都杭因家焉其三世孫諱淳為新昌令復家會稽其二世孫諱誠致揚州都巡偕子諱泰宋季任奉化州牧因家於餘姚今通得門東清風里又四世諱復生公高祖也曾祖諱悌思妣王氏祖諱珉金谿儒學訓導妣沈氏考即菊莊翁諱某封刑部主事加贈工部郎中妣朱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娶孫氏贈安人繼娶應氏封安人又繼娶金氏後公三月而卒子男三聖娶謝氏應出聖生員蚤世側室湯氏出聖生員娶陳



氏側室劉氏出女二回姐孫出適倪貫貞姐金  
出適舉人史自上孫欽上本縣陰陽訓術欽科  
欽壽曾孫洪立生員至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葬于柳畧公所自治壽藏中於乎本子允  
爲公弟惠久壻爰自交厚結爲婚姻故知公履  
歷世系頗詳敢忘鄙拙謹比第其事而銘之銘  
曰

弱冠志與古人期奮跡甲科逢明時兩治巖邑  
公無私去日益久民益思晉秩刑漕法自持平

期齋集卷之十一

空一

生正直輕脂韋但使心安理無違何知身退數  
亦奇力行孝悌樂民彝率禮蹈和百世師天界  
上壽更全歸勒詞貞珉千古垂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二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憲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水李時成校梓

墓誌銘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省齋陳公暨配封淑人唐氏合葬墓誌

銘

省齋陳公卒于嘉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壬寅

期齋集卷之十二

一

正月九日已葬于雲樓鄉陸橋園之陽逾二十  
年矣墓中石尚虛也至隆慶戊辰六月六日公  
配封淑人唐氏卒其子有勲等乃以少司寇東  
橋楊公爲公狀大叅紫墩陳公爲淑人狀二通  
請予銘之子生也晚猶及見公又稔聞淑人賢  
且與有勲等善也不敢以拙辭按狀公諱克宅  
字即卿省齋其別號也其先宋丞相文正公康  
伯扈高宗幸越過姚之馬渚鄉聞鐘聲顧其地  
樂之命介子祥卜居焉遂爲姚人由馬渚避兵

徙遷干瀆村者曰寶一公又四世有諱孟昂者  
隱居教授以詩名稱吟軒先生始未嗣育弟子  
巨理已復生一子吟軒卒妣老且失明患疽巨  
理公親吮之疽瘳妣呼巨理公行曰巨四至孝  
吾所生兒不逮也願天生賢子以報汝已而果  
生公吟軒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妣嚴氏繼周氏俱淑人巨理公贈文林郎  
嘉定縣知縣加贈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周氏贈孺人

期齋集卷之三

二

加恭人淑人人皆以爲天道不爽云公生成化  
甲午二月二十八日於次爲六幼穎敏絕人而  
志尤遠大兀兀墳籍間不治生產乃翁巨理公  
以食指甚繁欲令改業公未敢言因侍遊園中  
仆拱木以悟翁翁曰已成材矣而折之可惜欲  
汝舍學實類此自今不汝禁也公乃於書無所  
不讀亦無所不記遂膺弘治甲子鄉薦明年卒  
業南雍大司成楓山章先生問公所志公對曰  
要於道德中豎功名于楓山喜而進之日與談

經論學深相得造詣益精識者以公輔器期之  
矣正德甲戌舉進士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  
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一事民  
受困而逋負益多公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  
而籍之宿弊頓革公又欲輕重歸一則即神奸  
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  
更議金花官布輕齋也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  
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  
外方曳他屍誣僧殺之公疑不亟訊人或謂  
公受賂者公不爲動徐詞之匿者出衆方驚服  
曠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  
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公筭  
公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如  
追黥里乾沒官賦不使變鬻關佛寺以新學宮  
鑿低圩以通水利差九則以均繇役汰民兵以  
省冗食慎訟獄以安良民嚴胥皂以絕苞苴莫  
不次第舉之部使交章上薦張巡撫尤稱爲南  
畿卓異之首諸所建白輒申布令甲澤及他郡

期齋集卷之三

三

馬戊寅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其大者巨闢劉允取佛烏思藏挾邪盡亂疏其十罪乞誅之老兒當諸闕張銳等罪狀既具其黨蕭敬章彬詭內降欲易其獄疏請明正典刑大禮議興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號時有亞卿知上怒欲竄起者公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凜然大學士蔣公冕尚書喬公宇汪公俊相繼引去而議禮之臣不次驟進公言進退大臣開繫國體章

期齋集卷之五

四

三四上甚剴切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冢宰王瓊才而險直聲震天下出理直隸山東鹽法疏招復貧竈嚴革奏討等七事切中時弊繼按貴州民苦苗患供億不足公約東有司務爲厚大而區畫不遺細微行者苦盤江瘴氛烈山鑿道得免毒淫麻蔴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公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內伍外番莫不感戴及事竣還朝道出淮揚民饑公條上救荒五

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乙酉按河南立三場調閱之法一士必更六主僉同始錄關通獎絕所得多名士其激揚舉刺尤出至公有憲使某者廖冢宰親也居職無狀公專疏劾之廖不能庇議罷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矣所至興學校斥淫祠祀夷齊墓葺諸葛丞相草廬廓岳武穆祠甄獎賢孝表揚貞節風俗爲之感化丙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糧公臺資已逾八年即內

期齋集卷之五

五

擢爲晚冢宰竟以夙憾出置巖地輿論不厭公曰此獨非王臣耶怡然抵任甫七日會查盤給舍檄一指揮入南路爲鴛鴦橫梁寨所殺坐累戴罪剿賊公拊士卒繕器械凡致勝之具既備且精乃勒兵夜至鴛鴦寨焚燬房數十所出其不意盡殲之撫按上功兩荷金幣之錫自是諸番落來犯者輒遭挫衄無不求盟獻馬悔禍之不暇矣兵家積弊糧多虛冒而總兵者又陰護之不可詰公廉得其實悉麗詐冒於罪時何總兵

卿舊在貴州憚公嚴及是何大慚公因而駕御之頗得其力卒為名將全蜀比歲大侵民且饑死不能給邊餉公多方措置又往來督運馳編橋索道間鬚髮為改人知公之苦心也即不繼亦無怨譁庚寅考滿明年辛卯陞河南按察使公素精法律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冤如釋趙景陽等之無辜發劉一清等之有罪語具部使者疏中不二年薦者凡六上有郭侍御按貴亦特疏請補貴轉以從民望時王冢宰復起思中

期壽集卷之十一

六

公不可得顧對衆稱之癸巳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錢穀出納令輸發者親視其衡藏吏袖手不得與公文刻期遣發吏胥惴惴無敢以事嘗者楚地故稱饒廣癸巳水甲午又旱困矣又加以內府採辦宗室祿糧承天建治諸藩濫乞將何以處之公蚤作夜思合一省息耗而總制於衷應其不得已而弛其可緩民亦以不擾且提調試事實減三之一而賓興視昔猶厚初識器什留為後舉之用亦省三之一其綜理節縮

率類此公練達精審自信無歉平生未嘗屈法徇人撫按容有銜之者而竟無一隙之可乘顧皆首薦甲午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困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用兵征之不克正德間其裔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同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公相機撫剿公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督將校乘雪夜令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

期壽集卷之十一

七

其要害一鼓而克之向賊授首俘斬從賊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詔晉公二品俸賞銀三十兩綺二襲公以固險絕集衆策擬剷穴置守以圖永安適調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代去漏孽復曳生苗據固爭之處臣畏譴反嫁禍焉時舊論至死人之子官諫垣貴士夫以私覲不遂者為同官嗾之遂論公主用兵非是公聞而求去甚力得旨回籍聽勘丁酉抵家杜門養晦危坐一室隨意縱觀經史百

家言倦即出行郊陌與田父塲叟談農圃事歲時謹祀典置遠世墓田未備者訓率子弟習行孝弟之道悠然有以自樂至於聲色貨利一毫無所好即是非通塞悉置不問如是者四年忽疾作逾日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七越二年壬寅勘賁事者始白公功詔復公職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并給與祖父母父母妻誥贈廕子有年為國子生又其後二十七年穆宗建儲覃恩所廕子為吏部考功司主事例進公正議大夫

期齋集卷之三

八

資治尹淑人唐氏上虞右族考處士諱浦有隱德妣姚氏淑人幼莊靜聰敏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得省齋公年十五歸焉以公貴封孺人進恭人淑人淑人之歸也逮事姑周淑人省齋公性至孝未第時恒授經於外定省動違數月淑人與公同心事周淑人時其起居候其聲咳饋膳浣濯悉身任之不以煩其伯姒而周淑人動必呼少婦諸姒亦安其異順交口譽淑人賢公舉於鄉而周淑人卒淑人哀甚與公夙夜竭力

治喪葬以禮後公舉進士尹嘉定淑人從謹局鑰飭童僕門內肅如也公徵拜御史巡按三四省又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治松州淑人前後家居者逾十年綜理一切內外務整整不爽毫髮公歸問成事無不當意者其後公遷河南按察使湖廣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調巡撫應天等處地方淑人皆從焉屢膺封誥翟冠象服貴矣乃朴素不異公未第時而內治視在嘉定尤謹及公候勘淑

期齋集卷之三

九

人從歸歸四年公卒柩在堂強寇入室探所藏僅圖書命服而已因縱火去淑人提季子有年從牖出而燎已及正寢仰天號拜率子婦滅獲喪柩得免然冢婦及二孫女竟罹于災淑人雖遭禍變念公心跡未白亟趣伯子有勲疏于朝請勘於是事既核而公之功不可掩上嘉之卹典殊厚而淑人亦晉今封淑人感泣日夕勗三子銜恩圖報壬子有年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謁假歸仲子

有孚以國子生授江浦簿過家俱在侍淑人指所服澣衣訓曰吾服有美於此者乎汝今咸嚮仕矣慎無忘寒素及焦火場褻衣脫命時也每新婦入門必舉已平生異順淡薄之事語之丁卯伯子有勲謁選北上淑人復遣季子出季子重違其志乃留婦侍養而往是冬有勲授平度州判官有年補吏部主事戊辰春有年復以病乞歸得旨遂馳拜淑人于堂懽甚越數日有僕至自江浦起居畢淑人倚門致命辭忽仆於

朝齋集卷之十一

十一

地遂寢疾呼冢婦曰我即死汝輩殮我毋使我終于男子之手語畢目瞑距生成化乙巳六月四日享年八十有四隆慶丁卯五月六日奉淑人與省齋公合窆焉於乎省齋公敷歷中外數十年所至功見言信吾邑稱德行氣節文章政事兼全者舍公其誰一尼於仇人之言位不躋於卿相旋既白矣而年又不待謂之何哉所著有四書書經牆外望牧民膚見律解律摘自考操式并奏議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亦足以垂不

朽矣若淑人者為婦為母儀則既備而得壽得福又世所罕媿生榮死哀誠可謂合德於省齋公而垂範於閨闈者耶生男子四女子一最長適副使邵煉子庠生聖長即有勲娶州判邵萊女繼處士張慙女次庠生有濟早卒次即有孚娶刑部侍郎楊大章女繼庠生王惟一女次即有年娶知縣邵炤女繼舉人徐希明女孫男九孫女六有勲出者啓孫娶副使徐九皋女啓經聘知州夏惟寧女啓繇啓緒啓維女長適夏惟

朝齋集卷之十一

十一

寧子自新次適知州徐恒錫子覃有孚出者五啓和庠生娶知州吳文俊女啓科庠生娶庠生姚崇壽女啓秩聘國子生朱士貴女女長適知府邵惠久子岱次適處士范元明子庠生延爵有年出者三啓端女長適副使徐惟賢子庠生致成次未字曾孫男三本欽本鎔本銓俱啓和

出銘曰

侃侃陳公氣壯志崇自初至終惟孝與忠奮跡衡茅蜚英科甲仕起親民政成治邑及為侍御

正色敢言逆鱗糾邪 朝廷斯尊爲臬爲藩所  
至底績乃陟中丞望隆普率位豈不顯未究厥  
施搖亂國是仇實尼之將誰欺乎旋既白矣孰  
不公思公不可起懿哉淑人克相陳公肅肅治  
內屢晉榮封教子登庸公輔之器世德作求慶  
澤靡既佳城鬱鬱陸橋之陽閼茲雙壁萬禩允  
臧

明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虛巖傳公墓

志銘

期齋集卷之三

十三

太常寺少卿傳公虛巖者予史官同考會試所  
取士也其卒也余方有相知晨星之感一日其  
從孫舉人爾祿自錢唐渡江遠來顧余姚江草  
堂述虛巖易簀時言曰吾受知南渠呂公數十  
年必能道吾平生墓中石汝其往請銘焉乃奉  
吏科都給事中春門嚴公所著狀余爲之泫然  
以悲遂諾而銘之公諱珮字朝鳴虛巖其別號  
也上世本汴人至宋從高宗南遷遂占籍仁和  
高祖十二公曾祖得祥惇信好義邑令旌其間

祖諱延定父諱祺號實齋咸有德善積有餘慶  
母姚氏生二丈夫子公其季也姚孕公及期實  
齋公夢冠蓋貴人造門寤而生公公生甫三歲  
而實齋公棄世母鞠育訓課之童年即有志遠  
到經史皆通涉大義顧數以病廢然志猶未墜  
及冠始克專力于學補邑庠弟子員嘉靖乙酉  
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偶至乙未余閱其卷學博  
而識高大奇之因薦列峻等同事者亦皆歎賞  
不置以爲真濟世才也既而見其豐頤脩髯頽

期齋集卷之三

十三

然出群輩及與論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莫不了  
然胸中余心竊喜自慶爲 朝廷得人當是時  
公聲名籍籍傳播士林不特余一人之知而已  
未幾選授興化知縣公至爬垢剔蠹日夜皇皇  
求蠲民瘼其甚者軍竈奪民之田地而不稅不  
役民負累逃亡過半至困死無愬司軍竈者又  
深庇之而視民如讎前令不敢詰詰輒爲所搆  
往往罷去公曰若是何以令爲吾奉  
天子命爲民父母民在倒懸而不解即有官瘼



曠其矣安能覲顏在位哉乃極言宿弊跡上於朝者三必行而後已雖誣謗蜚興沮撓百計至有探甲以攻者公棘棘持議益力卒還軍竈所攘奪於民者民乃甦田賦悉平具在平賦錄中適余以使事過淮聞頌聲嘖嘖滿道路因折簡寄之曰公可謂不負余之知矣民肖公像立祠于邑公又以餘力脩治學宮日群士子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礪疏濬河流縈繞迴合如玉帶以啓卿相之兆公在興化三年百姓知公之心以爲恩上官知公之政以爲績天下士大夫知公之才以爲譽於是

期齋集卷之十三

古

天子知之召爲兵科給事中亦誓竭忠貞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所以報朝廷者不遺餘力矣世廟幸承天公以才望扈從有武定侯郭某怙寵驕恣不法無人臣禮回鑾之日即抗疏劾之忤旨奪職公間命欣然就道吾盡吾職而已歸田數年郊廟禮成得還章服公夙稟正直平生無脂韋嬖媚態又素有經濟天

下志地方諸所利弊有可以裨民生國計者遇事觸意侃侃論辯不少假借聽者無不捧手起敬以是觀風使者咸謂公宜大用前後薦剡凡十四上竟不用穆宗新即位廣開言路蒐羅海內名士時巡撫趙公玉泉首薦公以應之又以例當引年僅晉秩太常寺少卿致仕向使不久處山林壯志宏議獲竟厥施其濟世安民奚難嗟夫昔人謂士果能自材耶唯世用不用耳此余之不可知也其志良可悲矣公天性孝友

期齋集卷之十三

五

事寡母色養兼至仲兄南樓公皓首相聚朝夕怡怡母及兄病嘗割胸股肉和藥以進病隨愈數睦宗黨婚喪患難咸力佐其費如煮粥以活饑民施衣以庇啼寒施飲以濟道渴種種善事皆彰彰在人耳目其濟世之意於此亦可樂見所著有治邊略治關治鹽略藏于家晚歲專意攝養神氣益充人謂百齡上壽可期詎意一疾竟不起公卒于萬曆癸酉八月初一日距生弘治丁巳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李氏先

公八年卒生子一大學國子生娶冢宰元洲張  
公女亦先公卒女一適庠生毛五文側室姚氏  
生子二大器聘侍御龍川孫公女大量俱幼孫  
男三長爾爵聘吏科都給事中春門嚴公女次  
爾勲次爾台孫女六長適庠生張文炎次適庠  
生錢秉忠次適邵之純餘尚幼皆大學出大器  
等卜以月日奉公柩葬于三台山之原銘

曰

博學高文迥然出群我則知之為民造福困甦

期齋集卷之十三

六

業復碑有去思諫垣謇諤糾彈邪惡身退名垂  
屢薦不起孰主張是實數之奇三台脉脉結為  
公宅萬世允宜

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東橋楊公墓誌

銘

刑部左侍郎東橋楊先生卒其子世濟等以本  
為先生門人知先生者莫本若持兵部右侍郎  
五山陳公所著狀請銘諸墓石本不敢辭乃揮  
淚讀之詳哉其言之也即本在先生門下逾五

十年亦豈有加於是耶先生諱大章字章之東  
橋其別號也惟楊氏之先出關西宋有正一提  
舉者扈駕南渡依親錢某為餘姚令卜居於江  
南學宮之東遂世為餘姚人高祖自萃配黃氏  
曾祖宜振贈工部主事配黃氏贈安人祖榮日  
讀書盈寸以奇才著稱於時登成化壬辰進士  
第官至工部郎中配潘氏封安人父策以公貴  
贈刑部主事妣史氏左都御史一拙公之女婦  
道毋儀兼備先生生而穎異書一過目輒誦如

期齋集卷之十三

十七

其祖州角能文下筆多驚人語年十三應省試  
既而督學每試必在高等顧徘徊庠序間逾十  
載先生益務記覽深造詣汎濫停畜無涯涘上  
下數千年事以至國朝典故莫不貫穿於胸中  
聲名籍甚一時文人學士皆自以為弗及也遠  
近從遊受業者不可勝計先生出其緒餘各充  
其量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第進士授湖廣  
瀏陽縣知縣瀏陽號難治乃往令率襲舊仍陋  
度歲月逋稅逾鉅萬且狡猾健訟不可窮詰先

生至則持廉秉公根究獎源庶務迎刃而解或  
出片紙發奸擿伏如神豪民李鑒者籍貫犯禁  
無忌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先生一旦  
出其不意單騎即其巢擒之以故強梗豪俠之  
徒皆縮頸改步相戒不敢犯瀏陽號大治撫按  
交章薦之適丁封君憂歸隨承潘安人重服除  
補直隸歙縣知縣先生因俗爲政寬猛相濟禮  
法兼行敦孝悌尚廉節興學校勸農桑剔蠹修  
廢而百里之間熙然安先生之化歙亦大治於

期齋集卷之十二

六

是 天子詔徵治行卓異者若干人而先生已  
擬臺選時冢宰汪公歙隣邑人謂先生未嘗通  
候問銜之力改刑部主事公論殊不厭先生曰  
吾方憂其職之不稱豈以刑部爲少耶未幾雲  
中兵亂廷議選部僚有才望者副給舍往先生  
乃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召募兵勇布置悉當要  
害人皆稱之還部又督營兵趨太廟工事竣擢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旋丁史太安人憂除補兵  
部武庫司員外郎擢武選司郎中銓事更多緣

爲姦先生嚴具條格抑絕僥倖吏惟坐聽行文  
書而已而與奪遲速一出於獨裁天下武職待  
選者以得遇爲幸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霸  
州霸州固盜賊區連值歲歉人情洶洶不愛死  
先生多方救濟又日練精兵彈壓之惠溥威振  
數百里之內始帖然無憂亡命胡廷秀直入都  
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門出人莫敢近先生選  
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縛來斬之不啻  
如几上肉夫鑒與秀可謂梟雄不在劉六劉七

期齋集卷之十二

十九

下乃不煩一兵斗粟坐銷大患其作用神妙不  
知先生何以此也先生又巡視大城永清等  
處城圯武清漕縣地廣居民無城可依議及時  
興工修繕以寓救荒之意不數月而工成不惟  
土著者恃以無恐流離就食之衆全軀保妻子  
者不止數千人頌聲載道巡按楊公薦之云捕  
入都之劇盜安荒歉之流民信哉當宁將有殊  
擢忽武選帖黃事先後註誤者若干人先生例  
在左遷乃爲江西布政司經歷尋擢袁州府同

知未幾擢福建僉事叅議湖廣荊州兵備副使  
荆廣湖南要衝商民雜處尚氣爭利訟無虛日  
遼藩又多不檢每微服薄遊沙上先生曰威克  
厥愛允濟吾惟鋤其強橫而善良自安使門禁  
不嚴而出入不稽有司之罪祖訓昭然王何恃  
而不悛是以終先生之任而荆人奉法不敢玩  
王亦局局惟先生之言是懼時藩臬中先生資  
望獨深轉本省叅政晉南京鴻臚寺卿又擢光  
祿寺卿工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皆不次也先

期齋集卷之十三

二十

生在刑部而鄭公曉為尚書素敬先生凡有獄  
情重大者無不咨議先生據理執法亦為之盡  
必當而後已當是時天下無冤民夫何歲已未  
四月間偶感微疾在告蒙 世宗皇帝特恩許  
歸籍養士類以先生抱經濟之才雖位躋卿貳  
而未究其用日望其痊而起也本自辛酉守制  
歸每侍先生聞朝有善政未嘗不躍然喜及時  
事少有不當意則仰屋太息不已則其志可知  
也先生平生孝事父母雖在屢空而志意口體

無不適遇忌辰節旦子姪群衆談及先事歎  
不自勝待庶弟大韶大夏友愛甚篤周氏妹寡  
居子幼顧念無所不至訓子孫循禮嗜學守朴  
戒奢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先生歷官幾四  
十年而清約不異寒素惟山林引興日與少司  
空龔公輝大叅管公見陳公塏都運鄭公寅貳  
守朱公同綦觴詠談笑不輟嘉言善行無一不  
為後進所誦法於乎先生用則功在天下不用  
則善及一鄉即正位六卿享年百歲猶以為未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三

足乃若是已耶傷哉傷哉訃聞 天子惻然特  
賜祭葬在先生誠可謂生榮而死哀者也亦復  
何憾先生卒於隆慶二年十月十三日距生弘  
治辛亥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八先配張  
氏有疾早卒贈安人繼汪氏未幾又卒娶今吳  
氏封安人子四長世濟國子生娶都督府經歷  
謝公巨女次世清邑庠生娶廣東左叅政宋公  
大武女俱吳出次世澤娶五山陳公女次世淳  
生甫五月俱側室出女三長適都御史陳公克

宅次子今江浦縣主簿有孚次適順天府治中  
毛公文炳子翰林院編修惇元次字貴州按察  
司副使徐公九臯子正亮孫男四長秉公郡庠  
生娶子第中書舍人采女次秉正聘舉人錢君  
應弼女次秉直秉彝尚幼孫女二長適舉人管  
君府子應爵次適崇義縣知縣毛君子翼子祖  
庚茲以己巳十二月十六日塋先生于莫家湖  
之原本乃銘曰

關西夫子世稱揚脉脉心源意緒長扈蹕南渡

《期齋集卷之十二》

十一

來姚江卜居乃在學宮傍英英工部濬發祥阜  
哉先生遠紹芳蜚聲甲科煥文章敷歷中外事  
業昌坐槐棘兮登廟廊效葵藿兮傾大陽一日  
抱病阻趨踰蒙恩賜養歸故鄉蒲輪召起世所  
望云胡梁壤哲人亡 天子悼惻士類傷卹典  
優崇泉壤光勳詞貞珉久彌彰千秋萬禩固其  
藏

封宜人邵母張氏墓誌銘

張宜人者中憲大夫邵武府知府穴湖邵公繼

配也今秋一疾竟不起宜人有子監察御史陞  
聞宜人疾亟上疏乞歸得旨遣發行二千里而  
訃至矣陞以不及親湯藥躬含殮爲恨悲號擗  
踊幾至不生既而匍匐歸斬然衰服偕諸兄弟  
持吏部主事陳君所著狀詣予泣請曰母宜人  
塋有日願一言銘諸墓石予添至戚而累德述  
懷之役其何敢辭按狀宜人處士時濟公之女  
母某氏生而明慧稍長端容止不妄言笑又知  
婦人法度之事女紅精緻過人父母鍾愛之邑

《期齋集卷之十二》

十三

大家爭聘皆弗許時穴湖公前配吳宜人亡因  
求繼是夕張公夢一偉男子騎羊征霄漢問曰  
此祥定也謂越湖公生已未未肖羊遂以歸之  
年十五耳即能盡婦道姑朱太宜人蚤世逮事  
舅封刑部主事贈工部員外郎菊莊翁翁年已  
九十矣獨姬施氏侍宜人遇施氏善朝夕候翁  
安否意旨纖悉必知故所事咸得翁惟心翁真  
曰新婦賢孝天必祐之吾門其興乎宜人獨任  
家政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各有條序四

時祭祀尤極誠謹賓客至所需俄頃而辦豐約中節遇內外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而於吳宜人母兄弟姪尤厚吳宜人所遺子及已出子及庶子撫愛惟均贊穴湖歲延名師教之務底於成穴湖公因得專心於學或教學於外雖歷歲逾時無內顧憂已而穴湖公嘉靖甲午舉于鄉越四年菊莊翁卒宜人念一旦所尊棄養哀甚刑部主事白竹公者穴湖公伯兄也二公孝友天植同居數十年食指以百計宜人調停

期齋集卷之十二

五

其間無幾微難處意嘉靖己酉長子型魁于鄉其明年庚戌穴湖授六安州知州歷右軍都督府經歷工部員外郎郎中擢邵武府知府宜人皆從屢膺封誥今子隆隆慶丁卯又舉于鄉戊辰舉進士選庶吉士爲御史邵故東南世族而如穴湖公兄弟父子科甲學行在一門而聲震天下者世實罕儷可謂極盛且顯矣宜人顧謙抑謹畏過於隱約之時食菲衣敝折意降色即學士大夫有所不能也昔在邵武宜人與穴湖

公語曰嚴扃鑰飭童僕計量鹽米絲枲吾事也其興利除害爲百姓造福以報朝廷惟君圖之及型爲饒陽令陞爲太湖簿陞爲御史每書記中隨職盡忠勿以私家爲念之外不他及以故宜人雖病不使諸子知也皆彰彰在人耳目其明大義類如此宜人平生又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惟女歸予子兄者無子而有庶子欲其保之如已出岱早卒無子而未有爲其後型已已夏卒于官常忽忽不能解於心至春夏間飲

期齋集卷之十二

五

食頓減痰火上冲而漸不可救子婦咸侍宜人曰吾何言子孝臣忠夫義婦節念之念之遂瞑目而逝於乎宜人仁慈恩義入人之深即詩書之言女德何加焉觀病革而有婢助者割股以進可知已人謂即上壽爲宜而卒不得至其所宜有豈非命也哉宜人卒于隆慶四年七月十七日距生正德癸酉四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八子男八人長型娶羅璘女次璧庠生娶葉君鳴女吳宜人出次陞娶周君如登女繼談君世

美女次陸娶諸君某女次岱娶陳君主簿某女  
次圭娶陳君光祿某女宜人出次堤娶朱君縣  
丞公敬女次塙聘沈君府經歷渭女妾王氏出  
女一宜人出適予子中書舍人允孫男八型出  
者一欽言聲出者四欽亮庠生娶蔡君通判某  
女欽式聘沈君某女欽錫欽獎聘茅君檀女陞出  
者二欽元聘工部主事諸公璋孫女欽 陞出  
者一欽順女孫六長適知府張公達季子監生  
紹元次字副使陳公觀子某次字知府楊公世

期齋集卷之十一

三

芳子某餘幼未字曾孫一某亮出穴湖公卜以  
歲十二月九日墓宜人于穴湖山之陽予爲之  
銘曰

猗歟宜人實邦之媛爰定厥祥兆于夢見毓秀  
素里作嬪高門克敬克孝相夫事尊內外周旋  
上下雍睦惠問芳猷傳播九族貴嬪中憲金紫  
在躬撫有諸胤其心則同麟趾昭仁鳴鳩比德  
齊頤聯跼金相玉式百福方介八頌局和收華  
棄養殯露興歌披蒼者天胡嗇其壽世喪母儀

家失慈履佳城鬱鬱穴湖之陽勒銘于石千禩  
彌光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  
書謚莊敏陶公墓誌銘

南川陶公卒餘二十年矣而墓中石尚虛也其  
孫今少宰虞臣與予善請銘之予生也晚幸同  
郡自有知識即知公亦往往能言公事以是不  
敢以不敏辭但既病且拙不覺逾數年未有以  
應也每念之惕然憶昔蘇子瞻八歲知敬范文

期齋集卷之十一

三

正公及舉進士至京師而范公已沒其後季子  
德孺與子瞻同僚于徐因屬叙其遺稿子瞻云  
平生不識范公面爲恨獲挂名文字中至願也  
以子瞻之才叙之奚難而十三年始克爲之况  
予不及子瞻萬萬者乎嘗引以自解雖然慢亦  
甚矣乃力疾取狀讀之公諱諧字世和南川其  
別號也系出靖節之後有爲台守者因王巢之  
亂逐家焉尋徙會稽郡城六世祖宗暘又徙郡  
東四十里陶家堰生義義生仲濂仲濂生仕成



仕成生壽是爲公祖松菊翁淳厚善良衆推之  
爲長者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魯氏贈淑人壽生公父  
愷號實齋器量宏大敦信好施尤爲一鄉所重  
先以公爲工科右給事中封如其官後贈同松  
菊翁母章氏先封孺人後封太淑人生四子誥  
浮梁尹次諤石城尹次即公次講金谿簿公生  
而英敏瓌特孩提時夙然不羣有客過松菊翁  
翁出諸孫客見公驚歎曰翁世積德天以此兒

期齋集卷之十

二十八

報之矣必當名世公八九歲即有康濟天下之  
志自起燃燈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記十五  
六聲名籍籍起庠校間倫輩不敢望弘治乙卯  
公年二十二督學胡公按試太奇之携歷數郡  
雜諸士試卒無有踰公者遂以解元許之已而  
果然明年丙辰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首疏乞懲大誑以存大體叅鎮守太監  
劉雲董讓各以曖昧事誣奏撫按宜重加戒罰  
詔允之著爲令繼請緝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

亂存亡之故且更請大學衍義一置經筵以備  
進講一置官禁以備退覽指物譬事無慮數百  
言上嘉納焉轉工科右給事中丁父憂歸起  
復當武廟初年閹宦擅權是非顛倒公遇事  
敢言其尤大者戒遊逸一疏專斥巨閹劉瑾丘  
聚魏彬馬永成輩導上恣意狗馬馳射釣獵之  
樂浹旬弗止曰逸遊者迷心之鴆毒致亂之階  
梯也明王深以爲戒而末世之主皆以此喪心  
失德以取亂亡瑾等蒙蔽聰明迷亂國政此陛

期齋集卷之十

二十九

下之罪人乃反徇之而不覺耶宜數其誤國之  
罪治之以法他如遠讒佞以一政令脩人事以  
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賣鹽織  
造等疏皆切中時弊當是時公直聲動天下而  
瑾等切齒銜公日夜思所以中之矣久之無所  
得以他事誣公杖之爲民旋又指與大學士劉  
公健謝公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爲黨入錮之  
憾猶未已也書姓名於座側以公嘗巡視十庫  
駕言缺乏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令公曩所劾

太監某同錦衣衛官葉某督視廷杖意必斃之矣公慷慨受杖而葉某頗救之得不死謫戍肅州公與疾就道弟講及諸親厚者淚下公朗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聞者壯之所過多題詠在肅與大司馬劉公大夏大司冠潘公藩更相唱和若牧羊臺賦蘆鴈橫塘等篇托物感興寓意忠厚有離騷九章之風具在西行浸稿中瑾誅詔還家作數椽於田間日奉母氏懽讀書課農十餘年間足跡不入城市由是學益邃

期齋集卷之十一

三

養益純嘉靖改元 世宗皇帝采錄天下名人乃起公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高法當死以寃走匿公曰第無恐果寃吾爲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誠門者執跂而矚者入盜叩頭曰是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讎不意其爲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

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鸛鵒能言使持刀詰之鸛鵒言積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折獄平反類若此踰年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沿河植柳固堤傍植葭葦採取捲掃以當草束椿木榮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公始及擢本藩叅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公默自定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公又嘗部運入京先是僦居民房胥吏不可約束乃捐俸爲置官舍出入局之奸弊遂絕至今部運者至如歸擢右布政使尋轉左逾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巡撫至則條陳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貪吏行之暮月厥有成績

期齋集卷之十一

三

兩廣缺總督擢公少司馬兼臺秩往莅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稱號署偽官不知有朝廷矣數十年不能平公至召諸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公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須先剿之乃作灣尾巨舟於番禺海濱計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於波羅廟餘散去許折桂窮

期齋集卷之十二

三十二

乞降得丁壯千八百有奇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擒斬雷公招渠魁百三十六名顆生得四千五十一名口潯州以寧時壬辰八月也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擒斬趙林花等有名賊首八十三級斬獲從賊七千五百有奇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甲午剿瓊州黎斬黎佛二等一百四級降從賊一千一百一十有奇撫處巢崗五

十二處瓊州諸崗平乙未剿七山擒斬賊首趙宗欽等十三級從賊二百五十五名顆生擒五十七名口各賊倒戈出降願赴軍門聽調為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等山諸賊據天險結石棚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可近公選銳卒二百婦人服挾短兵背繫竹筒貯火藥且以為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躪擊二百人從中砮之遂盡破大帽巖塘等諸寨殺偽無敵王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三十三

文興隆偽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擒斬千九百七十七名顆俘獲千一十七名口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公總督四年餘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受方畧而行及其成功也不爽毫髮誠所謂沈謀可以掩著蔡勝氣可以奪鬼神矣百餘年來言平寇者未有若是之速而獲功之多者也國有彛典即封拜不為過否亦得進秩叙蔭乃僅僅酬以金幣而已人言當路者以公恃功弗求疑於慢乃廢

朝廷之公以行冒臆不知公盡職爲安豈望恩澤哉公以太淑人年高乞歸養疏上至再三不允竟聞訃抱痛以歸詔賜祭葬如例庚子服闋起貳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及會議朝事侃侃必竭盡所見但以習尚浮靡大異弘治時每形慨歎人稱爲古君子而頗不宜於時矣辛丑九廟灾陳乞致仕詞甚懇遂得請公科第既深而德望彌重人將謂宣麻大拜正位端揆以霖雨天下乃位不

期齋集卷之十二

三十四

稱德士論惜之然公自處澹如也公性好讀書至老手不釋卷爲文渾厚昌大詩宗盛唐書法莊勁類其人學先主敬雖燕居無惰容居官廉介一節鮮宦業自奉甚菲薄衣服飲食無所擇訓子孫惟務學勤儉而已與人慎許可有過面諭之退不復言有善即稱賞不置族黨貧乏者量力賙之歲荒煮粥通衢以濟饑餓全活甚衆歲丙午公忽遘疾至十一月二十八日疾亟強起正襟端坐取新冠易之遷于正寢謂子姓曰

萬物有終儼然若有所對而卒距生成化甲午

享年七十有三訃聞詔遣官祭葬贈兵部尚書

先是沈淑人已卜兆于上虞花浦之原茲乃合

變焉至隆慶元年有司上公行誼勲烈追謚莊

敏配沈氏封孺人加贈淑人先公十五年卒繼

楊氏封淑人子男三長師善以公廕授光祿寺

署丞次師賢鴻臚寺主簿封翰林院編修次師

蓋封光祿寺署丞女一適同邑董湏孫男大升

監生大欽師善出大順今兵部職方司郎中大

期齋集卷之十二

三五

臨今吏部右侍郎大恒監生師賢出大原今光

祿寺署丞大受大節今府檢校大成監生大晉

大猷生員大典監生師蓋出曾孫允淳今尚寶

司丞大順同科進士允俊生員大升出師善孫

允傑曾孫師賢孫允端允宜經魁允嘉允

彥允哲曾孫崇敬崇禮師蓋子大忠孫允濟允

洵允瑛允煒允琦於乎公文章足以華國忠誠

足以動天廉節足以勵世俗功業足以銘鼎彝

修德寡欲足以迎和聚順苟得一焉宜並駕申

呂而等筭松喬乃位不至於卿相壽不躋於耄  
耄何耶古人云道不虛行其後必有達者今觀  
公之子孫振振數十人競爽濟美蔚爲名士以  
才以德以高第大光顯于天下天之報施信昭  
昭矣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相去幾何彼之蔽賢  
忌功者今安在哉予乃爲之銘銘曰

卓哉陶公幼齡拔萃有客鑒之長當名世博文  
振藻弱冠蜚聲發解浙省對制 天廷載膺妙  
選讀書中秘因感君恩益奮厥志操觚藝苑起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三六

草諫垣憂時嫉惡正色敢言屢犯逆鱗欲誅奸  
豎九死一生心惟報 主橫惟誣逮杖戍邊方  
神明默相日月重光召起田園爲藩爲臬德被  
民人譽流普率晉少司馬提兵嶺南威稜震疊  
動應韜鈴百崗千巢盤據山島遺患多年一日  
迅掃任使所及履險讓夷論功行賞得少居卑  
公既還朝輿情未暢謂當宣麻乃卿乃相公行  
古道頗不宜時遇災請老榮祿頓辭身退名高  
德厚慶集佚子孫賢俊遶膝公則樂矣人日

望之蒲輪再起提挈網維天不憖留山頽梁壞  
士論同悲道路興喟佳城何在花浦之原勒詞  
貞石萬禩永傳

栢軒王公墓誌銘

栢軒王公以積善著稱吾郡一旦云亡行道之  
人莫不咨嗟謂善人不可作矣又有相歎慕脩  
享五福者僅見公一人焉足以徵爲善之效予  
聞之誠哉二者之言夫各有當也公之二子與  
予交且厚纍然服衰持朱憲副拙齋所爲狀來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三七

請予銘諸墓石義不得以老拙辭按狀公諱舜  
卿字良佐栢軒其別號也其先廬州府巢縣柘  
臯村人元末有六世祖諱秀者聞 太祖高皇  
帝兵駐鄱陽湖遣子勝盡以家所積糧米輸至  
行在以助蒙授太平興國奕元帥劄付充千戶  
置在麾下及 太祖登極勝子保得襲職實授  
水軍右衛前所百戶未幾選從信國公閱視浙  
江諸郡縣城池保愛會稽佳山水不欲去奏請  
改隸紹興衛遂占籍焉世居讓簷街保生用號

慎菴永樂初領海運過島中救破舟者數十人  
令登舟其人餓病甚舟人慮爲害慎菴仰天自  
誓請以身代遂有神語檣燈之異不一日即達  
直沽其人感活命恩至今子孫不忘生三子長  
曰佐次曰倫次曰仁仁即公之父也號樂閒能  
自勸學立節槩足跡不入官府居鄉恂恂有禮  
遇拂意事幾微不見於顏面尤喜施予不問家  
之有無聲烈籍籍起有司舉爲鄉飲賓生一子  
即公公髫鬣如老成人性孝謹侃侃自持不喜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三

華靡遨放事弱冠代樂閒治家克勤克儉稍暇  
涉獵經史通大義待人一本至誠即逢橫逆含  
忍不與較久之彼多悔罪來則慰遣之至於財  
利分毫不苟取恤孤苦賑貧乏折券捐貸無虛  
日見義事汲汲然如不及焉計產業之盈縮哉  
人顧不忍負而輸租償逋者踵至益致饒裕以  
故撫按郡邑交相推獎旣以好義榜其門又榮  
以冠服屢在鄉飲賓位如乃翁云嘗有無賴子  
毒幼女死欲誣公偶有老人撫摩之女遂蘇老

人忽不見皆以爲神佑善人使奸計無所售耳  
先墓上木被盜伐去且毀其產逮繫至官法當  
重議公旋與求釋曰第令警改已矣其度量寬  
洪每如此公於世玆玩無所好惟爲善嗜義若  
飲食朝夕撫子孫諄諄以忠孝爲訓嘗曰吾祖  
若父世濟厥美吾自幼至老亦惟失墜先德是  
懼今所望於爾者其無忘吾言四時尤嚴奉先  
之禮誠信齋戒事亡如存接士大夫抑抑捧手  
矩步不失尺寸處高貲厚蓄而自奉澹薄如寡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三九

人一布袍數年不棄人或勸之稍華不爲過公  
曰吾非矯實性安朴素耳且作法於涼猶恐吾  
後之侈也故其子孫多循禮度公平生康強無  
恙隆慶二年八月偶感小疾猶起卧如常至十  
月初六夜三鼓忽呼子孫環侍衣冠端坐誠諭  
數言而逝顏色終不變距生成化庚子十月二  
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先娶李氏再娶孫氏生  
三子長錯光祿寺署正陞南雄府通判娶紹興  
衛指揮同知馮大紀之姑次金太學生娶漢陽

府同知張公天衢之女次欽鴻臚寺署丞娶永昌府同知虞公价之女女二長適紹興衛指揮僉事何經次適監察御史朱公麓之子柳州府經歷以京孫男三長洵邑庠生娶廣東布政司叅政蔣公懷德之女早卒次鍾瑞郡庠生娶戶科給事中高公鶴之女爲金後皆錯出次薄聘舉人沈君校之女欽出孫女四長適國子監祭酒周公文燭之子邑庠生應薦次適韶州府太守徐公綱之子邑庠生登餘幼未聘曾孫二長

期齋集卷之十二

四

崇顏次崇曾爲洵後曾孫女二長聘翰林院庶吉士朱君賡之子敬復次未聘於乎公之立心制行可以質鬼神而對天地數十年如一日積善之慶宜其光于前人啓夫後裔脩享全福而卒爲完人也已豈特吾越人鮮儷即求之古人何讓哉錯等以已巳五月初六日奉公柩塋于望僊橋之原乃爲之銘曰

孰開厥先有祖有父惟公繼之益篤其祜積德施仁厥施斯普遠邇歸心上下交與五福既全

四代親親相彼世人曷堪其伍望僊之原左龍右虎歸然佳城孔安孔固勒詞貞珉垂範千古

明故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

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公墓誌銘

緒山錢公之卒於錢塘表忠觀也逾十日其子應樂奉柩以歸于堂又逾二月而舉殯以葬乃持龍溪王公所著狀請予銘諸墓石予惟公與龍溪同學陽明公數十年間發明致知之說志同道合相得驩甚即司馬君實與范景仁不是

期齋集卷之十三

四

過君實景仁相約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今讀龍溪書公事無一字不可信而傳者予辱從公舉進士因此託名不朽豈非至幸哉公諱德洪字洪甫初名寬避先世諱以字行武肅王鏐十九世孫武肅六世孫會稽郡王景臻者尚宋賢穆大長公主南渡時賜第台州其五世孫璋以父弘祖守紹興因贅餘姚王氏遂家焉是爲姚之一世祖也四世上元尹伯英入 國朝與從子古訓以徵辟甲科顯曾祖師摯祖習父蒙



三歲瞽目號心漁翁母馬氏世居鄧巷遭回祿始僦莫氏樓以居是樓爲陽明公降生之所曰瑞雲馬孺人夢祥雲覆列綺繒款款若門聯空中呼認太乙字遂驚寤而公生兆與陽明公同相傳以爲奇公自幼重遲不戲周旋中規矩外舅陳公善相人語心漁翁曰此兒不凡當爲大儒因以女之女許聘焉是爲朱孺人年十五出就外傳心漁翁曰吾不幸目無所見然心之所珍儒而已他非其好也公毅然欲成其志遂取

本期齋集卷之三

四三

朱子集註經書早作夜思夢寐常若見之使文有未誦而意稍窒疑雖百倍其功弗措也又因讀詩過勞邁危疾題其牖曰學貴精不貴博而識見益進於高明心漁翁恒受從弟窘辱惟勸翁含忍不較其伯心古貧子婦孀居百計承父母意分贍而假貸之不知力之不逮也家事悉屬於弟周甫惟率季弟充甫專意績學嘗曰使得顯親食祿何憂於外侮之侵貧乏之不闕乎心漁翁聞之而喜日與陳竹東蔡一治吳石山

倪小野立社唱酬謂公必能成其志也正德己卯補邑庠弟子員每試輒竣等同輩不敢望凡可以應有司之求者不難矣一日讀陽明公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陽明公又平宸濠歸越始決意師事焉及還姚公率同志數十人龍泉中天閣請陽明公升座開講陽明公曰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

本期齋集卷之三

四三

臭中間只是發明得微字衆聞之躍然有悟公實倡之也公篤信陽明公盡棄其學而學焉心漁翁患妨舉業頗不樂公曰未有理明而不中選者也明年壬午果領鄉薦癸未下第歸晨夕在師側四方來從游如薛中離鄒東郭王心齋歐陽南野黃洛村何善山魏水洲藥湖諸君咸集館下及聞風而來者無慮數百人必令引導以端從入之途皆稱公山中教授丙戌舉南宮不就廷試又歸陽明公曰吾道有賴矣喜甚

丁亥陽明公將有兩廣之行公與龍溪曰師教雖明悟入則各因資之所近蓋共究宗旨龍溪曰師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無善無惡爲心之體有善有惡爲意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亦未是究竟語蓋心亦有有善有惡時意亦有無善無惡時知亦有無知之知物亦有無物之物若滯言詮非善學也公曰不然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本體是

上  
期齋集卷之三

聖四

晚請問陽明公坐天泉橋上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王須用錢工夫錢須透王本體相取爲益吾更無遺念矣自是天泉辯正始歸于一戊子冬公與龍溪將北上遂聞陽明公有青龍之變即回舟往迎喪至廣信馳書心漁翁具道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翁泣曰吾貧糞錄養然吾豈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于時權貴忌陽明公德業之盛盡革身後卹典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其胤子公挺然曰保

孫寧家吾責也願以身殉之消內變禦外侮殫厥心力暇則與四方赴吊同志發天泉遺教俾師學日明胤子無恙以俟後之封襲公之功可謂大矣壬辰北上廷試以親老乞恩便養得教授姑蘇至則定社典申學規修廢舉墜指俸助貧黜鄉飲之濫與者若干人然後進諸生而諭之曰學必先於辨志詞章之習藝焉爾矣同門友聞人詮督學南畿公請其刻陽明公文錄頒布多士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

上  
期齋集卷之三

聖五

有東魯沂水遺風公以進士授職例得八品俸皂悉辭之人尤以爲難甲午聘主廣東鄉試御史戴君璟盡以簾內外卷付君取裁得梁津等七十人乙未丁內艱歸越與同志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北監丞群國學弟子立繩愆廳下諭以悔吝吉凶之道聞者悅服尋陞刑部主事文選林君欲以大理丞擢公一見執政可得公笑而却之未幾陞員外郎時翊國公郭勛怙寵驕恣勢傾中外適上夜遊西山召不往給事

中高時劾其不領 勅下詔獄密 旨諭指揮  
孫綱去刑具而收蓋 上意不欲寘之死法也  
已而自都察院解送勲戚貂鎬逮繫者四百人  
諸司莫敢問公曰法者朝廷之法吾爲法官何  
避焉遂按以違 勅等罪數十狀當死高意勲  
從入議未必死欲誣以不軌公曰法止如是也  
奏入 上震怒擲於地不報翌日復奏又不報  
高諷給事中周亮劾公律法不明遂下詔獄杖  
問公既逮論勲者日數上 上益怒 旨云既

聖朝集卷之五

甲六

有旨着去刑具而收如何敢違 旨即與郭勲  
不領 勅者罪同 上以處重爲怒而群議以  
從輕爲嫌可謂左矣時堂官憐公無辜曰尔特  
署司事耳問官何在荅曰問官亦其一人不欲  
駕禍寮屬以自免也是冬寒甚公身嬰三木自  
分必死獨念親倚廬懸望無由面訣哽咽者久  
之旋自歎曰吾在桎中四肢且不保而思親數  
千里之外愚亦甚矣舍然一空軒聲達旦日與  
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爲趙講易興至賡

歌以發幽思累積盈帙名曰困學錄勲既死群  
黨盡竄公請曰臣罪當誅親老乞骸骨癸卯  
詔革冠帶歸農蓋公之學得之生死真境中益  
覺自信 九廟成詔復冠帶聽用先是馬孺人  
卒于蘇公以未躋中壽哀毀成疾茲得生還拜  
翁膝下恍然隔世人與二弟晨夕在侍委曲承  
歡心漁翁臨終問長兒何在公偶出亟歸翁曰  
兒在吾喜言訖即逝公嘗歎曰使親知我易使  
親忘我難吾父子之間庶其忘矣乎明年往廣

聖朝集卷之五

甲七

南乞湛公甘泉誌江右鄒公東廓記羅公念菴  
表合塋父母于勝歸山自是心無內顧遍遊宣  
歙江廣間隨地結會風聲所召雖深山邃谷亦  
有願求一見獲聞緒言以沒世者如在韶則陳  
豹谷延主明經書院溧陽則史王陽聘主嘉義  
書院宛陵則劉初泉聘主獅子巖與水西精舍  
蘄州則沈古林聘主崇正書院江右則督學王  
敬所大開講舍于懷玉山群八邑士聘公爲山  
長若冲玄若斗山若青原若君山若福田若衡

麓若復真若復古諸書院往來敷教二十年不可枚舉各有規約有會語凡若干卷載公全集中年七十作願閒䟽馳告四方不復遠遊矣每春秋仲丁止會東南同志于天真書院因爲湖上浹旬之遊 穆宗御極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尹校等交章薦之謂其潛心理學可充輔導以表儀朝著蓋欲用公以不次之位也吏部覆以年逾七十不宜煩政事僅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而已今 上登極雖又進一階人情未厭也公

期齋集卷之三

四八

善調攝老而益強去冬始覺少衰應樂力勸公家居就子婦養今年九月念同志之會忽戒僕束裝西遊寓先祠表忠觀飲食言笑如常十月二十六日猶夙興衣冠而坐是夜丑時氣息漸微奄然逝矣公性本誠篤而加以學問之功忠信孝友數十年來稱於宗族鄉黨者無間言在已細行必矜居常無隋容然度量汪汪不責人小過與門人處善誘曲成不遺待子弟嚴而有禮朝夕訓誡靡所不至平生不親貨殖逮歸三

十年未嘗以私請入公門人有冤負則挺身爲之伸雪與二弟終身怡怡同居者二十餘年二弟雖老事之若父公亦不知其兄也親故貧不自立者日夜思授以生計汲汲與人爲善而尤重志節聞守節婦樂與傳述之積有婦行錄一卷又善知人大司馬胡梅林方尹吾妣曰公必爲當今名將勸其讀陽明公奏䟽文移乙卯倭奴焚掠鄉居公作團練鄉兵議卒保無虞薦門下士今都督戚繼光總兵梁守愚於梅林果樹大勲梅林謝公曰始爲公儒者不閑將畧今乃知善將將也先是陽明公年譜三紀未就羅念菴遺書促之公登懷玉山四月而譜成自奔喪卒葬以至出仕歸田無一日而忘師教也念先世功德恐致湮沒故凡遺墓在臨安錢塘崇德天台者罔不表章恢復又請建英烈廟于越表忠觀于杭立表忠世廟于勝歸山置祭田修祀事每歲仲秋大會台杭蘇越族屬二十餘支合祭表忠觀後寢以聯族誼具載吳越世家是公

期齋集卷之三

四九

無一日而忘親恩也其他嘉言善行不可殫述  
有同志哭曰先生爲道而出全道而歸本祖而  
生顧祖而死庶幾知言者歟公卒于萬曆二年  
十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二  
日享年七十有九配朱氏有懿德先公十六年  
卒男二人長應度邑庠生早卒娶蔡氏成都府  
經歷五臣女次即應樂舉人娶王氏陽明公繼  
子錦衣千戶正憲女繼娶趙氏女二長適府同  
知史鵷孫舉人銓次適御史鄭寅子庠生安元  
側室任氏出孫男六人人元府庠生娶任氏人  
宗邑庠生娶丁氏人案娶楊氏人官人寵人寧  
孫女二長適侍郎龔輝孫庠生徹次適知府嚴  
中子庠生用明曾孫一曾孫女二俱幼閏十二  
月初二日葬于勝歸山王屏峯人字岡於乎學  
以致知爲先善以及人爲樂公早聞良知之說  
旣深造而自得矣又推其所以覺人幾遍天  
下使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思以其道佐  
天子濟斯世與公身親爲之何異天之生公於

世教豈小補哉銘曰

穆穆武王傳世十九篤生緒山光前裕後生本  
乎祖無美弗彰成我惟師乃服其喪蜚英甲科  
司教執法化行訟平顧惟顛蹶欣然解組歸事  
二親講學明道以淑斯人彼蒼者天高不可問  
旣豐其才大位何靳公庭有子王家之賓未究  
厥用待此而伸人字之岡佳城鬱鬱勒詞貞珉  
千禩彌吉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三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靈鑒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晉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蘄李時成校梓

行狀

故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左侍郎贈禮部

尚書謚文僖龍白陳公行狀

公諱陞字晉甫姓陳氏別號龍白其先自南朝  
居於吾姚開原鄉之登洪里至宋有諱仲德者

期齋集卷之十三

當宣和建炎間兩以率鄉兵禦寇功授南畿都  
統領乃公之十三世祖也六世祖諱仲從開原  
徙姚江之南學宮之西居焉遂世為東南隅人  
高祖諱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妣吳氏封太  
宜人曾祖諱雷封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  
司左叅政妣孫氏封太宜人贈淑人祖諱廷敬  
薊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  
使司左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妣于氏贈  
安人恭人淑人考諱煥號西愚光祿寺卿妣胡

氏封安人恭人淑人公生而白晳豐腴自孩提

嶄嶄露頭角有巨人志不與群兒戲狎見者必

為西愚公賀西愚公亦心自奇之髫髯俾從塾

師書一再讀不忘十歲能文才思駿發多驚人

語一時同學莫敢望弱冠入邑庠為弟子員督

學白泉汪公校文置峻等廩之嘉靖庚子以禮

經魁浙江鄉試明春復魁會試廷試二甲第三

卷徹 御覽改庶吉士而公之名聞於海內矣

公益感 上知遇夙夜劬心勞力遍讀中秘書

期齋集卷之十三

每試輒先儕輩館閣諸老翕然以公輔器期之

公顧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不歸心

焉癸卯授翰林院編修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

未克德府冊封副使燕享外毫髮無所受王特

加敬焉庚戌充會試同考辛亥丁外艱奔喪歸

而仲兄太守塋亦歸自延平相與哀泣幾絕日

從兄求吉地得柳畧相慶曰此可以安吾親矣

乃匍匐營塋事悉遵聖賢之禮三年間悲苦

一日吾姚人動以為法甲寅服闋還任乙

載秩滿擢本院侍讀丙辰又充會試同考戊午  
主考應天鄉試公念以人事君其事至重每承  
校閱之 命殫精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  
多佳士是年冬以資深擢左春坊左諭德辛酉  
擢侍讀學士掌院事壬戌禮部右侍郎缺銓曹  
以公陪推 先帝特以擢公九月轉左甲子丁  
內艱與弟兵部郎中覲冒暑從陸奔喪不知哀  
毀之過甚也大事既襄思念二親不可作欲養  
無從明發多不寐丙寅服闋乃於故址築室遂

期齋集卷十三

三

有終焉之志然士類謂公豈宜久在家食顚顚  
望公起於是暫補南京禮部左侍郎公莅任未  
幾有 旨修鳳陽 皇陵及壽春王墳公當率  
屬會撫按守備相規制程物力諏時日至則徒  
步往返餘二十里又心計手書悉出於公殊為  
勞瘁是夜四鼓痰作喉下痰聲如沸泉良久漸  
微息侍者以為熟寐厥明視之則既卒矣乃丁  
卯十月二十日也距生正德己巳十二月初九  
日享年五十有九郡守具棺殮撫臣奏聞且請

卹典從厚 天子震悼制若曰聞某雅恬靜况  
殞身公役下禮部議報於是遣官諭祭有司營  
葬謚文僖贈禮部尚書人臣榮哀之典無所不  
備誠異數也公性質醇粹器度宏大平生安於  
義命不欲與物為競其於官職進退遲速尤未  
嘗關心昔 先帝用詞臣撰文頗速化公獨再  
三堅辭當時大老甚訝之予為言人各有見也  
不必強觀此則公之賢於人可知矣其在翰林  
二十年讀書談文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為遊觀

期齋集卷十三

四

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真可華國即超叙不  
為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乃 先帝  
獨鑒知之而郊廟命之陪禮殿工命之閱視癸  
亥虜犯薊鎮勅守皇城而禮侍之擢特出簡眷  
蓋大拜爰立可佇而俟也今不幸已矣公居家  
孝友以伯兄陸早世請於太淑人以仲兄之子  
鎬後之與之均產庶弟庠生堅太淑人所鍾愛  
而公愛之尤篤處宗族和而有禮倡儉約之風  
歲時宴會使富者不靡貧者不廢且約束子弟



務循孝謹母墜家聲飭僮僕毋敢生事與鄉人處恂恂無惰容遇事內蘊甚明而不欲遂爲懸斷徐露其倪未嘗不當事機而協人情也至於不談人之過不形人之短乃其性然予嘗聞其從兄叅政紫墩云癸未將會試而公在髫年送之同榻紫墩偶問之汝他日做好官做好人公應曰好官不如好人也今蓋棺事定而公做好人之志自少而壯而老可謂始終不渝者矣予惟天祐德善如公者宜畀之遐福今乃位未極

期齋集卷之三

五

公孤年不臻耄耄竟止於斯謂之何哉意者立德立名此之謂不朽歟公配徐氏贈宜人太平知府蕙皋公女繼趙氏封宜人肇慶府推官小泉公女子四長錄徐出早世次錄邑庠生娶山西布政使司叅議羅壁谷公女側室徐氏出次鏹娶子女次鈐皆側室李氏出女二長適禮部尚書李泉孫公之子進士綜徐宜人出次幼李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慈谿龍山之陽予與公居相近先後入翰林且數世交厚又結爲

婚姻知公者莫于若也但衰拙不能敘述盛美姑自所得於紫墩與予所知者著爲狀以備當代名公採擇焉

傳

顧母傳

封太孺人顧母杜氏者吳中醫家女也長適廢庵廢庵故亦世醫少有大志謂醫不足發其業乃好結客游孺人佐之爲酒食致賓客客至無弗稱以故廢庵得盡交吳中賢豪人庶菴死孺

期齋集卷之三

六

人所生二子亨奕年尚幼孺人以節自矢携二子依其兄居訓以舉子業曰而父志也及二子業有緒矣試輒不利孺人曰利鈍時也豈必一第然後足報父耶兒休矣於是亨乃棄其學學書奕請曰醫吾業也願卒焉孺人頷之久之亨以書游京師天子召見愛其書使直禁內稍遷太常丞國有大典不亨手出上意即不嫌京師素多善書一旦皆出亨下卒以此遇害亨之遇害也孺人戒少子奕曰美好者不祥之器

信乎信乎夫醫吾世業然忌媒也務自樹毋外  
術庶幾免矣當是時奕官御醫提藥囊入侍大  
內出則逡逡奉孺人訓從諸公聞孝弟仁義之  
說退然如未嘗知醫也大學士少保徐公以品  
藻名天下於士少許可奕獨以孝行受知於公  
朝士大夫之徐公者必聞奕孝退與奕處未嘗  
不賢其母也奕通籍三十年毋優游食其養壽  
九十二而卒余觀古今所稱賢母不過教其子  
使通顯爾不能必其子之孝也夫醫之難自古

期齋集卷之三

七

紀之倉公雖稱近道卒藉女榮獲全而榮有孝  
名今孺人善教奕以志養榮名終始豈不稱賢  
母哉

祭文

祭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隱龍湖張公文  
惟公彪炳之文黼黻皇猷且三十載而尚未究  
公日光玉潔之蘊正直之德達諸天下無間然  
而尚未究公檢身不及之心忠蓋之忱受知宸  
眷者積有歲年而尚未究公効用得所之志胡

天不憖遺而俾公遽爾其長逝耶昔在 孝皇  
之世長沙李文正公實與吾姚謝文正公同膺  
既卜同德同心相與勵翼以佐太平之業至今  
談同升者以二公為盛公與李文正同產茶陵  
文章德望實後先相映而英毅正直李文正視  
公又不知孰為軒輊也本之謫劣幸叨同升又  
忝與謝文正同邑方將賴公引翼以夙夜二公  
之芳躅庶幾上酬 聖明知遇之萬一而公遽  
舍我逝矣嗚呼哀哉兵民利弊遂不能復見公

期齋集卷之三

八

之延訪人才賢否遂不能復資公之藻鑑明命  
使賦遂不能復藉公之訓飭謫謨出納遂不能  
復賴公以商確徒爾仰公光芒於箕尾之間與  
傳說相為炳朗也將何以為情乎豈以本之同  
升無能為役而公固舍我去耶靈旌翩翩啓行  
在即顏範如存幽明永隔薄薦一觴詎勝悲盡  
嗚呼哀哉尚饗

祭封一品嚴夫人文

惟天佑我 聖皇名世應期以挺生俾彼功

業之赫奕兮需賢配以贊其成懿夫人之發祥  
兮獨鍾西江之靈系出文忠之後兮備女德而  
淑貞笄年嬪於少師公兮順坤道以惟寧趙公  
之遵晦鈴岡兮惟夫人主中饋而修嘗烝肆公  
獲專意於學兮允爲王國之楨連公入相而叅  
密勿兮左右 天子以翰誠翼中興之駿業兮  
咸三登五而莫京孰爲之綜理內治兮惟夫人  
含章而順承肆公專志以事 上兮夙夜直贊  
于禁庭歷二十餘年以竭忠兮作柱石與阿衡

《期齋集卷之三

九

輔一人邁百王兮致茲天下之太平實夫人之  
與有助兮內外交贊而朝野並稱茂子孫以振  
振兮衣金紫而出入承明膺封章而躋極品兮  
綢繡玉以尊榮偕伉儷而並壽兮登耄耄之遐  
齡紛百順之畢集兮天下仰比於婺星胡奄忽  
以仙逝兮遽失閨壺之儀刑上聞而孔悼兮錫  
卹典以隆增煥龍章而褒美兮恩光焜耀于泉  
扃本辱少師公之推轂兮與寅恭之同情嗟予  
母氏之邁凶兮又賴周旋而經營繫休戚之相

關兮能不酸鼻而拂膺茲敬奠於一觴兮聊伸  
哀感於冥冥於乎尚饗

祭奉政大夫畏齋陳公文

惟公川嶽稟靈珪璋挺曜性備中和學臻要妙  
邁迹由身成名自少峻發賢科敦行古道至于  
強仕勤慎公明松溪試宰禁止令行成都半刺  
赫矣厥聲有體有用化謚政成未老懸車超然  
肥遯紹祖太丘不尤不怨自天祐之優遊如願  
德邵年高神全履健蓋鄉以善爲士作模爰有

《期齋集卷之三

十

冢嗣鴻漸天衢奏績秋官大郡分符天子推恩  
詰命特殊諸子衆孫詵詵麟趾奕葉冠裳競爽  
濟美齡逾大耋躬集繁祉聿觀斯時疇堪其比  
嗟彼穹昊胡不憖遺失我世範遐邇興悲佳城  
既卜將駕靈輶公之孫女下嬪豚兒本亦邁凶  
奄失我恃相感交痛哀情彌至薄奠一觴言不  
盡意冀鑒鄙忱靈其昭荏尚饗

祭奉直大夫懷軒內兄文

惟公慧敏天授問學夙成志邁流俗行重鄉評

賢科擅三禮首選之譽巨邑守一介不取之清  
方政舉而事集柰才高而謗興清之不濁抑之  
愈升暫判漢州旋尹房陵歷夷險而一致著循  
良之芳聲爰陟畿牧百煉益精惟鯁介與剛直  
爲善喜而惡憎乃脩然肥遯將泉石尋盟胡遽  
疾之未幾遽仙逝於冥冥本婚姻兄弟聞訃悲  
驚茲當靈輒既駕歸于佳城臨風一奠涕泗交  
零異洋洋之在上特格鑒於微誠尚饗

祭堂四內弟南濱文

不期齋集卷之三

十一

自令姊歸予蓋四十一年親誼之篤休戚之關  
在今時誠無可比昨予遭先妣變歸每勞顧視  
叙話契闊予見其羸然異昔也心頗訝之不意  
言別未幾一疾竟不起矣嗚呼茲當靈輒既駕  
悲痛曷勝臨風舉奠聊表哀情尚饗

祭廣東大叅石峰管公文

惟公性稟正直行合中和早沉潜于經學旋奮  
迅於甲科明刑大部平反實多躋華青瑣則隨  
事封駁而矢志以不阿忿世道之日降思力挽

乎頽波既出叅藩未幾養病遂不戀於簪組永  
怡情於薜蘿身跡雖隱譽望彌加屢薦薦剡終  
守煙霞宜千歲以爲期胡遽返夫大羅謂公弗  
顯三品我我謂公弗壽七十已過子賢孫盛文  
武競爽以鳴珂在公誠可無憾然士君子之敬  
公願公者若有未滿而興嗟本辱公知愛之久  
又忝婚姻之家喟幽明兮永隔紛涕淚兮如麻  
茲當靈輒之既駕薄奠一觴而哀此幸來格來  
歆兮鑒予情之無涯尚饗

不期齋集卷之三

十二

祭封恭人陳母韓氏文

惟靈出自名門嬪于巨族婉嫕靖恭孝慈貞淑  
翼翼矜矜閨門雍肅四德克全一身提福乃相  
夫子早歲登科治邑佐郡政成民和訓迪諸胤  
奮迅濯磨競爽趾美里比鳴珂長嗣虹橋蜚英  
高第郎官出守顯榮奕世封誥崇膺冠帔光耀  
右于北堂宜千百歲胡天不憖僅逾耄齡遽違  
榮養一疾而傾世失閭範景寂宣庭靈輒既駕  
將即幽局本有弱子夫人孫壻悲倍恒情禮陳

薄祭敬奠一觴泫然出涕佇望來歆鑒予鄙意尚饗

祭座主太常卿管祭酒事水南張公文

惟公有高世之志出羣之才淹貫經史備極體裁追蹤屈宋凌駕鄒枚人但見其摘掞之麗藻而莫測其該博之津涯早登名乎科甲遂通籍於金閨既而蜚英藝苑校士棘闈正位國學教育人材紛濟濟而踴踴固不出其培栽翹然負公輔之望聲譽溢於九垓胡文愾命達道與時

期齋集卷之十三

十三

乖位竟不過三品壽未臻耄耄而一旦梁壞山頽嗟天道之冥漠豈人事之可推本也謗劣誤受公知念收錄於寸長叨濫廁於衡台感恩難報聞訃銜哀徒臨風而灑淚恨執紼之莫偕茲遣仲子代拜靈幃一觴敬奠仰鑒傷懷尚饗

祭順天節推小泉汪公文

惟公翰學之裔僉憲之子性資瓌奇狀貌英偉績學摘文弱冠名起魁選北闈世科濟美譽騰士類德重鄉邦允矣俊彥展也賢良金閨通籍

筮仕爲郎司刑京兆視民如傷平反功多頌聲載道盡法豪強愠于羣小行高毀來飄然告老優游林泉意氣浩浩謂天佑善宜壽百齡云胡一疾遽即幽冥本等忝在姻戚懷感曷勝薄奠一觴有淚如傾尚饗

祭封太夫人陳母胡氏文

惟靈出自名門嬪于巨族率禮蹈和恭順雍睦乃相夫子曰西愚公篤志績學盡孝思忠蜚英科甲敷歷中外夫人從之內治攸賴勲崇資久

期齋集卷之十三

十四

躋位上卿儷美嫺德既貴以榮顯被褒封龍章天錫比婺方娥象服暈翟乃有諸胤麒麟鳳凰三登金榜一步玉堂競爽齊驅聯跼接萼惠問芳猷傳播臺閣見川憲副身逝名存宗伯龍白公輔望尊爰有小愚高才大雅賢能之聲籍甚司馬聿觀斯世婦貴因夫未必其子貴又父踰苟得一子已爲難得至再至三後且未息盛冠吾邑光映九州粵若稽古邈焉寡儔夫人撫之孰不歆羨逾耄近耄百齡可衍云胡棄養無疾

而終計聞 天子卹典特隆勅葬佳城諭以並  
祭偕西愚公哀榮兼至嘗念五福人罕獲全於  
惟夫人僅見無前本忝葭莩夙欽儀範靈格將  
遷能不嗟歎敬潔觴豆肆設几筵躬申一獻用  
表微虔尚饗

祭封太恭人翁母倪氏文

於惟太恭人性稟恭順德含貞淑相鴈坡翁勤  
儉以起家孝弟以睦族由內及外罔不宜自壯  
至老而益穆有子成吾其人如王太恭人愛而

期齋集卷之十三

十五

能勞能九助讀早蜚英於甲科遂獲養以天祿  
刑曹出守憲副叅藩即其敷歷之政聲人皆公  
輔之望屬 聖朝推恩於所生太恭人膺褒封  
者不一而足覩龍章鸞誥之賁臨映朱帟輝煌  
之象服年齡踰於七旬嚮用兼乎五福吾鄉莫  
不羨其斯世之稀而惟太恭人之獨將謂偕鴈  
坡翁百千歲老于北堂詎期一疾而奄焉以就  
木茲當即窆窆於佳城俄聞訶殯露之曲本等  
忝在葭莩之末能不鼻酸而額感肆設几筵山

散野藪申一奠以表誠幸俯亮乎輕瀆尚饗

祭封承德郎禮部主事表叔素齋胡公

文

嗚呼我之祖母公之親姑與我父叔同胞不殊  
情關休戚財通有無越數十載終始罔渝本等  
之愚耳目所逮朝夕周旋實多記佩三世于茲  
相親相愛凡今之人孰可與擬我父我叔棄背  
有年每侍於公若或見然公今已矣此意何言  
我思公別一月之前步履如常盤桓移日况知

期齋集卷之十三

十六

平生未嘗有疾將謂壽康逾百可必奄忽仙去  
僅過大耋嗚呼我公學道盡倫無愧俯仰可質  
鬼神親見其子甲科奮身劾封祿養光映縉紳  
士論鄉評盛德之至立言置行人莫不識天祐  
善人報施有自在公何憾含笑而逝本等聞訃  
惕焉震驚感念疇昔永隔幽明薄陳一奠爰寫  
哀情公其來臨鑒此微誠尚饗

祭湖廣少叅雲麓潘君文

嗚呼君胡為遽止於斯惟君之懿早歲挺奇多

才豐藝舉動一時予幸連於疆里又知君於春  
闈出宰巨邑惠洽烝黎晉擢柱史按治邦畿貞  
肅憲度俾貪污望風解綬以歸歷官藩臬所至  
頌其欽恤而保釐我聞爲善天降之禧宜享壽  
福至於無涯念十年之間辱君禮意之勤渠段  
孳結好台鼎相期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  
命先朝露以云徂在疾不及一省竟永隔乎光  
儀緊行道之人孰不爲君而咨嗟矧予情之關  
切能不酸鼻以獻款於乎靈輅既駕與世長辭

期齋集卷之十三

七

哀風晨號行雲徘徊薄奠一觴痛矣陳詞君其  
來格鑒予之悲尚饗

祭太常卿管祭酒事日門胡公文

維靈有高世之志出群之才學淹貫乎經史文  
備極乎體裁追蹤賈董凌駕鄒枚乃挺奇而脫  
穎早獲與於計偕既而名冠南宮臚傳鼎甲遂  
通籍於金閨蜚英藝苑校士棘闈翊皇儲而  
勸講正國學以育才負公輔之聲望佇躋秩於  
台階胡位不過三品壽不臻耄耄一旦梁壞而

玉埋嗟天道之冥漠豈人事之可推本姻連朱  
陳交比陳雷茲靈輅之既駕將永入於泉臺感  
念疇昔灑淚銜哀薄申一奠希鑒哀懷尚饗

祭少傅贈少師謚文榮元峰袁公文

惟公命世奇才穎敏天錫洞識高深博綜墳籍  
早振藻以蜚英首膺鄉薦而觀光上國魁多士  
於南宮傳臚聲於北極共美大對之敷陳堪齊  
驅於治安之策游息玉堂徊翔史職緊制作與  
編摩允班馬之儔匹既而聞望日隆清華荐歷

期齋集卷之十三

八

上結聖心之知每寵眷之殊特方自少宰以  
陟宗伯又宣麻而爰立晉秩三孤沃心造膝即  
公之所遭逢皆超今而逾昔謂當輔聖主於  
萬年詎意台階之兆拆因請告以暫還竟中途  
而易簣本與公道誼交密追惟二紀以來言論  
談笑無所逆雖同氣之至親亦莫逾其相得及  
本守制南歸辱公情好加益重以子女締爲姻  
戚茲計音之忽聞實感歎而傷盡酸鼻隕涕拊  
棺靡及嗟昊天之多難謀胡爲乎殲我明德臨風



織詞用表哀臆敬奠一觴仰希鑒格尚饗

又

嗚呼哀哉歲月不居自公捐館三年于茲追念  
疇昔日接光儀德業過失相勸相規每肝膽之  
傾倒指天壤以爲期予謂公世積累之厚又生  
感黑龍之奇豈特取甲科之高第允宜結 聖  
主之眷知霖雨天下潤澤蒸黎載歌明良接武  
畢夔此誠士類之望匪予一人之私即二十四  
考古所有彼耄耄在位者何修爲公胡一疾之

期齋集卷三

九

陡作遂再疏以乞歸違闕庭之未幾竟隕路於  
中途嗚呼哀哉公嘗折簡以寄予訂晚景而追  
隨吟奕於風月之前遊釣於蕙江之湄皆盡託  
之空言徒增予懷之歎歎茲夕何夕式駕靈車  
嗟嗟元老與世長辭聊薄陳於一奠用告余之  
哀詞尚饗

祭少司空笑齋龔公文

嗚呼節彼南山巋然小皎降靈發祥人文斯肇  
惟笑齋公挺生矯矯揆藻摘章蜚英獨早名魁

科甲志切君民敷歷中外利弊屢陳以義制事  
翕張縮伸功見言信受知一人乃陟中丞乃晉  
卿貳令望彌崇勲猷兼備僉曰良哉師表士類  
何以宅之端揆之位公於斯時獨炳先幾投簪  
抗疏飄然南歸善化鄉俗德始閭閻完名全節  
舉世所稀有子有孫繩繩螭螭既膺繁祉又躋  
耄耄一夢仙遊公亦何缺計聞 天子卹典隆  
絕本素辱教愛失此典刑靈輅將駕永入幽局  
感念疇昔盡馬涕泠詠詞薦莫聊表微情尚饗

期齋集卷三

廿

祭封宮保大學士心萱嚴公文

憶昔予過三吳兮遙望虞山之葱葱磅礴萃律  
兮迤高峙乎長空秉靈孕秀兮應有人傑產於  
其中因延佇問訊兮得聞嚴氏之心萱翁早奮  
志而好脩兮既博綜而旁通日與聖賢對面兮  
睹經史於心胃又積德勵行兮久爲鄉邦之欽  
崇耽林泉以高尚兮謂顯達不必于其躬果天  
錫令子兮際明時而登庸取上第于科甲兮遊  
木天之穹窿乃善繼翁志兮式移孝而爲忠負

公輔之素望兮膺 聖眷之獨隆歷翰學冢宰  
宮保兮遂接武於夔龍實由翁之嚴訓兮宜崇  
德而報功 皇三錫命兮追封號於孤公衣蟒  
腰玉兮輝映虞山之峰逾耄望耄兮將等筭於  
喬松胡偶嬰一疾兮奄遠養而告終本辱交令  
子兮相期道義於無窮比有事主兮幸同寅而  
協恭念予守制投閒兮無由仰接夫音容粵自  
聞訃兮徒臨風而悵悵茲遙致一奠兮欲遡流  
而靡從惟英靈之孔昭兮來俯鑒乎微悰尚饗

期齋集卷之十三

廿一

祭少宗伯贈尚書謚文僖龍白陳公文

惟公鍾川嶽之靈秉珪璋之懿方髫鬣以挺奇  
未弱冠而蜚譽克紹述夫箕裘競芬芳於棠棣  
際明時而奮起式連登乎高第早通籍兮金閨  
日振藻兮玉署文章既足以華國而學術亦可  
以濟世允爲士類之歸心上結聖明之眷注陟  
翰學而未幾簡禮侍以特昇舉世艷其寵榮公  
獨歛然而自視雖爰立之自天在旦夕而可俟  
俄遭太夫人之喪乃筑筑而守制自此若將終

身焉何知同進者之忌起佐南宮於留都親朋  
相送于姚江之濱詎謂執手之別即爲永訣之  
地忽訃音之來聞實徬徨而靡據痛荆玉之既  
摧將葭玉之曷倚天乎生此哲人宜諸福之兼  
備胡靳以喬松之年而不躋台鼎之位豈玄化  
之難謀欲叩聞而無計雖識與不識莫不撫膺  
而興喟念予休戚之關情不覺肝腸之如刺追  
憶丰儀恍如夢寐夫晝夜生死之常達人不以  
爲意况公生榮死哀又當含笑以自慰但梁壤  
而山頽古今同以爲諱嗟嗟我公悲何可置慨  
日月之易徂覩靈輜之在御玄雲凝愁悲風咽  
吹薄奠一觴盡焉隕涕幸俯鑒乎微悰儼洋洋  
而來至於乎哀哉尚饗

期齋集卷之十三

廿二

祭同丞圖南謝公文

惟公氣和而姿秀心誠而貌恭見老成於少壯  
守儉素於常豐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服其信忠  
入邑庠而遊太學率禮樂而化陶鎔挺珪璋之  
特達增閎閱之穹隆始筮仕於光祿載轉運於

淮東乃資深而勞積陟太僕之階崇忽動歸來之興聿追高尚之風共羨強年而勇退當享遐福以無窮詎意春秋僅逾知命偶一疾而云終予念疇昔我先考獲交尊翁又辱我公之不鄙豚兒充幸得以乘龍實相關乎休戚竟欲營救之無從自聞訃而驚悼每恍若其在夢中惟天道之祐善胡不俾公比筭於喬松嗟高高之難問徒灑淚之淙淙茲當靈輅既駕將即玄宮慨幽明之永隔異陳詞以上通幸洋洋而來格俯鑒予一奠之微衷嗚呼哀哉尚饗

期齋集卷之三

廿三

祭少司寇業師東橋楊公文

於惟我師關西華胄我姚山川鍾靈毓秀爰自幼齡穎異天授墳籍兼該義理深究遂鏖戰於藝場久蜚聲於文囿顧一時之俊英咸退焉其在後乃登科而第甲蔚虎變而鵷蓬宰二邑之劇繁居三喪之筴疚騰循良之薦刻著孝行於益懋陟秋官之未幾歷工兵而馳驟才既裕夫授艱名又彰於實副出貳臬司備兵畿右拯救

民饑殲除賊首既因誤而例遷旋論功而恢復擢卿寺於留都荐晉佐乎司寇赫名位其漸隆聖明三接乎日晝忽微疾之暫嬰偶失期於待漏特蒙恩而賜養應召起以求舊本獲厠門墻夙蒙開牖追隨仕途銜戢成就乃緣師生重以婚媾惟季弟之有女配于令孫之英茂方朝夕以趨侍談道誼之親厚胡梁壤而山頽竟一跽而莫救嗟歲月之如流將窀穸之是就永隔幽明光儀曷覲耶顙哀於靈帟奠一觴而再叩幸洋洋而來歆鑒鄙情之非謬於乎哀哉尚饗

期齋集卷之三

廿四

祭饒陽大尹邵君世範文

於乎世範何遽止於是耶瓊奇穎敏之資生而出類涵養成就之德溫然醇粹早蜚英於邑庠旋擢魁乎浙士紹家學而益精亢華宗而世濟不問識與不識皆許其為廟廊之器譬隨和之發彩若錦績之絢麗謂奮迅於天衢宜拾芥之尤易夫何運厄而數奇竟不偶於春官之屢試乃謁選於天曹更二邑而為治惟存心於愛民

秉清慎勤而克勵所在政成惠流紛譽頌之  
暨將顯擢之在即振偉烈於遠至曾鬣髮之方  
艾奄溘焉而長逝於乎悲哉嗟彼蒼之難問誠  
莫知其所爲予自少辱交尊翁亡兒允因得娶  
於君之女弟念親愛之久篤慨幽明之路異望  
靈帟而薄奠徒潸潸而灑淚幸來格而來歆鑒  
鄙情之無既尚饗

祭封宜人邵母張氏文

於乎婦行無專能而不止於主饋母德非一端

期齋集卷之十三

廿五

而莫大於慈愛隨事克相其夫功成名遂因才  
誨育其子拔萃出類有一於此即可以媲美於  
列傳儀刑於閭內倘懿德之兼全舉古今而罕  
儼於惟夫人無所不備贊穴湖公敝歷中外以  
直守官以廉爲治人方望其超進而顧至速退  
夫人遇順境不色喜雖拂意無所慙及其撫教  
諸胤合前出已出庶出而罔異皆挺特而蜚英  
已親見乎型陞相繼奮跡於天衢登巍科而擢  
高第且陞由木天而烏臺駸駸乎起台衡之地

緊夫人脩諸已者厚故其發也方興而未艾  
宜優游榮養稱老於太平之世胡一疾之不瘳  
竟溘焉而長逝予夙忝葭莩之末久辱橋梓之  
契念我允兒幸爲夫人之壻令愛寡居尤厯夫  
人之慮茲靈車之將駕能不咨嗟而隕涕薄酌  
一觴聊申親誼於乎哀哉尚饗

祭少宗伯孫君文和文

惟君忠烈之孫文恪之子川嶽鍾靈珪璋挺美  
爰自幼齡神茂器偉志極高明業隆積累學自

期齋集卷之十三

廿六

家傳妙由心啓直貫旁穿窮搜博取發爲文詞  
閎深鉅麗倒峽懸河有源有委弱冠京闈遂魁  
多士載試春官高第連舉蜚英木天授職太史  
珥筆直書公非公是式典文衡門盈桃李晉講  
經筵敷陳得體正位成均端範嚴矩存陟留都  
用佐邦禮平生自期康濟海宇英英灼灼進而  
莫止既繩祖武又顯厥禰花萼相輝斯世鮮擬  
僉曰盛哉邈焉難企望重資深佇應端揆宜天  
祐之遐壽繁祉云胡一疾竟至不起予辱交尊

翁幸不見鄒以予兄兒娶君女弟休戚關情矧  
乖生死光掩終天悲生短晷既駕靈車往即幽  
隧敬奠一觴迸淚如雨嗚乎哀哉尚饗

本朝齋集卷之十四

十七

期齋呂先生集卷之十四

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門人閩 鄭雲臺

紹興府知府後學合肥彭 富

同知後學曹江王同讚

餘姚縣知縣後學蕪水李時成校梓

雜文

與琉球國官生

我 聖天子至德廣運統御萬方聲教訖於四  
海是以東鯢西傾荆南朔北獻狀鴻臚貢琛天  
府者殆無虛日惟琉球則承正受封慕義向化

本朝齋集卷之十四

一

獨過於諸國云曩戊戌之歲其國選髦士梁生  
炫鄭生憲蔡生朝器陳生繼成來觀光焉 聖  
天子嘉之俾肄業南雍藹然青衿之列六年于  
茲矣比者國王疏乞梁生等歸 聖天子俞允  
梁生等因請曰炫等沾濡教化久一旦遠違寔  
深企戀願捐訓辭奉以終身予曰予何言哉夫  
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予何言哉雖  
然昔孔子有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也蓋言道無往而不在耳愧予淺陋謬承簡命

來訓迪爾諸生惟無以發明聖道淑爾諸生是懼然國家建學之制立教之規未有不出於孔子者而予亦安敢一日不使孔子之道不見於人人爾諸生第自聞且見者而省察焉則孔子無行不與者又豈遠乎哉試以建學之制觀之大司成與予坐者名曰彞倫堂其次爲率性爲脩道爲誠心爲正義爲崇志爲廣業則爾諸生羣聚而州處焉大司成與予日升彞倫之堂羣爾諸生而出入之豈徒習揖遜之節侈衣冠之

期齋集卷之四

二

盛而已蓋將使爾涵育薰陶觀感興起伏讀

聖訓仰止堂名曰何以爲彞倫也則思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唯人最靈最貴人之所以靈且貴者以其有彞倫也倫有五一日君臣之義二曰父子之親三曰夫婦之別四曰長幼之序五曰朋友之信五者闕一焉非人也五者有一之不盡其道焉非人也又曰何以爲率性爲脩道爲誠心爲正義爲崇志爲廣業也則思毋荒于嬉必廣業以崇志毋安于小必崇志以正

義毋狃于利必正義以誠心毋載爾僞必誠心以修道毋壞以人必脩道以率性顧名而思義隨寓而加勉交養互發不至於盡性不已也夫然後彞倫攸叙而予之責可逭矣今爾炫諸生藏脩於是游息於是挾冊而吟誦率禮而趨蹌庶幾於習而安焉者予何言哉歸矣其無忘於斯足矣雖然歸之日爾國王有問焉則曰炫所聞如此而已矣國之人有問焉則曰炫等所聞如此而已矣使爾國之教罔不若是使爾國之

期齋集卷之四

三

俗罔不若是則不惟無負 聖天子作養之意

爾國王向慕之誠將見化隆俗美孔子之道無一日而不在爾國此之謂不朽予之願也歸矣

其無忘於斯

嘉靖癸卯作

葉柳亭母還金傳跋

昔孟母崇三徙之教陶母著剪髮之功名垂竹帛光照宇宙至於今歌其德而圖其事者不衰說者謂母誠賢亦幸有子乃軻侃也古今如二母者或有之然其名卒不傳豈不以子不二子

若耶由是觀之毋德不顯子之罪也今葉母還金事自大司空簡菴陳公傳之海內學士大夫交美競詡足爲世範他日與孟陶二母並傳無疑且叙論發揚懿德悉著至于盈卷成帙而籍籍未已此又二母所無非盛世與善之公遠邁古昔而柳亭子之賢希蹤軻侃何以得此哉

休寧吳子惟靜字說

吳子本名濯昔予以惟源字之矣既而稱名者弗之便也乃更名源字曰惟靜其弟中翰惟登

期齋集卷之四

四

請予以爲之說予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而天下之故通焉故古之善言性者必喻以水誠以人必有性而萬事萬化其所由生也水必有源而千流萬派其所從出也今夫水人見其浩乎無垠茫乎無涯滔滔淼淼一瀉萬里以爲如是而已爾而不知始乎靜深者以爲之源也渾涵渟泓空洞莫測其積之也深故其行之也不匱其發之也漸故其出之也不窮吳子聰明孝友少知四方之志比長遊於太學蓋

飽乎世故充乎見聞茲行而授有治理之責使醞籍之未深含蓄之弗固有能達焉者否也故聖人主靜以立極君子居靜以制動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貴能靜也夫然豈惟以爲用於世靜則不息不息斯有常雖延歷之術度紀之道不出乎此茲聞其生四十年矣推此義由強而耄而耄殆未有極也盍遂以吾說致之使知所自勗云

期齋集卷之四

五



書

與王思質巡撫

昨使還曾草草奉復 朝廷倚重之意敝省仰賴之情公固任之久矣不俟本之贅瀆者內賊勾引海夷合成一夥肆行劫掠畧無忌憚蓋知我人民素不經戰鬪無有能格之耳若不大加剿殺絕其黨類東南之民終無安枕之日所望公爲我浙人造千百年之福在此一舉也羅僉憲之擢論其功未應得此所以不次超叙者冀

與王

六

其後效尚多本思羅雖忠勇一人不過兼數人之技召募廣西武藝絕倫者作羅家丁而又精選處兵七八百合爲一軍使羅統之遇有警處即馳赴剿殺若遊擊然庶幾可戰可勦賊可滅也鄉兵一時雖不可用羅既爲僉憲則寧紹杭嘉皆其所屬各府又令其選民兵若干不時巡歷操練其攻刺之法衣甲之備使廣人教之或是長久之計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敝縣江南添築一城萬家千萬年之感更望留念茲小兒還

冗次草草布此統惟尊亮尊亮

與趙劔門巡按

昨使還曾草草附復茲小兒輩回再此申候敝省久無兵燹之警一旦海賊殘劫近海郡邑人自危伏念敝邑雖有舊城圯壞已久近聞稍葺然城外人家十倍城中其儒學糧倉皆在江南江南居者不下萬戶愚意江南另築一城如通州臨清淮安誠當道萬世之功也不知肯留意否如無大碍乞與思質公一計之感仰感仰

與趙

七

昨不次超叙羅僉憲者蓋望其感激以樹後功明年萬一賊再至必須大加勦戮茲暫驅入海倏焉復至迄無寧日也愚意欲得羅僉憲於廣西召募武藝絕倫者一二百人又精選處兵七八百人合爲一軍聽軍門調遣如遇有賊處即兼程赴勦無警時羅可於杭嘉寧紹四府往來操演鄉兵教之攻戰之法爲製衣甲之類庶客兵與本地兵皆可禦賊也不知尊意如何冗次不備統惟亮之

與羅僉事拱辰

執事在敝邑四門驅賊之後而又能解海塩之圍力足副心名從功起是以近海諸郡皆願得公而治也所望益加奮發萬一賊再至隨處勦殺不使有偷生而遁者此誠非常之功顯擢大拜又當立致矣愚意欲得公於貴處召募武藝絕倫者一二百人官爲之養作公家丁然又精選處兵七八百合爲一軍此不教而可戰者暇時公往來寧紹杭嘉之間每縣揀選鄉兵可教者若干人爲製衣甲給其攻擊之法賊至無恐如此一二年賊亦不足滅矣尊意以爲何如茲小兒回冗次草草布此統惟亮之

復胡樂山婚禮

惟婚姻之道男女各擇其賢雖云天作之合而在人情以得婿爲快千里之駒權奇獨異五色之羽品質不凡寔世所嘉美豈無所自哉憶昔予在師門公蜚英挺特果以三禮魁天下予在館閣公子憲副君對制大廷雄才大畧讀之

而歛衽茲小兒主事元之女猥蒙采擇爲憲副君子令孫配彼此幼齡若未可盡見而予於令孫決其爲龍爲鳳必祖父若也乃忻然仰承嘉命即韓昌黎之得李漢杜和公之得蘇舜欽何加焉況卜云叶吉而來儀過腆乎允符鄙意敢不重拜伏冀尊慈俯賜鑒念不宣



期齋集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呂本撰本字汝立號南渠又號期齋餘姚人初  
冒姓李晚乃歸宗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武英殿大  
學士諡文安本在位不久卽遭憂以歸遂不復出  
家居數十年以亭館花竹之勝擅名一時是編詩  
四卷文十卷爲其子禮部主事元所編大抵應酬  
之作仍沿臺閣之體

孫文恪公集二十卷附錄一

卷

〔明〕孫陞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嘉靖袁洪愈徐棧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孫文恪集

二十卷附錄一卷》提要

孫文恪公文集序

大宗伯孫文恪公即世

孤駕部大史二君集公

令授其門人棧使校定且序之代受

本集法然嘆曰小子敢序公文耶

歐陽子作五代史必陳師錫之賢

宜序公今之歐陽子也棧材橫出師

錫不公之門素稱多士豈鮮博雅而

知言者哉奈何僭妄顧公且沒矣

雖不敏嘗以文見錄于公今寧忍以

不文辭乎矧二君傳公治命尤篤又

不敢虛也則端拜而序序曰文之傳

世豈不難哉西京以降代有作者著

書自見篇章浩繁乃其載于藝文志

崇文總目四庫書目者具可指數

千百之什一也我

明學士大夫翱翔藝苑采掇英華燁然  
盈帙二百年間其集行世者亦僅有  
幾則空言之不足恃而傳世之具不  
獨在乎文也審矣夫靈根植而芳實  
蕃澄源濬而清波溢仁禮之君子篤  
實輝光故言之有文傳之斯遠爾忠  
烈公義昭臣紀身繫綱常為邦家大  
訓諸子象賢惟肖伯仲文武蟬聯蛟  
騰為天下首稱公尤英敏卓越孝友  
之節植于至性豈第溫恭淵深博洽  
既已脩之家矣迨入對  
大廷首陳仁禮之說獨稱  
聖意親灑宸翰擢置一甲歷官侍從纂脩  
檢校靡不精覈司試司雍皆甄拔得  
人馴至宗伯而清風忠節始終一致  
不激不隨故業益光而望益隆天下

欣欣然咸興秉國鈞而弘德澤公之  
所素裕也乃其蘊藉蹈迪藹然秩然  
之不可掩者則敷為君子之章機軸  
渾成而不越軌度蓋公政事之暇生  
平勤苦惟文是工凡德澤所未究者  
咸于是焉洩之此歐陽子所自期叔  
孫子所謂不朽也揆厥本原脩身立  
德其最先乎世之評公文者穰若春  
華浚若纔雲紆折若士之禮容整奮  
若軍之銳氣磊落若錢塘怒潮奇特  
若會稽秀嶽斯亦知言矣哉獨謂公  
所作必傳于後世如古人無疑者諒  
其德之類于古人自然表著不徒以  
言也或謂公在翰林與其同官大方  
宗匠日夕模鑄研精抽思動有矩步  
叙事法班馬議論法劉楊詞賦法楚

平相如古詩法漢魏雜擬法顏謝近  
體法盛唐下取大曆元和諸家體裁  
格調追躡名壇有德有言工力又兼  
至云茲則後世藝文之士類能識別  
而不知公之學固有本也因為校定  
如左復序其畧而歸之二君二君與  
諸季弟佩公庭訓文章政事繩武克  
世非徒存手澤者當以箴言為不誣  
然此特論公之文爾至於立朝節槩  
垂世勲猷則有史氏詳之哉固未能  
贊一詞也

皇明嘉靖歲次壬戌之秋吉旦

賜進士第朝議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  
議前監察御史門人海虞徐棻頓首  
拜識



孫文恪公集目錄

卷之一

碑

成湯陵廟碑

記

旌表孝烈坊記

蓮化鐵冶工部分司續題名記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徐兆儒學學官題名記

陶氏先祠祭田記

孫文恪公集目錄

卷之二

序

太宰聞公晉秩太子太保序

膳部袁大夫出守荊州序

都憲胡公巡撫雲南序

通政使周公致仕還瑞安序

翁君泰聞山東序

節推張子之泉州序

李侯還同知松江序

俞憲歸君兵備汀漳序

陳君守普安州序

阮君督學浙江序

大司寇何公致仕歸山陰序

少保李公一品考績序

南太宰王公考績序

少宗伯康公考績北上序

卷之三

序

少師嚴公七十序

少師嚴公八十序

系家各人集下目錄

大司空鄭公八十序

錢母八十序

全太孺人壽序

胡太孺人九十序

唐太夫人八十序

韓母七十序

蘇太孺人八十序

陳太淑人八十序

張太孺人壽序

貞壽圖引

卷之四

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太常嚴君南還詩序

三仕紀績詩序

王氏存齋稿序

少師嚴公一品六考詩序

南畿丙午同年錄序

校先伯兄集引

卷之五

系家各人集下目錄

行狀

光祿寺卿致仕陳公行狀

右僉都御史立公行狀

右都御史贈南京工部尚書魏公行狀

伊府左長史致仕楊公行狀

先伯兄都督伯泉先生行狀

先仲兄尚寶司卿仲泉先生行狀

楊宜人王氏行狀

卷之六

墓誌銘



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墓誌銘

雲石岳先生墓誌銘

戶部左侍郎及公墓誌銘

代府左長史高公合墓誌銘

商城縣知縣封刑部主事馬公墓誌銘

曹君通甫墓誌銘

尚寶司卿孫公合墓誌銘

贈刑部員外郎商公合墓誌銘

福建按察使王公合墓誌銘

思梧錢公墓誌銘

蘇文恪公集

目録

卷之七

墓誌銘

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墓誌銘

南山錢公墓誌銘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墓誌銘

錦衣右所百戶梁君墓誌銘

徐生隆材墓誌銘

武峰程翁墓誌銘

丁虞士合墓誌銘

楊君惟素合墓誌銘

王君本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駱公墓誌銘

卷之八

墓誌銘

邵安人趙氏墓誌銘

謝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沈安人章氏墓誌銘

金孺人王氏墓誌銘

王母恭人焦氏墓誌銘

谷孺人楊氏墓誌銘

蘇文恪公集

目録

封夫人秦母鈕氏墓誌銘

封孺人李母楊氏墓誌銘

亡妻韓氏墓誌銘

卷之九

墓碑銘

工部尚書致仕鄭公神道碑

墓表

孝子中軒黃先生墓表

德府引禮舍人杜君墓表

南槐慎公暨配唐氏墓表

傳

王氏雙節傳

謝生傳

卷之十

祭文

同門合祭張相國文

同鄉合祭南京兵部尚書張公文

詞林合祭戶部尚書李公文

同年合祭韓太史文

合祭吳隱君文

蘇文恪公集

天

合祭寶子兩文

祭伯兄文

祭仲兄文

合祭許相國夫人文

合祭馬太安人文

祭趙太史孺人文

祭胡太孺人文

祭劉母文

寄莫楊母王宜人文

寄莫錢太孺人文

卷之十一

策

廷試策一道

表疏

皇太子冠禮成賀疏

陪祀 帝社稷謝 恩疏

謝 遣永明後殿上香疏

改吏部右侍郎謝 恩疏

遷南京禮部尚書謝 恩辭 朝疏

大朝門等工成賀疏

蘇文恪公集

天

卷之十二

表疏

萬壽聖節賀疏四

冬至賀疏二

靈雨賀疏二

瑞雪賀疏

遣祭 三皇謝 賜胙疏

二王冠禮成謝 賜表裏鈔錠疏

使郢辭 朝謝 賜銀兩表裏疏

使郢回京謝 賜銀兩表裏疏

考察自陳疏

舉薦特材疏

卷之十三

雜著

陽峰賦

仰宸樓辭

還齋說

麻特說

書考考後

談藝手簡跋

蘇文公集

送薩文

應制撰鼓吹詞一首

卷之十四

書

與王太史論文書

與陳山人論詩書

答周都憲書

答王官翰書

答程少宰書

與李縣尹書

答翁參政小東

答朱默仲小東

丙辰示子

卷之十五

五言古詩

游俠篇此以下北齊集古塞行

十月十日過駱氏賓菊偕同館諸君子

送駱氏南歸四首 送黃觀察之山東

送周氏宦游吳中 雪屏為趙氏題

題汪氏懷壽堂 送嚴氏南還展墓

蘇文公集

送孔氏赴汴蒲

為元輔嚴介翁題三瑞圖三首

送龍氏 送趙生歸南昌

許相國夫人輓詞

送陳氏之留都

送李氏奉使山西

贈湯都督平海寇行役稿

七言古詩

宣皇御製村樂圖次大宗伯徐公韻此以下北齊集

題秋水芙蓉次大宗伯徐公韻

送馬明府赴僊居次郭侍讀韻

送劉使君赴潁川

賦得韋華臺送劉給事使楚

題秋山圖 題南村圖

貞節為周中丞母夫人作

誌窮為周母題 荷鋤行 使郵稿

瑤臺春曉圖歌為江侍御壽母 此下南省稿

送韓使君赴瑞州

送馮司寇致政歸四明

卷之十六

五言律詩

紫駟馬 此以下尤暑稿 關山月

送趙都督北征二首 浦雲為呂生題

竹谿為任君題

孝烈皇后執章四首應制

送陸郎中奉使西川便道歸蘭州

送黃廣文赴曲江

送王儀部致政歸華亭

夏至齋居次王槐野太史韻二首

送蔡大夫歸南都二首

送蔡使君赴歸德仍用前韻

冬日會同年於陳戚晚第次韻四首

送李司業歸留都二首

詠庭中雪獅二首 送徐儀部赴南都

送徐比部謫建寧 送黃北都謫延平

秋水芙蓉為許石城題

送徐丞赴新橋 送崇明翁尉

為陳眉峰題兩谿別業

送翁少參還嶺南便道過越中

送貴陽徐憲副時徐疏乞侍親

送張比部奉使淮北二首

千秋宴

許仲子拜官南部前一月伯氏出守夔州並

得取道省覲贈詩二首

送華學士赴南都 送楊使君赴河南

王堯衢太史還京志喜次槐野韻二首

送金侍御權湖南憲副

送范廣文赴姑蘇 送孫明府赴魏縣

送汪符卿奉使南歸省母

冬日槐野過訪 冬夜訪槐野次韻

送駱宰張公赴蜀都 送王提學赴廣右

對月次視野韻 送丁生宰臨淄

送上海張丞

冬夜與李生德微叙別時李將遊南康

輓忠諫何公 張御醫六十壽詩

贈毛叅軍歸姚江次伯兄韻

送戴中舍改判太平

孟夏感述次視野韻二首

送林憲副督學湖南二首

送劉明府赴瑞安次視野韻二首

蘇東坡全集

王

喜雨二首次韻

送徐侍御赴南都二首

贈汝州金別駕 贈桐城王丞

張職方徵兵延緩予解劍贈之因賦此篇

過清源贈舊館徐氏昆季 此以下行役篇

再過清源留題舊館用原韻

登峴山謁羊侯祠追次孟浩然韻 此以下使

宣城元日 鄧中元夕

嘉會稽吳尉禦寇二首 此以下家居稿皆選

聞笛 對雪

贈柴生 與鄒秀才話舊

送能詩楊舉人春試 聞鴈 此以下南省稿

不寐

送江使君赴廣信二首

沈母張太淑人九十壽詩二首

池上軒與金生叙別 大司馬王公輓章

送毛使君赴濟南二首

新春訪致仕許奉常留觴次康侍即韻二首

贈許奉常次趙同卿韻四首

送慎侍御解官歸吳興

蘇東坡全集

王

林司業告病家居寄訊二首

送孫臚卿考績北上

送尹少宰考績北上二首

李侍御父母並壽二首

送立明府赴柳城二首

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送慕使君赴衡州 此以下北署稿

送俞僉憲赴廣右 和王太史卜居之作

冬至朝天宮習儀次壁間韻

任給諫花朝宴集次韻二首

送錢銀臺赴南都 送徐郡幕赴臨江

送陳郡幕赴慶遠 訪王太史新居

夏日同王趙二太史南曹祭大夫登京城南

樓次韻

過訪陸錦衣暨其弟主政留觴次韻

夏夜與韓驛使叙別

送趙太史使劔南次其留別韻

送胡比部赴南都 送同年顧君赴南都

送陳明府赴清苑

系文集卷八 目錄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次韻

秋夜讀賈誼傳 送謝別駕赴瀘淵

送李懋馨歸省次金太史韻

至日郊寺次韻二首 丙午元日早朝

同諸寮友從左闕門步入內館次韻

寄懷徐子明疊前韻 送盧負外錄刑閩中

送翁郎中錄刑江右

送劉郎中錄刑畿內歸壽母夫人

趙銀臺宅看竹次韻 送夏明府赴邵武

送傅明府之歸善

秋日過袁太史即席詠堂中菊用何大復韻

二首

訪隣居潘太史留觴疊前韻

喜趙太史還京疊前韻

過王太史夜話疊前韻

冬夜邢太史宴集疊前韻

銜雪訪黃太史于東城玉河之曲疊前韻

送王太史扶侍還華州次大司徒劉公韻

疊前韻送王太史

送同館胡仲望謫常州

系文集卷八 目錄

建試供事宿禮部次韻

傳臚放榜疊前韻

恩榮宴紀盛并疊前韻

送吳叅議提督大嶽次韻二首

送袁姪楊比部赴南都

寄壽致政謝學士 寄贈致政裴明府

送盧使君赴襄陽 送劉使君赴袁州

為葉中舍詠柳亭次韻

見湖為楊子題

送李狀元還廣陵省親

送邵叅軍赴南寧

隣居王潘二館友見過

袁太史奉使將歸同邢潘二太史携酒訪之  
用昔年詠菊韻

贈萬都督次袁太史韻

送袁太史奉使南歸用舊韻

送嚴太史使汴取道歸吳疊前韻

送林太史使東藩疊前韻

壽致政鄭尚書七十

為聶舉人壽其父致仕都閩君

系本集八目集

王

送隣居王侍御按浙中

送黃明府赴麻城 送沈明府赴鄱陽

為大司寇劉公詠怡椿軒次韻

王太史以郊寺夜遊之作見示次韻答之

送吳學士赴南都 送張觀察赴建寧

送孔憲副督學再赴關西

董太史以詩見貽次韻答之

除夕用董太史韻 送王學錄出判延平

送隣居王明府赴襄陵

送晁太史 冊封汴藩

送劉學錄出判襄陽 元輔嚴公七十壽

壽南村張處士

春祀山陵宿昌平寺中同應少宰尹司成夜

坐次韻二首

送張司諫使河北 冊封和郭侍讀韻已而

司諫復留仍用前韻訊之共二首

送王司業赴南都次閔侍郎韻

碧雲山亭最高處留題次程侍郎韻二首

送蕭侍御按江西 送趙侍御按江東

與程侍郎訪皇甫子循次韻

系本集八目集

王

送王郎中解官歸永嘉次皇甫子循韻

送掌宮詹孫公得請還山

送邵明府之浦城

送王明府之武康次皇甫子循韻

詠省院古藤追次鮑菴吳公韻

元輔嚴公一品六考賀章

送鄒廣文赴闕里二首

嚴李董三學士履任宴集次元輔嚴公韻二

首

與南曹朱大夫夜坐論詩次韻



姪愷除指揮歸滇南過邸舍叙別

送王太史 冊封江藩

余將赴南曹會梁司諫奉使山西賦此高明

白下贈陳世鵬 行役稿

保定晚行 此以下使郢稿

安陽公署與謝山人話舊山人有作次韻答

之

習家池宴集贈呂使君

登陽春臺次韻

黃樓晚眺次王奉常韻 下乃赴南省途中作

孫太恪公集 八目錄

王太

下邳阻風用前韻

聞警 此以下家居稿

江亭騁望

送潘郡侯應觀之京

海寇入逼娥江葉明府驅兵督戰予嘉之爰

有茲贈 下乃避寇越城時作

越城旅邸遇秦太史北還

送秦太史歸台州熊懷其兄宮允疊前韻

旅中別友

胡中丞提兵至越衛我鄉邦喜而賦此胡舊

令餘姚

旅中懷翁孺參 懷徐遠卿

詠徐子自閒堂和其原韻

徐子以侍養家居再贈一首疊前韻

旅館愁坐懷謝應午舊寮

與同年西川王憲使叙別二首

感述

立春後一日陳山人見過次韻

又和陳山人韻 東陳山人用前韻

兩堂夜坐和陳山人韻

月山卜兆口號 下乃歸姚時作

孫太恪公集 八目錄

王太

湖上

蕙江春泛

丙辰生日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遊燕子磯次韻二首 此以下兩首稿

金陵官舍與陳山人夜酌山人有作依韻答

之

與吳山人話舊用前韻時山人避寇雙寓金

陵

金學士六十宴集次韻四首

對雪疊前韻

陳山人見過論詩再疊前韻

懷隱再疊前韻 送江負外考績北上

壽致仕張訥言七十和蒙谿公韻

寄壽致仕戴中丞七十

月夜王翰林見過次韻

酬致仕許奉常次韻

贈致仕何翰林次文衡山韻二首

贈致仕何祠部疊前韻

再贈何氏昆季疊前韻

孫文常公集

五

新春鄉會

季春再舉鄉會疊前韻

鄉會宴罷有懷再疊前韻

寄馬太史次其贈行舊韻

送朱僉憲赴湖南 送董使君赴尋甸

同大司寇馮公學士全公遊靈谷寺次馮公

韻

登鳳凰臺追和李太白韻二首

友人邀遊清涼寺移席後山

重遊靈應觀坐瞰龍潭次壁間韻二首

壽致政錢侍御六十

送梁定齋先生考績北上

與楊太史詰舊次韻

送楊太史句容展墓疊前韻

與楊太史叙別疊前韻

送楊太史北歸疊前韻

寄壽致仕馬內翰八十

寄壽致政吳尚寶六十

壽周醫士六十 送周祠部考績北上

送林奉常考績北上

孫文常公集

五

徐二公子宅觀燈次韻三首

徐魏公城西別墅宴集次康侍郎韻

和吳山人小閣述懷之作四首

送胡太史之京 送歸僉憲赴浙中

余以鮪魚饋同年許奉常母夫人奉常作詩

稱謝次韻答之

致政張僉憲七十壽章次許奉常韻

太常公署獨樹牡丹根盤石欄甚盛今歲花

開百餘朵王少卿邀賞有作次韻答之

同年許會元宅賞牡丹限韻二首

徐公子宅賞牡丹限韻三首

送石侍郎赴鎮沅臺用尹侍郎韻

與二友酌池上軒用舊韻

致政聞太宰八十壽篇

寄壽致政別駕長兄八十

為朱侍御壽二親 病起

送方僉憲赴西川

寄訊翁中丞巡行江南

九日

冬至齋居次林侍郎韻二首

孫文恪公集

卷

齋居又次康侍郎韻二首

送趙上舍歸桐廬省母

寄壽致政姜少尹九十

寄壽致政少司寇楊公

寄吳太史示諸生

暮春寄訊致政大司馬張公

卷之十九

五言排律

送陳司諫扶侍歸鄢陵

此以下北署稿

送閻祭酒赴南都

忠弼堂為元輔嚴介翁題

瓊翰沈輝樓為嚴介翁題

送童官庶歸沔陽省親

送虞中丞督撫廣南

同僚友沿金水河步入內館

贈王太史陪祀 康陵

致政吳參議六十 送許少宰赴南都

送冢宰張龍湖先生赴南都二十韻

世芳樓為相國許崧翁題

慶源堂為許崧翁題 送俞明府赴贛縣

孫文恪公集

卷

送陸明府赴東流

元輔嚴介翁四考賀章

寄壽致政戴中丞六十

輓致政顏別駕 良鄉有懷 使 郎稿

與十五弟叔別 此以下南署稿

山泉為慎侍御題 送張僉憲赴湖南

致政鄒憲副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七言排律

送吳學士赴南都次嚴少師韻

此下北署稿

送教學士赴南都次嚴少師韻

鄧中春雪 使鄧稿

送客部朱大夫出守九江 南省稿

卷之二十

五言絕句

病中訊王趙二太史病二首 此以下北署稿

送徐簿赴金壇 漂子祠行役稿

過漂母祠感淮陰之事短述為著其隱

送楊生二首 此以下家稿 吊金生二首

為同醫士詠春庭 南省稿

七言絕句

孫文恪公集

苦熱行十首 此以下北署稿

送同年邵侍御赴南都

送孫明府赴東莞二首

報國寺樓觀禪房次壁間高蘇門韻二首

送翁尉赴南平二首

送謝官直謫台州二首

春晝小坐次少宗伯程公韻

程公約遊姚氏園亭疊前韻

送胡明府赴長山二首

送陳子培宦游南都二首

周廿八郡博赴松江祖席口占贈之

題春景二首次大宗伯徐公韻

題冬景二首次大宗伯徐公韻

送李懋馨歸省 送鄒生歸泰安二首

贈李星士二首

贈舒進士得請養父歸鄱陽

送沈丞赴溧陽三首 題畫二首次韻

金山絕頂遠眺酬湯都督 此以下行役稿

呂公祠二首 黃石公祠和韻

楊花 此以下家稿 題陳山人壁

孫文恪公集

贈儒醫趙吏二首

送羅丞還官金陵二首

暮春 此以下南省稿 題高梧樓鳳卷二首

送程別駕赴均州二首

嘗鮮楊梅 思歸

附錄 詳後

孫文恪公集目錄終

碑

成湯陵廟碑

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今之鳳陽府亳州也書有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所都明矣南亳在穀熟湯自商立來始都之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作帝浩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景山名湯所盟處春秋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考其地理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外而皇覽亦曰亳城

東北三里有成湯冢云是亳者成湯首政之地斯民所當報祀于世世者也乃亳前此未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秋監察御史張君九功行部至亳詢其故慨然以為闕典乃命知州張璉同知諸暉建廟于陵之陽祀焉廟成走書抵余以碑文請或曰亳之祀湯禮典曰禮也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又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此寔有功烈於民者也湯而不祀祀典廢矣矧亳為湯首政之地而體魄之所藏乎商俗最重祀湯作帝浩孔安國謂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也

而盤庚之遷西亳亦曰茲余大享于先王則犧牛粢盛非亳衆之所常有事乎亳安得而不祀湯也按風俗通湯者攘也昌也春秋元命苞湯樂曰大護護者採也夫湯之功烈赫赫在天下匪獨亳人之所當祀亳人生于百世之後乃能率先奏假為天下觀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哉矜嚮之餘昔所云作福作史者今始有所定而亳之民降福穰穰矣詩云勿予禍適穰穰匪懈此之謂也若夫國之大祀所以為萬世帝王功德之報者則自有太常之典章在曷用及哉是役也崇德善俗教民以禮

監察君可謂得觀風之體要而州牧奉揚美意以存國故使歷世闕典秩然脩舉其能亦足書也作成湯陵廟碑因以詩系之詩曰有娥立子契玄王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天乙湯道古聖賢基必張驪宮神告天降祥金符帝錄殊輝煌百辟來享商是常聖敬日躋官賞明一德咸有唯阿衡導我升陟四海同中囑作誥寬仁彰東郊之戒崇有功咎單明居亳衆承桐宮衆林帶葛鄉景山九九松栢長大河東去何湯湯倚那久廢誰云憐國故當舉安道旁遺冢七八上正方

東都御史按水荒。曾行是冢薄之陽。持斧于  
有光。新廟奕奕。天際翔。卜日得吉。展玄堂。想  
豆羅。狸。管。聲。嘒。嘒。鼓。逢。逢。神。之。聽。之。和。且。平。執  
簫。秉。翟。在。中。唐。純。嘏。既。報。尸。羊。揚。我。民。世。世。承  
筐。謚。我。

皇運萬億昌。

記

旌表孝烈坊記

明興百七十餘年。治教休明。民物康阜。文學法理之  
士。彬彬焉。日且盛矣。而純孝懿行。不恒見於天下。

孫文恪公集

卷一

有孝且烈者。表而異之。豈非

皇朝之令典。所以勵行風。世者哉。嘉靖辛丑歲。遘關  
不守。虜寇擁衆入太原。橫掠石州。甚慘。石之守臣  
暨鄉大夫士。協力登城。防捍乃張。舉人鈞憂恤。彌  
切。北嚮垂涕。訊之謂父居城北。別業不虞。虜至存  
亡。未保有不請鉤無死所矣。閱四日。虜退。一食。燭  
燬。厓焰尚熾。亟奔出城。親友勸毋弗。率第歸。行  
次董家灣。遇零賊數騎。射中右肩。墜馬。撓其衣。乃  
分銕服。令銕還。負痛獨行。夜宿南村。潰亂不成。寐  
詰旦。聞變。首數觸地。幾絕。益狂馳至水井。墮父被

害已二日。收殮抵家。躃踊悲號。窮思極憤。不能言。  
矢毒內萌。竟弗可藥。巡按童御史漢臣以

聞旌其門。扁坊曰孝烈。嗚呼。志士耿耿。一念格天地。  
日可隨戈。石可沒羽。毅然孰能禦之。始張君奔出  
城。魚得採父。否亦蚤奉父櫬歸葬。萬萬無他慮。所  
以冒搜賊鋒。至死不悔。乃今稱孝且烈。信然。張君  
鐵面修髯。長軀偉狀。望之知爲號雄丈夫。讀學有  
鉅識。俾獲用世。必能爲

國家樹大勲。庸乃遘閔阨。悲夫。然孝烈之名。永曜不

缺。扶翊綱常。有賴矣。君胤子舉人洙。從余遊。諱有

孫文恪公集

卷十

父風。徵文鐫石。追憶先忠烈公之變。使非大慈速  
平。

聖明馭極。余幾何不勇絕。以從先公如張君也。哉。茲  
聞張君事。願爲秉筆。然感愴不自任。其何能文。

遷化鐵冶工部分司續題名記

遷化鐵冶工部分司舊有題名碑。正德癸酉郎中  
南安傅君浚所建。少司馬西平李公記之列。周君  
某以下若干人。歲久名且盈。石嘉靖辛丑郎中徐  
姚胡君外奉

命。以往逾年。弊鏹利興。百廢具舉。視舊碑。嘆曰。是可

不著石績題以近來後即問記於余嘗攷其時  
華周禮中人開治攻金已昉于古然王者不蓄下  
藏于人與四海共之春秋管子建鐵官漸起征稅  
亦未嘗專利病民也漢從衆孔之議實鐵官凡四  
十郡郡不出鐵者寘小鐵官浮食寄民擅利犯禁  
欽趾沒器初有嚴刑而民始弄息矣沿至唐宋未  
之有改昔賢有言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  
農民之死士也死士用則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  
開則百姓贖而人用給用給則國富國富則禮行  
是故道路相讓俗尚醇誠而治化孚洽也區區成  
孫文公集卷十  
民以規利豈人上之宜耶然世變人心大不逮古  
昔使禁不設屬禁則豪強胸耶采山鑄金恣貪歛  
日以不制而無併之患殆無紀極我  
皇朝定制惟於產鐵之地謫徒治冶餘利悉歸諸民  
薄征以抑盈嚴令以戢暴經久不易之道也謹茲  
土者奉宜德意俾  
國用不匱而民力不竭登名于石揭示覽觀因其名  
可稽其政以垂譽於無斁顧不備與然賢不肯異  
施間有同上徇私以滋政弊者名氏過舉亦與石  
俱存其孰得而掩之則覽觀者又將惕焉省悚悚

馬懼矣余敢附司馬公記諫院之義以告後之人  
子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  
上言臣幸得銜

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為職所領重于天下郡國而都  
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屠之舍章牘簡書度藏  
不容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狙伺緣隙為  
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更縣但以臣所蔽訟贖  
緩之在縣藏者庀材募廉為署得鳩心厲下折姦  
孫文公集卷十  
大

萌宜

詔條便

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令造余乞文以記始  
事予按御史之名紀於周官刺舉之典昉於漢代  
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惡不  
作然猶華孽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遵職考禮申  
度以防其溢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卿貢其俗  
國聞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於是  
夫去古既遠淳澆橫列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  
冒以爭刀錐於是監郡察州之制詳而衣繡持斧



之使出至於大郡之下不制之舉來時藉資說法  
千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遏強圉而備非  
常抑亦抗威援以風四國蓋因變制權得其適矣  
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於曩時繩  
糾之權益章於前軌固弗之能易也

皇明建官既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  
夫歲請於

上分遣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  
員萬里之中絕荒遠微之外惘惘幽憂之疾盜竊  
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

孫承澤集

卷一

賢不肖出令之平頗庶獄之詳濫氓奮奸惡之中  
和邪僻無不使聰覽而變置之者素裁小者立  
斷是以風教覃於四裔岳竭通於階闕德刑咸暢  
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於是為重操柄既鉅而  
居處不肅則觀聽而威頓漏網之患生請寄之素  
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重屋覆垣累棘襲高者  
也而况京兆所隸近畿百里之內參伙環視之觀  
殊異乎五方瘴情浮漲之蠹聚成於累歲典夫里  
巷之俠三選七選之民時時觸同都華簡蒐春秋  
資衛之族族於道途軍實營屯兵勇徵發之文墨

於几案周防一逸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魁  
望宿資雄俊更嘗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事異於  
常倫而制陋於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  
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  
論白以達於茲豈誠未睹厭體哉無亦畏嫌於懷  
也爾矣惟

上宣

二祖重光振百代絕無禮文規制宏亮祭備士達其  
會而不能伸眉吐議卒織遺昭憲度廓帝骸恢王  
網則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誼著於班行審

孫承澤集

卷一

然有古風槩固宜言契乎聖心而事立於當年也  
昔者陳國道第內史以譏督新門官史克作頌余  
廟禮官又舊史氏也闕王政而不書沒賢臣之嘉  
績弗紀則亦有曠懼焉爾故因二縣令之請而備  
論述之以鏡於石御史駱姓豐城人辛丑進士

餘姚儒學學官題名記

維

皇建極稽古右文自國都以至邦邑咸立學官聯以  
師儒吾姚師儒之設舊矣然而未始題名也昆陵  
葉君以府判暨提姚符一日率弟子員游學官登

明倫堂詢人撫迹考昔效故則毅然曰茲非有司者之責耶乃按籍自洪武庚戌迄今得教諭許恭而下若干人訓導趙宜生而下若干人礱石刻名廡左以待來者揭之堂壁而屬記於予余聞古先哲王留情教學以德行道藝造士而與賢者能者其柄綜領於師儒先民有言曰師儒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是必得賢師儒凝範肅祭弘敷典要之大推明教化之端則士服訓章崇德藝敦行而不悖化流而無滯風俗純美邦家莫安其不然者反是矧吾姚

髦士名卿有駉踵接不惟文藝英華溢海內風節忠烈往往焉

國楨幹歟休無教咸出學宮則師儒之職關繫尤重比來師儒官迹所及睹聞者炤灼具在其所弗知詢問間里長老猶能記憶人品高下學術強弛得失如辨黑白不爽也名勒于石雖惟祭書姓氏爵里歲月而略行實然如裘挈其領無弗順者矣然引其緒無弗理者矣後之君子日升斯堂顧斯名鑒觀前人罔弗惕焉深省勸勉而懲戒之踐猷修紀爲士作程俾濟濟祁祁出爲世用者舉足以信

今而傳後益彰吾姚人才之盛光聯簡冊聲馳不朽則是石也寔寓砥礪之道豈細故也哉葉君名金治吾姚數月豈第宜民百度釐飭茲舉直其事云

陶氏先祠祭田記

先伯兄都督君昔以錦衣起家與錦衣指揮瑞之陶君友善余因識錦衣君乃後與之久歲愈益敬之陶氏之先憲使公殉忠金華方伯公樹勲蒼梧兩地之民各壯其烈祠之又爲寔祭田事見陶氏世烈錄中乃錦衣君顯請於梓里居第之東立二

祖祠爲子孫世守

制曰可并復守祠之人少宗伯康公亦既記其事矣錦衣君又寔祭田若干畝以貽子孫乃又有添慈焉於是走書數千里請記於余余惟古之公卿大夫有圭田有采地以供祭祀自宗法亡井田法壞而祭之舉廢豐約率關於子孫賢否故有家雖貧澗藻谿毛禮薦不爽鐘鳴鼎食之家顧息棄祀事若錦衣君者可不謂賢哉吾孫氏以先忠烈公之後亦膺

卹典嘗寔祭田若干畝乃先伯兄爲誠詞碑諸祠中

其略曰

朝廷優復吾家凡以酬忠也忝稷不登先人俎豆者  
而弗可以祭名茲列田目刻於碑陰吾孫氏子子  
世世守之有能增實者列於其後如以親屬他姓  
而寄入籍中濫僥恩庇謂之欺

君謂之不孝甚至弗能守恆業又不孝之大者矣有  
若而人其宜聲其罪攻之嚴於國法歲時承祀顧  
謂下斯子子孫孫其勿忘吾言哉夫陶氏先世忠  
貞承家文武與吾孫氏無異而錦衣君望其子孫  
之意又與先伯兄相符乃因其請具述先伯兄誠  
云  
錦衣君之賢又當示吾孫氏子孫俾知景慕優美

孫文恪公集

卷一

孫文恪公集卷之一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忭校刊  
序

太宰聞公晉秩太子太保序

嘉靖丁未五月吏部尚書四明聞公以尚書十二  
載考績晉秩太子太保於是刑部尚書屠公而下  
數十人往賀僉謂公

國之楨幹卿之典刑宜有言闡厥盛美以屬陞陞惟  
吏部尚書在周爲天官冢宰冢宰之職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得人與否關治隆替乃若冢宰兼太

孫文恪公集

卷二

保仲山甫以之詩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美山甫  
也是故翊佐宣王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喉舌是司  
褒職是補海內翕然向化稱中興焉此非載在經  
史彰明較著者哉正德初先忠烈公爲刑部郎中  
公爲主事雅相善已先公補外藩公調吏部郎有  
聲先公聞之喜且曰聞公遠器也小子識之陞重  
時得諸家庭如此乃後公果累官至刑部尚書歲  
凡幾閱職凡幾遷而公閱廉堅固如一日譬諸大  
車之載巨艦之濟人皆知其有容受也陞通籍十  
有三載獲從公後然不能數數見公公亦不以陞

爲簡歲時旅進一謁公疑然如欲但數語即舉事  
情率可儀度退而嘆服追憶先公之言益有徵云  
公資望深重又嘗爲吏部郎明習銓務用是與情  
紫屬期公爲冢宰久矣乃今春始膺

聖明特簡

命初下薦紳大夫相慶于朝即愈人亦莫不欣欣相  
告如有所獲人情如此傳所謂賢於姜卜非耶乃  
公感激知遇數然以器使人才雜章改弊抑奔競  
起壅滯引爲己責語見陳謝疏中居數月次第擢  
其言會考績乃晉今秩夫正人柄用則群賢彙征

孫太傅公集

卷二

風俗世運因之方今

聖天子任賢圖治無異周宣公且茂

春渥駁駁未已則所以翊佐

當代中興之業匹休成周趾美山甫繼之史冊豈不

昭映今古也哉陞於是役也特敘述之匪直爲鄉

邦慶而已

膳部袁大夫出守荊州序

膳部袁大夫爲春官郎凡五年諸與大夫游者往  
往稱大夫賢大都謂其靜而不擾異而不爭德器  
溫恭如金如玉焉爾歲壬子三月大夫被

命爲荊州太守客曰荊州善厥職余詰之曰諸稱荆

州善厥職者何以也曰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既溫且恭將無僻政潤景業而顯功名不於斯德  
占之乎余曰君如其一未知其二大夫初舉進士  
卽爲吾越郡理官年方二十餘老成若素練者軫  
卹民隱越人德之及其聽大訟摧大豪見之不惑  
颺激岳立奸邪能駭而勢弗能移越人又罔弗尊  
服今去越且久人猶繫思益大夫有明決才豈直  
德器溫恭已哉吾春官之屬有四曰儀部曰祠部  
曰客部曰膳部在昔總稱閒曹茲遇

孫太傅公集

卷二

三

皇明撫運中興率多稽古禮文之事若儀部則所興  
起刊定諸儀紛紛舉矣祠部則群祀紛紛舉矣客  
部則控馭四夷貢獻諸務紛紛舉矣當事宣勞日  
不遑給而獨膳部從容暇裕猶故也夫創在函則  
光芒曷睹琴弗鼓則音響無聞大夫蓋偃經綸於  
不試矣所表見焉夫荊州者左吳右蜀雄據江漢  
楚之鉅邦也古稱其俗儉朴而知禮義今則建諸  
王之國爲四集之衛居民衆雜間有強梗弗率滋  
於制外

天子命憲臣提兵顯駐其地未可純以持循安戢之

政臨之是故溥膏澤以示懷厲法禁以示畏雨露  
風霆並行交養治荆之道也大夫治才余嘗於越  
郡徵之所謂吾厭職者以此而予是之云無乃淺  
淺乎知大夫耶客以余言爲然比大夫當行儀節  
王君輩徵文爲贈余既稔知大夫之賢又重諸君  
之請於是舉所嘗對客者次第其語爲祖道告云  
都憲胡公巡撫雲南序

新淦胡公拜

命爲右副都御史出撫雲南自京兆尹頒行京庫博  
士楊君輩率弟子若干人徵文爲贈具述曰公治  
京兆凡四載諸所履承曆事未遑枚舉而尤加意

文教爲之葺學宮增廉餼兩典棘關得人視昔逾  
盛是故士心感奮而願有請也余重拂諸君之意  
又兒銀從諸生後服訓惟均詎可無言哉夫京兆  
尹者被曳金紫入掖庭每朔望扣謁

天子步禁教養民事乘輿行長安道中與六曹卿貳  
卿頌號專顧矣顧嘗得書期會爲封疆之官下母  
郡守漢稱郡守良者首文翁乃文翁治蜀脩明教  
化起學宮於成都補弟子負爲除更縣蜀郡大治  
蒸蒸興於禮讓乃公蓋曠世合軌云公布慈著溫

敲朴靡之而事集余止者領成均邇京兆數數見  
公雖未察庶民所傾嚮然幸接諸士士論如此豈  
非衆情繫屬褒然足稱者哉乃今晉都御史糾襄  
詰武貞肅百僚轉雨露爲風霜易教化爲刑罰與  
京兆異施矣雖然漢制郡國學官所問秀才異等  
者移牒上二千石中丞問俗蒞所部以是爲官選  
留滯則崇尚教化固今撫臺重務也矧雲南故滇  
國之墟刻木契以爲文擊銅祀神以爲禮寔西南  
荒服我

國家混一寰區風俗易致遠人亦知誦法孔子素  
孫不傳全集卷二

專經術公撫其地來靖輯之暇從馬龍六涼諸陳  
所請廣建學宮中飭教令鄉俎豆而力詩書則文  
采宜昭煥休中土矣他日膺

內召發滇南其必人士攀依不已如京庠也哉  
通政使周公致仕還瑞安序

今上臨馭之三十一年春二月直

文淵閣掌

制勅通政使瑞安周公疏乞骸骨時年七十有四矣  
先是歲戊申七十引年具疏  
上不許茲以情詞甚懷許之然不下銓曹覆議而

特賜俞旨寔近所希睹也行之日公卿故人設祖道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如堵余益惜其去而歎其賢且侈其遺際云公自成化丁未以奇童被徵筮仕秘書至今官食祿二品兼秩青宮歷事四朝直館閣六十餘年操孤染翰老益弗衰溫恭謙抑見者知爲君子

富宁知名宰輔稱才匪直同列敬信如著龜而已閱歷既久所預聞密勿機務有牒籍弗載而以叩公則燭照數計究若當年行事者傳云獻之足徵於是乎在而一旦言去不重可惜哉乃公則謂無關

系文卷八

太

不閤無張不弛四時之序且然玄冬而紅陰青陽轉而雁北歸物皆知藏人其可昧止足此其意哉然堅定夫孰能遠之乃竟拂衣歸瑞安山中猶夫抱完璧收遺劍既獻而復還已試而弗缺鄉人莫不加敬達官名卿禮于其廬可不謂賢矣乎漢二疏歸老供帳東門道路觀者嘆息唐賀知章賜歸鑑湖百寮咸贈以詩乃今公寔無之然疏本見幾遠殆辱於未形賀爲黃冠託名號於方外豈若公

明聖據布悃誠即荷

優詔賜允蓋將獎恬退以風天下非偶幸能獲也公察宋兩制諸君微言爲贈乃爲之叙述如此

翁君參閻山東序

士君子博稽載籍迭稱隆古疏神達思操具待用孰無經世行道之心生不逢時則亦抱璞蒙荆懷寶不售淪棄於草莽已矣幸而明王在位興藝欽材翕受敷施野罔攸伏顧獨名潛跡晦不見知於世即見知亦或用之不盡沉溺下僚襟實傳伍弗獲握權而推蘊命運所格往往有之是故賈傳屈於長沙梁生羈於海曲古今豪傑之所爲慨也昔

系文卷八

七

也余與鄉友十二人講學論文於龍山之麓士雍翁君與焉已而諸君相繼登薦式被

寵命酬其夙志翁君偃蹇十餘載以太學生謁選銓曹僅得參閻東土夫以翁君之學雅而筋腴而不靡足爲世用與情闊辭謂無其具耶

聖天子純心求治群賢彙征駸駸焉日躋於勲華之域謂不逢時耶而獨畱其用如此非命而何漢儒有言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孰測其幾若翁君者可以言命矣然翁君質厚養純識明氣壯上薄雲霄下脫泥滓才欲其用於世也不

必出於已澤欲其及於民也不必施於已一授奉  
聞之秩欣然就道守義安命固有繁累噫茲翁君  
之所以爲翁君與翁君將行鄉大夫宦京師者微  
文爲贈余惜翁君才浮於位又以其志趣光大有  
足多焉者宜言彰美於其行發之若夫參聞之職  
翁君出緒餘綽綽焉舉矣俟余言哉

節推張子之泉州序

張子以貞姚之文士也搜奇式古增華漱潤淵淵  
乎有作者之志而其爲人也端於衷輯柔於顏蓋  
溫醇君子云丙申冬拜

孫不恪公集 八卷上

八

命爲泉之節推節推法官也張子難之過孫子而論  
所爲法孫子啞然笑曰若余又焉知所謂法哉雖  
然余嘗聞之矣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期以德化  
民教善俗其有弗率者懲之以法故法也者所以  
翊德而飭教聖王之所不得已也王者之制法昭  
如日星啓其矇焉耳非欲民迷謬罔視而責之後  
也曠如大路導其行焉耳非欲民蹈坑塹以自戕  
也故威勵而不殺刑設而不犯後世偷薄之風長  
淳朴之意衰紆謀經營摘發隱伏文例日增而不  
足吏議日繁而不葺庶民莫必其命有司莫究其

終故法峻而犯益衆也廉泰之世法多於秋荼  
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萌生也是故君子  
褒賞其良而矜其無知者意融匹夫膏潤窮壤施  
惠則悅用法不樂也呂刑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  
以教祗德王制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載  
在典冊皆子之所稔習熟講而德教聰明忠愛又  
溫醇君子之所有事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脩明德教醞釀化導非一日矣通復采  
獻納以大錫宥之典畿甸內外暫免行刑好生之  
德被海宇無間況於泉郡魁士名人挺生衆起蔚

孫不恪公集 八卷上

五

然文物之盛民知嚮義尤易格焉者德子之養理

泉之民奉宣

聖天子德意以無失乎先王之遺其在茲行哉子必  
勉諸張子毅然曰是故某之所當勉也比其行鄉  
大夫士謂余宜贈以言乃即所與論法者歸之

李侯選同知松江序

李侯拜

命同知松江府事自知易州易大夫士宦於京師者  
過余謀曰易之始也征求繁急民嗷嗷弗樂生睹  
役頻興踰踰走道路弗息重以方城河患殲寇恒



出沒閭閻因竭政之弊非一日矣李侯下車克自  
淬勵無胥訖無胥虐獄訟伸理賦役均平其學宮  
振起文教禦水患築堤三百餘丈威行礦寇境內  
又安民帖然務稼穡衣食滋殖

天子嘉其績爰晉新秩自古明世才賢顯敷廣澤未  
嘗專庇一邦知侯之不可留也然而有德弗誦曰  
背德有善弗彰曰蔽善願太史氏有言余作而嘆  
曰若然侯其古之遺良耶古之良吏其視民也真  
若父母之於子也有利必興有蓄必擇蚤夜孳孳  
焉惟民之圖事苟有裨於民雖蒙謗謗遭擯斥舉

孫文恪公集

十

行罔顧善政入民之深故民心歸之傳曰所居益  
富去後見思今之爲長吏者吾感焉侵漁戕掠視  
民如讐仇固君子所弗齒間稱善宦者奮迅功名  
投赴機會好奇生異以自詭於怙格政目一新能  
聲四起比至循田野而察輿情則有愀然蹙額不  
敢言者矣四明全太史與侯同里嘗亟稱其賢乃  
今有聞益信余夙樂善憐才逝尚古昔履弗見其  
人是用陳詞昭厥盛美併附最於侯曰松筠晚節  
爲世所珍以能自植耳是行也其尚以治易者治  
松俾松人之感不異易人之思也哉

俞憲韓君兵備汀漳序

韓君自職方員外郎權福建按察使事時臺省郎  
官以次補外資代深者五六年少者四三年大都  
挽金紫持憲領部矣議者謂韓君在兵曹日久不  
當復爲銀青大夫余謂不然

聖天子法古興理務安利海內爲地擇人豈爲人擇  
官哉俞憲法官也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  
弛禁而張典章遂致庶民滋僞以逃天憲吏緣爲  
奸日見其網之漏也然文深而今密則又過於嚴  
迫人不能堪矣韓君嘗爲理官于廣酌情法不吐

孫文恪公集

十

不茹至今人稱之茲往也何異乎使造父御與養  
由基射也然韓君非專領按察也汀漳二郡南  
控潮陽通交廣西引慶州達江右瀕海依山寇盜  
恒起爲患韓君奉

重書往蒞其地勢捍全閩聲連三省東南所縣繁安  
危者也比歲西北黠虜擾我疆場入逼紫荆畿甸  
震動方輿

宵旰之憂夫西北腹心也東南手足也即防護腹心  
而不免手足痿痺未可遽謂無恙矧尚有腹心之  
疾乎此銓司簡才賢以保障東南意也韓君久諳

晉於本兵四方險要軍利病困不周知其滋  
深也何與乎出物於囊建瓴水於高屋也兵刑天  
下之重務韓君能使東南與壤刑清而兵足培植  
國家元氣以拱翼

神京固特受上賞還華秩以厚食之報也韓君往年  
欲疏侍親例不得請乃今取道省觀奉壽危庭聞  
懷洽嗣後閭閻相接音問易通矣夫韓君苟得不  
廢公職以伸孝敬之私則豈以官之崇卑遲速繫  
其衷也哉

### 陳君守晉安州序

陳君守晉安州序

陳君被

命守貴之晉安晉安即古夜郎去京師萬里中經洞  
庭五溪之修阻大龍石馬縈連飛翔峭壁神天疊  
嶂蔽日天下之至遐至險也鄉大夫官於京師者  
愈謂陳君誠信端謹姚之賢士所宜昇以善地究  
厥施往年守沂沂爲魯之劇土凋弊彌甚陳君憂  
勤以夙夜未嘗一日安於其位茲微君此相與重  
爲陳君惜乃陳君則毅然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  
御徑度史侯充劔門之阻引衆疾驅君子不以善  
伏異懷人臣不以夷險易節吾於晉安實所樂赴

焉政暇則訪太白之遺跡覽八部盤江之形勝足  
以通吾志而有兄督學滇南封域相接音問易達  
又足以慰吾私何遐險之足慮乎聞之嘆曰陳君  
其真賢士哉

聖天子聯屬遐邇之意於是乎微矣蓋聞晉安其民  
狂狂然榛榛然朴而無文簡而近陋有太古之風  
焉自昔惟以素德欲遠之士仇而乞秩而就之日  
爲歸計述如傳舍以陵剝斯民斯民不獲喘天日  
久矣夫化之所及雖草木異榮飛走異類罔不咸  
若而况垂生宇內之民乎甚非所以濟

陳君守晉安州序

皇仁宣德意也近者臺諫疏

請慎簡才賢性滋窮壤茲得陳君守晉安陳君之爲  
晉安也誠以威之信以孚之端以率之謹以葦之  
誠則民罔弗懷信則上下一體罔或悖端則具瞻  
所在興起不遺謹則庶務舉而百吏貞不致墜施  
西南荒裔知有父母之愛

君上之恩謂不自今日始哉陳君厚著而遠施當於  
晉安見之椒蘭之馨不繁茂木璫璫之美無快巨  
石要之揚芬譽來焉耳矣於是鄉大夫壯陳君之  
行謂子言足以知陳君也屬書以贈

阮君督學浙江序

漢設博士官置弟子屬所二千石科察之其後  
魏晉以來大抵皆襲漢舊

明興始命官視學京兆列郡置監察諸方伯部內置  
觀察令得以便宜勸作學士歲時論次其行藝每  
詔下求士謹察可者以進此其大較也彼受命  
天子操功令馭下薦紳俎豆之徒北面師事之即隨  
舉有不當士解體矣此非德禮長者惡能勝其任  
而愉快乎桐城阮君爲侍御史視學京兆列郡掌  
導得士心

孫未修全集

卷十

上以爲賢選觀察副使視浙江學嗟乎潮諸生素何  
得阮君哉說者謂非致士之難唯養士之難况近  
世徵用儒術通一藝以上者輒收之士於是釋本  
而工末技始紛紛矣有司持士尺寸之長以辨黑  
白雖有奇其中未必有也恃此求士無失寧詳能  
手齊紫敗素賈且十倍何可勝道哉夫士居首閭  
巷日覩上所爲決筴赴之上之人豈必戶說妙論  
而後能化第能劑其謠俗一切修起之士蒸蒸然  
嚮風矣畿輔古燕趙地士多慷慨豪舉諸生從阮  
君游大都從頌爾雅其秀才異等斌斌多揖讓之

士此何繇至哉阮君善持大體務以禮爲化無深

抵苛小即士有善輒偏贊之諸生其有細過不熱  
責士無賢不肖雖甚貶阮君然遵約束惟謹蓋庶  
幾德禮長者之風矣故事京兆闕祀孔子阮君建  
議修復之檄長丞治學舍殘破購遺書置其中凡  
是者意在俗化無他也下之應上循景響此非微  
召之符邪浙俗淳龐純固自宋著作呂公講業金  
華賢者輩起當今之時浙得人爲盛顧士繁所習  
其間資適逢世出入悖所聞者惡謂無其人哉敦  
朴爲學士先直上之人有省不省耳善教者財成

孫未修全集

卷十

之其次誘進之其次督責之不足則增其文采有  
餘則去其凋弊進俗爲制故足術也阮君典畿輔  
功用既興若浙易興耳太史公曰建首善自京師  
始由內及外今諸侯藩輔唯浙最鉅使得阮君之  
重填浙屬賢崇化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此非  
上命阮觀察視學意耶京兆博士諸生聞阮君行數  
就謁請余以言贈余不佞無當阮君者然寔昔知  
阮君因書以歸之預爲浙諸生慶云

大司寇何公致仕歸山陰序

山陰何公爲刑部尚書數年循典章諸世故持法

稱平

朝廷倚任逾篤今年冬何公疏乞骸骨再疏乃許之方公草疏時鄉士有留行者曰公何遽舍

朝廷去也公曰吾豈敢遽舍去哉今

天子神聖公卿百執事共圖化理號極治即吾鄉諸

君子位上公列九卿及詞垣臺諫省署濟濟皆俊

髦登用未艾吾於諸君子為稍長齒髮駸駸暮矣

豈復能裨益朝政鏡湖刻川有舟可泛天將置一

散人於其間匪我而誰余聞之嘆曰何公其達士

哉士生斯世用舍卷舒有時以裨朝政以表俗尚

蘇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其

此兩事皆當也何者舉世由先雖與共治昔賢有

是論矣故士苟懷奇蘊富乘時樹勳以盡展其平

生豈非大願哉然鄉居養可以移人聲華易於眩

世波流風遂莫知底止即有善者一投網羅竟為

羈縻束縛不得自引去老且不休非其志也今天

下俗尚漸靡矣豪賈貪售賤工貪獲快于貪名豈

儒貪位彼何為也見利於前而志不反顧也乃有

公卿一二輩一旦舍去視高爵重祿不啻脫屣然

若而人者豈非轉移之大機止足之正的哉故稱

達士者在位則為官常重去位則為士風重所繫

非眇小也漢宣帝時丙魏執政後名實建官一

起效用而疏廣受二千石乃稱病乞歸史官錄其

賢云去之日公卿送送道路觀者嗟異至有泣下

者二疏去後不聞漢廷闕政而西都俗尚醇厚竟

不失文景之遺訓不與有力哉由今何公較之其

事豈異也何公

兩朝老臣歷官四紀諸所裨益朝政不具論論今去

位如此公之先大夫石湖公為南京工部尚書嘗

以得請歸夫父子位至尚書

國朝以來僅數家而完名踵美如何氏海內無兩焉

蘇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其

古昔老臣請歸代不乏人無踰甄氏者二美並而

名益彰今稱二何後先一軌孰謂今人不如今哉

公將行鄉士大夫謂余宜有言余乃叙次前所論

說以為公贈公今行矣余迂拙寡備齒髮亦既踰

壯能裨益朝政幾何計從公杖屨之後當復不遠

公勿謂鏡湖刻川為獨有也

少保李公一品考績序

少保大學士李公於今年秋七月一品三載考績

吏部以聞

上嘉之晉光祿大夫封及四代廕一子錫齊驛署

紳舉欣欣相賀也吾荆太宰吳公而下諸大夫共  
謀教訓于公謂陞同邑知公最深宜授簡夫走使  
寓書數千里詎可以不敬辭哉陞聞之弘治中吾  
姚謝文正公以官詹拜相時方壯年人呼爲黑頭  
相公與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同心輔政弼成

敬皇帝熙和之治至今稱盛事云公自登第掄入詞  
苑雅量淵識博學高才籍籍爲士林推重已負公  
輔之望及典教成均師模丕著其時

上下相廣詢廷賢公秩四品未崇也遂簡注超躋亦  
以官詹筦機務視文正公拜相年復相若鄉人即

蘇東坡全集

卷十

七

以謝李並稱矣公忠勤夙夜以期答

皇上特達之知同時秉政若少師宜春嚴公少保雲

間徐公皆命世之傑凡嘉謀嘉猷翊

廟謨而定國是者公協恭贊議其間章章悉就于理

入直禁廬諸所奏對數陳每稱

上意出而延接天下之士其容益益如也其度雍雍

如也其言侃侃如也天下之士罔弗悅服公以一

品考績甫三載計履台位以來則既九載于茲年

較屢登禎祥疊奏雖塞虜岳夷犯順而運籌遣將

旋睹昇平於是四海咸頌

聖天子中興鴻業崇儒興理寅亮之功則公之庇  
績固有灼然不可掩者矣公生文正之鄉通顯登  
庸前後實相符契謂非浙之山川靈氣特有所鍾  
耶文正公嘗值宦望素紀屏伏海濱豈若公遭際  
聖明寵眷有加無已然文正公享壽八十餘平生出  
處大節無纖疵可議今數

當代名相必以文正公屈一指焉公之勲績如川至  
日升而未艾他日遐壽完名與文正公匹庶境美  
此固浙人所為祝公者而非浙人之私也陞遠居  
南省不列賀賓謹代述諸大夫欲言之意如此諸

蘇東坡全集

卷十

七

大夫其必以予言為然哉

南太宰王公考績序

夫三渠王公者蓋所謂謹厚君子云往歲余游詞

林從公後稔知公之為人矣德粹故其容和學博

故其器大智足以植隱伏而歛鈇弗彰才足以有

鉅重而韜光弗露若滄溟萬頃空洞無涯涘也歲

甲寅公以少宰晉禮部尚書其時

皇上馭極逾二紀禮樂繁然修明猶欲振舊增新備

一代獨隆之制是故禮卿所職較諸曹為難公竭

忠殫力以承之卑稱

上言丙辰徙公南京吏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夫南  
部六卿兼學士實所僅見者固知

聖眷加隆昔者周宣王勵精圖治有臣如仲山甫乃  
命城彼東方公之南徙無乃類是歟公至南都諸  
司視為領袖今年春當考察大黜羣吏公持衡懸  
鑑不誣善不遺奸南都士論乃又翕然稱服焉九  
月公將奏績于

朝蓋合前禮部而為三年考也余以掌南禮適至乃  
銓屬諸大夫微言贈行遂作而言曰三渠王公秦  
人也請言秦中事兵部尚書王莊毅公於景泰中

孫文恪公集

三十

彈劾權奸擊三逆監于

廷英聲震天下後掌本兵籌畫悉合機宜吏部尚書  
王端毅公於弘治中正色立朝進賢退不肖一無  
所私至今語公遺事猶令人悚然歛衽閱數十年  
而有三渠公夫莊毅公以剛介稱端毅公以正直  
稱三渠公以謹厚稱雖操履敷政不同而其所表  
樹一也三公皆秦人又皆王姓今稱于人口秦中  
有三王尚書皆為名卿豈非縉紳美談哉雖然山  
甫自齊過歸朝夕補衮以翊成宣王中興之業則  
公茲行也

念詞苑舊臣留置左右俾參府事  
多賢然

國朝以來未有為宰輔者今當自公始懋著勲名垂  
之無數於莊毅端毅二公不益有光耶詩曰公歸  
不復三渠公以之曰無以我公歸兮則銓屬諸大  
夫之情也

少宗伯康公考績北上序

余領南禮之一月會莆陽康公為侍郎滿三年當  
持狀詣 闕廷聽

天子考將行儀部毛大夫輩微言為贈噫余於康公  
孫文恪公集

三十

之行詎得無言余嘗貳銓曹見諸司皆滿米者咸  
持牘具載任內勞勩即瑣屑米鹽之務無弗登書  
至有連篇累幅不盡者南都諸曹視北稍簡然錢  
穀訟獄之署俱有可書亦累累滿紙惟是禮部所  
掌和上下治神人即若

園陵祠廟東度將事遠精裡于昭格其所關繫在錢  
穀訟獄之右顧其迹幽渺莫可取徵第聞南都大  
小近遠諸人交口稱康公賢是故康公之績弗錄  
而彰弗累而茂豈非褒然居上考者哉余與公同  
舉進士同官詞林出入青瑣彫闥簪珥相摩者二

十年所稔知公公在詞林力學攻文未嘗以閒畧  
自逸為人沉毅每坐稠客中客多出高論逆相誇  
詡獨公不和一言譙讓若弗勝而遇事即挺然敢  
當無所規避余是敬重之閱四三年會于南都又  
同曹蓋兩情甚懃矣南都古金陵之地而六代之  
遺也其俗本尚浮靡至我

高皇帝廓清函夏創業于茲鑒左衽以辨儀舍抱鼓  
而定制淳雅敦厚蔚為一代之觀頃余抵南都接  
諸薦紳先生其度雍雍爾其言秩秩爾其意肫肫  
爾蓋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

國初餘化猶存而

皇上中興脩明禮樂振興典範被於南都根本之  
卿故士習嚮道遵軌若此余性迂疎甚宜南都又  
平生於康公至深乃今得康公同宦共政暇則相  
與訂古今砥名行舉詞林舊事猶夫薑桂一器鴻  
鵠比翼其味投其力協也柰旦暮別康公何邇年  
以來南都大臣考績有徑選北畧者有仍還任而  
後游還者公昔為學士視篆玉堂優游侍從之班  
久膺

後眷茲以報政謁承明

天子聞南曹康侍郎賢即前康學士也其必留置密  
席拔陟崇階也哉乃吾黨諸大夫之情猶願公之  
暨南也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



孫文恪公集卷之三

古越孫陞著 門人堂書

序

書少師嚴公七十序

今年少師嚴公歲七十高矣乃其神強體健屹屹充充即壯夫不逮蓋若天所佑云夫所為置相者置之密近責之代勤也加相于百司之首者謂其統攝專之重之也自

天子臨御二十有一年庶事既理百司既式乃益勵勤惰美陋所就業匪懈之道是年乃相嚴公引與

國事而嚴公業六十餘見

上言今天下大計在富民厚國首威養盛凡憂在外者治末憂在內者治本臣請先內治本數見數以為言

上竟皆用之見効如公言公見

上言事嘗侍移日已出殿庭諸侍者咸困躓獨公振步疾趨如其初入時不為怠強健如此明年虜犯太原又明年犯榆林

上念之召公入問計時宿留禁中使者幾輩來

上皆賜札公讀已報索紙裁答猶之傾索渴珠露索

連幅兩制諸君從公入侍者皆壯歲見公勞苦堪事燈月之下視書猶重則盡入駭異以為神非恒人也

上神智絕倫幾務立決故事下責三公應甚速公每事稱

肯然或轉顧而視成食頃而告畢乃其畫尤的的中窳焉公嘗踞畫邊事其略曰夫中國大虜小無慮也將庸而食少可慮也唐安百姓無慮也退良與治可慮也故庶事在任一官三軍在任一將誠有味乎計之要矣且相職正如此彼奏奇獻能各立

名號則百司之事而舉相總之也自公相歷八載所增起

國家事不可勝道其華華者者今虜警不敢入邊祇幸脫毒痛中原少寇盜年復數登縉紳之屬皆頌說

天子之功德與上世皇王比隆天相者助也謂輔主以行也北斗不能離天而旋能令天地之氣回轉而靡窮已春而又春由是言之公之功灼灼可睹矣公貌臞而神溢務劇而應不息觀者以為非七十歲人也人之言曰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彼

所謂百人貴養耳豈所語奇哉禮七十則稱耆以賀

朝大夫皆往賀乃兩制諸君就陸訊所為賀陸曰詩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夫賢豈徒生哉既生之天必共與保之祐之永之大之矣古今一天也今其事豈異於昔所云

壽少師嚴公八十序

往已酉歲少師元老嚴公年七十薦紳大夫稱慶于京具載壽春堂集中語上公屆稀齡近未有也越十年而當已未公年進八十乃其相業益光豈

非

盛代之奇逢古今之罕儷者哉惟天生神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以共治理惟君壽考致治久長而天遠之老成人常置左右多所贊襄壽國壽民胥賴焉公生成化中葉仕弘治盛際迄于今日

天子神聖中興既歷三紀公為相十有八載矣我朝累葉惟

高皇帝在位久而

上逮過之佐命元臣歷世數十輩未聞有如公久者即今時公卿資積而位崇非不閱有歲年然論其

進仕之日皆由

上嗣位以來次第登用惟公則

先朝遺老也公初事

上為詞林長年幾四十餘後十有五年為大宗伯得與大政又五年入為相當是時

皇上龍興潛邸銳情治理制廢文章之盛赫奕照世

由今觀前習聞者什九躬逢者什一惟公久列禁

近詣閭閻深如登山巔指既陟之途歷歷在目中

也故其為相也稔典章之舊連時令之宜炳幾務之隱周民情之故處國事忘其身家居廬直安於

庭戶夙宵勤事十八載如一日

上傾心倚重二三大臣與俱而公寔先焉

春遇加隆秩祿崇厚輔理成化之功日益多而年日

益進今天下涵濡德化幸見其成萬口一詞頌

天子必曰

萬壽夫君相之道通也則夫平格保乂之詞歸相臣

當必以公為稱首古昔相臣若唐裴晉公宋文潞

公若至榮過矣皆稱耆德元老夷夏知名朝廷優

禮加等曰肩輿入朝曰五日一至中書與公所決

寔殊代一轍然晉公在中書久而年未及耄潞公

平重矣乃其實政不消數考惟公燕之其公  
雖高形神逾壯拜命不勞入朝不杖若尚父遺周  
之業當自今始詎謂耄年為足多哉公之壽聞天  
下先之

中朝次則留省諸大夫循典稱慶謂陞正受簡陞領  
春曹寔公舊蒞之地迄今垂三十年典刑具在而  
睹公相業壽考如前所稱乃敬述諸大夫歡言之  
意拜獻致祝云

### 壽大司空鄭公八十序

大司空敬菴鄭公者

孫文恪公集

五

當代之耆舊京士之具瞻也平生居官端謹睿籍籍  
在搢紳間既謝政又年高輻潛以自老城居不異  
山林若霄鳳遠鴻世弗常覓先是二年余在京政  
暇輒訪公乃公數出接余坐語或至移日絕弗及  
朝政而摠露性真閑發理道疊疊咸當於余心又察  
公色瑩如日炯如登降不杖坐久不倦蓋養之甚  
完者云子錦永君率家孫先祿君暨諸孫每歲屆  
公初度張宴邀賓務為極歡余從慶賓後知其事  
歲旦公出見客盛衣冠拜起終日無倦臥錦永君  
喜其親年進而體益強也家庭賜慶以為常春和

命有典出遊城南別業子孫從數日興闌而歸居  
數日復出公且詠且觴坐卧行遊惟意所適視一  
時貴盛顯赫與從塞途呵呼盈耳公弗與易也錦  
永君又常以語余若此余心私論人之所為尊者  
尊齒爵德也今麗眉皓髮者豈少哉勤劬少壯鞅  
掌老勿論已仕而快志老且休乃其後鮮克承  
之身享肉帛之率而心營營不止竟亦自苦耳故  
公所居奚啻霄壤公何以致此公性至孝事父龍  
泉翁登母夫人胡晨夕甘旨起賢科三十餘年位  
上卿宦無餘貲家不私嘗親養必盡先祀必腆至

孫文恪公集

六

惠遷姻族曰吾先世所愛也第孫曰吾先世之子  
孫也其他行類此風有噬草必隨之履有注商必  
因之乃錦永君事公而以所事其親者事焉善教  
之貽德門之慶固宜爾哉自余還官留省別公邸  
第至于今一年所矣每因兒曹訊起居甚具公壽  
躋八十諸慶者各以言進而兒曹寄聲於余余惟  
言壽者微之享矣然其本在德世之以言壽人者  
何限諛非其有當之者過進之者誣言壽非古也  
乃今則并其所言非矣若鄭公者以余前所睹記  
其德不爽其享未涯信宜聲大都而風寰宇余願

可無言哉公余姻家尊行也錦衣君於余伯兄同官二十年今鈺姪復與察末而光祿君女歸鈺之子津四世相承誼久益篤故余知公詳當有言以壽公而緘發鈺姪進之云

錢母徐碩人八十壽序

吳中錢國微氏今年舉進士於仕進得意矣乃恒戚戚弗懌其友劉子京輩過詢之則曰庶也自先君橫谿公捐軀二紀于茲撫育諸孤寔惟母氏兩兄又皆繼逝惟庶侍養今嫡母徐歲登八十生母侯亦且六十有一而乃獨留京國無能壽之家是

徐文恪公集

卷二

以恒弗懌也未幾進士授行人又三越月行人奉命使藩國得以取道歸吳壽母氏算計月日抵家猶及其誕辰於是行人喜甚即其友劉子京輩亦皆為行人喜乃劉子京輩數人過余徵言壽錢母因述行人情事甚詳蓋數人者與行人同聽鹿鳴又同

朝皆余丙午南畿所取士也余告之曰仕不忘親行人其孝哉今不必表陳踈乞而天假之便獲遂私衷其所邁過誠不偶潘與毛微古亦有之此行人之所為喜也雖然人之壽考必悅于其心然後氣

得其滋養而足以引年長世余固弗知錢母心然

行人間嘗過余陳說母氏脩內政含章代終比皆橫谿公愈益拮据自勞惟訓迪胤遺茂昌世業是急則其心可察識矣夫行人曩未第時與母氏朝夕相守豈非至願哉然而母氏弗悅也今歲泥金報至母氏必色喜由是言之行人既通禁籍階顯融不負母氏勸教即弗遭遇良會歸壽稱祝其所悅者固在也親悅則壽矣人于莫大於榮親曰榮者匪直昂金奉口綺縠華躬已也必榮其名若魯之壽母微稱奕奕照簡冊至今弗替者以賢侯為

徐文恪公集

卷二

之子爾故善事親者克自樹立俾人稱云離氏之子能若是而親之名因以昭灼榮孰甚焉親榮則壽矣夫上孝養志令于揚名余所望於行人以壽親者此也行人馳

天子使命還鄉邑開軒壽母率其兄子亭立等次第稱祝賀賓駢集道路歡聲者噴噴矣然非壽親之至也觀行人早自振植今茲仕即慎于官箴其必能遵循懿訓申衍孝道以副余之望也哉

全太孺人壽序

嘉靖辛亥十有二月

天子下覃恩之令建宗子慶流支庶用廣維城之業既慎徽大典乃輟侍從之彥介於元侯金匱文綬分道四出於是四明全脩撰有東藩之命彤帷玉節駐于魯邑然後取道吳越省親焉蓋違色養而宦京師者八年于茲矣暨得

命而喜可知也先是已酉十月二日太孺人春秋八十全子在

禁近不得歸乃南望作白雲之謠其詞曰翻彼白雲載飛載止願言與嘯思我母氏提提鴻鴈近集于南我無羽翼不能奮翻翻彼白雲迤維南邑番番

孫太孺人九十序

元

仁親式燕以息象服奕奕展衣愉翟我無朋莫不能任側於是同館諸君子屬而和之謂余當序其事是時余方領太學以孝弟訓諸士蓋習其詩而未遑序也茲全子行矣余何以爲太孺人壽哉余與全子編摩史局抽金匱石室之藏乃看簡冊所紀述風雅所詠歎賢臣孝子所願其君親而頌禱之者莫不美大其懿行而寵其祿位樂思其慈愛而靳其壽考迨夫闔堂車服之恩微柔婉婉之風皆足以形詠歌而耀來世夫豈皆其人之善頌哉蓋由多聖賢君子之載駿德鴻業鉤赫而再明

其所垂者遠也方今士生

明盛之時計莫不節束其行潔雪其心要以德惠流惠然後內及其親彝章采飾以奉其歡鴻燕牢醴以致其適川陵松栢以引其年及夫遺叶時聖風希載淳敦鴻藻締帝文披風素揚休烈崇號顯列上推所生提福黃耆享以備養豈非善慶之符而人子之至願哉然不能千百而十一也乃今全子致身清華游陟崇峻出而建節馳四乘之傳歸電赤綬上眉壽之觴不世之時遽難得之福際可以爲過矣然余不敢以是多全子者何也夫君子不

孫太孺人九十序

子

榮於章服而修道德之華不永於百年而樂無疆之期故仁義在躬而父母榮之道尊業盛後世追詳其自出焉昔者子與亞聖娶母壽名陶侃著慈湛氏有聲由是言之象雖不足以況其瓊巖山石不足以名其久固而又何靳靳於世俗之炫焉全子余少所兄事蓋有意孟氏之學久矣他日著倪之績以永其親於不朽者固全子事也請以爲太孺人壽

胡太孺人九十序

姚之東北鄉曰梅川有孫胡二鉅族食積繁衍乘

世締婚媾如古之朱陳村云今出孫氏  
郎中胡君出胡氏虞部君母太孺人王今年壽  
九十鄉大夫士宦于京師者徵文為壽余既與虞  
部君同里世戚聞太孺人淑德甚詳曷可無言哉  
維天降鑒于下祐善培栽厥類弗萎維太孺人夙  
有令儀尊章祇事相夫子以清白宦遊閩楚終始  
同愆相內之政皦然有理壽之基也矧今高年樂  
享於家神完而氣昌其陽遠其和疑有錫自天介  
茲壽考自古士君子樹德彰譽者必有哲父令母  
訓于厥初用茂振于厥後虞部君愿質練才歷仕  
底績隆隆然亢乎其先匪專曰能定本夙訓之力  
詩頌魯侯曰曰壽母言家道成恒自主婦而永垂  
閭閻則母壽是賴焉乃今太孺人翟冠象服厚食  
其報母以子縈子以母顯是可表白之風勵鄉  
邦耶先是虞部君將之鐵冶嘗語余曰不較弗能  
以不腆之養遠致板輿擬凱歸侍以償其私則昆  
弟者五人也例弗得  
請乃母氏又貽訓曰飭而操母器而職維是王事靡  
盥不遑將母寤寐其何以自容余應之曰養親與  
其體時與其志時與其不辱君其不辱太孺人之

志以益勉官箴况太孺人允濟上壽天假之機若  
之錦旋綵侍又賸有期哉余以虞部君隱衷有足  
多焉者併為發之  
唐太夫人八十序  
漢儒論壽有三曰王澤之壽曰行仁之壽曰聲聞  
之壽乃今全之者其唐太夫人乎太夫人刑部尚  
書蘭谿唐公母也公敏歷中外三十年文重士林  
政敷海宇威振邊鄙勲勩勳勳自  
恒宗以來發雖多賢要未有能過之者而定出於太  
夫人則澁水之涯百六十餘年鍾靈孕秀乃始為  
生然淑以基名卿而甥康運也非王澤乎太夫人  
貞靜柔抑克謹婦儀姑構劇疾躬視湯藥歷晝夜  
衣不解帶終始無二人稱孝婦孝仁之大者也非  
行仁乎世亦有麗然老大而壽者矣里閭庸衆雖  
則知之豈惟方今即古聘鏗亦何足尚維海內之  
士知唐公即知太夫人矣謂尚書有母壽躋八十  
莫不喜談樂道舉手加額以仰其盛也非聲聞乎  
夫是三者皆壽道也得其一則壽於家得其二則  
壽於國得其三則壽於天下漁石公之佐  
天子壽生靈也祝太夫人之壽以為壽者也謂太夫

人之壽關於天下非耶雖然太夫人之延慶下其子則尚書公之食報上及其母淵源世美既有明徵期無上壽所不難致是故厚養裕施而仁益宏矣流光發采而聲益隆矣葆靈茹恭而澤益充矣天地之大和神理之默庇始於家國達於天下豈偶然而已哉一日燕石公出王母壽域圖命引其端夫王母壽域蓋寓言也然而瑤草馴鹿之有斥以象仁鸞鸞流水之護足以象壽清虛廓大之景足以象澤非太夫人其孰能當之觀是圖者其亦得意忘象也哉

蘇太孺人八十序

韓母七十序

嘗聞之上古民俗頽蒙不競不怡怡惜以居狂狂以游大樸渾涵而人皆壽考後世漸斲其真於是髮弗華者始索索見矣明王在位政洽化孚君子強義勸禮趨高麗以樹名實小人力穡而守約淳恪嚮方論者謂有古之淳風風淳則其氣固結而弗散故治平之世則民多壽又其人祗長明命罔敢假豫以怠後信而思順天必佑之多歷年所故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然又關於人之所養天地之道至絃以大猶節其章來愛其神明人之

目安能久熏勞而不息是故不有所養其何能壽淮南子曰造物者以我爲幻矣將無所造之矣是故體本抱真以游傲於天地之樊母役厥形母擾厥情壽乎無親而不與物揉養道之極也古之至人今之耆德所以長生久視率根於此金毫韓母吳氏壽七十太學生周成元其子婿也成元從余游甚久徵文爲壽余曰內行不出於捆其何能知之乃爲余誦曰韓母者孀於夫子異順無違動內政主中饋比失所天東貞茹素子鎮世籍錦衣不匿其甘旨之奉以有今日余嘆曰是余所謂壽道也而况

蘇太孺人八十序

也而况

聖天子馭宇躋人仁壽登穀之下得之最先書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韓母之壽維皇之極夫又何疑哉成元請書是詞于簡端明日持之以壽韓母是嘉靖壬寅歲五月十有三日云蘇太孺人八十序嘉靖癸卯歲都諫蘇子上疏曰臣某幸際清朝待罪官路所宜及時宣力以答涓埃緣臣有母年八十景光素著道遠神馳不能一日安升斗留省署臣不勝大願願



歸養以奉終年具日

闕廷願罄竭以酬大造會

皇上以孝治天下特可其請於是同升諸君子謂余  
宜有言焉太孺人壽余悚然作曰孝哉蘇子可謂  
善壽親者矣余何言哉余惟人之壽貴於有養養  
也者非純繫於滌隨適口飢綺華躬也必養乎其  
志若太孺人之志則既聞諸蘇子稔知之矣自先  
司訓君之捐軀也蘇子甫九齡太孺人恒誠之曰  
汝父平生績學僅沾一命以老汝其勉力圖闡遺  
謀乃涕泣裹糧遠蘇子從師今人伺之或急學比  
歸雖不施夏楚竟弗言咲蘇子感奮銳情文史以  
底於有成報賢科登臚信可謂不負厥志矣而慎  
猷飭蹈為賢謙

孫文恪公集

卷五

勅視園練禁兵章草俾察諸理屢有建白聲譽四流  
即太孺人遠在廣南遙知其志嚶嚶焉甚適也嚶  
使蘇子無所顯揚墮前人之令緒即供菽水聚一  
堂太孺人之懷其將慨然弗樂矣乎乃蘇子終以  
久曠色養弗能於心為今茲之請萬里馳  
命承親顏是海內衣冠盛事太孺人其必焚香遙

謝

聖天子軫念近臣施及於我寡老母寡老母其何以

仰答洪休傳曰上孝養志其次養體蘇子無而有  
之嗣是太孺人旦夕享珍鼎之奉睹斑服之娛心  
廣神怡履不素而眊不眩期熙遐筭引引未艾也  
是善壽親者莫若蘇子余又何言哉諸君子顧又  
謂余言之足徵也請書之為太孺人壽

陳太淑人八十序

先王之世尚齒然公卿大夫之族絕無稱壽如今  
人者漢以來公卿大夫或時譙會賓主酌酢權甚  
則起為壽不必於所生之辰余覽觀百家若漢馬

孫文恪公集

卷六

班唐籍柳宋歐曾及蘇氏父子皆號墨卿詞客未  
嘗為文稱述人壽乃今匪直簪紱之家即長雄閭  
里稍有氣力者輒援以為故事供張鮑治徵名公  
詞章闡美侈觀無乃遠古尚齒之意矣乎江南之  
俗相沿尤甚余素未嘗輕屬筆乃今於陳太淑人  
則有不容無言者太淑人先光祿卿西愚陳公之  
配也有四子曰舉高州太守曰陞翰林侍讀曰觀  
國子生曰堅邑庠生諸孫復執說說奕惟昔西愚  
公數歷中外念不及寢門內而所至有聲寔太淑  
人翊助之諸胤子好脩懋學涉騰馳芳彬彬然驚

述職

齊鵬審森森乎蘭芳芝秀固西愚公義方之道而  
慈闈規誨與有力焉夫太淑人尊顯貴重矣起居  
服御務在一一當意似不為過乃顧折節為儉勤  
益戒家人俾弗踰閑雍雍如也肅肅如也所以培  
植陳氏者甚厚夫曹負耦之妻勸夫禮賢一事魯  
公父文伯之母誠子勞逸數語傳皆載而稱之則  
若陳太淑人豈非宜紀其盛以風示卿邦者哉嘉  
靖丙辰太淑人八十歲矣二月二十二日乃其生  
辰戚黨咸往賀余與侍讀君聯姻亦在賀賓之列  
是日也叔子季子禮賓于堂賓一人言曰太守君  
中朝典諸計吏南旋斯時在途矣侍讀君為  
天子文學之臣斯時蓋入直鑾坡校書石室也爾君  
游宦他鄉對春暉瞻雲舍必孜孜眷念不寔安得  
縮地捧茲壽觴余曰不然孝權細大悉引身名人  
子雖不在親側不有晨昏然能靖共臣職以成其  
名名成而親顯斯壽之矣豈惟爾君叔子績學高  
才季子亦穎敏他日將竝庸於時以答太淑人教  
望之意卿邦所以多陳太淑人謂不止一身一家  
之壽者正繫於此否則村叟里嫗眉皓髮與子

孫文恪公守者夫豈少哉而君子弗壽之也泉賓  
以余言為然於是叔季共建於太淑人相與展  
儀稱賀各為祝詞余何祝表石崇芝涇顏華駐都  
風乘鶴誕說罔憑惟異諸流子益崇明德永厥令  
名以壽太淑人於無疆云爾乃詠魯頌閭宮之八  
章以將之

張太孺人壽序

侍御何子為余言侍御張子之母楊太孺人之賢  
也然張子甚戚矣余曰賢也何戚曰太孺人有子  
一人張子也而庶氏之子二視之如已出也張子  
之官於留都也太孺人在汝南張子遣使迎養則  
曰吾與爾第居甚適爾身許國矣勿以吾為念也  
且爾第之養與爾何異張子不得請則皇皇歸  
養其母太孺人聞之又貽書誡曰凡所貴養者在  
適吾志豈以朝夕甘旨為也且吾朝夕甘旨非乏  
也汝苟策勲於

朝雖不在吾左右吾志固適不然而拂吾志吾何以  
適矣張子得書進退維谷靡所指日望其鄉注戀  
弗能釋也當是之時太孺人春秋八十有四矣張  
子獨且奈何余曰張子之戚宜矣乃其母之志則

弟可以弗承也夫望其子策也

朝而不欲其侍左右此恒情能之也乃若視庶子如子而謂庶子之養無異其子之養此非素閑于禮有明達之識不能也二女之嫠著於易鳩鳩之均一詠於詩乃自古難之矣母之賢誠可尚也子之爲道也侍親執若顯親養體孰若養志彼陟岵瞻雲之子念非弗切而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乃竟樹勛猷於當世垂聲問於不磨余聞張子始爲邑也有善政

天子用薦者擢爲今官風裁懋著果若弗以母氏嬰

孫文恪公集

卷五

情竟其績永其令名人特推原所自出而太孺人之賢因以章顯且俾太孺人聞之色喜神怡必益綿壽考於無算矣余謂張子宜承母志蓋以此否則俗子里嫗終其身相守一堂而閤沕無聞者世豈少也哉何子以余說告張子張子渙然有悟欣欣然忘其戚也乃偕何子詣余謝而請以余說書之遣使馳歸改南爲太孺人壽

貞壽圖引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維人亦然大哉貞乎其生人之壽道乎上天篤生吾人界

以貞性期人人壽人惟虧性鑿貞歟然萎蕤是以

不獲其常而反物還化之早寔自促生伊誰之咎亦有翁叟纍纍垂白草莽間生幸免君子不壽之也大丈夫耿介震蹕不以氣溷欲紛戕其天植之剛往往膺遐福臻壽考章明特甚夫復何疑其不然者表樹當世派榮敷澤施令名於無窮又壽之上也貞爲之也維惻內之行亦然夫稱惻內之行必曰婉婉曰柔順何取於貞貞其性也性不可致百折益矻矻不回者也吾浙駱母太孺人唐早失所天矢操冰蘗彌久彌堅以迄於今日壽齡七十

孫文恪公集

卷五

十履不衰而眇不眩引引未艾其貞壽之徵乎子太史君亦秉貞性錚錚勵行學爲薦紳推重天之壽貞嗣世不萎也維物亦然如竹如石風砭霜摧群芳委謝而竹獨蒼翠交加挺高節傲歲寒萬古此石聳然常存嗤彼水逝反揚轉聘陳迹今安在矣圖竹石象駱母也芝蘭英英耀於堦庭竹石之餘蔭也圖芝蘭象太史君也客以是圖贈駱氏駱氏懋之廡事余從太史君後數過諦覽焉太史君徵言引諸上方余不獲辭然寔所欲言者也

孫文恪公集卷之三

孫文恪公集卷之四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棻校刊

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丙午秋臣陞與侍讀臣朴祗奉

明命主南畿試事陞辭而出浮天津瞻

帝闕巍然居于北極而太行以東岱宗以西諸名川

交合縈紆以委于海乃相與嘆曰於壯哉此

文皇帝定卜之業所謂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者也已而遵長淮之流越大江之壑東南形勝會

孫文恪公集

二

于金陵鍾阜石城龍蟠虎踞乃嘆曰噫矩矱哉此

高皇帝肇造之基所謂九州之上腴天地之陝區也

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於是豫占人才之所

融萃矣比入棘院合多士三試之掄次其文類能

發性命之蘊通古今之宜盡人情物理之變其詞

閎以衍其氣昌以大其思浩以深旨顯旨微協于

典則乃又嘆曰猗休哉此

聖天子作人之功所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者也然

山川亦與有助焉若北畿首善所及靈異所鍾文

彬彬焉盛可知矣昔班固作兩都賦矜誇朝市

之美保界河山之固稱說財賦之殷歸于言語侍

從雍容揄揚謂足以潤色鴻業至述輔弼之臣功

勲焉憂澤敷黎庶垂休問于無窮我

國家運值全盛竝峙二京輿圖方物超軼前代百七

十餘年

文明至治炳然與三代同風其間佐命贊理諸賢宜

國猷而熙帝載者後先相望照映簡編豈直如班

固所賦已哉矧斯域也寔豐芑之遺視外服先被

焉者也固宜有雄才異等如甫申者出乎其間乃

今校文維公維慎矢心以夙夜得若而人俾他日

孫文恪公集

三

晉于有位以共成我

皇上中興之治則主司者藉有光榮而山川亦為之

增勝矣臣陞以職事序諸末簡定於多士厚皇之

云

送太常少卿嚴君 賜假南還詩序

少師大學士嚴公忠勤體

國夙夜在公即退食不暇及家事顧以祖

贈少傅翁塋址在故鄉近為山潦衝喘日憂恤于懷

乃歲丙午春疏請以其子太常少卿世蕃歸視之

以紓孝思

上特賜允仍遣官治域致祭蓋異數云於是太常君  
戒程而南諸史氏賦詩爲別謂陞宜序諸簡端陞  
曰以予觀少師公之世澤深矣乎語曰觀水於源  
觀木於本今觀公於少傳翁翁非世之碩德魁人  
其孰能蓄彌昌之運若此山川之靈邀福隧中以  
啓

聖天子寵命故使時濂偶發意者欲封殖葦厚收  
賢之績耶或謂仰軫獻靈青囊奏術少師公食報  
又當奇特矣是二者太常君歸必能擇之以承公  
之無憂夫今使少師公無內顧憂得一意研殫密

孫文恪公集

三

勿之政者在太常君也佳君爲順天治中聽訟明  
決比視篆尚寶首建白釐正弊習振起宿弊朝士  
聞詞譽之君永世澤恩答

上恩如少師公之憂勤心豈少哉是行也被

寵命入故里故里父老見少傳之曾孫少師之胤子  
莫不慨然感懷焉敬意登徒爾夫避石之車與寶  
范之舟二者要亦有間君必能辨之若是則長世  
之令問可勝道哉陞從少師公諸生之後於太常  
君有世誼誼不讓規是爲序

三仕紀績詩序

三仕紀績者何美御史中丞梅林胡公也公始仕  
也爲餘姚令廉仁不苛然乃片詞折獄公庭無滯  
牒保民如子理民事如殖家人生產動爲經久計  
周視海塘補塞鑄漏拓塘外鹵地數千頃令民寬  
竝藝之邑北有勝歸山本劉牢之破海寇孫恩獻  
捷之地今爲居民所得山產石恒聞採伐聲公以  
地道主靜矧通邑治即捐數十金贖其山封之而  
增歸牢之廟貌時至學官講說理道俾弟子知所  
嚮往於是士專其學民安其業壘壘誦德不忘及  
公徵爲監察御史行之日百姓填道奉送爭留其  
履乃後勒碑繫思焉其再仕也以御史巡按浙江  
則餘姚固浙江之餘姚也公厲六察肅百弊糾邪  
駁端引繩秉右吏不能欺閭里寡冤悖伏則姚人  
所蒙被者多矣其三仕也

孫文恪公集

四

皇上拔擢爲今官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則餘姚仍  
所蒞也當是時倭寇入掠三吳兩浙甚猖獗乙卯  
秋寇犯浙東公提兵躬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下  
令分扼要衝申嚴紀律乃有大陳山之捷已而捷  
龍山捷三界捷後梅數月之內連奏膚功所以福  
我姚人者又非眇小矣公令姚時封山歸廟東南

方晏然詎知數歲後海寇爲患公開府仗鉞之  
竟成先兆公嘗行部過姚薦紳大夫供張宴會相  
與驩洽叙平生老幼扶携郊近繼續不絕公慰勞  
再三何異潁川之民再見黃霸并州童子騎竹馬  
拜細侯於道左也孰云古今人不相及哉姚之薦  
紳大夫謂公三仕三建偉績庇及姚人者甚大不  
可不紀乃各爲歌詩彙次盈卷屬余序諸簡端余  
拊卷嘆曰嘻茲非古詩之遺響耶夫詩咏於薦紳  
大夫之口然實根姚人之心佩恩而蒙澤長謳而  
短吟一唱而群和咸出性真事粉藻他日公謫

平內地靜息海波厝東南於衽席之安當有頌  
聖天子功德揚吉甫聲烈如周雅所陳者今茲紀述  
蓋比諸列國之風云爾

王氏存簡稿序

世稱三秦多豪傑本其山川絕奇自空同李先  
以論著高一代華州王子接跡而起兩人者皆人  
傑云王子拜南京國子祭酒入關省封樹會關中  
大震王子殞于家嗟乎王子產二華之陝區所云  
嶽降不虛矣而地圻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  
人傑萎邪余同王子舉進士爲史官日聚著作之

庭獨與王子語合退朝輒相與就合持文墨議論  
中夜不輟以爲常有故則走豎子挾笑進之務相  
攻錯瑕瑜不掩乃君揚推古今得失即王子所膺  
矣余率有味乎其言使余不當於心則王子棄已  
彈射之矣王子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漢魏其爲  
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少陵居常好深沉之思務  
引於繩墨必結構中度而後脩辭初王子屬辭藻  
麗學士往往稱之及其治業益精去彫敝尚玄素  
聞者訝訝持可否兩端王子執余手語曰衆言淆  
亂余且不能自堅使余一意脩古而無卻顧者公  
之力也薦紳大夫乞言王子者日益衆王子不喜  
卑論必求合於作者之軌然後受簡書之嘗與余  
約曰文章不朽盛事乃今酬應不給無所發明何  
以徵後世願擬古詩篇目與公共賦之務竭精殫  
思一當漢魏比就業相與定其是非他日成一家  
之言則以是載首簡中庶幾有足徵者矣乃王子  
即世余竊恐其所著書不存乃今得其遺書簡中  
無所失獨無所謂擬古者有志而未就惜哉要以  
所存者徧讀之亦既足傳矣余不敏惡能定其文  
顧王子有成言不欲倍故爲之夏次得文若干卷

詩若干卷曰存笥稿則王子所自名云爾陞曰  
觀作者之林其長短較異即能屬書摘詞而聲詩  
不振抑或以近體取重古體誦焉又有所短寸有  
所長非虛語也獨空同先生得其具體王子與之  
後先入室皆得擅場即關中多才賢此兩人者豈  
易得哉王子既博學強識與之抵掌論事四方疾  
苦九邊要害又可坐而策之曾不得終其天年功  
用未起命也王子贊行載本傳中不具論論作者  
之志如此

少師嚴公一品六考詩序

孫文公集卷八

七

考績之典自虞廷始率三載一考九載三考今諸  
司九吏三考底績者有矣進而四考五考寔所罕  
睹矧若少師大學士嚴公宅端揆歷一品十有八  
年銓曹奏績者凡六視虞典倍之豈非尤罕哉粵  
緒諸古聖主之得賢臣也拔真輔佐與共治天下  
同德一心終始周問樹勲揚烈垂令聞於無窮後  
世君臣相遇千載寥闊或偶遇合而弗獲久於其  
位勲烈亦鮮稱述焉嘻難矣難矣公昔以妙齡登  
英翰旋即負公輔之望乃盤旋在告巖棲者垂十  
年皇王之略當世之務蓋皆備究熟講會

皇上撫運中興俊乂畢舉公乃應時而出聲譽日隆  
天下日益望公為相

上簡注公久逾篤晉秩三孤俾筦機務公感遇竭忠  
夙夜靡遑凡為

朝廷當大事決大疑經緯斟酌彰明較著者固歷歷  
在人耳目乃若召對論答翊贊嘉猷公不以告人  
而天下默受其賜者又不知其幾焉延攬後進之  
士片長不遺小過必掩使人樂於自盡公嘗言相  
道以集衆思廣忠益為賢猶之海然江淮河漢之  
水無所不容備哉言乎非苟言之亦允蹈之矣用  
是比年以來永綏豐登生齒蕃殖遠近臣民踴躍海  
寇又報蕩平輔理承化之功章章可稱述者如此  
乃六考書寔公雖踈陳過自謙抑而

孫文公集卷八

八

聖天子眷倚方殷褒錫特厚豈偶幸能獲哉公今歲  
七十餘精力逾健天下之士頌公進衛武之年書  
汾陽二十四考固不為異也先是公一品四考五  
考館閣諸公咸賦詩紀美茲踵故事賦詩爛然盈  
卷謂陞宜序諸簡端陞曰人臣奏績惟元輔為大  
是故繫人懷仰聞諸聲詩盛於周周人頌天子  
之德必稱賢佐補衮式辟之功播傳至今若烝民



傳之俾後之論叙烈者有所稽云

南畿丙午同年錄序

茲錄同年者同丙午年余南畿所舉士也多士既有錄登之天府乃復私錄更以齒爲次氏號里籍世系其載友朋而昆弟等爲畿內本稱同鄉鄉尚齒乃胃監士自四方來集今叙年譜世亦昆季等焉重同年非鄉私也錄有取爾已余惟盛世立賢無方善士無友天下當余承乏試事與多士遇者偶爾前此舉不知幾何人也後此舉又不知幾何人也顧所同僅在是乎余又親世所謂同年生相問爾慶相賀爾禮際相先爾仕進相援爾手各一

孫文恪公集

卷四

軼如刀有定籍舉目不遺彼此報施憧憧不休多士之同者然耶否耶吾所語同則異于是天下有至同者人不得苟從而我不得私與道是已主于道則同否則獨故彈冠者是而予立者不必非也此較者得而閉門者不必失也而而後從退而背非與夫不識面而相薦拔者信孰密孰疎也暫而然諾久而遺忘與夫清交如水蓋死不負者信孰厚孰薄也四海兄弟二人金蘭孰廣孰隘一膜胡

越萬里比隣孰遠孰近記曰同弗與異弗非也語主于道而已矣多士讀書談道亦既有年道苟同則聖賢吾類先達後進皆吾黨詎直一時同舉云乎哉知此可語同矣往多士爲諸生時未顯名也今者後先繼建立

朝事職蓋自鹿鳴始矣余於多士有一日之知情深而誼重余語多士未嘗以非道及是時各脩所長表暨大節恢拓遠猷俾得書名竹帛間爲

當代得士慶因之光于爾里光于爾世世余心所屬望甚篤也是則同

孫文恪公集

卷四

校先伯兄集引

嗟嗟余忍校先伯兄集哉先伯兄卒余偕姪鉅收遺文得若干篇詩得若干首每讀之輒歎歎掩卷不忍讀也先伯兄少負奇質侍先公明于忠孝大節見古名家撰製輒能倣效體裁而筆之篇爲諸生稱異才歷武階不忘文事老益壯余濫竽詞林先伯兄與詞林諸君遊間出所作觀焉未嘗不稱之異之以爲孫長公才不獨武士之奇也伯兄爲文尚理與氣詩根情性大篇短章累百千總之比協天常發明往訓洞悉世故旁極物情興至即書

扣之即應韓昌黎氏論文有言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毋迷其途毋絕其源終吾身而  
已矣其伯兄謂哉伯兄飽乎仁義詩書措之實行  
平生無卑容曲態其理直其氣昌是故言出而人  
重之今伯兄歿以孝

聞世稱孫孝子乃又其文若詩章章在也是可傳已  
嗟嗟因言知心論文觀德自古然矣古之人若吳  
起氏者善言兵法著為書乃其行見絕于曾子之  
門士君子不齒焉岳武穆王性至孝聞母喪軍中  
步歸結廬墓側于時旌孝勸忠史載其行事甚悉

孫文恪公集

卷四

而文詞不多見今士君子寶其遺墨類能口其詞  
讀罷益壯其為人斯二者可以觀矣

孫文恪公集卷之四

孫文恪公集卷之五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枋校刊  
行狀

大中大夫光祿寺卿致仕西愚陳公行狀

陳公諱煥字子文號西愚以其居隣學宮自擬西  
家愚夫故云其先嘗川人也後徙餘姚宋建炎間  
有陳仲德者以鄉兵禦金寇有功累進武功大夫  
京畿都統領入我

朝復多聞人於是陳氏稱餘姚右族矣高祖道曾祖  
孟雍以子貴贈吏部文選郎中祖雷封彰德府同

孫文恪公集

卷五

知父廷敬薊州判官公為湖廣參政時以

廟建軍恩得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孫氏母于氏為  
太淑人初公為諸生有名翹然起正德癸酉以三  
禮魁浙士丁丑登進士第明年授工部都水司主  
事分署淮之清江浦董漕艘其時

武宗皇帝南巡道淮嬖倖江彬等從所過大索賂遺  
否則輒中以禍公執弗賂嘉靖壬午以母憂起補  
工部營繕司主事為貴戚陳某營第而貴戚憑寵  
責求甚過公不應貴戚銜之將恐傷乃上疏請改  
任略曰臣生長江南不習北土願從南京仕乃得

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平廣西司員外郎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南京諸司故稱開曹而禮部益復清簡時高陵呂公稱安福鄒公守益並以翰林左遷守郎署公朝夕與游講明理道所得日益以深居久之遷廣西右叅議守柳州路柳州近蠻洞犴犴出沒為邊患誅殺不能止其時叅將沈希儀領兵界上公與叅將約曰夫兵可誅來掠者而不可止不來掠也不如示信以明威給賞以明貸如此乃便約定與叅將入蠻土招其酋長前諭之意諸酋羅拜聽令比歸擁輿護送出境竟

顯陵公念

天子崇孝尊所親為此務極備恤而監視諸臣及

事者或竊圖乾沒公且理且防甚費心力髭鬚盡改告成

上嘉之錫金帛詔進階一級已乃遷江西按察使晉右布政使俄復轉左在江西凡四載江西人甚賴之乃遷光祿寺卿光祿供

內府差膳諸費中貴率溢額以請破額應之得無楊公獨披籍而應中貴頗不利因搆語中傷之當是時陳公子今延平太守與翰林編脩陸二人者業舉進士同朝列而公年漸高可止乃喟然嘆曰夫不視而履且及阱焉不慮且及殆焉余平生

所持率不便於回邪故多憂而頭顱早變今其官可久戀邪語曰飲不盡搏以遺于孫乃今二子既達矣吾將歸吾將歸有頃值考察諸大臣例得自陳公疏稱老乞歸詞甚懇

上乃允之公歸而開園于舊第之西南壘石為山鑿地為池蒔花木構亭榭其中中有八景皆以愚名公手為文記之歲時期約典里中故舊賓客讌飲相娛樂飲輒至醉醉更稱曰余醉愚醉也客或問宦舊事公絕口不道第言曰余宦湖廣時嘗行部渡江忽值大風雨江漲舟半覆沒舟人懼擁余泣

曰奈何乃余先令舟人拯溺人溺者活數十人余竟亦不及難江西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其人固情昧子也死之枉懲之宜乃答辱之其後變為良民由此二事觀之公蓋天性醇厚執經而行故勢不肯伏強不肯吐也嘉靖庚戌十二月三日以疾終距生成化戊戌九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胡氏累封淑人有子五人長陞早世次即輝次即陞次觀國子生次壘女一適建寧太守王正思陞輝陞觀皆胡淑人出壘側室王出孫男四人鉢鉢鈐鉢孫女五人曾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行狀

嘉靖乙巳七月己丑右僉都御史丘公卒于家其

子維楨戎書數千里來京師謂余知公俾代其平生余誠知公知為明遠侃侃備君子也他若細行庶政寔弗周知其何能叙述為雖然遠托不可虛乃擬見聞著為狀狀曰公諱養浩字以毅別號集齋泉之晉江人也舉正德丙子鄉試高等辛巳進士授餘姚縣知縣徵為浙江道監察御史已奉命督學南畿以憂去復為御史累遷南京大理寺寺丞大理寺少卿至今官方正德壬申先忠烈公為福建叅政公為學官弟子故兵部尚書姚公鏌時督學有聲校士於泉其公第一亟稱公余以童子隨侍得之家庭論議云辛巳冬令吾姚姚鉅邑故多訟公至數月得獲要謂姚人顧家而重犯法訟雖多易平也非關大體率下之坊里之長或耆民俾還集隣佐究情實一其詞魚貫而進悉就於理若忿者已平枉者知悔相率求止聽之顧獨族梗化殃民者一二豪右有犯立寘之法弗少假故浙中諸郡邑薄獄及難大之事輒以屬公公剖決甚當先是姚賦役為胥史欺詭影射不可跡跡公燭其奸定為橫總冊至今遵行弗失倭夷入貢次姚一首首操刀相殘或曰貢夷不可執也公謂夷既

入境殘以逞非

國法且遠吾民矣亟發民兵收捕殆盡上其事監司  
旌爲首功雅崇風教嘗爲先公建忠烈祠於邑西  
龍泉山喜勸學養士士經推獎後多顯名諸紳間  
治吾地凡三載人皆畏公之明而德其愛夫後思  
之立碑紀績見邑誌名宦傳中嘉靖乙酉公升監  
察御史是年秋予偕計北上乃後舉國學備職  
詞林與公處京師甚久每過公邸會談及當世之  
務察利害如指諸掌下上古人慷慨激發毅然力  
任意誼形諸顏色始爲御史即抗疏劾權幸人詞  
奪不修公集八卷五

甚憤切誦永平府推官未行臺諫交章論採

上特賜還職非公直節表著何以得此巡山海關邊  
境肅然陳時務十餘事舉賢吏勅不職悉見施行  
監視

九廟大工剋節節財章章俾協諸軌爲大理少卿秩  
獄牒稽駁罔弗稱平比嘗余所目睹者也甲辰春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銳意興革振肅紀綱整  
官邪卹民瘼檄諭雜谷白草普免先後納款烏蒙  
羅元惡遣播擣黨肆屠責成於土舍極盡伏誅焉  
不假寸兵而四省之交帖然安堵屢見章奏若勅

遣將李爵激變龍州舉何卿於罪廢更著風裁八

月

改命巡撫江西顧有論公撫蜀私何卿者余甚訝乃  
訊諸趙太史貞吉太史蜀人素剛直又始至自蜀  
其言足徵也太史曰巡撫舉劾爲是論之者爲非  
公時引避歸閭以待乃巡撫再御史某劾報云何  
卿寔賢李爵寔貪撫臣一舉一劾爲全蜀計無他  
也悉如太史言事既白朝廷特待用公而公不起  
矣今何卿鎮蜀討賊有功晉都督同知公言益驗  
丙午秋余主試南畿揭曉後詢知公昔嘗學辭得

孫東坡集八卷五

七

人余所取士尚多公所識拔者其丞南大理如楊  
少卿時嘗聞泉之人士稱公三歲父抱謁外氏他  
日潛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牆在  
圻折而小巷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官公早  
慧即能辨一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  
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寔窮家物安得奉母外祖  
異之年十五即襲然知名以省試入城隍廟被僱  
服市人爭觀曰蘇晉江丘生耶咸噴噴嘆賞過常  
故刑部尚書林公俊時以都御史家居一見益重  
之及公撫蜀乃爲林公建祠錦屏山豈偶然哉林

公征蜀... 公故祠之非以嘗見器  
車滿也... 父母甚孝居二喪哀毀如不欲生待兄  
司訓... 弟鴻臚君某友愛甚篤厚族睦姻種種  
可述所著詩文若干卷詞旨明動如其為人卒之  
日端坐... 而瞑無片言及家事距生弘治丙辰  
六月某日年僅五十嗚呼使公位陟崇峻必能為  
國家立大功名而竟止是豈非天命哉配恭人黃氏  
以淑德稱子維楨幼甚穎異茲書抵余者纒纒數  
百言言能達意將必有傳就克世其家者矣維楨  
具世系系曰始祖諱貞唐廣明間避亂入閩因籍  
孫文恪公集卷五

晉江宋末有諱烈者舉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高祖  
諱應保曾祖諱童祖諱山俱隱德不仕父諱璦受  
易於蔡虛齋先生著易說皇極管鑰諸書學者稱  
為省庵先生以公貴起浙江道監察御史贈南京  
大理寺寺丞母蘇氏累贈宜人子二長即維楨娶  
常太守文次維栻尚幼女二長適維栻子某次  
許聘王參政子某特以某年月日葬某山謹狀如  
右歸維栻俾求當代鉅公銘諸不朽其有未備四  
海舊知八閩名士尚亦各述所知昭示來後也哉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南京工部尚書魏公行狀

公諱有本字伯深別號溪齋其先維鹿人也乃  
徙山陰而徙餘姚有四川按察知事諱克明者析  
居姚之許山至公始定邑西南家焉高祖思聰曾  
祖脩齡祖璣俱不仕父鑑貧而捐介自稱介庵居  
士祖暨父以公貴贈南京大理寺卿妣皆贈淑人  
公之生也為成化癸卯十一月四日黃淑人方娠  
夢有龍當戶覺而生公幼即穎異不凡日誦數千  
言介庵翁喜謂必符夢乃悉力延師訓子不為生  
殖計家業漸落公年十二母黃卒十八繼母衛卒  
屢遭大故嬰疾疾甚困而志弗少懈年二十六介  
庵翁又卒方翁病篤執公手訣曰汝必副吾志恨  
吾不汝見耳公恒思翁泣曰訣言在耳乃顧弗圖  
振興他日何顏見先人地下乎於是益自刻勵博  
極群書為學官弟子有名傳經吳中從游者甚衆  
正德己卯領鄉薦薦庚辰舉南宮高等明年辛巳  
今天子馭極臨軒策士乃遂登進士第癸未除行人  
司行人使河南悉却餽遺所過戒以弗擾丙戌還  
雲南道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暴驕恣漸  
不可長宜奪其兵權都督馬永有大將材可代勛  
疏上奉

旨外補乃吏部尚書廖公紀上書留公且言馬永  
畧素著夷人畏服御史奏是又給事中解君一貢  
御史許君鳳翔等交疏言尚書奏是

詔復御史官夫素已外補旋復內臺

皇上求人言不執成命

清朝盛事也丁亥巡鹽長蘆疏陳鹽法八事大意謂  
官鹽壅滯私鹽盛行利所在雖重法莫能禁止宜  
平價通商入咸稱便戊子按南畿蘇松四郡銅強  
暴風裁減然有巨盜侯二者為合數十餘人公嚴  
令捕二獲之境內靖戢蘇松故多水患已丑七月

孫文恪公集

下

兩八月又兩江海撤衝湖陂泛溢未甚病公視地  
區畫以殺水勢疏蠲二郡田租之半庚寅以撫按  
薦劾不同聽勅還餘姚三年事白獨直公仍復舊  
官癸巳掌河南等七道尋臺中章奏甲午

上命監視

啓祥官等工乙未監視

宗廟等工時中貴人於物料錢穀率乾沒乃疏勅力  
指其弊中貴人脅以禍福公不為動視工二載加  
俸者升白金文綺之錫不可悉紀丙申工告成晉  
大理寺寺丞己亥晉本寺少卿公為進士時究心

律久愈益請錄至是西曹疑獄多賴剖雪庚子  
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時值大役大禋  
之後民不聊生公以勞來安輯為首務水旱蝗虫  
之灾悉以

上聞請蠲租稅者五請

內帑助賑者三宗藩祿餼特取盈函歲又欲多取額  
外公疏歲計不足祿數日增宜復舊制乃減藩祿  
什之四徵直不以病民又宗藩數興工役假以改  
造先築為名動費鉅萬少者不下數千公疏勅工  
役重大引撫奏修然者律令宜罪輔導官乃止又

孫文恪公集

下

宗藩奏改州為府欲割許汝登封三州縣益之公  
疏藩王等威體貌不府加不州損稽人心從違度  
時勢處拙不可割地者五又有率數百人詣行臺  
力索祿餼者公疏勅廢為庶人辛丑虜犯山西太  
原至澤潞壤接彰德衛輝懷慶三郡又犯忻代先  
聲將寇汴城震隣剝床人情惶懼明年虜犯宣府  
復圍太原益獨賑當是時武備弛於承平軍戶缺  
於逃亡倉庫竭於賑濟公疏十二事又上豫防虜  
患諸疏略曰知人難知特尤難薦舉者以彼十得  
五為心擢用者以無收並當為事則不必借才異



代拊髀頗收也又曰方今禦虜莫如守嚴據關隘賊不得入境上也保城堅壁俾賊坐困而還次也又曰虜入寇之路有四北自遼州入稍南自潞黎入南自澤州入東南自垣曲入若十八盤毛嶺其兒峪碗子城秦嶺口其咽喉也賊所必由我所必守故咽喉所在界山西進守不嫌於侵界河南退守不惜於棄以兵法惟務扼險云爾公歷觀山陰調動卒殲夫於各咽喉拒守又調游兵各為應援於是銓曹號都御史備虜盡心得

俞旨而輿論翕然推重焉致仕右都御史懷慶何公孫來恪公集不卷五

塘禮部侍郎彭德崔公鏡俱負重望公行部至二郡必禮于其廬崔卒顯疏為請卹典故提學副使李君夢陽本秦人流寓汴城何君景明毫人俱有文名公詢其裔優恤之每謁學宮進諸生勉以忠孝大節嘗刻

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以傳撫河南三載宗藩敬跡士類嚮風百姓安堵而河朔不受胡塵人甚德之

癸卯奉

命改督南京糧儲去之日民遮道攀留至有肖像立祠如西華等縣者南京督儲之任寔繁畿輔并江

浙湖三省粬糧出缺公疏水允規則令浙東路尤紆者輸價輕齎軍民兩利之甲辰晉南大理卿制雪疑獄如佐北寺時戊申晉南刑部右侍郎二載庚戌公久歷宦途至是蓋倦馳騁矣疏上求去

溫旨留用者尋又晉右都御史督漕運兼撫鳳陽諸郡而求去益力迺始得請公以書生致位上大夫顯名當世果酬介庵翁志云歸休四載淹疾至壬子正月十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子乾亨疏聞

詔賜塋祭如例追贈南京工部尚書則加等也公為人惻惻無華平居寡言笑至談天下之務臺臺不

孫來恪公集不卷五

倦切中肯綮遇大事毅然當之為文劇法得摩悉根理致所著有淺齋集及奏議大理駁稿藏于家配卹氏先卒累贈淑人別有誌狀繼柴氏累封淑人子男二長即乾亨國子生次謙亨蚤世女三長適楊副使子乾知舉人次適余子銀翰林庶吉士次適韓僉事子耿孫男宗舉以公廢為官生乾亨疏請

卹典來京既被

命過余邸含泣曰孤也罪重禍延先大夫苟沒先德之幽懿弗俾章顯罪也不滋重哉墓在邑南羅壘

山鳳谿之陽卜以癸丑十二月十二日歸窆與先  
淑人合將微碑誌於當代鉅公敢以狀請余固稔  
知公若魏氏世系及家庭庸行之詳又得諸子號  
乃爲擬次如右以備立言者采焉

伊府左長史致仕東園楊公行狀

嘉靖癸丑三月四日東園楊公卒于家仲子文化  
方謁選京師聞訃即卽舍爲位莫哭子壻孫陸過  
文化相向而哭曰嗟公已矣陸以游宦遠千里  
竟弗獲一問疾也悲哉居數日文化叩陸泣曰大  
學士南渠李公寔知先君將以誌銘請焉非狀曷

孫永恪公集

卷五

依也陸應曰語於是撰次公之平生以復文化其  
詞曰公諱應麟字天憲東園其號其先關西人相  
傳爲漢太尉楊震之裔至宋遷汴中朱仙鎮有名  
某者爲御璽隨驛南渡占籍仁和今子孫爲仁和  
人曾祖青祖子華俱隱居不仕父冲以儒起家爲  
江西贛縣教諭母畢氏生五子長應鳳次應熊次  
應獅次公次應鵬公生而父母早亡事伯兄如父  
公與伯兄暨弟應鵬爲學官弟子並有時名人稱  
爲仁和三楊云公性端雅好讀古書每晨起即持  
一帙伊吾斗室中至忘寢食以故沉浸穠郁經史

身之言皆能涉其津涯所得益深邃矣督學使

者西蜀劉公瑞號知人能得士乃特奇公文取冠  
三學諸生藩臬諸公爭延致教其子然數試乃數  
不第爲學官弟子者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卯是  
年舉鄉試高等其後數會試然乃又數不第爲舉  
人又十餘年而當嘉靖壬辰入選試吏部吏部乃  
始列其高等除直隸興州知州公治興政尚寬厚  
不求可喜名居二年興人稱爲長者顧獨嫉頑悖  
梗化之夫有劇盜李辰久匿弗獲公嚴捕獲之其  
之法境內晏然改知河南裕州其治一如興州

孫永恪公集

卷五

撫都御史簡公霄行部見公弗歸外覲勸願易之  
及察倉庫充盈百務脩舉乃嘆曰古稱安時之吏  
惻惻無華信哉吾幾失楊守成成遷廣西南寧府  
同知會長吏去任攝視府事時有交南之役乃多  
方豫防選募者繁諸獄仍以恩信懷服諸夷南寧  
大治明年遷伊藩左長史以正直輔王王敬禮之  
乃後王稍驕恣作事恐楊長史知一日遣取長史  
司印印文牒公諫曰王所印何文牒耶王取印臣  
弗之與不恭與之不職不恭不職孰重輕於是王  
竟弗取長史司印而寔衙公公曰醴酒不設猶生

去今所不設直醴酒哉乃拂衣解官歸下  
至是卒公平生言信行果與人無忤仁和鄉大夫  
談及邑之長厚君子必以公屈一指用是卒之日  
遠近老幼號感聞之無弗嗟悼有垂涕者公生成  
化壬辰三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配王氏以淑德  
稱子男三長武貞早世娶邵氏次即文化國子生  
娶馬氏次文成娶張氏女五文仁適林爵文仕適  
李嵩文僂適陞文佳適張澤文仙適鄒文浣孫男  
三選選近女三貞一貞靜貞能文化奔喪而南將  
以某年月日葬某山嗚呼公年踰八十壽矣然晚

先伯兄都督伯泉先生行狀

先伯兄諱堪字志健伯泉其號上世睦州人也後  
唐明宗時有諸岳者為三司使無招討大將軍卒  
並餘姚燭谿湖之北麓吾孫氏遂為餘姚人至七  
世孫諱應時者登宋淳熙乙未進士歷仕通判邵  
武軍獨得存心養性之與為東南道學所宗學者

稱燭湖先生與晦庵朱子友善論議往復朱子許  
其學足以超河汾紹伊洛其卒也詔從祀邑庠故  
鄉人稱吾宗為燭湖孫氏元末有為山陰教諭諱  
原爰者闡明理道續燭湖先生之緒學者宗之入  
我

朝聞人接踵族屬日漸以繁世居燭湖之東方十里  
許烟交棟接無他姓相雜鄉人又稱曰孫家境云  
高祖諱銳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曾祖諱溥隱  
居不仕祖諱新仕為鄭州運運所大使雅志不樂  
素官歸乃後曾祖暨祖俱以先忠烈公推恩贈禮  
部尚書曾祖妣祖妣俱贈夫人先公諱燧配先夫  
人楊氏生三子伯兄暨仲兄澤不肖陞也伯兄自  
幼以孝聞讀書質穎過人弱冠補學官弟子工舉  
子業乃又善為古文詞一時文士皆避弗敢與伯  
兄並又有膂力善騎射鄉里長老見者輒稱孫伯  
子文武全才期以遠到焉正德中先公自河南布  
政使還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過錢塘遣先夫人  
歸姚而獨往蒞任歲己卯宸濠以國反先公以罵  
賊不屈伏節聲傳至浙吾兄弟叩地號天五內崩  
裂既為位奠哭伯兄即誓操刃赴難不與賊俱生

爲文莫辭几筵畧曰父能死忠兒豈不能死孝哉  
堪茲行未知死所也至今誦之猶惻惻感動焉其  
時伯兄由金華間道徒跣以行仲兄暨陞請偕行  
伯兄曰母夫人哀苦甚憊兩弟且留閱數日慰告  
母夫人竟亦行矣伯兄至江西時提督南贛軍務  
都御史王公守仁吉安太守伍君文定率兵勤王  
逆濠已就檻車乃詣先公殯所首觸地悲哀慟哭  
已乃更治棺殮見先公面顏若生又大慟絕而後  
甦耳遂損其聰聰乃與仲兄暨陞扶柩還鄉入中  
堂朝夕泣奠如禮居無何而

蘇東坡公集

卷五

殺皇帝棄群臣不及錄先公

今上御極首褒先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遣工部進  
士李翔治墓乃墓先公慈水龍山之陽伯兄結廬  
墓側蔬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葩  
者數本產塚上人以爲孝感所致伯兄在廬次嘗  
泣謂仲兄暨陞曰方吾輩間關赴難自分遽死今  
大慈已平父忠已白而母夫人猶在堂也可憤難  
自廢幸其恩勉修顯揚之業續先緒酬

國恩庶勝徒死不然生無益也言已相向踴躍哭及  
終制以父變非常仍服墨衰畢三年嘉靖乙酉伯

兄赴

闕陳謝褒卹先公之典奉

特旨陞授錦衣衛左所正千戶明年丙戌中武舉第  
一晉署指揮同知己丑遷都指揮僉事浙江都司  
僉書庚寅改團營坐營官丙申改錦衣衛南鎮撫  
司管事癸卯遷都督僉事管前軍都督府事所至  
勵清操恤下士剴宿弊振官常聲譽赫然庚戌秋  
薨首大入爲惠左都督陸公炳言強弩之利因表  
伯兄教弩京營伯兄疏陳製弩用弩之法千餘言  
得

蘇東坡公集

卷五

俞旨訓練萬人踰年而藝成又博采古人已試成績  
葺爲一書名曰弩考其雜事精數如此當是時仲  
兄貢春官遷入史局授中書舍人歷尚寶卿陞舉  
進士謚字詞林歷今官共迎先夫人就養京邸者  
二十餘年伯兄每退食率仲兄暨陞承顏膝下呼  
諸孫前戲爲娛獨居輒追憶先公哽咽廢食枕席  
有淚痕然弗敢使先夫人知恐觸其感耳過忌日  
先夫人哀弗能禁則舉家素服聚哭以爲常伯兄  
天性剛嚴至奉先夫人聲柔色愉惴惴焉慮有不  
勝父之益弗懈癸丑四月先夫人遘疾是時仲兄

以展掃祠墓得

請先歸惟伯兄暨陞在侍伯兄不解衣不交睫夙夜躬進湯藥五月五日先夫人長逝伯兄悲哀慟哭蔬食水飲一如喪先公時蓋年既七十餘矣親友勸以節哀從禮弗聽乃陞朝夕與同寢處食飲又弗敢勸也伯兄疏乞休致葬母

上許之賜給驛扶柩而南次淮口仲兄奔計自故鄉來哭舟中見伯兄駭瘠骨立甚訝甚憐比渡大江伯兄體已不支然猶汲中冷泉烹茗旬旬薦几蓮謂先夫人不啻滋味者積有歲年悲感益甚竟起

蘇東坡全集卷之五

五

抵杭城北關竟以絕粒終于先夫人柩側是歲九月十五日也訣無他詞惟云喪事有兩第在吾從先人遊地下足矣嗚呼痛哉前一夕有巨石墜河群舟皆撼杭人傳語嘆異及聞伯兄之變識者知為星殞云于錦衣衛署指揮同知鉅疏聞

詔贈都督同知賜祭二壇仍許鉅還鄉葬父蓋異數也伯兄洞究輜畧諳九邊地形京中諸閫帥過詢山川險易屯戍犄角之勢伯兄指畫論議悉中肯綮相與嘆服而退發為詩文詞確意高有關世教匪徒藻飾為工凡天文地理律曆鑒卜諸技藝皆

所旁通謂古之名人未有遺小物特聞見而能適

於用者亦其心計精力優為之爾又工繪事為薦紳大夫所珍慕然寔藉此寓終天之恨有所托焉而非其志也為人正直端方畫地而蹈人不敢干以私與人交勸善規過無隱人咸敬信每祭祀齋沐將事鞠躬屏息如面祖先治家誠于弟甚嚴乃子弟事之惟謹素行可質神明孝尤顯著

論祭文略曰始以痛父危難而捐軀莫及耳遂失聰茲復哀母劬勞而扶觀過傷身因殞絕棄忠篤孝濟美象賢宜錫褒崇風示閭里

蘇東坡全集卷之五

五

聖明固畢察之矣吾鄉雖三尺童子無弗稱伯兄孝者巡按浙江御史趙君炳然行部至姚采輿論特疏于

朝旌曰孝行之門伯兄生成化壬寅十二月十日計年七十有二娶潘氏累贈夫人側室宋氏徐氏俱先卒宋以子貴贈宜人子男一即鉅襲授錦衣千戶中丞丑武舉晉今官女一適韓僉事子燿由太學生納貢為臨山衛指揮孫男三如津如源如沛女二鉅以甲寅九月十六日葬伯兄寶湖山與潘夫人合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將乞當代鉅公

之言勸諸貞石泣告余曰叔父其狀之余生也  
先公留情國事弗追教子乃余稍知嚮往寔伯兄  
教之成之今已矣以先夫人之喪抱戚山虛又廢  
翰墨役尋至禪祭後乃始述述而百感憑塞又  
撥筆焉嗚呼傷哉今擬拾伯兄之平生如右種種  
稽實不敢支漫惟冀立言大君子財擇而闡發之  
庶來世有始云爾

仲元尚寶司卿仲泉先生行狀

先仲兄尚寶司卿仲泉先生者先忠烈公仲子也  
先公諱燧仕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贈

孫文恪公集

卷五

禮部尚書謹忠烈配先夫人楊氏生三子長先伯  
兄諱堪前府都督余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先公  
先伯兄別有傳誌具載矣仲兄諱燾字志朝別號  
仲泉生而聰慧七歲時塾師面授千言食頃成誦  
陽明王公在座奇之贈以詩詞稍長爲諸生工舉  
子業乃又善爲古文詞不讀諸章句之習先公歷  
官魯許藩臬同官過先公見所爲文無弗稱許正  
德中先公入江西道遺伯兄等奉先夫人歸餘姚  
學內江劉公瑞校錄姚士真仲兄高等即有時  
名己卯宸濠以國反先公以罵賊不屈伏節祭傳

至浙吾兄弟痛憤誓操刃赴難乃先夫人哀苦甚  
憊又殊注念焉伯兄即日行留仲兄暨陸侍先夫  
人且痛且慰數日竟亦行後先抵江西大數既平  
兄弟聚哭扶父柩歸墓結廬墓側終制仍服墨衰  
畢三年事在伯兄狀誌中已學官敦趣就試以父  
變非常爲書力辭久之乃就試乃後有司辟仲兄  
脩邑誌詞整事核成稱有史才賢學進賢萬公潮  
選兩浙佳士共學於省城後進諸生多從遊聲譽  
益起乃數試竟數不第嘉靖己丑

孫文恪公集

卷五

選貢仲兄首應選時伯兄爲錦衣指揮奉先夫人  
祿養陸亦留京候春試而仲兄北來卒業太學會  
內閣以纂脩取六館士若干人封卷以請  
上定四人仲兄與焉入吏局三年丙申授中書舍人  
時伯兄官京營陸爲翰林編脩矣先夫人愈益安  
京邸如家焉仲兄供事內閣己亥加六品俸壬寅  
晉大理寺寺正掌文官諸勅乙巳改尚寶司司丞  
加五品服辛亥晉今官加四品服舊冠  
歸南巡僉直西內預脩  
祀儀成典大明會典訓錄王膳諸書銀幣珍羞時露

跡爲兩制文學之臣出入禁闥二十年橫金被紫  
人稱奇遇云辛亥先夫人年九十矣兄弟爲奉歸  
計伯兄跪乞歸不允明年仲兄以展掃祠墓得請  
先歸又明年先夫人終於京邸伯兄暨陞扶母柩  
入淮口仲兄奔計來哭舟中伯兄以踐齋傷生仲  
兄暨陞扶母兄柩歸餘姚朝夕泣奠先夫人几建  
族詣伯兄所日以爲常既葬先夫人仍廬墓側如  
葬先公時乙卯夏海寇犯餘姚掠吾孫氏境聲逼  
廬所廬左右居民聞者逃去一空猶戀戀相守東  
僮強之舍浹奔郡城寇退輒歸終制未忍遽易服  
衆請曰時制也仲兄謂陞曰吾輩實親痛終天願  
今服官非書生比矣如時制何乃強易膏衣角帶  
出謝鄉大夫諸嘗弔奠者仍屏居不與宴會期以  
畢三年丙辰二月十八日仲兄在郡城以微疾不  
起距生弘治己酉二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八  
嗚呼仲兄強毅有膽力人也弱冠侍先公於京邸  
嘗讀書城南寺中與同舍郎談鬼神誰能昏夜走  
數里外雜塚間取祭爐來仲兄獨能同舍郎噴服  
平生不畜妻媵自奉儉約服食器用與寒素同嘗

折人人亦信其無他鮮怨之者既逝人咸惜之先  
是郡邑崇祀伯兄於鄉賢祠今仲兄與俱所著易  
學衍義微垣日記二大集略詩文數卷藏于家配  
邵氏封宜人郝給事中軒之女子男四長鏌以先  
公府補光祿寺署丞早世次鈞國子生鏌舉人鏌  
國子生孫男八如海國子生如瀛庠生如漢禮部  
儒士如澄如湯如瀚如游如汲女二曾孫男三應  
桂應松應栢女四吾孫氏之先睦州人自諸岳者  
仕後唐爲三司使卒葬餘姚湖之北麓子孫  
因家焉後七世諸應時者仕宋爲邵武軍通判倡  
道學於東南學者稱燭湖先生又五世諸原彝者  
仕元爲山陰儒學教諭世燭湖之學學者宗之入  
我  
朝文章節孝代有聞人高祖諱銳以長子泓貴封監  
察御史曾祖諱溥祖諱新俱以先公推恩贈禮部  
尚書鈞等卜以丁巳正月某日葬仲兄於湖南之  
玄真山特請同邑少宰謝公爲銘陞宜爲狀備采  
擇憶自先夫人棄代兩兄繼逝連歲三喪百感併  
塞嘗狀先伯兄矣忍復狀仲兄然匪狀曷以銘也



乃收淚叙次如右

楊宜人王氏行狀

楊宜人者陞外舅東園楊公配也公諱應麟仁和人以賢科起家仕至伊瀋左長史致仕別有狀而其處家庭篤倫誼人咸稱長厚君子外內無間言則宜人有力云宜人諱志端字公貞姓王氏錢塘著族父誼爲江西饒州府通判通判君要干陳以成化辛丑十一月十八日生宜人宜人性端慧不苟言笑而精業勤事出諸文右讀孝經列女傳解大義通判君喜曰吾兒不以婚凡子諸以婚

孫文公集卷八

墓

者輒不許年二十矣其時東園公爲諸生有名年二十九未娶通判君特許之人或勸沮通判君曰此吾佳婿且正古禮婚嫁時也意者天作之合有待而行耶竟以宜人歸東園公時公父積縣教諭君暨母畢孺人歿數年矣宜人念之晨興必詣祠所脩容致敬歲時享祀豐腆至脫簪珥具時物以獻每曰婦不逮舅姑如婦職何公聞之惻惻增愴念焉公兄第五人於倫第四既失父母以所事父母者事伯氏兄嫂宜人奉之如舅姑家政無巨細惟命與妯娌娣姒十餘輩居久而能和咸稱其賢

孫文公集卷八

墓

公數省試數困口豈吾命不應一第耶宜人勸慰之徐曰士之學猶農之耕不耕不獲耕矣不盡力亦竟不獲且併前力棄之則何言命公愈益感奮奮學晝夜不輟宜人爲治供具甚力正德己卯公第省試高等然數會試又數困嘉靖壬辰謁選吏部除直隸冀州知州宜人從冀州改知河南裕州宜人從裕州晉廣西南寧府同知宜人從南寧所至飭內政惟謹公既貴兄弟有空乏者周之宜人寔贊于內不爲新嘗念伯氏老且孤迎養于家十年伯氏兄嫂相繼卒公在伊瀋宜人留家居蠲貲爲治燕營莊觀者咸稱即東園公自爲之又與加焉公有子三人女五人長子武貞早世次文化太學生宜人出次文成側室沈氏出宜人撫文成無異已出文成日俸宜人側君不知沈爲其母也女皆宜人出公命諸子就學宜人亦教諸女學各隨質所就有能詩者鄉人以東園公多令女爲美談寔本宜人教云歸陸者文僊第三女餘皆適名家語在東園公狀中先是癸丑公卒陸既狀之矣後三年爲丙辰八月六日宜人卒文化來京詣少保大學士李公將以合葬歸請焉陸又爲宜人狀

夫內行不出梱乃陞兒女行稔知宜人淑美種種  
可稱故茲不詳東園公宦中事而詳家庭事如此  
惟互觀來擇焉

孫文恪公集卷之五

孫文恪公集卷之五

夏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墓誌銘

古越孫陞著

吳門人

明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墓誌銘

嘉靖丁未十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韓  
公卒于家先是公嗣子福建按察僉事柱疏乞終  
養既得

請未抵家而訃至僉事君有遺憾云公諱庶字守清  
別號尚意其先蓋相州人宋忠獻公琦之裔有名  
亞二者從宋南渡籍餘姚故今子孫世為餘姚人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高祖裕七大使曾祖大中祖孟我父衡娶于柳以  
景泰甲戌十月一日生公幼穎異長游邑庠有名  
舉弘治壬子鄉試高等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  
土隘人瘠轉徙者半公誠撫義約省刑節費民縣  
是父母之相率歸附縣故有契稅當事者往往乾  
沒公賦額積貯以城圯鳩工繕城城完民不知稅  
三載政成

傲為廣東道監察御史行之日老幼塞衢攀轡車不  
得行已為立石紀績乃後盜起攻任縣城弗能克  
民感公遺惠復紀之石繫思焉為御史首上選正

人崇正學疏

上嘉納之印馬南畿陳馬政二事至今稱便正德初上命御史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勦平

賜白金綵紵當是時巡監劉瑾擅權欲以孽孽冒功脅之禍福公不為動乃籍他事留再巡與在必獲公抗持益力瑾矯詔調高安縣知縣已又搜舊牒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循衛之遠繫禁獄甚困將甘心焉踰年瑾誅事白除通州判官稍遷洛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泰州晉河南按察僉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公屢什屢與嚴

南北至是益志意倦矣上疏乞骸骨會

今上登極特獎怡退優副使致仕公乃開別園植花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咸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享年九十有四公襟度高朗視天下事無一可擾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為公憂公則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建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于難乃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公之謂矣配恭人范氏僊德偕老別有誌制室也

氏苗氏公無子以第唐子為後即僉事君自微抱過育克嗣公業娶陳氏女二一歸新陰邵知縣子庠生燧一歸陸先忠烈公與公鄉榜聯名友善約為婚後各舉子女乃締盟焉僉事君初亦無子以從弟橘子光為後繼生三子曰燿國子生日耿曰淑女一曾孫男二子均子厘僉事君于歲戊申九月十有五日寔公豐山之西麓與范恭人合以誌銘屬陸乃撫其平生誌如右銘曰

越山毓秀挺生鉅公慎憲維則上徹

宸聰百折不回一辭而退煌煌

孫某傳集

三

制詞公真無規彼造鴻漸明可為儀完名上壽是世所稀有墳歸然豐之西麓過者瞻思垂聲郁郁

明雲石岳先生墓誌銘

余嘗讀史至傑士弗究其用汶汶淹草莽以死未嘗不掩卷而嘆也古今人不甚相遠若前工部郎中雲石岳先生是上谷傑士方今邊陲多警

當宁偉才與情屬先生將昇之重寄大立功名而竟一疾不起惜哉先生每中夜抱膝籌兵食至曉不輟嘗遺書當道其略曰糧餉空虛兵戍冗濫養非所用用非所養古稱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矧以千

金給坐食又云山西京師之屏翰三關山西之咽喉三關有備則山西不足慮矣又云兵貴精不貴多無選鋒曰北百里趨利者級上將今調兵遠至自遼陝非計之得也嘗欲上書

闕下偏歷九邊分屯建成選銳募勇起遼海迄今蜀川修洪公舊業以扼湖河之險追王漢遺跡以復興和之域徙朵顏諸夷于開平廢臺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孱弱之膏以制土藩又欲仿金元故事立瀛海平濶諸鎮朋翼

神京諸所經略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涼而吉慶堡

答無能得復也有志未就不重可惜哉先生性剛

烈遇事輒發然心極慈仁恤困扶危古人不過但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少負奇節以上谷僻壤

寡見聞挾冊來京從學士許公游許公奇之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詐歲獻見

餓芋塞途還

朝即上免做遺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後兩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焉山東齊東縣簿稍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負外郎郎中職所宜舉不遺餘力會

朝議群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先生名在選中己亥正月也

駕幸承天先生首諫止

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

賜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抱時於聲詩為發之先生

美髯渾顏身長七尺偉然一驍雄丈夫謂當遠

而官止即署謂必遐享而年僅五十有一唐崔祐

甫云主恩非臣下所圖天命非生人所制詎不信

然然宏才勁節焜耀於人耳目海內稱英傑者必

歸焉子魯應貢游太學嚮往未艾綽有父風將接

泰來略全集

五

遺文以傳來世先生其不死哉系曰先生諱倫字

厚夫雲石其號也七世祖貴元末與邑人趙普勝

聚義兵於淮濠間值我

太祖高皇帝兵起歸附授昭信校尉貴生享死節於

銀額洞之役無嗣第通渠通生二子長春襲調懷

安衛仲興客死廣陵與生安安生雄籍從父為千

戶先生父也母皮氏暨配程氏俱

封宜人子男二長即魯次選女二長寶適本衛聽襲

都指揮周官次奇許聘王憲副第四子洛孫男二

長魯翰次寅翰孫女一俱幼先生生弘治壬子八

月四日卒嘉靖壬寅十一月二十九日

月十有七日塋城西廟山之原魯嘗學易于余

狀走千里請銘銘曰

其蓄也銳胡施之連其植也厚胡喬其年嗟嗟雲石悠悠蒼天萬形俱散維名不刊矧及嗣人以振以延英靈永安廟山之原

明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墓誌銘

嘉靖庚戌三月十有三日戶部左侍郎致仕及公

卒計

開建官諭祭于家為治瑩域如制侍即之于太學生

孫文修全集

夫

萬言等始也杖而悲號不得遠次已庸

卹典萬言乃旬旬詣

闕下謝如禮乃持山東僉事彭君狀過余請銘按狀

及氏世為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元宗起家伯

恭生善業儒進太學仕為齊東縣丞善生昇昇生

綜綜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

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

補學官第于駿駿有時名正德發兩領鄉薦明年

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由倖令庶官不得

任臺即給舍自唐制則然至于今弗改而公以選

士得之才望可知已是時流賊掠畿甸甚熾都御

史寧果討賊無功公疏劾罷去乃後代者竟剪威

焉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多有論劾公獨疏倖門

未枉債帥成風顧欲將才兵練是塞源而浚其流

也人以為確論嘉靖初奉

詔嚴錦永官校輩冒濫者二萬有奇請托不行歷工

科右兵科左遷寧國府知府寧國習俗詭浮號難

治公誠撫義約獄訟稍清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

郡馬移牧寧國與情恂恂稱不便公下令慰諭移

孫文修全集

七

文為達其隱事遂寢民立生祠俎豆之調守懷慶

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巡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

道時海寇不靖公督捕八十餘人中有有力者錄

學當路事

開勒公歸里聽嚴嚴明無他改除陝西還布政司參

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廣還山西按察使右布政

使轉左轉所至皆舉其職入為光祿卿未幾還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公于江防諸務

既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部練

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臂弓腰矢者紛

出矣

召拜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抵家四日竟不起距生成化丙午六月

二十九日計年六十有五公致身青雲顯名當世

尊貴矣顧遇鄉故賤貧甚厚用是卒之日遠近老

幼疏戚聞之無弗嗟悼有垂涕者公諱宦字士顯

別號二河配張氏早世

贈淑人側室陳氏范氏子男三長即萬言娶沈光祿

女次萬祺官生聘倪進士女又次萬祥尚幼女二

一歸任縣尹子庠生衍一歸彭愈事子官孫男一

孫未嘗不集人書

公諱以十二月某日寔公城西之原與張

淑人合銘曰

東有瀛海浩淼無波支疏派衍歸于二河二河淵

澄秋毫可鑒王明汲之其施乃備以滋涸轍以過

狂瀾連天行地日夜潺湲爰漱餘芳流光奕奕後

千百年彌延世澤

明代府左長史進階大中大夫高公合塋墓誌

銘

代府左長史小山高公卒余兄弟往哭之明日其

孤懿厚持通政郭公狀請銘曰父遺命也嗟嗟余

詎忍銘高公哉公諱璧字德卿世居京師弘治間

先忠烈公為刑部郎中公與余仲兄師事盤山張

先生每過宿邸舍讀書夜分不輟後余母夫人亟

稱高秀才勤學以勵余輩云正德初先公僕補刑

部公時領順天鄉薦矣以通家子弟過從先公執

經考疑余雖童州知即所謂高秀才者甚敬禮之

已先公遷外滿聞公第進士甚喜歲已卯先公以

都御史巡撫江西履逆濠之變公寓書弔慰越十

餘年余伯兄都督仲兄尚寶丞暨余濫竽詞林再

集京師公為左長史自代藩入

孫未嘗不集人書

賀相與敦叙疇昔君兄弟然未幾別去今公謝病歸

謂可晨夕晤言而竟長逝矣嗚呼悲哉公績學鉅

儒篤行君子也始為定遠知縣以廉惠稱尤加意

學校改順德教授邑人留履以繫思在順德桑典

是倡忠信是基孔訓是稱諸生貧者分俸給之罔

弗悅且服遷國子博士飭立師道如順德時比遷

今官輔佐

王德三載加四品服色丁內艱王請虛位以待

上許之九載考績撫臣疏薦公賢進階三品暇仍受

徒課義多造就為時聞人性孝友執親喪情禮備

孫文恪公集

卷十

至事兄甚恭養寡姊終其身鄉人稱之作文以理  
為主不尚艱深靡麗所著小山集小山便筆愧  
吾錄輯有唐詩類林史鈔名類考集召君詩時遊  
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宜人曾氏奉舅姑甚謹微時  
伴公夜讀刺繡不輟脫簪珥助費服御寒素及公  
登第命服外猶寒素也然于賓祭必極豐潔撫側  
室女如已出逮下有恩先公四年卒公生成化甲  
辰十月十三日卒嘉靖戊申七月二十一日得年  
六十有五宜人人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四日卒嘉靖  
甲辰月日如所生得年五十有七子男一即懿厚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臺二親安是遺澤未湮以昌來嗣  
明故商城縣知縣封刑部主事馬公墓誌銘  
馬公既卒之明年為嘉靖己酉其冢子按察副使  
自四川聞訃奔歸卜以十月十有三日塋祖塋之  
次前事一月走書京師請銘余與按察君同舉進  
士有世誼宜為之銘按國子司業盧君狀公諱亨  
衛字道行別號東野其先青州人高祖顯忠永樂  
間例占德州衛籍因家焉曾祖慎祖雄世濟淳厚  
考昌豪爽克振厥宗事見都御史傅公所撰誌中  
母顧氏成化壬寅八月十有一日生公公抱育黃  
未幾齒已善屬文垂髫補學官弟子傳通記籍從  
父侍御公器之勢遊京師友海內名士學益進正  
德丁卯領山東鄉薦再上春官不利已杜門讀書  
書絕意仕進厥考趣之曰汝母已不逮養吾且老  
矣可奈何公乃憮然謁選銓曹授河南商城縣知  
縣迎父就櫛居官克自飭勵邑豪有李朝者緣惡  
拒捕偵得之夜餽五千金求免公叱出竟寔請法  
大學生丁某欲誣其仇先以百金為贖正色斥之  
丁慚懼而退境內疫大作僱仆相望命醫多方藥  
治泉賴以全活邑稱大治會郡倅以他事挽公即

贈如其官母朱氏

贈太宜人銘曰  
於昭左史學綜行執於睦宜人允配君子壽考



飄然解組百姓呼號攀送踰汝水不忍去既  
結屋數椽與諸季戲絲娛親謂返初服軒冕不換  
也迨考以壽終公哀毀如喪妣時四方來吊者稱  
純孝焉以子貴晉

封刑部主事既拜命訓其子曰賴先德以有今日吾  
願足矣汝職為民司命不記瀧岡阡表中語乎求  
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小子識之用  
是按察君歷主事貪外郎即中有明允聲出守咸  
都治績為他郡最府陟今官皆公所教云友愛甚  
篤先產悉讓諸季天性儉朴子性近浮華者識之  
孫不棄人集下

文根理致好吟詠有東野漫稿東野詩餘藏于家  
娶焦氏司訓君濟之女以淑德稱

封安人子男二長九德即按察君次九功學官第子  
女五長適指揮于仁子世相次適義官王倫子禮  
聘次適庠生賀舜年子登孫男一斯才女三長許  
聘尚寶司卿程珪子訥餘尚幼公卒之日為戊申  
十月二十有五日得年六十有七銘曰

商城舊令猶稱馬公飄然解組彭澤之風讓產薛  
包却金伯起執曰古賢今不可擬厥施未究延子  
嗣人銘垂百世托此堅珉

曹君通甫墓誌銘

曹氏之先姑蘇長洲人也曾祖仲昇祖綸太學生  
未仕而卒父鼎太醫院御醫占籍京師卒塋城南  
之東桑村子孫家焉君諱達字通甫幼謹慧習舉  
子業且就緒矣而御醫公聚岐黃諸書君間取私  
閱之輒究醫理晨夕與御醫公論著御醫公亦輒  
不能難乃以醫侍

武皇授太醫院吏目嘗賜一品緋衣服色

武皇晏駕以例落職仍供太醫院事君既世醫遠近  
求濟者踵至無間貧富一切應之所報厚薄有無  
孫不棄人集下

不較也與人交緩急必赴善終始罔怠時御醫公  
襟度倜儻增飭室廬延賢士大夫為治具觴詠無  
虛日顧不植產庇其子人不知也君甘守清薄愈  
益敬順醫藥所入悉歸御醫公御醫公少有慍色  
衣冠謁請必霽顏乃已仲季二弟俱補藩府良醫  
或以勸君君曰吾家嗣也親老矣詎忍以升斗遠  
遺色養御醫公卒竭力喪塋如禮暇則莠糗牲醢  
丘壠以紆孝思事母鄭氏孝養有加每食飲不敢  
先比疾革他無所渴惟以老母弗獲終侍為恨母  
氏慰之曰汝第若子在可無慮君已曠眩猶頷之

而涕泗交下嘉靖乙巳正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  
成化丙午十月一日得年六十配范氏文正公之  
裔子男四長應龍庠生次應驥冠帶醫士范出應  
駿應駒側室劉出孫男三長子朝衡學未艾次子  
登子賢女二俱幼將以閏正月二十七日附窆于  
御醫公之側應龍等持大行張君承憲狀請銘維  
應龍應驥從余游垂二十載寔稔知君誌而銘之  
曰

吁嗟乎曹君生孝厥親歿亦相依安厥親薨彼泉  
村有閔二墳天道不爽世澤未涸吁嗟乎曹君

孫文公集

下

尚寶司卿孫公合墓誌銘

嘉靖丁未五月二十有五日朝列大夫尚寶司卿  
致仕孫公卒其仲子顯祖持儀部郎中郭君狀來  
謁請銘余未第時傳經都下嘗授易顯祖稔知公  
銘曷可辭按公諱伯堅字道夫其先山西潞安人  
永樂間始遷興濟宗日衍以亢曾祖諱旺祖諱讓  
皆隱德不仕父諱友以公貴贈尚寶司少卿母李  
氏贈太宜人公幼勤學弱冠補校官第子屢舉不  
第勤學益弗倦斯以文藝自致脫跡立國會弘治  
癸亥

廟草恩戚里拔為中書舍人公以

君命不可違也乃出就職然猶耽嗜經史誦習不休

正德丁丑考績遷大理寺寺副尋掌中書舍人事

嘉靖乙酉遷尚寶司少卿壬辰晉卿加四品服色

俸級掌事如舊公諱連典章凡

先朝沿革能悉記人有叩之無弗應者不為崖峻幅

截之行亦不燕隋阿媒待僚友和敬並至出入

禁閤三十載謹厚無過聲譽流縉紳間當是時公第

伯強為通政使司經歷伯義為鴻臚寺少卿京師

人士以興濟三孫衣冠之盛為侈談云年未甚衰

孫文公集

下

即疏乞休致或勸止之公曰

明主御極典百司庶政賸有人也吾以耆生叨顯秩  
幸免過舉不於此時見棄引退更復何待疏再上  
得

允輿論高之興濟小邑孫氏寔巨室公歸不以勢加  
鄉里又時時捐餘貲稍賑貧乏邑人多頌其德宅

第在縣治東築一小軒焚香閱書以怡朝夕軒側  
有園時花木寄傲其間時二弟亦既家居恒置酒

與故舊高會廣受之風余嘗南歸過興濟艤舟  
河游公出延款叙平生幸公無恙越數載乃竟不

孫本恪公集

五

先生成化壬辰享年七十有六配錢氏知縣錢  
從女淑慎幽閑克脩婦道生成化癸巳卒弘治壬  
戌得年三十繼配馬氏義官馬鳳女德不貲錢育  
遺子無異已出生成化甲辰卒正德丙子得年三  
十有三俱贈宜人至是公諸子擬答二宜人之藏  
奉公合焉禮也子男五長繼祖義官錢出次即顯  
祖縣學生馬出次耀祖國子生今繼室金氏出揚  
祖繩祖俱國子生側室楊氏出繩祖為第伯強後  
女二長適天津衛百戶梅嘉實次適國子生白棟  
孫男四蓋華蘊黃女五長適天津衛百戶張彭鶴

次適趙副使男澍餘尚幼銘曰

古稱燕趙士尚奇節公率其常聲光亦耀有濟  
仕或不令終公能勇退以振頹風緊淑二媛從公  
幽隴銘石有詞用垂脩永

贈刑部員外郎商公合墓誌銘

嘉靖丁未九月六日南太宜人陸氏卒其仲子刑  
部員外郎廷試奉

使獄獄雲南事竣取道奔哭會稽今

制使臣聞親計必詣

閭領內府文字重

孫本恪公集

五

君命也乃員外君不敢違制又弗忍遽遠几筵至戊  
申六月始抵京畢後過余請曰自歲庚寅十月五  
日先大夫棄代墓木拱矣而未有銘茲奉母氏合  
窆焉願圖所以不朽者按狀公諱公澤字景仁別  
號訥齋其先自汴徙嶧至勝三教授再徙會稽祖  
彪隱德不仕父澄宰楓亭上官廉其能俾署仙遊  
縣事多惠政已乃浩然賦歸因自號歸樂毋秦氏  
成化丙戌某月某日生公幼簡重不作兒戲稍長  
治舉子業有緒矣一試弗偶即棄去曰吾寡兄弟  
職當侍養於是日奉歸樂公伺意指勢壺植倘梓  
山水間然暇輒事書史旁及陰陽星術靡弗探究  
鄉稱儒雅君子云執親喪哀毀如禮不用浮屠倡  
族建祠一區定儀式歲時祭享族有病疫死者相  
枕籍人多避匿公獨朝夕往經理其喪與朋友交  
悃悃見情無妄語雅好吟詠不苦鍛削有訥齋  
藏于家享年六十有四配太宜人教授謝公某仲  
女孝事舅姑恪供賓祭自奉顧又節約躬紡績計  
米鹽訥齋公重誼輕利弗甚治產賴太宜人以不  
置歲乙巳

誥封公刑部員外郎太宜人封如今稱太宜人謂二

子曰汝父義方為教以有今日乃弗獲並被顯融  
法然泣下二子感泣不勝生成化丁亥某月某日  
享年八十有一二子者伯璉甲午鄉薦任汀州府  
推官仲即廷試辛丑進士歷今官一女適貢士劉  
世勳孫男六為宗為臣為正為士俱邑庠生為仲  
為京尚勿孫女三曾孫男四銘曰  
離商國姓也世澤必長信耶汴濟其源嶸衍其流  
稽助其瀾嗚呼樊江之渙閩二德千禩垂休有銘  
石

明福建按察使王公合蓋墓誌銘

張本傳公集卷末

夏

正德甲戌先忠烈公為山東按察使余以童子掇  
侍時臨穎王公為副使以故得識公子守謙乃嘉  
靖壬寅守謙遊京師乃知公以福建按察使入  
覲卒京口且二十餘年矣又三年乙巳守謙書抵余  
稱母封安人李卒將謀啓公藏與安人合請銘公  
壻戶科左給事中陳君渠為狀狀甚詳乃陳君又  
與余同年進者也念世誼之厚銘不得辭按公諱  
金字曰良世為許州臨潁人父曰相母邢應天經  
歷贈文相父曰璽冀州判官璽父曰膺合州知州  
蓋世閥至公益顯云公少嗜學長游邑庠晉舉子

崇禎學憲副車公某州守邵公寶皆器重之辛酉  
舉子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官盧葦廠有  
中貴人庄產輪納輒撓法公獨守正不阿奉

命權稅浙江定估以至眇者為準奇羨不入浙人至  
今稱之改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有明決聲權浙江  
按察僉事分巡溫處二府時鎮守太監劉景依勢  
作威大肆誅求會各道守巡官送災青文冊索餽  
千金否則蒙禍百出公不為動溫守營餽物以俟  
公聞之怒曰今日之事以為民也奈何先割民烟  
一官堅耶竟不餽劉劉亦竟不能有加於公於是

張本傳公集卷末

下九

名震兩浙既乃歲饑發倉廩賑活貧民數千人盡  
使者薦騰交上擢山東按察副使顯理驛傳悉剷  
宿弊人人稱便值流賊猖獗總制少司馬委公軍  
門用事多所裨贊以致有成功無會臨濟濟兵  
備境內恃以為安此余在山東時所睹記者也惟  
福建按察使故事本司諸費責辦庫校公曰是導  
奸也一切禁止任三月省費數百金剔蠹直究煩  
聲載道

則論將大用之而竟已矣公歷官十五年捐館後囊  
無積金家無拓產生成化辛卯某月某日卒正德

丙子某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六安人李同也著姓  
歸時公為庠生甚窘安人勤儉以相之以事舅姑  
甚謹暨公歷宦間政一倚安人無內顧憂安人後  
公二十九年卒撫遺孤存舊業所以植王氏者厚  
矣生成化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卒嘉靖甲辰二月  
二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三子男三長即守謙邑庠  
廩生次守誠次守謨女四長適元城令谷雍次適  
即給事君次適許忠節公仲子恩生玃次適舉人  
谷嵩孫男三三省三畏三聘女二葬期在十月某  
日墓在城南某地之原銘曰

孫不恪公墓誌銘

李

黃河之南潁水沚沚鍾靈袁潤代有聞人於昭王  
公寔穎之傑令香二省執法三臬長轡方騁遠  
震泉天道不爽其昌俊昆於穆安人克相夫子  
臚新阡雙玉埋是

有明思梧錢公墓誌銘

是誌也誌思梧公之墓也按狀公諱庠字汝養姓  
錢氏出吳越武肅王裔宋通州守諱邁者守土不  
移命子亢孫籍常熟家奚浦入我

皇明常熟之錢以處為諱諱思梧伯父諱某曰友梧  
父諱椿年曰友蘭友蘭翁才略行誼為鄉長者事

年九十有一生二子長諱某領鄉薦為烏程縣令  
次即公友梧翁卒無嗣祖謂友蘭翁曰蓋以次子  
後若兄於是公為友梧翁後年尚童丱所後母王  
生五女鍾愛奮具過厚產遂落公稍長不以贏縻  
介意日夜思友梧翁扁齋曰思梧因以為號事母  
王惟謹公質本慧僧兄葉儒有緒矣乃以出繼一  
意幹盤捐去儒術居數載家漸饒裕乃嘆曰丈夫  
孤矢射四方安能株守立塋於是北遊京師交當  
代名卿談古今稱先王慨然有樹立之志會撫寧  
侯朱公某掛印平變兩廣聞公才辟為記室料敵

孫不恪公墓誌銘

李

制變贊畫居多以功歷階錦衣右所副千戶後又  
忝選左軍事暇則弔五閭遵鐵嶺周視山川險隘  
人皆壯之將底績奉

詔回籍乃又嘆曰士無能自致莫委厥咎致矣而沮  
落不行吾獨且奈何哉太湖之渙駕扁舟尋范蠡  
遺跡足自老也於是徜徉三十載以壽終是為嘉  
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距生成化戊戌六月八  
日得年六十有四公奉友蘭翁孝敬備至事烏程  
公甚恭所生母沈所後母王先後棄養哭盡哀喪  
墓皆厚勉子力學待用未艾若諸細行可稱不具

論論其平生大節如此配王同邑某省參政公某  
女先公十九年卒繼成無錫某省僉事公某女子  
男四應哥妻泰應瑞娶楊應昌娶丁繼孫俱王出  
應隆聘王成出女三聞相呂燁妻玄其婿也孫男  
三懋德懋才懋賢女四將以某年月日寔某山與  
配王合余未第時嘗偕應奇應瑞遊國學茲應奇  
輩請銘乃銘之曰

文為業也而以武顯仕為通也而以隱終孰使執  
尼同憚同憫古之傑士將無同百千年後攷斯銘  
者知世有錢公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十一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孫文恪公集卷之七

墓誌銘

古越孫陞著

吳門人

袁洪愈  
徐拭  
校刊

明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墓誌銘

吳之先長沙湘陰人也自唐荆南節度使師道以  
采代有聞人至

國初有名受者從戎山西振武衛屯田塞下世籍焉  
受生廣廣生亨亨生安安生璉璉成化丙午鄉薦  
仕至山東轉運同知轉運君配趙姓有奇兆而生  
憲副公公諱嘉聰字惟德別號雁山性孝友方敦

孫文恪公集卷之七

十一

歲時曾祖暨祖以老壽在慶每晨省先曾後祖轉  
運君喜其孝且知禮受尚書於安陽王尹尹閱其  
文曰傳吾經者此子也弱冠領鄉薦舉進士初  
授豐城縣知縣扶奸剔弊均役募通蒼月境內大  
治土寇嘯聚于瑞州麻嶺冶塘諸寨勢甚猖獗至  
勤天兵公往督戰相機力敵搗其巢穴總制尚書  
陳公金巡撫都御史俞公諫巡按御史萬君實交  
疏其功

賜白金綵幣考最推守曹州是時黃河下流潰決公  
刻期築坊為民捍患大學士靳公貴為文紀績于

石調守臨清州去之日民遮道攀戀如失慈母留冠發懸之城門臨清兩京咽喉

武廟時中貴山鎮掠買商賈誅求有司虐焰甚熾公以禮繩之又法制其爪牙始稍稍斂迹撫按剡薦擢刑部員外郎將之官會江西逆變初靖朝議擇守南昌以屬公地瘠民殘紀綱凌縱庶官亦尚未備公無攝之時覈宸濠逆狀遲久未上即援筆屬草不終日而定

勅下守臣擇宗裔可續 藩祀者

諸王類有請求人懷異議公秉正裁決推弋陽王與

孫東恪全集卷七

二

情營服歲大旱移檄屬邑獻克獄賑墾務引咎露禱雷雨大作仍冒步以歸百姓懽舞郊迎歲復大稔江隄大圯豐城當其衝南新橫罹其害僉曰惟吳南昌可任公乃悉力規計不煩財力旬日而大役告成典萬世利邑人祠之名曰吳家塘云巡按御史唐公龍力薦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揚嚴殘酷之禁重培尅之罰訟減盜息百姓安堵奔母趙恭人喪躃踊幾至慟絕侍父轉運君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父竟不起哀毀如喪母時先後制居五載食蔬素被袞經即寒暑遘疾亦不

孫東恪全集卷七

三

持中書舍人許君天倫狀徵銘余憲君與予同舉進士有世誼銘不得辭銘曰  
維吳世閥遡源于唐遷晉自楚五世而昌矯矯雁山寔晉之傑王京鸞翔金門鵠列始為牧長游陝憲臣明惠且武流澤斯民位不稱才年不酬德闕幽于珉垂之無斂

南山錢公墓誌銘

余讀晉郗超傳未嘗不慨然感嘆也士生斯世執不欲策名青雲撫靈鳳蘊以樹鴻業機與命或限之是故古之貞士抱尺寸之義久孤於世者多矣



乃若儕儕伸志依力立勳亦君子所弗棄儕稱超卓策不羈好施予積錢數千萬賑散親故一日俱盡辟為大將軍掾從征桓司馬奏捷壽陽謝安石指為慕賓死之日髦士操筆為誄者甚衆今攻南山錢公平生行跡何其與超終始相似耶公敏慧曠達弱冠為縣司掾發軔類超矣歲滿來京當道重公才授以諸倉劇務會流賊竊發擁衆數萬甚猖獗公毅然從征馳驚于齊魯河洛之墟本兵勳授京兆檢校司禮張太監承者清寔錯除逆孽聲振海內歲已卯宸濠謀叛已就縛

蘇東坡公集卷八

四

武廟督師親征命張冕羅致公墓下謀必格之俘獲凱旋

傳陞京兆治中視超贊桓壽陽之捷復相符合張益柄用典兵機與公日夕論譚時邊將江彬率所部從

武廟巡遊招權集黨兵精而衆還京不解散欲乘官車晏駕還異謀中外危懼公助張討賊往來諸將

相間誘致彬

禁苑誅之天下晏然人心底定公與有功為附屬者所掩竟未錄耳後以張故前銜亦弗終才不盡用

惜哉公性倜儻好稱說大義周人之急捐千金不責與與超散錢事又出一轍謂公為古之遺傑非耶而孝友敦睦舉重鄉評訓地子姓日躋通顯不識超宦時居家類是否也公諱東直字宗正南山其號生於化辛丑九月二日卒嘉靖癸卯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三配蔣氏生子一應乾邑庠生力學嚮往未艾側出子二應輔應弼尚幼系曰公武肅王鏐之裔武肅奄有吳越四世五王宋興嗣王儼納土效順封爵累葉至公十世祖弘祖為紹興守生子璋籍餘姚族漸蕃衍有名古訓者登

蘇東坡公集卷八

五

國朝首科進士以博學宏才

簡使百夷歸有紀述今祀邑之鄉賢祠曾祖諱彞訓業儒逝世祖諱瑛任某邑教諭父諱裕應乾將以甲辰冬塋公車廐山之陽不遠數千里走京師持惠州吳太守至狀徵銘銘曰

驥追軼駕儵焉絕塵蘿施高木竟爾干雲邈古豪士有稱慕賓依憑振起以策奇勳吾於南山今也亦云佳城蒼蒼慈水之濱垂銘磐石永托斯文

太常寺卿掌尚寶司事劉公墓誌銘

余聞之詞林耆舊稱故師相劉文穆公輔

三朝通籍四紀聲譽流縉紳間

孝皇累著劬勞嘗讀月畢星澤之疏有毅然不可

者蓋仰想其風采及接公之季子太常卿乃又感

嘆知有所啓之也乃太常公謝政家居於嘉靖戊

申十二月十有七日逝矣家子太學生光遠過余

請銘乃按狀誌而銘之誌曰公諱鼎字用植世為

畿內博野人初補校官弟子力學漸取科名弘治

中

詔錄文穆遺勲微子為中書舍人公遵

君命出就職然以詩書自淬礪脫統緒習人咸稱之

孫文穆公集

卷七

九載考績遷大理寺寺副仍掌中書舍人事典

誥勅惟謹又六載遷尚寶司司丞

符扈蹕多稱

今上賜金緋服三銀牌一

載遷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又九載遷太常

寺卿仍掌司事典符璽綜諸務甚理久益練達上

下宜之以年老休致令終

上遣禮卿諭祭工曹治堊恩至渥云公性簡重不苟

言笑不輕議人短長不與世浮沉歷事

冊封

藩王者二

大祀視牲者九

廷試貢士掌彌封者六舉稱任使無忝奉文穆公暨

母夫人吉氏孝養備至撫諸子愛不忘勞下至馭

戒獲亦鮮鞭朴族黨聯絡恩禮周決用是卒也無

間踈戚皆哭之盡哀疾革召諸子訣曰吾平生無

可稱述但守清白二字不墜家聲耳汝曹勉之嗚

呼真文穆子哉生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六日享

孫文穆公集

卷七

年七十有五娶王氏封宜人繼李氏高氏子男五

長即光遠次光榮開平衛學生次光祖光裕光祀

女六長適大寧都司都撫揮僉事蔡鑿次適騰驤

衛百戶汪文騰次適錦衣衛僉事吳永昌次適中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俊次適金吾右衛指揮同

知趙銳次適鄒景如孫男八性怡恒博慎悅懷憚

孫女六長適黃紹祖餘尚幼曾孫一堯臣系曰父

諱吉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贈太師文穆其諡祖輔曾祖紱高祖紹先俱以文穆

公貴

贈如其官光遠等將以公卒之又明年十月十日葬于邑北程安社先塋之次禮也銘曰

世稱麟鳳為瑞熙朝維麟有趾維鳳有毛恒嶽鍾靈篤生文穆不有太常孰延其澤北原埋玉文穆是依銘章不朽勒此玄扉

明錦衣右所百戶梁君墓誌銘

梁氏之先山東蓬萊人也永樂間有名志聰者占籍錦衣始居京師為京師人志聰生能生顯顯生梁君梁君幼稱質美頤撫之曰吾家武冑未有

孫末恪全集卷七

元

以儒顯者汝易思所振奮乎命名曰儒乃梁君業儒數載輒又棄去業武以右所校尉晉察蓋司百戶歲甲午余尚未仕居京師授諸生易有梁生木者從遊則梁君之子也余因識梁君嘗過梁氏燕會當是時君之從父錦衣千戶山百戶順皆致政家居年雖高而力猶強健咲言終日儀度閒雅乃知其為世家未幾梁君拜今官蓋衣冠先後濟美云今制錦衣親軍入直自揮使而下千戶百戶若干人而諸百戶中必推能者一人充紀事官凡禁掖事宜若糾

朝儀飛駕帖之類皆屬載筆乃梁君每直輒充紀事官

大侍承天扈從至磁州供事惟謹嘗巡視京城申飭夜禁又嘗分掌直指捕盜累著勛勞方嚮用未艾而一疾不起惜哉錦衣典

天子禁獄徃歲司隸者多尚苛刻而梁君顧獨以平恕之心出之協于法理僉謂不誣用是卒之日里人聞詞嗟悼有垂涕者疾且革誠諸子曰咸勉為誓母墜家聲誠木曰力學毋怠以期顯揚以繼我未究之志上答乎先人言訖而逝辛亥十月二日

蘇文恪公集卷七

元

也距生弘治丁巳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五君宇時聘號松泉配徐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木庠生娶王氏次椿娶王氏次槐娶楊氏女三一適錦衣將軍韓經一適庠生李宏一未聘孫男二樊燁女三以十月三十日塋東直門外寶哥庄祖塋之側前事一月木等持狀過余泣請銘言念世誼其何說之辭銘曰維源混混流云云父以武顯而子振以文發潛彰善是宜勒諸貞珉

明國子生徐生隆材墓誌銘

嗟嗟徐生有志弗究有材弗庸余念及之未嘗不  
憮然慨嘆也生名棟字隆村浙之崇德人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贅葉氏為館甥外舅鴻臚君銀撫之  
如子擇師授學駸駸嚮往時父光祿君方宦京師  
以久曠定省買舟北上侍養遇例選游國學與其  
兄梁咸師事余梁沉毅文雅恂恂善士也生亦即  
克奮勵捐棄幼志余頗喜之比光祿君致政梁奉  
南歸留生畢業生遣家室依父母父母不可曰汝  
未有子當以從命為孝生弗能違然自貶損出舊  
君僦寓東壁又別僦書屋隨余相朝夕質經管史

幹酬應紛糾無纖鉅無內外罔弗足其欲而退臨  
下嚙嚙咸畏且服俾通名仕版當必殫竭周致宜  
力公家為世能吏乃竟一無表見聞泐草莽不重  
可惜哉止生一女聘嘉禾國子生王玉兄暨弟梯  
俱未有子遺言立嗣尚未定擬以十月某日權厝  
五社里其兄具狀走仵數千里請銘銘曰  
繫瑞器重好脩擬蕙姬儼琳冰胡弗顯將焉尤胡  
弗壽竟奚由雲冉冉天悠悠莫銘石輝冥幽  
武峰程翁墓誌銘  
程翁卒且二載其子太學生沔來京請銘云墓石  
未下有待也余第坊未第進士時沔嘗從遊余因  
識沔按狀翁諱有緣字汝會歛之右族居對武峰  
性剛毅若有所鍾然者因以為號高祖曰某曾祖  
曰漢貞父曰和先卒母鄭氏治內嚴整用是翁無  
家累商遊湖海間明於積著之理校物毫髮未眇  
立辨縱之百萬億兆以上亦立辨然不規則以還  
而能相時低昂贏利日積即無事未嘗晏起衣食  
苟具不過為華綺甘腴常以奢逸誡子弟及繩督  
同術者同術遊閒博奕諸少每相議曰程翁得無  
已知耶臨財信義明若秋霜客吳中時權利刺五

十金主人弗知也臨別以償主人感嘆而去儉不廢禮直不慢人延接佳賓賢士殺校甚豐和敬備至雖以商起家顧嗜文墨課其子汙入太學友天下士駿駁成立壽七十以

恩例冠帶平生不信巫禱比遘疾請禱弗許疾革召子若孫訣曰喪禮倣古毋效世俗聲歌鼓吹祗娛衆目於悲哀何有汝曹識之沐浴更衣待旦而逝無戚容無亂命嗚呼翁之行若此亦足多哉生成化乙未正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一娶鄭氏子男五冲娶汪氏瀚娶鄭氏

墓文卷八

七

瀛娶項氏淳娶孫氏汙娶吳氏女一適羅宗元孫男六懋恭懋仁懋時懋一懋賢懋昭女五曾孫男一一陽冲等將以丁未十二月十有三日葬翁尚塘山之麓銘曰

峻外而且植中益鍾武峰商名而有士風是為程翁履素而獲令終銘垂無窮

明丁處士合葬墓誌銘

丁處士諱祥字夢吉其先山東濟陽人東漢建武時有名崇仁者應詔宰刺憤時板蕩隱南洲之善峰傳四十世仲二處士遷上虞夏湖溪子姓繁衍

為邑右族曾大父諱壽大父諱斌父諱鉉俱養晦不仕毋韓氏生子五人處士最長力任家事竟廢學然通曉文理察世故即宿儒弗逮天性孝友父嚴毅意少不愜輒譴責處士樂受之第其純情間學凡居處食飲朋友交際意所嗜好皆取辦處士處士曲為豫計每饋遺至館必親驗識而後遣或曰汝何勞已逸弟如是處士憮然曰所望以大吾家者弟也敢不貽之以逸弟學成不售乃處士則既盡心耳矣上世饒裕典鄉稅為豪猾所負官府督之代輸罄其貲食指多苦不給兄弟議折居勢

墓文卷八

七

不可止乃處士則取田地荒蕪器用敝壞者未幾父捐館哀毀殫竭以襄大事官逋私貸父所遺悉鬻產完之不以累諸弟至是貧無立錫室如懸磬矣戶有京戍處士以次行携其子時擇師而教躬課督每二鼓始就寢鷄鳴促起寒暑未嘗少間或欲與高貴人游庸陋復不屑與語屹屹自守百折不回人有微善即掄揚敬禮惟恐弗至微不善面斥之知者諒其心不知者咎其跡治家嚴肅晚年尤甚門庭嚶嚶子時奉持惟謹庚子領順天鄉薦

美談云惜也不食其報於嘉靖癸卯正月十三日一疾不起距生成化已亥十月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五配陳氏季爵公之女壽滿長史半軒公之甥幼失恃與姊育於半軒公性純習善卓有女操能託列女傳孝經大義并而字孝事舅姑無違夫子夫子有義舉脫簪珥成之隆寒酷暑未嘗廢紡績持家慧敏有果決內外祈祈井井各止其所以故家道窮而弗乖尤勤教子數歲即口授以孝經卒於嘉靖甲申五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辛亥十月十四日僅三十四歲耳病且革拳拳囑教其子惜不及見其成立子即時娶山陰錢氏幼子某側室王氏所出時嘗學易於余特扶櫬南歸合窆官山嶺祖塋之次述狀過余泣而請銘銘曰維山有宗翔之為龍峙之為峰維水有源潯之為淵沛之為川維人有守克遠厥咎克昌厥後騰騰新阡二魂是安歷千百年貞珉不刊

明故楊君惟素合墓誌銘

嘉靖庚戌二月一日惟素楊君卒其子太學生觀光持江西叅政趙公鏗狀請銘余未第時傳經鄰

下識楊生茲請惡可辭按狀君諱碧宇惟素本站蘇之長洲人曾大父某大父豪皆隱居不仕父彭經以太學生授湖廣沅州衛經歷君少孤兄又早逝母殷氏織紉以供朝夕生業中落乃拮据思振起其家為儒不就去為商諱于積著之理閱數年業漸饒裕以京師四通之地貨物輳集乃遂携家走京師循循坐市肆中神不使色者終日弗規刻以逞而歲獲大利人有以綿易緞者既去啓視綿裹皆金也亟呼還之同術或謂其愚君嘆曰不然損人肥己天不我祐乃覩服信義秋霜明出納於毫毛故人樂助資斧又善審勢伸縮故終其身弗陷穽羅性雖纖嗇於鄉閭貧厄者寔矜之弗靳憤其為儒不就也課子事詩書遊太學駿駁徃居京師既久京師人安之君亦安京師人遂無意歸蘇今其墓在崇文門外七里舖社之原生弘治丁巳三月六日得歲五十有四配張氏亦蘇鉅族張翁洪女主內政以勤儉稱余謂楊幹蠱起家張與有力云先七年甲辰七月二十八日卒生成化丙午得歲五十有九生一男子即觀光妻袁氏繼曹氏良醫正選女孫男四永泰永治永清永濟女一

許聘武平伯陳公大策子永昌觀光卜是年三月二十一日合葬新塋銘曰

生于吳歿于燕拓舊業崇新阡安二魂閔九泉勒銘石垂不朽

明故王君本寬墓誌銘

嘉靖壬寅又五月七日王君本寬卒于橋楠為錦衣從事介錢貢士徵銘於余余曰銘也者述遺行旌之不朽也謬誕示後古所深戒巧於敘悲識者譏之苟其人絮履無疵側微必錄不然即位躋華要求君子一言之譽不可得已况余未嘗識王君

孫本恪全集卷十

墓

傳曰銘勒幽石暖乎君可觀嗟焉如可傷則余於王君之可觀之素而鮮可傷之實者也查為我辭諸錢貢士曰緒山兄之被逮錦衣二子也寔周旋其間公道不泯隱隱有賴焉余嘆曰子有足稱其父可知也覽狀則虞部郎中若山許子所著者許子文行為士林推重其言足徵也許子之言曰王君幼淳朴親古言訥其父器度豁達遇事敢為恒慮君不類已比長綜理家政釐然有章始嘆而異之俾執里役綽有餘能凡遇事出之以誠酌重輕務歸於安故人不肖然而事克有終上下咸安里

中不甚煩擾君之力也雖積有成年同里之人惟

恐君不專是役然君竟以勞瘁卒人多惜之嘗者

誠二子其略曰懸爵驅人則賢者不進倚法持國

則民行不與小子擇術居身毋傷爾心而以深文

媚人也噫君之志亦足多哉正余所謂側微必錄

焉者乃系其世而銘之系曰君諱洪字本寬世為

錢塘太平里人曾祖善祖存敬父鑑皆隱德不仕

母章氏娶鄭氏子男四長即橋次即楠又次曰杉

曰棟皆鄭出女二長適毛士瑛次適褚應奎皆妾

董出孫男一女二尚幼生成化癸巳七月六日享

孫本恪全集卷十

墓

年七十以次年某月某日附于湖南方家峪故塋

銘曰

擇虞仁恒從其里考無咎恒視其子湖南之原有

封隆起王君本寬藏于此吁已矣吁已矣

翰林院編脩駱公墓誌銘

吾友兩駱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

質甫別號兩駱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免者

徙家武康遂世為武康人至我

朝有處士諱鏞者居鄉恤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

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為大使嘉之仲子諱



潤公父也。個儻好義鄉人重之後以公貴。

贈翰林院編修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  
生公自幼質厚才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  
如成人弱冠補邑庠生善屬文蚤擅特譽正德己  
卯領浙江鄉薦嘉靖乙未舉進士閣大臣以所對  
策高等十二篇進呈

宸覽并梓其文公與焉已又

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校選進士三十人為庶  
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  
己亥

孫家魯公集

五

使魯鄭諸藩饋遺秋毫弗受辛丑為會試同考官所  
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

明主右文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  
子約歲時讌集賦詩猶記菊月讌公之堂分韻詠  
菊公各為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  
又與諸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高才  
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誦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  
公性溫醇接人和孫其子則純亮愧憤世嫉邪  
殷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  
語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

意仕進構小墅於城南棲息其中賦詩

田諸詩更號侶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趣再三  
高卧不起矣事母唐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  
乃後遇考妣忌辰素服戚容却事默坐以為常處  
兄弟友愛彌篤聯絡宗族鄉黨意義藹然片楮不  
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茗  
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荒歉鬻產典衣以  
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書京國舊游顧  
於余通問弗絕詞旨勗德獎善不為世俗寒暄語  
癸丑余奉先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猶誦詞遣

孫家魯公集

五

吊余時成山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處亦通  
問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  
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前二  
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鑾代誦之嘆曰  
吾負季泉吾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亦清樂  
苦完德全名足副當時握手相許意何啻負余哉  
但天負駱公耳公享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儉士  
貪暴濟惡不才者或致苟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  
問耶公與子鳴鑾訣令道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  
顯垂絕整衣衾誠勿焚棺受賻可謂至死不亂者

矣遠近交游聞公訃無弗悲悼間非俚夫即素弗  
識公面者亦為之撫膺酸鼻卒未踰月而邑諸生  
鄉父老相率請諸令長開白督學使者祀公鄉賢  
祠天道福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髯貌龐而骨  
清為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  
調有遺稿十二卷襟談二卷藏于家配費氏封孺  
人子男三鳴珂鳴球早世今惟鳴鑾在焉邑庠生  
文行不失世守娶立氏女二德清庠生沈師正仁  
和徐應麟其壻也孫男一仲華鳴鑾將以丙辰二  
月八日塋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  
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孫子嗟乎忍盡余友  
托哉余三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緒猶耿耿而塋  
期甚迫也勉為之銘銘曰  
於昭駱公雙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隱者耶  
家匱貲產心蘊道真其貧而寔富者耶形容空臺  
名留天壤其死而寔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塋  
千禩靡窮必以余言為足徵矣

孫文恪公集卷之七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墓誌銘

明邵安人趙氏墓誌銘

安人趙氏者余友仁和邵子梗配也父曰獻杭州  
前衛指揮同知嫡母王氏母曹氏曹氏孕安人而  
指揮君卒後數月乃生安人自幼以淑德稱是時  
今封君晴江邵翁暨陳太安人為子擇配得安人  
安人年十六歸邵氏執婦道甚恪踰年陳太安人  
病安人侍湯藥衣不解帶日夕無怠色大安人病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革沈安人手訣曰嗟孝婦嗟孝婦吾竟已乎安人  
哀痛不欲生太安人既歿柩以內事無鉅細安人  
主之太安人遺幼子弱女安人撫育備至即子女  
忘其無母邵之先世憲副墓菴公居官清白無厚  
貲晴江翁又守禮養高不屑為治生計仰給者日  
衆而業日削安人勤內治以佐諸費邵子力學取  
友歲時較藝其家或值匱乏安人脫簪珥供具嘉  
靖辛卯邵子領鄉薦明年試南宮下第畢業國學  
一切家政屬安人安人區畫甚艱奉舅氏晴江翁  
不失甘旨睦族厚姻種種率有恒度為內外所稱

戊戌邵子舉進士庚子授南昌縣知縣携安人  
南昌號江西劇邑邵子殫力從事安人誠門鎗束  
僕從惟謹安人有疾邵子無知之乃故強起櫛沐  
以示無疾不以憂邵子邵子政務畢舉褒然為時  
良吏安人蓋與有助云癸卯邵子遷都察院經歷  
携安人來京乙巳六月二十七日以疾卒距生正  
德甲子三月二十一日年方四十有二越月有  
詔覃恩得今贈邵子泣曰吾妻歷盡艱辛乃竟弗獲  
少延被冠帔悲哉生男子三人長於詩嗜學嚮往  
未艾次於禮於樂亦俱聰敏邵子將遺子扶櫬歸  
重遣其請劄安人又賢耶銘曰  
夫其夫子其子安人之賢微於此即弗永年聲流  
無泯

明故謝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謝太宜人者故福建轉運副使東溪公肅智之配  
今江西按察使九儀母也姓李氏章丘右族父登  
仕佐郎景明母武氏生太宜人是為成化己丑五  
月一日自幼以淑慧稱及笄歸東溪謝公姑張太  
孺人生五子東溪公最少張呼太宜人為少婦凡

家事難且大者以屬之必當姑意故張性雖甚嚴  
而獨愛少婦無訶語云後東溪公迎張太孺人祿  
養于官乃宜人躬執鼎爨以盡甘旨張慰止之曰  
婦被珠翟矣尚劬劬若此耶宜人長跪進曰婦貴  
也敢渝其初張益賢之張卒哀毀備至東溪公嘗  
為神武後衛經歷以職事監太倉儲故監儲者與  
漕使武弁交通往往規利以耗儲公獨振植不為  
汙有扣門者給以鄉里齋家問至僕夫不悟延入  
比解囊則中貯厚貲焉宜人訝曰是漕使計為賄  
也亟令掖出於是諸漕使愈益憚公而公有廉譽  
矣遷定州同知判鞏昌大同二郡晉福建轉運副  
使賴宜人無內顧憂得以專力王事自公之捐軀  
也太宜人乃主家政厲言不出諸口而子若孫咸  
祗畏鯁鯁焉不敢踰軌謝氏之居舊以茅結伯氏  
欲易以瓦太宜人曰是先世所遺示儉朴者也竟  
弗許易然于裡薦乃又極豐腴人有開路建橋者  
助之必厚按察君舉壬辰進士敷歷中外垂二紀  
所至底績皆太宜人訓誡之婦道母儀種種可述  
如此始以東溪公貴  
封孺人繼以按察君為御史

人宜入卒嘉靖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  
有一生五子長九昂引禮舍人次九韶庚子貢士  
次即按察君次九式邑庠生次九棘一女適聰選  
官王攀龍孫男六庭芝庭蘭庭竹庭蒞庭葵庭菊  
芝竹俱太學生蘭蒞俱邑庠生葵菊尚幼女六曾  
孫男五女三將以某月某日啓城南鳳凰原之兆  
與東溪公合先期按察君走書京師請銘余素善  
按察君忍弗銘其母銘曰

粵稽遐典內則甚詳然非女士孰振其綱繫太宜  
人終昌謝氏施嗣及孫以報夫子夫子不昧必曰

孫文恪公集

南

爾賢同藏玄室靈安神安應鳳凰原崇崇馬封過  
而式者千禩無窮

明沈安人章氏墓誌銘

安人世浙之會稽人姓章氏併山右族曾祖諱珙  
贈太僕寺寺丞祖諱愷贈監察御史父諱材江西  
鄱陽縣學訓導母胡氏於成化庚寅三月十六日  
生安人敏慧端重孝父母父母愛之擇所歸嬪于  
沈氏不逮事其姑舅玉菴翁任

靈丘王教授治家嚴整繼姑毛性資尤毅安人服勞  
惟謹有人所弗堪者委婉祇承歷四十年如一日

夫子秀菴君業儒為郡庠廩生每夜讀執女紅伴  
之分理家政相以外謝不及知相以內雍肅典慎  
三畝之宮不窺戶牖然事皆立於賓祭無愆自奉  
恒儉以約子橋之未第也秀菴君晨夕課督安人  
寔撫且規嘗語橋曰士嚮學猶吾女紅稍中輟即  
艱澁矣汝外祖汝父俱早擅時名晚遭暗困盡應  
例遊國學友天下士勉圖成立橋應曰唯乃後果  
薦京闈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飭志樹立不負其母  
安人嘗習孝經列女傳諸書記憶通大義遇事援  
以為証宗憲室文樂就之咸服其訓後多為賢婦

孫文恪公集

王

云卒於壬寅七月二十八日計年七十有三特以  
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子男二長即橋次梓文二  
長適周淳次適庠生車孟中孫男三雲漢雲冲雲  
翔文二長適朱御史箴子庠生以良次許聘張行  
人洽子悱曾孫女一尚幼橋聞計過余泣曰母亡  
不可即矣願圖所以不亡者乃按狀誌其行復為  
之銘銘曰

於棉有淑儷芳蘭並誕相厥夫適成厥子厥子蜚  
聲亦既綬社百世考終慶延來祀聞幽勒珉以垂  
女史

明金孺人墓誌銘

金孺人者嘉禾侍御君際配也侍御君與余鄉書相友善嘉靖辛丑九月九日孺人卒于官邸侍御君持狀徵銘按狀孺人姓王氏平明族正德丁卯歸侍御君時為郡庠弟子家學孺人主中饋雖出富饒分甘澹薄脫珥釋簪備給匱乏歲壬辰以侍御君貴受

今封貴冠帔居常惟服布帛浣濯補綴非待客事夫不市魚肉然於歲時享祀必極豐潔事祖姑竭力孝養有疾日侍左右求醫請禱靡弗至舅贈縣令

孫文恪公集

卷八

公嘗患噎膈艱食凡所嗜物雖難得必力致之供必親烹几席潛立戶外以探舅食否已復伺起居為忻戚其事姑如事祖姑孺人無子庶女生而失母視若已出侍御君納故人之子徐有道為婿女夭哭之傷慟姪中書舍人化侍御君撫之如子自孩提以至成立恩育加厚性剛正婢子難於服役然亦未嘗以非理譴責嚴夫子如賓三十五年居房闈無諂咲侍御君疏劾權奸

旨未下鄉戚女流過問者危言以搖之孺人應曰臺諫之分違計其他及疾革中心了了余獨必正言

語不妄順適而逝距生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七從侍御君經紀尊人殯葬者三憂勞百結容鬢為改終始孝敬久而彌篤侍御君數歷中外無內顧憂所至有聲伊誰之助然孺人進疾淹枕衽十餘年非賴侍御君顧愛維持安枕側曷克延至今日往年侍御君初舉進士邀余鄉友數輩燕叙家人驚報孺人疾作輒入視挾出陪客頃刻再三起余所目睹嗣聞侍御君勞瘁公事暮歸每遇疾作即通宵調停守護百千探藥數日少瘳始暫息一月無慮數次嗚呼孺人歿而有知

孫文恪公集

卷八

可以無憾矣將歸其喪嘉禾擇某年月日遷於某所銘曰

珠含璞蘊山澤之光於維靈淑亦聞四方厭聞伊何有偉夫子釐然內政助以終始夫子曰賢易不永年積疴淹日匪夫易延千里旅魂遐邇安適埋玉沉珠復於山澤

明王母恭人焦氏墓誌銘

武功中衛指揮王君宗文暨弟武學生宗道以母恭人卒請銘維王氏兄弟與余兄弟共學且聞其母賢銘曷可辭按狀恭人姓焦氏義勇千戶能之

女武功千戶東山孫氏之也

封恭人在室以淑慧聞笄年十五始相夫子

家人外內閭閻解之姑陸宜入病淹床席侍湯藥

終始罔怠比卒執婦道甚哀東拙君性好賓客延

至文人饒士恭人為治具燕集必盡款洽東拙君

之第早世遺二幼女恭人視如已出東拙君捐館

悲痛欲絕既而曰我不幸遽遺夫子夫子有遺孤

我當撫之成之以是慰地下勝徒死乃持茶拮据

不敢辭勞勉其子嚮學陰師俾各振立庭闈之間

翕然和樂晚年日微失明終日端坐然猶時以動

孫文恪公集

不

儉訓諸婦問僕從饑寒種種甚理云屬續之夕呼

諸子集牀下曰我今可以下報若父矣願兒輩終

身共居無私蓄益脩職業毋墜前人之緒言迄而

逝嘉靖乙巳七月十日也君子曰恭人諸所紀述

亦婦人恒行雖是中歲娶居辛苦備嘗撫成諸子

衍王氏世美存夫子於既亡職與哉是宜銘之以

告來世恭人生成化癸巳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

三子男五長即宗文娶大興左衛張指揮璽女繼

娶燕山前衛李指揮勳女次宗武娶陶氏宗道娶

嚴氏宗德娶郭氏宗周娶唐氏一女適階州張知

州寧徽孫男七簡策管箴起節符孫女七長適前

江西按察副使陳君貴子士冠餘尚幼宗文等

是年八月十有二日合窆恭人于東拙君墓在東

直門外祖塋之側銘曰

孰云相夫匪由婦孰云訓子匪由母維東拙君開

其始恭人代終訓其子艱貞三紀報王氏婦道母

道庶在此勒之玄室垂文史

明谷孺人楊氏墓誌銘

孺人楊氏者侍御谷君婿配也嘉靖丁未九月二

十九日卒距生已巳五月十三日年才三十有九

孫文恪公集

九

是時侍御君按山西比事竣便道過家孺人卒已

逾歲矣今

制御史出按不得勢家乃谷君嚴飭憲度遠嫌尤甚

終出按之歲鄉閭不通入門始聞訃蓋甚訝甚悲

云還京後

命後疏請歸視其喪乃就余徵銘按狀谷楊皆豐潤

右族孺人吉州吏目今致仕東儒女也自幼以慈

淑稱習孝經文史知大義年十九歸谷氏勤力修

禮每舅姑有所便輒當意晨夕菽水不手出不食

也間有珍味必以奉舅姑祭祀則戒期而潔盥

治具惟腴聯姻黨撫臧獲周弗稱宜侍御君時為  
校官弟子每夜讀孺人執文紅伴之風興簪燈以  
待用是君績學有成舉辛卯鄉試戊戌進士授江  
都縣知縣孺人從江都江都為水陸要衝君勞瘁  
從事蔚有賢聲孺人誠門鎗束僕從以相於內微  
為陝西道監察御史孺人從京師內政益飭遇  
廟典覃恩得今封自君按陞慶值邊警訖傳驚憂成  
疾奄奄竟不起平生弗樂華綺所制惟紵衣一襲  
後以為殮生二男九德九華甫成童孺人口授備  
書動以孝弟恭謹為訓少縱即呵之匪徒為慈也

孫文恪公集

下

二女長許東勝衛指揮同知路勳長子次許東勝  
衛指揮使李湘嫡孫教以相儀君子曰天道不逾  
賢者則穀以孺人而畜其壽此曷故哉卜已酉歲  
二月三十日附葬城南祖塋銘曰  
珠方出也而忽埋光蘭方茂也而遽摧芳孺人已  
矣吁其傷

明封一品夫人秦母紐氏墓誌銘

贈少保端敏秦公與先忠烈公同年進者也嘉靖  
辛丑公致政家居余得

請還浙過錫山謁公因以世誼謁夫人夫人縞衣出

見余余竊嘆曰嗟乎人固有貴重如夫人而其朴  
素者乎明年公卒又十年夫人卒仲子南京後府  
都事汴疏聞

上遣官並祭

勅有司林端敏公墳合馬乃以其嫺談方伯愷所為  
夫人事狀徵銘于余按夫人姓紐氏其先代州鴈  
門人宋南渡時徙居毘陵名其地曰鴈門灣不忘  
本也入我

朝有諱漢者仕至知府後徙周橋人稱周橋紐氏高  
祖順中曾祖行素祖懌俱隱居不仕父顯宗母王

孫文恪公集

下

氏於天順甲申十一月十有二日生夫人自幼簡  
靜端重父母甚愛之會贈尚書秦畢牧翁為端敏  
公議婚父母喜曰秦錫山鉅族秦生又才吾文雅  
有貴徵必生也乃許以夫人歸公比歸姑王太夫  
人先亡獨姬馬氏侍畢牧翁父母誠夫人曰勿以  
姑亡故過人不謹夫人卒善遇焉得馬驪于是畢  
牧翁謂新婦賢令持家而公獲專致問學成化丙  
午甫弱冠領鄉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除戶部主  
事督餉臨清迎畢牧翁養臨清官舍夫人朝夕供  
具惟甘惟旨三年翁恩賜公謂夫人曰大人春秋



高矣以我故輕千里北遊乃其心未嘗一日忘錫山也歸養便夫人曰善書奏得

敬皇帝俞旨扶侍還錫山未幾甲牧翁卒夫人偕公哀毀如禮故夫人於婦道無遺憾云乃後公歷員外郎即中累遷河南提學副使左叅政山東左右布政使夫人皆從及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夫人乃請無行曰楚地踔遠公行部問民疾苦願無後以兒女子繫公乃歸飭家政課二子嚮學弗怠正德末召公為戶部右侍郎

今上取極拜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叅贊機務尋改

入賀

皇太后

皇后俱蒙

恩賚人咸榮之夫人無喜色已公家居再召為南京戶部尚書改工部尋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退而深惟曰金待罪行間

上不以為老諱弗罪金寔知所稅駕矣以語夫人夫人曰幸甚乃識乞骸骨

上可之夫人平生事公甚謹公亦推轂夫人賢不書

勝妾故公歟歷中外佩印綬四入尚書省勲名章著寔夫人內贊之也公捐館後都事君曰母在汴奈何去母干任乎即疏侍養用是夫人優游以壽終夫人卒之辰為庚戌二月六日計年八十有七始

封安人累進一品夫人子男二長泮舉人早世次即汴有美質屢舉不第以公命就廕為今官女一適國子生華琢孫男六相國子生愷恩生柄楷俱邑庠生格柱女六曾孫男焯女四嗚呼余嘗聞客志夫人軼事蓋識大體者云公守大梁出行縣有盜

肆掠封丘流言劫公去夫人深念曰果若所云夫君死節妾分俱死無憾也嘗居江村夜值盜警或勸令死士却之夫人曰亡命利吾貴不得且遁去奚格膚為嗟乎緩急人之所恆有也丈夫遇變且狠顧弗暇而夫人閨閣者流乃能如此謂古之邦媛女士非耶墓在某地之原銘曰於赫厲門華胄有子爰定厥祥端敏嘉止毗乃淑德通駸駸聲出入常伯熙

帝之程天子曰都爾奏丕績爾爾內子象服載錫維焉有終

維葛有枚君子偕老生榮死哀三江之濱平原顯  
廬有閭其宮是日歸所

明封孺人李母楊氏墓誌銘

嘉靖壬子冬十有二月余奉使將詣郢中過鄉其  
鄉大夫戶部郎中李君抵書促余曰蔡榮菴居憂  
即咫尺不能遠次先孺人且歸寔矣誌銘業已許  
之隧石未勒有待也余時夙夜靡遑此事竣還京  
乃取其狀讀之誌曰孺人姓楊氏鄴之臨漳人處  
士懋之女也生成化丙申九月八日資性淑慧十  
餘歲精文紅雖弗習書史間能析理論事若素練

孫文恪公集

五

然箕踞同邑李氏為繼室夫曰河涯翁後以子貴  
封刑科給事中孺人事舅姑敬養備至舅姑以克  
盡婦道稱之事河涯翁甚謹翁其二姬孺人坦適  
自如終其身無反目翁家務業妻孺人相于內躬  
操筭籌博節縮盈一一能當翁意翁弗飲酒顧好  
客客至不時孺人供具雖遠城市而出所貯藏佳  
味靡乏周貧卹孤率順翁指自奉僅蔬素一衣數  
年弗易亦弗染垢即貴盛不替其初平居恬然鮮  
見疾遽忿憤之色接內外姻婭有禮逮下有恩至  
教子或躁言恍動必苛責不少假借始戶部君舉

進士讀中秘書歷任諫垣孺人就祿京師受褒封  
膺冠帔未嘗色喜已戶部君以言被謫未嘗色怙  
及稍遷今官孺人亦復澹如也相內之行大都可  
述如此其最著者河涯翁先配武氏生子蔡文孟  
李俱尚提抱而武棄養孺人撫如已出乃後以其  
姪文嫫為蔡妻止生三文又為娶王氏妾生二子  
喬棟喬棟孟李適百戶戎蘇妻寡仍撫其子華無  
異諸孫云嗚呼今之為人繼室者恒弗善撫前室  
之子有如孺人不可為海內繼室者範耶孺人所  
生子男五曰蔡武生曰蔡即戶部君曰春舉人曰

孫文恪公集

五

奉曰春女李李適周徹孫男十有三喬林喬枝喬  
標喬材喬柯喬枚喬杪喬極喬楨喬格喬植喬權  
喬挺枝標材柯俱庠生女十有七曾孫男二玄孫  
男二女一孺人卒嘉靖辛亥四月五日享年七十  
有六墓在岡上原新阡銘曰  
維河涯翁初配武氏維楊繼之克子其子其孫玄  
官三魄藏是靈如有知和樂煦煦矧又多男多孫  
麟趾彌顯彌榮必推所自母楊令名岳之無泯勒  
此銘章以昭懿美

仁妻韓氏墓誌銘

贈夫人韓氏者余妻也韓之先蓋相州人忠獻公琦之裔從宋南渡遂家餘姚余孫氏始祖三司使於五季時自睦州徙家餘姚故今孫韓二氏世為餘姚人夫人父曰蘆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弘治壬子先忠烈尚書公與副使公鄉榜聯魁友善約為昏乃後俱宦京師兩家生子女即締姻焉先夫人楊與韓恭人范及姑姪輩歲時淪落會余與夫人方四五歲兩慈君各携以往別設一席坐余二人余二人舉動有法座中人指曰二人者夫婦也今若此他日其相敬如賓乎先夫人家孫文恪公集卷一

丁亥伯兄為錦衣衛指揮余時已領鄉薦奉先夫人就養京師夫人從乃後余畢業太學已又傳經他館夫人在邸舍善事先夫人已丑秋伯兄還浙江都指揮奉先夫人南還留余京師候春試夫人從壬辰二月中旬夫人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孫生必擢巍科陟高位但須易房耳余曰書生僦房甚艱安能遽易且春夢匪足憑乎及放榜余果下第于時長兒銅年十二殤銅幼慧十歲能文夫人哭之慟又朝夕哭不休遂病淹床席數月骨立一日泣謂余曰妾病殆不起昔夢易房登第得非房室之房妾福薄耶余曰謾言謾言今昨乙未春試尚三年當辦僦直易佳房以符汝夢然聞夫人言亦疑慮之八月五日夫人竟不起邇生弘治辛酉五月二十九日僅年三十有二夫人平生事先夫夫人能孝事余甚謹又善持家刺繡剪絲巧細足為女師夫幼昏為世所忌者恐後構疾或才德非所匹耳夫人為婦十八年才德定可匹余而竟弗獲偕老悲哉悲哉乃以其年冬歸夫人棺權殯于四面山之麓明年余娶繼室楊夫人乙未春余果舉進士及第符夫人所夢云丙申贈孀入丁巳贈淑人

戊午以兒鋌加恩累贈楊夫人累封得如今稱夫  
人生子鑰鋌俱舉進士鑰今為兵部職方員外郎  
鋌為翰林編修楊夫人生子鈞舉人鑰官生女鑰  
妾馬氏生子鑲夫鈞鑲鑲雖弗識夫人面寔皆  
夫人子女也余迎先夫人祿養京師至歲癸丑以  
先夫人棄代扶柩還家與先公合葬後仍栖山廬  
逾小祥歸承祀事登四面山詣夫人殯所惻然感  
焉卜地得湖南之月山負艮抱坤人咸曰吉於是  
戒期營塋追思辦夫人棺四面皆杉木上下二板  
寔馬湖紅其紋似杉而質劣經二十餘年慮或

孫文恪公集

卷八

已朽乃謀買美杉二板俟啓攢易焉楊夫人謂余

曰往歲焚

制詞冠帔於韓殯所死者知乎否耶既不幸而易棺  
莫若製鳳冠加其首緋袍霞帔被其躬便余從之  
前期採石為槨者三中虛余槨右虛楊夫人槨乃  
於左槨昇夫人棺寔焉甲寅九月十六日也自余  
為翰林編修春坊中允國子祭酒禮吏左右侍即  
今為南京禮部尚書雖持身清約然視為諸生時  
食用稍豐乃夫人弗獲共食其報疇昔解夢福薄  
之云豈不信哉然鑰鋌已成立且敦孝友勵志

往未艾楊夫人賢撫鑰鋌如己山方營塋夫人時

鑰鋌在京余率鈞兒從事因啓攢易板見夫人遺  
體余痛哭鈞哭亦甚悲哀觀者嗟嘆夫以後母之  
子哭前母盡子道古所未有乃鈞質厚故能之即  
是而知他日諸子修祀必虔則夫人身後之福無  
量矣余昔當先公之變赴仇毀瘠自分必死竟不  
死及執先夫人喪伯兄以哀毀死乃余竟又不死  
自今以往余雖或多事壽年然浮生如寄終當與  
夫人同藏茲丘也於是揮涕拈筆為銘勒之石埋  
于墓左銘曰

孫文恪公集

卷八

於維夫人德性溫純儷芳蘭芷比美球琳夫顯子  
貴聲馳九有嗇于生前裕于身後湖南卜兆爰得  
月山祥雲為案若捧其間我製銘章勒諸玄室千  
載同藏斯言可質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文恪公集卷之九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枋校刊

墓碑銘

明工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鄭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致仕鄭公卒于錦衣衛指揮僉事職以

聞

詔贈太子少保賜祭塋塋且誌矣隴走書千里屬余

為之碑於墓道鄭公都城人也武胄而以文興壽

考完名終始全歸墓在都城南五里四方來觀者

當知為鉅公藏所也碑曰公諱紳字公卿別號

蘇東坡全集卷之九

○

卷其先保安州望族高祖思明徙居定府之涿水

縣思明生秀秀生友以從兄征進都勾東苗西堡

有功授錦衣百戶世襲遂定居都城友生表以從

征大同有功晉副千戶累指揮僉事贈百戶君如

其官兩世近臣又皆功能表見而都城之鄭漸著

公為指揮君長子當承廢乃顧雅嗜文墨年十餘

受書不釋手指揮君侍

朝蚤起公必先馬歸入戶輒開讀書聲定省唯時色

詞以恭指揮君暨母胡相顧喜曰世稱讀書人明

理道習孝敬吾兒信然大吾門必此兒也令就學

於司徒李公李公大奇之一時學多士鮮或之

先為名起都城籍甚舉正德丁卯順天鄉試甲戌

進士乙亥授戶部主事己卯父指揮君卒侍疾執

喪務竭其情既葬廬於墓側百日以母命歸廢中

門外不入私室不與宴會者三年辛巳補戶部晉

員外郎尋遷鴻臚寺右少卿癸未左少卿丙戌卿

戊子居母喪庚寅起任通政司右通政癸巳左通

政丙申通政使是歲遇

宗廟工完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母皆淑人已亥

扈從南狩賜永帶銀駝三事己丑工部右侍郎以

蘇東坡全集卷之九

○

應慶慈寧兩宮工及城垣駁樓京倉諸工數賜金幣

庚子以

皇穹宇工加俸二級又金幣之賜已晉尚書掌通政

司事俸食一品甲辰考績贈祖若父如公官祖母

母皆夫人公自入官三紀凡九遷不出都城門而

累績近列晉位上卿恩每逮其先人時子瓏由廢

階典禁獄累晉今官孫崇孝以公廕補太學生且

衛用鄭氏數世武文迭典語都城華閭咸推數鄭

氏公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

旨是為歲乙巳公既賜休甚適乃固都城居也

朝大夫舊游及諸後進知公名數就公訪政理與焉相屬公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城隅而江湖若也就訪者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號北泉書院偕朋傳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釣鮮茹美探幽尋樂悠悠乎浴沂風雩之懷而香山洛社之傳公之言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間發為詩歌都城人福焉都城人類能言公行事公事父母孝事仲父如所生仲父持家政有幹濟勞公念之為文勒石墓所

示不忘德與諸從兄弟約曰毋爾我視也母有餘不足論也吾黨今則七人者矣吾翁若翁無幾也又其先一身耳願世世同堂合食母改于今日約定俸入不問所費久之食指以千計勢不得終舍公乃悉捐先世遺業讓諸兄弟曰吾固食公家人也烏用此諸兄弟感泣友愛逾篤第紋勿公教之學後以鄉進士仕至濟南府同知科第踵繼不絕故所師事李公寢疾獨招公受遺囑如于公焉治後事如所生同學友病疫且死不能語執公手授之千金竟不語乃後公為卜居定業安處其妻子

子長以所餘金還焉居官門無私謁而公亦未嘗干人以私涑水通都城邑侯有為夫役之餽者公曰吾家世邑人也乃今詎可私役邑人謝之居身不喜為無益之勞所在正襟屏息坐竟日因以數名菴卒之前數日手為書遺親戚朋舊備遺情故曰吾其長別矣嗚呼達哉都城人又言今指揮君事公孝如公之事其先公初仕男子也執二喪任情毀瘠更數年稍復其常不遠初既老體健神強色瑩瑩如嬰兒狀公宦宦傳無厚遺乃後卜築兩地樂隱十餘年供具不乏則今指揮君竭情善承之也余聞之都城人又聞之先伯兄伯兄與今指揮君同官錦衣同試武科稱莫逆交乃締姻室重公父子之為人得詳家政足信語曰水積潭深善積福臻君公者行善終身承先啓後以稱于世曰德門宜矣詎直筆閣云乎哉公卒為嘉靖己未六月十七日距生成化己亥十一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一配楊繼萬累贈皆夫人子男二長即龍娶劉繼揚次珠娶李繼徐女一適錦衣百戶劉錄孫男二長即崇孝光祿寺署正娶藍次崇慶娶劉次崇勛女一曾孫男一尚幼女二長適余伯兄之孫

如津應襲錦衣者次幼銘曰

於赫鄭氏系自保安乃遷畿郡乃籍禁垣誕生鉅公焉

國楨幹如鵬斯舉天衢振翰績與位崇節共身克重膺顯錫載世其官門高

帝里聲徹人寰食報孔孝孫履維端

君父爾承子姓爾觀毫無惰行是曰敬養燕臺古道隱起層巒銘勒豐碑昭揭弗刊

墓表

明孝子中軒黃先生墓表

蘇文忠公集卷九

○

古謂魁人傑士徒抱珍奇非藉名位尊崇不足以表見當世嗟豈盡然哉今使我冠飛纓氣焰炳霍顧一無可稱述甚至肆毒生民視常布之士鮮有疵類者所得孰多也矧純孝懿行激俗而邁群則聲動家邦榮踰軒冕又奚疑哉王峽之陽有中軒黃先生歿且四紀矣中子廬江司訓梅徵言表墓按狀先生諱流字明贊中軒其號性淳篤六歲通孝經小學稍長習舉子業一一就試輒見推獎先生學務其大不顧章句誦伊洛淵源緒論志切稽恭謂精一執中群聖相傳心法因以中名軒游息

其間根柢六經博綜諸史窮造化叙爨倫順事物

辨制度疊疊手相入也一時名儒如一峰羅先生

白沙陳先生東白張先生希仁胡先生近接行游

遠致書札相與下上議論於是先生知識益廣造

詣益深諸凡紛華艷麗無足播其中者以親老之

兄弟絕意仕進事父意指所在罔或違終協於道

母嘗患風疾數載侍湯藥未始暫離晚患膈疾醫

云不治先生泫然下淚籲天請以身代有異應疾

隨愈執父母喪皆哀毀幾絕襄事悉循古禮既葬

結廬墓側啜粥飲水晨夕拜奠父弗怠人以賢孝

蘇文忠公集卷九

○

稱之私淑初與同邑蕭子鵬被

徵子鵬得嘉興教授乃先生以祿弗遽養固辭不就

士成秋疾終正寢生二子長視中即梅克世其家

嘉靖癸未巡撫都御史陳公洪謨移檄纂述省誌

首錄先生孝行癸巳縣令徐君宗魯疏

聞旌其門與情翕然稱服著中軒遺稿根極理致簡

確溫醇不事藻繪奇崛嗚呼若先生者可謂有道

之士矣余方博諮海內虞弗得其人是用表厥幽

潛勒諸貞石俾後千百俱過先生墓下者讀之知

所興起云



明德府引性舍人杜君墓表

余昔游古冀館於杜君彦儀見其謙抑淳朴言貌  
恂恂若古遺民然者雅重之惜也數月即登世矣  
嘉靖壬寅君之子瑛謁選來京師授閩臬幕職不  
樂之任解組還山余嘆曰有父風哉已而瑛請表  
君之墓余聞宣聖於舊館人之喪嘗脫簪紳之裝  
余未仕無能為賻今茲之請又安可虛然表名示  
勸事必取徵苟其人無可稱余豈敢漫言以誣來  
世按君姓杜氏世冀州人髫年誦孝經小學論語  
即解大義然敬讓因名曰禮彥儀其字及長孝義  
孫文恪公集 卷九

國階

德王府引禮舍人親賢如侍嚴師意獨懇至以是賢  
士大夫亦樂與晤接而忠告之卒前一日乘小車  
之村墅徧觀屋舍園林萃諸鄉老叙平生詰朝報  
不起得壽五十有一配常氏先君卒至是合窆焉  
嗚呼行乎於鄉足稱善人可使之氓沒無聞耶唐

盧處士於陵一匹夫耳韓昌黎銘其墓迄今讀遺  
文者猶悚焉有感古冀東沙之原豐碑三尺懿美  
殫述百世而下知有杜君哉北邱丘壠纍纍蓬蒿  
間何可數計今冀辨誰氏矣若杜君者法固得表

明南槐慎公暨配唐氏墓表

慎公暨配唐氏既卒墓木且拱矣其中子蒙為南  
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詣余徵文表墓余聞吳興浙  
西名郡生其間者匪直尊官鉅卿布列朝署而山  
阿水曲敦本好事家儼素封志樂蜚遯如古逸民  
之儔往往有之慎公殆其人與按狀公諱祥字元

孫文恪公集 卷九

慶別號南槐蓋韓大夫到之後晉東陽太守條宋  
吳興太守鏞為官俱有令名鏞守吳興五籍歸安  
故子孫焉歸安人曾大父文聰大父端父壘俱隱  
居不仕母吳氏公自幼踵絕有治事才年十八父  
令出賈公曰聲華遠服訓固有之孰與務本力穡  
日夕侍親以色養哉受田茗雪之間地接五湖稱  
沃饒公因銳意于農晨興率傭夫操耒鋤耨田中  
力作課督勤惰倦則班荆坐壘上取陶靖節田園  
襟詩歌之家產日植父竟以公為能而憫其兄若  
弟之不逮乃謀割產意欲以豐者畀其兄若弟公

六朝之名裔也代以儒顯比入

國朝至吾身抱朴自全無所表見於世微矣微矣小子識之其思恢大吾宗哉用是諸子感奮嚮學乃御史君舉進士歷漳浦知縣為今官聲稱懋著夫漢之舉賢自孝弟力田始公固未嘗更關一塗也梁伯鸞龐德公飄然遐舉其妻子俱遜節操雖高其如徑情適世何若慎公隱不忘君可謂能明大義者矣其所樹子非即所自樹也耶配唐氏賢皆不可以不表乃特為發之俾後過墓下者隲是文庶知所景企云

傳

王氏雙節傳

姚之雲樓鄉王氏有二節婦曰陸曰陳陸年十八適燭七越月而燭卒燭病革謂陸曰吾棄汝矣汝年少勿自誤陸驚泣曰萬一不諱視所姪子耶當撫植之否則與君同死詎忍有他燭感咽而瞑陸裂額毀面辨踊屢絕數月舉一子子幼多疾輒伏棺慟曰吾母子相為命者也君其佑之改苦茹荼終身不為飾令節慶會未嘗見其咲容幸事舅姑養生送死悉如禮卒能全貞保孤以昌王氏陳燭之弟江四年江卒無子陳覓自縊以從會一老婢覺掠或喻之曰汝安忍夫不血食稍悟晨夕悲號僅延餘喘服闋父母欲奪其志且云姆氏隱有子可依汝何依耶陳泣對曰妾知身為知子從一而終妾之分也父母遣人迎歸陳知有異謀怒且泣曰吾死為王氏鬼耳敢出此闕遂斷髮謝父母立江弟某子為嗣年十六而歿陳悲益甚人咸惜之二節婦併資合食遇忌薦輒相對泣至今陸年七十陳年六十有三終始一節為鄉邦後談王氏孀婦鮮有再醮者寔二節婦興起之有司將旌其

第以

聞

褒旌之典煌煌焉且下矣余史官也片善足多法  
皆得紀矧二節婦萃於一門彼義然纓冠臨難毀  
節者何人耶是故傳而書之為世箴云

謝生傳

謝生志望者餘姚人也其四世祖文正公  
代名相云謝生弱冠補校官弟子乃後納貲為太  
學生遇例又欲加貲拜爵指揮具白於父尚寶卿  
敏行父曰始也期汝力學以顯揚若祖今願爾為

孫本傳集卷九

○

一武夫耶弗許於是生竊嘆曰唐詩云寧為百夫  
長勝作一書生蓋謂策勲耳吾豈徒欲橫金曳紫  
以絢耀人目耶生既弗獲如志乃遊太學余時為  
祭酒與生語奇之令與習禮侯伯為友生因詢侯  
伯先世戰伐功勲得其詳益動飛揚之志居無何  
歸餘姚是時倭夷入寇掠三吳兩浙甚猖獗生乃  
倡義散家貲集鄉兵以待嘉靖乙卯六月倭寇由  
寧波焚舟登陸遙迤馳突至會稽之白米堰侵掠  
居民生率義兵二百人與賊對壘張左右翼為陣  
賊遙望見呼曰天暮矣明日交戰似有懼意是夜

三鼓賊遁走鯉浦出白洋生追之食盡而還於此

孫本傳集卷九

○

戰自卯至午殺賊九人射傷二三十人矢盡力疲  
猶且奮呼陷陣遂被害浙中人聞謝生死莫不嘉  
賞嗟嘆以為難能彼張指揮者竄匿靈壑中違約  
竟不拯生以致孤軍深入勢絀而亡可恨哉可恨  
哉

論曰婦不問親之妍陋期於從夫士不問秩之崇  
卑期於報主若謝生者未膺一命之寄乃能捐軀  
殉

國其壯志奇節真可摧白日而倒滄溟即古英傑何  
以加諸使介冑材官郡縣是豈有生之志節賊

豈足平哉余為之感嘆嗟夫生可謂越中烈士謝氏聞孫即見文正公於九原無愧矣

孫文恪公集卷之九

孫文恪公集卷之九

三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古越孫陞著

門人堂書

祭文

同門合祭陽峰張相國文

嗚呼哲人云菱山顏梁什遠此休明還彼太素

天子曰吁噫我良輔爰及士民咨嗟載路維歲乙未

公東斯文維我多士並出公門令儀令望以式以

遵情寔彌切悲故難任憶公平生班聯禁侍東觀

詞臣北門學士游陟春卿晉優台位巨川方涉推

舟折樵公之丰度金玉其溫公之器量淵海其深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二

發焉詩文充蔚精醇追惟往跡徒企微音嗚呼先

民有言仁者必壽公雖古稀未躋黃耆傳亦有云

明德昌後乃公獨否茲理馬究昔也登堂冠珮

鏘今也登堂帷旒揚揚陰靈靈塞凄凄露宵

聞寂云胡弗傷嗚呼質非金石誰能永久自古迄

今雖名不朽公名長存是即公壽

皇錫褒嘉亦孔之厚公騎箕尾驅雲御應典刑日遠

瞻對無期纓綬具集爵醕陳詞英靈鬱鬱最淚歎

歎

同鄉合祭南京兵部尚書甬川張公文

嗚呼氣粹樊與靈鍾共越挺生鉅公為時名哲  
天不弔木稼星沉朝士共嗟而見鄉人公自登庸  
蚤游翰苑發素才閑石渠之選分敷文教敷歷外  
臺湖南西蜀山斗崔嵬

帝念舊臣乃還宜室晨夕經帷以資啓沃乃遷賈監  
乃貳銓曹視篆北門為賓

東朝八座游躋載更南部曰吏曰兵均總重務公德  
益懋公望益隆愈期

兩用濫爾長終嗚呼難必者天曷要其極得盡者人  
既殫其力公有令譽垂于不刊亦有遺文煥耀人

孫文恪公集卷十  
案明可質俯仰無規

皇邱攸加石彰善類某等官集大都情聯故里視公  
進退以為憂喜違茲僊逝尤惻與東椒漿芻蕘遠  
酌朔風匪一鄉私天下之公

詞林合祭戶部尚書蒲汀李公文

嗚呼少精發祥嶽神降異代出才賢匡時翊世齊  
山間氣寔挺生公內涵粹美外振高閭器重琳琅  
紋成鸞鵠若考作基善繼其燭賢良策士對揚  
大廷褒然首選奮迹華英史局編纂經帙獻替出入  
鑒坡優游王署中遭棘塹忤彼權璫而公自若旋

優其常乃貳邦禮乃司國計華寵清膺天休臨至  
公之文章典雅清純開真澤道不兢緘新公之政  
事平康正直明照敏行不沮繁劇顯庸四紀閱歷  
三朝馳聲海宇豎績煙霄歸卧丘樊

帝心簡注猶擬用公濫焉長逝嗚呼晉聯八座位豈  
弗崇厥施罔究未厭與東亭瑜六旬壽豈云促胡  
不百年以綏景福高懷擲劍義淚灑襟維望公厚  
故惜公深嗚呼傳世有文易名有謚不朽在茲形  
也終敬公其庶幾目瞑神安邀遊八極含笑九原  
某等藝苑孟簪又敦寅好懷昔感今云胡弗悼來  
孫文恪公集卷十  
帛爵漿陳詞以告

同年合祭韓太史文

維靈稽山毓秀蕙水儲祥才倫揆梓器重琳琅東  
浙揚芬南宮振迹大對

明廷褒然首出授銜翰苑供事史垣清華之選豹變  
鵬搏文典學融志純行造人咸厚期謂當逮到春  
秋再閱嚮往方殷一夕報逝大都訝聞彼蒼者天  
悠邈罔惻胡界之良而奪之亟冲霄鉅劔照乘寶  
珠斬光收早理或有之嗚呼氣運不齊物情難一  
條然而值欬然而失生也如寄化也其常後千百

裸執辨彭殤曠曠平原茫茫草澤得正而斃要之  
無忤英靈不昧馮雲附星攬觀宇宙宜慰平生

同年合祭吳隱君文

於昭先生舍懿養潛崇壯宏濬如山如淵逝尚古  
昔懋學好脩偃蹇弗庸命也馬允百年未究伸於  
令子爰息林焚亦既知止令子鳳翎載翔丹丘有  
識胥誦先生之休司命不淑速此彥士迢遞西風  
遐傳計至今子躋踊有懷額天祿不逮養德竟慳  
年皆領鄉書用敦世好誼激于衷云胡弗悼昔披  
襮露今履繁霜嗟嗟驚鴻蕭蕭白楊嗚呼聲望如  
孫太恪公集卷十

曲

存菁華未殄雖則云亡亦孔之炫揭車騰馭湛盧  
蘊光緘辭千里靈駕何方

同年合祭寶子兩文

嗟嗟子兩壽止於斯言念同袍云胡不悲况遠鄉  
國而淹京邸罔覲尊人罔訣妻子嗟嗟子兩汝君  
平生質溫而粹器重而凝列職司農芳聲籍籍兄  
宜食報胡至斯極嗟嗟子兩尚忍言哉曷訊其往  
易究其來人孰無終慨君太迫豈無鄰夫麗然盡  
白嗟嗟子兩命握其衡達人順受何怨何惆囊無  
餘貲清風載道是為不朽是即壽考嗟嗟子兩康

世若夢若駕飛虬超彼真境迢迢旅輓渺渺江濤  
椒漿祖奠義淚沾襟

祭伯兄文

嗟嗟我兄胡至斯極稟厚養盛並宜長世夫何報  
之弗食嗟嗟我兄天挺良值吉信行方鉅才高識  
發為文詞若波湧濤奔而弗竭其淵源皎及兵事  
如燭照數計而莫逃其勞重壯展經綸晚乞骸骨  
終始無一瑕可指真所謂世之全璧胡弗俾表正  
鄉閭老壽泉石悠悠彼蒼其故不可得而究詰也  
嗚呼木稼于山古冊具陳星隕于河今兆殊赫慨  
孫太恪公集卷十

章

氣運之攸關或命數之已逼嗟嗟我兄孝思維則  
昔歲己卯驚聞先忠烈公之變操刃赴仇誓殲逆  
賊徒既陸馳備嘗險不瀕百死得一生而大慈底  
平父忠題白冠多士於武科繁榮名於禁籍蓋天  
道之好還豈恒情所能豫測今奉先夫人之喪南  
歸仍痛哭以朝夕日茹蔬素漸成毀瘠比渡大江  
兄疾轉劇然且汲中泠之泉烹六安之茗旬旬薦  
于几筵謂先夫人不啻滋味者聞有歲年悲感碎  
易自今觀之此為絕跡曾靡渝句竟終母柩之側  
嗚呼從考妣於九原適至孝於三極固知我兄之

嗚呼哀哉痛可言哉自歲癸丑以來先夫人素養  
齒既不數月之間先夫人既棄代矣而兄復永隔  
二柩還鄉途人亦惻矧焉子若弟躬抱其戚者耶  
此陞所以躋地傷心而仰天摧臆也嗚呼寒風淒  
其垂帷間寂拜奠一觴愴今懷昔緬神爽之如存  
庶昭鑒而來格

祭仲兄文

嗚呼哀哉痛可言哉自歲癸丑以來先夫人素養  
伯兄繼逝今仲兄又捐館矣三年之內值此連喪  
嗚呼哀哉痛可言哉正德己卯先忠烈公履萬世

孫文恪公集

卷十

之變吾兄弟間關赴難幾不欲生乃後大熬底平  
俱登仕籍奉先夫人祿養京師者二十餘年時人  
視焉盛事吾兄弟情緒亦稍稍紓也今追思之詎  
可再得哉仲兄居家孝友蒞官清勤允宜食久遠  
之報而竟止於中壽天道福善又何獨靳其常獲  
也嗚呼命數夙定其孰能違之矧諸姪俱成立矣  
兄靈在天固知順安但弟自伯兄逝後惟我仲兄  
是依乃今輒然孑立有如失群孤鴻與諸姪栖栖  
旅邸撫柩長號蓋不勝其悲戚也惟靈其昭鑒之

詞林令祭許相國夫人文

嗚呼嗟維儲禎坤元秉淑於穆夫人篤生右族今  
質金相惠問蘭郁闔相之英嬪于相國相國有光  
曰襄毅公

先朝太宰樹績殊隆夫人奉之克孝克恭聯于姑妣  
婦道恪供於赫相國為時名宰敦歷中外垂五十  
載夫人相之內政周急維順維慶貽肯不改夫人  
有子曰儀部君取志勸學晨夕諄諄相國有女側  
媛所分視如已出咸頌夫人

天祚明德萃于許氏

帝制有嘉曰惟賢如鳳詔鸞章降之繁祉胡遘閔艱

孫文恪公集

卷十

淹疾不起輒輟相國惜壽為期遽爾中背云胡弗  
悲哀哀儀部夙稱孝思罹此大故心愴以推吊集  
群官聲聞

五位言念輔臣失此良配爰錫渥恩以光闕祭被  
佳城在河之浹某等相國是仰儀部與游昔欽聞  
範今睹靈輶悲風布慘寒雲結愁陳詞薦俎有懷  
悠悠

同年合祭馬太安人文

荷淑好脩傑士允述性真秉潔體素含柔彩鸞聲  
聲祥鸞劇比美琳球儼芳蘅蕙乃燔乃炙于



于篋賓祭無愆恭順是將中失所天獨主惟慙  
以恩聯頌聲斯作燁燁令子跡奮

皇州曳裾鰲襟載筆螭頭養就潘輿日娛萊服錦被  
翠翹封章輝燭典言懷土爰返故園天風使節取  
道南韓戒子治行亟趨

帝里爾職惟供我心則喜僅踰數月哀計驚傳令子  
辭踊推腸裂肝嗚呼生死者常脩短者數矧殤老  
青茂膺嘉祐未盡之報施子及孫森森蘭玉煌煌  
徽音某等杏苑登庸交將令子休戚開情敦厥本  
始慈靈未泯盤白之岑滌觴陳俎遙酌斯文

孫文恪公集卷十

文

祭趙太史孺人文

於惟孺人嬪于太史媿美琳球儼芳蘅芷太史高  
潔性不喜華孺人循之克相其家太史伯鸞孺人  
德雅孰謂古賢今不可造

帝念太史厥配惟良被之象服錫以龍章茂祉方絳  
乃遽遘孽寶婺光沉朱絃響絕箏箏太史云胡弗  
悲哀來令子心恰以摧萬里西川言歸耶夢憂牽  
旒翻金人亦側嗚呼質非金石誰能永留順受已  
矣命也焉尤夫如太史而子復賢聲流奕世神安  
重泉某等聯翩鳳池締交太史茲悼孺人寔以夫

子薦祖陳詞靈其歆只

祭胡太孺人文

嗚呼婺曜儲精坤元毓厚於稽孺人生良不偶哲  
士之配太史之母胡蓮云然弗濟遐壽伊昔哲士  
懋學好脩孺人相之肅慎徽柔倡蘭和芷將琳儷  
球哲士弗遇命也焉尤哉美舍英伸于嗣子孺人  
訓之允協諸軌瞻彼天衢鸞翔鳳翥丹甲掄魁是  
為太史太史奕奕聲振詞林板與迎養以娛二親  
程冠象服被于孺人咸曰福履為時所歆

帝命太史奉使江藩迨持寶冊爰駕星軒子既西邁  
孫文恪公集卷十

文

親乃南還不寐有懷王事維艱太史回轍亟圖省  
覲不見慈闈乃見靈輿辭踊悲號抱茲長恨彼蒼  
者天悠悠其問嗚呼質非金石孰能永延矧至垂  
白亦既享年夫賢子達流譽無垠孺人雖逝不亡  
者存嗚呼黃山義義江如練耶夢有期戒嚴輻  
憶証屬姻婭陳詞以冀凄風飄蕭恣雲瀟漫

祭劉母文

嗚呼若劉太安人者其真賢母哉今年冬疾終京  
邸蓋七十九歲矣傳云內行不出相余何以知劉  
氏母賢也不知其跡測其影不知其母視其子今

光祿少卿劉君太安人之子也。其父余歲春官劉君為郎分理所司。惟謹余已。於之。余於丑夏歸先夫人之喪。對哀三年不暇。問朝政御史按浙中以都督先伯兄死事聞于

朝下之部。號稱先伯兄孝行純篤。特示表異。

詔旌為孝子。事在春官。大宗伯而司之者。儀部大夫大夫為誰。則劉君其人也。余聞之。乃愈益資劉君又深感馬夫生死士人之大節。褒錄

朝廷之令。典顧主之者上而行之者下。忌心亡實行浮議。終成事此其故可究識矣。先大夫履豫章之

孫本恪公集

卷十

變

朝廷褒忠之詔。凡幾下。建白奉行。者幾人。余心不敢忘。事固有扶植公義而庇及私門者。宜深感焉。私而公者也。今以先伯兄事較之。豈異哉。先伯兄孝行信純篤。不遇劉君。不得自表見。余故以賢劉君君誰其育之。余故以賢劉氏母。母貴且壽。賢子侍終。夫復何憾。乃茲一奠。率子姪拜几筵。用攝感念之哀云耳。惟靈其鑒格之。

寄莫楊母王宜人文

維嘉靖丁巳之歲十月既望。楊母王宜人靈輿將

歸幽宅。與伊藩左史東園公。合子婿南京禮部書孫陞。羈于官守。弗能從執紼之後。蓋怛然痛懷焉。爰具香帛牲醴。寄奠几筵。而陳以詞曰。吁嗟乎天耶。宜人其從此永隔耶。去歲之夏。陞膺

召命。北上宜人駕魚軒送陞。夫婦于河澗登舟。尚轡焉。強健也。而今遽已耶。宜人人生五女。諸女同居杭城。頻獲侍宜人側。惟女文儼。歸陞本。距越江之東。又相從宦邸。恒千里經年別也。昔聞東園公暨宜人。垂白竝存。謂當懽會。有日。孰意不數年間。公既捐軀。而宜人亦繼逝耶。癸丑之秋。陞奉先夫人之

孫本恪公集

卷十

喪還越。文儼與俱。文儼迎宜人東渡。侍養數月。少紆遠曠之哀。今追憶之。如夢寐。詎可再得耶。宜人婦道母儀。抗士交口稱述。年濟老壽。有子克家。亦可以無遺憾矣。祇念發引之辰。子女攀號。諸壻擁送。而獨陞夫婦及諸甥。跡阻殊方。骨肉懷切之情。將何以自耐耶。千里誠詞。莫不臨木嚮風。泣拜目斷。神馳宜人在天之靈。其格鑒之乎。否耶。

寄莫錢太孀人文

嗚呼孺人胡遽云亡。孺人與北莊翁偕老。八旬。白一堂。今北莊翁強健猶昔。而孺人乃獨罹此殃。

候慶吊之相尋嘆人世之靡常當令子侍御君之  
未第也交親比于蘭室力學聚于芸窓攝人懿行  
余蓋得夙聞其詳懿行維何孝事姑嫜歷數載之  
侍疾寔藥餌之親嘗克相夫子家業以昌深切鷄  
鳴之戒誕毓麟趾之祥匪惜費以延師每課習之  
弗違乃侍御君早馳聲于仕版而諸為弟子員侍  
奮跡于文場是皆家慶于善積微庭訓于義方  
羨孝養之備至謂壽考乎未央瞻浮生之如寄維  
沒世其流芳余也於侍御君同學同升益篤管鮑  
交情之舊長男長女因締雷陳姻好之良憶淑儀  
之不可再觀余心寔惟其榜後第羈官守於千里  
無能詣奠几筵之傍聊東帛之具陳敬緘詞以通  
將惟神爽其不昧尚歆格兮洋洋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重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古越孫陞著

校刊

纂

建武策一遺

皇帝制曰朕恩旨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  
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  
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  
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  
之繼承者能保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  
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聲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太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

以宗文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切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

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

以邁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堂爾等益待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所知以告朕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

御批 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一甲第二名

臣 孫陞

臣對曰 聞人君所以基命保業也有仁以聯天下之心而有禮以示天下之軌禮也者經世之大典也大典既立夫然後親疎隆殺品節詳明愈久而人習之不敢犯仁也者生民之大德也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二

大德既敷夫然後中外遐邇惠澤洋溢愈久而人思之不能忘思之而不能忘斯愛心生焉習之而不敢犯斯敬心生焉上以仁禮使其下下以愛敬事其上布濩流衍纏綿固結而至於不可解夫豈一朝一夕強焉而襲取之乎是必開創者懋植其本深濬其源而繼之以栽培疏濬之善焉爾善創善守而繼世之君不能以肯綮或靡以隳率以泰斯本搖而源窒矣非大有為之君出乎其間而栽培疏濬以還善創善守之舊則源者失其所為深懋者失其所為懋而何

以疑天心延國祚也哉此三代而下政治之得失而歷年脩短因之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東天縱之資遠敬一之學膺歷御極綜約古今慨政緒之墮以素也於是乎飭治振起疏濬而栽培之綱正目張百度具舉十有四年於茲矣圖至治以永

天祚復何明有弗燭隱有弗究耶顧以是進多士策之於

廷使驗往推來以陳當時之政

好問好察樂取諸人誠謂治無底極是以望治之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三

深求治之切亦不自知其無底極爾善治必待於真儒臣豈其人哉雖然竊有感焉傳說進言於高宗曰王忱不難惟說不言有願答今

陛下宵旰孜孜必欲身致成周久安長治之盛以光我

祖宗謨烈問察之下少有裨益亟欲措之行矣忱不

難何如也幸際其會而無以自獻曷從委其咎

手臣敢忘其鄙陋披瀝肝膽焉

陛下陳之臣惟治天下有體而致之有漸極之有幾體有三漸有二幾則一而已矣何言乎體也有

創業垂統之體有繼世守成之體有更化善治之體是之謂三何言乎漸也有更張之漸有化成之漸是之謂二今夫創業垂統之君受天命於甚衰極亂之世綱紀蕩然人心渙散必新天下之耳目以一其視聽夫然後足以慰來蘇之望而佑啓其後人蓋慮無弗周而為之無有弗盡者也當其治定功成法制大備世濟熙皞民樂有生是宜與時休息遵先世之遺烈而申勅其畫一之規以益臻隆平之治始稱守成有運之令主而後世有述焉及夫四海無虞然雖已極時易趨於玩愒事恒狃於因仍斯羣小譸譌待遇之會也而君德少弗協于大中柔闇必為所制剛毅則為所激倭倖伺其便姦逆附其末而綱紀復蕩然矣此更化善治之時也然其所以更之也惟振起其頽廢釐正其紊亂還祖宗創始之善而復開守成之令緒焉爾因天之道察民之心蓋有不得不一為之者而政由其舊民安其常又何常有為之之迹乎伏讀聖制有曰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惟周之歷世最多

國祚恒久

陛下之及此言也

宗社無疆之福也行有所稽志有所慕古今雖異夫復何言然周之所以享國長久者果何道哉司馬光謂講禮施仁植本固而發源深爾嘗攷周禮一書其大者曰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自米鹽酒漿無一不統於冢宰稍委士誦無一不統於司徒鐘鐸誅莠審無一不統於宗伯兵戎庾圉匡禪無一不統於司馬明約難剪修閭禁暴無一不統於司寇輪輿

築冶桃鳧無一不統於司空則其禮以示天下者何廣大而悉備乎然后稷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惠鮮懷保而咸和萬民武王順天應人而永清四海繼承之君又皆盡持盈慎滿之道至於宣王號稱中興聯屬天下之仁益深益懋引而弗替上匹夏商下陋唐宋傳世三十而歷年逾七百焉猗與盛哉肆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建功德之隆

太宗文皇帝鼎遷幽燕弘繼述之孝興道致治上徽

成周是故初立

郊廟即文之惠于宗公也繼冊

太子即武之以燕翼子也罷中書而設六部分職

率屬之典也

封諸王而錄功臣列爵分土之制也嚴穴之士罔

不招致其克知灼見者乎忠董之臣率見褒錄

其表墓式閭者乎定吉禮十有四凶禮二軍禮

禮三嘉禮五則損益周宗伯之職矣製樂九章

自本太初以至樂清寧則彷彿大武之協矣是

其所講之禮使民罔不約之於軌而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君臣上下咸有一德所以舉是禮而措之

朝廷之上以及四海之遠伸縮運用莫非關維

紐之意周流貫徹於其間也蓋禮以齊之則國

有仁以先之矣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不亦可

徵也哉

列聖相承守而弗失禮以敷典立天下之大防仁以

昭德宏天下之大化重熙累洽以共成乎博厚

高明之績然而承平日久積習相因逮

先朝則奸逆逞便紊於更張亦不能無可議者

陛下入繼

大統適應中興之期天下跂焉望治不啻饑渴而

龍興一詔舉措宜民大慰天下之願天下忻忻然咸

奔走而相告曰

帝王自有真太平於是象矣然猶恐

天位之樂久而或移其初爾乃今

勵精圖治有加無已側身脩行無異周宣請得而

歷舉之則

召問元老衮職之有補也申命帥臣徽化之北伐

也嚴飭兵衛車攻之選司徒也親信正人張仲

孝友之維在也彗星示異而恐懼脩省雲漢之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畏天也天下孰不延頸以觀

中興之盛乎而

聖制乃曰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是何

謙冲自抑而言之一起至此也然以耳目之所睹記

則亦竊有疑焉而不敢深以為不然者

陛下亦嘗思及之否乎

藩封盛而常祿不繼

國費冗而內帑不充西北則田野多蕪東南則賦

歛日急悍卒雖殲於朔漠而兵已疲戎菟雖挫

於甘涼而機可畏是皆上厯

當宇之慮而下切蒼生之隱憂者也夫災不存於

物異而存於事之曠弛害不生於幻妄而生於

民之窮困挫其幾而圖之以漸則災不蔓害不

滋夫今弗為將有不勝其深遠之虞焉者則夫

臣所陳之六事可無善後之策也哉

聖制又曰上之良法要道

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臣意

陛下躬親蹈之而從自疑之

聖不自聖夫亦過焉爾已

陛下所謂良法非臣之所謂禮乎

孫文恪公集

卷十

陛下所謂要道非臣之所謂仁乎周祚之所以久長

皇祖之所以創立

列聖之所以守成而

陛下今日所以中興焉者率不外此但謹於前或忽

於後銳於作或怠於成董仲舒曰王者之道必

有偏廢不舉之虞非其道不善也久而或有失

之也惟

陛下講禮施仁率典昭德竟其更化善治之緒以要

之於極俾民各遂其生物各適其所至治馨香

通於神明協氣嘉生徧於宇宙斯

聖帝明王之能事而祈

天永

命之極功

陛下所以策臣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延

宗杜萬祺之固永

國家千世之傳者行將見此而成周不得專美於

前矣雖然心者治之本也幾者動之微也所動

雖微而所關寔大臣又敢以慎微之說進焉一

或不慎則幽獨得肆之地技間抵隙將不自知

其此心之累而施仁講禮皆為彌文可不逆為

孫文恪公集

卷十

之慮乎怠荒遊逸益膏舉以戒舜矣是非古人

之過計也危平易傾理所必至而兢兢萬幾正

舜之所以為聖焉者狂瞽之言弗識忌諱

清問下及不敢不盡爾

陛下諒其衷不錄其罪而

特賜省覽則天下幸甚臣無任悚懼之至臣謹對

表疏

皇太子冠禮成賀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慶



賀事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皇太子冠禮成臣陸誠惟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震一索而為長男丕繫宗祊之緒

禮三加而就元服允符寰海之祈睹

昭代之鴻儀仰

熙朝之盛事神人胥慶遐邇咸忻恭惟

皇帝陛下

德運乾剛

明垂離照

孫文恪公集

卷上

十

大統上承

祖構華系近衍

天潢敦叙五倫遞

神孫於八葉表章三禮敷王政於多方

皇穹洽感格之微

帝胄引綿長之錫是以元良作貳至善成三培植隆

基增崇昌祚頃謂岐嶷之質寔惟出運所關深

軫

淵衷欽稽

銘憲

詔十行而頤下儀百具而始興筮日筮賓既

以戒事有醺有祝每因物以致詞弁見疊陳啓

筐籠於東序韶鈞並作協鐘磬於北門左附左

趨共識銅鼎之

曆表雲卿旭霽因瞻玉宇之祥光臣職典賢關躬

逢

聖作叨兩階之壯觀法備九序享庶職之歡心舞同

百獸伏願

道弘燕翼慎遵博望之賢業闡龍圖俾守承華之

訓

孫文恪公集

卷上

五

前星拱

極少海朝宗

桂宮茂迓乎千齡

楓陛彌臻於萬壽臣無任忻躍祝頌之至

陪祀

帝社稷謝恩疏

禮部右侍郎臣孫陸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年八月初四日祭

帝社 帝稷欽蒙

聖恩命臣陪祀除報名

廷謝恭候至期行禮外臣謹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君畫制昉王社以奉明禋嘉月報功啓靈壇而脩

典禮位在

禁闌之右地切深嚴

詔趨俎豆之傍名連徽末光榮生於有事感激極

於無涯恭惟

皇上

道茂裁成

孫永恪人集卷十一

主

仁弘發育念民天之為重知邦本之宜崇爰建壇

壇先兆人而析五穀欲觀稼穡分液沼以沃公

田農卿授時甸夫陳力登爾三秋之半繁然萬

實之成

郊

廟之薦饗既馨閭閻之倉箱咸足

二靈助順故百室皆盈四海承祚乃

一人自致者也臣棟慚代食學未明農仰臨圃之朱

絃曾勞

帝力肅入班之華綬冀贊

宸度令荷蓍收遺德轉風於千畝律次南呂大師宣  
德於層立忭隨編造以樂神敢不駿奔而從事伏願  
德隆傳集

治久化成澤被蒼生效康衢而歌

盛世慶清茶塞銷金甲而事耆農方物輸山海以

來爭輸禹貢壽星應秋分而現彌進

堯年臣無任忻躍感戴之至

謝

遣永明後殿上香疏

禮部左侍郎臣孫陞謹

孫永恪人集卷十一

主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望日

永明後殿

先聖

先師堂上香伏蒙

欽命臣代拜臣謹欽遵恭詣行禮除北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

天開黃道際海宇之文明地切

紫宸創

上師之祀典

遣拜每行於朔望

寵命遽及於凡微有事為榮銘心知感竊惟洪荒五

帝已基道統之傳中古四王漸衍源流之正思

兼三聖備制作於周公則述六經集大成於孔

子祖天綱而扶地紀垂世教而淑人心是為

先聖

先師均合酬功酬德稽歷朝之舊牒崇報猶偏睹千

載之

曠儀舉行若待恭惟

皇上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天錫神智日就緝熙經緯煥發于文章掀揭不邪乎

勲業

優入聖域上以符精一之中

端立師模下以示臣民之極愛即

內殿聲答明徑聞知無異于見知治統寔無乎道

統四座辨尊卑之位一脉聯授受之真臣早備

詞林忻仰

右文之治今叨春暑幸觀

典禮之成

聖意肅將虎拜不遠於咫尺名香抵薦駿奔如見於

美壻伏願

文運彌昌

治功益茂

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祚於

一人

作之君作之師延有道之長於萬載臣無任忻躍感

戴之至

改吏部右侍郎謝恩疏

吏部右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恭謝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一

天恩事臣自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回原籍浙江紹興

府餘姚縣今年五月初八日接到吏部咨文內

開本部等衙門會題節奉

聖旨孫陞改禮部左侍郎繼奉

聖旨孫陞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不勝感戴當日望

闕拜

訖訖即於次日起程今月十二日到京除赴鴻臚寺

報名

拜見

此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恩命重申出

聖明之獨斷

寵光遠逮增臣子之殊榮銓曹職領乎諸司卿貳班

聯於太宰濫竽何幸感戴難忘茲並恭遇

皇上

德契重玄

道侔太始

握真符而出治

建皇極以錫民

孫文恪公集

總攬乾綱施恩威於不測

弘敷離照普神化於無方

勲業彌隆應千載

中興之

天運斯非必采盡一時有用之人才伏念臣猥以凡

材早逢

聖主

廷對叨制科之選

御批賜及第之榮備詞林二十年餘慚無報稱度海

隅三千里外徒抱愚忠豈期踈迹之踪復則

疏收之列

廷推偶及

聖意親裁雖遠臣而不遺未洽句而再

命

恩稽首感

德銘心敢不葵藿同傾益秉丹衷於匪懈冰蘖是礪

永堅素守以無虧幸依

天子之光惟祝

聖人之壽伏願

聖圖鞏固

孫文恪公集

寶錄總長知人安民四海仰

大明之盛治祈

天永命萬年衍

嘉靖之洪庥臣無任感激圖報之至

遷南京禮部尚書謝

恩辭 朝疏

南京禮部尚書 孫陞謹

奏為感謝

天恩辭

朝赴任事 原任吏部右侍郎荷蒙

聖恩陞南京禮部尚書即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訖茲當

陛辭前去到任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南宮拜

命清銜均重於兩都

此闕瞻

天遠道將馳於千里祗銘心而思報謹稽首以應

循省難勝感戀殊切恭遇

皇上德涵太始理撫

中興

孫文恪公集入卷上

神化配兩儀以成能

制作歷三紀而大備敷典和則教民已協于中揆

事責功用人必擇其可乃留京重地比周家塾

芑之區而邦禮專司當虞廷秩宗之任本以

皇祖橋陵所在薰之徽服化理為先宜選名流昇茲

華擢至如臣者久塵詞苑愧綢綦以何功再忝

銓衡視均統乎未稱方自凌兢而就列詎意

光寵以遷官度奉

綸音恭辭

臣等謹稽首頓首稱謝

之末間亦掄才南服出觀風教之遺顧學味今

古之宜而才乏通方之用徒歷夙夜慮無補於

實清濫職神人懼有疎於典禮敢不誓堅素守

矢竭丹衷

君父恩隆用效匪躬之報江湖迹遠彌深戀

闕之情伏願

治定功成

天明地察萬方咸靖慶斯世之太平百祉永綏介吾

皇之上壽無任感

天荷

孫文恪公集入卷上

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

大朝門等工成既

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孫陞等謹

奏為慶

賀事茲者恭遇

皇上新建

大朝門

午門成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天開雙闕

九重填玉顯之謀極建

一人萬國仰維新之會

景貺昭承而有赫

皇圖鞏固以無疆頌協臣民惟勝

朝野恭惟

皇上

道超太始

德契

重玄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明物察倫泰三才而首出

窮神達化秉一敬以緝熙

闡闢極乾坤之機

述作無明聖之懿茲者

大工為建通惟

靈佑用申祗若

天心益恢堂構經營勿亟懽欣爭效子來

名號孔嘉謨略悉由

聖斷欲宅中而圖大乃仍舊以為新飛觀連雲縹緲

倏成於不日高臺綺宇煌煌俄聳於中天萬戶

星羅象辰樞之環拱

重門鼎立耀日月之昭回周京奠而百辟攸同商

室異而四方歸極此

宗社靈長之慶神人祐助之庥也臣等叨職留都託

帡幪之有自忻傳

盛事愧經畫之靡勞望切

雲霄才寔慚於隆棟賀同燕雀祝庶效於華封伏

願

多福茂膺

玄禧滋至護山河之百疊永壯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宸居錦曆數於萬年允綏

聖壽且等無任欣躍慶戴之至

浙江衢州府西安縣儒學訓導汪旦督刊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一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二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拭校刊

表疏

萬壽聖節賀疏

國子監祭酒 臣孫陞謹

奏為慶

賀事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 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曆千年茂啓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二

中興之運金天八月式逢

聖誕之辰騰瑞萬於烟霄動懽聲於海宇心同葵向

人效嵩呼恭惟

皇上德契渾元

功超隆古握貞符而出治建皇極以錫民政教施

敷於八埏禮樂大備於三紀深仁厚澤允矣得

天下心白叟黃童莫不願吾

君壽瞻茲露湛風清之候緬昔

虹沅電繞之祥蕭韶九成協

虞廷之節奏玉帛萬國集禹服之梯航佳氣充盈

休光炳燭聚德星而垂照開

壽域以延生靈鶴來翔昭

上玄之感格嘉禾同穎呈內苑之冲和是皆

太平有道之徵

聖壽無疆之兆也 臣舊叨藝苑今領成均借百職以

鵷聯荷戴之私恒切率諸生而虎拜禱祈之念

彌深伏願

寶籙綿長大獲

神禧之庇

珪圖鞏固享膺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二

帝眷之申治化與日以俱新福履隨年而益盛如岡

如阜人人歌天保之章

多壽多男歲歲聽華封之祝 臣無任忻躍祝頌之至

又嘉靖二十九年國學具奏

伏以

禮明樂備當

皇朝全盛之時電繞虹沅值

聖主誕生之日金風清而歲功就玉宇霽而氣序佳

河嶽協靈華夷胥慶恭惟

皇上道超太始



德合渾元秉乾健以臨民撫泰亨而育物時暢時

雨豐穰屢被乎萬邦

畫制畫倫政教重敷於三紀明哲惟

聖多殷后之歷年綱紀作人邁周王之壽考瞻爰

慶旦益衍

昌期南呂應律於仲秋莖莢舒榮於十葉諸藩馳

賀

內廷充璧馬之陳重譯來朝遠國集梯航之貢貴

與厚載

玄象昭垂無疆之祚方隆可致之祥畢至臣等躬逢

孫文恪公集入卷上

主

聖作職領賢關念六館之青衿

化深極樸瞻

九霄之丹闕頌比岡陵伏願

帝治馨香

皇圖鞏固

祿位名壽迎禧取百順之徵

博厚高明貞觀配兩儀之盛巍巍蕩蕩仰

北極以難名歲歲年年借南山而獻壽臣等無任欣

躍慶戴之至

又嘉靖三十年禮部具奏

伏以

治隆函夏北辰統列宿之宗序屬清秋南極著端

疆之應啓貞符於有永綿

聖壽於無疆朝野騰懽神人閭懽恭惟

皇上心涵真始道契

高玄

撫泰運以中興嚮離明而出治愛民如愛子間闡家

丕冒之庥事

天如事

親瞻吳格惟馨之德禮明樂備謀訓冠乎百王外攘

孫文恪公集入卷上

南

內安勲業光於千古瞻茲仲秋之十日復逢誕

聖之初辰歲功成而萬寶咸登

壽域開而八荒胥慶梯航入貢充玉帛於

彤庭天地效靈集禎祥於

紫極河清虹現昔呈

受命之符兩需鶴翔今協

長生之兆鑒觀有赫

恭祐彌昭

必有世而後仁適當三十年之景運

聖人之道而成化尚期億萬載之昌圖臣等幸降

昇平溫叨祿秩

恩宴同平履載報未罄於涖埃歌天保之章掄揚莫  
既效華封之祝忻忭惟深伏願

王燭均調

金甌鞏固

龍御時來而不息鴻禧日至以方新九土攸同仰

大君之躋上壽四夷賓服知中國之有

聖人臣等無任忻躍祝頌之至

又嘉靖三十一年禮部具奏

伏以

孫文恪公集

五

治逾三紀當禮明樂備之時

壽啓萬年值電繞虹派之日

昊天有命盛德在秋歲功已慶於西成星彩乃呈於

南極九有之臣民共祝百靈之佑謹咸綏恭惟

皇上

洪造篤生

昌期間出

至健體乾行而不息貞明並離無以無疆

作君作師契前聖授受之旨

允文允武承

累朝謨烈之麻

欽福錫民膏澤弘敷於海宇

宜威肅旅風聲丕振於邊陲四輔旬宣赫周王之

內治八方嘉靖邁殷帝之中興惟

盛治自格于

天故

大德必得其壽茲者金龜應候正宇澄輝瑞藹光階

仙莢方舒手十葉祥鍾豫土嘉禾通獻乎多岐

一人躋永茂之齡五福萃維皇之極是以諸藩馳

賀克璧馬於

孫文恪公集

六

內庭重譯來朝歷梯航於遠國

聖時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幸列通條叨霑

渥澤鋪張帟幕未能獻錄以効唐臣祝頌懼忝惟

事呼嵩而稽顙典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

皇猷視日月增光商邑濯靈永作四方之極趙棠實

德恒隆

中國之尊臣等無任忻躍慶戴之至

賀冬至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慶

賀事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遇

冬至令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拜

賀者伏以斗正璇霄萬象光迴於

紫極陽生綈室一元律應千黃鍾茂開發育之機不

顯熙和之治神人協慶朝野騰歡恭惟

皇上德配

重玄遠超真始政理參帝王而合軌化功贊

天地以成能禮樂肇興世際文明之運兩陽應禱人

遊豐稔之鄉二十八載于茲均調玉燭億千萬

孫永懷公集卷十一

五

年為紀永握

璿圖茲者序屬仲冬節逢亞歲堯時既授星昂見

於昏中周朔嘗頒天統原於子半候雲容而書

瑞立圭表以迎輝乃自古佳辰寔

當今盛會祝頌萃千官之簪笏貢獻來萬國之梯

航者也臣等籍繁金閨銜聯璧水莫效涓埃於

帝力惟求端委於

天心六館承休仰

皇風之清穆諸生勵學喜化日之舒長蒙

庇知恩感時思報遂鵲行而作瑤璫

龍闕以聽言伏願

三重常等厚澤與青陽並布

百嘉咸豐隆禧隨繡線同增衍

祿位名壽之昌期副中外臣民之切望臣等無任忻

慶踊躍之至

又嘉靖三十一年禮部具奏

伏以六琯散吹綈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斗正

璇霄時萬象之維新宏開發育之機茂著

裁成之績暖回寒谷人樂熙臺恭惟

皇上睿智先天

孫永懷公集卷十一

六

神謀邁古除日興而撫泰體不息以行乾畫制畫

倫克紹百王之

大統丕承丕顯有光

列聖之宏謨禮序樂和

德化徵於有象民安物阜惠澤浹於無垠夏霖冬

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狄東夷俱效順而邊

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允協大來之吉午中主

表圭日曳影於方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於既

望司天紀曆上稽周正之頒太史書雲遠邁魯

臺之陟黃輿貢瑞

玄象垂桂

景運當三十年週而後始

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祇錄才微愧無裨于

龍衮消埃念切期仰答乎

鴻鈞對時陳獻儀之東扣

闕致呼嵩之祝伏願

道同陽長由臨入泰以亨隆

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曜乾坤高厚永完四海

之金甌日月光華恒映泰階之玉燭臣等無任

忻躍慶戴之至

賀靈雨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恭

賀靈雨事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皇上構雨有應臣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皇衷慈恤精裡素格于

高穹

帝鑒昭明霖霖普施乎靈潤仰

一人之布澤欣萬物之向榮慶洽邦畿惟騰海宇恭

惟

皇上道超太始

德配上真覆天下以為心當日中而圖治大化大

教於八表憂懷恒切于奉生謂稼穡所依有賴

民命兩場時若庶慰輿情

恭熙以齊居玄壇載啓爰

積慶而露禱法錄祗宣山川效靈膏油慶之臣等

實會宿沛甘澍之惟時初映空以飄颻繼入地

而雷足人心悅豫勞者息而病者與物性昭蘇

甲始萌而勾始達顧雨珠雨玉何補衣食之源

孫文恪公集卷十一

而有麥有禾斯亨豐登之樂臣備員泮水叨沐

恩波冰島藻以翔翔望

龍墀而祝頌伏願五氣和百穀遂休楨迭見于有年

兩儀並四時同

聖壽永綿于無極臣無任忻忭踴躍之至

又嘉靖二十九年國學具奏

伏以時臨朱夏蒸黎切望乎甘霖

帝念蒼生宵旰留情於粒食再竭精裡之禱果承

靈貺之垂慶洽邦畿惟騰寰宇恭惟

皇上道隆太始

運撫中興贊化育以成能錫祿微而

建極均調王燭陰陽惟慮愆和綜擢

璫符民物務期得所知稼穡之為重祝獻畝之育

秋頃因雨澤未敷

淵衷特軫

綸語申嚴於臣庶星壇虔叩乎

高穹是以屏翳效靈玄冥助順向夕而月離于畢索

朝而雲上于天漸瀝初霽膏滋地脉淋漓繼霽

惠暢農時雨公及私豈徒千畝之優渥由近被

遠可占四海之豐登康衢頌德於堯年石室寶

孫文恪公集

十一

祥於周史茲寔百神翔佑

一敬乎通之所致也臣等職忝成均躬逢

明盛愧涓埃之無補願感召之有徵奏秀雲騰萬

姓普沾

皇澤芹青璧水諸生併沐

天恩言念慶忱倍踰恒品伏願

彌隆駿業永固鴻圖繁禧萃集以無疆

景福鴻來而未艾時暢時雨臻歲事之屢康如日

如川仰

聖人之萬壽臣等無任忻躍慶戴之至

賀瑞雪疏

國子監祭酒臣孫陞謹

奏為恭

賀瑞雪事茲過

皇上以雪祥未大自今月初四日為始慶禱

上玄越二日即蒙

賜霽遠近霑足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九達連路堂徒呈三白之祥四野飛雲

寔已晉六花之瑞睹物亨之先兆仰

聖鑒之風度無額弗從有生成慶恭作

孫文恪公集

十一

皇上篤恭凝命丕顯禋特至誠贊化育以成能

皇極錫休徵而出治

堯仁天覆人含佑胃之恩

湯敬日濟神享馨香之薦政理誕敷于八表憂懷恒

注于羣生茲者

念降雪雖頻謂積祥未大特頒

綸諭率臣庶以肅心虔敬星壇備禮文而執祀

宸衷既切

天監斯昭勝六為之效靈玄冥由其助順始飄灑而

方集繼紛糅而漸多解疫銷兵五氣盡融於心

源參三時可卜其豐登民食攸資如獲

十舍之白紫

國儲是賴似鋪萬頃之瓊田臣等職列賢關躬逢

聖作愧消埃之無補藉感召之有徵億群黎懽舞于

雲時上永

天貺勸多士勤攻于雪案仰荷

君恩伏額

景福來同

元功茂著

能乾行而不息合神載以無疆寰宇

孫未恪全集入卷十

鴻圖廣被雍熙之化

大明鳳曆長紀

嘉靖之年臣等無任忻躍荷戴之至

遣祭 三皇謝 賜胙疏

禮部右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欽蒙

皇上遣臣祭

三皇于

景惠燬禮成以收回性醴脯果祭品

頒賜及臣謹稽首頓首祗領者伏以民生普濟功

莫過於

三皇燬宇新崇歲每修乎二祀盟薦承

綸言之重服膺拜

恩賚之隆登受為榮省循增惕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配

高玄居

紫極而獨秉化機佑蒼生而同躋壽域

仁風誕布寰區蒙丕冒之麻藥劑恒施小民獲更生

之

孫未恪全集入卷十

賜謂

古聖雖遠而賢澤猶存舉祀典孔惠孔時

遣儒臣惟嚴惟飭臣備員春署贊邦禮以無能特

命駿奔奉明裡於有恪厚叨

神胙深荷

君恩正席先帝用法魯論之義佩德既飽載歌周雅

之章邇

三皇之世如春暢

今日雍熙至治頌

五福之先惟壽延

聖諭內事理前往承天府辭

朝領

勅伏蒙

聖恩頒賜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臣謹稽首頓首祇

領訖仰惟

皇上德令

重玄舉安

神之重典

孝孚

二聖申告

孫文恪公集

殿之至情臣備員禮官濫膺

勅遣曾未效一日肅將之役顧已叨

九重優養之恩

內帑綺金輝煌奪目長途服用感激銘心允懷踴

脊以難堪期東度恭於匪懈伏願

道隨時泰百嘉茂迓青陽

福與

天祥萬載常

居紫極臣即日起程無任感

恩圖報之至

使郢回京謝 賜銀兩表裏疏

禮部左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祇領

欽命前往承天府事畢回還復

命伏蒙

聖恩頒賜銀三十兩大紅紵絲孔雀衣一襲臣謹稽

首頓首祇領訖切惟夙夜星軺本臣子効勞之

分周旋俎豆亦禮官供事之常雖敬畏之不遑

慮愆尤之未免豈期

孫文恪公集

優養遽及微臣彩幣無金均出

尚方珍異華躬貯笥寶生間里光榮謹佩

德而不忘誓竭忠於匪懈

誕膺

元佑仰

聖心獨契乎

重玄茂集

隆禧願

帝曆彌延千萬壽臣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考察自陳疏

吏部右侍郎臣孫陞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近該本部題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勸庶官事奉

聖旨各衙門該考察的你部裏便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從公考察分別去留學士雖照例自陳其餘俱依擬行欽此欽遵臣惟虞廷有黜幽之典漢代有

綜核之令蓋屏邪所以金正自古則然而

皇上總攬乾剛百度具舉其於進退人才尤加詳慎

孫文恪公集奏上

文

茲者復值考察京官之期臣叨貳銓曹得以預

聞末議夫繩墨昭明斯曲直不爽權衡平正斯

輕重罔愆如臣者本以疎拙凡才濫蒙

聖明甄拔雖感

恩圖報著竭忠勤而計效程勞尚慚鯨鯢又豈能以

淺薄之識區別庶官仰贊

聖朝之大典乎伏望

皇上特臣先

賜罷黜別選賢能以充茲任則擇人既精考察必

當臣工知所懲勸而

聖治益隆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奉薦特材疏

南京禮部尚書臣孫陞等謹

題為懲前慮後陳愚見以裨邊務事准南京兵部

咨准兵部咨該工科給事中徐浦題前事內一

款舉特材以備任使兵部覆題奉

欽依通行南京各衙門舉薦特材等因備咨到部臣

等切惟近者邊陲有警重歷

皇上宵旰之憂戰栗練兵凡可為制馭之策無所不

至矣乃又

孫文恪公集奏上

文

周諮廷議博采特材此誠保治之良圖安邊之上

計也臣等雖甚愚陋敢不各舉所知仰副

明命之萬一手訪得原任巡撫延綏都御史王翰賢

勞夙著才識不凡司馬為郎請九邊之險要中

丞出撫為諸鎮之首稱原任巡撫大同都御史

侯鈞捐介自持剛嚴獨秉二年開府材官盡服

其才猷數載居家緡紳猶想其風采見任浙江

參政劉燾兵機洞究射藝極工親履戎行膽略

昔稱於薊北身先士卒威名今振於江南原任

浙江參政曹亨宅心忠孝守法堅貞破妖賊一

戰成功馳聲充郡奔親喪即日就道沿誦杭城  
 原任山西參政胡松端謹無玷沉毅有謀早年  
 獻策平戎中歲杜門謝客智慧精於懲創之久  
 籌算熟於涵養之深見任兵部主事張時志在  
 樹勲勇能任事評古人如指諸掌上料虜情若  
 在其目中足稱當今卓犖之才允為將來大受  
 之器此六臣者文事而有武備堪充督撫兵憲  
 之寄者也又訪得見任大同副總兵尚表面帶  
 金傷心如石介隸門息焉每施撫士之恩沙磧  
 衝鋒屢奮却胡之勇見任五軍營參將尹秉衡  
 孫文恪公集卷十三

運籌助父敗戰過人發跡武科輒略素推於多  
 士挺身行陣馳騁獨倡乎三軍原任白洋口遊  
 擊將軍張懋勳世將之胄忠臣之子遊歷歷任  
 薦書常叙其前功年力方強策勵可期其後效  
 此三臣者武弁而有將略堪膺總副參遊之寄  
 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覈議將王翰尚表諸臣酌量推擢則  
 臣等猥陳狹見雖未能盡四海之材而

呈上廣錄製知自足以周一時之用矣臣等無任懇  
 切祈仰之至

古越孫陞著 吳門人 袁洪愈 校刊

雜著

陽峰賦

吾師大宗伯張公別號陽峰陽峰者南郡群  
 山之一蕝奇儲秀挺生鉅人名緣是顯焉峰  
 之過也作賦以彰景曜其辭曰

相崑岡之截嶺兮崇坤軸之嶷嶷層巒接嶺  
 而東下兮箕列鸞曰鴻濛遊已峽翁翕翹以踊兮  
 會荆門其紆紆紫嶺靈光於石首兮萃奇秀於陽峰  
 孫文恪公集卷十三

控江漢之流漾兮抗衡霍之嶺巖拱飛樓之瑤觀  
 兮抱巖序之朱甍青蜀主之構吳兮爰憩息于茲  
 坪也緬繡林之靡曼兮猶髣髴其遺踪也聯蒼翠  
 於千嶂兮涵沈茫於四野龍輶昨焉以當前兮虎  
 石礫柯而在下窮澗谷之歛烝兮引派泉之寒瀉  
 懸朝曦然澄朗兮純造物之無盡藏冠高霞其  
 更疊兮帶宛虹之熒煌雲穿岫而紛絮兮風撼樹  
 而鳴簷瑤草菲菲以向茂兮奇葩辟辟以呈芳  
 揭車之足珍兮初胡繩之可擲翔神鶴於碧岑兮  
 栖威鳳於丹穴壑百嘉之咸豐兮亶顯粹之修結

毓松嶽以生申兮鍾傳嚴而啓說皇既錫之內梓  
兮又重之以好修襄雲物以爲模兮藉木石以爲  
臺振衣于崇岡之上兮聊相竿以遨遊躡先民之  
超躅兮娛昕夕其焉求斬菑余之儼德兮日蹇蹇  
而佩之瑩湛蘆之吐輝兮其孰得而晦之羗脫迹  
於丘樊兮適奔名於帝關探蠃蛸而披鱗鱗兮歷  
累取其盤旋挺巖廊之柱石兮竦萬夫之具瞻廓  
函夏之忼懽兮均清蔭於絃塤尹馳聲曰莘野兮  
謝顯號以東山松曠世之符合兮緝盛美其並傳  
亂曰繁楚之南環江鎖峽爲奧區兮委于陽峰岷

屹天壤與俱兮  
仰宸樓辭

樓在石首城中少宗伯張公所建以貯

御賜諸書面陽山翠大江遙拱

北闕故名仰宸云

紫盤兮楚立餘構兮岑樓緝軒后兮遐軌展顯敷  
兮寥仇宅中正兮恢基崇高明兮閤宇綺疏兮葩  
紛飛甍兮聲舉樓何名兮仰宸中何所貯兮絲綸  
萃瑤編兮文苑駢金籍兮書林映

宗闕兮雲橫協黃鍾兮風從斗杓招兮勢高赫日注  
兮光滿面陽山兮繡叢環大江兮如虹翼城墉兮  
千堞倚龍馬兮諸峰樓之下兮何有護修竹兮連  
娟繹墳衍兮廣陸引梁池兮流泉羈太白兮猖狂  
乘黃鶴兮幻妄執如森樓兮數楹函琬琰兮規明  
槐相飭兮觀以澄揭丹心兮歷青冥振天紀兮揚  
國英雄南郡兮拱神京煙香萬兮樹憲菁望之言  
言兮標今古之崇名

遠齋說

歙人吳文光氏遊京師嗜書知禮扁其室曰遠齋

一日問說於李泉孫子孫子曰遠也者忘之謂也  
圖遠則力強力強則事立事立則駸駸上達矣溺  
近則氣餒氣餒則事廢事廢則僂僂下達矣此天  
下之大較也觸石之雲必升于天注川之水必歸  
于海涸涸無巨鱗新林無長木亦既知之矣遠與  
弗遠其致相懸異也故遠也者君子所歸以至道  
之標也有塗人於此嘗驚然曰吾特學孔子孰不  
駭其迂誕然其志則遠也且焉知塗人之果不能  
孔子哉誦言景行竭才復性亦孔子之徒也已矣  
尹儒荆之藝士也始學御三年不成苦志悉力益

學弗已忽夢其師授以秋駕之術旦起習御則馳  
驚綽綽焉能遠矣傳曰精而熟之鬼神通之非鬼  
神通之精而熟之也此致遠之說也學御且然況  
不為御者乎索途求行猶懼弗至立岐自畫其何  
能成故君子貴遠

### 廉將說

昔人論將曰貪可使斯言一出人固薄待乎將  
亦薄待其身於是侵剝偏裨卒伍竭澤咋枯無所  
弗至矣豈不重可慨哉夫將能推兜破敵所獲金  
其綵繒以法論之宜盡輸官使或輸其二隱其一

孫文恪公集卷十三

四

而所隱者又與偏裨卒伍共之則纒墨雖縱無害  
于公謂貪可使者此也竇嬰拜上將軍以所賜金  
千斤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用金無入家者  
李廣家無餘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終廣之身不  
言置產事古之將帥其廉如此傳稱吳起廉平又  
曰貪財好色夫一人之身而廉貪異焉何哉蓋貪  
者貪敵人之財廉者屬持身之操固不相矛盾也  
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甚至散家貲以饗士家  
貲且散又奚可侵剝之侵剝之則士卒不為用殆  
如鼂錯所謂以其將與敵者身猶不保安望其摧

克破敵也哉是故貪吏失民心貪將失士心失民  
心者罪止去位失士心者禍至戕躬甚哉特之不  
可不廉尤勿於吏也雖然嘗伏讀

大誥及律令諸書貪吏皆抵極重之罪家屬流徙數  
千里則吏之廉貪未嘗不關繫生死也

聖天子在上一且下詔飭舊典以責群吏不可謂事  
之必無者可畏哉可畏哉即使法禁終寬吏之自  
待詎可薄乎因併及之以當今之為吏者

### 書考後

此余伯兄所考考也卷九七命兒曹圖寫成書示  
孫文恪公集卷十三

五

余夫琴之制代變而用人人殊伯兄自少說琴上  
下古今指掌在目盡體式形便之宜張機省括之  
巧人扣之則應累終日不窮其知所從來也今我  
被

命教考京營萬人曆之用已乃筆之書然心獨苦矣  
伯兄學通細大好博覽於百家九技罔不究習可  
施用匪獨琴云爾也世固有華言足聽及微之辭  
事實進不能效尺寸退無所著述此余與伯兄孰  
得哉觀者其辨之嗟嗟古者今之的也考者事之  
孰也不考不博不博不精古君子之實學則肯然

談藝手簡跋

此余亡友關西王子遺墨也往歲余同王子為史官友善及談藝意復相合公暇輒過從邸舍論議至夜分以為常有故則走豎子持手簡進之歲乙卯東南海寇猖獗余家遭警冊籍散軼者頗多近檢舊笥猶得王子百餘簡蓋隨筆漫書弗屬草者每一簡余有一簡應之亦弗屬草王子或亦藏笥中乃其家罹大震必淪毀無復留者矣噫王子不可作矣其遺墨余弗忍棄乃裝演成編以備展玩俾後人見者知余輩於藝文一事然且虛懷相攻

孫文恪公集

卷五

錯殺瑜不掩如此庶幾存友道云

送瘡文

孫季子病瘡月餘弗愈醫治百弗効及諸身寡嗜欲矣慎口腹矣戒忿怒矣胡為而致廢病也即病矣胡為而若是其久也或諭之曰其瘡鬼為祟乎孫季子曰是矣即操筆為文以告而送之行曰嗟爾瘡鬼古顓頊子也萬世之下棲魄於江為祟以病夫人無亦醜爾父也我不幸造爾之毒時乎作也始於毫端伸欠迺覺其寒如冬候而蒸如夏凄然衆人若風然而汗若雨乃止爾何苦我一至此

應

矣爾及幾而竄焉母悔也

孫文恪公集

卷五

制撰

孝烈皇后鼓吹詞一首

仙輿曉發陽山道白河翠柳旂旌繞月朦朧雲霧翬翬傷心與處聞啼鳥千官衣盡鵲鳴咽淚霑芳草天際青禽漸有想像遊蓬島右詞應天長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三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書

古越孫陸著

吳門人

袁洪愈  
徐棻 校刊

與王太史論文書

僕耽隱寡諧賴君不我鄙夷聞言契合足稱莫逆  
相識恨晚也數年來愈益深厚乃一旦舍我望華  
山去釋快入城頓成離索如何如何伴回得手翰  
如再晤對甚喜讀至論文數語則甚訝之君篤力  
好古有年矣乃曰語多抵牾弗厭衆心別後當更  
多異同某亦自疑輒思改轍君素言必由衷詎敢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弗信僕意則大不然文以載道道所不改也從古  
立言名家率尚法法亦所不改也以君之才本足  
振古而又有遺世軼羣之識嘗謂今人競焉攻古  
文詞者假飾形屑取媚時眼不過舉棄餘習任所  
便安處耳此言着于僕心不忘也僕是重君以故  
願附末塵定交百年具眼公評失得自別君亦宜  
概于中懷乃今何焉出此言也君所為詩文率類  
李空同氏李步武古人而君步李譬則燕途入秦  
車轍所歷可循而至誰則改之僕觀君近製日異  
月殊去李自當不遠駕車者既登覺路忽復躊躇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三

坐失千里感矣感矣且君所與同者何也君  
有定力昔在館試遠衆從古堅不肯下此君所自  
謂也昔固主異今則主同非僕所知也若僕祇服  
明教不敢他適以負知己君今欲何之乎文舍西  
京詞舍漢魏近體舍盛唐諸家則必落他代凡作  
君於他代凡作賦點綴甚僕知其必不苟所從也  
明矣彼之不從而又此之舍則誰可者無已燕之  
乎志分者體必難枝多者棄不精冬青之樹而貴  
之春紅非其性也千里之馬而導之萬徑乖所之  
也君製本自近古宜意適往何所弗至輕失其放  
他日必悔誠悔之則必更事求古而返之正曦輪  
易西歲又寢暮僕年望半百明年君亦四十歲人  
矣別幾幾日有言獻左右即不得一握手其如異  
域何其如隔歲何夫遺教相許萬里君比隣然乃  
今於君行眷眷朋友道衰矣矣而生才寔難僕不  
敢自坐踈外等越人之視秦人也海內良朋屈指  
三五大洲君才且好古僕嘗以二君擬之雙壁大  
洲寔重念君君意可知已生同時又同在近列侍  
朝夕樂聚時乎時乎縱百年能幾哉稍葉春江  
花畫彩家居樂事行可想見何日命北來之駕

格事豈敢望君躬導板輿亟趨就祿則臨別時所  
嘗慙慙者也洛陽舊吏去便敢附申囑併所欲  
吐如右徘徊西嚮不仕馳情

與陳山人論詩書

故人又書訊我又佳什惠我調逸詞工知刻意為  
詩也乃諸所獎與僕僕皆未有愧之愧之夫詩之  
道難言也僕與足下談者有懷輒吐略不隱避學  
詩之法不如是不盡耳主張風雅深入堂奧宜屬  
作者僕非謂已能也足下乃欲盡舍所習而從我  
我與足下豈異習哉古今論詩主格調高古曰格

孫文恪公集

三

究亮曰調嚴滄浪諸人發明殆悉足下所知也僕  
向云先結構而後修詞蓋主最上乘說耳今海內  
詩人摹擬唐之聲調皆足成名老杜最尚格亦云  
語不驚人死不休試觀杜律油澹而有氣骨者甚  
多不肯入選而入選者詞率清麗可見風容色澤  
固亦詩家之所崇尚也李空同氏者振古雄才今  
之老杜僕何敢望足下擬之過矣若所與何大復  
辨論詆其好詞乖法之失情有之然何氏亦嘗詆  
李謂其作疎鹵間涉于宋然乎否乎總之負氣求  
勝各不相下之言未足憑也李氏詩穠厚而不重

濁蒼老而不枯寂含蓄而不窒晦即所譏評宋人  
數語可槩識也曰宋人主理不主調而唐調亡于  
宋實陳二家學杜而其詞艱澁不香色流動若入  
神廟土木而冠服然者語在李集中足下何不取  
而觀之何氏亦今代人豪嘗判定王右丞詩王詩  
尚調何近之歷數古今名家大方宗杜者不廢王  
右李者不貶何此又可以觀也詩如畫意與所到  
形神畢具稱善畫詩又如樂羽千在列節奏比和  
稱備樂故詩不得舍聲調而專氣骨畫不得遺色  
相而事模臨樂不得廢音響而尋條理詩本難言

孫文恪公集

四

然可意求格由深造亦從調入足下所為聲調可  
當究亮繼今脫去淺近進之高古開闔照應倒掉  
頓挫變化不窮則固從此其入門也僕非知詩者  
然亦豈專氣骨而不聲調者哉足下其謂何日來  
涸涸人事無一好懷搔筆向足下乃覺滌去塵鞅  
動我詩神輒復傾布若此世難作者亦鮮賞音僕  
故於足下惓惓焉念之念之佳什僭評具外紙

答周都憲書

昨始知節鉞已駐昌平方擬脩賀而使翰至矣慰  
與歎并如何如何明公茂膺



帝簡守

陵園內地幸甚幸甚但茲地往歲惟一守備揮師臨之乃今中丞開府總副宣威真足以稱雄鎮然材官戍士未嘗增益也而中丞又乏巡撫事權萬一畿輔有警明公保障之策靖衛之功將焉出哉不可不豫為之所也往督府議請增調民兵急讓諸陵誠甚當然一時調集之衆果濟實用乎且足兵宜先足食食非由天降非由神輸不有胥羅而議增兵非計也邇來海內多故一不當輟職增營守臣不問兵糧所在茫茫然令持空拳當一百提取

蘇文恪公集

卷五

五

境內之需以充送迎供張費民未受福而先觀害此其故難究詰矣希

陵園地等北門寄重則無論此公素負才望必有出群之見非僕輩所及事在謀始乃可善後今其時也僕腐儒不諳戎務去秋同程松谿公以使事兩過昌平嘗詢之守人得所見聞類若此程相與慨嘆種種異一面談未能也人便輒布鄙悃過恃道愛乃爾餘若寒暄問候之常于今時固在所略

答王官翰書

陸偕伯兄奉先夫人之喪今月二日次儀真咫尺

蘇文恪公集

卷五

五

公陵不任瞻邇八日昏後訪蘇已發舟乃使者以書幣至矣展來書令陸輩弗過傷種植皆肝腸語但往歲先公倏變時陸輩匍匐赴難自分速死乃忍而至今以有母氏在耳母氏今且棄代惡用生為哉徒以襄事未畢勉進體粥形體日益羸羸伏兄漸不能支矣伯兄素稟甚厚今則甚憊氣氣伏塊誦來書領之而已未能答也先夫人八十九十之日追憶先公戒勿入寸絲縷麵公所具知今其賻諸儀仰體先夫人遺意繁弗敢領用是即知季如公亦弗敢違衆獨領二幣附歸惟恐納東尾承

答程少宰書

子處山廬初覺聞寂仰睇封塋謂父母在此人子事死如生更將焉適乃安之朝夕奠畢惟與木石鹿豕為伍意緒稍定則讀禮廬中此不孝近日情況不敢為故人隱也南風起倭寇已窺海門敵地

士夫稍等顯者即在其屈指中前年初黃竹即佳  
年初謝侍郎皆大有所獲而去不知孫姓者官雖  
與同其實囊篋蓋溢百不及一倘相遇愧無以  
應不得已令小兒扶侍賤者僦屋居郡城俟秋間  
晴戢乃歸耳避寇移家自古則爾憂懷本劇又值  
時危可如何可如何西北大虜未退而東南海寇  
蔓延歲復歲財力已竭勿謂犬羊易驅也足下素  
蘊經綸且將當事何以爲善後之策袁經中縣勿  
通問交游談說政理乃足下適者翰教拳拳茲又  
辱訊及漫布如右荒塞不盡萬千

孫文公集卷之七

與李縣尹書

僕竊也居憂筑守山廬三年不言及終制乃又羈  
栖郡城昨始歸姚又僅足下病瘡簡出弗獲從容  
晤言茲有所告惟營之營之五月間倭寇千餘由  
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靈縱橫蹂踐於  
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  
航海去雖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猖蹶逼城之狀不  
猶在目中耶今雖覽爾堵戰瀕海居民神效勝喪  
遙見海艘夜泊率妻孥奔走山谷數日乃旋室中  
貲財往往爲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明年

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爲可慮足下病瘡請以  
瘡喻夫病瘡者或間一日一發或間二日一發方  
其發時寒慄熱蒸諸苦楚不俟言矣其弗發也可  
稱無病之人乎當今寇患何以異此是故兼冬月  
閒暇之時思慮豫防足下所宜加之意也

國初海防之制甚詳歲久漸弛即今集兵船塞水港  
出洋哨探據山環守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  
抗拒其衝則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於塘外濬河  
塘上築牆下里甲分信地刻日畢工官不費而事  
自集蓋特恃河以爲壘依牆以屯兵俾寇弗獲踰

孫文公集卷之七

海塘侵內地也今塘或傾圮河或壅淤不乘時葺

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  
家自爲兵人自爲戰寔勝官軍擇有行誼者爲之  
團保之長製團籍勒名氏平居際戒勾點以安其  
業臨事稍給雇直以結其心有能斬將擄旗昇之  
重賞夏末地復窺紅橋鄉兵鼓譟而前即遁入海  
亦其一驗也今名籍漸廢團保匪人不乘時申飭  
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阻乃昨乘  
之拒寇獲保無虞視者謂宜增高壘以壯雄圖走  
敵臺以騁長技誠爲有見矧今西壁多頽新甍未

固不采時修葺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藏已虛取諸民則膏脂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銳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徭銀共計八千兩以三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上官獲與茲役僕思徭銀預徵國省重一姚之戶口勝虞徵銀必多曾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移文是在足下為之所也吾姚受切剝膚膏各據防寇之策城中人一說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夫同舟共濟豈宜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藩垣固所以護城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奔避於城中則修城增壘非即護鄉間人耶譬諸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唇齒也四鄉四肢也善醫者究標本投藥餌必期於全體皆安是故為今之計葺墻疏河練兵修城所宜並行無舉有先後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調遣遊擊之兵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坐食費出不經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分兩番操練則名為千人寔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用以策應鄉兵節其所贏給鄉兵寔直是又在足下劑量伸縮之也士生

明盛之朝委質為臣輒思報

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油然不可遏第官以父事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惟科政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意也昔者姚俗簡朴近古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此來士夫之家競為侈靡萃水陸之珍誇金帛之盛恣長夜之飲耽劇戲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四郊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儉以厚風俗寔為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弭寇必賴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稽諸載籍橫海樓船雖樹一時之勳平居伐謀杜漸其誰任之魏尚守雲中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虞翔率朝歌賊徒駭散境內皆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墮燭以嗣其芳焉耳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屬未明但劉嚴刑重罰仇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之今聞新守李君寔銓曹為地擇人者先聲既已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不赴京朝使誠上下同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其効可計日而睹也即展尊候如何天祐吉人諒在勿藥足下度力能勝將僕前所條列者斟酌舉行亦且日不暇給矣

倘餘列尚未去體其素謝却邑事令他人雙攝並  
圖靜理以速平康以收功於他日猶為未晚松江  
海口新寇泊者十餘艘勢殊可畏率化奔突二百  
餘人又未知底止冠情巨測其來不顧於夏月今  
羅丞還官保簿應觀萬一豺豕成群構連深入飲  
馬於舜江之游足下病軀隻力其何以櫻之哉不  
可不逆為之慮也足下青年英器初試為官將來  
崇峻之陟寔基于此萬萬自愛僕平生片楮不入  
公門茲者觸目激中情不容已又屏居養拙弗獲  
與足下數數見漫書如右以代面言惟高明未納  
焉

孫文恪公集

卷五

答翁參政小東

昨承手書見貽具悉及展海防餘一快不惟種種  
切中事情且其間字面皆法家語今人以文學自  
命者輒以浮詞飾公牒頗掩其真足下文詞吏事  
並高不泥足稱全才矧平生操履又瞭然無可議  
耶僕是以於鄉戚中恒欲與足下對語乃羈栖郡  
城旦晚未得歸姚益以前日失城南之會抱歎也  
僕告保薄令達李太尹數語不識何由傳入足下  
之耳僕誠憤嘆時政又弗獲與當事者數數見聞

哉一書致之雖素片楮弗入公門此或不當泥跡  
既勞見訊因今小僮錄書草一通請教且吾姚防  
寇事宜亦須質之已試三吳者人旋仍望報章

答來默仲小東

昨勞默仲過訪逆旅中多悵殊歎想在鼎亮也自  
歲癸卯默仲與呂堯章從余遊嘗聞二人者居則  
聯床出則並袂足稱異姓兄弟今堯章登科而默  
仲尚復淹抑心甚憐之然人之通塞遲蚤俱有命  
默仲其如命何今既專命令謁選銓曹區區一第  
弗論矣昨默仲相見深以負余教望為言余意不  
孫文恪公集

卷五

五

然夫今人慕一第以為榮者謂可梯高官大爵耳  
使膺高官大爵而功在

社稷澤及生民誠宜慕之如徒藉以媒利肥家余笑  
鄙薄之何足貴哉散邑羅丞固冑監中人也居官  
八載持清操終始不渝今遷官去矣邑人將徵文  
勒石以繫思余寔敬之又逢人稱說其美所得不  
愈於徒有高官大爵者哉默仲茲行勉之勉之夙  
聞今兄篤學及覽近作時義三篇果佳春捷似可  
豫卜萬一不偶亦有命存焉范處士昨過敝寓觀  
其言動真有素養者渠知默仲其詳云默仲還否

視公兄明春捷否以為之準茲事賢昆玉自能酌  
處但余所拳拳望然仲者是不全繫於高官大爵  
也余與然仲同郡人不問品秩崇卑他日官成之  
後同歸故里然仲登余堂飲余酒俾余敬禮如舊  
乃可念之念之聞今以上與亮章同舟甚善為余  
語亮章勿以一第自足必以遠到自期而所謂遠  
到者不全繫於高官大爵也諸非筆所能悉惟念  
之念之

丙辰示子 四月四日家書

三月五日得報今朔再得報知鑾登榜十姪孫舉

孫文恪公集下卷四

書

進士名第信矣去冬報鉞授官詞林客言將賀我  
我以母兄餘哀却之今值仲兄初喪吊客纒聚而  
言賀我者又至乃竟例却之然亦僕僕拜終日勞  
我甚也客言賀者類稱三世繼顯光于汝祖我心  
豈不喜然喜且畏也語云文章未必爾多由積慶  
餘今寔天報汝祖之厚汝曹當之宜何以承先德  
答天恩也進士三年一舉不足異而吾家世非他  
比信而賢則曰若人之孫若人之子庶可稱塞其  
不然者異是也盛名難副高門難恃重恩難酬此  
我之所畏也銑自少負才任事期刻立效非我心

計爾也人生用才自有時詞臣典在筆札稱冠紫  
書生三年不遷十年不事事閱歷多而後受任此  
天所以安處銑也鑾五試乃一過名去臘唱不遠  
亦足酬汝之苦心矣今不識銑授何似聞之比歲  
士習稍異纔一觀榜輒相指顧排擊以爭於內外  
逸勞之間士何自薄甚也鑾以次當授京曹非禮  
必兵不則刑工皆可者若祖非由刑曹始耶惟所  
任使務期報稱此其故鑾能辨之也若祖恤刑二  
帙入仕者每講求之文學吏事皆儒者職故昔人  
以讀書讀律並論未有不更事而能文者亦未有

孫文恪公集下卷四

書

不博習而能事事者鑾未服官政鉞又暇日兄弟  
無為友朋厚內植本以需效用今時不可失也京  
邸交游本費酬應兄弟同為典官又世家之子較  
常數倍泛追遂則勞爾形神守簡避則鼓人唇舌  
故應世最難此宜量已量人處之有道士立身務  
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母忘先烈母隨家聲  
乃吾子也我語可置座右往與汝曹面指養德養  
身養學三者須日體驗不可缺一汝曹勿念我我  
宦情既澹乃又兩子立朝我嘗依慈水山廬曰父  
母在此將安適今其意豈二也往者癸丑別時汝

伯考語我鐵鉞二兒友愛天成萬萬無他慮今既  
數年矣誠無慮也日惟輯內宜家常順父母心勝  
朝夕於我側此固無假老夫言也鈞兒別去亦既  
踰一年近課文藝若何書來總報我我偕汝母率  
鑲革將歸消言舉祀先宴族諸禮他不及詳云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四

五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五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

刊

五言古詩

游俠篇 此以下北署稿

游俠者誰子被服鮮且妍傾囊市寶劍一擲呼萬  
錢驕嘶白玉驄掩映黃金鞍仰手弄長戟翻身弋  
飛鳶連翩結徒侶馳逐平原間行人嗤蕩子閑  
顧皇天陰雲起沙漠邊烽連甘泉名登壯士籍召  
兄鑿坡前橫街搗月支轉戰破樓煩奇功紀旂常

照簡編

古塞行

平沙漫百草疎林綴丹楓塞鴻叫南雲胡馬騰北  
風重關夜不守犬豕野成叢生民遘荼毒念此心  
忉忉慘望不能言十室嗟九空長烟數千里何時  
靜邊烽今年寇鴈門明年寇雲中杞憂殷未已夷  
運暴將終安得霍嫖姚登壇秉元戎彎弓殪左賢  
馳報未央宮

十月十日過駱氏賞菊偕同館諸君子

斗杓指孟冬寒氣日以肅高會啓華軒猶茲見黃  
菊曄曄當廣筵娟娟出塵俗挺挺雨游滋盈盈露

我良朋共追賞飛觴既醺劇談散幽襟日夕  
仍秉燭喧彼桃李安春風競妍郁弱植隨衆草委  
謝一何促冷然悟至理俛仰傷蒼頡願厲凌霜操  
同心振芳躅

送駱氏南歸四首

南州有碩士擷芳瓊樹柯力古崇大雅因之挽頽  
波投我金石腸堅厚不可磨西風忽振袂騁逸情  
如何

凌晨促行游告言旋舊疆古來惜離別况復心所  
當瞻彼雙黃鵠雲漢相迴翔俛仰各南北怒馬興

孫文恪公集卷十五

三

感傷

送子出薊門携手臨路岐飄飄迅風逝冉冉浮雲  
馳山川阻且邈延望天一涯唯有尺素書可以慰  
相思

遙征慨青陽敦詎期皓首康世非苦匏詎得常相  
守燭燭明月光清宵照我牖願言矢初志聲猷樹  
來後

送黃觀察之山東

挺挺臺端柏鬱鬱遙相望伊人東王紀結轡之東  
方送別城南隅拊劍何慨慷晨風蕭秋宇鳴鴻起

高翔乘時策勲名愛此白日光同升感今昔金玉  
毋相忘

送周氏宦游吳中

束髮嗜文典眷言媚英賢伊人力脩姱詎結金石  
堅竭米東海隅獻策北闕前明經冠多士晤好情  
具宜離告一何促驅車出幽燕顧瞻比翼鳥雲中  
振高翥令德苟不渝睽途何足憐寒飈撼疎林清  
霜布平田肅徒起驪唱詎能煩吏廷送子即衢路  
擎劍申此篇

雪屏為趙氏題

孫文恪公集卷十五

三

點蒼結奇勝重關一何雄轟轟列屏障飛泉界其  
中上有千年雪炎暑積弗融瞻此羲黃物幽厓綴  
寒瓊珍之獻廟堂挽世瘳疲癘

題汪氏懷壽堂

沙溪迤林曲草堂迎日開憶昔白髮翁昂然步履  
階轉盼速歲月一逝不可回繁花耀簇簇好鳥鳴  
喈喈曉茲發深慨不寐時有懷勤看架上衣無令  
着塵埃

送嚴氏南還展墓

晨興戒脂轄僕夫理前綬問子特安適綸閣被恩



暉林鳥嘯其鳴陽柳何垂垂乘春迅南征稅鞅楚  
江涓江涓含麗景蘋藻曳芳菲采之薦丘壠抒情  
慰庭闈庭闈阻懷觀陟嶠嶂雲飛遊子念朝夕軒  
車遯來歸

送孔氏赴汴藩

西都孔文舉獻策承明廬窮微亦知名而况同襟  
裾趨來汾水陽出訪城南隅援琴為我彈音響清  
以舒坐對盈觴酒款款陳素書條馬感喉送晤好  
成嗟嗟達士貴遠覽中州古名區萬丘起城嶺黃  
河復縈紆所志在四方胡為重踟躇春陽照深谷  
孫文恪公集卷五

仁風被長衢曉時益努力英英振芳譽去矣復何  
言贈君使王珣

為元輔嚴介翁題三瑞圖三首

瑞竹

翁家有竹一園若祖手植歲庚申忽產一莖  
上分兩岐觀者以為瑞明年翁果領鄉薦人  
益傳誦今翁即遺址構堂扁曰瑞竹為文記  
其事云

冉冉園中竹挺挺生兩岐觀者咸嘆息物瑞夫何  
疑茲事甫暮月人也當其奇芳蘭謝氏庭叢桂燕

山枝千古名猶傳勝事今在茲不見此君清一日  
安可離

瑞芝

翁于鈴岡之麓建

初賜延恩閣閣後有圓圓中產芝草數十本華彩煥

瞻翁乃作瑞芝記

東南有飛閣高與浮雲翔綺疏瞰瓊園芝草何煌  
煌九莖含露榮五色絢霞章借問此何為產之鈴  
山傍主人樹鴻業于茲發嘉祥上以昭國華下以  
延世芳

孫文恪公集卷五

瑞蓮

翁所居長安邸第于歲己酉之夏盆蓮產五  
蒂者十有一枝作嘉蓮記

赫曦照斗池嘉蓮映雙蒂薰風四面來馨香必交  
會憶昔初植時怕承膏雨霈載培匪偶然柯葉斯  
乃大柯已出淥波葉已擎翠蓋物生亮有因神理  
誰能昧

送龍氏

客子欲何之蒼梧古南粵相望萬里餘征鴻杳天  
末杪秋霜露零寒颺迅城闕曉發深慨而况當

華別來蘭以贈君所願芳未歇

送趙生歸南昌

清秋薄高吳涼風何淅淅客子駕在門憮然念曠  
昔漢業全盛時淮南恣為愚先子扼其銜孤忠貫  
日赤哀哉伯氏情泣繞章江側楚人靡不憐而子  
更惻惻茲事夙已聞脩途阻良覲詎意慰所懷乃  
在長安陌方恨晤言晚遽傷離告亟愁勤送子行  
百感填胸臆凝睇東南限迢迢楚天碧

許相國夫人輓詞

倚倚蕙蘭花托根在瓊園秋霜一何嚴芳敷竟難  
孫文恪公集 人卷五

天

久悼彼閨中媛永逝不可復叶婉婉相國匹穆穆  
大夫母秉德本不愆綏止良亦厚玄雲結靈驗素  
旒施廣柳朝發薊北門夕闕嵩山阜繁露滋松楸  
先榮被來後

送陳氏之留都

結交不在早要在心所當伊人則古昔晤暫情何  
長云胡倏行游告言之建康驅車薊北門鼓世路  
河陽川原悠以邈使我戚中腸自戚還自慰悵離  
庸詎傷黃鵠摩青霄遠舉固其常去矣勿復道恒  
德期不忘

送李氏奉使山西

朝日懸東林春風被長陌停車鳳城隅薄言送行  
客千里在須臾憮然念曠昔予揚東海舫君奮南  
溟異相將之玉京周旋共晨夕中睽悵靡申再晤  
惟更劇云胡又分携去去將焉適太行鬱崔嵬半  
腸險以阨西征敢辭勞王事不可釋僑也采晉風  
李札觀周德苟能嗣徽音離別安足惜

贈湯都督平海寇

行役稿

江豚吹巨風排山立海水陰雲天末垂旄頭夜深  
起白熒動三吳赤箭傳千里將軍按長劔雄鐔閃  
孫文恪公集 人卷五

七

文理材官紛問牒臨流結孤壘叱咤驅戰航咲咲  
飛藥矢藥矢從天降惶惶賊魄禡一矢楚一賊大  
衆盡披靡貌貅掣雷霆矛戟下風雨須臾群醜平  
海沙淨如洗鷁張曾幾時漚沒過即已凱旋躍途  
人踴馳報

天子

帝曰吾虎臣江南賴寧止錫之白玉帶繫以黃金璽  
豐功紀螭頭世澤延麟趾詞客經潤城平生憐盛  
美醪酒向長江慷慨為賦此  
七言古詩

恭題

宜望御製村樂圖次大宗伯徐公韻

此以下北君稿

東日平皋布曉晴西風樹樹送秋聲  
禾黍登場人意愜相逢盡說成功成  
披圖宛見田家樂問之云是

宣皇作不作平陽夜宴圖

明主由來念民瘼丹青盈尺巧無倫  
寫出閭閻細事真圖乎圖乎今尚新  
四海願作圖中民

題秋水芙蓉次大宗伯徐公韻

凌波葉葉翻碧霞絳玉誰將錦上加  
暑退仍添蕓

系文恪公集

卷五

舊侶春嬌不讓海棠花紗牕月冷垂  
聲急曉起臨

池照容色芳菲初訝宿醉醒徙倚似  
嫵雲髻側一

石曼巖清更奇參差杞菊並幽姿秋來  
寄興無過

此日日相看共說宜

送馬明府赴僊居次郭侍讀韻

送爾遊赤城徘徊立岐路天畔見霞標  
遙想之官

虞曉辭

蓬閣結銅章日夕危飛東海傍海氣浮  
山入戶臨

民時坐白雲堂跡混風塵思自賒懸知  
仙今日食

霞况有神仙真境在洞中流水映桃花

送劉使君赴潁川

尊酒惜離居霜寒木葉疎  
前門驅五馬潁水寄雙魚  
雙魚腹中開錦字應慰岐途無限意  
六館曾奇鼓篋生九秋今送分符使  
黃霸勳名自漢傳爾行努力繼前賢  
中都况是龍興地馮翼扶風即潁川

賦得章華臺送劉給事使楚

君不見楚王章華初築時方城連亘  
匝天池傾山轉地起亭榭日月隱避  
星辰移皮冠翠被矜雄武一夕離宮  
罷歌舞美人空惜顏似花壯士猶聞力

系文恪公集

卷五

如虎只知桂焰薰華屋不道陂陀生  
灌木簪履無復集賓游山川依舊開  
使服

天王漢水起飛龍赤社靈光赫炳融  
已弘虞典建群后仍循漢策廣分封  
輜車遠自青霄下朔雪龍旌颯露灑  
玉節初分碣石宮廣樂先陳洞庭野  
洞庭瀟湘水拍堤迴舳舻曲圻思嘆  
迷題竹應城帝子恨紐蘭堪綴使臣  
衣使臣給事明光裏子政才賢時罕  
比已知義氣開衡雲還見篇章傾下  
里郢路燕京萬里餘遙看三戶壯黃  
圖歸來定有興都賦豈向高堂怨久  
蕪

題秋山圖

圖乃杜牧之詩意也詩曰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  
於二月花然巖上有松數株石畔有竹數莖  
詞併及之

秋山千萬重爽朗揮長空草徑齊鋪白楓林盡染  
紅乘車出遊者誰子回頭注望深山裏人家疑是  
武陵川卅楓宛與桃花似冉冉浮雲出岫遙經秋  
萬物已離披飄蕭欲縱陶潛興感慨那生宋玉悲  
君不見石畔竹霜後猶猶色猶綠又不見巖上松  
孫不修全集 卷五 十

凌風挺挺枝愈榮豪華滿目亦等閑安得金丹駐  
玉顏何時振袂立峰頂移家同住白雲間

題南村圖

平沙渺渺長河水天津橋畔群舟艤誰道南原別  
有村環樓珠箔烟霞裏松枝高且曲疑是徂徠谷  
桃花爛熳然還訝武陵川南村主人何為者羽扇  
綸巾自瀟灑披圖髣髴見風標兀立凝神松樹下  
五陵車馬日紛紛爭似幽栖樂隱淪鍾期千載不  
可作錦匣空誇太古琴挽回西日真無計寄傲南  
村應有意鵝放遙從雲外歸鹿馴近向坡前戲何

須海島更求仙青囊已得延生秘

貞節為周中丞母夫人作

悠悠節婦恨江水消消流不盡耿耿節婦心烈火  
炎炎百鍊金自從塵掩粧臺鏡淒涼獨守房櫳靜  
秋月春花歷歲年冰霜嚼過齒猶寒吁嗟貞節有  
如此凝續柏舟昭女史脂膏規彼聲利徒襟帶我  
然亦丈夫

誌窮為周母作

早歲失所天妻身分即死妾身不即死上有舅姑  
下有子舅姑老無倚孤兒恥何知茹荼嚼藥三十  
孫不修全集 卷五 五

載周氏不絕真如絲含悲強自理機杼夜冷燈殘  
向誰語人見孤兒今日榮豈知節婦當年苦

荷鋤行 使即稿

陰雲結層丘凄風蕩平野河朔一停驂忽見荷鋤  
者拋鋤向我言嗚咽淚如瀉去年防紫荆今年濟  
黃河挑兵起役可奈何征徭近日何其多共說以  
禾今歲好妻孥未得一日飽風雨黃昏更扣門粒  
粒銖銖盡追討民情難具論試望驛邊村壯者適  
逃老者死十家僅有一家存我聞此語長太息僕  
夫在傍亦容惻萬里

君門那得知還京欲上賈生策

登臺春曉圖歌為江侍御壽母

此以下兩首舊

金母昔在瑤臺巔千載芙蓉悔少顏朝光熊熊耀

初日別館離宮非一山上蟠桃三結實從此堪

與開壽域誰家不奏紫芝謠何處不傳青鳥食試

問瑤臺若個遙望白雲長在天世人何獨重金

母設恍可以祈長年留都風紀江監察阿母今年

七十八法象還連寶婺光春陽載喜靈護茁母家

霸水今三輔江上樓船動津鼓南來幸得覽王畿

東正底事懷鄉土身袍更襲老萊衣惟極還同稚

孫文恪公集

卷五

子舞游仙豈待青童君有子何慚范滂母太平堤

遺花曄曄後湖抱處城如秋水底朱門別有天波

上瀛洲長照月王氣猶瞻龍虎盤神宮近對金銀

闕秦淮酒家初醅百斛葡萄酒湛玉杯咲指鍾山

獻母壽人間亦自有瑤臺

送韓使君赴瑞州

柳暗烏聲頻風光又暮春親交忽相別言促瑞州

輪憶自彈冠趨

闕下花封蘭省多聲價他年勲業待韓休此日江城

借黃霸催租時聽打門聲治獄誰知辨璧情鄉寇

今猶未息千人矯首望雙旌君不見渤海東郊  
草新綠太守到時為買犢

送馮司寇致政歸四明

君不見東都白司寇香山樂隱拋冠綬九賢結社  
譽猶傳六韻分題詞更秀又不見四明賀侍郎辭  
榮奉詔賜還鄉鏡湖剡曲幽棲處山水于今尚有  
光君居雲署拖金紫與白同官賀同里投疏

楓宸遽拂衣才豪千古真堪比碧漢雙輪曾暫停黃  
梁一夢幾時醒羨君迥出風塵表乞得烟霞養性  
靈養性靈應不老顏色如童鬢未貽人世逍遙即

孫文恪公集

卷五

是仙何須海外尋蓬島我因君去興頻牽登待相  
貽招隱篇惹水蕙江元咫尺擬歸長放子猷船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五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六

五言律詩

古越孫陸著 門人常熟徐棻校刊

紫駙馬 此以下北署稿

駙馬紫絲韁金鞍七寶鞍人看誇駿種名喚是飛  
黃電迅新堂市風嘶古戰場班生元有志願爾報  
君王

關山月

霜白馬聲單沉思倚曲闌如何今夜月偏照綺牕  
寒漢將方推較征人未解鞍清輝流塞土愁絕看

為看

送趙都督北征二首

慷慨吾憐汝中朝舊策勲深瀛海水陣結太行  
雲留劔思酬主投戈解論文邊關烽火急復用趙  
將軍

天驕猶未滅都護去專征鼓角寒風振旌旆曉日  
明先聲馳馬塞轉戰逼龍城莫使皋蘭北惟傳漢  
將名

浦雲為呂生題

冉冉來山岫悠悠傍水涯和烟輕着柳帶月澹籠

沙出沒穿飛鳥氤氳隱釣槎從龍起霄漢霖雨萬  
人家

竹谿為任君題

水閣幽樓處儵然對此君風生號鳳羽日照動龍  
故落影中流見鳴禽夾岬聞有時移畫舫衝斷一  
谿雲

孝烈皇后輓章四首應制

椒寢深卅禁星娥傍紫微扶天功獨茂配地德應  
稀曙沒金波影宵沉寶瑟輝

皇情最悽切不是戀官闈

孫文恪公集不卷十

三

綺牕餘奩篋璇宮靜珮環鷄鳴空復詠魏乘渺難  
攀露泣花堦冷人悲謚冊頒那堪御溝水日夜響  
潺湲

千官隨素輦行路若為嘆仙逝人中鳳塵迷鏡裏  
鸞湘江朝霧暗塗嶺暮雲攢此日齊揮涕安風五  
月寒

靈車歸秘室仙馭度層空蘭殿芳猶在絳琴曲遽  
終淚添玄澤雨悲動白楊風寶笥看遺字時時感  
聖衷

送陸郎中奉使西川便道歸蘭州

年少為郎日天涯奉使時持杯憐遠別俠劍答相  
知路繞金城曲車停錦水湄從何得佳句新月上  
峨眉

送黃廣文赴曲江

凌霄徒有志岐路嘆間關共說儒官好其如客  
班江環山郭秀鐘罷講堂閒文獻留祠廟高風尚  
可攀

送王儀部致政歸華亭

詔許辭春署言歸舊草堂山中散幽抱

天上帶恩光花鳴臨湖水蘭橈泛羽觴路傍人共指

孫文恪公集入卷六

莫是賀知章

夏至齋居次王枕野太史韻二首

永夏棲齋暑閣底花木深凌風對清景倚檻動微

吟地隔塵難到心江暑不侵潯溪御溝水繞屋瀾

鳴琴

天臨金闕近雲護玉堂深老鶴嘗嘗舞新明隱樹

吟落崖背嶂入砌古碧苔侵感此薰風候幽懷托

素琴

送蔡大夫歸南都二首

吳苑重來日燕臺舊時開函看舊劄授簡賦新

詩意重雙龍合才憐聚錦奇如何又南去彌繁故  
人思

故人不忍別况是早秋時蟬柳頻催客雲山半入  
詩目窮江國遠城抱鳳臺奇臺上如看月知予有  
所思

送蔡使君赴歸德仍用前韻

山水初開郡蒼生倚望時張堪能聽政謝朓得吟  
詩綠澗黃河繞三花二室奇應多樓上作千里寄  
相思

冬日會同年於陳威晚第次韻四首

孫文恪公集入卷六

四

帝里集冠裳同升滿座光誰言五侯第疑是聚星

堂日映蓉屏翠煙騰寶篆香玄冬風氣凜庭柏自

蒼蒼

文彩迴三極良朋宴一時曲江追勝事伐木詠遠

詩眼底蒼雲變庭前白日移願言俱努力莫負百

年期

官解薜蘿雲未瞻日月光鸛班同覲

闕屬序此登堂畫棟笙歌繞瓊筵錦繡香醉來橫寶

缺紫氣射穹蒼

憶自通金籍星霜屢易時驚看別後黃咲賦酒中



詩琴瑟音方協萍蓬跡又移祗憑天上月千里照  
心期

送李司業歸留都二首

別久憐重晤那堪又遠違鄉心將北鴈隨子到南  
畿鍾阜題詩處秦淮鼓棹歸江頭得雙鯉其惜寄  
音徽

祖帳都門外相看惜舊游寒風况瑟瑟離思倍悠  
悠歲晚巖松秀春歸苑樹稠還同霄漢侶鳴珮鳳  
池頭

詠庭中雪獅二首

孫文恪公集入卷六

五

英英雙俊猊皎皎伏庭除稚子三分巧天工六出  
餘王姿超虎豹夜色見蟾蜍謾說西方產真形恐  
不如

有偉庭前物驚看世所稀奇形倫白澤惟踞映朱  
扉靜欽穿林勢清生坐石威鍾靈自崑阜還著王  
銷衣

送徐儀部赴南都

送子之南國承恩出

帝畿渡頭春水漲江上錦帆飛花鳥供題品雲山映  
署扉獨憐千里別同學故人稀

送徐比部謫建寧

平生重意氣遠別不須愁拂劍辭

天關揚舠下海陬千峰金障合一水玉虹流才子雄

詞賦何慚亦登遊

送黃比部謫延平

都亭一駐馬尊酒惜離群陌柳含烟濕林花帶露  
芬山頭開郡閣城上吐烟雲試看平津劍龍光應  
似君

秋水芙蓉為許石城題

秋深江水木脫猶自鮑奇花越女朝臨鏡照妃曉映  
孫文恪公集入卷六

五

沙風前香更遠霜後色偏嘉趣此須攀擷無令老  
歲華

送徐丞赴新橋丞兄嘗官水部駐節魯郡新橋  
其舊屬云

君今游宦地伯氏舊停輅水部名猶在才人跡未  
遙戴星馳冀野駐馬向新橋遺老應相念卑棲豈  
寂寥

送崇明翁尉

君到吳門日江南春正和青蓮幕下映綠樹島中  
多萬井鋤耒影千帆起棹歌

聖人方御世應見海無波

為陳眉峰題兩谿別業

海國雲深處高人卜築幽脩眉橫一嶼明鏡夾雙  
流興到題青竹機忘伴白鷗回思繁簪紱飄忽等

盧舟

送翁少參還嶺南便道過越中

三秋霜葉下拂劍出燕關十月梅花發尋春到越  
山吟懷江國迥客思嶺雲閒獨有官橋別躊躇杯  
酒間

送貴陽徐憲副時徐疏乞侍親

孫文恪公集

七

秋風薊北門萬里共芳樽霜勁金英發星寒玉劍  
存陳情今李密馳坂舊王粲疎柳城東陌愁看去  
旆翻

送張比部奉使淮北二首

吾鄉不乏賢之子更堪憐祖以同聲重情從異域  
專鳴琴開月榭倚劍醉花筵岐路忽分袂令人一  
惘然

名通清禁籍吏隱白雲司片語能平訟終朝只賦  
詩擁旄經海甸鼓楫下河湄應有探奇作因風寄  
所思

千秋宴

新霽晨光啓瓊筵敞禁庭東方含旭日清夜耀前  
星華蓋卿雲繞芙蓉湛露零侍臣何以報拜舞祝  
千齡

許仲子拜官南部前一月伯氏出守夔州並得

取道省觀贈詩二首

金門捧檄歸喜色動慈闈五馬如相待雙龍倍有  
輝春杯浮柏葉宮錦試斑衣獨有燕臺別雲山入  
望微

江東卅畝闕湖上白雲司錦障千花發烟堤萬柳

孫文恪公集

八

垂壯心看舊劍麗景屬新詩不負相期意長如未  
別時

送華學士赴南都

聖主念南畿君才况抱奇詞垣新帶印鍾阜舊題詩  
雲物如相待冰銜只自持獨憐千里別延望渺天  
涯

送楊使君赴河南

十年聯宦轍兩世締交盟皂蓋忽南下紅亭此送  
行花開金谷苑春入洛陽城莫令吳太守芳譽擅  
西京

王克衡太史還京志喜次槐野韻二首

此日憐重晤翻思昔別遙懷人情太劇惆悵自昏  
朝月色同千里鴻音望九霄誰知

天閣下仍得接金貂

班列夔龍後明時共戴堯金門元避世卅壑不須  
招拊劬意何遠耽書愁易消相過頻命酒酒半即  
長謠

送金侍御擢湖南憲副

節擁新熊軾簪橫舊冠宜威向南紀承

寵出長安栢挺三冬秀霜飛六月寒遙知停轍後名

孫文恪公集

又振臺端

送范廣文赴姑蘇

山繞姑蘇勝江連震澤清宦游當此地吟眺慰平  
生幕廣春風足堂虛曉日明吳都賦成後喬木看  
遷鶯

送孫明府赴魏縣

征驂向河北別酒傍城陰雲日明秋宇霜楓映曉  
林時平初綰綬訟簡得彈琴只尺燕臺路南風遙  
爾音

送汪符卿奉使南歸省母

楚嶠雲飛處慈親正倚門門前駐車馬膝下見王

孫獻青斑衣舞還朝錦旆翻慙勸囑行子何以答  
君恩

冬日槐野過訪次韻

靜坐方思汝高軒喜忽過芳心蘭意合清醕露凝  
和不盡今宵醉其如良會何風光足吟賞到處是  
行窩

冬夜訪槐野次韻

天街寒月霽乘輿到君家爐暖圍紅獸杯濃酌紫  
霞劇談今夜永大道百年賒醉倚雙龍勿徘徊此

孫文恪公集

駐車

送冢宰張公赴留都

久矣台衡望如何別思牽宣王圖治日山甫適齊  
年才以經綸著名從海國傳歸來看補袞長傍紫  
微邊

送王提學赴廣右

儒臣寄

命去春杳惜離居薊北柳堪折天南鴈漸疎驛途花  
拂憶星舍翼臨堽百粵誰言陋從今鄒魯如

對月次槐野韻

帝里同看月留連酒一壺清光萬戶滿玉宇片雲  
無河豆如拖練星繁比撒珠他年秦越隔見月定  
思吾

送丁生宰臨潯

見爾分符日翻思鼓篋年青衿肯不賤白璧貴能  
金花縣春題句琴堂畫撫絃莫令湍水上徒誦昔  
人賢

送上海張丞

君今懸綬去百里佐花封地僻城臨海雲開戶入  
峰俊才聊伏驥高興每哦松欲識飛騰兆惟看日

蘇東坡全集卷之六

七

下龍

冬夜與李生德微叙別時李將遊南摩

對酒論中懷寒燈坐漏殘頻年猶被褐南國促征  
鞍地擅三山勝文從六代看成均名起後獻賦到  
長安

輓忠諫何公

白下談遺事忠貞有令名氣衝金石裂心對日星

明伏闕題

龍馭驚人想鳳鳴百年存疏草讀罷淚沾纓

張御醫六十壽詩

六十人能老而君獨駐顏名高八公上身佳五雲  
問宴客逢秋爽呼童採菊斑菊泉如可壽吾欲飲  
潺湲

贈毛參軍歸姚江次伯兄韻

才力看猶健參軍已倦游言歸蕙江曲閒汎木蘭  
舟露下金莖曉霜飛玉劔秋平原有射虎未許伴  
鳬鷗

送戴中舍改判太平

莫以春明遠即歌行路難麗江秦代郡別駕漢時  
官五嶺雲常暗三冬候不寒傷離無限意惟有粉

蘇東坡全集卷之六

五

加餐

孟夏感述次視野韻二首

是月也

上祈雨諸司齋宿公署又遣官赴雲中市馬未報並  
見乎詞

孟夏已逾半悠悠牽我心東郊人望雨南陸日添  
金雲起空疑黑鳩來枉送音吾將訟風伯何事撼  
長林

孟夏已逾半愁心遠到邊鴈門雲覆壘胡馬鐵連  
錢都護開戎幕何時淨塞烟宵分猶不寐獨立倚

龍泉

送林憲副督學湖南二首

車騎三秋別風烟萬里開  
柄文臨楚域街命發燕臺地是

龍飛虞人看豹變才衡陽春至日應有鴈書回

詞林登士選蘭省試才優旌旆湖南去聲名薊北  
留放舟洞庭水題句岳陽樓說成脩阻茲行是  
壯遊

送劉明府赴瑞安次槐野韻二首

念爾之官地山川不負人一江清繞越孤嶺遠看

孫文恪公集人卷十

王

閩乘興應題句逢時好立身贈君龍劔去他日躍

平津

東甌初縮綬撫字是良圖  
潘岳才元俊河陽政自  
珠海風波盡黑山雨荔偏朱瑞鳥當年至今還問  
有無

喜雨二首次韻

齋宿計二旬乃四月廿一日之夕四合陰雲

通宵霖雨晨興北望漫爾成篇

初昏已霖霖向曙漸滂沱  
碣石雲升早蘆溝水浸  
多憂深頻卜歲早甚飲無禾果應

桑林橋權聞四野歌

都城一夜雨暑月忽涼生  
庭樹添新色林鶯弄好  
聲坐臨風榭迥望入朔雲橫  
諸將應清塞

皇天已洗兵

送徐侍御赴南都二首

燕郊春正好周史賦南征  
繡斧花間出雲烟馬首  
迎挂帆楊子渡弭節石頭城  
回望關山北長懸報  
國情

南州曾選士今日益憐才  
政已行花縣聲應振栢  
臺春風催去騎晴旭入  
離杯解劔因相贈無令野

孫文恪公集人卷十

王

點埃

贈汝州金別駕

海內多鋒鏑中州獨晏然  
千門無所警室有花  
妍別駕官非薄王祥譽尚傳  
無令汝水畔惟誦古  
人賢

贈桐城王丞

拜官辭魏闕仗劔出燕關  
車騎風塵裏江城圖畫  
間地稱舒子國門對大龍山  
莫動哦松興公庭未  
得閒

張職方徵兵延綏于解劔贈之因賦此篇

我有龍泉劍珍藏世所誇匣中浮紫電石上儼青蛇  
傳箭三關急徵兵萬里賒平生重意氣持此贈  
張華

過清源贈舊館徐氏昆季此以下行役稿

舟泊清源鎮相逢舊館人慇懃詢往事荏苒幾經  
春飛閣凌霄漢浮梁駕水津欲留吾未得計日覲  
冊宸

再過清源留題舊館用原韻

頻年經此地自嘆宦遊人容髮少還老星霜秋後  
春高樓依柳岸舊主近河津因上憑闌望形雲是

孫文恪公集

人卷十

十五

北宸

登峴山謁羊侯祠追次孟浩然韻此下使邸稿

千載羊侯廟巍然直至今山荒松徑古歲晏使車

臨碑城名猶在江流澤共深徒令謁祠者異代懷

沾襟

宜城元日

是日縣大夫率博士弟子入賀余以奉使不

獲稱賀闕下又違顏母夫人却之已乃署

中獨坐賦詩二章

楚地值正元晨興氣已暄風光着梅柳日色弄郊

原海宇今更歲王人未息轅遙思繁禁裡朝罷  
聲繁

楚地值正元雲飛望前門慈親應進酒伯氏正吹

塤何處歌鐘動長衢車馬喧誰憐遠遊子孤館罷

開鐫

鄧中元夕

到鄧逢元夕新晴氣復澄月懸天上鏡星列市中

塔人騎紛如簇烟花霽若蒸其牽羈旅抱佳興且

須乘

嘉會稽吳尉樂冠二首此以下家居稿皆建元

孫文恪公集

人卷十

十五

有美稽山尉超然志不倫羽書飛海國鐵騎走風

塵止日戈橫臂銜星劍在身策勲酬

聖主翻咲姓梅人

一自牽黃綬公庭幾日閒戰艘方越海征馬又吳

關白雪添新鬢縑塵損舊顏何人清興劇射鴨水

亭間

聞笛

寒夜孤城裏家家靜掩扉笛聲初到枕羈客盡沾

衣江岸梅應落關山月正輝誰能吹海畔頗遠島

夷歸

對雪

連朝雪散空堆玉萬山同變霽輝寒日仍飄舞到  
風色迷梅院裏花墮酒杯中刻水堪移棹今宵興  
未窮

贈柴生

柴生寡鄉念湖海興悠悠舟貯烏皮几身披紫綺  
裘草書學懷素詩調倣蘇州冉冉歲云暮後從何  
處遊

與鄒秀才話舊

開館坐良夜相看白髮新天涯憐別久燈下叙交  
孫文恪公集

親我有思尊與君為泣玉人行藏俱莫問且進酒  
杯頻

送能詩楊舉人春試

少小耽吟咏如今調益新東書辭越地策馬走燕  
塵名入南宮選花看上苑春無令曲江宴佳句擅  
唐人

聞鴈

此以下兩首稿

秋高玉宇清群鴈劇南征江上初涵影雲中忽墮  
聲逆風流別院叫月度寒城又客堪聞汝憑闌無  
限情

不寐

深夜千門靜愁心獨未降漏聲偏到枕月色故當  
牕北塞猶戎馬東溟有戰艦擁衾不成寐起坐把  
銀缸

送江使君赴廣信二首江舊令高安與信接壤  
花縣鳴絃處江城剖竹年使車經舊壤棠樹只依  
然萬井烟騰屋千村雨足田政成歌叔度總是楚  
人傳

倚棹薦芳卮津亭悵遠離故交元不薄新句更多  
奇露苑郊行日風軒更散時江淹應有作好寄慰  
孫文恪公集

相思

沈母張太淑人九十壽詩二首

問母年何許花開九十春添壽綿壽算不扶倍精  
神白鶴當軒舞丹芝繞砌新蓬丘即此是安用訪  
仙人

司馬抽簪後幽棲在海東功名嗟聚蟻意興托冥  
鴻壽酒浮杯綠春花映檻紅慈闈今日養應不換  
三公

池上軒與金生叙別

秋氣晴逾爽開軒共酒卮黃花環曲檻皓月浴方



池今夕休辭醉明朝又遠離汝懷和氏璧終見楚王知

大司馬王公執章

征西大司馬身後譽猶彰姓字聞強虜勲勞紀太常我來經故宅獨立倚斜陽入戶知清節城南一小堂

送毛使君赴濟南二首時使君有素官意詞故沮之

曉徑凝霜白寒空過鴈頻官亭淹別酒王事促征輪詞賦相如通華汲黯倫淮陽民望治其作德

系東坡全集卷之六

九

游人

論文元北署同宦後南都誰道鸞池客翻分虎竹符勲名赫冉茲節且江湖遠別何須惜中天月不殊

新春訪致仕許奉常留觴次康侍郎韻二首

游宦來江左流光又二年高門聊駐轂今歲是初筵青菜春盤薦黃柑臘酒傳徘徊不欲去祇為主

人賢

簪弁諸年少誰憐老鄭愛中朝辭官久南國擅名先避俗門常閉驚人句可傳惟邀同調子長此醉

芳筵

贈許奉常次趙同卿韻四首

薄遊思早歲獻策向金門滄海鯤同化青霄鶴並騫持衡分畫省載筆忝詞垣別久今重晤悠然舊誼存

中年即捐綬心事嘆多違著述才真富聲名衆益歸解朝匹楊子說難比韓非草閣雖耽靜相過客不稀

秣陵歸隱後荏苒幾經春舊是青雲士今為丹壑人林花供咲眼皆鶴伴吟身聞作閒居賦知君有

系東坡全集卷之六

三

老親

簪纓身尚繁泉石性元便豈待同懷子相貽招隱篇刻銘將遁跡山館似棲禪如放王猷棹何拘夜雪天

送慎侍御解官歸吳興

都門一相送對酒若為情倦鳥投林急浮雲出岫輕高人元薄爵仙尉更逃名歸釣菰谿上逍遙寄此生

林司業告病家居寄訊二首

封章投

案潤燈影透牕虛莫道相如病文園正著書

炎月與君別秋風氣漸清友人懷絕叔士子仰陽

城聲鼓無休日間闕有嘆聲東山高卧者能不念

蒼生

送孫臏卿考績北上

車馬去翩翩神京在日邊漢儀元屬掌孫逸又稱

賢績向

彤廷奏詩留白下傳同升今漸少一倍惜離筵

送尹少宰考績北上二首

蘇東坡全集卷之六

五

少宰辭南署言當報政時才華真不忝水鑑本無

私振珮趨金闕宜麻下玉璫盛名推吉甫又矣

聖君知

昔共鑾坡直今聯畫省班結交情最久別去駕難

攀北闕瞻雙鳳長途歷萬山殷勤一尊酒送子出

吳關

李侍御父母並壽二首

有美閩山叟幽棲壽益崇前身疑李耳避世繼龐

公髯已侵霜白顏如帶酒紅閨中人並健佳氣鬱

芴芴

子宜鍾山下親居漳水濱徒令持斧客長作望雲

人書寄三江鴈餐分五鼎珍他年諧省覲還壽

觴頻

送丘明府赴柳城二首

君器本懷奇飄零髯已絲分符今絕徵策馬是行

期鴈叫寒雲急鳥樓古樹暹王維徒永嘆何處薦

丘為

夫君游宦地言在漳江邊野色多榕樹山聲亂杜

鵲無嗟羈客遠須識古人賢柳子還祠廟松林鶴

碧烟

蘇東坡全集卷之六

五

蘇文恪公集卷之十六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古越孫陸著 門人常熟徐枋校刊

七言律詩

送蔡使君赴衡州 此以下北署稿

才子元多山水癖。君今為牧得衡州。山分五嶽常南峙。水入三湘盡北流。世遠江皋斑竹在。時清巖樹紫鸞遊。遙知郡閣題詩處。不數宣城池上楼。

送俞愈憲赴廣右

談詩說劍屢相過。送別其如萬里何。雲渺蒼梧飛雁少。霜清翠柏集烏多。唐聲共數張文獻。漢業猶傳木客歌。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傳馬伏波君到嶺南尋舊跡。莫令光景易蹉跎。

和王太史卜居之作

帝京樓榭夾天街。卜築城隈意獨諧。光動瑤篇明几席。香生玉樹藹庭階。陽春歌罷雲停戶。良夜懸燈月入懷。莫謂地偏堪習靜。有人問字過高齋。

冬至朝天宮習儀次壁間韻

東林舍日曙星稀。紫府千官拜紫微。殿繞祥雲迎彩仗。庭留殘雪映朱衣。地清人在瑤臺上。陽動春從玉律歸。石徑逶迤通小苑。梅花早已漏天機。任給諫花朝宴集次韻二首

春風漸和日漸長。芝蘭握手咲言香。班聯鵷鷺彤

墀裏。居近雲霄紫禁傍。新轉林篳篥。舊安寶牛節。庭

草烟韶光留連。日夜催逾劇。雨轉銅龍月在堂。

門館元臨紫陌長。東風百卉總生香。柳含烟色官

城上。鳥弄歌聲客坐傍。促席傳盃飛逸興。開函看

劍吐寒光。花朝歲歲沾花信。惟願良朋共一堂。

送錢銀臺赴南都

朝聞客子欲南征。昨夜春風滿北平。光動銀臺新換綬。名留畫省舊持衡。兩都作賦何時就。千里乘軒此日行。泉泉烟絲亭畔柳。慇懃折贈不勝情。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送徐郡幕赴臨江

東皇律應暖風生。南浦冰消春水平。雀舫中流浮鏡出。鶯歌夾岸傍花行。銅符幕下宵橫劍。玉筍峰頭畫駐旌。十二僊宮今在否。碧空玄鶴聽吹笙。

送陳郡幕赴慶遠

却幸別去不沾襟。仗劍翩然萬里心。夾道垂楊引征騎。丁年綠髮映華簪。南臨象郡千峰出。西傍龍江一水深。遙想使君堪坐嘯。幕中書記得陳琳。

訪王太史新居

右丞高致出風塵。買屋城隅欲避人。車馬喧街曾

是僻圖書滿案未全貧西山雲淨開屏秀上苑鶯啼度曲新知爾情同陳仲舉我來下榻不嫌頻

夏日同王述二太史南曹蔡大夫登京城南樓次韻

飛樓長擬陟崔嵬况復新晴逸興催六月清涼堪倚檻半空咲語共傳杯天連北塞雄圖遠雲盡西

山列嶂開試問同遊江左客登臨何似鳳凰臺過訪陸錦衣登其第主政留觴次韻

朱門未夏敞高堂綠酒浮春勸客膏雨過花增增

好色風從竹檻透微涼元方早佩金吾印仲氏新

含盡省香南國才華稱二陸常延何惜引杯長

夏夜與韓驛使叙別詢其弟太史往事惻然感

懷賦此爲贈

小坐西軒日已曛簾櫳裊裊篆香焚因逢雁侶洽

江使忽憶龍頭太史君燈下清樽聊共酌風前橫

笛豈堪聞細論往事成惆悵况復明朝岐路分

送趙太史使劔南次其留別韻

霜天奉使發京華星漢應占動客槎何地懷人看

好月臨岐把袂勸流霞劔南山水多奇勝司馬文

章總大家草微遙知傳喻後停輶處處覩春花

送胡比部赴南都

越東才子赴金陵導酒都臺此送行異客異鄉偏惜別秋花秋月若爲情一湖水鏡開雲署千里山屏繞鳳城

聖代舊京佳麗地好將詞賦答昇平

送同年顧君赴南都初令餘姚

一自琴堂憶舊星霜荏苒十年期當時不受王成賞去後還留何處思鷗鷺雲霄今比翼九秋湖海又分岐是人是看花伴相送銜杯把菊枝

送陳明府赴清苑

憐君詞賦似潘郎綰綬承

恩出建章秋秒風塵馳薊北暮漂花樹艷河陽時清

塞炮聲數火天近人需玉案香才子即看

明主召揮毫倚馬獻長楊

九月十二日黃太史宅賞菊次韻

秋來懷抱向誰開負却重陽未舉杯久客又看鴻

北至長川安得水西回入門繞砌黃花待移席中

天皓月陪一咲且拚今夕醉

帝京仙侶勝蓬萊

秋夜讀賈誼傳

賈生才調本無雙  
年少雄心獨未降  
欲上書興漢室  
可憐投賦吊湘江  
寒雲泣露頻喧砌  
細雨隨風暗撲窗  
遺傳殘傷往事  
宵深不寢坐銀缸

送謝別駕赴瀘洲

五夜征人戒錦鞵  
凌晨寒色滿霜天  
金臺送別憐今日  
璧水論交記昔年  
白馬津頭迎半刺  
漳河曲裏是連淵  
何須自訝風塵吏  
奏最還來雨露邊

送李懋馨歸省次全太史韻

鑿坡寓直乍休衙  
聞道寒江動客槎  
他日論文懷李白  
今朝持劔贈張華  
梅添積雪清歌岸  
帆指飛

孫文恪公集

卷七

雲遠到家想見高堂稱壽處  
綸延春酒頌椒花

至日郊祀次韻二首

南郊星月倍輝光  
至日宵分轉一陽  
氣早春隨青律動  
丘高香繞碧天長  
祠臣齊振三壇佩  
富國常贏九載糧  
自是昇平須有慶  
精禋感格賴吾皇

呈

漢家祀典重郊丘  
薦璧陳牲禮數周  
樂奏黃鐘協鳴鳳  
日躔南陸在牽牛  
午中測景天時合  
子半迎祥祲氣收  
侍從楊雄應紀勝  
甘泉有賦獻宸樓

丙午元旦早朝

獻歲千官午夜朝  
紛紛紫陌促行饒  
天橫銀漢臨仙仗  
殿簇金蓮晃

御袍擁隄羽林多  
執燎書雲太史待  
揮毫十年不睹威儀盛  
喜聽鐘聲出九霄

同諸寮友從左闕門步入內館次韻

朝罷同過左闕偏  
玉階徐步錦裾連  
雲中綵綵聞仙樂  
山際霏微見瑞烟  
東苑樓臺迎日近  
上林花鳥得春先  
腐儒通籍慚無補  
內館年年伴衆賢

寄懷徐子明壘前韻

念子歸樓得地偏  
望窮碧草與天連  
書傳北闕三

孫文恪公集

卷七

江鴈春入南湖萬柳烟  
詞賦須追司馬後  
才賦莫讓賈生先  
公車待詔何啻至  
十載從遊爾最賢

送盧負外錄刑閩中

候曉懷香侍  
北宸乘春街

命下南閩旌四雉  
彩穿雲谷舟濠龍  
光度劔津慎獄共稱今杜緩  
題詩疑是舊盧綸  
同遊漸覺鄉人少  
愁見離亭柳色新

送翁郎中錄刑江右

控蘭秋暑振清芬  
鄉國才名早歲聞  
晨捧

辛辭禁闕夕馳星馭晚江濱洗冤應拘香爐池  
勝還携玉笥文送子有懷先烈在迢迢悵望楚天  
雲

送劉郎中錄刑畿內歸壽母夫人

紫殿晚傳龍勅下青郊春逐鷺車馳五辭合象梧  
桐出三輔泥輝貫索垂天上帶恩歸梓里花前獻  
壽捧瑤卮仙郎喜動慈闈色應似當年雋不疑

趙銀臺宅看竹火韻

庭栽翠竹日相親更有停車看竹人退食偶當銀  
署暇開軒同醉王臺春靈根透雨龍孫長嫩葉晚

孫文恪公集卷之七

風鳳尾新況是

帝京天只尺萬竿不數渭川濱

送夏明府赴邵武

餞別東亭紫禁隅鳴珂欲去且踟躕半生學術頻  
看劍百里提封試握符花發閩山春色好月臨燕  
水夜輪孤

明廷報政何時至極目雙飛雲外鳬

送傅明府之歸善傳先任中書舍人

青春換綬別金臺南下烟花滿路開嶺表人今延  
佇待馬頭誰爲牧民來五更城角鳴風急萬里江

潮湧月迴舊是鳳池丹禁客幾回清夢繞三台

秋日過袁太史即席詠堂中菊用何大復韻二  
首

紫禁城西一草堂清幽偏稱石渠郎霜姿半裏翠  
書閣花氣薰和翰墨香莫羨龍山留勝跡浪言甘  
谷是仙鄉

帝京此日逢秋爽細酌清吟倍有光

偶過袁子讀書堂繞榻金葩伴玉郎雲石娟娟寒  
映色風簾冉冉細生香自憐吏隱耽清賞每遇花  
期憶故鄉無那招尋情太劇誰知文園貯秋光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訪隣居潘太史留觴疊前韻

西壁新開太史堂最憐玉樹倚潘郎趨朝曉並天  
街馬散直宵分禁署香十載宦遊聊此地一時隣  
好况同鄉相遇尊酒留清夜銀燭瑤圖滿座光

喜趙太史還京疊前韻

重來携手共登堂爲問西川題柱郎橋畔定留車  
馬跡溪邊應襲浣花香三年卧病淹文苑萬里街  
恩入

帝鄉從此朝朝仍舊從漢京詞賦有輝光

過王太史夜話疊前韻

此夕銜杯坐此堂憐君十載尚為郎校書每續青  
藜火寓直長添侍女香濫接清班依魏闕閒聽高  
論說秦鄉何時同上蓮峰頂一覽山河萬里光

冬夜邢太史宴集疊前韻

翠幙芙蓉映畫堂風流江左一仙郎琴彈山水音  
何遽酒摘梅花味正香席上題詩俱舊侶雲中聞

雁是他鄉相逢湏盡今宵醉共觀中天明月光

銜雪訪黃太史于東城玉河之曲疊前韻

興來銜雪過東堂何似王猷訪戴即檻外花飛璫  
玉屑筵前酒泛鬱金香騎遊那用山陰棹河曲還

孫文恪公集卷之九

九

同刻水鄉却咲狂夫興不淺夜寒猶共坐燈光

送王太史扶侍還華州次大司徒劉公韻

玄冬送客鳳城隈萬里川原入望來秦地紫紆連  
塞遠清輿扶侍帶

恩回開軒晴對蓮花嶠獻壽春浮栢葉杯莫為鄉關  
久留滯石渠方待子雲才

疊前韻送王太史

家傍蓮峰渭水隈故人今去幾時來燕臺舊侶心  
常憶秦客長途首重回龍駒數看如把袂雁書頻  
寄當傳杆城西怪得難為別十載交情一代才

送同館胡仲望謫常州

又向城南舉別觴十年踪跡嘆參商霜寒薊野征  
車發雲縹蘭陵驛路長郡閣晝開山是障樓船晴  
汎水為鄉蓬萊槩謫神仙吏檄召還看侍

王皇

廷試供事宿禮部次韻

高樓鐘罷千門靜玉宇雲開月挂城禁掖晨趨搖  
委珥仙曹夜直厠名卿星占寶劔光應燦翠辨焦  
桐韻自清試問漢廷今射策何人得似廣川生  
傳臚放榜疊前韻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

十

曉來春殿題金榜共聽臚傳入禁城千隊龍旂  
衛士兩階鷄鶩擁公卿璇霄華蓋祥雲現仙掌笑  
蓉玉露清此日承恩新結綬諸君何以答平生  
恩榮宴紀盛再疊前韻

君王賜宴開南省勝事喧傳滿鳳城袍笏盡延新策  
士金銚半是舊詞卿皇州春暖花全發瓊苑杯香  
酒倍清却憶登科餘十載銜恩未報愧儒生

送吳參議提督大嶽次韻二首

仙吏承

恩霄漢間言臨楚地主名山皇州花滿春持節野店



鷓鴣曉出關回首北雲看綵綈送君南浦聽潺湲  
謾因碧草傷千里飛鳥空中往即還

大嶽珠宮敞玉墀蛟龍口下閃旌旗九玄洞府選  
遊處千尺闌干倚望時巖起瑞烟籠碧樹壺疑香  
露蔭丹芝此中吏隱誰能解惟有搏雲老鶴知

送表姪楊比部赴南都

念爾南遊結綬初金陵勝地宦情舒古臺鳳去留  
仙跡舊闕

龍飛迎帝居只尺鄉園連越壤慙勤菽水奉清輿  
憐京國長為客無那親交又別乎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寄壽致政謝學士

學士元稱金馬客如何高卧只林丘因招鸞鶴載  
庭竹為愛烟波買釣舟閱歲已多玄鬢改彈冠欲  
出白雲留慚子尚縈

中朝籍何日相從杖屨遊

寄贈致政裴明府

五斗羈身每自嗟飄然解組擅群華徑存松菊同  
陶令庭發芝蘭比謝家高卧晉陽閒歲月靜看王  
屋足烟霞世途多少風塵客與在鳴珂正未涯

送盧使君赴襄陽

鄉邑冠裳元鷺集年來岐路嘆分飛襄城剖竹君  
仍去上苑看花伴益稀人醉習池留勝跡碑存峴  
首憶沾衣風流千載如能繼何惜雲山萬疊遙

送劉使君赴袁州

十年通籍在金閨才子元稱劉孝威詩探驪珠傳  
省署符分虎竹出

皇畿江村花發停朱轂應岫雲開坐翠微遙憶東南  
山水郡風流應繼謝玄暉

為葉中舍詠柳亭次韻

吳中亦有西湖柳偏憶新安舊柳亭游宦十年依  
孫文恪公集卷之六

鳳闕浮踪四海雲風萍御堤烟色時時見宮樹鶯  
聲細細聽騎省含香歸未得移文為謝北山靈

見湖為楊子題

吳山結屋插吳城城外湖光入座明巖樹汀花圖  
裏發牙牆盡舫鏡中行四圍梵閣穿雲出十里蘇  
堤帶柳橫向夕清波搖素影回首看桂魄已東生

送李狀元還廣陵省親

詔許寧親願不違南征冠蓋帶恩輝漢庭元重孫  
弘策淮甸今看菜子衣春岸迎舡青笋出江鄉入  
銀白魚肥莫以貪權淹故里待君簪筆侍

皇閣

送邵參軍赴南寧

墨詔將

恩下九天參軍今去瘴江邊桂林遠郡開秦代銅柱  
遺勳勒漢年尋姐畫閣雲晶晶烟塵夜靜月娟娟  
暮中須有防微策莫道南甌已晏然

隣居王潘二館友見過

鐘鼓秋城送晚颺留連二妙坐深宵鴻鳴碧漢聲  
高下月照清樽影動搖摩詰才華推上客安仁詞  
賦重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七

中朝買隣何用千金費日日相過幸不遙

袁太史奉使將歸同邢潘二太史携酒訪之用

昔年詠菊韻

憶昔秋清讌菊堂一時高詠集仙郎年華已逐流  
波近翰墨猶披瀟卷香十月梅花仍對酒四明才  
子欲還鄉人生聚散真萍梗拚醉深宵坐月光

贈萬都督次袁太史韻

將軍慷慨出時流早歲聲名動九州開府已收淮  
甸績擁旄今向

帝京遊金莖露裏彤墀曉玉劒霜飛紫塞秋聞道平

生好仙術特尋黃石學留侯

送袁太史奉使南歸用舊韻

東觀深依

天子堂校書十載並為郎素堆瓊管時沾賜架揮芸  
編久襲香我傍青藜猶漢署君持絳節忽江鄉臨  
岐折柳分春色後夜懷人共月光

送嚴太史使汴取道歸吳疊前韻

詞客承恩直玉堂丁年奉使似張郎銀河遙泛仙  
槎去錦服猶携御案香二室花迎過魏地三江  
春暖入吳鄉徒誇司馬曾還蜀不及于今被

孫文恪公集

卷十七

龍光

送林太史使東藩疊前韻

晨捧金書下殿堂玉階仗簇羽林郎鳳翔雙闕雲  
霞繞鶴立千官錦繡香共羨北門

天子使得遊東魯聖人鄉更躋岱嶽探奇跡五夜滄  
溟見日光

壽致政鄭尚書七十

明時解綬遂閒居騎省當年有令譽朝士猶傳漢  
天子履歷偏識鄭尚書茂花洽國春長貯招客開  
軒興有餘一自

為壽舉人壽其父致仕都聞君

玄冬南日弄晴暉人樂昇平啓壽闈檻外梅花含

雪綻筵前歌韻過雲飛瓜田今學青門隱幕府曾

宜紫塞威英道却君不好武匣中龍劍每騰輝

送隣居王侍御按浙中 王舊為翰林庶吉士

玄冬新

命下楓宸計日吳中按節新繡斧騰消豺虎窟風雷

聲動海山春漢庭仙吏元同署王翰高才舊卜隣

不為分襟重惆悵使星今喜照鄉人

送黃明府赴麻城

孫文恪公集

卷七

平生龍劍贈夫君廿載論交蕙水濱駐馬雙傾轡

市酒飛鳬遙度楚天雲堂中畫想鳴琴靜郭外春

應勒稼動但使邑人歌治最殊方何用惜離群

送沈明府赴郵陽

都門祖帳挂寒暉雲繞南天驛路微墨綬初牽才

子去瑤琴一鼓邑人歸匡廬曉樹含烟出彭蠡春

帆帶雨飛縹緲湖山如畫裏知君吟眺日開扉

為大司寇劉公詠怡榭軒次韻

凌霜潤雨幾經春靈樹重看一槍神為憶軒中人

去久翻驚 天上故來新白雲省署傳簪笏錦軸

詩篇詠縉紳自古承家稱節操誰如司寇沐

恩頻

王太史以郊寺夜遊之作見示次韻答之

萬里晴空畫不風數聲征鴈朔雲中正逢秋爽人

開宴深坐宵分月入宮半院影流抵樹蟬清聽光

奪佛燈紅佳期未愜同追賞徒誦新詩興不窮

送吳學士赴南都

與君 春殿聽臚傳紫籍中朝屢閱年朱戟晨趨

金門漏青藜夜檢石渠編北門倚玉情偏洽南署

分穗思忽牽

孫文恪公集

卷七

論詔賜環應計日祗憐眼底各風烟

送張觀察赴建寧

清朝使節倍生光千里奇遊入建陽山帶田疇臨

岸起石排戈戟繞溪長枕樹裏聞幽鳥杜若洲

遙放小航更向武夷探九曲鶴巖龍洞是仙鄉

送孔憲副督學再赴關西

東風馬首報春回西入函關雨雪開秦地山川元

不改漢庭仙吏此重來鶯花夾道迎新節桃李盈

門認舊栽獨有故人千里隔停雲延佇在金臺

董太史以詩見貽次韻答之

車馬紛紛帝里驅  
董生風聚幾人如策通雙闕  
今逢主帷下三年舊嗜書  
他日聲名還得舊古來勳  
業豈丘墟漢家數葉稱文  
盛夜望旗星現不虛

除夕用董太史韻

天地雙輪日月驅  
一年復盡竟何如  
鬢毛忽改驚看鏡  
功業無聞愧讀書  
玉律明朝增歲月  
春風今夜動郊墟  
燈前因啓函中劄  
牘有光芒射紫虛

送王學錄出判延平

秋空萬里鴈南翔  
送子移官倍有光  
璧水橫經清譽在  
金門奉

孫文恪公集卷十

詔聖恩將迢迢路  
繞雲山外泛泛舟  
停紼滿傳人吏逢  
迎多喜色總因別  
駕得王祥

送隣居王明府赴襄陵

曉拂爐烟拜

紫宸符分百里下  
絲綸東方晴旭明  
新綬西路秋風促  
去輪此日漢京憐  
遠別幾年王翰結  
芳隣霜寒况歷升  
門險珍重平生報  
主身

送晁太史冊封汴藩

石室著書猶未畢  
星輶奉使忽相催  
曉辭

禁闕人南去春入  
河陽鴈北回玉冊  
金函臨發啓名

因新賦對花栽  
梁王設說多詞客  
不及

中朝太史才

送劉學錄出判襄陽

傳經分館在膠庠  
別駕承

恩出建章漢室儒  
林重劉向襄城人  
吏待王祥征途帆  
挂江雲白到日簾  
開嶽樹蒼

明主即今徵吏治  
莫耽勝賞醉高陽

元輔嚴公七十壽篇

南紀

龍飛三十春中興  
勲業贊維新商巖  
夢裏求良弼漢

孫文恪公集卷十

天

閣圖中識老臣  
白髮丹心真自許  
愛梅川楫克堪  
倫何事

君王不賜杖形庭  
曳屨轉精神

壽南村張處士

青田綠水遶南村  
風景依稀似鹿門  
地近

皇州偏樂隱人疑  
麗德至今存晚年  
種藥開新圃春

日懸孤醉小軒  
匝岸桃花開爛熳  
還如身入武陵

源

春祀山陵宿昌平  
寺中同應少宰尹  
司成夜坐

次韻二首

薊郊花柳過韶年  
冠蓋同遊逸興牽  
清話偶從蕭寺洽  
新詩一任老僧傳  
石鱗春變龍蛇火  
沙鳥曉棲遠近田  
相對感時成默坐  
惟聞松壑韻風絃  
荏苒風塵已歲年  
今朝行役復相牽  
蒼梧匹馬千山引  
碧嶽孤燈七祖傳  
法侶候門雲滿袖  
夜涼入座兩相憐  
留煩尋幽興且對  
鐘期一鼓絃

送張司諫使河北 冊封和郭侍讀韻已而

諫後留用前韻訊之共二首

憐爾才華似左思  
飄飄奉使出天墀  
桐圭封國

周典帶礪中盟備  
漢儀水漫漳河環  
郭勝臺

孫東坡全集卷之六

七

雀入雲奇魏都賦  
就應旋軫還采風  
騷達

帝知

欲行且留紆我思  
花明春暖侍形埒  
瑣闥仍聽鳴

環珮鸛鷺還看振  
羽儀

帝念采薇勞雙息  
爾陳平虜策何奇  
向來千里馳星

取塞上風霜已稔  
知

送王司業赴南都次閔侍郎韻

近臣才望重清華  
司牧南離去路遐  
客舫行移吳岸柳  
相筵今對薊亭花  
到時曉水添春雨  
講罷離山挂晚霞  
莫道兩京成義別  
此門即召草黃麻

碧雲山亭最高處留題次程侍郎韻二首

碧雲深處有高壇  
壁嶙峋繞石闌  
人倚孤亭天上坐  
烟橫千嶂畫中看  
飛泉滴澗晴還雨  
虛洞生風夏亦寒  
燕市風塵何滾滾  
招尋此地足盤桓  
崑岡浪說紫霞壇  
海角塵傳白玉關  
何似高臺憑嶂起  
更從絕磴倚雲看  
橫林烟火千家晚  
滿壑松風六月寒  
共坐斜陽不歸去  
非因杯酒故盤桓

送蕭侍御按江西

使節翩翩下玉除  
南遊風驟幾人如  
鯨鯢夜徙都陽水  
鷹隼秋驚鷺翼軫  
墟封事應傳千里  
外儲才已

是十年餘石渠舊  
侶偏憐別折贈官  
亭柳未疎

孫東坡全集卷之六

七

送趙侍御按江東

薊門此日唱驪駒  
奉使江東攬轡初  
簪筆元為柱下史  
掄才曾讀禁中書  
燕關烽火傳尤急  
吳地征

徭困未除千里巡  
行應動念題封早  
為達宸居

與程侍郎訪皇甫子循次韻

朝來雨霽市塵清  
昨夜春風到紫荆  
結侶行游因訪客  
入門相對重含情  
長沙賈誼君猶近  
文苑相

如賦已成今日且  
同花下醉不須身  
外問浮名

送王郎中解官歸永嘉次皇甫子循韻

送王郎中解官歸  
永嘉次皇甫子循  
韻

今解綬別

天渾文雅風流衆所推谷口烟霞如有待山中花鳥  
是相知尋芳細踏王孫草臨水長吟漁父辭北望  
未應忘舊侶寄書須及鴈歸時

送掌官詹孫公得請還山

東門祖帳集冠簪陌上人若擁君林奉

詔曉辭丹闕迢楚魚夕隱碧山際賞花時坐新開墅  
宴客常捐貲賜金漢代二疏曾乞老君今千載

嗣徽音

送邵明府之浦城邵儒令長興

孫太守集入卷下

分符昔在雪川游移宣今之閭海傍棠詠舊民思  
召伯花開新縣近潘郎春風兩地吹應遍江路孤

帆去正長

聖主由來重良牧他年璽詔下明光

送王明府之武康次皇甫子循韻王舊令仁和

南遊車騎倍生光三月烟花出

帝鄉治邑遙臨新水郭為郎仍館舊銅章村中勸稼  
青春早堂上鳴琴白晝長莫嘆風塵淹驥足飛騰

有日遇孫楊

詠省院古藤追次鮑參吳公韻

畫省蒼藤久閱年堦前宛似虬龍纏技柯不為秋  
風老花葉長承晝日懸心賞獨看茲地勝手裁還  
憶昔人賢瑤華題壁依然在因寫新詩續舊編

元輔嚴公一品六考賀章

元臣王帶綰金魚辛苦調羹侍

帝居人樂昇平十八載身膺榮壽七旬餘黃扉優績  
頻頒勅紫禁趨朝獨賜與唐代裴公稱過主

試看今日總難如

送鄒廣文赴闕里二首

千里王程促去期蕭蕭匹馬路遙迤憑今懷別燕

孫太守集入卷下

臺日憶昔論交越水時文學亦知馳譽早簪纓休  
嘆沐

恩遲儒官不比風塵吏況待尼山謁聖祠

陰雨連朝忽放晴離亭對酒故人情一輪海日穿

林出萬里雲山入座明綰綬新為泰博士升堂環

侍魯諸生洙川回首如相憶莫惜雙魚遠寄聲

嚴李董三學士履任宴集次元輔嚴公韻二首

學士聲華重縉紳同承

鳳詔寵光新試看玉署傳杯客盡是鑾坡載筆人

聖代百年興禮樂明時四海靜風塵登瀛應繼唐家

盛好展平生答

帝仁

詞臣聯珮侍明光視草朝朝 繡座傍天上碧桃

紛爛漫雲中黃鵠並翔翔西清散直馳金勒東署

邀賓進玉觴此日上公題藻句應傳勝事滿

朝堂

與南曹朱大夫夜坐論詩次韻

紫禁城西落照昏相逢那復問寒暄天涯舊侶憐

萍合座上新詩剪燭論其惜深宵鐫共倒竭來幾

日席曾溫明朝又促南歸騎回首雲山隔前門

孫文恪公集

卷七

姪愷除指揮歸滇南過邸舍叙別

南詔歸程入遠天客堂相對重相憐百年越水元

同派數月燕臺又別筵拜爵今為萬夫長除書新

下五雲遙慚予素望非安石期爾成功似阿玄

送王太史 冊封江藩

漢家元重藩封典詞客將

恩下紫冥朱夏旆牽燕甸柳清秋節駐楚江亭乘槎

銀渚真仙客避世金門是歲星其以行游淹日月

早歸簪筆侍 明廷

余將赴南曹會梁司諫奉使山西賦此為別

昔年承下九霄城限柳色暗河橋南遊子泛吳

門轉西去君乘晉地輶春署百年司禮樂夕即千

里手風謠江梅塞馬音堪寄莫嘆相遠道路遙

白下贈陳世鵬 行役稿

白下重逢喜欲悲同遊翻憶少年時芸牕几淨常

開帙繡檻花妍競賦詩豹隱閭山多閱歲魚沉越

海倍相思他鄉得共今宵酒明發那堪又別離

保定曉行 此以下使郵稿

薊北冬寒霜露繁僕夫五夜促南轅使車星逐將

千里茅屋鷄鳴又一村驛路猶曠微見樹人家向

孫文恪公集

卷七

曙漸開門須臾海嶠陽鳥出閃閃旌旗陌上翻

安陽公署與謝山人話舊山人有作次韻答之

故人結屋安陽市大隱何曾戀薜蘿今夕啣杯聯

几席向來問訊阻關河停輶署裏勞相過把酒燈

前醉欲歌他日江東懷李白不堪回首暮雲多

習家池宴集贈呂使君

南征殘臘渡江津石徑松陰此駐輪全楚雲山俱

入望小亭花木已含春習池風景年年在漢水遊

人日日新却訝使君能醉客山公莫不是前身

登陽春臺次韻 有小序



臺在

潛邸西乃

獻皇登賦處少傅賈公少師嚴公為禮侍時前後奉

使至郢登斯臺倡和有作陞今亦忝禮侍奉

使茲土嚴公為賈公門人而陞又嚴公門人

也事符衣鉢敬和二章

東風吹暖上層臺冉冉雲烟拂檻來遙引山巒橫

似障下臨池水碧於蒼龍碑今勒

先皇賦鳳閣元依

舊邸開此日追攀看勝跡輝煌 辱藻嘆天才

孫文恪公集卷十七

臺

南國江山抱此臺當年二相擁旌來巖前停轂曾

看竹石上題詩未染苔畫省相傳衣鉢在紫泥又

向郢城開憑高欲和陽春曲却愧元非宋玉才

黃樓晚眺次玉奉常韻

下乃赴南省途中作

飛雲去鳥暮悠悠水漫長河碧樹秋誰構危樓當

勝地人傳學士擅風流望窮燕趙三千里勢控東

南十二州此日登臨傷往事斜陽澹靄盡含愁

下郢阻風用前韻

彭城南下路悠悠疎柳輕烟值素秋忽有狂飈鳴

四野即驚巨浪捲中流宦情雲樹牽吳苑鄉念湖

山隔越州何日川平堪進棹停舟延望使人愁

聞警 此以下家居稿

鶯花繞見照青春梅雨荷風入夏新往年華僊

白髮倉皇黎庶避黃巾聲傳越邑惟增壘塵暗吳

門已塞津垂老未投詞苑筆不堪延佇重傷神

江亭聘望

亭畔江梅吐萼新南州十月已含春晴雲渺渺橫

天未寒日輝輝弄水濱越海年來多羽檄燕關秋

盡尚風塵泥光况復催遲莫獨倚闌干一愴神

送潘都伏應觀之京 潘居官蕭介

孫文恪公集卷十七

十六

萬里朝天發會稽深山父老送城西蘭舟晴泛江

中去月渚宵停鏡裏捫路入

帝畿紅日近人依蓬閣彩雲低漢廷庶吏稱劉寵應

有 殊恩下紫泥

海寇入逼城江葉明府驅兵督戰予嘉之爰有

茲贈 下乃避寇越城時作

風流作宰最憐君種得春花滿縣芬為有烽烟傳

海上遂看氛祲暗江濱謀深越井千尋水義薄稽

山幾疊雲莫訝郎官今督戰朝歌平寇古來聞

越城旅邸遇秦太史北還

小軒相對重躊躇海上紛紛冠未除予避他鄉猶  
杜南汝歸故里似相如駟車乘寵橋邊過詩句銷  
愁醉裏書不飲今朝葉落酒腐儒安得客懷舒

送秦太史歸台州無懷其兄官允登前韻

離亭把袂獨躊躇君到天台已歲除夢憶惠連今  
忽至詩題春草竟誰如故人樽散惟耽睡逆旅愁  
深懶著書矯首何方懷二謝石梁高處片雲舒

旅中別友

越館相論意氣真忽看蘭棹發江濱經霜疎樹山  
頭迥帶雪寒鴻渚畔新青鏡流年催白髮缸中何

孫文恪公集卷十七

七

日爭黃塵旅中歲晚愁偏劇况復匆匆別故人

胡中丞提兵至越衛我鄉邦喜而賦此胡舊令

餘姚

向來桃李滿城春今見風雲肅令新江國舊迎分  
閩使河陽猶憶種花人雲屯魏虎轅門下日映旌  
旗越水瀉橫海樓舡遺蹟在即看嗣美漢功臣

旅中懷翁孺參

避地羈栖在越中涼風幾日又寒風感時覽鏡驚  
霜髮撥悶題詩對菊蕭何似杜陵淹劔外因懷李  
白隔江東論文未得同茲河日暮雲橫望碧空

懷徐遠卿

秋風野館蕙川濱忽漫相逢袂又分限地其如一  
江水懷人似隔萬重雲年華髮髮愁中換吳越干  
戈眼底紛百種羈情誰共寫祇應下榻待徐君

詠徐子自閒堂和其原韻

主人寄傲在林泉結屋城西近市廛車馬喧街心  
自靜圖書滿案嗜非偏臨江坐石堪垂釣落日微  
風好放舡莫道幽棲無一事扣門有客索詩篇

徐子以侍養家居再贈一首疊前韻

朝吸龍山樹杪泉夕接蕙水郭西壘陳情得侍庭

孫文恪公集卷十七

七

閩切

賜沐元承雨露偏靜息自疑麋鹿侶出游人認孝廉  
舡高才應著閒居賦可續安仁第二篇

旅館愁坐懷謝應午情寮

家傍龍山在越東驚心歲序嘆飄蓬官梅昨夜江  
頭發戍火何時海畔空同侍金門情本舊閒題紅  
藥句還工蕭蕭羈客寒城裏幾度臨風憶謝公

與同年西川王憲使叙別二首

越館相看鬢已星宦遊甘載嘆流萍時危聚首悲  
還喜坐久論心醉復醒同里故人成契闊看花舊

侶半凋零明朝又擁西征節岐路飄飄忍別

寂寞江天識使星崢嶸客舍倚青萍寒迎春意風  
微暖吟對梅花酒半醒握手忽思人欲別感時莫  
禁淚先零更憐送入巴山路月夜猿聲祇自聽

感述

臘殘客舍尚淹留東望家山蕙水頭兵燹已經無  
舊業鼓鼙復振有新愁孤城守戍寒吹角獨浦遊  
人夜泊舟十萬王師擁吳越不知誰是冠軍侯

立春後一日陳山人見過次韻

東風入戶暖初浮孤館張燈夜正幽客至欲憑詩

孫未恪全集卷十一

七

遣興羈樓還伏酒銷愁鹿門孟老猶無恙白首知  
章已倦游鏡水剡川將乞隱明朝同泛木蘭舟

冬和陳山人韻

春風昨夜到寒枝有客相過共酒卮戎馬江干初  
息日草堂燈下劇談時交游共調元無幾鄉國斯  
文應在茲更約移舟湖水曲長堤惟待柳垂絲

東陳山人用前韻

稽山深處白雲浮歸隱無如此地幽甘飲菊泉能  
益壽細傾松酒足祛愁欲從林下尋新侶那復朝  
中憶舊游久繫簪纓成底事人生飄忽一虛舟

雨堂夜坐和陳山人韻

連朝天氣半晴陰與客啣杯愁正深曉喜春陽舒  
物意那堪夜雨滴人心初聞浙瀝鳴階石漸覺淋  
漓響竹林時危旅邸惟應醉何日王師奏凱音

月山卜兆口號

下乃歸地時作

豪華滿目終黃土流水冷冷非世情十里湖山環  
勝地千年龍虎卜佳城宛如仙子彈琴狀還似祥  
雲捧月形迂叟未知他日事杖藜先此樂餘生

湖上

湖上携尊坐翠微山芳冉冉襲人衣春來水漲桃

孫未恪全集卷十一

七

花發杜陵風和燕子飛一艇斜維密柳岸鷗鷺閒  
傍釣魚磯故鄉好景不知訖何用天涯每憶歸

蕙江春泛

雨霽春山翠欲浮高人邀我恣行游烟堤綠繞鶯  
啼樹雲水縈迴鷺立洲鬢雪已增潘岳感江花更  
喚杜陵愁且拚酩酊未歸去落日微風共泛舟

丙辰生日

有小序

余自遯先公之變以來每遇生辰倍增悲感  
未嘗受兒曹一拜祇因母夫人在堂稍治饌  
席酬劬勞而已及先夫人棄代抱成山廬忘

其昏且歲丙辰服闋遇茲辰兒曹復擬治席  
噫豈知余往歲情事耶愁眠草閣起而賦此  
示兒曹此生勿稱慶云

今歲茲辰增百感芳樽無意對春風枝頭黃鳥綠  
誰轉檻外桃花祇自紅楚水終天元抱恨潘與往  
事又成空此生敢受兒曹慶掩淚惟眠草閣中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七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八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

七言律詩

遊燕子磯次韻二首 此以下南省稿

雲爭秋空宿雨收樓臺高陟燕磯頭重重連嶠當  
隄見滾滾長江繞郭流形勝古來稱建業兵戈新  
華靖揚州一盃聊為昇平舉連歲群公罷宴遊  
東林月挂夕陽收猶戀孤亭坐上頭自是眼前多  
勝槩恠米江左擅風流煙浮鷺鷥橋龍僧寺雲鶴龍  
關護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八

帝州有景促歸題不盡良辰乘興擬重遊

金陵官舍與陳山人夜酌山人有作依韻答之  
客堂綠酒蟻光浮燈下憐君漸白頭書法元連鐘  
太傅詩篇况似劉隨州百年意氣雙龍劍千里遊  
遊一布裘聞道鄉關尚戎馬故人共醉且忘憂  
與吳山人話舊用前韻 時山人避寇雙寓金陵  
京華昔聚嘆萍浮江國重逢雪滿頭賀監移官今  
禮部杜陵避地在夔州巫山每日吟詩句鏡水何  
年看釣裘垂老未聞休戰馬且拚同醉一銷憂  
金學士六十宴集次韻四首

北門學士是仙才帶印今看南國來地爲金陵賦  
二水官仍玉署切三台寒軒日色輝寶座幽砌梅  
香襲酒杯瀕老共誇神益壯驚人詩句醉中裁  
廿年詞苑識君才若宦留京我亦來鍾阜漸看成  
吏隱石梁何必羨天台尋幽到處皆題句稱壽今  
朝更舉杯忽念海峰猶未熄令人懷抱鬱難裁  
東越明州一俊才言從  
鳳闕領恩來人棲玉署清如玉地近台司上應台霜  
日布晴邀墨客石鑪圖煖薦霞杯如何新曲偏難  
和高調元憑白雪裁

孫文恪公集

三

二紀同升四海才詞卿署東和歌未落浮踪跡逢  
南國星聚輝光映上台別後風霜俱改髮坐深更  
漏尚傳杯因思曲水春遊日對酒看花句競裁

對雪疊前韻

寒齋兀坐自憐才對雪呼童貰酒來青燐玉堆連  
九陌碧空雲翳隱三台庭梅添色應催句風牖飛  
花忽墮杯半醉憑闌因把玩天工六出巧爲裁

陳山人見過論詩再疊前韻

僻性耽吟最愛才小軒今啓待君來山容在壁傳  
圖畫夜色當牕入斗台久坐漸移城上漏論詩頻

進掌中杯唐聲惟有開元盛眼底何人合體裁  
懷隱再疊前韻

久通金籍實慚才何日辭榮歸去來異域風烟淹  
白下故鄉山水憶天台朝躋石磴雲隨履夜泛槳  
絳月在杯錦服雙陪鵷鷺侶新裳擬用芰荷裁  
送江員外考績北上

凌旦星車發建康冠紳相送出河梁寒林葉落郊  
原迥朔塞雲橫道路長經國有才推賈誼爲郎不  
調嘆馮唐此行奏績天塽裏聲譽應知達

漢皇

孫文恪公集

三

壽致仕張納言七十和蒙谿公韻

解組風流世所宗春花秋月興重重江湖到處移  
青雀獻納當年傍

袞龍對酒覽陪同宦子題詩偏上最高峰別來廿載  
猶強健七十無殊少壯容

寄壽致仕戴中丞七十

歸隱芝山七十翁風神如鶴顏如童林花匝徑春  
長在詩客盈室酒不空早歲冠紳聯

闕下比來雲樹隔江東雲舟徒有玉猷興遠道安能  
訪戴公

月夜王翰林見過次韻

吏隱都城勝薜蘿  
西林詞客偶相過  
閉門芳草興  
公賦臨沼同觀遠  
少鸞堂敞清風傳  
玉漏庭虛高  
桐影金波從來對景堪乘興  
不飲其如良夜何

酬致仕許奉常次韻

羨君寄傲在烟蘿  
一自抽簪數載過  
舊徑多栽陶  
令菊比隣不惱杜陵鶯  
綠堂鍾阜常題句  
盡舫秦淮每泛波  
越水稽山歸未得  
教人無奈夢思何

贈致仕何翰林次文衡山韻二首

金馬藏身在舊京  
飄然解組興逾清  
山中看晨時

孫文恪公集

四

行樂席上題詩每寄情  
秋夜月明看使雁  
暮林風暖聽流鶯  
迢迢却是神仙客  
浪說食霞住五城

憐君詞賦擬東京  
壽效黃初調更清  
載筆曾為冊

禁客焚魚今遂碧  
山精范公喜泛湖  
中棹鄭子貪

聞谷口驚我亦倦游  
聊吏隱歸心常夢越州城

贈致仕何祠部疊前韻

少年獻策赴神京  
通籍元居粉署清  
夜半忽牽泉

石夢曉來無復綺羅情  
携樽愛看東籬菊  
騎馬愁

聞上苑驚來老桂冠  
誰不羨新詩况似謝宣城

再贈何氏昆季疊前韻

二疏歸隱重西京  
今羨君家與景清  
伯氏思尊辭

集署季方拋印愜閒情  
烟波江上同垂釣  
杯酒花

過共聽鶯千古高賢應繼躅  
二何聲動石頭城

新春鄉會

高雉張旌集縉紳  
坐深歌吹引杯頻  
客懷偏對鄉人洽  
春色同看禁里新  
簾外風和初綻柳  
海濱檄報尚飛塵  
慙勤為向群公道  
早策勲名答帝仁

帝仁

季春再舉鄉會疊前韻

聖朝浙水盛冠紳  
南國今看宴集頻  
色映庭堦花吐

孫文恪公集

五

艷聲添燕竹鳥鳴新  
宦遊且喜多公暇  
東隱憐

遠俗塵但願昇平長  
此會春風草木盡含仁

鄉會宴罷有懷再疊前韻

越中飛瀑挂天紳  
故里谿山入夢頻  
幽壑定知猿鶴怨  
旅懷聊對酒杯新  
鳳城春鬢千門柳  
錦服時沾九陌塵  
何日辭榮竟歸去  
杖藜林下詠皇仁

皇仁

寄馬太史次其贈行舊韻

論交璧水記當年  
雙劍光芒射斗璣  
賈島明經時

未遇王陽在位念常懸  
彈冠今接鸞鶴侶  
對酒頻

未遇王陽在位念常懸  
彈冠今接鸞鶴侶  
對酒頻

同翰墨遊一別江東又更歲徒依雲樹望春天

送朱愈憲赴湖南

黃鶴樓前駐玉珂春花爛熳聽鶯歌犁耕村雨農  
人足帆挂江雲賈客多遙識題詩生逸興還期持  
法帶陽和東溟北塞烟塵裏惟有荆湘幸息戈

送董使君赴尋甸

少宰聲名海內傳送君遙望日南天承家未論事  
城貴絕域應歌出牧賢政簡郡齋知對岫時清安  
谷自耕田抵憐舊國鄉人少無那春風又別筵

同大司寇馮公學士全公遊靈谷寺次馮公韻

孫文恪公集卷十

天

不須清梵洗塵心自愛名山結伴尋境勝如從圖  
畫入谷靈似奏管絃音半空寶塔雲烟護一徑蒼  
松歲月深莫問誌公碑上字六朝遺蹟久銷沉

登鳳凰臺追和李太白韻二首

臺上曾聞鳳鳥遊臺前江水抱城流詩題李白今  
千載名冠金陵此一丘鍾阜雲開明綠樹秦淮潮  
湧失芳洲懷鄉更向東南望烽火連年動客愁  
秋霽登臺愜勝遊平臨山勢俯江流江通楚蜀來  
商舶山藹雲烟護

中丘松鳥青連楊柳岸楓林紅映蓼花洲寥寥靈鳥

何明至倚檻空含萬古愁

友人邀遊清涼寺後席後山

紺殿雕甍結構雄人傳梁主舊離宮同遊小苑看  
秋樹更上高岡坐晚風千里雲山飛鳥外萬家烟  
火禁城中偏安莫說前朝事今日車書四海同

重遊靈應觀坐瞰龍潭次壁間韻二首

道院松陰一逕微重來閒坐看雲飛寒潭水碧龍  
曾卧秋樹霜黃日映輝六代亭臺遺址在三春花  
鳥舊遊非偶聽羽士談玄罷意興悠然欲拂衣  
為憐高亭坐翠微近人雙鳥故飛飛

孫文恪公集卷十

下

霜色潭水斜照夕照輝幽壑頗尋今日綠林名  
恬向來非憑閣佇立真堪嘆眼底蒼雲變白衣  
賀致政錢侍御六十時錢二親康壽在堂詞併

及之

投簪歸隱越江隈霜華曾搔御史臺十載祗吟林  
下句三公不換膝前杯漸添白髮同潘岳日戲斑  
衣學老萊北戰南征猶未已獨憐丘壑卧高才

送梁定齋先生考績北上

少年蕙水侍門牆游宦今逢在建康楊震青袍能  
造士馮唐白首尚為郎



蓬官報政雲霄近 綸詔褒功雨露懷 抵念秋風江

潯別不知重會是何鄉

與楊太史話舊次韻

鳳凰臺畔忽逢君 朔塞寒雲度鴈群 久別故人驚  
鬢改 細傾濁酒坐宵分 虛推詞賦追孫綽 竊慕才  
華似子雲 卅禁青藜輝五夜 石渠猶記校書勤

送楊太史句容展墓疊前韻

披松掃石拜先君 冠蓋應穿麋鹿群 絮酒滴時墳  
土濕 斷碑尋處徑苔分 百年桑梓江東宅 千里關  
山薊北雲 誰識王孫思故國 衝寒南下馬行勤

孫文恪公集卷十

與楊太史叙別疊前韻

玉署曾陪太史君 廿年遊宦嘆離群 江湖此日萍  
方合 岐路明朝袂又分 駐馬暫留官舍酒 撥簾遙  
對海天雲 歸途如遇南來鴈 莫惜音書寄我勤

送楊太史北歸疊前韻

臨行解珮贈夫君 為念

天琳鷗鷺群 關塞紆歸路 遠風烟南北大江分 旗  
亭曉樹含紅日 水國晴帆挂白雲 此去客中誰共  
語 離觴休訝勸慇懃

寄壽致仕馬內翰八十

金陵一見袂仍分 今到金陵倍憶君 草閣不知誰

對酒玉堂猶記共 論文幾回策杖臨 卅整廿載抽

簪 卅白雲鷗髮蕭疎聞尚健 何時重會掛清芬

寄壽致政吳尚寶六十

近臣投匭乞

若王納綬飄然返故鄉 欲釣江鱸時放艇 愛看籬菊  
屢傳觴 烟霞久卧人應壽 綬冕猶牽客獨觴 何日  
辭榮竟歸去 鏡湖湖畔老知章

壽周醫士六十

渥顏玄鬢少年同 問齒方知六十翁 羽衣曾傳延  
壽訣 藥囊兼有濟人功 鍾山近屋開金匱 淮水當  
門繞玉虹 莫訝冠紳多駐馬 聲名又動禁城中

孫文恪公集卷十

送周祠部考績北上

舊京游宦喜同曹 卿邑親交跡不遙 江上忽看行  
色動 酒邊難遣別愁銷 乘風淮海寒移棹 載月天  
津夜聽潮 想見奏功承

寵後春花繞路下青霄

送林奉常考績北上 林昌為太史

奉常獻績脩廡典 遠道征車謁漢宮 春望山川詩  
思逸 晴開雨雪客程通 朝儀方屬叔孫子 石室曾

為太史公此去定知承

寵詔祗憐朋好別江東

徐二公子宅觀燈次韻三首

南橋公子鬱金堂  
爛熳鰲山紫禁傍  
停轂已誇良宴會  
改筵還向後池塘  
月庭多樹參差影  
水榭千燈上下光  
最是主人能愛客  
春宵何惜引杯長  
火樹星毬映滿堂  
仙僚共醉綺筵傍  
夜闌華月穿珠幙  
春早和風到柳塘  
南國王孫元俊逸  
太平簫鼓倍輝光

君王應宴芙蓉殿  
直北凝看碧漢長

孫文恪公集

卷八

晉代繁華王謝堂  
流風今繼石城傍  
聲靈吹金貂  
館影落樓臺  
碧水塘  
席上花簪添酒興  
庭前月色讓燈光  
誰知獨宿南樓者  
惆悵偏嫌春夜長

徐魏公城西別墅宴集次康侯即韻

舊京佳麗敞名園  
滿座金紉泛綠樽  
鏡裏樓臺池上景  
檻前山石郭中村  
萬花繞徑春長貯  
百炬張庭夜不昏  
只願風塵清四海  
上公與客宴遊繁

和吳山人小閣述懷之作四首

幽人常伴海鷗閒  
遺世高風未可攀  
買壘比來居建業  
釣簾每日對鍾山  
窮如阮籍懷偏逸  
才似清

安髮已斑回首吳門棠梓地  
都城大隱不知還

朝紳不繫一身閒  
五嶽名區已過攀  
老去懶馳雲外路  
春來惟看閣中山  
烟銷巖樹當窓翠  
雨過林花滿目斑  
獨倚欄干成坐久  
天邊鳥背夕陽還  
鶴比精神雲比閒  
空塵遠思渺難攀  
酒杯放曠陶元亮  
詩句清新庾子山  
卜築偶於官舍近  
招尋同賞砌花斑  
傍人莫道山人醉  
深夜猶能步月還  
百年塵世幾人閒  
炎爾樓居日日攀  
塵裏生涯惟卷帙  
檻前圖畫是雲山  
陶情酌酒杯浮綠  
遠興題詩管握班  
吾憶吾廬亦幽勝  
何時解組乞身還

孫文恪公集

卷八

送胡太史之京

北門詞客送

中朝南國春郊餞  
別醉風暖漸還幽  
谷鳥雨餘新湧大江清  
征途柳色迎仙棹  
到日花香撲錦袍  
同館故人如問訊  
為言迂拙稱閒曹

送歸余憲赴浙中

春繡繁花遠路開  
使臣今發鳳城隈  
聲馳青瑣留南國  
龍沐

丹宸向外壘  
黎庶滿期沾  
雨露法官設道肅  
風雷海鄉兵後凋  
殘甚誰是通方濟世才

余以鮪魚饋同年許米常母夫人奉常作詩謝

次韻答之

曲江舊侶今稀少君是龍頭老奉常莫以饋魚酬  
鱸句曾因拜母陟華堂竹投川裏元稱孝泉湧家  
邊自召祥相隔遠方猶寄鯉鳳城咫尺豈能忘

致政張僉憲七十壽章次許米常檢

抽簪歸隱謝蒿塵高致應同賀季真建水霜臺留  
宦跡鍾陵花塢對吟身七旬強健當平世四月清  
和值壽辰何物化龍堪贈子臺公陂下一青坊

太常公署獨樹牡丹根盤石欄甚盛今歲花開

蘇東坡公集卷十八

百餘朵王少卿邀賞有作次韻答之

繁花獨樹發容臺恐負花期特地來小苑初晴露  
語滑疎簾高捲蝶飛迴風前不斷香如撲日下相  
看錦作堆愧乏陳思才八斗欲題新句若為裁

同年許會元宅賞牡丹限韻二首

惟賞傳杯日易斜座中爭看牡丹誇連翻澹白拖  
長練點綴殷紅散晚霞不產豪華梁孝苑偏開詞  
客許詢家紛紛桃李休相妬國色由來冠百花  
三春好景在君家幾樹樓前傍檻斜臨風香氣元  
相襲東燭嬌姿更可誇南國今憐重對酒曲江猶

記共看花年米舊侶渾稀少莫惜深宵醉紫霞

徐公子宅賞牡丹限韻三首

帝城春意滿朱門邀客看花咲語喧香惹遊蜂穿  
翠幙枝留啼鳥勸金樽一欄無謝平章宅萬眾應  
同西洛園自古繁葩占泰運風塵從此靜中原  
多病春來廢酒樽官齋高卧避塵喧能令迂叟偏  
驅轂馬是王孫近聞園愛客真同孔北海策勳終  
比趙平原綺筵開處花如簇一段風光擅白門  
留賓向夕更高門簫鼓催花不厭喧色聞晚霞明  
寶砌香和小篆入金樽梁臺賦客推司馬楚澤騷

蘇東坡公集卷十八

人擅屈原今代是誰倫二傑為君題品牡丹園

送石侍郎赴鎮沅臺用尹侍郎韻

祖帳雙旌都邑酒驪歌頻促使臣軺金陵一望江  
山勝玉節西行道路遙劔外風塵清六詔湖南耕  
牧撫三苗知君素有臣時略應樹勲名答

聖朝

與二友酌池上軒用舊韻

結駟無勞訪薜蘿南曹歲序只閒過憑軒得句難  
忘酒臨沼揮毫不換鵞平旦日光斜入牖清宵月  
影靜涵波門外俗塵渾莫染祗應開徑迓羊何

致政聞太宰八十壽篇

謝政還山卧四明久於泉石結幽盟彤庭舊曳尚  
書履白髮猶傳太宰名史冊前修應伯仲摺紳後  
輩已公卿

君王優詔詢遺老遣使行者下玉京

寄壽致政別駕長兄八十

歸卧林立閱歲華陶然杯酒是生涯參軍舊泛三  
湘棹別駕曾看二室花白髮垂堂人尚健青山移  
役與偏除惠連徒有還鄉夢何日同遊醉紫霞  
為朱侍御壽二親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不須丹藥駐顏顏偕老神強鬚未斑春至看花開  
草開秋來翫月敞松關百年人樂庭闈裏千里雲  
飛江漢間驄馬登臨時眺望鍾山好似太行山

病起

病起俄驚夏又過年來歸計嘆蹉跎厭聞門巷喧  
車馬翻愛衣裳著菱荷賀老抽簪情自適白公結  
社興偏多海天渺渺雲橫處遙隔其如故國何

送方俞憲赴西川

積雨初晴驛路開送君西去重徘徊三年香握趨  
蘭省九月霜飛赴栢臺蜀郡文翁能化俗臨邛司

馬拙高才風流好繼前人獨莫向都亭悵別盃

寄訊翁中丞巡行江南翁信為參政駐吳都

開府

新恩承魏闕分藩舊譽滿吳臺停驂棠樹垂陰在騎  
竹兒童逐旆來東海頻年猶羽檄西疇一望丰高  
萊臨戎問俗須珍重共識君為濟世才

九日

九日仍逢祗自憐金陵游宦屢經年霜花對眼聊  
酬節美酒呼朋小設筵故里久荒三徑菊昔賢早  
泛五湖舡欲歸猶被浮名絆極目南雲獨黯然

孫文恪公集卷之八

冬至齋居次林侍郎韻二首

南州十月苦寒侵却喜陽生至日臨雪片昨猶殘  
節序梅花曉已露天心登臺彩筆書雲瑞吹竹黃  
鍾協鳳音最是詞卿傳雅調令人吟詠一披襟  
留省拖紳年頗多寒冬又轉一陽和剪茅特結晨  
人屋製服方拋織女梭晚歲熟名猶未立故園松  
菊近如何齋居靜裏愁方集堪聽嗽嗽塞鴈過  
齋居又次康侍郎韻二首

曉霽寒暉散積陰齋居兀坐獨澄心函中尚有懷  
華劄索裏元無陸賈金六管嗟灰陽已動百年愁

世思難禁吏散軒庭何闕寂捲簾惟對竹森森

玄冬雲日帶輕陰省署端居醒道心實嘆頭顱添

白雪虛傳瓦礫變黃金風庭脩竹寒逾勁霜徑殘

花冷不禁然坐超然通物理為被周易遺蕭森

送趙上舍歸桐廬省母

璧水芹香鼓篋初儒林漸已動芳譽四方英俊交

將過南國山川覽眺餘江上忽浮千里棹囊中惟

有數篇書懸知行子還家日白髮慈親正倚闕

寄壽致政姜少尹九十

年登九十聞猶健鶴髮芝顏信可誇佐邑風流傳

往蹟歸田樗散樂生涯秋軒把酒頻邀月春園移

筇適看花何事題詩遠相訊先公門下舊侯芭

寄壽致政少司寇楊公

越中歸老歲頻更野鶴閒雲共結盟三紀宦途留

舊蹟兩都省署識名卿蘭亭對酒巾車駐鏡水看

山盡舫行夢寐故鄉陪杖屨不知何日脫塵纓

寄吳太史示諸生

南遊朱紱滯陪京北望彤雲繞

帝城雁信遙傳吳季子鴈行為達魯諸生垂紳玉陛

依天近奉詔金門裏露清島鶴敷名付公等老夫

將訂碧山盟

暮春寄訊致政大司馬張公

苑發繁花飛乳鳥東郊杖屨日携壺青門瓜熟心

常懷白社詩題興不孤寶篆眠雲懷遠壑虛叨懋

組帶留都北來已定歸田計欲叩

君王乞鏡湖

孫文公集卷之十八

孫文公集卷之十八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九

古越孫陞著 門人常熟徐枋校刊

五言排律

○送陳司諫扶侍歸鄂陵以下北署稿

芳譽馳青瑣

殊恩出紫宸班昭元遜子潘岳欲扶親南日催殘臘

東風入早春殊與花外度玉節抑遶新路遠恒山

曲家臨潁水潁經行題柱處戲舞捧觴展佳色占

庭草惟聲動里人河嵩增氣聚詞賦倍精神左掖

敷官客清朝報主身莫使梁苑布即轉蘭門輪

孫文恪公集 卷之十九

○送閻祭酒赴南都

侍臣造

北闕司教向南都鄉念行過晉官程旋入吳金陵元

勝地壁水得鴻儒道本三才重文刑六代蕪傳經

剏向後擁帳馬融徒寵擬膺綸召勲還藉鼎扶昔

陪鸞掖裏今錢鳳城隅江東憐遠隔凝睇暮雲徂

○忠弼堂為元輔嚴介翁題

堂成赤梓里人在帝王州綸將天恩重璇題

御墨留清忠扶漢鼎良弼濟商舟駿業符今古鳴名

煥斗牛擔虛高日射牖啓細雲流試望鈐岡上盈

盈紫氣浮

○瓊翰派輝樓為嚴介翁題

黃閣中興佐彤闈晉接頻

皇情殊未已宸翰每重申鳳下金書絢龍璫玉藻新

飛樓千氣象充棟貯絲綸雲繞鈐山麓天分楚水

濱流輝應不極午夜動星辰

○送宣宮庶歸汴陽省覲

紫禁神仙客青宮輔導臣十年遺故國千里憶慈

親賜省

君恩渥行游使節新晴光開六合物色麗三春路繞

孫文恪公集 卷之十九

方城曲車停汴水潁縣知率綬子應慰倚門人勝

地雄詞賦遙天望月輪何時還挂署仍得奉清塵

○送虞中丞督撫虔南

蘭臺新沐寵棘寺舊騰芳服薦明燕旬慙然入楚

鄉朱帷宵撤霧白簡畫飛霜控制連三省威名動

八方江山增氣聚草木被輝光

聖主憐材切還看棟廟廊

○同僚友沿金水河步入內館

晴光開碧漢淑景布青陽緩步趨繁榮聯裾遙驚

行玉虛仙界裏金水御河傍官殿雲中起旌旗日

下揚堤蕪將轉綠苑柳漸舒黃橋迥飛虹度泉光  
湛露瀼鳳池通瑞氣鷄樹發笑香年年承寵渥何  
以報

君王

○贈王太史陪祀 京陵

武皇陵殿迥春祀我曾過綠野風光麗蒼梧王氣多  
連翻千嶂外盤踞萬山阿臨澗摘清藻沿崖踏細  
莎雲蒸龍虎窟雨潤鳳凰坡君去陪芳薦松楸長  
幾何

致政吳參議壽六十會其子進士懋賢拜成都

孫太傅公集 入卷五

○邵倅便道省觀詩並發之

四海乘軒客如公樂隱稀自投朱紱後惟與白雲  
依秋月頻看滿春花幾度菲登臨人尚健寄傲興  
遙飛壽酒山中熟仙即天上歸宮袍看拜舞絕勝  
老萊衣

○送許少宰赴南都

有美瀛州客球琳比德良摘詞追董賈灑翰逼鍾  
王載筆鑿坡下傳經璧水傍銓衡佐南省舟楫度  
江鄉 帝宅盤龍虎仙臺起鳳凰牛山雲鼎鼎  
諸月蒼蒼暫寄行游興多留紀勝章葵心長向日

栢樸老凌霄

明主恩方切儒臣譽益彰賜環應不遠柱石壯巖廊

○送冢宰張龍湖先生赴南都二十韻

舊京開大業冢宰統群臣職蒞天曹重

恩傳鳳詔新拜宸瞻日月曳履下星夜車發燕臺曉

花明薊野春韶光薰祖帳輿論在朝紳今代雖多

士如公更幾人早通金馬籍久作玉堂賓史局才

華著經帙啓沃陳梗枘擎峻宇鸞鶴奮高旻世故

恒憂杞遼烽每慮秦危言何慷慨壯志自忠純決

政姚崇匹知幾李沆倫正期留館閣翻訝涉江津

孫太傅公集 入卷五

帝識經綸手時推柱石身三山看綵綉八座陟嶙峋

去覽馳仙馭來應東化鈎昔年懸藻鏡小子荷陶

甄繁榮隨班數龍門領誨諄臨觴憐遠別含意未

能申望極城南路征輪迥絕塵

○世芳樓爲相國許崧翁題

洛陽佳勝地樓閣鬱崔嵬寶樹當堦秀瑤花繞砌

開寶篆五桂王氏蔭三槐傑構冲霄起清陰入

牖來池明懸倒景境靜絕氛埃今日傳芳者聲名

逾九坡

○慶源堂爲許崧翁題



卷高巖卧說鍾秀嶽生中名在知先哲  
人瑞塔麟趾集錦沼鳳毛新八座瑞華省三公  
禁宸黃河天上水綠澗檻前津靈派來何遠長流永  
不涇

○送俞明府赴潯

求友聞鶯語同升聽鹿鳴他鄉憐再晤遠道又南  
征夏擬離燕甸秋應到楚城彈琴傳雅韻製錦著  
芳名共月常看色因風好寄聲却亭不忍別無限  
故人情

○送陸明府赴東流

孫文恪公集

卷五

憶昔越江濱論文意氣真璚琴寄山水寶劍通星  
辰夜雨徐生榻芳村孟氏隣十年今再晤異域轉  
相親海邑迎新令天京送故人去留俱莫問且醉  
王臺春

○元輔嚴介翁四考賀章

聖主當陽日宗臣奏最年勲隆三考後班列百寮先  
黃閣絲綸重青霄雨露偏禁中馳王勳殿裏撒金  
蓮燕饗賓儀盛龍章

御墨鮮

丹宸恩正渥赤鳥念彌虔姬旦聲堪嗣王褒頌可傳

夜來看象緯北極燦台躔

寄壽致政戴中丞六十 其生辰在九月

鴻侶招新隱鵷班識舊臣兩都留妙譽三國寄高  
人漸得林間趣還尋石上因赤霄誇劬術青女報  
孤辰鳥語如聞樂花明欲貯春芝巖無俗轍綺席  
有佳賓珮鳥趨朝夢江湖未老身

形廷應再召早晚下蒲輪

○輓致政顏別駕

聖代通儒術丁年作國賓雨陽早脫綬北海久垂  
綸寄傲追元亮風流比季真隱居花繞徑仙遊榻

孫文恪公集

卷五

生塵山月鶴啼苦汀蘋客寓新封堊培馬鬣宰木  
護龍鱗天地無遺憾弓裘有嗣人他年遼鶴返華  
表玉嶠峴

○良卿有懷使郵稿

赤縣經行處南征計客程彤雲官闕迥北望是神  
京

綸詔承恩重河梁戀別輕長途從此去飛鳥若相迎  
寒戍荒烟斷晴沙古樹平晚馳隨月色晨發聽鐘  
聲臘已離燕甸春應到郢城王孫何日返惟念倚  
門情

○與十五弟叙別 此以下南省稿

晴天生暖烟池水弄清漣正通吟春草何期見惠  
連遠來卿國裏權叙客堂前風雨方聯榻雲山又  
別楚憑闌望歸雁行斷一凄然

○山泉為慎侍御題

江南開地勝山下瀉泉清展鏡空明色鳴琴日夜  
聲細穿幽澗遠浩入大川平浸月水輪微掀風墮  
浪驚何須憂旱槁賴此濟蒼生

○送張僉憲赴湖南

舊稱青瑣客况乃玉堂人抗疏芳聲振題詩藻思

孫太僕人集 卷九

七

新一朝垂羽翮十載混風塵往事那堪問今官始  
覺神棲鳥看署裏吏節向湖濱本是珪璋器終為  
廊廟珍兩都俱官得四海幾交親忽爾乘軒去離  
懷不可陳

○致政鄔憲副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京口金焦勝鍾靈竟屬公風標同汲黯詞賦擬揚  
雄乞隱名何處求仙術更工生涯丹經裏世事綠  
樽中秋月頻看滿春花幾度紅慚子牽絲綬猶自

潯江東

七言排律

○送吳學士赴南都次嚴少師韻 此以下北署稿

仙臺縹緲鳳曾遊江草芊芊錦鷺立洲千古金陵稱  
地勝一時玉署屬才優興臨山水堪登眺事簡圖  
書足靜修

北闕然論應即召南都風景覽淹留祇憐驪唱人將  
別况值梧飄序已秋最是岐途惆悵處疎雲繞樹  
雨初收

送教學士赴南都次嚴少師韻

侍臣早繫金閨籍上苑爭攀玉樹芬五夜添香頻  
寓直十年應

孫文恪公集 卷十九

八

詔義脩文曳裾同振

天坪珮挂席獨衝江國雲間道留京競勝事可憐物  
夏忽離群官橋柳蔭晴猶暗荷氣蒸人醒亦聽我  
有舊藏雙白璧今朝感激贈夫君

鄧中春雪 使事稿

余至鄧止留守公署署後依山為亭甚高峻  
江山之勝盡在覽中乃春正五日常登茲亭對  
雪漫賦一首

鄧城春意浩無邊獨坐高亭思灑然三白獻祥飄  
戶外六花辭臘舞風前瑤臺不減蓬丘勝玉樹

從

帝苑連徑草沃膏應漸發谷鶯迎曉亦忤還昔聞白雪陽春調今見陽春白雪年飲罷憑闌歌一曲他時祇恐野人傳

送客部朱大夫出守九江南省稿

廣陵才子春曹客藝擅雕龍思不窮早歲彈琴舊水上幾年綰綬大江東久聯金籍名元顯新領劍符地更雄雲護二林匡阜接渠分九派蜀川通紫崇舊里尋陶令司馬流風想白公此去題詩山水郡應傳勝事古今同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九

九

孫文恪公集卷之十九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十

五言絕句

古越孫陸著 門人常熟徐斌校刊

病中訊王趙二太史病二首以下北署稿

平生金石友同病更相憐欲問那能步聊憑尺素傳

傳

我病猶未瘳君病竟何似松芝如可繫願學安期子

送徐薄赴金壇

江南佳麗地佐政也風流只尺茅山洞公餘得勝遊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十

一

遊

漂母祠行役稿

曠曠淮河上紛紛擁使旄見超蕭相國草莽識英豪

豪

過漂母祠感淮陰之事短述為著其隱

淮陰侯信者功利之士也登壇數語漢楚興亡如指諸掌然欲以天下之城邑封功臣其

意已見矣不三載而定魏克趙下燕併破齊

楚功誠足尚使信恪守臣節益敬慎以聽於

漢王豈非勞懃君子明哲丈夫也哉然而非

信所及也裂地請封本其夙志不足為異則  
平奉侍帷帳謂必接正大之義答告於王若  
曰功高不賞何以示勸而顧紆曲曖昧躡足  
附耳云云信於是時已無生理矣真王之令  
殺信之符也厥後王疑日深信迹日駢殄驕  
猜狠兩不相下而信竟不免是殺信者良平  
也但假手呂后云耳夫信堅拒蒯通何嘗肯  
漢厚酬漂母豈獨忘恩余過漂母祠感嘆十  
古憤鬱特為發之

千金酬匹婦一飯不忘恩却恨當年事疑深附耳

孫文恪公集

卷二十

七

言

送楊生二首

此以下家居稿

予以家鄉遭警暫避越城忽建德楊生過訪  
生父涇州刺史乃先忠烈公門人也予與生  
話舊數日知刺史君有子矣微言為別漫書  
以歸之

相逢話晴芳斗酒意何如爾有青雲志應能讀父  
書

為客越城東送客越城西惆悵情無限寒山夕照  
低

弔金生二首

少年負奇氣仗劍屢從征共嘆今朝事惟傳身後  
名

不識金生面登堂忽泫然裴徊空圻立野樹鎖寒  
煙

為周贊士詠春庵

南省稿

倉公傳與術董奉是前身護說多栽杏庵中賸有  
春

七言絕句

苦熱行一首此以下北署稿

孫文恪公集

卷二十一

七

朝朝烈日馳南陸片片晴雲匝上霄赤地不生朱  
夏草金流石鏤土山焦

天上飛輪促火龍逍遙無計御冷風不知夸父緣  
何事萬里衝炎到海東

赤日黃塵太相通長安九陌氣如蒸燕雀寒谷餘  
冰雪南望迢迢不可登

行旅紛紛熱不禁勞歌盼望駐前林何當遍植千  
尋木到處平鋪百里陰

雷轟雨注送微涼拍手兒童喜欲狂半雨半晴連  
十日誰知潯暑轉難當

平陽邸第畫堂虛露飲水漿薦玉盃餘暑夜來消  
不盡明朝還設絳紗厨

玉斂金門敞翠陰離宮內苑碧雲深

君王為解吾民愠時對薰風一鼓琴

夏日日長可奈何厭聞隣館沸笙歌欲供茗盞選  
良友繞座其如蠅蚋多

槐雲榴火著炎光蟬咽無聲鳥倦翔不慣相呼逃  
劇暑一簾書几坐生涼

炎帝成行沙磧外胡兒馬上也銷魂曾聞六月周  
師捷倚劔令人望雁門

孫文恪公集

卷下

四

送同年邵侍御還南都二首

上苑看花僅十年同遊卿士已蕭然重來握手無  
多日忍聽驪歌起別筵

夾道垂楊馬首看遙持繡斧出長安不愁南下街  
炎暑白晝飛霜六月寒

送孫明府赴東莞二首

青年妙譽動金臺知爾元非百里才雙女湖頭憐  
鷁去九霄雲外望鳬來

南溟雪浪接天流碧島丹丘擁十洲茂宰政成多  
逸興題詩應上海山樓

報國寺樓菴棟房次壁間高蘇門韻二首

紺殿凌霄俯萬山數聲鐘磬出雲間迴廊石徑通  
蘭若庭植雙椽俯自閑

長林綠繞接西山捲幔山光几席間此日停車成  
坐久幽懷為變白雲閒

送翁尉赴南平二首

鐔州城下雙流合百尺浮橋卧玉虹官舍高依青  
嶂裏人家半在白雲中

少年作尉似神仙晴日紅開幕下蓮劇飲山中衆  
落酒醉看龍劍躍平川

孫文恪公集

卷下

五

送謝官直謫台州二首

十年禁禁共鳴珂此日分携感慨多賴有清尊能  
戀客不堪徒御促驪歌

才子南遊向赤城萬松巖畔石梁橫其情詞賦技  
江水宣室還看召賈生

春晝小坐次少宗伯程公韻

風來上苑楊花落日暖南宮燕子飛荏苒泥光春  
又暮腐儒默坐愧朝衣

程公約遊姚氏園亭疊前韻

聞道城南春事好尋花載酒與先飛一番雨霽園

林淨不遺紅塵染客衣

送胡明府赴長山二首

莫向尊前唱渭城匣中有劔別離輕燕圻况接齊  
封近百里欵歌聽頌聲

卅鳳城南別故人河橋柳色雨餘新欲知後夜相  
思地長白山頭月一輪

送陳子培宦游南都二首

望水當年共采芹金門結綬再逢君如何又作江  
東別帳望天邊日暮雲

舊京樓觀倚天開萬戶烟花錦作堆遙憶子昂多

蘇東坡全集卷之六

逸興題詩應上鳳凰臺

周廿八郡博赴松江祖席口占贈之

官亭酒罷各風烟君向東吳我在燕世上浮名成  
底事幾時同泛蕙江舡

題春景二首次大宗伯徐公韻

春水平洲芳草生春風拂岸柳絲輕倚蓬延望者  
誰子渺渺烟波無限情

高山瀑布灑林端風雨晴天萬壑寒未得香爐一  
登眺幽懷且向畫中看

題冬景二首次大宗伯徐公韻

同雲萬里六花飛寒極人嗟酒力微聞道平陽歌  
舞地擁爐猶自映貂衣

茅茨小傍白雲岑籬落漫漫積雪侵寒士自甘終  
日卧洛陽賢令獨關心

送李懋馨歸省

南天一望白雲飛結束征驂出

帝畿肯戀簪纓留客邸篋中閒却老萊衣

送鄒生歸泰安二首

結束征驂出禁城青袍憐是舊儒生匣中龍劔頭

珍襲留取他年答

蘇東坡全集卷之六

聖明

平生逸興愛躋攀因于東歸憶泰山何日振衣還

絕頂天門長嘯俯人寰

贈李星士二首

歲甲午余於長安邸舍遇吉水李星士謂余  
明年及第已而果然薦紳大夫爭叩其門別

去十又八年復來京師髮已白言多中道余

益重之于其歸贈言如左云

我昔携書觀

五雲黃金臺畔偶逢君談星測畧今皆驗始信虛中

術不群

楚江歸去幾經春今日相看白髮新  
意氣條然出塵表君平莫不是前身

贈舒進士得請養父歸都陽

海日晴曛玉宇春  
仙郎百拜扣

星床願求一滴金  
上露去餘芝山頂上春

送沈丞赴深陽三首

君去江南結綬初  
花封試政佐雙鳬  
無言千里春  
明隔咫尺鍾陵是舊都

門對雲林香藹同  
知君公暇得清琴  
吳玉鑄劍千

孫文公集卷之八

年華勝跡猶存石屋山

官亭雪霽把離杯  
滿目江山玉作堆  
明到琴堂彈

白雪應思此日別金臺

題畫二首次韻

金水湖邊暑氣清  
薰風十里嫩涼生  
游魚作隊穿

芳藻的的紅蓮照水明

菱花荷葉乍含霜  
魚鱗悠然弄早涼  
醉倚玉闌秋

興劇令人遙憶水雲鄉

金山絕頂遠眺酬湯都督

此以下行投稿  
凌虛忽送空塵日  
萬樹千帆青藹間  
只願長江風

色好將軍戴酒日登山

呂公祠二首

寒郊駐節倚斜陽  
雲擁仙宮古道傍  
游宦廿年渾是夢  
入門何必問黃梁

長樹多少鳴鶯客  
神似塵生早過師  
故國青山千萬疊  
幽懷久與白雲期

黃石公祠和韻

九塞應清未有期  
偶來駐節謁荒祠  
山林莫道無黃石  
今日兵機更問誰

楊花

此以下家不錄

孫文公集卷之八

無那楊花惹暮春  
漫空飛絮正愁人  
一番雨過園

林靜抽綠然紅景自新

題陳山人壁

六街車馬日駁駁  
誰識茅齋靜者心  
我獨題詩陳

李壁庭中古樹甯寒食

贈儒醫趙叟二首

聲名籍甚越城中  
藥鼎丹爐每奏功  
借問禁方何

處得先人傳自漢  
倉公

蕭疎白髮映童顏  
高論霏霏意度閒  
四海風塵猶

未息知君隱隱市廛間



送羅丞還官金陵二首丞居市八載邑人皆稱

其廉平余雅重之爰有茲贈

露樹風蒲江上秋千人擁送立沙頭共看廉吏移

官去數卷圖書一葉舟

金陵西望路何長從此雲山隔滯荏舊日頻哦松

樹下邑人應比召公棠

暮春

此以下南省稿

雨餘批頰啼新綠風細楊花照暮春此日鏡湖堪

放艇可憐愁殺未歸人

題高梧樓風卷月君宰梧州屬邑梧人假之風

孫文恪公集

下

繪圖集題漫賦二絕歸之

綵翮遙從碧漢翔雲搏千仞下梧岡咆咆聲向朝

陽發帝識人間有鳳凰

九苞靈瑞結成姿五色文章絢作衣仙質嫵婷異

凡鳥從知不戀稻梁肥

送程別駕赴均州二首

秣陵西望路何長別駕行行入楚鄉愧乏寶刀相

把贈祗期聲譽繼王梓

四海名山推太嶽琳宮金殿白雲間羨君出作神

仙吏萬丈丹梯得屢攀

嘗解楊梅

萬壑楊梅絢紫霞燭湖佳品更堪誇自從名繁金

閩籍每歲嘗時不在家

思歸

思歸夜夜夢郊居何事南宮尚吏居家在趙州東

近海鱸魚味美勝鱸魚

孫文恪公集卷之二十終

孫文恪公集

五

附錄夫人楊氏詩目

五言律

秋日懷親

月夜鳴琴

寄姊

秋日新晴

至日

余兄寓京師偶赴河間詩以憶之

詠梅

雪

聞鶯

早春懷鋌兒

余辛丑之京今歸吳城得省母氏追念先府君

選近詩併及之

孫文舉全集下附錄

寄鋌兒

寄鋌兒

示鋌兒

示鋌兒

示鏐女

紫駟馬

折楊柳

採蓮女

聞笛

七夕

越館懷歸

憂旱

中秋雨

關山月

俠客

初晴

久雨

嘗新茶

雪霽

龍頭水

城南別女

臘日憶女

七言律

登樓

聞鴈

寄妹

中秋對月

除夜

元日

元夕

黃金臺

見湖亭

勸兄和韻

憶姊和韻

選兄二首

寄兄

避寇越城感述

越城懷古

擬內閣觀芍藥

孫文舉全集下附錄

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二首貽之

庭榴

越城重九

憶京華鐫鋌鈞三子次韻

書懷次韻

兒鋌以翰林編修三年考績予得晉封夫人有

述

白門哭夫

秋日檢筭感述

五言排律

初夏即事

聞蛩

七言古詩

端陽有感

七言絕句

院中對花

對雨漫述

少年行

聞警

聞徵元氏兵至

夢醒口占

江上別兄

孫文肅公集不附錄

五

附錄夫人楊氏詩稿

五言律

秋日懷親

玉露沾花濕金風透幕涼天連秋水碧山帶晚烟  
蒼撫景嗟時序懷親憶故鄉倚闌凝立久心逐鴈  
南翔

月夜鳴琴

小堂明月夜捲幔理絲桐素魄千門皎清音一院  
通落霞飛指下流水瀉絃中停曲聊延佇高天度  
遠鴻

孫文肅公集不附錄

四

寄姊

緘書托征鴈千里寄南州不盡相思意聊紆遠別  
愁青山當繡戶綠水繞粧樓骨肉何時會望窮天  
際頭

秋日新晴

浙浙涼颼至昨宵新雨過雲開明玉宇日出漾金  
河樹裏鳴蟬亂空中過鴈多乾坤舒望眼秋色足  
吟哦

至日

至日潛春意天機故透梅漸看殘臘去行待艷陽

未刺繡添宮線吹葭散琤灰光陰何往冉又是一  
年休

余兄寓京師偶赴河間詩以憶之

親聞天際迥悵望信音稀賴有同羣鴈那堪異地  
飛蕭條栖旅館咫尺隔皇畿去去將何月如何尚  
未歸

詠梅

昨夜春初動江梅發早芳翠枝堆玉蕊素艷晃寒  
光帶月籠疎影隨風迤暗香最堪調得留取薦  
明堂

張文忠公集十附錄

雪

碧漢同雲布新寒晚更加霏霏剪瓊葉片片落梅  
花樓臺生色相海宇有光華三白春前瑞皇歲百  
萬家

聞鶯

上苑花如錦流鶯枝上鳴間關頻喚侶現曉更含  
情習習應風暖遲遲砌日明香闥方倦繡忽聽兩  
三聲

早春懷鋌兒

玉律風初轉金堤柳漸舒感時懷仲子鎮日倚門

問骨肉天涯隔雲山望東歸鴻聲嗷嗷不見字  
音書

余辛丑之京今歸吳城得省母氏追念先府君  
遐逝詩併及之

昔在燕臺下瞻雲隔海涯今歸吳市裏修水足吾  
家慈母身猶健嚴君迹已遐宵堂集悲喜月色澄  
牕紗

寄鋌兒

燕山聽鹿鳴早歲已成名隱霧今猶約搏風即起  
鵬言懷遠遊子無那倚閒情欲寄平安字爰天馬

張文忠公集十附錄

不征

寄鋌兒

念汝留京國春花兩度紅讀書  
冊禁裏試筆玉堂中才美名應振官貧道不窮百年  
須自勵清白舊家風

示鈞兒

又是清和候梅黃細雨天流光人競惜向學汝須  
專勉學元難恃虛名亦枉然能酬題柱志始見馬  
卿賢

示鑄兒

少年亦漸長學業可圖成其效頑愚子須齊賢俊  
名青萍方在匣綵綺未聞聲何待三選教傳經有  
父兄

示錄女

吾女資元淑相隨繡閣前花嬌細雨庭樹蕩和  
烟須讀名媛傳無忘姆教篇芳年易成壯撫指又  
鳴蟬

紫駟馬

俠客輕家業千金貨紫駟雕鞍保絡索錦轡玉花  
鞞盡日行邊塞追風下海陬不辭征戰苦報主覓

孫不備公集

七

封侯

折楊柳

昔去臨岐路柔黃綴樹生今來歸故里暗綠與樓  
平花起輕風絮林深巧轉鶯因看攀折處記取別  
時情

採蓮女

若耶採蓮女日出蕩輕橈玉手攀蘭葉金釵壓翠  
翹羅裙欺葉色粉面比花嬌慣識谿中路歌聲入  
畫橋

聞笛

何方吹玉笛夜靜感人深月向山頭隱龍從水底  
吟暗飛落梅曲巧作斷腸音羈旅那堪聽思歸不  
可禁

七夕

七夕今辰是新涼暑氣收銀河澄玉宇織女會牽  
牛一宿憐歡愛經年繫別愁人間競佳節乞巧上  
南樓

越館懷歸

避寇來三月風光候已殊昔者堤柳今報井飄  
梧旅夢馳鄉曲烽烟淨海隅呼兒買蘭棹新漲愜

孫不備公集

八

歸途

憂旱

夏旱常年有今年旱更殊萬井泉俱竭千村黍漸  
枯鵲聲空且暮禱祀枉神巫那得甘霖降一令民  
困蘇

中秋雨

昔歲逢三五承歡侍太君今宵增感慨罷賞用斜  
曛驟雨穿牕入長風撼木闌吾心愁見月天遠發  
玄雲

關山月

漢京今夜月萬里照關山秋葉仍落征人尚不  
還寒光凝厚甲孤影對愁顏惟宴高樓者笙歌正  
未閒

俠客

平生重然諾不與世沉浮佩劍千金換征鞍百寶  
鏤曉雄能破敵談笑取封侯肯念閨中婦含情獨  
倚樓

初晴

初晴天氣爽四月宛清秋遠漢青如洗長林翠欲  
浮啼鶯聲恰恰浴鷺態悠悠更有堪題處紅芳雨

孫文常全集

元

後祠

又雨

無那連朝雨空階不住聲飄飄渾濕紙點點亂開  
萍館夜愁逾集思家夢不成何時看霽色雙遣客  
懷清

嘗新茶

越茗憐新摘烹來滿盞春清香人共嗜嫩蕊味偏  
真雀舌應堪擬龍團未足珍江南第一品歲歲貢

楓宸

雪霽

昨夕天飄雪同雲翳遠空曉來看霽色光彩映簾  
櫳素渚迷寒鴈瑤圖入畫工東山明月上疑在玉  
壺中

隴頭水

隴山高不極隴水日悠悠百里依官道千秋動客  
愁霜風飄落葉戰士理征裘卿思方蕭索那堪耳  
畔流

城南別女

迢迢向南國五月發長安惟念鳴環女初令事伯  
鸞心折言難盡歌殘日又闌行行復回顧淚下不

孫文常全集

十

能彈

臘日憶女

臘日起嚴風冰花西復東因之懷道韞遙傍上陽  
宮吳國三千里燕關百二重何時仍聚首詠雪對  
長空

七言律

登樓

飛樓綵綵接穹蒼五上憑闌望大荒遠障雲開千  
疊翠近官日耀九重黃楚姬佩玉供歌舞秦女吹  
蕭引鳳凰古意今形書未了又有明月出東方

聞鴈

帶月穿雲曉亦過  
數聲嘹唳近銀河  
川源萬里來何遠  
關塞千重度更多  
曾寄尺書歸上苑  
還憶秋影落寒波  
天涯旅客愁聞汝  
喚起鄉心奈若何

寄妹

浙水春風送別航  
別來荏苒幾星霜  
我從文苑留京國  
汝為繁華戀故鄉  
幼小閨中同刺繡  
晨昏膝下共焚香  
于今兩地遙相憶  
好寫平安數寄將

中秋對月

桂魄初從東海生  
漸升霄漢最分明  
近侵衣上寒

孫光裕公集

十一

霜白高照樓頭玉  
鏡清八月輝光隨處滿  
一年弦望自虧盈  
嬋娟開在清虛府  
徒倚闌干無限情  
除夜

青陽初轉歲將闌  
燈火熏天夜不寒  
已識年華明日改  
且酬節序此宵懽  
畫堂列席鋪金玉  
寶鼎飛香襲麝蘭  
贏得春前一回賞  
梅花滿眼笑相看  
元日

律轉青陽初獻歲  
早春天氣靄晴光  
梅風拂拂侵羅袂  
蟬日融融入畫堂  
席映霞杯浮柏葉  
簪飄翠綵散爐香  
倚闌凝望層霄裏  
五色卿雲遶建章

元夕

聖代瑤京明盛年  
更逢三五早春前  
漆漆良夜燈何燦  
皎皎青霄月正圓  
到處笙歌新節序  
滿城富貴舊人烟  
惟是不覺更籌轉  
忽聽鷄聲報曉天

黃金臺

燕主偏安易水隈  
千金不惜選良才  
四方豪傑今何在  
八面輿圖尚自開  
北塞黃雲連朔漠  
中天紫氣繞蓬萊

聖人取極恆彊宇  
誰向瑤京說舊臺

見湖亭

孫光裕公集

十一

草堂卜築倚山隈  
捲幔湖光入望來  
十里碧波穿地入  
四圍翠嶺插天開  
中流橋迥虹霓落  
傍岸花繁錦繡堆  
對此如遊仙界裏  
世人何必覓蓬萊

勸兄和韻

極目南雲日倚扉  
鄉山迢遞屬書稀  
須思定省違甘旨  
莫嘆浮踪賦式微  
壯志策勳應有待  
高堂白髮欲何依  
東皇律轉桃花發  
好束輕裝出北畿

憶姊和韻

昨夜寒梅已發花  
新枝折取寄天涯  
鷺洲霄漢還千里  
人隔燕吳本一家  
無邪有雲憑盡檻  
懸知



月倚胞紗錦，殘况復傳佳句。詠雪高才未足誇。

### 送兄二首

吳地風烟接北畿，鵲橋相背忽南飛。殊方縱繼難  
為別，對面須臾總是違。歲序萬山飄木葉，旅懷千  
里念庭闈。行行無那征車遠，極目雲天欲濕衣。  
兄在天涯每憶家，西風吹旆發京華。賓鴻行斷鳴  
聲切，棠隸枝連別恨加。秋杪黃花開驛路，江晴碧  
水泛仙槎。趨庭彩服承惟日，莫遣平安二字賒。

### 寄兄

憶兄同客京華日，不覺蹉跎歷閱年。此去音書憑  
孫太僕，不傳不寄。

馬寄向來詩句待，誰傳春風湖上堪。移棹夜月應  
前合，撫絃兩地幾時重會面。迢迢燕越意空懸。

### 避寇越城感述

雲白山青宿霧收，越王臺下水悠悠。倚針倚檻渾  
無語，避寇移家可自由。延望燕關常切念，回瞻慈  
壠漫生愁。為憐骨肉棲三地，幾度臨風欲淚流。

### 越城懷古

海國淒涼千載恨，滔滔都付水流東。千年霸越人  
何在，一戰吞吳事已空。弱柳新隨黃鳥轉，荒臺獨  
在綠烟籠。只今惟有稽山月，曾照金輝照故宮。

### 擬內閣觀芍藥

禁署名花本自奇，上公相對更相宜。風香暗度黃  
金闕，國色新分白玉墀。傍檻開時如笑笑，當階翻  
處欲催詩。栽培地位元殊絕，贏得年年雨露滋。  
冬日鈞兒應試北上次韻二首贈之

東書殘臘發南州，直北風烟萬里浮。為汝衝寒馳  
遠道，令人連夜繫征裘。驛途遙使音須寄，酒慢臨  
河棹莫留。回首飛雲應切念，且依棠樹近宸旒。

### 宸旒

少年未慣適他州，從此扁舟千里浮。羈旅時須撫  
孫太僕，不傳不寄。

童僕嚴寒常用厚，衣裘倚門他日應。頻望解鏡今  
朝不，雙留可是明光能獻賦。太平天子正垂旒。

### 庭榴

移來西域種元奇，檻外鮮花掩映時。不為秋深能  
結實，肯於夏半爛生姿。翻嫌桃李開何早，獨秉靈  
根放故遲。盈盈如霞明照眼，晚涼相對更相宜。

### 越城重九

越王城裏逢重九，霽日黃花景自敷。開宴豪門應  
盡興，登臺詞客正相呼。蕙江東去風塵擾，鏡水西

未歲月租佳節頗忘身是客亦教兒女種茱萸

憶京華龍鉞鈞三子次韻

旅君抱病自躊躇在冉流光逼歲除天畔雙魚無  
處覓日邊三鳳竟何如文園司馬應裁賦漢闕孫  
弘待上書南土只今多寇盜倚門馬得驚懷舒

書懷次韻

蘭閣無事漫躊躇人世能經幾歲除溫膺褒誥知  
難稱欲效前賢愧未如勿小曾看列女傳比來更  
羨人家書垂名千載元非易還把青編細卷舒  
兒姪以翰林編脩三年考績千得晉封夫人有

孫家書本集

述

溫膺新典夫人貴始信從前教子功天府鸞章今  
賜語閨窓夜火昔九熊衣穿鶴錦君恩溫膺繁文  
犀夫秩崇迂拙此身何所補惟將履禮答蒼穹

白門哭夫

石烈山頽人共驚春曹行館迹無聞殘書架上猶  
存帙比翼空中已失羣鍾阜月明孤鶴唳秦淮風  
冷夜盈衾相如寶劍埋黃土獨使文君哭暮雲

秋日檢書感述

日月如驅去不留金風又動井梧秋班姬愁劇題

紉扇共女憂深賦初舟道墨尚存人已逝聞蕭  
愴淚難收子雲博得才名在惜早寒煙鎖墓丘

五言排律

初夏即事

朱明初屬夏暑氣漸侵軒日午槐陰密風情柳絮  
翻黃雲連麥隴紅雨落桃園恰恰鶯聲老喃喃燕  
語喧鈞簾對佳景欲賦已忘言

聞蛩

蛩鳴亦太早宛宛出青林初訝城鳴角還疑室撫  
琴風前偏弄響雨後更長吟羈旅愁無那懷歸思

孫家書本集

莫禁向從家樹聽不是此時心

七言古詩

端陽有感

憶昔年年逢此日細斟蒲酒勸姑嘗今年此日人  
何在迸淚如泉倍感傷遙淚如泉倍感傷為悲姑  
逝是端陽几筵仍捧蒲觴奠荏苒又小祥  
七言絕句

院中對花

小院榴花開欲燃花間雙蝶舞翩翩憑闌坐對渾  
忘春漫展雲箋賦短篇

## 對雨漫述

宿雨蕭蕭著氣微  
庭花沾濕倍芳菲  
故園桃李今何似  
凝睇江雲獨倚扉

## 少年行

長安年少白狐裘  
肥馬金鞍何處遊  
春風桃李東西陌  
翠管銀箏十二樓

## 聞鶯

南園自米稱樂土  
比年黎庶擾黃巾  
徵兵諸路聞雲集  
凱奏何時報紫宸

## 聞徵瓦氏兵至

傳聞瓦氏勇超群  
萬里徵來爭寇氛  
多少村官也海畔  
策勲翻仗女將軍

## 夢醒口占

越城避寇來旬月  
旅夢還家已數迴  
夢覺寥寥不成寐  
漏聲時聽四更催

## 江上別兄

季子敝裘仍北返  
班昭榮祿又南遊  
憐兄場翅如九鶴  
何日翻飛上

## 帝州

## 附錄終

## 孫文恪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孫陞撰陞字志高餘姚人燧之子也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集文十四卷詩六卷其子鑣等所編有與人論詩文書云李空同步武古人學李譬則燕途入秦車轍所歷可循而至又云空同與何大復辯論詆其好詞乖法之失何氏亦嘗詆李謂其作疎鹵間涉於宋總之負氣求勝各不相下觀於是言可以知其辨香所在矣附錄一卷乃其繼室楊文儷作文儷仁和人工部員外郎應麟之女諸子成進士者四人鑣鋌鑣皆至尚書錄至太僕寺卿皆文儷教之蓋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舉之文者文儷一人而已詩其餘事也